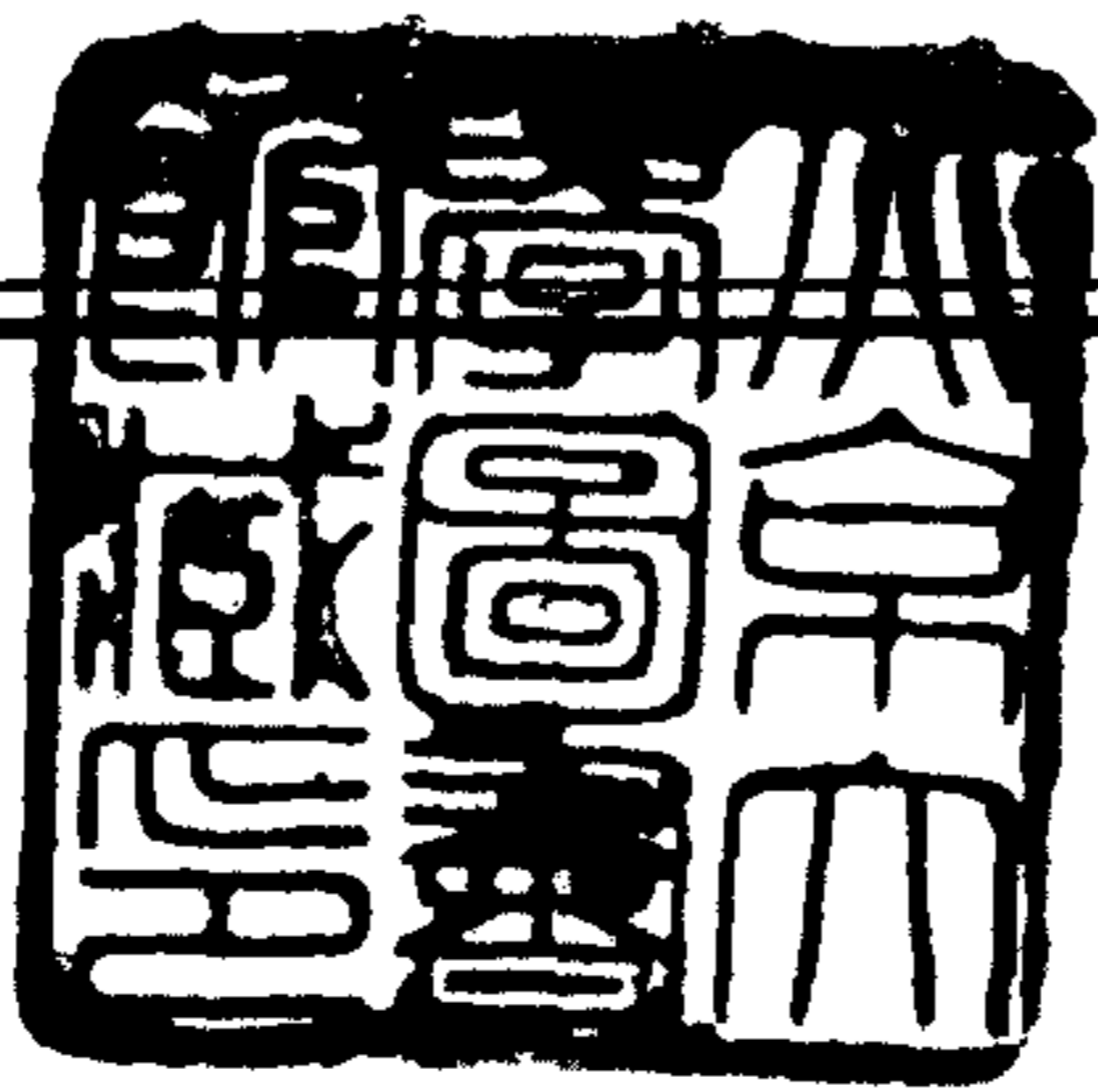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EE71/09

九·經部·易類

今文周易演義十二卷首一卷

〔明〕徐師曾撰

.....一

周易象義六卷讀易雜記四卷

〔明〕章潢撰

.....二七三

九正易因不分卷

〔明〕李贄撰

.....六一一

刻今文周易演義序

刻今文周易

余用古文周易作演義以俟好古君子復取今文錄之以爲是編蓋經傳之亂久矣漢魏而下千有餘年未聞有正之者至宋始定於呂氏然唯朱子崇信之而一齊衆楚卒不能廣其傳嗚呼何其難也方今

朝廷之頒布有司之貢舉學官之藏閭童之習率用今文而余欲以古文變之勢必不能此是編之所爲錄也蓋自舉業之學興

公本問物類集

序

說經者皆務新奇以爲冠冕而說易者尤甚新奇之說勝則聖賢之旨晦學士治經唯取炫耀耳目苟合尺寸以僥倖於一舉而已其協於傳注與否弗論也况本義之書其文簡略其旨微奧驟而觀之猝未見有不合者而不知毫釐之差繆以千里不可不擇也余爲是書搜括百家諮訪衆說而折衷於朱子充其簡略闡其微奧救其闕失使學者充榮點綴以合有司之程然

非帖槩之類也雖以今文錄之亦異乎詭

遇之徒矣若夫隨文立說不務新奇則自

謂有合乎稽實待虛之旨而不遑恤其它

也知我罪我夫亦安所逃乎是書之成前

後十年始獲脫囊然中多未定未敢傳諸

人也間出以質會稽士人遂見私錄而刻

諸杭邇來謁告家居藥物之餘重加脩改

友人董朝獻請刻以傳余方悔初本未定

而誤行也遂不辭而昇之邃易君子幸相

公本問物類集

序

序

與訂焉隆慶戊辰七月甲子吳江徐師曾

序

今文周易演義目錄

卷之首

讀易通例

卷之一

乾

坤

卷之二

屯之履

卷之三

泰之觀

卷之四

噬嗑之雜

卷之五

咸之睽

卷之六

蹇之困

卷之七

井之豐

卷之八

旅之未濟

卷之九

繫辭上傳一章之八章

卷之十

繫辭上傳九章之十二章

卷之十一

繫辭下傳

卷之十二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今文周易演義目錄

吳郡後學陳南書
吳江同川董漢策梓



今文周易演義目錄終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首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讀易通例

程氏曰。易以道義配禍福。故為聖人之書。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故為伎術。

朱子曰。讀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未嘗相離。蓋有如是之理。便有如是之象。有如是之象。便有如是之數。有如是之數。便有如是之辭。有如是之辭。便有如是之象。與象數。便不能無辭。又曰。今人讀易。當分為三等。孔子之易。非文王周公之易。文王周公之易。非伏羲之易。

右總論

愚按卦畫之初。太極而已。太極動而生陽。故伏羲畫一奇。

以象之。而其畫為一一者。二而實也。靜而生陰。故畫一。

偶以象之。而其畫為一一者。二而虛也。此兩儀之謂。作易之本。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乾坤易之門者也。兩儀之上。各加一畫。則四象具。再加一畫。則八卦成。於是因而重之。而六十四卦備矣。卦畫既立。則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以時則有消長之異。長者為主。消者為客。以位則有當否之殊。當者為善。否者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卦爻所云。孰有出於此哉。

右論卦畫

愚按有卦則有名。然伏羲之時。有畫無文。則但以其名相傳而已。至於文王繫彖。乃始因其名而書之。故今乾坤

等字。皆文王之筆也。觀於履艮等卦。則可見矣。

右論卦名

愚按伏羲畫卦。秩有定序。而今卦名之別。卦畫之殊。雜然並陳。在初學有不能悉記者。然其因重之故。兩象之合。則猶有可循也。故以三畫之卦而言。則曰乾三連。而乾之三奇可知已。曰坤六斷。而坤之三偶又可知已。以六畫之卦而言。則曰乾為天。而乾之六畫皆奇可知已。曰澤天夬。而上兌下乾。合為夬卦。又可知已。知此。則爻之九六。卦之德象。皆自此推之。而不惑矣。但今世所傳卦歌。有一世至五世。遊魂歸魂之別。殊非畫卦本義。故今據大橫圖。以內卦為主。更定為歌。以示初學。庶使得見。

畫卦之次云

八卦歌初舊

乾三連

坤六斷

震仰盂

艮覆碗

離中虛

坎中滿

兌上缺

巽下斷

六十四卦歌新定

乾為天

澤天夬

火天大有

雷天大壯

風天小畜

水天需

山天大畜

地天泰

兌為澤

天澤履

火澤睽

雷澤歸妹

風澤中孚

水澤節

山澤損

地澤臨

離為火

天火同人

澤火革

雷火豐

風火家人

水火既濟

山火賁

地火明夷

| | | | |
|-----|------|------|------|
| 震為雷 | 天雷无妄 | 澤雷隨 | 火雷噬嗑 |
| 風雷益 | 水雷屯 | 山雷頤 | 地雷復 |
| 巽為風 | 天風姤 | 澤風大過 | 火風鼎 |
| 雷風恒 | 水風井 | 山風蠱 | 地風升 |
| 坎為水 | 天水訟 | 澤水困 | 火水未濟 |
| 雷水解 | 風水渙 | 山水蒙 | 地水師 |
| 艮為山 | 天山遯 | 澤山咸 | 火山旅 |
| 雷出過 | 風山漸 | 水山蹇 | 地山謙 |
| 坤為地 | 天地否 | 澤地萃 | 火地晉 |
| 雷地豫 | 風地觀 | 水地比 | 山地剝 |

右論畫卦

陳氏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為六十有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其象而已。能如象焉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傳，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朱子曰：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又曰：易辭是假托說，是包含說。又曰：其說易所以異於前輩者，正謂其理不問君臣上下，大事小事，皆可用也。

右總論象爻辭

愚按：文王繫象，擬象者占而象占之所本，則或以理言，或取卦德，或取卦象，或取卦體，或取卦變，辭雖不同，然不越此五者而總謂之卦材，故曰象者材也。朱子曰：卦辭如訟極齊整，蓋所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辭

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此為不齊整。虎胡氏曰：象有一句言一事者，萃是也。有數句言一事者，震艮是也。

右論象辭

愚按：卦德者，卦之性情，因以為德也。乾為健，坤為順，震為動，巽為入，坎為陷，離為險，艮為止，兌為說。六十四卦皆取諸此，一定而不易者也。

右論卦德

愚按：卦象者，卦之所以與物相肖者也。乾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木，坎為水，離為火，艮為山，兌為澤。亦一定而不易者也。

右論卦象

愚按：卦體者，卦中之體。如乾之六陽，坤之六陰，屯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蒙九二為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而與六五陰陽相應之類是也。

右論卦體

愚按：卦變者，此卦之畫自他卦所變而來。陰變陽，陽變陰之謂也。然有以變為變者，如訟自遯而來，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泰自歸妹而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之類是也。有因他又相形而不變為變者，如蹇九三退則入於艮而不進，因四進五而得之，解九二居其所而得中，因三往居四而得之之類是也。朱子之圖極其詳。

矣。而近世之歌尤為簡便。今附於左。學者宜熟記之。

訟自遯變泰歸妹

否從漸來隨三位

首困噬嗑未濟兼

蠱三變賁井既濟

噬嗑六五本益生

賁原於損既濟會

无妄訟來大畜需

咸旅恒豐皆疑似

又觀睽變更有三

離與中孚家人係

蹇利西南小過來

解升二卦相為贅

鼎由巽變漸渙旅

渙自漸來終於是

右論卦變

愚按卦凡六爻。有爻有位。九六者。爻也。初四三四五上者。位也。爻无定畫。位有定在。

右論爻位

愚按周公繫爻。亦有象占。而其所取。更博於文王之象。或以爻德。或以爻位。或取本卦之時。或取本爻時位。或取所承所乘。或取所比所應。或自全體而觀。或自一體而觀。有數義兼取者。有僅取其一二節者。又有一爻為眾爻之主者。凡此數端。皆繫爻之本也。

程子曰。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眾人自有。眾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

右論爻辭

愚按凡爻之德。剛柔中正與不中正數者而已。以爻言之。

則九為剛。六為柔。以位言之。則初三五為剛。二四上為柔。此剛柔也。二居下卦之中。五居上卦之中。皆為得中。此中也。初居下卦之下。三居下卦之上。四居上卦之下。上居上卦之上。則皆不得其中。此不中也。以九居初居三居五。以六居二居四居上。處得其位。此正也。以九居二四上。以六居初三五。則為不得其位。此不正也。然有以剛居剛而為過剛。以柔居柔而為過柔者。不可例以正為善也。又有以剛居柔而不為過暴。以柔居剛而免夫過柔者。又不可例以不正為不善也。至於爻之時位。則以其位之所處。有上下之不同而言。與爻德自有別也。

程傳曰。易取所勝為義。如大壯九二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又曰。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六二六五可見。

右論爻之德位

愚按卦之六爻。有承有乘。有比有應。而吉凶悔吝。由是分焉。居其下曰承。居其上曰乘。相近曰比。義皆易曉。至於相應。則有未易言者。蓋內外之卦。各以上下為應。故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此定分也。然其應有正不正之分。則必以九六觀之。而後可見。故以陽應陰。以陰

應陽剛柔相濟為得其正。然如大過九四下應初六而有它吝。歸妹九二上有正應而眇能視之類。則又不可以正為皆善也。以陽應陽。以陰應陰。剛柔相敵。為不得正。然如睽初九同德相應而喪馬自復。萃六三往從於上而乃得无咎之類。則又不可以不正為皆非也。此爻中之一義。而彖之卦體亦或有取焉。學者不可以不考也。

右論承乘比應

愚按卦爻之辭有象有占。象在卦爻。易之體也。占以著策易之用也。然其所謂象占者。亦有數義。有本卦爻而假物以為象者。謂之假象。如小畜密雲。乾初潛龍之類。是

也。有卦爻所具正義。即以為象。不復假諸物者。謂之意象。如泰小往大來。坤六二直方大之類。是也。

字代之。所以別於假象也。吉凶悔吝亨利无咎之類。槩謂之占。而亦有屬之象者。如坤六二不習无不利之類。是也。有本象以著占者。如乾九三所謂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是也。有本象以戒占者。如坤六三所謂六陰三陽居下之上。而本義以為爻有此象是也。有象而占亦如之者。訟九二之類。是也。有象而占在其中者。師九二之類。是也。有象而戒在其中者。屯六二之類。是也。然又有占中之象。如坤牝馬。屯六四婚媾之類。是也。

朱子曰。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

寓言也。○又曰。易象有三。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偶畫象陰是也。有實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聖人自以意取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又曰。坎體中多言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耳。○又曰。易中言帝乙歸妹。箕子明夷。高宗伐鬼方之類。疑皆當時帝乙箕子高宗曾占得此爻。故後人因而記之。而聖人因以入爻也。○又曰。凡言十年三年五年七月八月三月者。意必象數中有如此。故聖人取而言之。○又曰。天下之道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故聖人因占法以曉人。

程傳曰。諸卦多有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為之戒者。損九二是也。有其事必貞。乃得其宜者。大畜是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漸是也。

愚按漸象本義乃本卦以戒占與此說稍異。顧氏曰。凡彖辭利貞有因不正之嫌而戒之以正者。如隨中孚是也。有本正而勉之以正者。如乾臨无妄是也。程傳曰。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辯也。

且吉如比二四謙六二之類。胡氏曰。易春秋美惡不嫌同辭。如大壯九二。因中得正。曰貞吉。許之也。九四不中不正。曰貞吉。戒之也。

朱子曰。吉凶是事。咎是道理。蓋有事雖吉而理則過差者。

是之謂吉而有咎

程傳曰。辭言吉无咎。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故兼言之。吉且无咎也。○又曰。悔亡者。本有而得亡。无悔者。本无也。

朱子曰。易中利字。多為占者設。如利涉大川。是利於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於啓行也。利用祭祀。利用享祀。是卜祭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是卜田吉。公用亨于天子。是卜朝覲吉。利建侯。是卜立君吉。利用為依遷國。是卜遷國吉。利用侵伐。是卜侵伐吉之類。

胡氏曰。卦爻言勿恤者五。有寬之之辭。升象辭。泰九三。家人九五。是也。有戒之之辭。晉六五。萃初六。是也。

右論象占

愚按爻之善惡。各本於德。而亦有不容一例論者。故豫之九四。自本爻而言。固為剛應志行之君子。而初則視以為強援。大畜之卦。自內體而觀。固為有德被畜之賢人。而外則目之為剛惡。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讀者神而明之。可也。

右玩爻辭之活法

朱子曰。凡象傳。象傳皆押韻。董氏曰。今易自坤以後六十三卦。小象傳。散入爻辭之下。遂不可以韻讀之。本義一用古易。故多論叶韻。而尤詳備於小過既濟二卦。則通一部。易皆可類推矣。

右總論象象傳

胡氏曰。象傳乃孔子於文王卦辭。然多自發明。已意以解。伏羲卦。不盡同於文王。如乾卦辭。文王只作占辭。孔子自作四德。又其間多說卦變。此卦自某卦來。皆孔子所自發。文王間亦有之。而不如孔子之多。

右論象傳

孔氏曰。諸卦其名難者。則釋之。其名易者。則不釋之。他皆放此。

顧氏曰。凡卦有名有義。故本義於象傳。多云釋卦名義。唯臨明夷姤升困直曰。釋卦名而義在其中。巽漸則釋其義而已。

右論象傳及本義釋卦名義

王氏曰。象傳言大矣哉者。歎卦也。凡言不盡意者。不可煩文具說。且歎之。以示情。使後學思其餘蘊得意而忘言也。然歎卦有三體。一。直歎時。如大過之時。大矣哉之例。是也。二。歎時并用。如險之時。用大矣哉之例。是三歎時并義。如豫之時。義大矣哉之例。是也。程傳曰。豫隨遯姤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順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

愚按象傳極言而贊其大者。凡十二卦。而其為辭有三。有獨贊其時者。是據見在之時而言也。有贊其時用者。以其濟用而言也。有贊其時義者。以其義理而言也。然亦

各自其重且切者言之耳。要之未有時而无義。義而无用者也。

右論象傳極言而贊之之例

胡氏曰。孔子大象自釋伏羲一卦兩體之象。象皆孔子所自取。故與卦爻之辭絕不相關。

程傳曰。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

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勅法。開闢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為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

右論大象傳

愚按小象之傳。亦有三義。有舉爻辭而原其義者。義在爻辭之前也。有舉爻辭而申其義者。義在爻辭之後也。亦有釋其字義。若訓詁然者。聖筆之見於書。猶化工之妙乎物。非通變者不能識也。

胡氏曰。又誰咎也。凡三見。而其義有二。同人初九。誰得而咎之也。解與節六三。咎自己致。无所歸咎於人也。但解三爻辭。未嘗有无咎字。故本義獨於節言之。諸卦爻辭言无咎者。九十有九。多補過之辭。此非可以例論也。

右論小象傳

程子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辭下當有傳字朱子曰。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胡氏曰。繫辭有稱大傳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塗。

一致而百慮。為易大傳。蓋太史公受易於楊何。何之屬自著易。傳行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以別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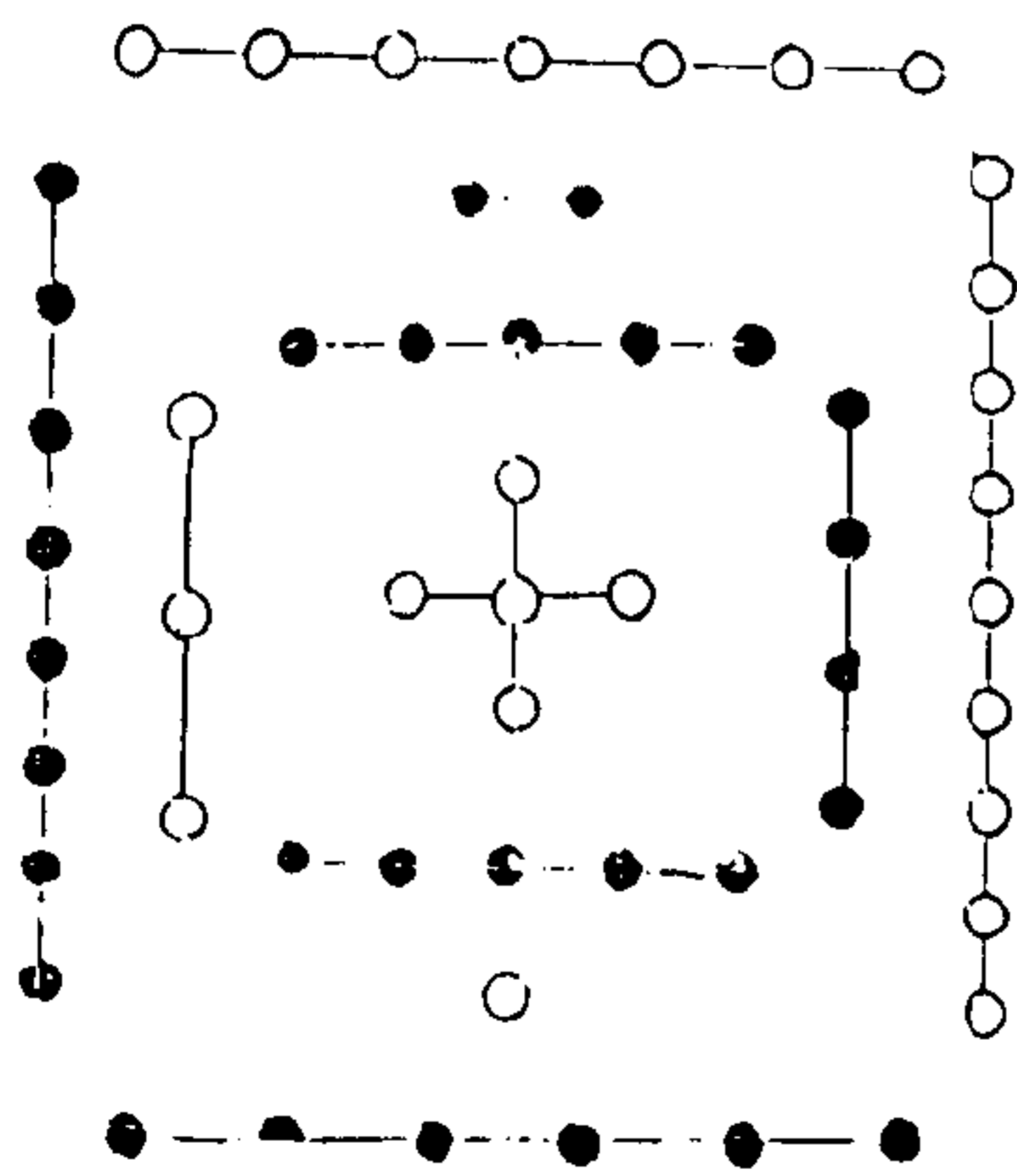
右總論繫辭傳

全周易演義卷之百

六節易類例

十一

河圖



繫辭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右論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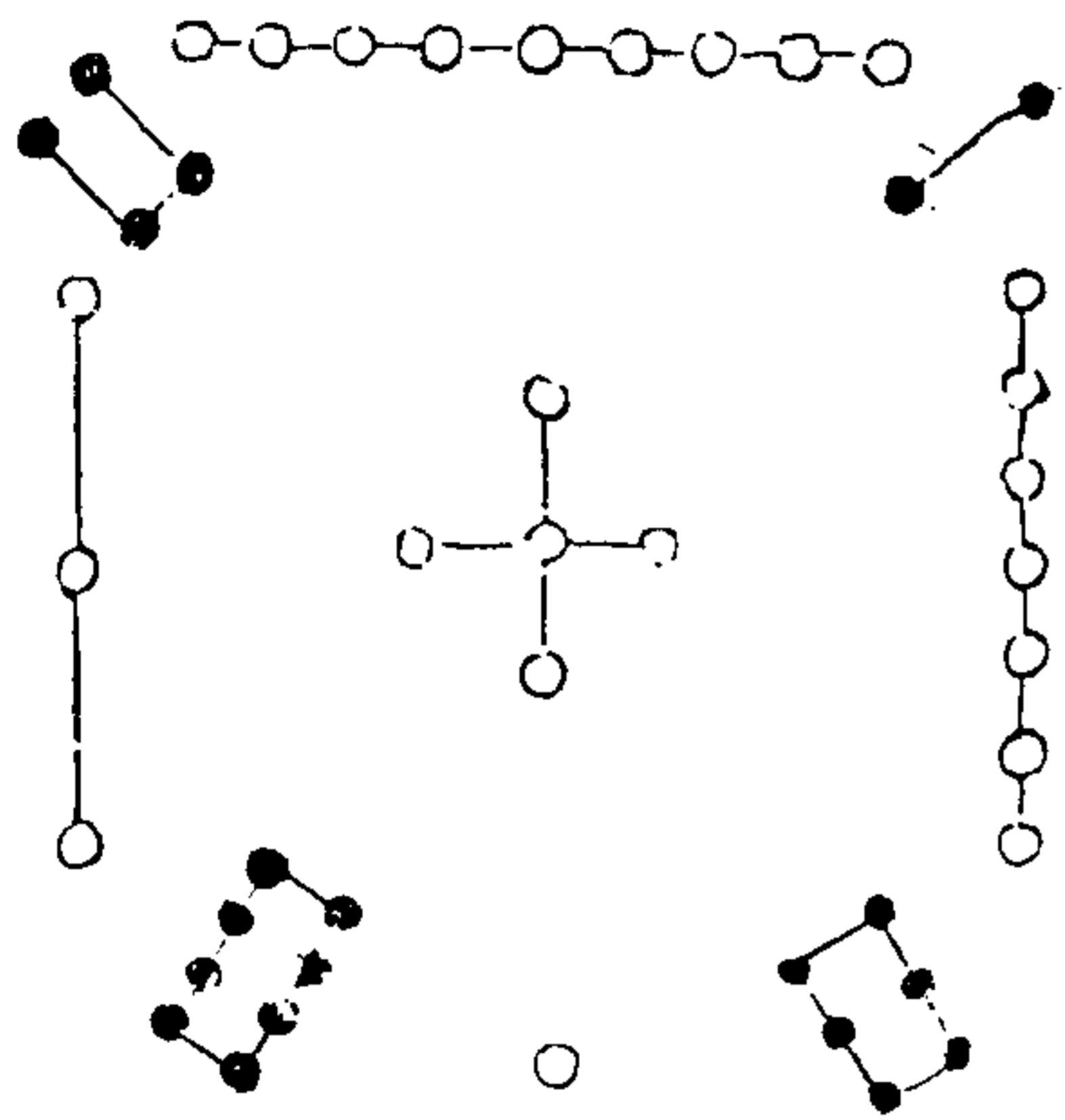
今文周易演義卷首

不讀易通初

十

洛書

右洛書



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劉氏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則其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神龜出洛。則其文而陳之。九疇是也。

朱子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

右總論圖書

今文周易演義卷首

不讀易通初

十

伏羲八卦橫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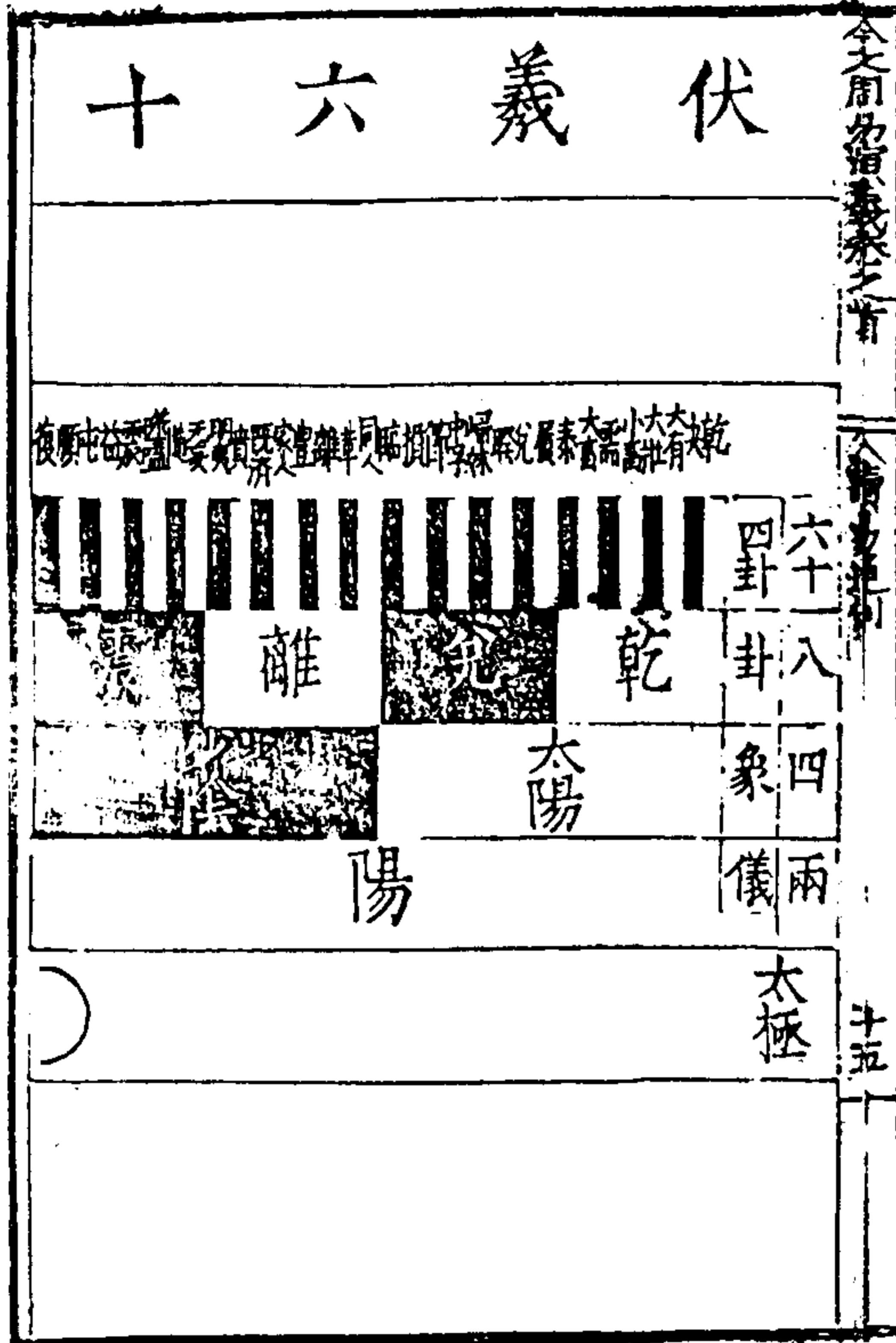


八卦 四象 兩儀 太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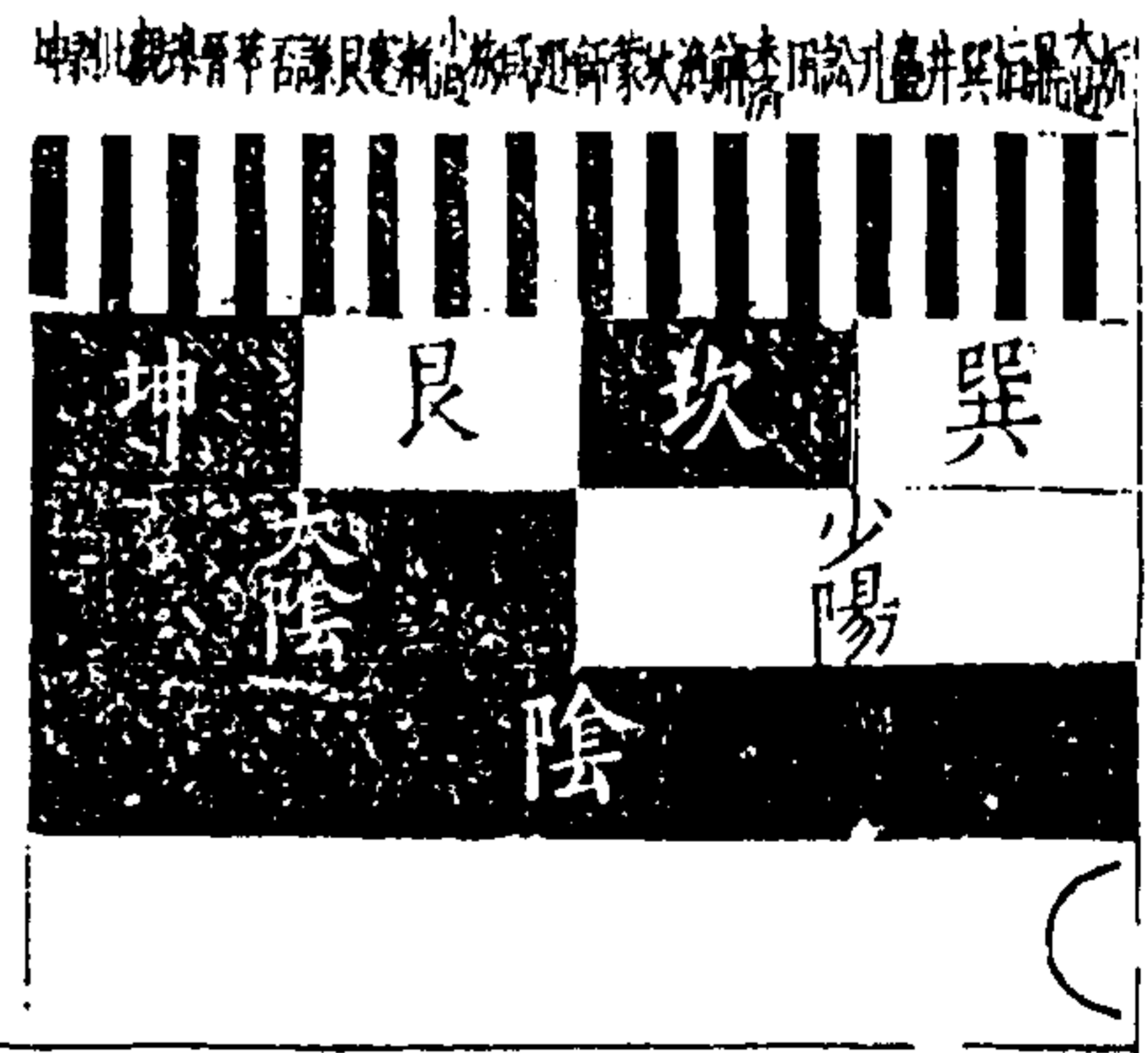


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說卦傳曰。是故易逆數也。

右論小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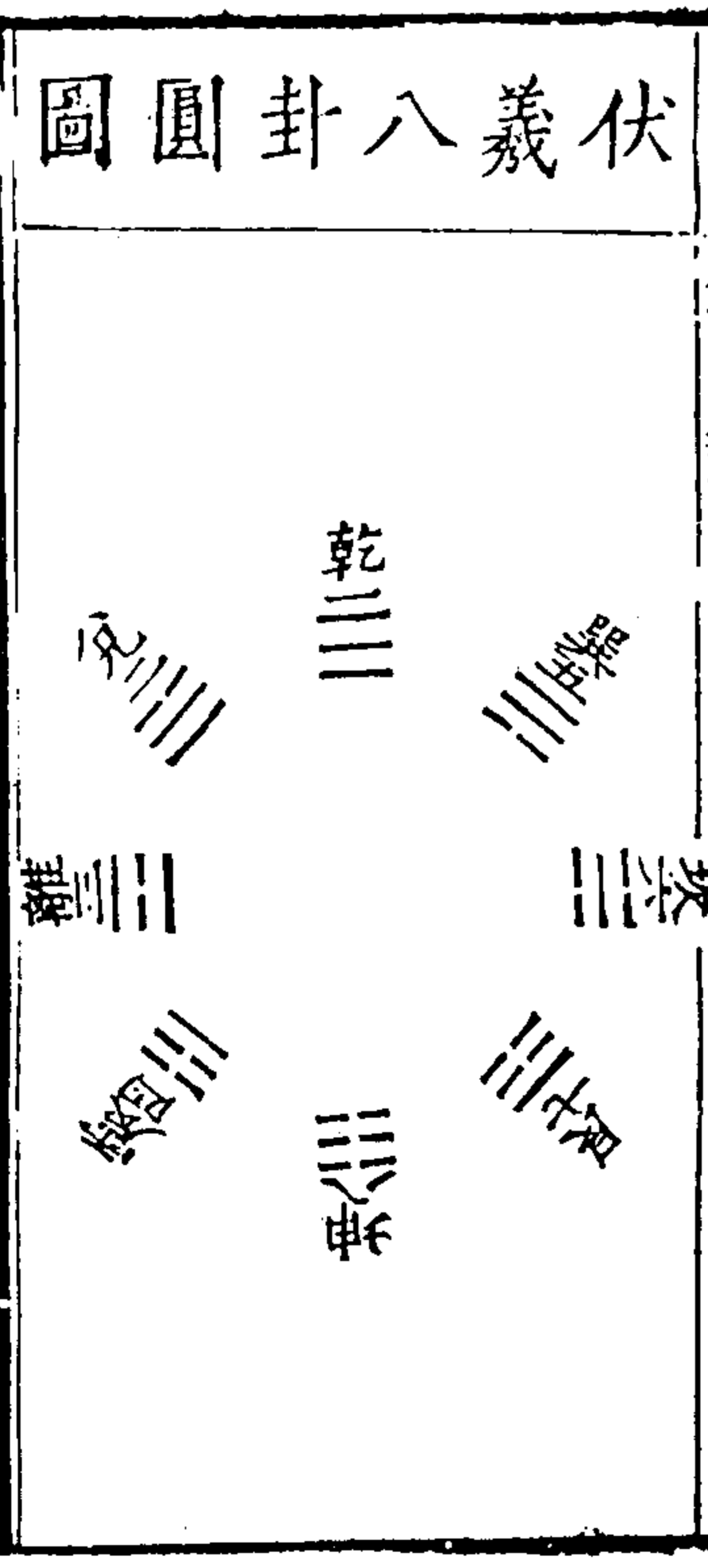


四卦橫圖



繫辭傳曰。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又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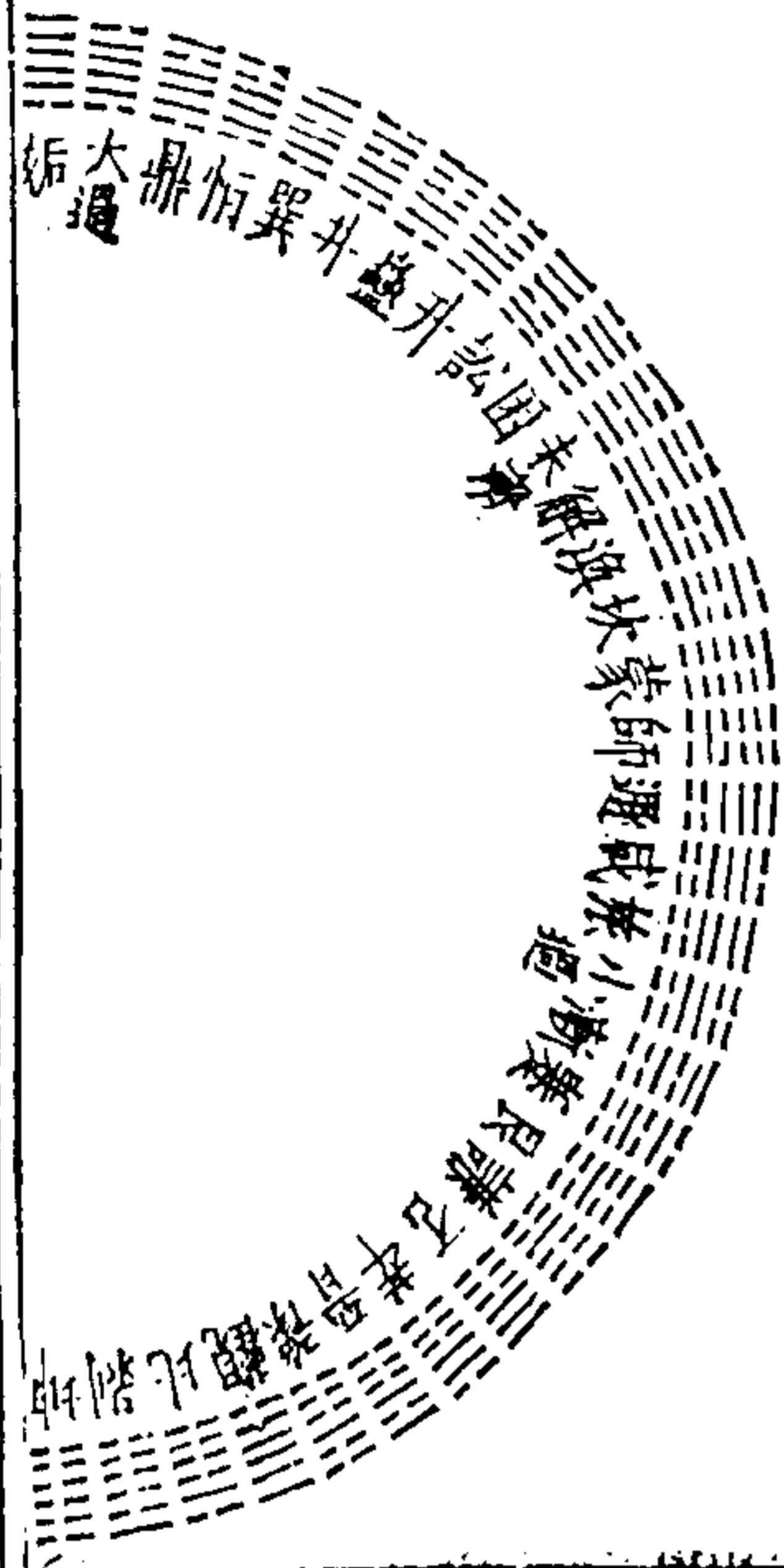
右論大橫圖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攸往者順。知來者逆。

右論小圓圖

伏義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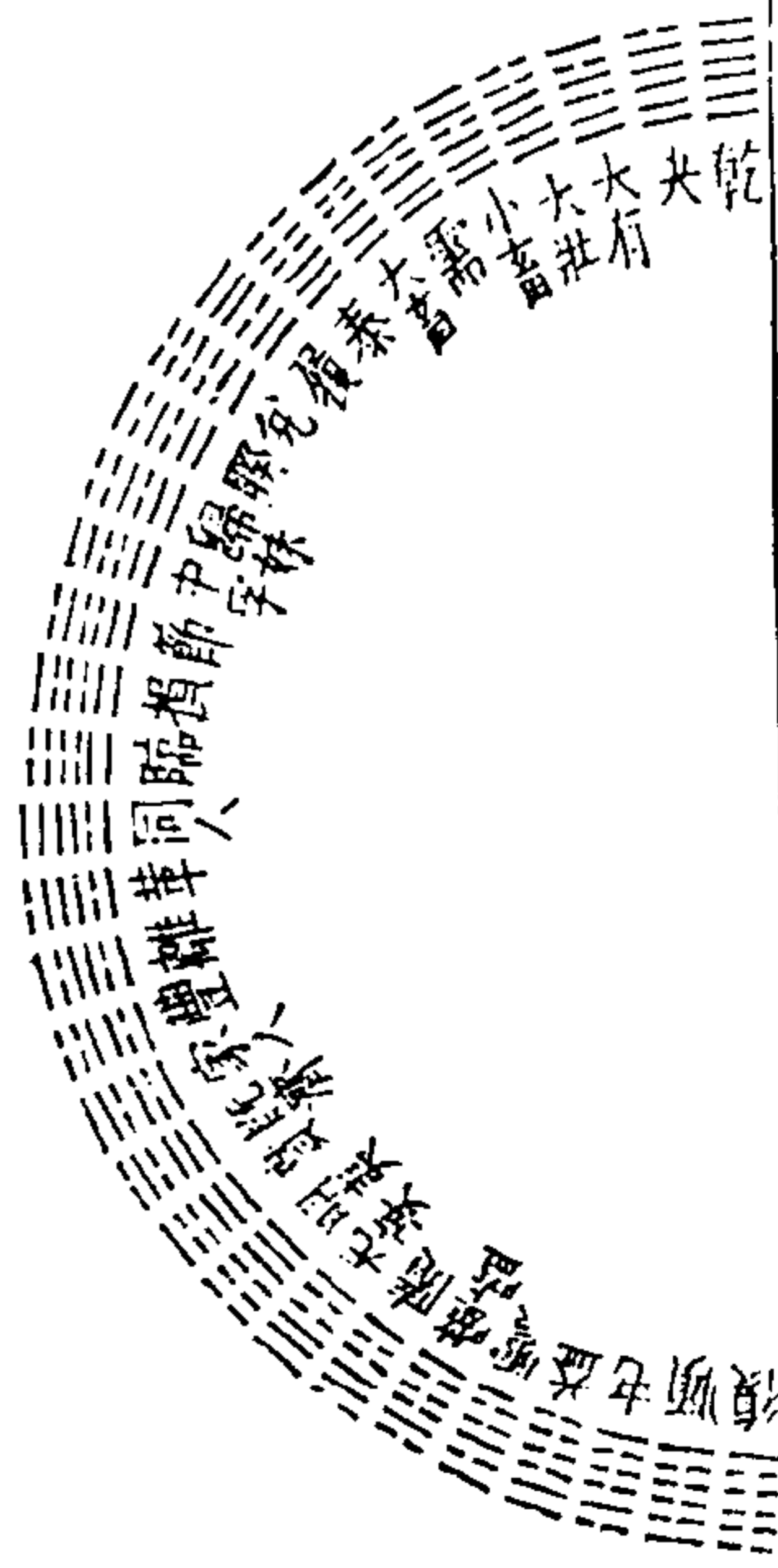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首

大演易通例

十七

今文周易演義 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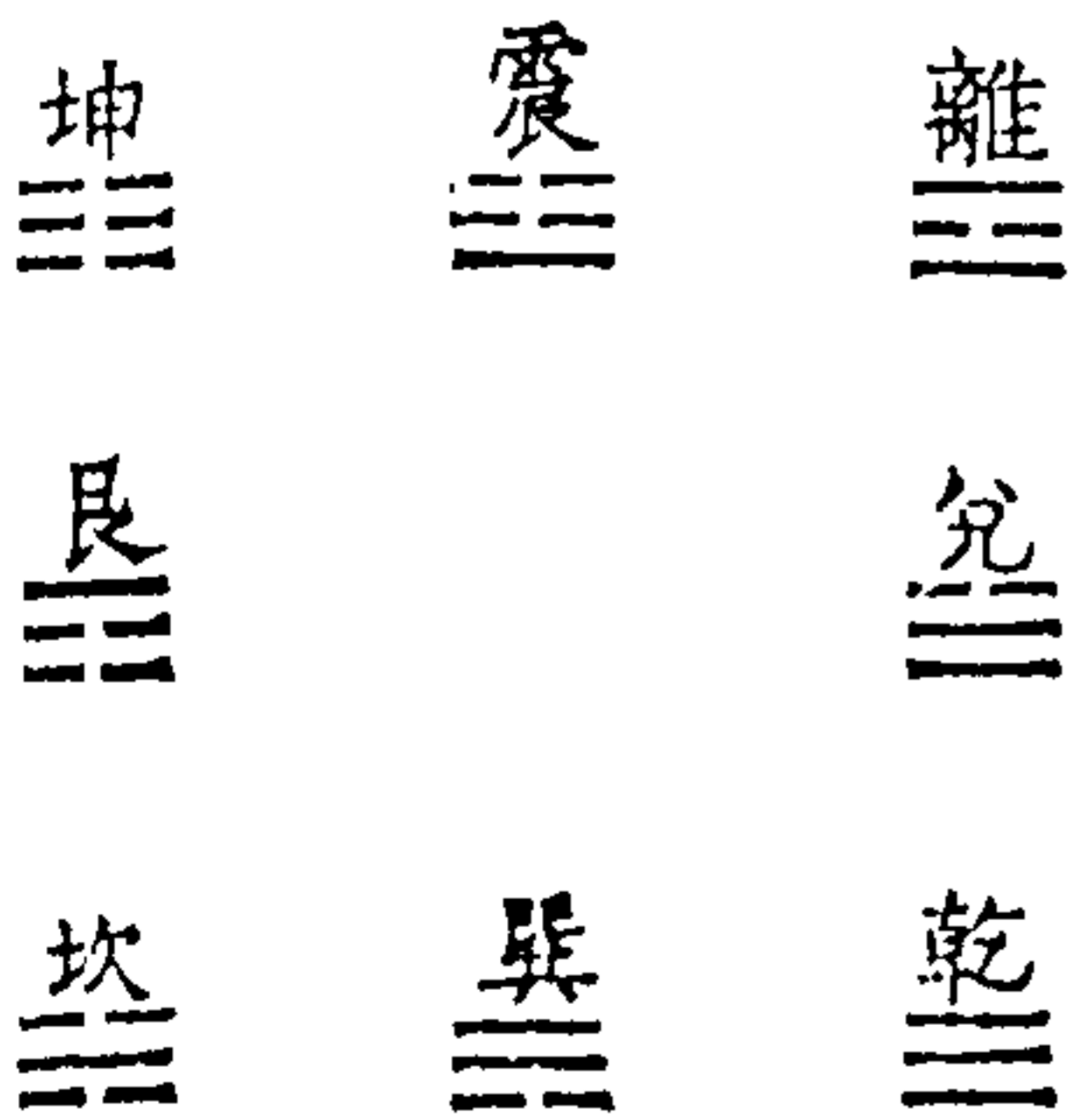
四卦圓圖



說卦傳曰。八卦相錯。

右論大圓圖

伏義八卦方圖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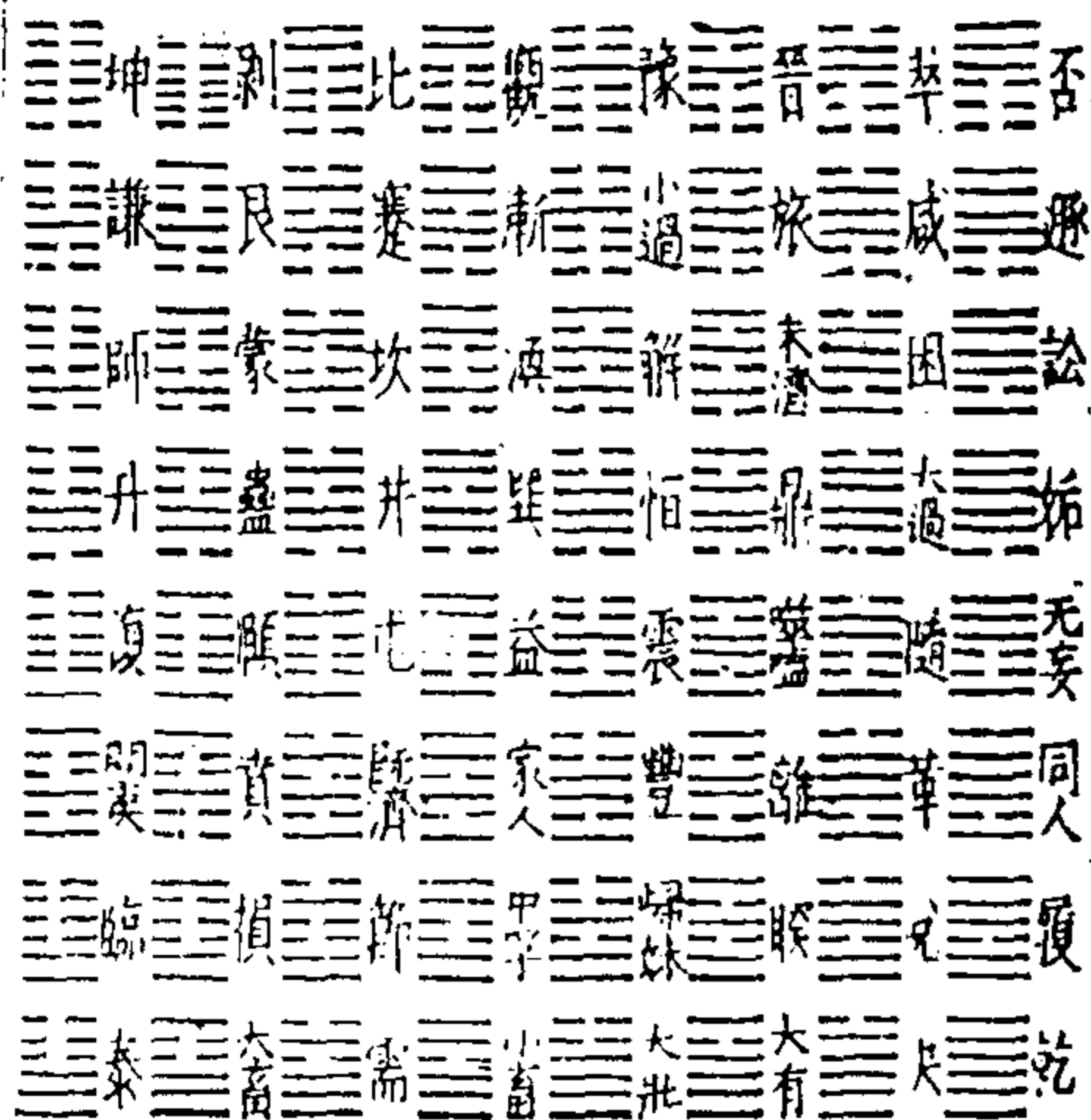
大演易通例

十八

一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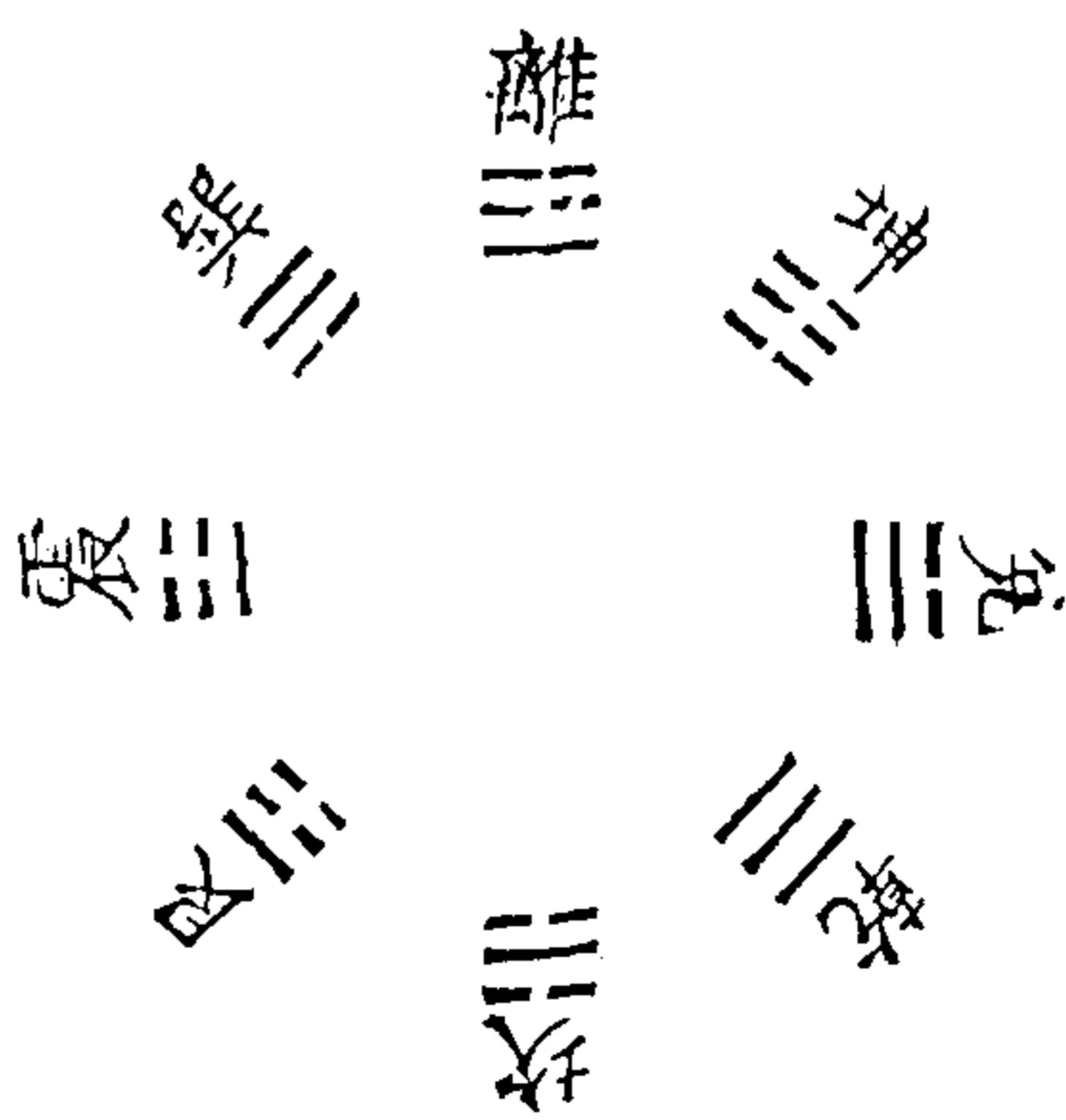
說卦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愚按此圖。雖不經見。然以大方圖約之。其位當如此。
右論小方圖

伏義六十四卦方圖



伏義六十四卦方圖

文王八卦方圖



愚按此圖。經傳元文。今存以備考。且見小方圖之有自云。
右論大方圖。先天之學也。

說卦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右論文王卦位

文王八卦次序

艮坎震

乾父

震長男
坎中男
艮少男

得乾初爻
得乾中爻
得乾上爻

坤母

巽長女
離中女
兌少女

得坤初爻
得坤中爻
得坤上爻

兌離巽

說卦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右論文王卦序。以上二圖。皆天學也。

周

孔子仲尼 | 商瞿木子 | 橋庇鄭子 | 馯臂引子 | 周醜子家

易

孫虞乘子 | 田何莊子 | 主同中子 | 楊何元叔 | 京房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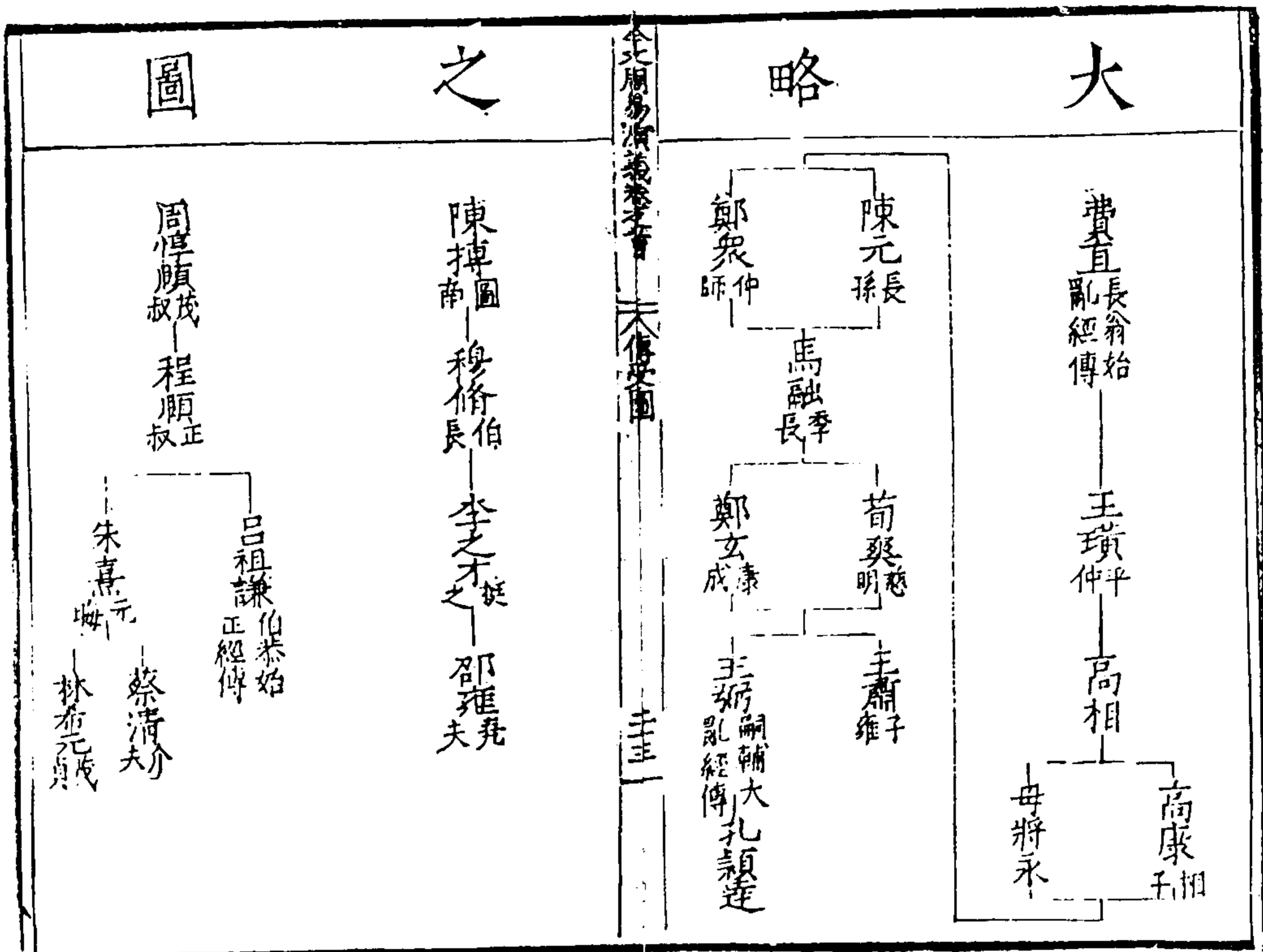
孟喜鄉長 | 翟牧兄子 | 范升鄉 | 楊政子 | 任安宛祖

受

施雠鄉長 | 焦延壽轅京房 | 姚平 | 殷嘉 | 乘弘 | 劉昆相

張禹子 | 彭宣鳳子

梁丘賀子 | 王駿 | 鹿充宗 | 張興上君



歐陽氏曰：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漢募群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完。及學者傳之，遂分為三。一曰田何之學，始自子夏傳之孔子。此說與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雖為十二篇，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學，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學，亦無師授，專以象象文言雜入卦中，王弼用之，而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自晉已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

晁氏曰：子夏易十卷，唐藝文志云：其書已亡。今此書為唐張弧偽作。

葉氏曰：易於它經，孔子最所致意，蓋言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而自司馬遷以來，學者皆言孔子傳商瞿，瞿本非門人，高第略無一言，見於論語。性與天道，子貢且不得聞，而謂商瞿得之乎？

漢書列傳曰：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田生且死時，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

漢書列傳又曰：梁丘賀從京房受易，更事田王孫。呂氏曰：此京房別是一人，非焦延壽弟子為課吏法者。

漢書列傳又曰：焦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曰：非也。蓋延壽

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不與相同。

葉氏曰。喜從王孫學。其書已為梁丘賀所排矣。京房受學。焦延壽。延壽受學孟喜。喜且不為當時所信。况延壽乎。鼎氏曰。易古文十二篇。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直始。王弼又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蓋古經始變於費氏。卒大亂於王弼。惜哉。

陳氏曰。自鄭玄王弼以來。展轉相傳。學者遂不識古文本。經。甚至於今世。考官命題。或連彖象爻辭為一。對大義者。志得而已。往往穿鑿附會。而經旨破碎極矣。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首

論易通例

三五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首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一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周易上經

彖象上傳

本義。周文王國號。地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即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也。后稷十三世孫古公。實父。始居其地。其後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故稱代名伏羲。太昊伏羲氏。即繫辭傳所稱包犧氏也。風姓。以木德繼天而王。交易者。陰交於陽。陽交於陰。對待之易也。凡相對則相交。故曰交易。變易者。陰變為陽。陽變為陰。流行之易也。天下之物。非交易則變易。二者足以盡之矣。文王。姬姓。名昌。周公。文王第四子。名旦。武王即位。以岐周故地為其采邑。故稱周公。蓋易自伏羲畫卦之後。其名有三。在神農時曰連山。在黃帝時曰歸藏。在文王周公時曰周易。皆因代以異名。而此編則周易也。簡竹版也。秦書水也。古未有紙。削竹為簡。以火汗之。而防其蠹。謂之汗青。又以韋貫之。謂之韋編。而又為衣以裹之也。其書經傳通十二篇。各自為卷。此易之正本也。諸儒指漢費直後漢鄭玄魏王弼也。直初以彖象傳釋經。附於其後。今文乾坤二卦是也。玄弼宗之。則自屯以後。又以彖象傳分附各卦各爻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傳。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一

本義

一

以別於經而繫辭上下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五篇則仍其舊今文各卦及諸傳是也世皆用之然非古易矣所謂諸儒所亂者也近世晁氏以下乃為古易而言今既從今易則不可施於此編故不復解

三三乾上下

乾元亨利貞

占也乾卦名文王因伏羲所畫之定名而書之者也後啟此程子曰健而无息之謂乾乾者天之性情也朱子曰健之體為性健之用為情○凡易之卦皆以上下合體而成此卦一體三陽其性為健有乾象矣重之又得

全屬演義卷之十一

本乾

三

乾焉則健之至也故名之曰乾此八卦之通例也此卦純陽至健則力可用而私邪不干故得此占者以是剛健見於施為則隨所處而无窒礙矣然又當求正道而固守之使所行者合乎天理當乎人心而不少動於意氣之私涉於壯固之累乃能善其後耳一有不正則始雖大亨亦終必敗而已聖人發此於首篇為戒深矣初九潛龍勿用

象而占也初九者乾初畫之名也易卦之中有爻有位奇畫為九耦畫為六所謂爻也初二三四五上所謂位也位有定在而爻无定名此三百八十四爻之通例也勿禁之之辭○初九陽剛在卦之下才德雖備而時位

未乘猶龍有變化之靈而尚藏於深淵之下也占者值此不可用以有為但當隱晦慎密以俟時耳張氏所謂以道未可行故稱勿用以戒之者是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見龍之見音現利見象而占也大人指九二○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以

聖人之德居大臣之位而治安之澤乘時以施龍見于田而霖雨及物之象也其德如此是以謂之大人而人君見之以資其道小人見之以蒙其澤莫不各有所利矣故其占為利見大人也按此爻以陽居陰本非正位而本義以為正者中可以兼正也後多放此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全屬演義卷之十一

本乾

三

本象以著古也乾乾健而又健之謂夕日入之候惕懼也若者形狀之辭孔氏以為語辭是也厲危也无與無同說文云奇字也易內皆作此字咎過尤也後凡言咎者放此○三以過剛不中而當重任宜存乾乾惕厲之心而性體剛健又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值此占者誠能憂勤惕厲以嚴夫身心之防而自朝至夕不少休廢所謂天理常存而人心不死者也如此則動心忍性通達之林成險阻之機熟而時勢之危不足以戕之矣雖處危地亦何咎之有哉○余氏曰禹慎有位說承休命周公克慎厥始召公誠敬用治蓋无時而不存憂懼之心焉故其所行无非至道而有以立人臣之極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象而占也。躍跳躍也。或躍猶言欲躍在。猶于也。此亦謂龍不言龍者。承初二兩爻而言也。○九四以陽居陰處上之下。改革之際。以能疑之人。居可疑之地。故欲進以有為。而遲疑猶豫。未敢遂決。蓋將審夫天人之際。而不躁於進也。占者隨時進退。亦能如此。則進不忘義。退不失時矣。何咎之有。湯武處夏商之事。正與此類。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象而占也。大人有德位者之稱。九五。是也。○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德位兼備。其道大行。故為龍飛于天之象。而其占則朝覲仕進。華夏蠻貊皆利見之也。

上九。亢龍有悔。吝。

象而占也。悔。懊也。後凡言悔者。效此。○居卦之上。極而將變之時也。而以陽剛處之。不能審時度勢。以返乎中。而與之俱極。故其象為亢龍。而其占有悔也。占者與時推移。而不失其正。則可免矣。○陳氏曰。堯舜之禪授。伊尹之復辟。皆知處亢之道者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象而占也。見。謂人見之也。群龍指六龍。凡言吉者。順理之應也。○凡筮得陽爻者。有九。有七。然九為老。七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易占其變。故用九。在乾則六爻皆九者。也。六陽皆變。而為陰。則凡行之於身。措之於政者。莫非

剛柔相濟之道。而不復為已甚之行矣。是猶龍之剛猛在首。而今見其无也。占者如此。則剛不至折。而身脩治。成故吉也。○凡本義所引春秋傳。皆左氏傳也。魯昭公二十九年秋。龍見于晉絳郊。史蔡墨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坤曰。見群龍无首吉。此引之以明變爻。非取其義也。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象者。象傳也。古本无象曰二字。今文有之。乃費直初以象象傳釋經。附於其後。而增加之辭也。自此至坎。乃象上。傳也。卦下之辭。為象。褚氏莊氏皆云。象斷也。取斷定。一卦之義。而為名也。資。取也。始者。物之始也。天指四德。乃天之所以為天者也。○此贊乾元之大。而釋之言。冲

漠之中。一氣初動。隨處克滿。而凡天下之物。皆資之以開其始。此偏言之。元。而為品彙之根抵者也。然職雖主始。而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故亨利貞之德。亦莫非此元之貫通。此專言之。元。而為造化之樞紐者也。乾元之大如此。顧氏曰。萬物資始者。无物不有。元之克塞无間也。統天者。无時不然。元之流行无間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品物比萬物為狹。專指植物之有品類者而言。蓋舉其著者以示人。亦以應上文雲雨之意也。流形者。形生不窮。若水之流也。○陰陽之氣。薰蒸和暢。而雲雨交作。故品物得雲雨之澤者。莫不暢茂條達。无所壅遏。非若資

始之時有氣而无形資生之時有形而未著也所以然者良由品物得天道之亨於其中故能隨雲雨之滋潤而露生不已耳以此見乾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大明者默契之謂也乾道終於貞而始於元舉終始則亨利在其中矣六位謂六爻之位成具也時成者六位自然而成各有攸當也乘憑據也謂聖人乘之也六龍即六位謂之龍者自其變化不測而言也御如御車之御猶運用也天謂天道即所明之乾道也御天者天道在我所御也○此與末節皆以聖業明天道蓋因其配天而及之也此言乾道運行終而復始不過一時之為

全書易漢義卷之一

六乾

六

而已聖人至誠无息與之默契能知終始循環皆時之運在天在易本同一道易書卦位正以摸寫乎此耳是以見夫六位之間始於潛而終於亢者各以時成有不假乎一毫人力之為而乾道之終始即寓於其間矣由是乘此六龍而時出之潛見之屬惟其所宜或隨時而順之或因時而制之使天道在我運用之間而凡行已治人莫非天道之流行是其因時變化行无轍迹聖人一身常駕馭乎六龍而乾之六龍常出沒於聖人之一身也此知之盡行之至政教方施而萬民鼓舞王道之始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大音

乾道即天道也變者自亨而向利貞之時化則至於利貞矣正端正而不偏也性命以理言而氣在其中大和以氣言而理在其中各從所重而言耳乃者指言之辭○此言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而其闔闢動靜之機以漸而成故氣運相推由變及化舉天下之物而利益之則凡物賦受之理行於元亨之時而未立者至是各正而大小有定不相假借不相陵奪蓋理由此全而氣无不行矣此生物之遂所謂利也由是冲和之氣出於元亨之時而未成者至是保合而機緘完密无少欠缺无少滲漏蓋氣由此全而理亦无不在焉此生物之成所謂貞也是乃氣機藏用之時而造化之能事畢矣李氏曰

全書易漢義卷之一

六乾

六

觀物候之收斂知氣機之歸藏是乃所以為利貞也愚嘗統而論之天道變化不過理氣之流行而已理者太極之真生物之本也氣者二五之精生物之具也理乘氣而寓氣載理而行二者相參固无先後之殊然以其初而言則須先有理而後有氣故此以性命先焉而大和保合則理亦全乎其中矣蓋理全則氣固氣愈固則理愈全離合之妙非知道者不能識也○本義无所不利之利即文言傳美利利天下之利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咸皆也○聖人在天子之位德化隆盛高出於物有以極裁成輔相之功焉則凡被其澤者莫不各安其生各

復其性。歡欣鼓舞。而无一夫之不獲矣。聖業成就。无以加此。故以為利貞也。○顧氏曰。御天者。聖人行道之始。所以開咸寧之端。故曰元亨。咸寧者。聖人行道之終。所以收御天之功。故曰利貞。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象者。象傳也。自此至坎。乃象上傳也。以猶明夷以之。以言能用易如下文所云也。自己然者而言。後皆放此。自強不息。猶言健而无息也。蓋自強則不息。有息則非強矣。語意與至公无私相類。○為卦兩象皆天。其行无息。即詩所謂於穆不已云者。非至健不能也。其在君子。則存養克治之功。已造乎極致。是以天德卓然。人欲退。

全庸演義卷十一

不義

聽常伸於萬物之上。而无一。念一息之少。間焉。則其純亦不已。亦如天之行矣。大學所謂恂慤。正與此意相類。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以下。舉周公所繫六爻之辭。而釋之。以推象占之由也。餘卦放此。○初九以陽剛之德。居一卦之下。學雖有用。而處勢則微。時未可為。澤未及物。故以為潛龍之象。而其占勿用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施去聲

德。施謂德之所施也。普。周徧也。○二有剛健中正之德。而當出潛離隱之時。輔君行道德。可遠施。故其象如此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復音

天下之道。无時不在。君子志於是道。故於蘊諸心。而措諸事者。往來反復。以圖進脩。而不敢有一息之間斷。則其體道之功。可謂密矣。終日乾乾。正謂此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四之或躍。乃可進而不必於進者。是以順天應人。進適其時。而无所咎也。○本義釋所以進无咎之義。非正解。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大人者。大德之人。造。興起在位。言應期而起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全庸演義卷十一

不義

九

以九之極剛。居上之極位。是以盛滿之心。處高亢之地。所謂盈也。盈則必虛。不能長久。理勢然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舉用九以該下文。後多放此。天德。即乾德也。○剛柔相濟。人之全德。苟於應事接物之間。而任剛自遂。以之為先。則失中正之宜。而敗事。失人。其弊无所不至矣。故必用九而後得吉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長上聲

文。釋也。言謂舊文。彖爻辭是也。文言者。申釋其言。猶後世所謂釋文者也。彖象所言。孔子既各為傳。以明之矣。猶以乾坤道大。六爻義廣。故又作此。以申釋之。然此與

坤卦本自為一篇。王弼始以附於卦後。而加文言曰三字也。元指在人之元。仁是也。善謂四德。○此下四者皆以在人之德言之。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是則所謂元也。人之有生。得此最先。而兼統四者。故其體涵育渾全。而无不包。其用周流貫徹。而无不在。蓋四德不同。而仁為之首。其下三者。不過即此而節之宜之守之而已。此所以為善之長也。此元之所以統天也。

亨者。嘉之會也。嘉美也。會聚也。○在人之亨。謂之禮。乃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禮則大小有倫。上下有章。而酬酢之儀。不忒。節度詳明。品式備具。而周旋之則不乖。蓋自一事。一物之細。以至三百。三千之繁。无往而非人文之著焉。乃嘉美之所會聚也。禮之本體。蓋如此。

利者。義之和也。各得其宜之謂義。无所乖戾之謂和。○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乃人道之利也。既謂之義。則人倫庶物。各得其名分界限之宜。而於理無所乖。於情無所拂。蓋即其義之安。而和已行乎其中矣。非義之外。別有所謂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智者。心之明。事之鑑。乃人道之貞也。是非可否之理。既明於中。則有以為應務之本。而百為之用。胥此立矣。蓋惟知之明。是以守之固。惟擇之審。是以行之至。亦猶貞

下起元。終則有始之意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體。猶身體之體。長。君長也。○上文四德。人所同有。特以眾人蔽於私欲。而或失之。唯君子私欲不留。天理完固。故其所存所發。无不於仁。是仁從我而出。而我之體。即仁也。既能體仁。則善之長在我。而仁。民愛物。自无不周。可以長人。而无愧矣。孟子曰。唯仁者宜在高位。正此意也。

嘉會足以合禮。

象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者。謂之會。節文條目。纖悉具備。乃禮之本然也。君子嘉其所會。自動靜。語默之間。以至

於親疏貴賤之際。莫不煥然有章。而无一事之不美焉。則動容周旋。各中乎禮。而與天秩之本然者。合矣。若有未盡。則豈禮之全體哉。蔡氏曰。得其一。不得其二。非嘉會也。得於此。不得於彼。非嘉會也。得者千百。不得者猶一二。非嘉會也。嘉非難。嘉其所會為難。

利物足以和義。

義之為德。本无不和。君子以物處物。因其不齊之類。而正名定分。使各得宜。則和生於均。而恩義愈篤。乖戾不生。有得乎義之和矣。蓋由分守之嚴明。足以相維。而不至於相瀆。故其恩義之浹洽。足以相固。而不至於相戾也。○葉氏曰。尊卑辨。而見交泰之情。內外嚴。而得感通。

之理大小定則爭奪之禍息彼此均則侵軼之患消若夫狎之而怨生瀆之而亂作由不知和義之道故也

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之心至明至健知正理之所在而固守之凡其是非之辯裁處之方自有確然不敢欺且易者是以依據有地妙應無窮而凡經權之事皆依此而立也中庸所謂事前定則不困意亦近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君子謂至健之人四德謂仁義禮智乾者人之健元亨利貞者人之德此承上文而推本之言君子之心強毅堅忍智力俱到為能勝其人欲之私是以能全天理

之公而行此四德如上文所云也苟非君子則遷於已私奪於外誘不復能行之矣象辭以乾冠元亨利貞之上而以四者屬乾之下正此謂耳故引經文以實之沈氏曰知君子行德之由則知文王繫彖之旨矣○愚按聖人名卦繫辭本為占者而設初无他義然其精蘊則有不容一言盡者故彖傳以天道明之則以乾為天而以元亨利貞為天之四德文言以人道明之則以乾為君子而以元亨利貞為君子之四德雖其意之所指可相發明然皆非本義也學者隨文以求義而不牽合於天人之間則庶乎有以得之矣○本義引穆姜語在魯襄公九年穆姜齊女魯宣公妃成公母也詳見隨

卦傳者指孔子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何謂者設問之辭孔子自謂亦設辭以答之也遯避也悶煩鬱意不見是者不見是於人也樂者道與時遇而心有可樂也行謂行道憂者道與時違而心有所憂也確堅固也拔移也○設為問答以申陽在下之意言有神明不測之德而隱於下位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能不求知於人此非周德務實者不能也行與時違則勢必至於遯已不求名則人亦不是之然皆自樂

自信不以外物動其心何悶之有初之為此豈有意於其間哉使時可樂則行其道於天下今時可憂故去之以善其身用舍无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蓋有確然堅固而非富貴貧賤所能奪者言无意必而有操執也此皆龍德而隱之事非特尋常隱者而已此所以為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

正中正當潛躍之中以時位而言也○九二剛健中正有龍之德不潛未躍正中之時包下文而言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行去

信者言有實謹者行有常閑防也防其邪使无出入乃所以存誠也善世善蓋乎世猶所謂天下之善士也伐誇也德博德之所施者博也化謂物從而化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庸言庸行人所忽易夫人心无時而不存故言行无微而不敬蓋不求其然而自无不然所以為盛德之至也小者如此其餘可知則宜无邪之可閑矣然猶恐邪妄生於念慮不及之地以害其本然之善於是嚴敬愈密防其私誘使内外瑩然以存吾真實无妄之體用如此則善蓋一世非人所及矣然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何伐之有此皆以龍德而言也德極其盛

全書通義卷之一

六乾

十中

而又得時位以行之則其過化存神之妙无物不被而君心以格民德以新有不知誰之所為矣豈待別有恩意之施而後化哉此又兼中正而言也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上文所言皆君德也九二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大人之德體用已全故亦謂之大人而為人所利見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

林氏曰德者業之基業者德之著○德謂理之得於心者進之使日至於高明業謂理之成於事者脩之使日至於廣大君子乾乾惕若為此而已

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乃誠之主於心而未及於事者也脩省察也脩省言辭與行相顧即論語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乃誠之見於事而有成功者也立植立而不墮也誠即所謂忠信也居者常守不失之意○君子內積忠信有為善之實心而內不自欺使真實无妄進為有地則善念日生駸乎上進而不止矣脩省言辭有躬行之實事而言不虛妄使心之忠信集聚不散則外業成就終身可守而无失矣此二者進脩之本也林氏曰忠信則心誠脩辭則誠立又曰忠信求諸心者也脩辭求諸身者也而皆不外乎一誠求誠於心則德進

全書通義卷之一

六乾

十五

求誠於身則業脩故君子之道誠而已矣又曰誠立則業居非立誠之外又有居業工夫也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幾平

理一而已自其極致而言曰至自其歸宿而言曰終至之者未至而期至終之者既至而不遷可與猶可與共學之可與言可與為此也幾者微妙之理即至之所在而德之所以為德者也終者義之統體義者終之散殊存謂守而无失也○凡有所進必有所至君子知忠信所以求至而內主忠信以至之則善念日長神智日開其於微妙之理為吾所當至者雖未能遽至而可與先知矣既有所至必有所終君子知立誠所以為終而脩

辭立誠以終之。則踐履篤實。持守堅固。其於事理之宜。為吾所當守者。即可與守之。而常久不失矣。此二者。進脩之事也。按舊說以忠信為求道之心。知至為致知之事。世多用之。林氏獨謂言求道則方知所向。而无實地。可據言致知。則但知所在。而與知終无別。故別為說如右。雖與舊說不同。而於朱子孝須實孝。則孝德日進。弟須實弟。則弟德日進之語相合。非苟為異也。知忠信非求道之謂。則知知至非致知之事矣。讀者詳之。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上言乾惕之故。此承上文。而以其效言之。所謂厲无咎者也。蓋能進德脩業。則內重外輕。故居下之上。而臨民則忘其尊。而不至於驕。居上之下。而事君。則勝其職。而不至於憂也。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時謂當惕之時。進脩之功。无間可息。故雖至名猶為當惕之時也。○又總爻辭而申釋之。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謂欲上欲下也。邪。名利也。進退。即上下也。恒。亦常也。群。黨類之在下者。時謂可為之時。○九四或上或下。有似為邪求上者。然心實非為邪也。或進或退。有似離

群獨進者。然心實非離群也。蓋其德業已備。欲及時以施於用。是以雖无為邪離群之心。而不暇計其迹之嫌也。如此。則有成事之機。而无失身之辱。何咎之有哉。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此舉物情以起聖人。猶詩之有興也。聲同。則迭為唱和。故相應。氣同。則迭為感召。故相求。水潤下。故流濕。火炎上。故就燥。龍興而雲騰。虎嘯而風烈。六者感應之自然也。聖人興起在位。布行新化。以為物先。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觀瞻。而凡天下之人。莫不仰而觀之矣。所謂利見者。蓋如此。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此又以物類推利見之故。亦猶詩之比也。動物得陽氣之多。是本乎天以生也。而其首上戴以親乎天。植物得陰氣之多。是本乎地以生也。而其根下垂以親乎地。所以然者。蓋由天陽地陰。其分即動植之類。故各以類而相親耳。聖人於人。本同一類。而其德位。又有特出焉者。萬物安得而不親哉。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者必有位。高者必有民。上九居卦之上。貴且高矣。然无道以處之。故雖貴而位失。雖高而民離。雖有賢人在

下而莫為之輔。安身承弼之資。无一可者。是以動而有悔也。○本義以九五以下。皆為賢人。此易之取義各別也。

潛龍勿用。下也。

前節既詳六爻之義。此以下。又約其旨而申之也。初居卦下。未得時位。故其象占如此。

見龍在田。時舍也。舍去聲

馮氏曰。舍如出舍於郊之舍。猶言邸寓也。○二雖出潛。然猶舍於人臣之職。而未得人君之位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君子當行之事。德業而已。三處危疑之地。而一意進修。

全周易卷之十一 乾

所以行其所當行之事也。○余氏曰。禹作司空。自予思日孜孜。召公為太保。周公戒之曰。誠敬用治。非於分外有所加也。求盡其事而已。

或躍在淵。自試也。

四有能進之具。特試夫天。命人心之可與未可耳。若時

已至。則可遂躍而為五之飛矣。

飛龍在天。上治也。治平聲

言居君師之位。以治天下之民也。然謂之治。則有政教之故矣。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窮即亢也。災即悔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治去聲

乾者卦之首。君象也。元者天之德。君道也。元包四德。故舉乾元亦足以盡君道也。用九者剛而能柔之意。言

人君之道。剛而能柔。使夫威德並行而不流於猛。則畏威懷德。人莫不然而天下治矣。即書所謂執中者也。○

或曰。九五无柔。天下其能治乎。吳氏曰。有中正。則亦剛而能柔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此又發明下也之意。言初陽在下。其氣潛藏。賢人隱避之時也。潛龍勿用。以此故耳。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全周易卷之十一 乾

九二雖未得大人之位。然既見於田。則其存神過化之妙。自不能泯。是以天下之人。被其化者。莫不丕變。而有

以成文明之俗也。○林氏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以成有周雍熙泰和之治。是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時。謂憂危之時。○九三居下之上。時當憂懼。而能乾乾惕厲以處之。進德脩業。不敢少懈。是能與時偕行而不

悖也。苟與時違。則咎有所不免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乾道。即乾爻也。易之卦爻。莫非道之所在。其在乾卦。則謂之乾道也。革。變也。○四居下體之極。而交上體。乾道

變革之時。天命人。心去留之際也。時當改革而未定。故其進退亦未定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五以聖人之德而居天子之位。是其位乃位乎天德者也。明非無德而據尊位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處亢極之時。而不復知有變通之道。是與時而俱極也。其悔宜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者理而已矣。則乃理之有節限者也。君道剛而能柔。則其體之於身。施之於政者。莫非天理本然之度。而无

太過不及之差矣。故可以見天則也。言聖人之所為即

天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此以下。復申彖傳之義。而此一簡。首釋元亨也。蓋收斂

之餘。一氣初動。而天下之物。機絨朕兆。於是始矣。既開

其始。則其暢茂條達。榮滋長。自有不可遏者。理勢然

也。此以品物之生長。釋乾之元亨。即資始流形之意也。

利貞者。性情也。

性者成之實。情者生之本。○品物在元亨時。性情已具。

特以幾微而難測。發見而未凝。故不足以見其實。至於

利貞。然後生理具備。全其所受之正。而化機完固。足為

發生之端。是乃物之性情。而乾之利貞。於此可見。亦即

各正保合之意也。按此二條。皆即物以申天德之義。蓋

四德之運。雖若無形而難知。而其品物之生成。則實有

迹而可驗。故姑以物序言之。非即以此為天德也。學者

默識其旨。則精粗本末。一以貫之。而无極太極之妙。因

可見矣。

蓋乾德至大非一言所能盡故著此數字以深贊之非四德之外又別有是數者然後為大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發揮陳示布列之意情謂乾之情○此言易具乾道以申六位時成之意亦以起下文體易之事也乾之為情純陽至健要不過四德之流行統體而已方其無畫之前隱而未洩及其三畫之際洩而未盡故必至於二體兼備六爻陳列然後曲盡而無遺也蓋其數奇而變即流行之用質一而實即統體之全是六畫之所在莫非純陽至健之理而乾道之蘊在於易矣聖人法乾以為治寧不本於此哉

全傳演義卷下 未乾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聖人體乾之事蓋有見於易而然者也卦之六爻皆天道之所在聖人於是時乘之而變化隨宜以行天道則政教如雲德澤如雨蓋即天道之昭回浸潤者而无一物不得其所矣乘龍雲雨聖人之元亨也天下治平聖人之利貞也又申乘龍成寧之意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

君子聖人之通稱指初九而言也德存於心行之本也行見於事德之用也○此專以德言之初九脩身體道德已成矣由是舉而措之以為事業則其克養有素而致用不難是以即日可見於行不待積久而後能也

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觀音潛即釋爻辭潛龍之潛也為言者舉而釋之之辭也成功也此君子指占者而言○承上文言君子以成德為行固宜其可為矣然謂之潛則身隱未見故其行未成於此強為祗自勞耳是以君子亦當如之而弗用也言非德之不足乃時之未偶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聚者會其散辯者審其歸寬不急迫也仁者无私心而合天理之謂○天下之理散於萬殊故君子廣其聞見以聚之其理既聚不能无疑故又問於師友以辯之其

全傳演義卷下 未乾

辯既明理皆可守則優游寬裕以涵養之所養既深可見於事則公心合理以體驗之四者相因皆成德之由也二能由此以成君德故亦謂之大人而為人所利見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陸評聲

天者五之位。田者二之位。以九居三而不中。性體過剛。而所以用剛者。又不得其當也。此以本體而言其有可危之資也。且居五之下。為上所任。居二之上。為下所觀。則其責任不輕。而可畏甚矣。此又以時位而言其有可危之勢也。餘見前節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人謂人事指三位而言也。○九四以剛處柔而不中。志欲進而不決於進。是有能疑之資也。且未得天子之位。而在大臣之上。又當人事既盡之餘。是居可疑之地也。以能疑之資。居可疑之地。故或之。又釋或之之義。以為其心疑而未決。故其迹或而未定。蓋將審夫天人從違之際。而後進焉。是以進得其宜而无咎也。○蔡氏曰。无過不及之謂中。三之不中。傷於太過者也。四之不中。淪於不及者也。胡氏曰。過則憂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卒於无憂。疑所當疑。卒於无疑。故三四皆无咎也。愚按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而三四二爻。復有不中之說。不知何謂。然其實則周公本義。讀者不可泥彼而疑此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夫者發端之辭。合者渾一无間之意。○易簡理得。即天地之易知簡能也。知周萬物。即日月之照臨下土也。動靜得宜。即四時之寒暑不忒也。賞罰有章。即鬼神之禍福不僭也。道一而已。其原為天地。其精為日月。其運為四時。其柄為鬼神。莫非至公无私之理。大人以道為體。而所存所發。亦无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則天地日月。

今文周易演義

六

三四

本頁原缺

不足以語此矣。不言得喪者。省文耳。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占也。牝馬。占之象也。○卦與乾為一例。而義不同。蓋以六畫皆陰之性而名之者也。故坤為天下之至順。人能如此。則虛而能應。簡而易從。有必通之理矣。故其占當得大亨。然又必利於坤道之貞。以此順道為正。而固守之不強其力之所難為。與其分之所不得為者。乃為得所處之宜耳。故曰利牝馬之貞。明不利於剛健之貞也。說見下文。

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上

坤上

此亦占也。攸。所也。往。行也。包下文五事而言。迷。錯也。西南東北四方之名。亦占之象也。安者安守而无勉強之意。○申牝馬之義。言陰之分。居後主利。類在西南。不如陽道之全。故占得之而有所往者。任已先物。則才力不逮而至冥迷。居後從陽。則因人成事。而可无失。又義主斷制。非陰所能。但當務本節用。主利之事而已。西南陰方。往則有應。是得朋也。東北陽方。往非其類。是喪朋也。即此觀之。則其正與不正之分。有不待辯而明者。故惟安守其正。居後主利。而往西南。不為越分之事。乃可獲吉。一有馳騫於先義東北之心。則非安貞之義。而吉不

此特因亨義而偶言之。非謂其餘不相合也。學者引而伸之。益足以見坤德之盛矣。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含。包容也。弘。寬廣也。光。昭明也。大。普徧也。○以蘊蓄言之。生意渾融。所謂含也。弘則所含者廣。无物不有矣。以發用言之。化工昭著。所謂光也。大則其光周徧。无所不被矣。四者。載物之厚德。坤之亨也。物隨其德以亨。豈復有壅遏者乎。或疑光大為亨。兼含弘而言之。何也。蔡氏曰。造化之理。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以惟含故光。惟弘故大。推之人事。亦多類此。苟无含弘之積。而求光大之用。惡可得哉。愚按乾資始者。朕兆於中。坤資生者。胚胎於中。乾流形者。呈露於外。坤成亨者。發達於外。此時之不同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類同類也。无疆者。悠久不息之謂。○此借象辭牝馬之象。以明神之利貞也。牝馬質陰而行地。乃與地為類者。然致遠无息。不以為難。則非健不能矣。故以况坤之德。則順承天施。无所違悖。是其柔順。即牝馬之為地類也。堅守其順。終始不易。是其利貞。即牝馬之行地无疆也。此生物有終之義。故以為坤之利貞也。其在君子。則安常守分。不過盡其才力之所能為。而堅貞安固。終不出乎柔順之外。是其所行。亦如坤之順而健也。言此以結

上文之意。起下文法坤之占也。○蔡氏曰。物之生成。一而已矣。而以為乾坤各有四德者。陽施陰受之義也。乾之四德。以所施者而言。坤之四德。以所受者而言。所施者氣所受者形。雖微有先後之殊。而相濟以成造化。則有不可闕者。豈可目坤德為贅疣而已哉。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道。陰道也。順。猶得也。常。常道也。慶。福也。○上以地道明坤之德。而此以下。釋坤之占也。坤道之常。不宜先而宜後。故居先則迷。以失道也。居後則順。以得常也。西南陰方。其類皆在。故往向之。乃有同類之助。東北喪朋。始雖

不利。然能反之。則終有得朋之慶矣。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應。猶合也。○地之為德。安而且貞。即柔順利貞之謂也。君子能安於貞。而有後得主利得朋之吉。則安者順之為。貞者健之守。是其順健之德。亦如地之德矣。蓋德在地。則為安而且貞。在君子。則為安於貞。雖小有不同。其實一也。○顧氏曰。上言柔順利貞。君子攸行。言地之德。而因及君子之德也。此言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言君子之德。而因驗地之德也。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物。專指人而言。○地之形勢。高下相因。是之謂順。故以

為坤之象。非極厚不能也。君子寬裕溫柔。慈祥愷悌。所存所發。无不深厚。於以承載天下之物。而使之各遂其生。各復其性。則與地同其體用矣。中庸所謂足以有容。亦此意也。○或疑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何也。朱子曰。此孔子下字時偶有不同。必求其說則鑿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履音

象也。占在其中。○初陰始生。其端甚微。霜之象也。由此積之。則其壯盛之勢。不可遏矣。故其象如履霜而知堅冰之將至也。占者能預防之。乃可免耳。顧氏曰。小人方竊位於朝。署。而其終將盤據乎要津。夷狄方啓釁於邊。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音

此以象傳分附各爻之後。乃鄭玄王弼宗費直之易而為之也。後皆仿此。孔氏曰。馴。猶狎順也。若鳥獸之馴狎。然言順其道。習而不已也。道謂陰道。指理勢而言也。後凡言道者。仿此。○陰氣初動。結而為霜。猶初陰之始生也。從此因循。以至於極。則必為堅冰矣。明微之必盛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爻也。○直者。存主至公。无邪曲之私。方者。裁制得宜。有一定之則。大則无一念之不直。无一事之不方。而充實光輝。各極其盛矣。然其所以為直方大者。又皆不思不勉。從容中道。非有所矯而自不枉。非有所裁而自不偏。非有所擴而自不隘。所謂不習无不利也。六二柔順中正。又得坤道之純。乃所謂天下之至順者。故其内外合一。大而能化。如此。占者亦有此德。則應其占矣。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六二應事。接物。有為有行。皆由直以為方也。蓋惟心无私。然後事當理。正已盡。然後應物妙。否則動而不妄者。幾希矣。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二處坤地之中。故其道為地道。即指直方大之德而言也。○六二之德。出於自然。故其存於中者。昭明瑩淨。而全體呈露。發於外者。宣著盛大。而妙用顯行也。蓋不假於矯揉掩襲之勞。而无困苦艱難之病。則其克盛宣著。自有不可遏者。非實有未安而強克達之也。故贊之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本象以戒占也。含。包也。猶抱負也。與姤卦少異。剛柔相雜。曰文。文之成者。曰章。陰居陽位。故為含章之象。可如論語可卷而懷之之可。猶言能也。成者。成其始而兼乎終也。終則无始。而僅終其事耳。○三陽剛。有可為之德。六陰柔。非獨制之才。故得此占者。雖有章美之德。素蘊於中。猶當貞固以守。不急於進。乃為得所處之宜也。然居下之上。已在其位。有終不得而藏者。故或時出以從。

三〇

王事則亦信順有餘而剛毅不足始不率先以立事終能致力以成功耳蓋不越其分之宜而自得乎下之職

非合章可貞者不能也

象曰合章可貞以時發也

時謂可為之時○以時發者不敢輕試其章言可貞之志如此也苟為不然則是懷寶迷邦而已豈君子之心哉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或從王事兼无成有終而言也程傳曰象舉上句解義

并及下文後多放此○言其思慮明審識見超邁能知

臣分之不可越故无成而代有終若暗昧淺狹則不能

若此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而占也舉名也○六四重陰不中不能有為而過於

退守者也故謹密隱避慎而不出為括囊之象占者如

是雖可无咎然事功无稱則亦不足以致譽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能慎則事不败而時不逆矣

六五黃裳元吉

象而占也黃裳德之見於治者凡言元吉者盡善而大

吉也程子曰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六五以陰居尊

有中順之德故其見於治者接人以恭而各中其節行

政以簡而適合其宜好高自用之私无所雜於其間黃

裳之象也人有是德則君道盡而治无不成矣必言黃

者明順之本於中耳非順之外別有所謂中也○本義

引南蒯事在昭公十二年南蒯名魯大夫季平子意

如之費邑宰也子服惠伯亦魯大夫子服氏惠謚伯字

疑即行也名椒一名湫平子立不禮於蒯於是蒯謀逐

平子而立公子慆故筮之遇坤之比以示惠伯曰即欲

有事何如故惠伯答之如此故筮者不指其事而泛上

吉凶也即欲有事亦不指其事而言蓋其事有難以語

人者故答以忠信之事則可也外強內溫以卦德言坎

險為強坤順為溫言力足以制人而心不忍於害人也

和以率貞以卦象言水性柔弱故和土性安貞故貞率

者易以寸卦為內上卦為外今坎在上坤在下自下而

上以上率下之義也中中心也下為下也極者理之至

極即元也不得其色非黃也不得其飾非裳也不得其

極非元也三者皆非爻辭本義今引之特以明不可占

險之意耳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文指中順中猶內也○言中順之德克積於中故其發

於治者如此苟以聲音笑貌偽為於外則有時而息矣

豈黃裳之謂哉程子所謂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意亦知

此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象也陰盛故與陽皆稱龍陽衰故與陰皆稱血○上六以陰居坤之極陰盛之極者也陰雖不敢以抗陽然既盛則亦不顧名分而與之爭矣故為龍戰于野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固不免為所傷而陰之理逆亦有不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窮極也○陰極則盛乃與陽爭故其象如此也

用六利永貞

戒占也永長也○凡筮得陰爻者有六有八然六為老

入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易占其變故用六在坤則諸爻皆六變而為陽者也陰性躁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守其正矣故占亦以此為利也陳氏曰永貞者見義必為為之必要其成不以私誘之故而失其所守也蓋健以致決毅以道遠非陽剛不能故惟永貞乃得此爻之義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大陽也○陰柔本小變而為陽則終於大矣始雖柔懦終則堅剛所以利永貞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柔无成而剛有為靜无形而方有體各以類相反也○言坤之為坤質成於陰退然不敢自尊其柔至矣然效法之機不可禁禦則動未嘗不剛也事統於乾寂然无所區畫其靜至矣然賦形有定不可移易則德未始不方也柔而靜者順之為也剛而方者健之守也是乃所謂牝馬之貞者而利亦在其中矣此以地道申坤義與下條自不同也按象傳合言健順以釋利貞之辭而此分言以申之義若小異然剛方之德非舍乾道而別有所為則健終不出乎順之外也此陰陽之分學者不可不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後得主而有常

此以有常明後得主利之義乃人事之占也言天下之物屬乎陽者可以居先而主義坤既純陰則不能矣故惟居後主利乃為有常之道耳明其分所當為與其力之所能為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獨舉二義則卦辭君子以下數事皆在其中矣○宋程頤字正叔河南人世稱伊川先生幼與兄顥同受學於春陵周敦頤嘗因今經作易傳十卷止解六十四卦而上下象象傳及文言傳五篇皆在其中又以序卦傳分置諸卦之首獨无上下繫辭傳說卦傳雜卦傳四篇且其書精於義理而畧於卜筮象數故本義所引僅數條

含萬物而化光

化謂化機指在坤者而言也○此以下復以地道言之與首條同言乾元資始之時物尚未生坤則含萬物之生意於中而无一之或遺所謂含弘者也由是發達於外則化工明盛无所不到而光大之用著矣物隨而亨豈待言哉詳見象傳第二條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復明元之義言天氣初動作始萬物而坤即承天以生之不先不後當時而行是其順也或不承而造始或雖承而後期則皆不可以言順矣○按象傳釋卦辭有以坤德言者有以占事言者此復錯舉而申明之故地

全周禮卷之十

大坤

三十一

道人事兩相間雜學者若以乾例求之則失之矣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積積累也由微以至著也善謂孝弟忠信之屬慶福也殃禍也○此以家道興衰之理而言由一事之善積而至於无一事之不善由一人之善積而至於无一人之不善所謂積善之家也其家如此則薰陶既久賢哲日蕃而慶有余矣言不止於一世之慶也不善反此陳氏曰積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善之害流於後世由微之謹不謹故也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漸漸積也由辨之辨中從小乃慶殃由分之幾早辯之

辯中從言則致其明審之意也○此以殃之大者言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皆人道之大變然非起於朝夕之故亦由一念之逆漸積以至於極而致然耳既謂之漸則其心術之幾必有至微而不可見者是則慶殃由分之地所謂辨也為君父者正當早辯乎此而豫圖之以免於禍若不能辯則无以遏其漸積之不善而潛消其未萌之殃所以見弑而不可解也坤初爻辭言當慎辨於微耳慎之則善雖小而當為惡雖小而可懼有餘慶之來而无弑逆之及矣夫陰陽淑慝之分即善不善之謂而陰禍之極亦猶弑逆之事然由馴致而然則其始

全周禮卷之十

大坤

三十一

有不可忽者故以此釋爻義欲人推廣之也○薛氏曰人知堅冰之可畏而不知防微杜漸戒於履霜故往往不可救藥君子見幾豫備恒慎於微是以不至於成殃也昔之聖賢非為慶而為善而慶日積非畏禍而不為惡而禍日消者无他用此道而已文言著此為戒深矣直其正也方其義也

存主至公无少私曲則謂之正直即正之謂也應酬得宜无所差謬則謂之義方即義之謂也此二者直方之義君子已成之德也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敬者心之主宰以敬存心則私意不容而內自直矣義

者事之裁制。以義制事。則私欲不累而外自方矣。敬義既立。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則外有所資而敬愈篤。內有所本而義益精。故能各極其盛。而不陷於一偏也。此二者。德之所由成也。陳氏曰。不言正以直內而言敬者。蓋纔敬。則心必正。故轉正為敬也。朱子曰。專言義而不知敬。則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矣。專言敬而不知義。則有昏憤雜擾之弊。而所謂敬者。或非其敬矣。非不孤之謂也。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疑者。迷惑凝滯之意。○二由敬義之功。以成直方大之德。則涵養純熟。矜持渾化。日用之間。莫非此德流行之

全圖易演義卷之一

六坤

五八

妙。其於行事。坦然无所疑惑矣。蓋機雖動於吾心。而實出於无心。迹雖著於有為。而實妙於无為。故无迷惑凝滯而待於習也。○有疑焉。則是直方大之德。猶未盡熟。而思勉之功。不可无矣。蔡氏曰。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取之。左右逢其原。皆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項氏曰。陰雖有美含之。絕句。以含之。連下文。讀者非。○六三雖有章美之德。含藏於中。而以是德從王事。則顧弗敢成者。非其才有不足。乃其分有不敢也。蓋以天地言之。天陽地陰。三陰柔則地道也。以夫妻言之。夫陽妻

陰。三陰柔。則妻道也。以君臣言之。君陽臣陰。三陰柔。則臣道也。地之為道。不先天以成始。惟代天以終事。雖有生物之功。不過以順為正而已。地道如此。則妻道臣道。從可知矣。此三之所以无成也。三本臣道。兼地與妻而言者。推類以明之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變化。猶通泰也。蕃。滋也。閉塞也。○言天地變化。世運通泰。則和氣薰蒸。草木蕃蕪。而人類可知矣。天地閉塞。世運衰微。則道隨時否。賢人隱遯。而庶物亦可知矣。君子遇此。尚可出而有為哉。六四所云。正謂其處閉塞之時。故當謹避而不出也。獨以時言。事可推矣。

全圖易演義卷之一

六坤

五九

君子黃中通理。黃以德言。中以心言。通貫通也。理條理也。○此以養成之德言之。君子涵養既深。有以全乎天命之善。故其中德之在內者。渾然全體。統合无外。而萬事萬物之理。无不貫通。是即大德之敦化也。然於其中。又有脉絡分明之妙。而一事一物。各有條理。不相混淆。亦即小德之川流也。合之盡其大而无餘。析之極其精而不亂。中德之妙。蓋如此。

正位居體。正。猶當也。位。君位也。居。猶執也。體。禮體也。○六五居尊

正。猶當也。位。君位也。居。猶執也。體。禮體也。○六五居尊

雖有可恃之勢。然謙冲自牧。乃居卑下之體。是能退讓。以明禮。而屈已下人。虚心體事。不自知其貴矣。此所以為順德也。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美即黃也。中亦心也。暢發達也。支與肢同。四支謂手足也。所營謂之事。事成謂之業。○合二德而贊之。以明順本乎中也。言中德之美。蘊蓄於中。則其念慮之間。莫非和順之積矣。由是暢於四支。則此美以形。而動作謙恭。不失於亢。發於事業。則此美以著。而治化渾厚。不流於刻。二者由中以為順也。君子之德。積於中而形於外。如此。則克實光輝。至美而不可加矣。所以得元吉也。按爻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一

天坤

四十一

辭中順。皆以在外者為言。此則以中為體。以順為用。雖其說有不同。然未有發於外而不本於內者。是乃所以相發而非所以相悖也。學者要須識得。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為雖並去聲

為周公為之也。其指陰而言。嫌。疑也。類。陰類也。○陰非陽敵。本不相抗。然盛與陽均。則不相下而相爭。其勢必至於戰矣。戰則嫌於无陽。非理之正。聖人為其如此。故稱龍以存陽也。陰亦稱龍。當謂之氣。然猶以血稱者。以陰雖變陽而未離其類。不容遽混於陽。故又稱血以別之。明陰分之不可過也。此推聖人立言之故。皆扶陽抑

陰之深意也。

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扶音天陽地陰。二色相雜。故為玄黃。若分言之。則天玄地黃。自有不可易者。今既相雜。則陰陽俱傷矣。抗陽之禍。必至於此。則亦何所利哉。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一

天坤

四十一

四十一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二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三三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音

占也。勿。禁止辭。建。立也。○為卦以震遇坎。物始生而未

通。世道初難之象也。故其名為屯。當屯之時。宜若无可

亨者。然能動乎險中。則內有濟世之德。外有撥亂之才。

將不為屯所困。而終亦可出矣。故其占大亨。然在險中。

則有不容妄為者。故當明大義。以順民心。察事機。以觀

時變。而不遽求進。乃為得處屯之道耳。又以時當屯難。

正立君之日。而卦之初九。又可君之人。故占者建以為

侯。則才全德備。人望攸歸。世道有賴而利矣。此濟屯之

道也。○本義陽居陰下。謂初以賢下人也。成卦之主。謂

初乃卦之所以為屯也。建侯亦取為主之義。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難去聲六

剛柔指震畫之奇偶而言也。難。險難也。○剛柔交合。然

後萬物生焉。震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體本柔而初遇

剛。正物始生之時也。上遇坎體險難。即生雖有亨嘉之

意。亦鬱而不得伸矣。此所以為屯也。世之初難。何以異

此。

動乎險中。大亨貞。

能動則才德可為。故大亨在險則時當安待。故利貞獨

以貞言。則勿用攸往之義亦在其中矣。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雷雨交作。克塞兩間。正天運草昧之時也。當此之時。无

主益亂。故宜建侯。統治以定天。下而正名。分。又當戒慎

周防。必使大治而後已。不可謂侯已建而遽以為安也。

蓋人之常情。溺於宴安。而忘乎警戒。則雖建侯。亦終不

能大有為矣。聖人言此。為戒深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經者舉其綱。綸者理其目。○雲雷交作。雜亂晦冥。故以

為屯之象。在人。則天下未定。名分未明。正當有為之時

也。然為之之道。有綱有目。則其先後緩急之序。自有不

全周禮卷之二

容素者。故必定其規模。正其統體。以經之於先。然後就

中舉其節。目理其度。數以綸之於後。則事无不治而難

可平矣。此君子亨屯之功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爻占而爻也。居。猶守也。○當屯之初。時未可進。又以陽

剛動體。而居下。應柔。則雖才智。可為。亦終不能遂其進

矣。是以遲回。却顧。不得遽進。為盤桓之象。然居陽得正。

能度其時。勢之不可而自止。故其占利於居貞。言當安

意待時。如初之守正也。又以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

以賢下人。為民所歸。故又有宜建為侯之象。人有是德。

則如其占矣。象以占言。此以象言。賓主之異也。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

言初雖盤桓矣。然志在行正。守已待時。不肯因此而遂失其守也。蓋雖極天下功業之可慕。而為不義。則寧上而不為。雖急生民陷溺之可哀。而一失身。則寧舍而不顧。非居得其正者不能也。一有邪心。則枉尺直尋。將无所不至矣。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貴者陽之德。賤者民之事。○初九陽剛而居陰下。以才德之尊。切安民之計。是當屯時。而盡心盡力以求濟之者也。是以能得天下之心。而致其歸。君侯之位。不能令之而他往矣。所謂利建侯者以此。

六三屯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六三屯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也。戒在其中。如。語辭。班。人與馬異處也。匪。非也。寇。仇也。娶婦曰婚。重婚曰媾。女子。指二而言。不字。字初。乃字。字五。○六二上應九五。而乘初剛。雖有君臣之素。亦不能遠合矣。故為屯。馬班之象。為初所難。是屯如也。因其難而回却不前。是還如班如也。然原初九難二之意。非相害而實相親。最人所難却者。但二陰柔中正。獨能守貞而不之許。至於十年。數窮理極。然後妄求者去。乃可許身正應。而與合耳。明君子之守正。久當得君也。或疑初九剛正。而為寇以難人。何也。程傳曰。此自據二以

柔乘剛而言。更不計初之德何如也。易之取義。大率如此。讀者宜類求之。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難。指屯如之類。乘者。居其上也。剛指初。反復也。常。謂常理。二五相應。理之常也。○二乘初九之剛。才不堪而勢甚迫。故有此難。然非理之常矣。必與五遇。乃為復。其常耳。○薛氏曰。人定則天可回。未有守正而不復常者。人苟不正。徒失已耳。而守正君子。亦何懼哉。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舍。平聲。上聲。

象而戒也。即。就也。謂就而逐之也。虞。虞人。掌田獵之事者。林中。林莽之中。險阻之處也。君子以下。承上文即鹿而言。吝。羞耻也。後凡言吝者。效此。○六三陰柔居下。而不中正。才位與德。皆无足觀。又不得陽以為之應。非濟屯之人也。然以陰不中正。志欲上進。是以徇利躁動。自取困窮。猶逐鹿无虞。惟入林中而已。所以然者。由不知幾故耳。占者得之。而見妄行有取困之幾。不如舍去。若猶以利為心。而往逐之。則必致困而取羞矣。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從者。以身殉之之謂禽者。鳥獸之總名。此指鹿言。功名富貴之喻也。○事不可而妄動。以貪利也。猶无虞而即

鹿以從禽也。其在君子則當舍之。苟以利往則理勢俱極而可吝矣。又以此言當舍之故。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而占也。婚媾占之象也。求四求初也。往往而濟屯也。凡言无不利者謂无往而不利也。○四陰才弱以當屯時。非能濟者。故為乘馬班如之象。然初陽在下與已為度。乃四之婚媾所當取以自輔者也。占者能下求之。資其才德。往以濟難。則有以匡已之不逮。而天下可定。名分可明矣。吉而无不利也。詳味本義。當如此說。讀者不可泥語錄未定之言而致疑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求賢而往則知已之不足。又知人之有餘。可謂明也已矣。故特舉而贊之。○林氏曰。子陽井底蛙。不知已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不知人也。謂之明可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爻而占也。膏膏澤也。凶禍逆理之應也。後凡言凶者。皆此○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宜若有可為者。然當屯陷險。失其時勢。又不得二之助。而民已歸於初。又以坎體剛掩澤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言塞其濟屯之澤。而不下於民也。占者以處尋常之事。則守正猶可獲吉。若處濟屯之事。則雖得正亦不免於凶矣。蓋所謂天命未絕。寄空名於民上者。雖有其位。何所取哉。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人君賴時勢以行德。五既失之。則天厭人。雖有德施。不復能光顯矣。占者養民致賢而漸圖之。或可免耳。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也。无聲出涕曰泣血。漣泣下貌。○陰柔无應。以居難極。故有此象。窮厄之甚者也。若陽剛有助。則屯既極而可濟矣。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終困於難。不能久也。呂氏曰。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為治。即入於亂亡而已。

三三艮上

全圖象義卷之二

屯蒙

六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告音

貞告音

占也。匪我至不告。本象以著占也。童者未冠之稱。告。啓告也。瀆瀆瀆也。○為卦以坎遇艮。其象與德皆有蒙義。故為蒙。在人則幼稚蒙昧。而艮性未開也。占者值此。當得亨通。則不終蒙。而可進於明矣。所以然者。良由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而應六五。故能善於發蒙。如下所云也。蓋已不求人而人求已。則教不枉而道自尊。初筮乃告而瀆則不告。則言不輕而教易入。故能動其敬慕。勉進之心。而致亨不難矣。然其告之者。乃所以養之也。苟不以正。則非矣。故當防其邪心。保其天性。使克全乎。

知能之良而不入於虛遠卑汗之習乃為利也蓋發蒙養蒙初非二事所謂養者特自其所發之有待於後者而言耳故能得正則不止於亨矣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險即水也○山本峻而險又深上下阻隔莫知所行蒙之地也心不安而行復固表裏窒塞无一可通蒙之意也卦之所以為蒙者以此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亨謂亨人之術行謂行以發蒙○學問有餘亨之道也以是而行則出於我者不窮啓發得宜時之中也以此為教則施諸人者不拂此皆發蒙之善而蒙者所由以

亨也事見下文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志五志也應謂應二○五以柔暗之質而求發於九二之賢則二雖无心而五自應之矣豈有枉教之事哉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剛生明故有教人之具中有節故得施教之宜是以必待初筮而後告也若問者再三而亦告之則无以起其樂受之誠而徒長其拒教之失不唯蒙者瀆我而我亦瀆之矣剛中知此故不告也豈真有意於絕物哉此與上文皆亨行時中之事蓋非亨行固无以致蒙者之求而告之非時中則不待求而應不俟誠而告矣二者廢

其一非師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

聖人之所以為聖者正而已矣今發蒙者養其良知良能而使不失乎純一无偽之本然則他日擴而克之以至於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其功實基於此耳是則入聖之域雖在於後而作聖之功實在於今也豈可謂年少未成而姑苟且以教之哉孟子稱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與此意相發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行去聲六果決也育養也○山下出泉水始出而未達猶物始生而未明蒙之象也君子奮發激昂而果於有為優游厭

食以養其所得則內外之間交養互發蒙將日開而不自知矣又泉必行故果行行有漸故育德亦一義也○蔡氏曰楊墨之行非不果也而非吾所謂行佛老之德非不有也而非吾所謂德故養蒙者不可不務乎此而為此者又不可以不正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說音脫桎音占也刑人桎梏占之象也刑人謂用刑之人即今隸卒之屬也說與脫同釋也在足曰桎械也在手曰梏桎也皆所以拘罪人者在蒙則鞭扑之象也往謂往而不脫也○凡易之例陽上明陰下暗初六以陰居下其暗倍深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啓迪陶鑄以矯其氣質之偏

開其心術之蔽而發其蒙然以寬柔之教待重暗之人或未能化故發之道不徒嚴聲厲色而已利用刑人以收其威而又不可過甚當暫脫之以觀其後使无所縱而有所措乃為盡善若遂往而不舍則取必太過攻治太深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可羞吝矣占者所當戒也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法謂教法條約禁令皆是也○法不正則无以發蒙刑不用則无以正法故用刑人非過求也不過欲正法於發蒙之初使其心有警畏身有檢束而不亂其序不闕其功耳法雖立而不能正其不放於禮法之外者幾希○程傳曰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

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本象以著占也納婦以夫道言克家以子道言占之象也包寬容也納廣愛也○二當發蒙之任而剛不太過以陽受陰又居下位而勝上事是能包蒙納婦而克家者也占者得之若能因人成就不槩取必以包蒙則所成者衆矣有教无類不棄一人如納婦則所及者廣矣承命敷教盡其心力如子克家則上不負君而下不曠職矣故其占如此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程傳曰二剛五柔其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而成發蒙之功苟非相知之深相信之篤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輒去

占也見金夫不有躬占之象也女指三○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故得此占者勿用取女言不當受而教之也蓋蒙者徇欲而忘理猶女子見利而失身其蒙甚矣取而發之祇傷其教何所利哉蓋君子立教之心雖无不受而下愚不移者亦不得而濫受也○本義引秋胡事見列女傳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

如見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與夫人婦卻之

秋胡子遂歸以其金遺母母使人呼其婦既至乃向採

桑者婦曰辭親往仕久始得還且悅路傍婦人而忘其

母是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自投河而死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孔氏曰所以勿用取此女者以女行不慎故也不慎者

窮人欲而滅天理之謂○本義荀子名況趙人仕楚為

蘭陵令人尊稱之曰荀卿著書三十二篇號曰荀子

六四困蒙吝

爻而占也○四既遠陽又无正應不得師友以為之助

是以外无警發之益内无觸悟之明困於蒙而不能達

也。占者如是，則終於愚而已。可吝之甚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遠去聲

實陽也。指二上兩爻而言。○卦唯二陽，統治群陰，能發

人之蒙者也。諸爻皆與比應，而四獨遠之。欲求蒙亨，不

可得已。不言無應者，取其一，則餘可推也。

六五：童蒙吉。

象而占也。○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真純未鑿，而虛

心受教，童蒙之象也。君能如此，則賢者得以盡其保傅

之心，而天德王道由此進矣。故言也。成王之於周公，其

事類此。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順者，爻之柔巽者，志之應。○五柔順以巽於二，故為童

蒙。所謂純一未發以聽於人者也。蓋無外物之誘，乃能

純心以用賢，無自用之心。然後安意以受教，故巽人者

不可以不順，而亦未嘗不本於順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爻而戒也。寇，賊害也。禦，禁止也。為寇，寇在我。禦寇，寇在

人。○上九以剛居卦之上，故其治蒙，傷於嚴急，而不復

知有敷教在寬之道。擊蒙之象也。占者用此以求其進，

則反為寇而不利。惟用禦寇以閑其邪，乃得養正之宜

而為利耳。言人顧用剛何如，不可混於所施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謂明者，下謂蒙者。○胡氏曰：上之剛，不為寇而止寇，是上得治人之道，而為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所止而止之，是下得治己之道，而為下之順也。

三三：坎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需音

本象以著占也。利涉大川，占之象也。後多放此。○以性

情言之，凡陰躁妄而無操，剛多沈毅而有守，故乾遇坎

其卦為需，言不遠進於今，而始有待於後也。九五中實

陽剛中正，有孚貞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有不輕涉

之象，故得此占而當需者。如下文所云也。蓋心實能需

而不願乎外，則中有所主，而光明通達矣。故光亨，需而

能正，而素位以行，則動皆有慶，而險亦可濟矣。故吉而

利涉大川也。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上卦為前，陷猶冒也。不陷者，不冒險而進也。困，亦窮也。

○言需之義，待也。坎險在前，不易於進，時當需也。乾健

臨之，不輕於進，義能需也。人而如此，則可遠害，而義當

不至於困窮矣。故因卦德而稱之。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

先言位者，明正中之為九五，以別於二也。正中，猶云中

正，必言正中者，取協韻耳。正，即貞也。中，即孚也。○九五

需于尊位，而有正中之德，是其發於治者，規模悠遠，而

急遽欲速之謀不作於事存於中者本體貞靜而計功謀利之私不萌於心是為有子得正之義而亨與吉不假言矣苟恃其可為之權而濟以一切之術則豈需之謂哉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乾剛有利涉之象坎水有大川之象故以乾剛往臨坎水則沈毅有守必不輕進是以不犯乎難而有可濟之功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上音濟

凡雨之成由雲而起雲既上天則無復可為惟待其自雨耳故以為需之象君子於人為之既盡而時尚未通

者則但飲食以宴樂優游安逸而徐俟之不當更有所為而徒致力於无用之地也古之賢王深明此道故惟脩其政事而聽其效於三年必世之外是以大治後世不知有此故朝發政而夕望治效未得而妄有為又惡足與語需之道哉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也利用以下本象以戒占也恒常也○在卦之初未近於險是猶朝廷有難而吾在草莽之中有需于郊之象矣然初九陽剛又有能恒之象故戒占者利於用恒需而不變乃不陷險而无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難去

犯猶冒也難險也常謂常道○需而在郊去險最遠是不犯難而行也於此能恒則不失處需之常而可以无咎矣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爻而占也沙水涯之物吳氏曰有言如鄭息有違言謂以口語相傷也○九二漸進于坎去險稍近為需于沙之象在人則處非所安雖无及身之禍而已小有言語之傷也然剛有沈毅之操中有善處之術故終可以出險而得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者剛之性中者卦之中○二需于沙固近險矣然有剛中之德優游不迫審時度勢而不遽進是以雖小有言而終得吉也先言釋義後舉爻辭乃小象之一例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也泥土之近水者○九三去險愈近需于泥矣而以過剛不中速之進而不需以取禍難故其象如此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自由也○災在外卦言相近之甚也過剛不中以陷於險寇害之來實其自取若能慎而改之則不躁動以取敗矣蓋寇自我致亦自我弭豈可謂險既近而遂誘於不可為哉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也。穴即血之地也。孔氏曰：以戰鬪言之。則為血。以居
處言之。則為穴。○六四坎體。已入於險。處殺傷之地矣。
然柔得其正。為能晦。處靜守而徐俟之。故終得以遠害。
而出自穴也。或疑剛健能需。四本陰柔。而亦得出。何也。
蔡氏曰：此以柔正言之也。蓋剛柔各有善惡。若則雖柔
而得出。惡則雖剛而致寇。觀於三四。則可見矣。况坤知
阻。與乾合德。豈不能需乎。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順謂柔正。聽謂聽時。○言四雖需于血。然能柔順以聽
平時而不妄動。以速其禍。故能出自穴也。蓋需之道。在
陽則知險而為寧耐。在陰則知阻而為順聽。故同歸於
能需也。
全圖易演義卷之二 下需 十五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而占也。○九五居尊。而有陽剛中正之德。則禮樂刑
政罔不畢舉。而凡事之當需者。不復更有所為矣。是惟
優游宴樂。以聽其治效之自至耳。故有需于酒食之象。
貞之道也。占者黜其私智。去其躁心。亦能如五之貞。則
上下相安。祐命自至。故吉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中則不偏。而无計功謀利之心。正則不邪。而无好大喜
功之事。需于酒食。以此故耳。漢武東征西伐。皆由多慾
致然。然則能需與否。可謂无其故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也。速召也。三人乾體三陽也。○上六以陰居險之極。
陷入于險。无可為矣。然猶幸其應三。三與二陽需極並
進。實出上六意望之外。是為不速之客三人來也。柔不
能禦而能敬之。則可資其才。加以出險。而終得吉矣。天
下之事。多類此者。要在寧耐委曲而已。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能順乎陽。則既可免侵陵之患。而又可為出險之
資。故雖陰居險極。為不當位。而亦未至於大失也。此以
困卦上六列之。而姑為此說耳。讀者宜更詳之。○顧氏
曰：下三爻。是遇險者。能需則不犯險而吉。不能則陷乎
險而凶矣。上三爻。是處險者。能需則可出險而吉。不能
則終於險而凶矣。
全圖易演義卷之二 下需 十六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本象以戒占也。下皆放此室。塞也。○為卦以坎遇乾。乾
剛坎險。以上下言之。為相猜。以內外言之。為相濟。以人
已言之。為相敵。皆訟之所由成也。故名其卦為訟。九二
中實。上无應與。有孚見室之象。故占者得之。則為事
直而見任。情真而受誣。其訟自不能已矣。言得此占者
當有此事也。

訟有孚。窒窒音

惕中吉。訟凶。

惕中吉。訟凶。

惕懼也。○九二加憂。自遜居二。有惕中之象。上九過剛。又居訟極。有終訟之象。故當訟而得此占者。能存憂懼。辯明即止。而不過於求勝。則不害身。不傷財。而吉。若可止不止。務求全勝。則禍必至。而有凶。二者相反。故其應亦相反也。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聽訟而得其平者也。見之。則是非不枉。而獲伸。故利。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本實而行險道者也。如此。則因虛喪實。而取敗。故不利。二者義亦相反。皆隨所處。以為吉凶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上剛以制其下。而下有不堪。下險以伺其上。而上為所脅。此以上下言之也。內險則操術奸深。而忍於害物。外健則材力雄悍。而足以行奸。此以一人言之也。已險則能挾彼之短。以為辭。彼健則能為我之敵。而不屈。此以二人言之也。二句三義。皆訟之道。此所以為訟也。

訟。有子室。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剛謂九。凡言來者。皆謂自上而下也。九在遜。本居三。此則下來而居二也。○引上文而釋得中之義。此卦自遜而變。九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是能以理勢自裁。而不終極其訟者也。其吉宜矣。不及惕者。中由於惕。舉中

則惕在其中矣。

終凶。訟不可成也。

成猶終也。程傳曰。窮盡其事也。○損德搆怨。辱身喪家。皆由終訟之所致。是以訟不可成。而終則有凶也。不取上九爻義者。以理言之。尤足以明凶義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尚五所尚也。○大人而尚中正。則聽不偏。而斷合理。是以訟者見之。則利也。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坎為險陷。淵之象也。乾以剛實而反乘之。冒險求勝。是入于淵。鮮不沒矣。此涉川之所以不利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運於上。水流於下。其行相違。而不相合。訟之象也。訟之由始。皆起於人情之相違。故君子作事而謀之於始。揆天理。度人心。凡有違背。而可以致訟者。皆絕之。而不為。必使是非未至。而先杜其幾。利害未萌。而先絕其釁。不敢有一毫疎略。苟且之心。則自不至於訟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爻而占也。永。長也。言。訟事也。○陰柔居下。才弱勢卑。故不永所事。而但小有言語之爭也。占者如是。則終有取勝之道。而吉矣。不求全勝。而自無不勝。亦由理直故也。吳氏曰。需言言在人。此言言在己。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長猶成也。辨者。此是彼非之分也。○言訟不可長。故不永所事。非但以陰柔居下之故也。惟其如是。是以雖小有爭。而是非之辨終得明也。

九三。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眚所景反音

○二以陽剛為險之主。才悍謀深。本欲訟者也。然居柔得中。能約於理。上敵九五。又屈於勢。故不能訟而歸逃。

自處於小邑。以示不敢犯上之意。則可以无眚矣。程傳曰。若處強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占者得之。亦當如是。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反都

今文周易卷之二 未訟

竄亦通也。下謂二。上謂五。○并舉爻辭而總釋之。亦小象之一例也。以下訟上。既乖於分。又屈於勢。則夫災患之至。乃其所自取者。二惟有見於此。故其所能如此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爻也。舊德。即舊祿也。語意與位乎天德同。蓋惟有是德。乃宜食是祿。故以名之。從猶從政之從。非謂從人也。○

六三陰柔。才不克訟。故但守其常分。安於正理。而不為爭端也。如是。則雖為人所陵。而有厲。然守常則安。而无

辱。居貞則久而必伸。終可轉危為安。而得吉矣。然以如此之才。出而從王之事。則才既不足。必无成功。蓋爭訟

利於性。從事利於才。故其辭如此也。或以從事為聽訟。

然則王事。豈專聽訟而已哉。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三不克訟。而食舊德。非能任事之人也。故凡有所為。必人主事而已。從之。乃可獲吉。若其自主。則必不能有成也。毛遂所謂因人成事。謂此類也。伊氏曰。爻言從事而无成。此言隨人則有成。義雖小異。而語實相發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爻而占也。○剛則好訟。不中則致訟。故有訟象。然居柔不過。為能以理自裁。而不克訟。不唯約其健訟之行。以復於命。而又變其欲訟之心。以安於貞。身心內外。咸就平理。訟而善變者也。占者悔過遷善。亦能如此。則已德

今文周易卷之二 未訟

日新。而動可无患矣。故吉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能即命。則外不失宜。能安貞。則內不失理。所謂過而能改。復於无過者也。

九五。訟元吉。

爻也。訟。謂聽訟。○九五居尊。聽訟之主。而有陽剛中正之德。聽既不偏。斷復合理。大善而吉者也。或以訟者言。則云吉可矣。安得言盡善乎。本義所云。蓋占法耳。非正解爻義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者心之公。正者行之當。以此聽訟。則无不得其平矣。

所以元吉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後音

象也。或設若也。非必之辭。錫。賜也。鞶帶。大帶也。終朝。猶云一朝。自晨至食時也。○上九以剛居訟極。以能訟之才。行必訟之志。誣上求伸。而或勝之者也。然是非情。僞終當自明。未有倖勝而不改者。故其取象如此。胡氏曰。設若訟勝而得鞶帶。終朝且三褫之。况无必得之理乎。甚言訟之不可終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服以命德。非以賞訟。若以訟勝而受之。則得之非道。服之不衷。雖本可敬。而亦不足敬矣。况終必見褫乎。此始

從其受服而言。非謂實有是事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占也。○為卦以坎遇坤。以險坤順。伏至險於大順之內。坎水坤地。藏不測於至靜之中。皆為寓兵於農之象。又卦唯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而其占則以理言也。兵出无名。事故不成。君不擇將。以國與敵。故用師者。能為奉天伐暴。應敵之舉。而帥師者。又得老成持重。練達之人。則以事言之。當有攘外安內之功。

以理言之。亦无咎。兵黠武之失矣。仁義節制之兵。皆不出。此故特著之以示占也。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註去。

此以卦體釋卦名辭。而推言之。卦凡五陰。順從九二。是為軍旅車徒之衆。而環衛攻擊。皆不乏人。故謂之衆。所以壯師之威也。九二為將。以剛居中。是為仁義節制之師。而紀律禁令。各以其道。故謂之正。所以端師之本也。夫為將者。既能左右衆人。以歸於正。使其樂於仁義。而生亂殃民之事。有所不為。則命將者。天與之人。歸之可无敵於天下。而王業成矣。此師之所以貴於正也。或問彖辭以貞屬君。而此以屬將。何也。曰。此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不同者也。然彼云。丈人可兼以正之義。而此云。以正。則與師得正之義。亦在其中矣。故雖小異。而實未嘗不相發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此指上兩句而言。民。即天下之民也。○剛中者。威德並行。以全取勝之德也。應。則得君寵任。有德而可用。與行險者。兵凶戰危。行乎艱難之事也。順。則不為暴虐。雖險而非險矣。此二者。丈人之所以為丈人者也。以此行師。雖不能无勞。民傷財之害。而不足致勝。德可安民。則雖害之。實以緩之。而民无不從矣。人心既和。吉可必得。既吉。則有救世之功。而无厲民之失矣。何咎之有。此以卦

德居卦體之下。蓋指九二言之。亦觀九五順巽之例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畜音

容。保也。畜。養也。養之以待用也。○地中有水。津液潛藏。猶民中之有師。而兵衆攸寓也。故以為師之象。君子之於民也。善其政。教厚其生。養以容保之。則折衝禦侮之徒。即此而畜。不必募之市人。徵之塞外。而兵无不足矣。苟不畜於平時。而欲集於一旦。驅烏合之衆。以當敵愾之衝。則誰為我用哉。古者寓兵於農。蓋為此也。○葉氏曰。周人以比閭族黨州鄉。而寓伍兩卒旅師軍之衆。以井邑丘甸縣鄙。而出車馬甲士步軍之屬。蓋以天下不可去兵。於是乎有治兵之法。以武事不可明。民於是乎

全周演義卷二十一 師

辛辛

有寓兵之意。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為不先。六卿皆將。則畜將不為不豫。尚何待刻畫兵號而明示之以毒天下之具哉。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法亦類此。但其意有公私之辨。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否方

戒占也。○在卦之初。師之始也。凡為將者。於師始出。當示人以止。齊之法。而戒其暴虐之萌。必使號令整肅。賞罰嚴明。以齊其耳目。一其心志。而後功可成。此師之善道也。苟或威令不行。縱其驕橫。則是為不善矣。无制之兵。安能勝而不敗乎。當有凶也。○蔡氏曰。三軍之命。懸於一將。一將之權。在於紀律。律之得失。而兵之勝敗。國

之安危繫焉。可不慎哉。○本義晁氏名說之。字以道。宋

嵩山人也。考訂古經。釐為八卷。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義與爻同。不言否臧者。明否臧之為失律也。孔氏所謂

反經之文。以明經義是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爻也。占在其中。師中。軍中也。九言三者。皆頻數之詞。命。謂命令。即今勅諭是也。○九二在下。衆陰所歸。當將帥之任者也。而以剛居中。勇略俱全。威德並著。故在師旅之中。功成理得。而吉且无咎也。又上應六五。為所寵任。至於三錫其命。使專閭外之權。而无沮撓之患。則威望

全周演義卷二十一 師

辛辛

重而人心服矣。亦功之所由成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

天。謂王也。○二承天寵。得專征伐之柄。以盡其心力之所能為。故能獲吉。使或委任不隆。或事從中制。或輕信讒間。或參以小人。安能有成功乎。爻辭本謂剛中之德。傳復發此。蓋據事理而言。亦即王三錫命之意也。自上錫之。則曰命。自下承之。則曰寵。其實一也。

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內難外侮。皆為民害。王者以萬邦為念。不忍生民困於暴虐。而欲去害以安之。是以命將出師。而極其寵任。如此也。○薛氏曰。刈惡而長善。鋤奸而佑良。王者之師。將

以懷柔天下。非止徼一時之功而已也。然必得剛中之人而用之。乃能宣仁布威。以成其志。故其寵任。至於如此。苟為不然。而徒欲得其死力於一逞之間。則是後世黷武之為也。豈先王用師之本意哉。

六三。師或輿尸。凶。

爻而占也。輿尸。以車載尸也。○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才弱志剛。而犯非其分者也。以是行師。當有輿尸之理。故為此象。而其占凶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戰而不勝。是謂无功。若其覆敗。以至輿尸。則大无功而所喪多矣。凡言大者。皆甚之之辭也。

全周易演義卷之二 六師

六四。師左次。无咎。

爻而占也。左。退後也。兵法尚右。故以右為前。而左為後也。○陰柔不中。本非克敵之才。而居陰得正。猶知量敵之義。故能因時勢之不利。而全師退舍。不妄進戰。師左次之象也。如此。則雖不能成戰勝之功。而亦可免喪師之失矣。何咎之有。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釋无咎之意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長上

象占而戒也。長子弟子。占之象也。田。田疇也。長子。即丈

人也。胡氏曰。自衆尊之。則曰丈人。自君稱之。則曰長子。弟子。謂少子。新進不經事之少年也。○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故其興師。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從而伐之。是以得免於窮黷之失。猶田中有禽。侵害稼穡。義當搏執。而无咎也。所謂應兵者也。然出師固為有名。而命將尤所當慎。九二剛中。長子之象。所當用以帥師者。得此人而專任之。閫外之權。聽其獨制。然後可耳。若又使弟子如三四者。得分其權。以致喪敗。輿尸而歸。則兵雖正。而亦不免於凶矣。用人之際。可不謹哉。顧氏曰。此爻之義。言兵不可妄動。將不可妄用也。

全周易演義卷之二 六師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行道也。○二有剛中之德。故曰中行。其在行師。則是勇而能怯。威而有恩。无太過不及之差者也。老成練達之將。大抵如此。以此人而用之。則所使得其當矣。若更參以小人。則事權不一。致敗乃事。是使之不當也。能无輿尸之凶乎。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爻而戒也。大君。謂天子。命。賞功之命也。承。受也。○上六居師之終。順之極。兵事休而人心服。論功行賞之時也。故大君有爵賞之命。以報功。或封之疆土。使開有國之基。而為諸侯。或予之采地。使承有家之業。而為卿大夫。

二者賞功之等也。然用人實難於周知。而立功未必皆有德。故容有小人廁於其間。而槩使有國家以爲政。則其流害有不可勝言者。故戒使勿用國家以賞之。所以御才將而絕禍端也。其慮遠矣。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

師旅之興，成功不一。或以謀略，或以勇力，或以忠勤，或以才幹。莫不各有大小之差。故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而不混於所施。凡以正此而已。蓋國以正大功，則雖厚而不爲濫。家以正小功，則雖薄而不爲吝。是以能服諸將之心，而元怨望，倖之萌也。

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全周易演義卷之二

師上

李氏曰

小則倚勢虐民，大則挾功犯上，必亂邦也。○李氏曰：卦之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之道，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殆不出此。况論王者之師，比於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爲天下者，不得已而用師，又何必舍此而他求哉。

三三坤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此音

占也。原讀如未有原之原。再也。筮審察也。元仁也。永者仁之恒。貞者仁之正。非仁之外，別有所謂永貞也。不寧，不得其所安也。方者來而不已之辭。後夫，後來之人也。○卦體九五陽剛中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我以一人

撫天下，而天下親輔於我之象也。故其名爲比。占者得之，則有此應，而可以得吉。然爲人所比，非德不能，故當再筮以自審，必其仁足以長人，而又持之以恒，守之以正。初无一毫慘刻，間斷狗煦之爲，乃能當比人之任。在人无離心，在已无愧色，而无咎耳。既能如此，則聲名洋溢，迎悅遠來。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不能舍我而他往矣。若彼負固不服，至於事勢窮蹙，不得已而後至者，則是逆天違衆，自取滅亡而已。豈能爲我病哉。○徐氏曰：後夫凶，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隗囂公孫述之徒皆是也。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全周易演義卷之二

比上

李氏曰

下兼上下五陰而言，蓋獨以五爲上而名之也。從，謂從五。○此釋比爲親輔之義，而以卦體明之也。卦凡五陰，順從九五，中心誠服，无少乖離，是乃所謂四海仰一人者，而親輔之義具矣。卦之所以爲比者，以此。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此以九五言之，剛則流動發生，而无慘刻之意，所謂元也。中則純粹至善，而无間雜之私，所謂永貞也。蓋陽主生，故爲仁。中則純純則久而正矣。在卦爲剛中，在人爲三德，其實一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上下亦謂五陰也。前單言下，尊上之辭。此兼上下舉衆

之辭也。應猶比也。胡氏曰。凡言應者。多謂二體兩爻相應。此以五陰應九五。又一例也。後多放此道。謂比道。上下五陰皆應九五。合天下之人而盡比之。不寧方來之義也。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雖欲求容。不可得已。此其所以凶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其親無間。比之象也。先王知天下不可以不比。然不得人以分治之。則德意不宣。下情不達。必有隔越而不能相親者。是以內選九族之親。外選五方之賢。而建立萬國。使為諸侯。既又制為巡狩述職朝聘往來之禮。以親之。托為心。齊倚為屏。翰於以結其心。而通其

全圖易漢書卷之二十一

本止

手九

情。則天下諸侯。各為宣其德意於所屬之國。而萬國之民。莫不尊君親上。而比於一矣。其相比而無間。亦若水之於地也。○李氏曰。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於比得古人封建之法。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他。他。他。

占也。缶。瓦器。盎也。程傳曰。缶者。質素之器。它者。望外之辭。○居卦之初。比之始也。始比於五。而能有孚。精白一心。不參以偽。則已不欺而君信之。可以无咎矣。若又自

今積之。使表裏始終。莫非忠誠之克實。而无毫髮虛假之心。如物之盈於缶中。則至誠能動。而譽日益隆。龜日益固。將有出於意望之外者矣。豈特无咎而已乎。言比

君者。不可以不誠。而存誠者。又不可以不至也。○陳氏曰。此論其理如此耳。若比人之始。而豫計其終。則所以為比者。已不誠矣。何吉之可得乎。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比之初六。有孚而且盈。缶者也。是以不唯无咎。而又有它吉。至誠動物。豈虛語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爻而占也。內。內卦也。○凡比之道。貴得其人。然德不足。則亦不能擇人而比之矣。二以柔順中正之德。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知其可比。而自內出。以比之。由側微而際風雲之會。含猷畝而依日月之光。正而且吉者也。

全圖易漢書卷之二十一

本止

手九

占者如是。則得所比之正。而有行道之功矣。○林氏曰。伊尹起於有莘。太公興於渭水。此爻是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自內比五。是以柔中比剛中。柔正比剛正。而不失身於非道之君矣。揚雄為莽大夫。荀彧臣於曹操。由不知此爻之義故也。

六三。比之匪人。

爻也。三承四乘二而應五。皆為陰柔。匪人之象也。程傳曰。二四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六三陰柔不中正。既无以定取舍之極。而承乘應皆陰。又密邇乎小人之群。有不入其黨者鮮矣。故為比之匪人之

象若以剛中處之則匪匪人安能為我挽哉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傷者痛憫之辭○敗名喪節墮業廢功皆生於匪人之

比是可傷也○呂氏曰君比小人禍及社稷臣比汗君

災及宗族士比燕朋辱及身心非大可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爻而占也外謂外卦四外二內臣庶之分也之指九五

○四居上體已處臣位在外者也而以柔正之德近剛

中之君知其可比而竭忠效順以比之是居外而比之

也其占與九二同義特所比者陳謨宣力之道所謂吉

者建功立業之效耳苟君非五不能去而且比之則

不得為正矣何吉之可言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賢即五也不曰五而曰賢明五之為賢也○九五君位

四當從之則凡服勞效忠皆其分之所當盡者是其比

五之賢乃所以從上也蓋四與五本非其應特以其為

上而比之故獨以分為言莊生所謂君臣之義无所逃

於天地之間者是也但所比者五更為得人耳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爻而象占也顯比顯明其比也王用以下假田獵以象

顯比之事也驅逐也三驅者三面置網以逐禽也必言

驅者置網必驅而後禽可得也設圍止三前開一面使

禽有可去之路也前前去也邑人畿內從獵之人也誠

相警戒也○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當一卦五

陰之比是以其為比也上无心於失得下无私於來歸

比之光明正大而无隱伏回曲暗昧褊狹者是為王

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誠之象善君以公道示天下

而天下亦以公心應之自不規規於感應之間而皆相

忘於皞皞之中矣此顯比之效所必至者占者如是則

上成大公之化下成大順之俗而吉矣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位指爻位之位○正則施為當理而无違道干譽之行

中則存主不偏而无計功謀利之心二者皆天德也有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王者於民盡比道以安養之而已至其德我與否則无

容心猶田者之於禽逆而去者則舍之順而來者則取

之亦不取必於得失之間也若夫前禽逆而不順是以

失之耳蓋王者以安民為念而无人德我之望猶田者

以獲禽為事而不忍盡物之生故其取象如此也

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言王者之民廣大自得不必其類之德其上如田之邑

人不誠者然則中矣然亦由上之顯比有以使之是以

相忘於帝力何有之中而不自知耳若先懂懂而往來

則但可致驩虞之應而已。安得化中之效哉。謂之使者。上有是德。而下化之。若其使然。實非有心以使之也。上六。比之无首。凶。

爻而占也。胡氏曰。无首者。其德不足以爲首也。○凡居上者。必有陽剛中正之德。乃能首出庶物。而爲人所比。上六陰柔居上。有位无德。不足以爲人之比。比之无首之象也。占者如是。則民離難。作而有凶矣。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終對首而言。○无首可比。人必去之。是比无所終也。言不成其比也。程傳曰。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比既无首。何所終乎。

三三 巽上 小畜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占而象也。○以巽陰畜乾陽。以一陰畜五陽。皆小畜大之義也。陰不勝陽。畜而不固。其畜淺小之義也。故其卦爲小畜。小畜之時。君子失勢。宜陽不能亨而陰肆行矣。然以陽言之。內健外巽。二五剛中。則尚有可爲者。故其占得亨。言雖爲陰所畜。而猶得伸其志也。又以陰言之。畜未極。而施未行。其勢尚微。畜而不固。是猶未能肆其害陽之心。而盡稔其陰邪之禍。猶密雲不雨。以自西郊而起也。蓋陰陽和而後成雨。若雲陰物。而又起於陰方。則是純陰。而不得陽以爲之和。其氣雖密。亦不能成雨。

矣。故以爲象。而占如之。亦陽道可亨之類也。上言陽道可行。下言陰施未極。二意蓋相須也。○本義文王。即西伯也。姜里。殷獄名。在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岐周。見篇首。姜里在東。岐周在西。故云西郊。史稱商紂十一祀。不道滋甚。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乃囚西伯于姜里。將殺之。西伯曰。吾唯明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十二祀。西伯在姜里。益易八卦。爲六十四卦云。愚按六十四卦。皆伏羲所畫。文王特演其辭耳。不知司馬遷何所本。而云然也。當演易時。雖見囚繫。然小人之在岐周者。尚未得肆其害。所謂畜未極而施未行者。故以爲小畜之時也。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六四一陰。居得其位。而上下五陽皆應之。小人在位而衆賢受制之象也。故曰小畜。柔即小也。應即畜也。又爲所畜者小之義。不取二體者。孔子之易。又與朱子之易不同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剛以人言。中以位言。所謂居中用事者也。故中字連志行爲義。○內有剛健不屈之操。而外有巽順善入之道。以正人君子之類。而遇任事行道之時。其德與勢。皆有可爲。是以不爲陰所畜而得亨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尚上通。往者。陽之往。施者。陰之施。○陰畜未極。故陽之
勢尚進。陽既尚進。是陰之施未行。蓋陰陽二者不容兩
盛。故其為辭如此。然語實相發。亦總釋卦辭之義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懿。美也。文者德之發。故曰文德。威儀文辭皆是也。○風
行天上。畜物不久。小畜之象也。君子法之以懿文德。使
使容。止有度。言語有章。以為一身觀聽之美而已。故亦
謂之小畜。要之細行不矜。終累大德。亦君子所不可无
者。故特就此以發其意。非謂止於小畜。而不務其遠大
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全象演義卷之二 小畜 三十五

爻而占也。復。自下而復於上也。陽本在上之物。故其上
進曰復。自由也。道。謂正道。○初與四為正應。而體乾居
下。得正遠陰。故能重道義。慎名節。以復於上。而不亂於
小人之群。復而由道者也。占者如是。則无降志辱身之
失。而有直已行道之善矣。是以不至於咎。而得吉也。史
氏曰。處小畜者。不可以不復。求復位者。不可以非道。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復而自道。則人不能拾其短。而肆擠陷之奸。已得以乘
其機。而展康濟之術。以義揆之。當得吉也。若求免於小
人之畜。而以他道行之。則雖能復。亦不足以言吉矣。

九二。牽復。吉。

爻而占也。○二亦在上之物。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與
初同德。故能連類而復。不為所畜。亦復自道者也。占者
如之。其吉宜矣。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在中。在下卦之中。有中德也。○初復自道。固不自失矣。
二之牽復。以其在中。則亦不為利所誘。威所迫。而失身
於小人之群矣。何自失之有哉。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輻音脫。

象也。輻。輪輻也。夫三妻四。陰陽之象也。反目。謂爭競也。
人相爭。則反目而視。故以爭為反目也。○九三陽類。亦
欲上進。然剛而不中。既无自守之節。而迫近於四。又多

全象演義卷之二 小畜 三十六

比睽之情。是以雖非正應。而以陰陽相說。為所係畜。則
必不能進。復如初二矣。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則
必欲進。不肯偃然屈伏於其下。而與之爭。故又為夫妻
反目之象。夫既不能進。而與之比。又不能處。而與之爭。
比為失義。爭為失和。皆非道也。安能免於禍乎。爻象如
此。占可知矣。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不能自守。與陰相悅。故陰得而畜之。猶夫不能正
室。刑家无法。故妻得而制之也。若剛中正如初二。則不
至於此矣。蔡氏曰。反目由於說輻。君子所當戒也。○本
義所引程子之言。即是易傳。然不曰程傳。而曰程子者。

隨意成文。非有他義也。後多倣此。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去上

本象以戒占也。有孚。言得人之信也。○易爻取義。本无定在。故小畜之卦。自乾體言。則四獨為小人。自巽體言。則乾皆為強暴。其不同如此也。四以一陰畜乾三陽。本有傷害憂懼之象。然以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五上二陽信而助之。又有有孚。血去惕出之象。故戒占者。亦能有信。以得陽助。則雖畜天下之至健。而身可无傷。心可无懼。自无不勝之咎矣。於此見濟事本於得人。而感人又本於信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全屬演義卷之十 不畜

獨舉惕出。以該血去。省文也。上謂二陽。合志。即有孚也。

○四能有德。以異於人。則上二陽與之。合志以畜乾。而不患於力之不足矣。是以得免於憂惕。而血亦可去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攣力

爻也。攣。維係也。有孚。攣如。謂五之信。與上下相攣固也。以其鄰者。左右其鄰。以行己意也。泰卦放此。○三陽上進。其勢已盛。非有同體之人。不能畜也。而九五居中。所存信實。既足以感人心。而與上下合志。不悉離矣。且居尊位。其力富厚。又足以屈群力。而使上下協從。无所違焉。以是畜乾。何所不克。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言既有孚。以相攣固。則不獨以富厚之力。使人而已。心重於力。故其釋辭如此也。若專以力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何以成畜乾之功哉。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幾上
象而占也。處。如處暑之處。止也。德為虛位。有吉有凶。故陰亦謂之德。蓋凶德也。載。猶滿也。俗所謂滿載是也。婦。月。皆陰屬。望。月與日相望也。後漢書律歷志云。分天之中。相與為衡。故謂之望。言日月相對。其平如衡也。月既望。則將衰。幾望。正向盛之時也。征。行也。○上九陽爻。而居巽體。亦陰類也。在卦之上。畜道已成。非畜未極。而施未行之時矣。故陽見畜而與之和。是不雨者。既雨。陽至此而不能進。是不處者。既處也。所以然者。良由陰德之盛。陽不能制。而反尚之。使其積盛。以至此耳。然陰加於陽。非理之宜。故雖正亦厲。而陰方向盛。勢必于陽。故以征則凶。所以抑小人而教君子也。其旨深矣。○蔡氏曰。丁謂之入。相寇準尚之也。楊畏之用事。呂大防尚之也。

全屬演義卷之十 不畜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疑。疑慮也。○大意與爻辭同。蓋即既雨既處之故也。當此之時。行有所疑。則惟隱處以避之耳。若更妄動。豈能免於凶哉。

三三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音

占也。虎尾咥人。占之象也。咥。齧也。○以兌至柔遇乾至剛。而踵其後以圖進。非所履而履之者也。故其卦名為履。履剛而進。當有危道。然能和說以處之。則溫厚和平。自有以戢強暴之心。而免傷害之及。猶履虎尾而不咥人也。以是求進。尚何往而不通哉。卦言履之危。占言履之善。開物之意深矣。

彖曰履柔履剛也

八卦所屬。剛柔各四。然唯兌為至柔。乾為至剛。以五柔而履至剛。不敵甚矣。故特以履名之。言履非所履也。胡氏曰。所履者乾也。履之者兌也。兌有易陵之勢。乾有能

兌之兌。是以謂之履也。○按本義。諸卦皆曰卦體。此獨

云二體者。蓋以破孔氏專指六三之說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音

應乾危道也。說則容色溫厚。而望之者怒消。辭氣和平。而聽之者忿解。強暴可化。仇怨可平。雖危而不傷矣。馬氏曰。所謂說者。非邪媚以免禍也。恭順而不失其正焉耳。○按本義。諸卦皆曰卦辭。此獨云彖辭者。以彖連卦名。欲以別之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疚。病也。○以九五爻釋卦辭。帝位之危。有如虎尾。所謂遺大投艱於朕身者也。五有剛健中正之德。而往居

之德與位稱。无所愧怍。則其德業之盛。著於四方。自有煥然顯著。而不容掩者矣。亦履危而得亨之意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民猶人也。兼上下而言。○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履之象也。天下之民。亦有上下。上則庶士公卿。下則農工商賈。二者盡乎人矣。辯乎上者。度德授位。就上之中。而別其尊卑之等也。辯下則但使所享有限。不混乎上而已。於以使上安其位。而薄德者不敢有出位之思。下安其分。而无德者不敢有非分之望。君子制作之意如此。是以禮達分定。而天下无不治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爻而占也。素。向也。履。行也。謂平素之所行也。○初九陽剛。既能勝己之私。在下居初。則猶守己之志。故其所行

无非素履。而凡富貴利達。舉不足以移其心。中庸所謂不變塞。孟子所謂達不離道者。皆是也。以是而往。則上不負其君。下不負所學。而咎可免矣。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願。謂心之所欲。○君子窮居。莫不各有自負之志。是則所謂願也。即素履之蘊於心而未行者也。及其既達。而率循之。正以獨行此願。而致君澤民。无負於初而已。若以爵祿榮遇之。故。而變其心。則豈行願之謂哉。必言獨者。確然不願乎外之意。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而占也。道猶路也。履道所行之路也。坦坦平易貌。幽人隱士也。○九二剛中有可行之德矣。然居下无應。未為特用。是其所行之道平易坦直而无是非寵辱之危。履道坦坦之象。幽獨守貞之人也。故唯幽人遇之。乃得潔身之正。而有自得之休。苟非其人。則不足以當此占矣。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二有中德自守以道是以爵祿不入於心而安定不亂幽人之行貞吉之道也。苟无中德而外物得以亂之則豈隱士之所為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象占而象也。眇目偏盲也。跛足偏廢也。○三不中正。柔而志剛。才德不足而好自用者也。故如眇者不能視而強以為能視。跛者不能行而強以為能行。與和說者正相反矣。以此履乾動必蹈禍。猶履虎尾而咥人也。占者如是其凶可知。然以如此之人幸而得志。是猶武人而為大君。始播其惡於衆。終歛其怨於已。亦歸於咥人之凶而已。安能久居人上哉。○秦始皇帝名政項籍西楚霸王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眇曰能視則明不足以燭微。跛曰能履則行不足以致遠。位不當者不中不正。无虞危之道也。柔志剛者凶暴不仁。无君上之德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也。愬愬驚懼之貌。○四不中正而近九五。是以太過之臣事英明之主。若履虎尾者然。有危道矣。然以剛居柔。因危知懼。為能反三之行。而忠順不失。以事其君。故終可免於害。而有得君之慶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履危能懼。可无所傷。是以得君之志行。而免疑忌之禍也。所謂終吉者如此。

九五夬履貞厲

爻而占也。○九五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恃才勢之備。遇將順之臣。則於天下之事。必有決行。而不顧夫義理之安者。夬履之象也。雖使所行合於正道。然不詳審。則无以用天下之防。而蓋後世之變。亦當有危。況未必正乎。古昔聖王行政。不敢任一已之見。而必集衆人之議者。非過為疑慮也。為是故耳。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位謂所居之處。正以才言。剛中正是也。當以位言。履帝位是也。兌卦放此。○正則有可為之資。當則有能為之。幾以此自恃。是以決行而无謹審持重之心也。漢之武

帝。唐之宣宗。正坐此弊。故特著以爲戒。所以憂治世而危明主也。其慮深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占也。考。稽卜其後來也。祥者福之兆。旋者善之周。元吉。即大吉也。與他處不同。○上九在卦之上。爲履之終。故言感應自然之理。蓋當凡事既終之時。吉凶雖未可驗。而其祥兆。則已有可考者。故占者於此。當視所履。以考其祥之何如。必所履者。盡善盡美。无少虧欠。然後有以承百福而得元吉。若猶不能无毫髮之未善。則不足以語此矣。蓋吉凶禍福。非自外至。有不必考之於天。而但當反諸已者。學易君子。亦尚慎所履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必言在上者。見其爲履之終也。大。卽元也。慶。卽吉也。○言其旋末。易能故元吉未。易得。若能得元吉於所履之終。則是非常之福。自天申之也。豈特尋常之慶而已乎。

釋解

指月錄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二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三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三三 坤上 歸妹 三三 震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卦而占也。○下乾上坤。二氣相與。雖欣交通。泰之義也。故其名爲泰。以卦體言。坤往乾來。以卦變言。六往九來。小人退聽。而君子用事之時也。占者有陽剛之德。而當其時。則得遂其進。而无陰邪之傷。得行其道。而无掣肘之患矣。卦言感通之義。辭言消長之機。所取不同。而義實相發也。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上下。謂君臣也。○此卽卦名而推廣之。天地之道。升降相求。是以氣交。而化生萬物之氣。无不通。此天地先君臣以開泰也。君臣之間。恩義相洽。是以情交。而興道致治之心。无不同。此君臣後天地以成泰也。蓋乾爲天。爲上。坤爲地。爲下。而此卦體。下乾上坤。故其見於造化人事者如此。皆泰之義也。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陰陽以氣言。健順以性言。君子小人。以人言。○本卦體卦變以廣卦體。有乾坤。變有九六。乾與九。爲陽。爲健。爲君子。皆謂之大。坤與六。爲陰。爲順。爲小人。皆謂之小。

事物雖多。不越此二端而已。但其往來交錯之變。或不能齊。於是始有否泰之分耳。惟若此卦為得其正。故其取義如此也。內陽外陰者。生氣流行。而殺氣潛伏也。內健外順者。義直為主。而邪佞不行也。內君子而外小人者。君子用事。而小人見疏也。此三者皆小往大來之義也。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長上聲。消去聲。

承上文而言。君子在內。則同善相濟。而康國阜民之道。日以長。小人在外。則奸邪失勢。而蠹國害民之道。日以消。當此之時。而有所為。自无不得其志矣。故以此為吉亨之義也。○此與否卦皆廣名辭。以盡其蘊。如乾坤文言。

言餘卦極言之例。非但釋之而已也。蔡氏曰。以造化之本言之。則為相交。以淑慝之類言之。則有內外。然天地既交。則必內陽健而外陰順。上下既交。則必內君子而外小人。意雖不同。而理實相貫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相左右。並去聲。

后。君也。財。與裁同。象已見卦下。此不復解。乃氣化之所以開泰也。天文地理。一而已矣。以其體之自然者而言。則曰道。以其用之當然者而言。則曰宜。然皆出於无心。而又不能自致於用。是以有過不及之偏。而民之生乎其間者。亦无以遂其生矣。不有聖人。孰能財其所過。

而補其所不及哉。財成者。察時之變。經國之野。定人之倫。制物之用。辨其所未辨也。輔相者。用天之時。因地之利。厚人之愛。盡物之利。為其所未為也。然其所以如此者。正以左右斯民。使之各厚其生。各安其分。皆得以道天地之道。而宜天地之宜。爾是以應天致泰之治。非後世所能及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茹音如。又上去聲。彙音胃。

象而占也。茹。茅根也。彙。類也。○初當泰時。而有陽剛之德。與上二陽相連。而進有如拔茅。而其根以類起也。所謂事國。則同心。而共濟者也。占者亦有此德。則可以遂其進。而成輔泰之功矣。○晉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好經術。博學。受業郭公。得青囊書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三陽之志。在於天下。蓋欲贊其財。成輔相之功。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是以類進而得吉也。一涉於私。則是後世朋黨之說而已。何言之可言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馮音憑。

之中道也。○二應五。而以剛處柔。在下之中。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故其占如此。蓋當泰時。人情安肆。若不能容而亟治之。必有不勝其戾者。故當處事以漸。御衆以

寬而有包荒之量也。又人之情安於守常苟非剛勇以振飭之鮮有能自立者。故當決於因革果於舉措而用馮河之勇也不遐遺者。圖隱微之事舉側陋之賢務為遠慮不以既泰而遺之也。朋亡者事不牽於私情人不昵於親故斷以大公雖有所與而亡之也能是四者則剛柔各得其宜而又互相為用我之所行可以合於二之中道矣。治泰之道無以加此故特著以示占也不言吉亨者吉亨可知不假言也。○程傳曰或疑上云包荒下云用馮河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言包荒則下三者在其中矣。舉首尾以該全文亦小象之一例也。光者思慮明審而不昧於久遠之圖所以察此中也。大者規模宏遠而不屑於近小之計所以體此中也。蓋心具乎道道運於心故其相因如此苟為无本中道豈徒行哉。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戒占也平安也陂傾也復來也食享也○三居下極將過乎中天運改革之時也故以夷險之勢言之世道无平而不陂以循環之氣言之陰類无往而不復今雖為泰安保其不亂乎占者於此若能艱危其思慮正固其

施為使心无不敬動罔弗臧以盡保泰之道則人事既脩可以无咎不必預憂陂復之期而長享泰寧之福矣。人定勝天理之常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无往不復古文作无平不陂此姑從今文也。天地謂氣化也際交會之間○否泰交會各有其時三將過中而陰往必復正交會之時也挽回之道在所不容緩矣故有艱貞之戒。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爻也翩翩群飛而下之貌○四已過中泰極而否來矣陰邪得志勢必復合故與上二陰翩然下復不待驅以厚力而其類自相從約以戒令而眾志自相信也君子處此可不早見而預待之乎。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

上卦坤體本皆在下之物今反居上非分所安名雖為陰而失其實矣是以翩然下復以就安而不假於富厚之力也。此與爻義不同蓋以下復為宜而寓抑陰之意其旨深矣。

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此承上文而言三陰之心皆欲下復是以不戒而自孚也。蓋以失實為非則必以居下為願矣此孔子之易與周公之易不同者或泥爻辭本義下復合交之語而欲

強同之失之遠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祉音

爻而占也帝乙商王也歸嫁也婦人謂嫁曰歸祉福也

以祉以此受祉也○五為泰主而虛中以應九二之剛

則是不恃治安不挾勢位而虛心以委其任於賢猶帝

乙居尊而屈已以嫁其妹於下也保泰之道无以加此

故可以受祈天之福而為大善之吉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以柔中之德行下賢之願故能有祉而元吉也自昔人

君孰不以下賢為願特无中德而不能行耳○林氏曰

唐玄宗初任張九齡及入李林甫之譖而恩意遂疏宋

真宗初任寇準及入下謂之譖而貶斥隨至皆由不中

之故耳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而戒也隍城下池塹也師兵也邑我所居也命政令

也告命者脩其命而播告之也○去否之弊而積累以

成泰猶掘隍之土而積累以成城也及泰之終將反為

否則如城土傾圯而復反於隍矣占者於此不可力爭

但當反身自治脩其政令以回之耳然時既否而後為

之既不豫圖又不及遠其命雖正亦不免於吝矣古人

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正為此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當泰之時人情安肆以至政亂而不治是以復於否耳

言雖天運之當然而實人事之所致也治之道无他

焉亦曰告命而已矣

三三 漸 二三 艱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天往小來否反

卦而占也大往小來又本卦以明占也○為卦天地不

交而二氣不通故為否夫泰者人道之常也今謂之否

則三綱淪九法斁非復人道之常矣得此占者不利子

君之正道義以大往小來其時與泰正相反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

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此推卦名及匪人之義也上下不交則政令不行而天

下亂故曰无邦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

子道消也

剛柔以質言○此推大往小來之義內陰外陽者殺氣

用事而生氣退藏也內柔外剛者邪媚成質而嚴毅不

能也內小人而外君子者小人在朝而君子在野也消

消即不利之謂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辟音避

榮榮之也謂以祿加之也○象義與卦同君子當否出

必有禍故但斂其道德之光以辟小人之難使夫名譽

不彰。徵辟不至，而人不得榮之，以祿也。聲光若見，則人得而榮之矣。豈辟難之道哉？班固譏龔勝為黨膏，意正如此。項氏曰：不可榮者，言不可得而榮，非戒其不可也。○或曰：儉德辟難，何也？呂氏曰：知也。然則孔子之栖栖者，愚乎？曰：君子道其常，聖人處其變，未至聖人之地，而欲為聖人之用，鮮不及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象而飛也。○當否之時，三陰並進，故為此象。而初惡未形，猶或可反以歸於正也。使能變其妨賢病國之心，而為薦賢為國之舉，則位可長保，而行无不通矣。轉移之機雖微，而始終之極頓異，為初六者，可不勉哉。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君子之進，志在為君，非若小人，但知有身而不知有其君也。小人而變為君子，則亦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故可以得吉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爻而占也。○六二陰柔中正，為能包容承順乎君子，而不遽傷之。小人之善者也。在小人如是，則名節可完，身家可保，而得吉。其在大人，則當安守其否，不為所浼，而後道亨。若姑與其相容之迹，而不察其實有不然之心，至於失其所守，則駸駸然受害而不自知矣。蓋小人之真者不足畏，而其不純乎小人者最可畏，故其占如此。

嗚呼，嚴哉。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不以包承之故而自混於小人之羣，故身雖否而道亨也。○林氏曰：蔡邕之於董卓，是亂羣也。

六三包羞。

爻也。包羞者，包藏傷善之心也。小人傷善，其心亦必有不安者，故以羞言之。○六三陰柔，小人而有傷善之心者也。然无得位之勢，又无中正之才，雖有是心，亦不能發於外矣。故為包羞之象。若終隱而不發，亦可免於凶咎。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既失其勢，又短於才，是以志於傷善而未能也。然味其語意，實非鄙其不能，猶幸君子之有此耳。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占也。有命，以時言。无咎，以人言。疇，與儔同類也。離麗也。附麗於四，以受福也。○四當否塞過中之時，而有不極其剛之德，否可濟矣。占者得之，則為氣化將泰而有命可乘。人事合宜而動，无所咎。於是承天之休，轉否為泰，而疇類三陽，或休或傾，皆獲其福也。豈特一身之慶而已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志謂濟否之志。○當否之時，人皆願治，特以沮於氣運。

之未通。局於才德之未善。而不得遂耳。有命无咎。則天人相濟。而志无不行矣。疇類之福。不言可知。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繫音計。苞音計。

爻占而戒也。休息也。其者危。其將然之辭。繫結縛也。苞叢生也。叢生之桑。其根深固。故以此為堅固之象。○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居尊位。為能休息天下之否。以致夫泰。大人之事也。故亦必有德位如五之大人。乃可以當此占而吉。然禍患每主於所忽。才力不可以自恃。一或不謹。必有不能善其後者。故當常存危亡之憂。而審其保治之具。心无時而不危。行无往而不慎。如此則制治保邦之道。无所不至。而所復之泰。如繫苞桑。不可

全周易叢書卷之三

一八否

十一

拔矣。然既曰大人。必能如此。聖人特以是致丁寧之意耳。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皆此意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當去聲。

位。猶居也。正。以德言。當。以位言。○九五有德有位。故為大人。而有休否之吉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爻而占也。傾。覆去也。○上否極。有復泰之會。九陽剛有濟否之才。故能傾其否。而盡平之。不若休之。猶有漸也。前此未傾。故先否。其後既傾。則有喜矣。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至於極。其勢必傾。豈有長否之理乎。故得因此以成

濟否之功也。此專指時而言。與爻義稍不同也。

三三乾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占也。野。郊外之地。占之象也。○以火遇天。其性同也。以二應五。其德同也。又以五陽而與一陰。其情同也。故名其卦曰同人。夫同人之道。貴乎至公。而上體乾行。則能公之義也。故占者能廓然无我。隨其所處之地。所接之人。皆與之同。而无私。既偏黨之弊。則同心者多。協力者衆。可以致凡事之亨。而濟所遇之難矣。然大同之道。貴乎得正。未有不正而得為大同者。為卦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則又貞之義也。故其所以為同者。又必合乎君子

全周易叢書卷之三

一八同人

十一

之正。既不徇乎非道之悅。亦不苟為勢利之交。乃為于野。而亨且利涉耳。苟為不然。豈大同之道哉。按本義云。以健而行。故能涉川。蓋泥象傳。乾行專釋利涉之義。而為言也。然傳舉卦辭。連上二句。則兼釋亨利可知。本義所云。殆一時未定之見。而不及改耳。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以卦體六二言之。陰居陰位。德之正也。在下之中。德之中也。二有柔中正之德。而應九五剛中正之君。同心同德。彼此无間。此所以為同人也。按本義釋卦名有三義。而象傳獨以二五言。孰謂朱子釋經。純用孔子之易哉。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此以卦德釋于野亨利之義。言同人之道貴乎公。而
人之公本於健。今以乾行則剛明正大。而有于野之公
矣。是以亨且利涉。而非以乾行專釋利涉也。學者詳之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此以下釋利君子貞也。天理昭著。不蔽於私之謂明。天
理周流。不屈於欲之謂健。中正者。在我有純粹之德。有
應者。在人為同德之交。內外物我皆一於理。如此則其
所以為同者。是乃道義之合。而非朋比之私矣。故以為
君子之正道也。

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此君子以道言之。文明以下四者是也。○天下之理正
而已矣。人同此心。心同此正。故唯此道為能不拂乎人
心之同然。而親疎遠近。无所不通也。此大同之道。亨利
之本。故特詳之。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同人之象也。人以族聚而為之類之
殊其名。分其職業。使親疏貴賤。各止其所而不紊也。
物以群分。而為之辯之。察其體性。別其材質。使飛潛動
植。各遂其生而不雜也。二者皆審異之事。蓋能如是。則
人各從其類。物各從其群矣。致同之道。豈外是哉。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而占也。門謂門外。○當同人之初。而以剛在下。又无

係應。故能同人于門外。而无偏主私。昵之情。是不問親
疏遠近。而惟賢惟德。即與之同者也。但比于野為差狹
耳。占者如是。則得同人之道。而无失人之嫌矣。何咎之
有。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同人于黨。故人得指其私而訾議之。若出門同人。則公
道得而人心服。其與同者。固感其誠。而不同者。亦諒其
心矣。又誰得而咎之哉。言无人咎我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爻而占也。○二雖中正。而應九五。獨與之同。是為情有
所係。心有所偏。而不能大同。所謂昵近而遺遠。就親而
棄疏。與于門者正相反矣。若此者。所感不公。所應亦狹。
為可羞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卦名同人。本由於此。此
又別取一義。而以吝言之。與卦自不同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所同私狹。而不公廣。吝之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吝。
象也。戎。兵也。莽。茂草也。高陵。阜之大而高者。興。起也。○
二五正應。九三過剛。不中以處其間。而上復不應。志欲
奪二。而懼五之攻。故伏戎于草莽之中。而升高遠望。以
為之備。然義既不正。勢又不敵。故雖三歲之久。亦不能
興。而終於隱伏也。此爻之象如此。而凡圖非已有。雖勞

无功其為戒深矣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敵猶當也剛指五安何也○懼五見攻故伏兵以敵之

也夫下欲同二義既不正上欲當五勢復不敵安能行

乎甚言其无益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而占也乘者居其上之謂墉城也三之象也攻取也

謂隔三以取二也○剛不中正又无應與欲同於二而

為三所隔故隔三而攻取之乘其墉之象也然以其居

柔剛而不過為能自反於理知攻二之非正而不恃勇

以奪之故又有弗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改過遷善而

災害不生其吉宜矣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弗克故困則即義也謂理之不可踰者○四既乘墉則

非力之不足也特以二非正應義不可攻而自止耳制

於義而不得通乃反歸焉則可以免禍矣故吉也三屈

於義又屈於力四力有餘特屈於義耳故傳於四獨以

義言之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號平聲 咷音桃

象而交也號咷大呼而哭也○五剛二柔皆以中正相

應乃義理之公同心相得者也然伏莽乘墉始有乖異

之勢而正應難間終有會遇之時故在同人為先哭而

後笑也然二柔弱而易凌三四剛強而難克故五必奮

剛勇之勢以勝間隔之人乃能不為所奪而得與二相

遇耳言所以後笑之故如此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

先先號咷也孔氏以為象略號咷之字是也中以德言

○五以剛中而應二之柔中其理本直乃為三四所間

故不勝其憤抑之心而至於號咷也明其情之不得已

也

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言克三四乃得遇二也蓋不能勝間隔之人則義理之

同鮮有不為所奪者故必假勢以伸其理而後得相遇

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而占也○卦取同人非絕人以為同也上九非可同

之地无可同之人則絕人逃世而非同人之義矣故在

同人為于郊也然既无所同則亦无所累故其占為无

悔也蔡氏曰二之吝三四五之爭皆起於同人之故故

上亦可以无悔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當同人之時以同人為志者也既无所同誰與助益故

其志為未得也蓋同人則亨而利涉不同則志未得故

人雖不可苟同而亦不可不同也

三三 乾上

大有元亨

占也。此元亨與他卦不同。謂大善而亨也。○火在天上。照臨萬國。大有之象也。六五一陰。五陽應之。大有之義也。故其卦為大有。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故占者有其德。則禮樂刑政。極其精當。而推之四海。无所不通。可保其有於无疆矣。此王道之極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六五居至尊之位。有大中之德。而致有之道。无所不備。由是上下五陽。皆來應之。百辟從今。四方順則。而无有強梗。奸其間者。是其所有。極於至大。而无外也。一統之

全周易演義卷之三

大有

十七

盛。王業之隆。无以加此。此所以為大有也。蔡氏曰。中一也。而曰大中者。以大有之時。而居尊位。故其中亦為大中。言非尋常之中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德。謂卦所具之君德。兼下文德體而言也。天者。理而已矣。應天時行者。述天理而時措之。非時行之外。別有所謂應天也。○此言卦有人君之德。內乾剛健。外離文明。則神謨雄斷。而睿覽聰明。所以運天下之權。而察其幾德之體也。乾體為天。六五應之。則動與天俱。而行合時宜。所以敷憲天之政。而協於中德之用也。蓋能如是。則有以盡制作之善。而極推行之通矣。是以其占元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象義與卦同。所有既大。善惡不齊。无以治之。則釁孽或萌於其間。而有自此壞矣。故以惡者蠹吾有。則刑辟以遏之。而使不得售其奸。善者輔吾有。則爵賞以揚之。而使得行其志。二者懲勸之常典。御世之大權也。若此者。非以私好。惡行之也。不過順天休美之命。而遏其所本无。揚其所固有者耳。蓋能如是。則人皆樂於為善。而不敢為惡。何大有之不治哉。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爻而戒也。害謂患害。驕侈所致之禍也。匪咎。猶言无咎。○大有之時。民物豐盈。驕侈浸生。而禍隨之。易涉乎害。

全周易演義卷之三

大有

十七

者也。然初九陽剛。有能守之德。居下。无尚大之心。无應則不溺於私交。在初。則未履乎盛滿。是猶未變其敦本之心。而動其驕奢之欲。是以未涉乎害。而得无咎。其初固已善矣。然或恃其无咎。而以易心處之。則私欲投間。將有漸入於害而不自知者。故當艱難以處。持守加嚴。以塞其源。而防其漸。乃能不至於害。而終得无咎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當大有之時。而居初。初心未變。是以驕侈未萌。而不涉乎害。蓋專舉一義而言也。林氏曰。此條文勢。雖與比初同。而義實有異。蓋比初有孚及盈缶。皆本文之辭。而此爻以陽居下。及无應三義。乃朱子之說。讀者不可援彼

而例此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而占也。○二以剛中之才德。而承六五之倚任。文武兼資。內外聽命。如有強壯之車。而以之載物也。占者有所往而能如是。則任重道遠。不至撓敗。而可以无咎矣。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積中。謂積物於車中也。○言九二才德之強。受任於身。而不至傾敗。猶壯大之車。積物於中。而不至傾覆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時蹇。

象而占也。○三居公位。而以剛正之德。遇下賢之君。凡有益於治有者。必盡其誠而上獻之。啓沃陳告。一无所

全書通義卷之十 大有

十八

隱。猶為公者。隨時隨物。而以朝獻于天子也。然亦必有是德。乃能當之。若有公侯之位。而无剛正之德。是謂小人。而謀猷不足。以上陳。雖得此占。亦弗克矣。光武功臣。皆封。而與謀政事。唯命三侯。即此意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言公用亨于天子之象。唯君子足以當之。若在小人。則非所利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蹇音。

爻也。○四當大有之時。處近君之位。君執柔而臣用剛。勢位逼矣。宜有咎也。然以剛居柔。不過乎剛。故能常存謙抑之心。而不為專擅僭擬之事。其視功業。皆五所有。

而不敢居焉。則位雖逼而分不踰。勢雖隆而權不重。上安下從。无咎宜矣。占者得之。亦當如是。○陳氏曰。周公位居冢宰。而嗣王不忌。孔明身都將相。而後主不疑。用此道也。

象曰。匪其彭。明辯哲也。蹇音。

言由明辯哲然。故能匪彭而无咎也。所明辯者。君尊臣卑之分。虧盈益謙之理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爻而戒也。孔氏曰。厥其也。如。語辭。○五虛中以應九二。而上下歸之。我以誠而任賢。人以誠而歸我。蓋由養賢及民。有以固結臣民之心。而交相孚信。无少間隔。所謂

全書通義卷之十 大有

十九

柔道致治者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又當有以威之。必其明慎政體。總攬乾綱。以補其所不及。則剛柔相濟。恩威並行。可保其有而得吉矣。故因其所不足而戒之。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六五之信。見於任賢。為能感發上下之志。而致其歸。是以交孚而无間也。蓋人君任賢。不過尊德養民二者而已。尊德則臣効順。養民則民用情。此五之信。所以能發

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蹇音。

君能用剛。民乃作畏。若一於柔。則人將易之。而玩法行奸。无所畏備。所有雖大。安能保乎。故必威如而後可以

得吉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爻也。占亦如之。祐助也。程子曰。吉自己然者言。无不利。以將然者言。後凡言吉无不利者。放此。○惡盈好謙。天之道也。人惟自負所有。而縱慾簡賢。是以行悖乎天。而危亡立至。獨上九以剛居上。下從六五。夫五厥孚交如。信也。而上能從之。是履信也。謙已下人。順也。而居上從下。是思順也。五柔居中。賢也。而上能從之。是尚賢也。滿而不溢。合乎天矣。是以天心悅豫。而保助之。使其身无不安。行无不利。而長亨大有之福也。此卦以上為君。而以五為賢。與他卦自不同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之上。盛極當衰。宜有凶矣。而此云獲吉者。實由行與天合。得天之祐故耳。明非僥倖以致之也。蓋信順者。天之理。履而思之。則與理為一。賢才者。天之命。尊而尚之。則與命相符。是以自天祐之。而得吉也。

謙亨。君子有終。

占也。○為卦以艮遇坤。內止外順。心不肆而行不驕。謙之意也。山屈於地。以至高而下至卑。謙之象也。故其卦為謙。其占亨而有終。蓋謙者。人情所與。當有亨道。今雖不居其有。而所有之實。終不得而掩焉。故今可以得亨。

而後又當有終也。必言君子者。有終乃君子之道。知君子之有終。則知小人之无終矣。蔡氏曰。始雖卑而終益尊。始雖晦而終益光。是有終也。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上卦。濟。謂濟物。○此釋卦辭。王氏曰。天氣下降。以濟萬物。天之謙也。而化育之功。光明著見。則亨矣。地勢卑順。處物之下。地之謙也。而其氣上行。以交於天。則亨矣。造化且然。況於人乎。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以眾理發明有終之義。天有日月寒暑之消息。地有山川陵谷之變遷。榮悴禍福。則鬼神之柄。愛憎予奪。則眾人之情。莫非隨其盈謙之異。而各施焉。招損受益。皆其自取。夫豈容心於其間哉。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此承上文人道而言。有終之義。言人能謙。則隨所處而獲伸也。蓋居尊者。其德本光。又能守之以謙。則人皆仰其厚而愈重之矣。其居卑者。分雖易踰。然能處之以謙。則德有以過人而莫之踰矣。是則所謂君子之終者。蓋皆本於人道之所好。而不病於位望之不同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裒。音拊。稱。哀損也。益。增也。寡。少也。稱。如稱家有無之稱。言各當其

可也。物指人已而言。○以地之卑。蘊山之高。內克實而外欲然。謙之象也。人惟上之心多。下人之心寡。是以所施每失其平。而不得為謙耳。君子哀損其多。不見在己之有餘。增益其寡。不知在人之不足。於以稱乎人已之宜。而平其施。使多寡之間。各適其可。而無偏勝之弊也。蓋待已宜卑。哀多所以稱已之宜。而平其施於待已者也。待人宜厚。益寡所以稱人之宜。而平其施於待人者也。君子之謙如此。豈復有自亢之悔哉。○本義亦字。承彖辭本義而言。明其意有二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爻而占也。用涉與利涉不同。言用謙以涉難也。吉即利。

字之意。○初六陰柔。又居下位。以能謙之資。執處下之道。謙而又謙之君子也。占者用此道以涉難。則圖謀者密。協助者多。亦能有濟而得吉矣。况居平易之地乎。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王氏曰。牧養也。爻以行言。此以心言。○卑以自養。心不上人。所謂謙謙君子者也。蓋人之德。係於所養。若能自養於禮讓之中。則客氣日消。圭角日化。而凡處已應物。自無矜肆之患矣。是以謙而又謙也。○張氏曰。今人往往反以驕矜為養氣。此特客氣。非浩然之氣也。

六二。鳴謙貞吉。

爻而占也。謙而有聲之謂鳴。○六二柔順中正。謙德之

盛。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其聞譽彰著。人皆知之。謙而有聲者也。占者如是。則能合乎天理之宜。而得人心之孚矣。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聲聞本於實德。則非矯情干譽之比。是以心无愧怍。而泰然自得也。苟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其心豈自得乎。一云。中心所自得之謙。非勉強偽為於外者。亦通。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爻也。此君子字。屬上文。與彖辭自不同也。○三陽居上而得其正。上下所歸。德位隆而功業著。可謂勞矣。然以在謙之卦。故功雖高而心愈下。有不自知其為功者。勞而能謙之君子也。如此。則功莫能爭。而位可長保矣。周公之於成王。實用此道。故特著之以示人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民猶人也。○服其勞。謙能人之所尤難也。器度廣遠。高出世表。豈非萬民之望哉。揚氏曰。萬民服者。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也。王氏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爭功。此服其勞而能謙也。一有矜伐之心。則天下群起而與之爭矣。何以致萬民之服哉。

六四。不克。撝謙。貞吉。

占而戒也。○六四柔而得正。上而能下。亦大臣之能謙者也。以處上下。固无往而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功不

及而位過之則有不容自安者。故當發揮其謙。必使禮貌加隆。言辭加遜。暴著其謙。以示不敢掩然居上之意。然後為得所處之宜耳。九三勞謙。本無見忌之隙。其在於四。自當如此。各盡其道而已矣。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則者。謙之法也。○義理當然。不為過也。蔡氏曰。既无不利而又撝謙。是誠過也。在四處三。則不為過矣。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而占也。○六五居尊而有柔順之德。以謙臨下。人无不服。固有不待富厚之力而能以其鄰者。猶有未服。則為冥頑之寇。強暴之敵。可知矣。五既得人之歸。則宜即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象以伐之。而天討所加。終可必服。且於凡事。亦以得人所與。而无不利焉。不但侵伐之利而已也。微柔懿恭之君。其效如此。為人上者。可不念哉。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侵伐以征文德之所不能服。則非黷武可知矣。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爻也。○在卦之終。為謙之極。極則聲聞於外。而人與之矣。以此行師。固无不利。然其質本柔。又无君位。則雖行師。亦不能布昭聖武於天下。但可征已之邑國而已。蓋謙德可為。而才力不足。則亦不能以及遠。故其辭如此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言上雖鳴謙矣。然陰柔无位。人未信從。故其志猶未得。而至於行師也。惟其如此。故雖為人所與。而可用行師。亦僅征已之邑國而已。爻兼取其鳴謙。此專指其才力。為義自不同也。

三三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占也。侯謂諸侯。○以卦體言。九四一陽。上下應之。豫之意也。以卦德言。坤順震動。為順而動。豫之由也。故為豫。豫以建國。則百姓同心。可以託藩宣之寄。豫以行師。則三軍用命。可以收敵愾之功。故其占利於此也。蓋此二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者。事關眾人。非得其心。則有不可。故必豫而後利也。二者既利。則其小者不足言矣。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志。謂行道之志。○四得民心。其志以遂。下之所以豫於上也。順理而行。動與眾合。上之所以致其豫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如者。順而不違之謂。○豫順以動。言豫之德如此也。夫自念慮之微。以至事為之著。莫非天理。而无一毫智術。參乎其間。則其所行。與天地合。雖遠且大。亦默相之而不違矣。况於建侯行師。乃人事之近。而有違之者乎。甚言其利也。伊氏曰。言順動以得民。則无往而不利。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忒。差也。○以理為樞。二五順布。天地之動无不順也。以故日月不過其度。而四時不愆其期。以道為治。張弛得宜。聖人之動无不順也。以故不假刑罰之繁。而得人心之服。蓋其所以致用者。莫非无心。為之妙。故其治化不勞而成。乃順動自然之符驗也。

豫之時義大矣哉。豫之時義。順動是也。天地所以成化。聖人所以成治。皆不外此。非特可施諸事物之近而已。其時之義。豈不大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奮。震也。作制也。崇高也。○雷伏於地。其聲未舒。及出於地。而後震奮。和之至。豫之義也。先王象雷之聲。取和之義。以作樂。而聲容歌舞之節。无不備焉。則所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者。具於此矣。是以其用之也。涵泳乎情性。而義日以精。消融其渣滓。而仁日以熟。故可因以崇其德。及其用之之盛。則冬至祀帝于圓丘。而配之以祖。季秋祀帝于明堂。而配之以考。亦必以是薦焉。不但可用於閨門邦國而已也。蓋聖人之德。固不待樂而後高大。然其從容涵泳之間。必有聖而不可知者。且其心

亦未嘗自謂已至聖也。史稱伏羲始作琴瑟。以脩身理性。而反其天真。正謂此也。

初六。鳴豫凶。

爻而占也。○初六陰柔。而有九四強臣之應。意得志滿。以誇於人。豫而自鳴者也。占者如是。凶可知矣。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志意滿極。禍之招也。記曰：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爻而占也。于。猶如也。終日。一日也。○卦之諸爻。多溺於豫。而二獨以中正處於其間。世利紛華。泊无所好。是不溺於宴安逸豫之習。而有安靜堅確之德者也。其節既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中正之德。足以自守。而有如石之介。故能敏於見幾。而貞且吉也。若惟耽樂之從。而中无所主。則私欲紛擾。思慮昏塞。事幾雖著。亦不復能知之矣。中庸所謂至誠如神。亦即此意。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爻而占也。盱。張目而望也。盱豫。盱而豫也。○陰不中正。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音

位近於四。故三上視於四。而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為樂。本有悔者也。占者得之。便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致禍而有悔矣。自古及今。未有倚勢弄權而不敗者。象占如此。為戒深矣。按爻辭二悔字。以悔吝言。本義速悔。悔遲二悔字。以悔悟言。所指自不同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德不足以自守。則溺於豫而不自知矣。與二正相反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爻占而戒也。由豫。衆由以豫也。得。謂得於心也。朋。善類也。盍。合也。簪。所以聚髮者。簪之即聚。又為速也。○九四

一陽上下應之。而卦由之以成豫。是使天下各得其所。

文圖演義卷之三

大豫

二十

而民皆由我。以致豫也。如此。則志无不遂。而大有所得矣。然豫可以一人致。而不可以一人保。故必開誠布公。以致天下之賢。而无一毫疑忌之心。則凡與我同類者。不疾而至。如盍簪然。皆樂為我助矣。以此處豫。何難保之有乎。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君子之志。在使天下各得其所而已。今既由我。以致豫。則不孤其行。道濟時之願。而得遂其先憂後樂之心矣。君子所得。孰有大於此哉。吳氏曰。此即象傳所謂剛應而志行者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象也。占在其中。馮氏曰。貞疾。猶言痼疾也。○五柔居尊。

又乘九四。溺於豫而處勢危。是以威權去。已王政不行。

如人有貞痼之疾。迫於死而不得愈也。然以其得中。則

於君人之道。猶有存者。故能僅保其位。而不至滅亡。是

疾雖貞而恒不死也。占者因中以自震。則終可以不死。

矣。周之威報。漢之桓靈。唐之肅代。諸君。大率類此。為人

上者。可不監哉。程傳曰。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

強逼者。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五乘九四之剛。而黨植於下。勢孤於上。以致貞疾。然猶

幸其得中。故能自保。而不至於亡。蓋所謂昏庸微弱。以

文圖演義卷之三

大豫

二十

尸厥位。而无大失。人心之為者。非謂其有中德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爻而戒也。○上六以陰柔居豫極。昏冥於豫。逸樂成矣。

然居震體。則能變動以歸於道。而不復為縱欺之為。故

其象如此。而占得无咎。蓋能改過。乃可以无沈溺之患。

也。○馮氏曰。楚莊王聽伍舉之諫。而罷淫樂。齊威王因

淳于髡之諷。而行誅賞。皆所謂有渝者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在豫之上。故為冥豫。既冥於豫。禍必隨之。其能久乎。惟

動而改之。乃可免耳。

三三豫下 困三三豫下 巽三三豫下 未濟三三豫下

隨元亨利貞无咎

占也。○為卦剛來下柔，此動彼悅，已為主而物從之。隨之義也。既得所隨，則情相通而事可濟，其亨大矣。然必其所隨者本於正道，而非違道甘悅以致之。然後理順心安而不陷於淫比之咎耳。一有不正，則雖大亨，豈能免於咎哉。○本義引穆姜語，在魯襄公九年。初穆姜從居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穆姜答之云：且曰必死於此，弗得出矣。至是果薨。艮之八者，五爻皆變，唯二得八而不變，故謂艮之隨也。按穆姜通公孫僑如，欲廢成公，以及於此，其不足道，然深通占法，而自知不免，則其識有過人者。杜

氏以為辯而不德，信哉。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柔謂二上剛來下柔者，剛居初五而屈於二上之下也。○卦凡三變，皆剛下柔，是以人之剛健而從我之陰柔為主而剛隨之也。以震遇兌，此動彼說，是以我之云為而得人之樂從，震為主而兌隨之也。二者皆物隨之義，亦可以見常分之不足拘，而眾情之无所拂矣。卦之所以為隨者，以此。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釋利貞之義，言貞者，天下同然之理，人能以隨致亨，而又得正无咎，如此，則能合乎人心之同然，而近悅遠來。

莫不響應矣。天下隨之，極言其效也。○三國時王肅字子雍，東海鄉人也。仕於魏，著諸經傳註。

隨時之義大矣哉。

承上文而言。隨之時義正而已矣。所隨一正而天下畢從，故其時義為大也。夫子言此，欲人先識其效之大，而必利於貞，示人之意深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中有雷，因時收閉，隨之象也。君子晝居於外，因无休息之理，及向昏晦，則亦入內宴息，以安其身，使神怡氣清，足為平旦造脩之本。起居有節，惟適所宜，乃隨時之道也。○或曰：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終夜不寢，果嚮晦入

宴息之義乎。丘氏曰：此言君子隨時之義，彼則聖人救時拯世之心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爻而占也，亦戒也。官者成卦之主，指初九而言也。○隨之為卦，本以剛來下柔，此動彼說而成。初陽在下，為震之主，所謂剛來而下柔，此動而彼說者，隨之官也。既有所隨，則心有偏主，而於廓然靜虛之常，有所渝矣。故為官有渝之象。占者得之，當知隨而變常，亦未為害。但得正人而與之，則德進業脩，有益无損，而可以獲吉。又能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聞見日新，德崇業廣，其益愈大矣。故又為有功也。蓋隨人之事，人所不免，特病其失於

濫而限於私。則無以為助耳。故因占而戒之。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既曰有渝，非正莫可。故必從正而後可以得吉也。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隨人之道，大公而已。今既出門以交，則无私昵之偏。而

得隨人之道，是以裨益衆多。德業日起而有功也。若但

一於偏主，則是失其道矣。何功之有哉。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爻也。係，牽係也。小子，童子也。丈夫，成人之稱。○初陽在

下，才德未成，有小子之象。五陽在上，又為正應，有丈夫

之象。是二所當隨者在五，而不在初也。然位有遠近，而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程傳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二既係初，

則必失五。其勢弗得而兼與也。聖人垂戒之意深矣。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爻占而戒也。所求所得，指名利而言也。○四陽在上而

近初陽在下而遠，故三係四而失於初。可謂明於取舍，

而得隨道之宜矣。夫四當任而三隨之，有求必得，固无

不遂之欲。然非正應，則有邪媚之嫌。故又戒其守貞，言

當以道自持，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遂苟於所求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

權既歸已，勢必陵君。故其義有凶也。袁氏曰：其義凶者，

有凶之理而未必凶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

有孚在道，明功也。

言明哲之功也。蓋由中心明達而知為臣之分，與其禍

福之機，是以有孚在道而无僭逼之嫌也。若无所見，安

能知善處之道乎。按爻以有孚在道為明，而此則推其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下，謂初九。○三係乎四，自謂隨得其人，而終身賴之。其

視在下之小子，則固非所當隨者。志必舍之而不隨矣。

即此而觀，乃知二之失五，非其本心，特徂於近而勢不

兩全耳。兩爻得失，於此可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占而戒也。獲得也，謂得民也。孚以心言。道以事言。此二

者，即明也。○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位為大臣，

而德足以稱之者也。占者值之，則隨乎君而得乎民，其

志无不遂矣。然勢陵於五，雖正亦凶。必其內積忠誠，勳

為合道，而以明哲處之，則君不疑而民不倍，可以无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

矣。既得无咎，尚何凶之有哉。○程傳曰：此爻之義，古之

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其次唯唐之郭子儀

平。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

權既歸已，勢必陵君。故其義有凶也。袁氏曰：其義凶者，

有凶之理而未必凶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

有孚在道，明功也。

言明哲之功也。蓋由中心明達而知為臣之分，與其禍

福之機，是以有孚在道而无僭逼之嫌也。若无所見，安

能知善處之道乎。按爻以有孚在道為明，而此則推其

本於明，義雖異而實相發也。

九五孚于嘉吉

爻而占也。○六二柔順中正。臣之美善者也。五以陽剛中正應之。知之深。任之篤。嘉言嘉猷。靡不倍從。而无一毫疑忌之心。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位。猶言居也。正中以九五之德言。○同德相信。自然之理。五惟正中。故能知二中正而信任之。苟元其德。則是非之鑑不明。取舍之極不定。安能信善而得吉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而占也。拘。執也。係。羈也。乃者。更加之辭。維。束縛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居隨之極。是其所以隨人者。情義相維。終始無間。孚誠固結而不可解者也。王者用此誠意。亨于西山。則神亦隨之矣。况於人乎。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居卦之上。隨道之極。故其誠意如此。○蔡氏曰。隨有始終。見於初上。隨有邪正。見於二三。有以臣隨君之道而言者。九四是也。有以君隨臣之道而言者。九五是也。學者合而觀之。則隨之道亦略備矣。

三三巽下 貴三三巽下 井三三坎下 既濟三三離下

占而戒也。○卦體與變。剛柔不交。又其卦德為巽而止。

皆所以成蠱也。蠱極思治。時當大亨。而人事可為之機。在於此矣。故當勇往直前。不避艱險。以救之。如涉大川。乃為利也。然與其救之於既壞之後。孰若治之於將壞之時。故於前事過中而將壞者。則自新以求與壞補敝之端。使不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者。則丁寧以圖久安長治之策。使不至於速壞。如此。豈復有至於蠱者。邪。故特著以示占也。程傳曰。先甲三日。以救蠱也。後甲三日。以備蠱也。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人。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此戒。是以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三五

兼體變而言之。剛上柔下。君亢臣卑。而兩情不通也。專以德而言之。下巽上止。臣諛君情。而庶事以曠也。此皆致蠱之道。故其卦為蠱也。蓋世之治。必以君臣交接與其勵精圖治而成。今既不然。則弊日積而為蠱矣。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雖當蠱時。亦必有治之者。治之而極。至於元亨。則天下將治之機。兆於此矣。往而有事。以求治之。豈非人事之當然哉。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亂極開治。天運之常。必待其極。而後救之。則晚矣。故當豫為之所。而先甲後甲以治之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振作也。○山下有風。披拂摧落。萬物因以撓亂。而將有事於更新矣。蠱之象也。振民者。作興彼之善。新民之事也。育德者。培養己之德。明德之事也。蓋時至於蠱。則教陵谷敗。故治之。莫要於振民而新民之本。必由自新。故振民當先於育德。君子有事。莫大於此。從事二者。則為有以盡治己治人之道。而蠱无不濟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父占而戒也。考者。父生死之通稱。今人但知父死曰考。而不知康誥所謂大傷厥考。心乃指生者而言也。无咎者。克蓋前人之愆也。○初在卦始。其蠱未深。為能因其易濟之機。而承當之。幹父之蠱之象也。占者如是。乃為有子。而考得无咎。然既曰蠱。亦已危矣。不可以為未深。而遂易之。必其知危而戒。善救豫防。然後蠱无不治。而考得終吉耳。苟不能然。豈得為有子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幹父蠱。其意在於承當父事。而置父於无過之地也。蓋積弊為蠱。固前人之所致。而克承前業。實人子之自盡。故又推其心而言之。苟无是心。安能幹父之蠱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而戒也。貞者。自以為正而堅守之也。○五陰居尊。母之象也。而二以剛中應之。能幹其蠱。則是勇於有為。而

治所當治矣。然以剛承柔。則必不免於拂戾之失。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不可任己之才。伸己之志。而至於矯拂以傷恩也。苟或不然。則蠱雖濟。亦不得為孝子矣。聖人之於名分。其謹如此。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二得中道。則无怠事之愆。而行當幹之事。故能幹母之蠱也。此未及釋不可貞之義。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爻也。悔以心言。咎以理言。○三居下體。以承上事。亦幹父之蠱者也。然以過剛不中。則更張无漸。而措置乖。力不免小有拂戾之悔。然幸其巽體得正。可以濟剛而補其不中。人情事體。猶未甚乖。故猶不至於大咎也。曰小有悔。則元大悔可知矣。曰无大咎。則有小咎可知矣。語意蓋互相發。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三幹父蠱。雖小有悔。然巽體則能順乎理。得正則不陷於偏。是以更張有漸。經理有方。而終得无咎也。豈特无大咎而已哉。爻言无大咎。此言終无咎。蓋勉而進之意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爻也。○重陰才弱。不能有為。是以樂於因循。而憚於更

變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而往。立見羞吝。惟當奮迅以救之。乃可免耳。劉氏曰。強以立事為幹。怠以委事為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或疑初六陰柔。乃獨幹而不裕。何也。蔡氏曰。蠱壞之初。柔猶可幹。至四而亦以柔處之。則不復能有為矣。况重柔乎。又問三四孰優。曰。過猶不及。必不得已而行。寧悔无吝。此君子所以重夫剛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言不足以有濟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爻也。占亦如之。○五柔中以應九二。而二以剛中承之。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乃繼世之賢君也。是以能幹父蠱。赫然中興。而善繼善述之譽。自洋溢於中外矣。商高之於傳說。周宣之於仲甫。其事類此。彼自用者。亦獨何哉。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德。謂剛中。○幹父用譽。非五所能。良由九二承之以德。而致然耳。蓋剛以立事。則无卑巽之失。中以善事。則无矯激之弊。以是承君。故能幹蠱而用譽也。然非五之柔中。則二雖欲承之。亦不可得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爻也。不事。事謂臣。其事。事謂道。○上九剛陽居上。而不當治蠱之任。故不委質以事人。而惟高潔以樂道。優游

自得。不累於世。非賢者不能也。故其取象如此。而占當如是。又戒其不可不如是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則法也。○言上之志。清而不汙。可以為後世之法也。○馬氏曰。上九之志。可為法則。是固不離於中庸之道。若夫潔身亂倫。長往太過。則不足以為法矣。

三三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占而戒也。○二陽浸長。勢凌於陰。故其卦為臨。而卦之德。內說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又臨之善道也。故其占大亨。而利於正。蓋當剛長之時。又有德體之善。是以

陰類可去。而陽道大行。然又必守正理。使所行者合卦之善。然後可以得亨。不可恃其既長。而遂妄有所為也。

又以陰陽消息。天運相尋。今雖向盛。然豈終无衰亂之時乎。自復至遯。卦凡八爻。則陰漸長。而陽有凶矣。戒占者思患豫防。而不為无及於事之悔也。聖人所以為君子謀者。蓋如此。吳氏曰。臨。小人者。先自治以服其心。不枉道以招其誘。正其為。勿使有差。謹其幾。勿使或露。夫然後可以免害而成功。此臨之所以必利於貞也。

象曰。臨。剛浸而長。巽上

程傳曰。浸。漸也。○前此為復。陽氣尚微。未有逼陰之勢。至此二陽浸長於下。則雖无意於逼陰。而勢自不可禦。

象曰。臨。剛浸而長。巽上

至此二陽浸長於下。則雖无意於逼陰。而勢自不可禦。

矣。蓋君子之於小人，不容並立，故其機如此。乃臨之所由名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

存主和平之謂說。施為當可之謂順。皆言其從容而不迫也。二有剛中之德，上有得君之助，又言其相須而可為也。臨陰之道，莫善於此。故其辭如下文所云也。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承上文兩節而言。天道者，天理之當然也。當臨之時，又有此善，是以亨非倖致，乃理之所當得，貞非過慮，乃理之所當行也。若與卦背，豈占之所宜哉。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今月為陰，義之消。

指陽而言。消在八月，不待久也。言此以危君子，使預為之備，不可委於天運之自然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教思，教人之意思也。窮，盡也。容保，受而保之也。疆，限也。

○澤上有地，地臨於澤，臨之象也。君子於民，教之而意恩無窮，則義如兌澤之深，養之而容保無外，則仁如坤地之廣。居上臨下之道，何以加於是哉。

初九，咸臨，貞吉。

爻而占也。丘氏曰：咸，皆也。○初陽方進，以逼群陰，有咸臨之象矣。然剛而得正，處得其宜，又臨之至善也。故占者得之，必其所以為臨者，合於正道，而无恃勢用罔之

為，則可以制小人而得吉矣。意與卦同，吉即利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釋貞字之義，言志在行正，不苟臨也。所謂正者，自治之嚴，慮事之密而已矣。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爻而占也。○九二陽剛，徧臨四陰，故亦為咸臨之象。然剛得中而勢上進，則其舉動之善，權力之隆，比初又不同矣。是以陰黨可去，陽道大行，吉而无不利也。占者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本義未詳，不敢強解。時說紛紛，皆不足據。唯謂四陰未肯順從二陽之命，故咸臨以逼之者，略通。然未知其是

否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爻而占也。甘，美也。臨，泄也。與卦名異。○陰不中正，下臨

二陽，小人在位而以甘言臨下之君子，甘臨之象也。以此臨人，必不能動，亦何益之有哉。然制行在我，改過為貴。若能憂其无益而遂改之，則得臨人之道，而无邪媚之失矣。○項氏曰：六三甘臨而无攸利，見君子之難說也。既憂之，无咎。又見君子之易事也。其處已也嚴，故不受不正之媚。其與人也寬，故不治既憂之人。爻辭雖為六三言之，然亦可見二陽之用心矣。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當去聲下同陰不中正故為甘臨然既憂之則咎不久而可免矣聖人所以重改過也

六四至臨无咎

爻也。至猶切也。臨猶親也。謂相臨也。○以六四之柔正。應初九之剛正。而道義相成。意氣相投。是以親厚之情。獨為切至。非若外親而內疎也。既能如是。則倚賴得人。而无孤立之咎矣。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四以柔而得正。初以剛而得正。是以志同道合。而親厚獨至。若非位當。則雖見賢而未必親。雖親而未必篤矣。

安能至臨而无咎哉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知去聲

爻也。臨與三同。謂臨民也。○知者以先務為急。君道以守約為宜。五當臨下之任。而柔中應二。求賢自輔。執簡御煩。是其所以為臨者。乃知之事。而大君之所宜也。以是為政。則已不勞而天下治矣。故吉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乃天理當然之極。所謂中也。然以世主而言。賢者好於自用。而過之。愚者昧於任人。而不及。能行此者。蓋鮮矣。五惟柔中。故能行之。則所謂大君之宜者。即此而在。苟以一人之身。區區自任。以求周於

萬事。必不及矣。夫豈君道之當然哉。

上六敦臨吉无咎

爻而占也。臨義與六四同。○居卦之上。處臨之終。臨人之意。積而至於極矣。是以其與初二相臨也。情義敦厚。久而不衰。則既有得乎同心之資。而又不失乎善交之道。吉而无咎者也。故占者如是。則吉且无咎矣。陳氏曰。表裏如一之謂至。終始无間之謂敦。合二爻而觀之。則相臨之道。亦略備矣。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內謂內卦三陽也。二陽在下。其德可貴。上欲與之相臨。而念念不忘。是以愈久而愈篤也。

三三坤下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顒音同

戒占也。盟薦孚顒。占之象也。○為卦九五在上。四陰仰之。觀之位也。以坤遇巽。為順而巽。觀之德也。又五以中正示天下。觀之道也。故其卦名為觀。其占言君子在上。而欲觀天下者。當守中正之道。而不輕有所為。則責德在已。而可為民表。猶祭者致其盥濯之誠。而未奉酒食。以薦。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也。蓋祭者以誠敬為主。而未及於薦。則其誠敬常存。觀者以中正為道。而輕於自用。則與中正相反。故凡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則為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矣。按祭未有

盥而不薦者。此特借之。以明精一慎重之意耳。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二觀並去聲。

以中正之道示人。而為人所仰者。觀之義也。然必德位

兼備。然後其道有以為基而立。此卦九五在上。大觀之

主。而能順以存心。巽以處事。則其德位。无不備矣。是以

其觀天下也。行之以中。立之以正。於以建皇極於其上。

而使天下有所取法焉。所謂建中於民。表正萬邦者也。

卦之所以為觀者。以此。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上觀去聲。下觀平聲。

釋卦辭。而以其效言之。蓋能如是。則下有所觀感而化

矣。蔡氏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以中正示人。而為人

所仰也。所謂建其有極也。下觀而化者。人皆仰之而歸

於中正也。所謂歸其有極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服者。從其教也。○上天之載。无聲无臭。乃天之神道也。

即此觀之。則見四時之序。運行有常。而神道有可徵之

迹。建中表正。不大聲色。聖人之神道也。惟其如是。是以

天下之人。默順帝則。而神道有无為之功。蓋其所以為

觀者。莫非天理流行。妙道精義之發。故其神化。至於如

此。此觀道之所以為大也。然所謂神道設教者。不過盥

而不薦。有孚顒若之自然。而天下之服。亦即下觀而化

之極致。故又極而言之。實非有兩事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上觀去聲。省察。觀平聲。

風行地上。由歷周徧。巡行觀覽之象也。先王以身率人

固足以道民於中正之域矣。然猶慮夫風土異宜。習俗

異尚。有不能約而同者。故又巡行方國。以觀民俗。而因

民俗以設教典。使同歸於中正之道。亦若風行地上。而

物无不被也。按古者天子五載巡狩。時行方岳。命大師

陳詩以觀民風。命市官納價以觀好惡。皆所以觀民也。

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

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皆所以為觀也。○陳氏曰

神道設教。道之以德也。觀民設教。齊之以禮也。有孚顒

若。則觀之體立。觀民設教。則觀之用行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觀平聲。下同。

象而占也。童者。幼稚之稱。小人。細民也。君子。謂在位之

人。○九五在上。為下四陰所觀。而四陰之觀於五者。則

以相去之遠近。為所見之大小。初六在下。去五最遠。又

以陰柔才弱。所見最近。是以不能振拔。以觀大君道德

之光。如童稚之人。无遠大之識也。下民如此。固不足咎

矣。若在位者。而亦如之。則是才德不足。自棄於時。而可羞

矣。占者不可如是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言童觀乃在下小人之常分非君子之所宜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觀音

象而占也。字書云闕門內視也。陰柔居內聞見未廣如居門內而觀上國之光不可得已故為闕觀之象而其占則利於女子之正道蓋婦无外事乃分之常若在丈夫則非所利矣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居內觀外所見无幾丈夫之醜事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爻也我者彼此對待之稱言以彼觀我也我生謂出於我者。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其於九五大觀之君

不必觀矣

惟當觀吾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耳蓋德无不孚行无不得則進德有未孚行有未達則退是皆已分之當然豈特視時而已哉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道謂進退之道。行通而進則進非干時行塞而退則退非忘世何失道之有哉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爻而占也賓謂賓賢之賓言為王者之所賓也。當觀之時最近於五凡君德之形於制作而煥然昭布於國者四皆得而親見之觀國之光之象也。占者得此利賓于王言當隨其臣庶之分而為朝覲仕進之舉亦如四

之觀光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尚尚之也。君子處世未嘗无尚賓之念而患无際遇之時四既觀光有其時矣則孰有不樂就而尚其所賓者乎必言賓者明君在上以人為政則必賓禮朝覲之臣賓與賢能之士相與圖治而為之臣與士者亦各從而尚之以效旬宣之職而成達道之功非特為寵過之故而已也爻言賓王以觀光此言觀光而後賓義亦小異蓋以互相發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戒占也。九五陽剛中正以君尊位而為四陰所觀固

不必觀其所行而知其為君子矣得此占者觀我德政必其陽剛中正亦如五之君子焉然後已不失德民不失望而可為觀於天下耳。否則是以不肖之身苟臨民上而已豈能免於咎哉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民之視儆係於君身君之得失驗於民俗故夫所謂觀我生者不但自觀而已也必察民德之善惡以驗風化之何如而後觀我生之道始盡善則加勉否則改之乃能合於君子之道而无咎也此義隱微人所未曉故特指而言之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戒占也。其者指上而言。乃上自觀而人稱之之辭也。○
上九陽剛居五之上。亦君子之象也。故戒占者觀其所
行。必其言動可則如上之為。則无負於賓師之任。而可
以无咎矣。○本義主賓謂觀我生。爻為主。而占者為賓
也。觀其生。占者亦為賓。而他人為主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平安寧也。○上當師任。其志未安。故其反觀如此也。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三

觀

四八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三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四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益 三三 巽上

噬嗑 亨 利用獄

占也。○卦體中虛。四陽間之。必噬之。而後合。如有強梗
護邪。間天下之治。必去之。而後和也。故其卦為噬嗑。既
噬而合。則无所間隔。而亨通矣。然間隔者。天下之大害
欲除去之。非刑不可。而卦之德體象變。威明得中。又得
治獄之道。故利用獄。而小則懲誠。大則誅戮。於以去天
下之間。而一其情。亦噬嗑之一事也。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四

噬嗑

丘氏曰。頤頤也。○中虛為頤。四陽為物。必噬之。而後合
故其卦為噬嗑也。天下之勢。何以異於是哉。詳見卦名
噬嗑而亨。

天下之勢。本自相通。而其所以不通者。由有物以間之
也。噬而去之。則无所阻。而亨通矣。聖人傳易。辭不贅而
意自明者。類如此。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
用獄也。當上聲。

分。猶均也。不當位。指六五而言。○以卦體言。剛柔中半
剛。不過暴。而柔不過縱也。以卦德言。下動上明。威足以
斷。而明足以照也。威明兼至。如雷電之合而成章。乃明



動之見於卦象者也。柔而得中，則為六四之進而居五，又得中之見於卦變者也。凡此皆用獄之道，是以一節雖不當位，然其象善如此，則亦可以用獄矣。聖人於此數義，必權輕重而取之，故其辭如此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罰，刑也。法，謂罰之一定者。○雷電二物，交合而見噬嗑之象也。先王為治，以刑弼教，故嘗取電之明以明其罰，而凡輕重大小，各當其罪矣。及其罰之既明，已有成法，則又取雷之威以振勅之，使人有所畏避，且念用法者，無敢玩侮，而得任情以出入也。蓋能如是，則天下之間亦無不合矣。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履音履，校音教。

象而占也。履，猶著也。校，木械也。加校於其足，如納屨然，故曰履校滅傷也。趾，足指也。○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為趾之象，是以不得重刑，而但履校以傷其趾，刑之至薄者也。夫以薄刑加小惡，則能有所懲艾，而不敢為惡矣，故可以无咎也。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趾，人所以行者，既傷其趾，則行自此禁，而不復進於惡矣。此爻辭外意，乃无咎之一義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而占也。膚，謂豕膚，腹下柔軟无骨之肉也。○二當用

刑之任，而居中得正，聽斷合宜，故其治獄為獨易。然以陰柔乘初剛，則不免於心力辭說之費，如噬膚鼎而因以滅其鼻也。然彼既所當治，而已又能善治，今雖小傷終必自服，故其占无咎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二乘初剛，故為滅鼻。若亦以剛處之，則不至於此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无咎。腊音腊，毒音毒。

象而占也。腊，必有毒，謂筋骨之傷也。○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既无剛明之才，又有偏黨之意，以此治獄，反致悖悖，如噬腊肉而遇毒也。占者如是，固可羞吝，然當噬嗑之時，宜治其罪，豈以德之不足而終為我梗哉。故雖小吝而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當音當。

陰不中正，故也。苟使用刑而得其當，則人豈有不服者哉。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乾音干，肺音子。

象而戒也。○九四以剛居柔，寬嚴相濟，得用刑之道矣。故雖治難治之獄，而能得聽訟之宜，如噬乾肺而得金矢也。然刑非易事，用之為難，故當艱難其心，无所忽易，正固其守，无所偏私，則刑必當罪，而天下无冤民矣。故吉也。此為占者設戒，若九四則不待戒也。蔡氏曰：獄訟入金者，欲其實也。入矢者，欲其直也。此皆費之使不輕

訟。若實而直。則訟之所伸。足以補其所費矣。然必上之人聽訟得宜。而後下民願入金矢以求聽。故以金矢象之。下文放此。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陳氏曰。利艱貞則吉者。蓋恐用刑之人有慢易偏私之心。而未光大也。故戒之。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象而戒也。得黃金者。願入黃金以求聽也。必言黃者。中德之應也。○六五柔順而中。有好生之仁。而不流於姑息者也。以此居尊而用刑。人死不服矣。故有此象。然刑獄重事。不可輕為。故必正而无私。永絕偏黨之弊。厲而

能謹。常存欽恤之心。乃能刑當其罪而无咎耳。戒之也。

○或問九四兼得金矢。六五獨得黃金。何也。胡氏曰。周禮獄訟。入金矢而後聽之。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其事大。故出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其事小。故出矢。四於獄訟。大小得兼理之。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書所謂罔攸兼於庶獄是也。故獨曰得黃金。蓋君臣之分如此。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言能貞厲。則刑之所用。皆得其當矣。此所以无咎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何反。何。象而占也。程傳曰。何在頸也。○上九剛惡已極。宜服上刑。又在卦上。當耳之處。故為何校滅耳之象。而其占則

凶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聰。聽也。明。聰也。○不信人言。以至於此。故滅耳以罪之。亦文辭外意。

既濟 坎上 離下

賁 坤上 離下

占也。○賁者。文飾之義。此卦之變。剛柔交錯。又其卦德。文明以止。皆文飾之義也。故為賁。賁雖尚文。然必以質為之本。故辭言文質之理。蓋柔為文。剛為質。柔來文剛。則質為主。而加以以文。蓋彬彬矣。又以離明於內。達乎時宜。二者皆禮之善物也。故亨。若夫剛上文柔。則文為

主。而質反輔之。既失其序。又以艮止。執而不通。豈能大有所往哉。蓋禮行於文質之適均。而窒於文之勝質。達於明哲之通變。而沮於愚者之膠常。故其辭如此。占者當隨所處。而玩其當得之占也。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柔謂六剛。謂九。○此以卦變言之。柔來文剛者。損之二。既濟之五。本皆為九。今三上之六來居之。是以柔間剛也。剛上文柔者。損之三。既濟之上。本皆為六。今二五之九上居之。是以剛間柔也。義見彖下。

天文也。

此承上文而著其有天文之象。蓋柔來文剛。柔交於剛也。剛上文柔。剛交於柔也。天文之日月星辰往來躔次亦不過陰陽相錯而成文耳。故以為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離德為文明。陰麗於陽。而文章外見也。艮德為止。陽極於上。而安定不遷也。謂之人文者。人倫之間。燦然有禮。以相接。截然有分。以相守。亦即文明以止之謂也。此以卦德起下文。不復釋卦辭矣。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化。謂舊而化新。成。謂久而成俗。○觀者。即卦中之天文。人文而觀之也。時變。謂柔文剛。為春夏剛文柔。為秋冬。

化成則文明以止。而天下之人倫定矣。凡此皆不外乎

卦之所具。故觀之。而知其致用之理如此也。蓋時變者。天文之所就。治化者。人文之所成。雖法象之應迹。而其理自有可通焉者。貴道之大。豈不信哉。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光輝照耀。賁之象也。然為山所障。則火亦內明外止。而不及遠矣。故體之者。僅明庶政。而不敢折獄。蓋庶政事之小者。明雖不遠。猶可能也。至於折獄。則人之死生係焉。非視遠惟明者。不足以與此。苟不自分而驟為之。其害可勝言哉。故有所不敢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合上聲

象之象也。○初九剛德明體剛。則有定守。明則有定見。以此自賁於下。守道全節。不為利動。有賁趾之象。是乃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者也。占者自處。亦當如是。○馬氏曰。古之恬退者。自謂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无罪以當貴。豈非賁趾舍車之義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義弗當乘。故舍車而徒也。是豈好勞惡逸。而與人異情哉。取決於義而已。剛則守義固。明則見義真。蓋初之能事也。

六二。賁其須。

象也。須與鬚同。毛之在頤者。二之象也。○六二陰柔當

附九三之陽。又以中正同德。心必相孚。皆无應與。勢必相倚。故二附三而動。凡有所為。惟三是視。猶須附頤而動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與也。上。謂三。與。動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濡音如

爻而戒也。○三以陽居二陰之間。二陰為之奔走服役而已。得以從容安適。无所勞焉。賁之盛。而有潤澤者也。然陰固為陽助。而亦易以溺人。故又當守正不渝。而臨之以禮。御之以嚴。乃能起其敬畏之心。消其陷溺之計。而可以得吉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能守其正則陰不能侮之矣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皤音

象也翰飛羽也○四與初九本相賁者苟得其賁則剛

上文柔而得所助矣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其賁

皤如明不成其賁也然其求初之心甚切而速則不以

三之隔而遠已矣然三之剛正非為寇害特以地近而

求為婚媾耳其應與否則在四之自守何如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當去聲

當猶處也○四之處位遠於初而近於三則初疑可間

而三疑可求故來三之求致初之隔而皤其賁也然位

全屬演義卷之四 八十一

雖可疑而志不可奪若能守正而不與則三之剛正久

當自去必不以攘奪之故而生陷害之謀亦何尤之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戔音

象而占也丘園樸素之地○五為賁主而有柔中之德

是其脩於身措於用者敦尚本實弗事華靡猶不賁于

市朝而賁于丘園者也得賁之道固可嘉矣然陰性吝

嗇則未免失之太儉而不得乎文質之中故又有束帛

戔戔之象是雖可吝然禮奢寧儉終必得吉從古以來

未有儉而敗者故其占如此為人上者可不念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不犯禮下不傷民皆可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爻而占也白賁以白為賁也○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去

浮華而還本真視五為益淳矣文勝滅質之然豈得而

累之哉○伊氏曰觀於此爻則周末文勝之弊周公固

已慮其所終矣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人情厭文志在反質上居賁極極則變而通矣故能得

其反本之志也

三三艮下

利不利有攸往

占也○為卦五陰下生陽將消落故為剝其時固當止

矣又以卦德順時而止故君子而得此占者當儉德避

難不可有所往也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長上聲

柔謂五陰剛謂上九○言剝之義謂陽剝也剝之者陰

也五陰上進干犯乎陽將變一剛而為純陰也小人盛

長豈君子利往之日哉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消息者盈虛之未定盈虛者消息之已成○此亦釋不

利有攸往之義言卦德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其所云不

利有攸往者正觀乎是象也蓋陰陽迭運而君子尚之

故陽息盈而陰消虛則行陽消虛而陰息盈則止惟時所向莫敢或違正以天運使然非人所及故也苟不之尚則違天矣在剝則消虛在陽而息盈在陰安得不順時而止乎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附猶著也上下隨所在而言宅者所居之位○山起於地今反附之類剝之象也為人上者厚養下人以安其位則不至於剝矣

初六剝牀以足茂貞凶

象而占也○牀者身之所處陰之剝陽自下而上漸至於身故以牀為象初六剝始自下能危其道而未能逐

其身能侵其權而未能奪其位故為剝牀以足之象言

剝牀之足也陰始剝陽禍猶未切然其勢必至於蔑貞而貞者常有凶也惟避而去之或可免耳或以凶屬小人固亦一理然以六四例之恐不同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下以陽言○謂剝陽之下而未切其身也意與下同

六三剝牀以膚蔑貞凶

象而占也辨謂牀身之下足之上分辨處也○二陰漸進而上剝陽所處之牀而及其辨矣占與初同此不復

解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剝雖至辨猶未如四之及身則是陰之黨與猶未盛也於危之之中有幸之意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則豈及於禍哉

六三剝之无咎

爻也剝謂剝去也與諸爻不同之指陰類而言○丘氏曰卦之四陰皆剝陽者而三處其中獨與上應不忍黨邪以害正是能剝去其黨者也小人而知有君子故无咎○程傳曰如東漢之呂強是也薛氏曰時方剝陽而所與為應者乃出於其黨類之中占者不幸處此尚无以類同之故而自絕於王哉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下四陰皆以剝陽為事而三獨剝之不與同黨此所以无咎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象而占也膚皮也言剝牀而上及人之肌膚也○六四陰長已盛剝陽而及其身矣君子遇此凶何如哉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災謂陰禍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而占也貫穿也○陳氏曰天道不可一日无陽世道不可一日无君子君子剝盡則小人亦不能以獨存矣故五為眾陰之長當總率群陰如貫魚然而以之受制

於陽亦猶后妃以官人承寵於其君也。如是則君子得行其道。天下得蒙其福而已。亦陰受其賜矣。何不利之有。程傳曰。剝至於五。剝之極也。故更不言剝。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

象曰。以官人寵終无尤也。

陳氏曰。黨邪害正者。小人之罪也。能率其類以受制於君子。則終无罪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象而占也。得輿剝廬。占之象也。碩大也。木實曰果。廬舍也。○諸陽消剝已盡。而上九獨存。則是天地生生之意。未盡滅息。故獨留此以為弭亂開治之人。而善類因以

全周易演義卷之四

未剝

十二

復興者也。故為碩大之果。不為人食。而能復生之象。占而君子則尊居於上。而衆陰承之。若其小人。則必盡去乎陽。而自失所庇矣。二古不並用。則所以為君子謀者。亦未嘗不為小人謀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民。謂五陰。○陳氏曰。輿所以載物。有德君子。尊居民上。而衆陰相與奔走服役。以共載之。故以為得輿也。

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自失所覆。則終莫可為矣。○蔡氏曰。李林甫得志於天寶。而剖棺斷尸。蔡京得志於崇宣。而家无處所。終不可用之訓。豈欺我哉。

三三 震下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音

占也。下放此。出入。讀如出入以度之。出入。疾。憂阻也。朋。謂陽類。○自剝而坤。陽已盡矣。然窮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故至此而陽復焉。既復。則道亨矣。又其卦德。以順而動。為能以道處勢。而不躁妄。以取困。是以已之出入。既无所阻。而同類之來。亦蒙其福。言皆无陰邪之傷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飯韻

此因陽復之期。與其方長之勢。而著占也。蓋陽之復。自姤而來。於卦歷七爻。於時為七日。故以其道之往來反

全周易演義卷之四

六復

十三

復者。計之而知往者。七日乃復也。陽剛方長。道將大行。往而有為。以建功業。則无不利矣。聖人於陽復。喜談而樂道之。故其辭如此。

象曰。復亨。剛反

剛反。故為復。乃亨之由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動。初動也。行。則進而上矣。○以卦德言。一陽初動於下。而以順進於上。是能密察時勢。靜觀義理。而不輕動。以激天下之變者也。如此。則已能自固。人无可乘。而疾咎可免矣。苟為不順。而使小人得以議其後。則已且不免。况朋類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此以卦體發明來復之占也。陰始生於姤。歷遯否觀剝坤。以至於復。凡七爻而陽始生。是乃氣運消息。自然而然。人為不得而與焉者。故以為天行也。七日之占。蓋本於此。

利有攸往。剛長也。張上

一陽既復。其道日長。而為臨為泰。以至於乾。无非陽明用事之日矣。於此有為。何不利哉。○胡氏曰。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蔡氏曰。剛反原其始。既盡則始生也。剛長要其終。既生則漸長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親如

全易通義卷之四 不復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陽主生。陰主殺。故方坤時。肅殺之極。其心不可見矣。至此一陽來復。而无中含有。貞下起元。以肇造物之端。是以觀此而知天地之心。无一息之間斷也。馬氏曰。天地之心。古今如一。而必以為因復而後見者。亦以有不可見之時故也。然其不可見者。非天地之心。有時而无也。特自人之所見言之耳。○程子。即程頤也。其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以生物為心。又曰。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又曰。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頤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此數語者。可謂詳矣。邵子。名雍。字堯夫。宋河南人也。受學於李之才。而其所自得者為多。精於易數以

易名世。卒謚康節先生。所作詩二十卷。號擊壤集。此所引。則復卦詩也。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十一月建子。子初大雪為節氣。子半冬至為中氣也。天心。即天地之心。不言地者。舉天以該地。省文也。无改移者。以數從此起。年年如是。更无差移也。玄酒。明水也。太古无酒。但用水祭。後王重古。故尊稱為玄酒也。太音。見老子同異篇。蓋泛指樂音也。希讀如鼓瑟希之希。謂前音已歇。而後音欲動也。一陽初動。萬物未生。初无聲臭氣味之可見。酒太音也。包讀曰庖。包義即伏羲也。未言復之所復者。端在此時。如不我信。請問包義亦必以予言也。即孟子聖人復起。必從吾言之意。

全易通義卷之四 不復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卦

先王。上古立法之王也。至日。冬至之日。陽復之時也。闕。謂道路之閑。資貨而行曰商旅。客也。后。君也。天子諸侯之通稱。省方。巡省四方。巡狩述職之事也。○雷在地中。靜極而動。特未離平地耳。陽始復之象也。一陽初復。其氣尚微。不安養之。則壅闕而不達。故先王立法。而以至日閉關也。蓋闕者。商旅必經之地。而后之省方。亦由之陽也。養之固。則發之力矣。饒氏曰。推此以往。則政事云為之間。凡可以扶陽抑陰。而參贊化育者。必將无所不

用其至矣。○都氏曰：舜十一月巡守，而此言后不省方，則知巡守者是月也。不省方者，是月之至日也。○月令禮記篇名。秦相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禮家抄合以為此篇。是月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陽爭而未定，故君子齋戒以養其心，掩蔽以防其身，乃所以待其定也。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祗音抵，從示，示示。

爻而占也。祗，至也。○初九為復之主，居卦之初，道心方晦，人心方萌，夫之未遠者也。即能知而改之，以復乎道心之正，而使人心之危者安，初不至於困心衡慮而有悔也。如此，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可以為聖賢而參天地矣。大善而吉，不亦宜乎。蔡氏曰：至明足以察其幾，至健足以致其決，不遠復之事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失未遠而能復，則一身之間動无非禮，而不陷於有過之地矣。乃所以脩身也。程傳曰：脩身之道无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六二休復，吉。

爻而占也。○六二近於初九，而有柔順中正之質，為能下之，取其善以自益，則无困心勞力之苦，而自復於善矣。復之休美者也。德崇業廣，皆由此出，何吉如之。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下，去聲。

以由也。與初四兩爻不同。○初不遠復，乃仁人也。而以柔順中正下之，所謂以友輔仁者，故能休復而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爻而占也。頻，數也。頻復，頻失而頻復也。○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行非馴良，而性又輕躁者也。然在復卦，則均謂之復，特以屢失而復，不能安固，故為頻復之象。過在失而不在復，故雖危厲而亦可以无咎也。

聖人與人為善之心，類如此。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吳氏曰：頻雖有厲，復則能補過矣，故於義為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爻也。中行，與他處不同。謂在眾陰之中，行也。○四為陰黨，而獨與初應，是處小人之中，與之俱行，而獨能不忘好德之心，以復於善者也。雖无吉占，亦可以意會矣。○董子名仲舒，漢廣川人也。嘗為江都榘，事易王。非王問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之云云。且曰：柳下惠有言，伐國不問仁人，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觀之，粵本无一仁也。王曰：善。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初不遠復，乃道之所在也。四之獨復，唯道是從耳。初不係於其類也。

六五敦復无悔

爻而古也敦厚也。○六五居尊而有中順之德當復之時。則是天資純粹。而又以復善為心者也。故其為復也。善心常存。善行常篤。復之堅固而无得失之累矣。占者如之。則人欲淨盡。天理純全。而終身无自失之悔。所謂德能潤身。而心无愧怍者是也。蔡氏曰。无祇悔者。將有悔而不成。悔也。敦復則全无悔矣。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伊氏曰。二之下。仁。四之從。道皆因人而復。非自成也。六五有柔中之德。以此中德而自成於己。无待於外。所以為敦復也。蔡氏曰。中以成其心。則存於內者。不偏不倚。

全易通義卷之四

六復

六

而无一念之不中。中以成其身。則發於外者。无過不及。而无一事之不中。不巳其德。不假於人。所謂自考者也。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爻而占也。災眚皆禍也。自天曰災。自人曰眚。○陰柔非能復之資。復極无可復之地。是乃昏迷於利欲之途。而不能振拔以復於善者也。故為迷復之象。從欲惟危。凶可知矣。而其所謂凶者。天災人眚。沓然並至。用以行師。亦必徒敗師徒。而辱及其君。雖至十年。亦不克征。以雪其恥也。迷復之凶。一至於此。其真可畏也夫。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道貴於能復。若迷而不復。則反乎君道矣。此其所以凶也。上六非君。而此以為君者。蓋居卦上。有君之象。且於迷復為尤著且大也。爻言以其君凶。而此言反君道。所謂孔子之易。與周公之易不同者也。

三三乾上 訟三三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占也。○以實心體實理。而措諸實事。至於吉凶禍福。則惟聽其自然。而一无容心者。无妄之謂也。此卦自訟而變。九來居初。則內實矣。又為震主。則動實矣。故其名為无妄。无妄固有亨貞之道。而震動乾健剛中而應。又皆正而可亨者也。故值此占者。誠能動物。當得元亨。然又必利於貞。所存所發。如卦所具。乃為无咎而得亨耳。一有不正。則是妄而已。眚且不免。而况求所往之利乎。蓋天下之理。惟正而後為无妄。未有不正而得謂之无妄者。故特揭以示占。其丁寧與緊之意。亦深切矣。○史記書名。漢司馬遷所撰。

全易通義卷之四

无妄

九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外謂上畫。內謂下畫。以三畫之卦而言也。為主為震主也。○以卦變言。本自訟卦。九來居初。而為內卦之主。則是道心為主。人心聽命。而所存之无妄也。以卦德言。震動乾健。則是德性用事。物欲不行。而所發之无妄也。至於卦體。以剛中而應柔中。人已交正。同德相合。則又无

偽妄之雜矣。此三者皆卦之善。而象之所謂貞者也。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天命猶臨言天道也。○卦之三善。莫非正道。故其占當得大亨。而必利於正者。乃天命之當然也。蓋必以貞。乃能合卦之善。故為理之所當自盡者。一有不盡。則與此卦。絕不相似。非天理之所宜為矣。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胡氏曰。无妄之往。與泰卦包荒得尚于中行句相似。舉首尾句。而包中間也。不可泥文而失意。孔氏曰。何之之。之適也。○言所以為无妄者。正而已矣。既云无妄。而乃

全周易演義卷之四

无妄

二十一

以不正往。則有妄矣。往將何之乎。蓋以貞者天之命。匪正。則逆其命。而天不祐之矣。行矣哉。言不能行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茂盛也。如豫言殷薦之類。時謂發生之時。萬物兼人物而言。○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而萬物各得其所生之理。以為性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然天能與物以性。而不能盡其性。王者代天理物。則對其時而長育之。各因其性。使之得所。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而贊化育。參天地者。正謂此也。右昔聖王行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生氣方盛。而振乏絕。陽氣發洩。而賜貧窮。孟春優庶老。仲春存諸孤。以至草木萌芽。而禁斧斤。鳥獸孕

字而禁網罟。孟春毋殺胎蟲。始電不焚山木。如此之類。其在月令。皆所謂對時育物者也。張氏曰。天之生物。不違乎時。至誠贊化。亦不違乎時。聖人與天同一无妄。此所謂動以天也。

初九无妄。往吉。

爻而占也。○初九以剛在內。為卦之主。是其心之所存。意之所發。莫非實理之克積運用也。事以誠立。物以誠感。何往之不吉乎。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以誠而行。動與吉會。故行无不得也。蓋君子至誠順理。雖无所望於外。而行有不得。則亦未免有所不足於心。

全周易演義卷之四

无妄

二十一

故以往吉。為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言音餘。

象而占也。穫。收菑。墾。畲。熟。皆治田之事也。○一歲之農。始於耕。而終於穫。三歲之田。始於菑。而終於畲。六二柔順中正。於其分所當為者。隨時盡之矣。至於利害得失。則付之度外。而始終无較計之心。是不圖功於前。如不耕不菑。不計功於後。如不穫不畲也。占者能如六二之為。則利往矣。蓋人惟放利而行。故每因利以致害。若能正義明道。而无計功謀利之私。則自然之應。不期而至矣。不然。亦未必利往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言非為利之故而姑為順理之事以求之也張氏曰義者无所為而為正合此爻之義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繫音

占也或繫以下占之象也邑人指三○六三无妄與諸

爻同而處不得正則其所遇異矣故得此占者當有无

妄之災其象如或繫之牛行人得之而邑人受其災也

蓋邑人本无得牛之妄繫牛亦无典守之責理本不足

以致災然其可疑之迹為或人所誣則其為災實无故

而得者所謂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故以為无妄之

災也君子處此順受其正而已矣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今案周禮卷之四 无妄

牛為行人所得則邑人必受其災矣責不可辭而實非

其罪此其為无妄之災歟

九四可貞无咎

占也○陽剛乾體有能守之資下无應與无可為之勢

故得此占者但可固守其正道恬退以俟而不可有為

則无妄動之咎矣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固守正道不輕有為也蔡氏曰不曰守而曰有者凡物

我不能守則不能為我有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也占亦如之有喜謂疾自亡也○九五以陽剛中正

居尊位而六二又以中正承之於下君臣相得道合中

正內治脩矣寧有疾乎設或有疾而中外之變起於不

虞則是无妄之疾也但當從容安裕靜以鎮之則邪不

勝正而疾自平矣此假設之辭所以深明其无妄也○

伊氏曰舜不治有苗而有苗自格周不戮頑民而頑民

自服正合此爻之義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无妄之疾而復藥之則是生事以擾天下而反傷國家

之元氣戕生民之命脉矣故不可試也蔡氏曰所處既

當則唯自信而已爻言不必試而此言不可試所以為

生事者戒也

今案周禮卷之四 无妄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爻也占亦如之○上九雖非有妄而居卦之極不能隨

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則所以為无妄者尾生白公之

信而已故有眚而无利也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窮者執一不變之謂自居卦之上而言也災即有眚无

攸利也言雖无妄之行亦以窮致災然則君子可无通

變之權乎

今案周禮卷之四 无妄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占也○以艮畜乾非若巽陰之小矣又以陽畜陽畜而

能固亦為大畜之象。又以乾遇艮其德日新亦為畜之大也。故其名為大畜。剛上尚賢以及止健皆非大正不能。而尚賢之君應天之德。又皆可與有為者也。故得此占者。利於蘊蓄以正。使德業皆醇而不雜於異端。不流於霸術也。由是推其所蓄。以見於用。則不食於家而食祿於朝。其道大行。可以獲吉。雖遇天下非常之險。亦能濟之。而无不利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內乾則存諸中者德性堅強。而私欲不撓。外艮則見諸外者。踐履篤實。而光輝宣著。內外交脩。體用兼備。如此則理之得於心者。日新又新。駁入於高明廣大之域。而不自知矣。所以為大畜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三四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上

卦自需來。九上居上。是以德望而居位也。九陽在上。五居其下。是以天子而尚賢也。至於卦德。又為止健。是化強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凡此三者。必大正而後能。故剛上則直已守道以濟時。尚賢則去讒遠色以貴德。止健則道德齊禮。處之有方。乃為各盡其道。一有不正。則進不由道。儀不及物。固不能一日安其位。得其用。而化導无本。區處失宜。又豈能服強暴之心哉。此占之所以利貞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此以卦體言之。君能養賢則賢者宜就其養矣。

利涉大川乃應乎天也。

九二乾體。六五應之。是應乎天也。天者時而已矣。濟事以時為大。君子涵養熟而慮變精。故其設施措置。合乎時宜。而不以人為參焉。是謂行與天合。而以之濟險。不難矣。此涉川之所以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志行

天大无外。而在山中。大畜之象也。所畜之大。必自聞見而來。故君子多識往古之言行。而察言以求其心。考迹以觀其用。使夫萬善咸備。以成其德。則其畜亦大矣。薛

氏曰。君子之多識。凡以畜德而已。豈博洽之謂哉。

三五

初九有厲利已。已音。

占也。大畜諸爻以相應為相畜。故內卦受畜。以自止為義。則以內為君子。外卦能畜。以止之為義。則又以內為剛暴之人。易之不可為典要如此。○初九上應六四。為其所畜。而不可以有為。故其占為犯之而進。則有危厲。知幾而止。則无不利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災謂擠陷之禍。言不犯災而進也。

九二輿說輹。輹音脫。

象也。輹車上伏兔。承輹者也。○二為六五所畜。而所處

得中。為能明義理。識時勢。自止而不進。賢於初九遠矣。故其象如此。

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有中德，則能自止，而无妄動之尤矣。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而占也。逐，馳貌。謂三逐上而進也。衛者，防身之器。○

三與上應，相畜者也。然三健極而不可畜。上畜極而不

復畜，又皆陽爻，同德相與，故三隨上而進，无所沮礙。有

良馬逐之象，是固可幸矣。然過剛銳進，則又不可以不

戒也。故其占為能艱難守正，以致其慎重之道，而日閑

輿衛，益脩其可用之實，則舉无敗謀，動有成績，而得遂

其進矣。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此利往以三所能而言，與爻辭小異。○畜極而通，又皆

同德，故其進而行道之志，與上相合，此其所以利往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牯音谷。

象而占也。○六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然初居下，陽勢

尚微，能於此時而即畜之，與之為善之資，示以肆惡之

禁，使不得逞其剛暴焉。若童牛而加牯也。如是，則上不

勞於禁制，下不傷於刑誅，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大善而

吉之道也。○薛氏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然其初未必

有也。情欲熾則生爭耳。情欲未熾，可以法度防也。古之

止健有法者，當民之未有欲心也。設禮樂以養其中，民習於禮樂，則生讓矣。逮民之既有欲心也，懸刑罰以防其偏，民習於刑罰，則生畏矣。讓則自不爭，畏則不敢爭。猶童牛而遠牯之，不至有角而觸也。此大臣佐君行畜之道也。○福衡見詩魯頌閟宮之篇，學記禮記篇名。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四有止健之心者也。然使上勞而下傷，則雖能畜而心

亦有所不足矣。今不勞力而惡自止，其心乃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豶音賁。

象而占也。徐氏曰：攻其特而去之曰豶。○二陽已進，而

五畜之不若初之易矣。然柔中有善制之道，居尊者可

制之勢，知民之為惡，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授

以世業，教以廉恥，察其機，執其要，而塞絕其本源，如豶

豕牙之勢，牙雖存而不為害也。為治如此，可以化民，故

吉也。○薛氏曰：畜天下之健，不可以力勝也。在得其要

而已。人莫不有健，使之爭者，情也。猶豕莫不有牙，使之

噬者，勢也。豶去其勢，則牙不噬，順遂其情，則健不爭。畜

天下之要道也。上得其要，則下忘其健矣。衣食足而民

不偷，男女足而民不亂，衣食非止偷之法，男女非懲亂

之刑，而民自不至於偷且亂者，順其情，弭其源也。夫如

此，故示之以禮樂，而民知慕，威之以刑罰，而民知畏，天

下治矣。此畜道之所以為大也。向使不知其要之在此

而欲以力勝之。則禮樂雖具而无室家者不知取。刑罰雖嚴而迫饑寒者无所懲。譬如制豕者。不務積去其勢。而徒防制其牙。則雖鞭笞檻禦。无所不備。彼將乘間而噬矣。此豶豕之牙。所以於畜道為大。而為在上者之事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傳曰。五得止惡之方。故不勞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

○或問四五孰優。蔡氏曰。論其為力。則五不如四之易。論其成功。則四不如五之廣。由時位之不同故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而占也。程傳曰。天衢。天路也。○上九居卦之上。為畜

之極。化殘暴為善良。而治化誕敷。蕩无阻礙。不止如四

五之畜而已。何其如天之衢也。占者得之。則世運隆而

道可行矣。○程傳又曰。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

之大。故極而散。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世道隆盛。不仁者遠。是乃君子之道。大行於天下。而无

所礙也。

三三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占也。觀。自觀也。求。考也。口實。口中食物也。飲食爵祿之類。皆是。○為卦上下兩陽。內含四陰。口中有物之象也。

外實內虛。則口之體。上止下動。則口之用。皆頤之象。養之義也。故其卦之名曰頤。其占必利於貞。乃可獲吉。然欲驗其所養之正否。則在觀其養德者。所存所行。皆聖賢之道。而不流於邪僻。其養身者。或窮或達。皆有道之獲。而不至於饕餮。乃吉耳。反此。則是崇異端。以為學。窮口腹以為養而已。尚何吉之有哉。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養正者。順天理。循物。則而不從乎人欲之危也。如是。則有益於身心。而吉矣。下文二者皆必以正。而後可以得吉也。

全書演義卷四

頤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而以雨露之類養之。使物各得其生。聖人為萬民之父母。而養賢臣以及之。使民各得其所也。夫以天地聖人之於民物。而皆不外乎此養。如此

則其時。豈不大哉。蔡氏曰。聖人養賢。為萬民計耳。賢得其養。則必為之布德。而養及於民矣。此。易簡之道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物皆振發。頤養之象也。慎言語。使必當而无失。以養其德。節飲食。使適宜而无傷。以養其身。君子所

養。固不止此。而此則其切務也。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舍。上聲。朵。反。

象而占也。爾謂初我謂四。舍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辭也。○初九陽剛在下。道德可尊。无求於人而自足。若靈龜之咽息不食。以氣自養者也。然上應六四。觀望勢位。遂改其素而慕之。是舍爾靈龜之節。觀我而朵頤也。既動於欲。何所不至。是以其占凶也。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初九陽剛。本有可貴。觀我朵頤。則自喪其守。人皆賤之。而不足貴矣。深惜之之辭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爻也。占在其中。○卦九二陽養人者也。六二陰柔不能自養。必待之而後養。然以上養下。乃理之常。應而後求。

象曰：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求斯可得。而此爻則有不然者。故求養於初。則以上求下。顛倒而違理。求養於上。則非其正應。不與而得凶。言皆不可以有所求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言征凶。則拂經在其中矣。行往而求也。類猶親也。○初上皆非二應。情不相得。分不相投。安能得其所親哉。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爻而占也。○陰不中正。以處動極。昏昧邪僻而躁動者也。是其所以為頤者。真非徇利害義。縱欲傷生之為。而拂其所養之道矣。雖其為欲。乃天理所宜有。而人情所不能无者。然亦有凶。終不可用。而无所利也。縱肆之害。

如此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道謂養道。悖逆也。○言大悖乎道也。即拂頤之意。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爻而戒也。○六四以柔居上。當事任而不能養人者也。然有柔正之德。應剛正之初。而賴其養以施於下。則雖

素其上下之常。而養之所及者廣矣。然用賢之道。不可

以苟。故又當信任不貳。始終一心。如虎之視下。專一而

不他。求食繼續而不已。然後賢者得盡其才。而可无負

於養人之責也。故又因而戒之。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能任在下之賢。則有以輔上之所不及。而上之德施。自

光被於天下矣。此所謂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爻而占也。○人君以養天下為常道。五居尊位。而陰柔

不正。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則拂乎經矣。然用賢養

人。亦為正道。故占者得之。但當居守此正。以得乎吉。若

不度德。而欲自用。以濟物。則是行險而已。夫豈可哉。○

按四為大臣。則賴初九之養以養人。五為大君。則賴上

九之養以養人。皆以陰柔故也。此頤之所以貴乎剛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處心屈已。以從上九。而不挾勢位以自高。作聰明以自

用所謂貞也。所以吉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爻而占也。○上九陽剛為五所任。而天下皆由以為養。

由頤之象也。臣而如此。則任重矣。故當危厲自持。不敢

暇逸。惟恐上負君知。下失民望。乃能勝其重而得吉。又

以陽剛在上。才力可為。故用以濟天下之難。亦无不利

也。又因其能而許之。頤氏曰。吉。謂當養者无不養也。利

謂難養者亦有養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頤而處之以厲。則博施濟眾。而天下皆得所養矣。其

為福慶孰大於是。

全庸易演義卷四 頤 頤 頤

三三 巽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棟音開。從木。今

象而占也。棟。謂屋棟。在中而直上者。四陽之象也。○為

卦四陽在中。陽過已甚。語其時勢。乃過乎常者也。故為

大過。時既過。必有任重之才。乃克共濟。而上下皆陰。不

能輔助。則不勝其時勢之重而敗矣。故有棟橈之象。然

其所以敗者。雖因柔弱。亦由陽過而然。故處此者。必其

過而不過。乃克有濟。而二五剛中。內巽外說。為能因時

制宜。隨事順理。得救過之道。故有所往。則遂可行。功可

就。而得亨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謂陽過也。四陽居中用事。其勢過盛也。故四陽盛於中

為大過。長於下為大壯。

棟橈。本末弱也。

本弱。則下无所承。末弱。則上无所附。皆不能勝大過之

任矣。夫安得不敗乎。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說音

剛過而中者。強毅過人。而出之以時也。巽而說行者。思

慮精研。而行之以和也。此皆過而不過之義。以處大過

必能有濟。而不終於過矣。故利有攸往。乃所謂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當大過之時。必有大過人之才。如上文所云者。而後能

濟如此。此其時之所以為大。而不可以尋常細故目之

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澤本可以養木。今乃高漲浸沒乎木。大過之象也。獨立

而无所依。易至於懼。而不懼者。守之過乎人也。遯世而

不見知。易至於悶。而不悶者。量之過乎人也。子氏曰。獨

立不懼者。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也。遯世无悶者。不求人

知。而求天知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藉音

象而占也。○初當大過之時。而以陰柔居巽下。故其處

事。必審其原。慎其機。而不敢忽。易以處之。猶措物於地。

而藉以白茅者也。過慎如是，則動无尤悔矣。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陰柔能慎之資，在下。又慎之至，故其象如此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從木，稊從木。

象而占也。女未嫁者之稱。二在初上而老於初，故二為老夫。而初為女妻也。○二當陽過之始，而比初陰資彼之柔。濟已之剛，雖過而不過矣。故取象於物，為枯楊生稊。而能復其發生之性。取象於人，為老夫得其女妻。而能成乎生育之功也。占者如是，則能通時之變，反勢之平。而无所不利矣。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全象易演義卷之四 木太過

三十四

過謂九二。○言陽剛之過，而得初陰以相與也。

九三。棟撓凶。

象而占也。此棟撓，與卦辭不同。謂三自撓也。○三當重任，而以剛居剛，過之已甚。動違中和，而拂衆心者也。雖以平常之功，尚不能成。况處大過之時，立大過之事乎。故不勝其重，如棟之傾撓也。占者如是，其凶可知。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君子剛柔相濟，乃能受人之善。故人亦可以輔之。三既過剛，則偏性自用，拔木自足，而不可以有輔矣。故象撓而占凶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咎音

象占而戒也。隆者高立不撓之貌。它謂初。○九四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有用之才也。以處大過之時，則剛柔相濟，寬猛適宜，能勝其重。如棟之隆起然。是以上不負君，下不失望，而其占吉也。若更有取於初，則過於柔，而天下之理亂矣。豈復能成大過之功乎。蔡氏曰：任已之是，自足以成功，資非其人，反足以敗事。故戒以有它則吝也。愚謂三言棟撓凶，太剛則折也。四言有它吝，太柔則廢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隆者起於上。撓者敗乎下。故以撓為隆之反也。○剛柔相濟，過而不過，是以能勝重任，不至撓屈而敗事也。

全象易演義卷之四 木太過

三十五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撓如。

象而占也。士夫未娶之稱。五居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上為老婦，而五為士夫也。○九五剛過之極，既不可以有輔，而比上六過極之陰，則又不能輔之。故其象為枯楊生華，无益於枯，而老婦士夫終不能育也。占者如是，則雖无僨事之咎，而亦无成事之譽矣。與二正相反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程傳曰：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為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而占也。涉，涉水也。頂，頭也。過涉滅頂者，過用其力以

涉水而至於沒頂也。○上六以陰柔處過極之地。不能成天下之事。而死天下之事者也。故為過涉滅頂之象。以事言之則為凶。以理言之則无咎。此義行忠臣義士將接迹於天下矣。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事雖不濟。而其心力則盡矣。故不可以咎之也。

三三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本象以著占也。有尚有功之可尚也。○陽陷陰中。其卦為坎重之。又得坎焉。則陷之深而險之重也。故其名為習坎。人之處險。以信為道。而卦體中實。有有孚心亨之

象故處險者。若能積其誠實。安於義命。而始終无僥倖

主某

苟免之心。則中有定主。寵辱不驚。而心亨矣。如是而往。必能靜觀時勢。而經理得宜。可以出險而有功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重平

釋習坎之義。謂險而又險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盈。溢也。行險。水之行於坎中。即所謂流也。不失其信。謂不失其不盈之信也。○此以坎象言之。坎之象為水。水中虛明。以其內實外虛。體陽而用陰也。水之為物。其流也足於此。即通於彼。未嘗盈溢而泛濫。而其不盈也。則又萬古常然。无所改移。故又為不失其信也。水惟內實。

故有信。人惟中實。故有孚。其義一而已矣。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此剛中。與他卦不同。言其中心之剛也。剛即實也。功謂出險之功。○以卦體釋卦辭也。卦之二五。以剛在中。是其所以為心者。莫非誠實之德。而无較計之私。故心无所累而得亨也。以此而往。則能靜觀時。變動察事。機而

轉移。幹旋之術。无不至矣。何險之不濟乎。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

之時用大矣哉。

升。登也。水流曰川。土高曰丘陵。大阜也。王謂天子。以天下為國者也。公謂諸侯。以境內為國者也。○高不可升

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設險。城郭溝池以

主七

為固。而國可保矣。此又人之險也。險之為道。通乎三才。如此。則其時用。豈不大哉。或以紀綱法度為設險。則是

王公以險道為治也。其亦悖於理矣。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洊音薦。與音同。

洊。重仍也。○水流洊至。往過來續。兩坎相習之象也。君

子學而不厭。使理熟於身心。誨人不倦。使民熟於聞見。亦重習之意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窞音音。

象而占也。窞。坎中之陷者。○初六以陰柔居重險之下。時既難處。而才又不足以濟之。則惟益陷於險而已。是

為習坎而又入于坎窞也。占者如是則終不能出險而凶矣。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陽剛為處險之道，而初失之，是以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而占也，得謂險中所得。○二居重險之中，時未能出。

是其在坎尚有險也，然剛而得中，乃所謂有孚心亨者。

故其所求可以小得，而不至於困窮拂鬱之甚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未出坎險之中，是以雖有剛中之才，而僅可小得也。若

時已出，則大有得矣。

象曰：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而占也，來下來也。之，上往也。枕，如枕頭之枕。○六三

陰柔不中正，无濟險之才德，而履重險之間，來則內有

險而枕，往則外有險而險，前後皆坎，進退維谷，吾知其

坎，日有甚焉，將入于坎窞，而不復能出矣。占者得此，決

不可用也。

象曰：入于坎窞，終无功也。

言終不能出險也。若以陽剛中正處之，則不至於此矣。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而占也。樽酒，一樽之酒也。簋，一簋之穀也。缶，瓦器，誠

朴之象也。貳用缶者，貳以缶樽，而不拘於酒，貳以缶簋。

而不拘於穀也。約，要結也。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况君

心所明處也。○六四近於九五，有君臣之分，而當坎時，

不得相遇，然剛柔相濟以居險阻，則勢相依而心相求，

其合易矣。故四之事君也，略其禮節，而益以誠心，因其

所明而通其所蔽，如用樽酒簋二，以缶而自牖，進

結於君也。占者如是，則君臣相遇，職分不虧，而險難可

濟矣。故終得无咎也。○周禮書名，弟子職，管子篇名。

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際，交合也。○舉樽酒簋以該下文，五剛四柔，相為交際，

則五勤於下接，而四易於上交，是以不事多儀而可合

也。○唐陸德明，蘇州吳人也，本名元朗，後以字行，撰周

易釋文一卷。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

象而占也。平，亦盈也。盈則平矣。平則出矣。○九五猶在

坎中，大難未解，坎不盈之象也。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

才德與勢皆有可為，而又乘將濟之時，則將至於平矣。

故又為祗既平之象。既至於平，則无咎矣。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雖有中德，而時有未至，故未能大也。○蔡氏曰：中者德

也。在我者也。大者時也。不在我者也。君子盡其在我者

而已。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寘音置。

象而占也。微纏皆索名。三股曰微。兩股曰纏。棘荆棘也。木之有刺者。叢棘叢生之棘也。○上六以陰柔居險極。才與時悖。故其陷當如此。而終不得出也。占者如是。其凶可知。若以陽剛處之。則險既極而可出矣。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出險以陽剛為道。今失其道。故其凶至于三歲也。義與初六同。程傳曰。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

三三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占也。畜牝牛。占之象也。○為卦一陰麗於二陽之間。故為離。重之。又得離焉。故其名不易也。人之所麗。貴乎得

正。必其所事所友。皆得其人。則因不失親。終身有賴。而

得亨矣。然傲德非所以處人。英氣甚足以害事。故其所以麗於人者。又當柔順謙巽。不為物先。然後情意交孚。可保其終而得吉也。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

正。乃化成天下。

草木之實。可以養人者。皆謂之穀。故曰百穀。重明。君臣皆明也。正以位言。有明德而得其位。則可以成文明之化矣。○此釋離之所以為離。而舉物與人之所麗。以明其義也。言離乃附麗之義。而推之人物。莫不各有所麗。故日月麗乎天。是物之成象者。有所麗而明也。百穀草

木麗乎土。是物之成形者。有所麗而生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是人之君臣同明。有所麗而成治也。言離之義如此。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卦之二五。皆以柔而麗乎中正。是有微柔恭順之德。而存之以中。行之以正。不流於懦弱卑諂之偏者也。惟中正。則有貞之義。故亨。惟柔。則有畜牝牛之義。故吉。蔡氏曰。以六居五。不得其正。而此亦以為得正者。以中而該正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日也。繼明。繼續其明。所謂緝熙者也。○離之象為日。

而上下皆離。大明繼作。重離之象也。大人法此以明其明德。則存養省察。日新又新。使其德之具象。理應萬事者。聯續光明。无少間斷。則其施為。制作之間。莫非明德之著。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矣。所謂照于四方者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而戒也。徐氏曰。錯然。交雜之貌。○初九以剛明之才。而居卦下。不安於下。而急於進。履錯之象。咎之道也。占者能敬慎之。安詳舒緩。不急於進。則无失身之咎矣。蔡氏曰。非令其不進也。特戒其躁進耳。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故有咎。處之以敬。乃所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爻而占也。黃離者，以中為麗也。○二居臣位而柔麗中正，是其本諸中而形諸外者，皆能合乎義理之當然，而無偏倚太過不及之差也。占者如是，則有以輔文明之君而成中正之化矣。大善而吉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得中道，故象黃離而占元吉也。言中則正在其中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而戒也。日過中也。鼓擊也。缶者常用之器。耋至也。八十曰耋。年之至也。○世道之有盛衰，猶人之有生有死，必然之理也。九三處重離之間，前明將盡，盛極當衰，故

有日昃之離之象占者值此當知其為理勢之常而任其自然

一無所與，然後有以自處。若不安常以自樂，而徒以大耋為憂，非徒無益，適以自速其斃而已。當有凶也。蓋人當垂亡之時，固不可不脩人事以回天意，然亦有決不可挽者，故其辭如此。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盛之極則不久而衰矣。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也。○四處後明將繼之時，而以剛迫之，是當更事之初，而傷於迫切，不以其漸者也。有不激變召禍而焚死棄者乎。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突如其來，則焚死棄矣。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戒占也。人泣則涕出，沱涕流貌。此憂懼之徵於色者。戚憂也。嗟嘆也。此憂懼之發於聲者。○六五以陰居尊中而不正，迫於二陽，是已雖無致憂之道，而所遇非時所近，非人則不可以不憂也。故占者得此，必能憂懼以處之，而无一念之或輕，无一事之敢忽，然後思危慮深，可保其位而得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孔氏曰：五王位，而言公者，使文以協韻也。○言能憂懼，則危者使安，有以麗乎王公之位而不失矣。所謂吉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爻而占也。朱子曰：有嘉折首，是句首亂首也。醜類也。謂從亂之人也。○陽剛居卦之上，處離之極，剛明及遠者也。王者用此道以出征，則能伐叛救民，而有誅戮首惡之美功。由其剛之遠而威自震也。又能罔治脅從而有獲匪其醜之大德。由其明之遠而刑不濫也。占者如是，則恩威並行，懲勸兼得，而无姑息寡恩之咎矣。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寇賊奸宄，擾我邦國，故不得已而出征以正之，明其非窮蹙也。

窮蹙也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四

一〇二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五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周易下經傳附下

三三艮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取音

占也。○以卦體言。柔上剛下。而交相感應。以卦德言。艮

止兌說。而感應皆切。至其卦象。以男下女。又皆二少。為

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交感之事。莫要於此三者。故其

卦為感。而其占如下文所云也。蓋人能感。則情相通。而

事共濟。故可以得亨。然必其所感者。順乎天理。當乎人

心。而无妄感之私。乃為利而得亨耳。以是貞而取女。則

无永終之敝。而有內助之功。故吉。蓋亨貞之一驗也。愚

按交感之事不一。此獨以取女言者。取女大事。且於感

通為尤切也。

彖曰。咸感也。

自此至未濟。乃彖下傳也。感交感也。○天地之間。无无

對之物。有對斯有感。有感必有應。所應復為感。乃情之

相屬。而勢之相須者。此感之所以為感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

貞取女吉也。說音悅。下女

二氣猶言兩情也。或云與泰卦同。然彼以天地言。此自

艮兌言。所指各有異也。相與者。此感彼應。兩相與也。○

柔上則柔氣感乎剛而剛應之。剛下則剛氣感乎柔而

柔應之。所謂感應以相與也。艮止則我之感者。專一而

不他。兌說則彼之應者。樂從而無強。是乃情分之相投

也。男下女者。男先於女。既不越分。而以少配少。又不過

時也。三者皆感通之正。而吉亨之本。故占者樂其所感

之凡事。固亨而利貞。即其所感之一事。取女則吉也。此

即卦辭而統釋之。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感謂感物。非天地自相感也。化氣化也。生形生也。和者

无乖戾。平者无反側。○咸之義感也。感則應。應則通。故

此又言感通之理。言天地以二五之氣感萬物。而萬物

育。故化生。聖人以同然之心感天下。而天下化。故和平。

感者感也。化生和平。則通矣。蓋天地與物。本同一氣。聖

人與民本同一心。故其相為感應如此。蔡氏曰。聖人感

人心。非有心於感之也。盡已之性。以盡人之性。以一人

之情。而通千萬人之情。實德備於己。誠心孚於人。所謂

誠於此。動於彼者。故其效驗至於如此。嗚呼。天下和平

之治。豈可以有心致之哉。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其所感。謂即咸卦所具感通之理。而觀之也。天地之

情。謂天地相感之情。不復謂與物感也。上文舉感通之

大者。不足以盡感之理。故著此句。蓋兼大小而言之也。

後放此。言咸卦之中。具有感通之理。故即此以觀。而見天地萬物。同一感通之情也。蓋天地之體雖別。而升降施受。用實相交。天地此感也。萬物之形雖異。而往來求應。氣實相同。萬物亦此感也。豈復有遁情者乎。夫莫大於天地。莫衆於萬物。而其情皆不外乎感通如此。此咸之所以為大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自此至未濟。乃象下傳也。受人。受人之感也。○以澤之潤而感山。以山之燥而受感。咸之象也。君子觀之。以為山惟虛。故能受澤之潤。心惟虛。乃能受人之感。於是克其意。見之偏。復其虛靈之體。不主先入。不存已私。而无

全唐書卷之五

咸

三

一物實於其中。則虛矣。由是所感不同。應之惟一。以言感者。則承其言而容納之。以事感者。則隨其事而順應之。苟先有物橫於胸中。則感應之機已窒。雖有至者。皆將扞格而不受矣。程傳曰。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或問人之感者。有善惡。則何如。林氏曰。取善去惡可也。若心不虛。則安能別其孰善而孰惡哉。

初六。咸其拇。

象也。咸其拇。謂咸以其拇也。餘放此。○初六居最下之地。是為孤寒之士。䟽遜之臣。於其上者。勢不相親。情不相得。乃志動而欲進。咸拇之象也。夫感道以深而通。

象也。咸其拇。謂咸以其拇也。餘放此。○初六居最下之地。是為孤寒之士。䟽遜之臣。於其上者。勢不相親。情不相得。乃志動而欲進。咸拇之象也。夫感道以深而通。

感之尚淺。則不足有為可知矣。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言欲進身而感人。非長往自守之士也。所病者。勢位之䟽遠耳。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而占也。又本象以著占也。居。不妄動也。○二當腓處。值難守之時。又以陰柔。无能守之節。故事未至而心先動。物方來而意先迎。性氣躁急。咸腓之象也。占者如之。則人已俱失。而有凶矣。然猶幸其中正。有知義順理之心。故占者能反之。而居其所。使夫動靜皆定。應接无違。則事无不宜。物无不應。而得吉也。蓋六二有是病。而又

全唐書卷之五

咸

四

有是德。故占者亦隨所處。以為吉凶也。

象曰。雖凶无咎。順不害也。

順。謂順理。本中正而言也。○言二雖有咸腓之凶。而乃能居以致吉者。由其有中正之德。能順乎理。不至妄動。而有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之爻而占也。○九三當股之處。因下二爻之動而隨之。是乃不能自用。自專。而同乎流俗。合乎汗世者也。故為咸其股。執其隨之象。占者以是而往。則降志辱身。而名節自此隳矣。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處上聲。

不處謂動也。○初之感悔。二之感悔。皆不處者。三以陽剛居止之極。乃亦不能自守而往隨之。是可惜也。丈夫以隨人爲志。則所執者卑下之甚矣。鄙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又音童

本爻以戒占也。憧憧。猶言切切。心思不絕之貌也。往來。謂感應。朋黨也。○九四當心之處。爲感之主。宜貞者也。而以陽居陰。則不貞矣。故戒其占。言感物者。誠能虛心順應。守正不移。使予奪循天理之公。而從違任人情之便。則感无不通。志无不得。而吉且悔亡矣。苟或望人德我。而後施之。以爲感。感之未幾。而遽責人以必從。則是憧憧然而往來。與真正相反矣。是唯受恩之朋類。從其所思而已。苟非其朋。而心思所弗及者。則弗從也。悔且不免。而况於吉乎。夫感之公私少異。而應之廣狹頓殊。王霸心術之微。實分於此。占者不可以不察也。

全周易演義卷之五

六

五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未光大。以心術言。○不正之感。乃爲感害。正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而意必固我。皆不能爲之累矣。何害之有。程子所謂心普萬物而无心。情順萬事而无情者是也。反是則所感者私而狹。暗昧卑小之道而已。豈得爲光大乎。

九五。咸其脢。无悔。脢音梅。又音每。

象而占也。脢不能感。而曰咸其脢者。因卦名而言。猶同

人上九。无所同。而曰同人于郊也。○人之衆體。聽心而動。唯脢不然。而九五適當其處。是乃剛介太過。持守太嚴。而不能通天下之志。一萬物之情者也。故爲咸脢之象。此於感道雖未善。然亦不至招咎而取尤。何悔之有。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但知爲己而不能感人。則狃於荒僻。安於卑陋。其志亦未矣。何足尚哉。此君子所以貴同而賤獨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頰音

象也。舌動則輔頰而頰隨之。故兼舉以取象。○上六兌體。故有口舌之象。而居卦上。又輔頰舌之處也。又以陰柔性躁。而居說之終。處咸之極。則妄說僞感之私。皆无所不至矣。故其所以感人者。利口是崇。巧言是飾。而无誠意懇切之實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

全周易演義卷之五

六

六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說如言騰揚口說以感人也。

三三巽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占也。○爲卦剛上柔下。常分也。雷風相與。常運也。以巽而動。常行也。陰陽皆應。常情也。故其卦名爲恒。人而能恒。則守之固。行之利。有通達之效。而无得失之累矣。然其所謂恒者。恒於正而已。故必精擇乎中正之極。而固守之。乃爲得所。常久之道。而推之事業。无往不利也。一

有不正則恒其所恒非吾之所謂恒矣何以得亨而无咎哉愚按恒道未有不正而得亨无咎者此特爲占者申言之以致丁寧之意耳其曰利往即亨无咎之謂也

○本義二體六爻謂二體之六爻也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言恒之義久也蓋天下之物惟常則久若其有變則暫而不可久矣以卦體言剛上柔下統體正而名分明天下之常分也以卦象言雷風相與氣相須而勢相助造化之常運也又其卦德以巽而動內不拂乎事理外不失乎時宜天下之常行也二體六爻剛柔皆應陰得陽以爲依陽得陰以爲輔天下之常情也四者不同而同

歸於常理常故能久此恒之所以名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程傳曰其道可恒之正道也○此釋卦辭利貞之義言人能恒固可得亨而无咎矣然必利於正則所久者非邪妄之私而爲中正之道也蓋天下无正外之道離正不可以爲道天下无道外之恒離道非所以爲恒是以如此此天地之道所以恒久而不已也蓋覆載生成古今无窮而其所以貞觀成化者一皆无私无心之妙所謂萬古常然皆其理之不得不然者也夫天地之道亦久於正如此而况於人乎以此見恒之必利於貞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以靜之極而言則曰終以動之端而言則曰始蓋一動一靜相爲終始而此則專以靜爲終動爲始也○言能久於其道則靜而闕天下之義理者多而應事之本已豫矣是則所謂終也事變之來舉而措之耳所謂流於既溢之餘發於持滿之末者故雖无心於求通而泛應之用於此而開端也不終則無以爲始安能利於行乎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程傳曰得天順天理也張子曰得自然之理非蒼蒼之形也變者自寒而暑陰變爲陽也化者自暑而寒陽化爲陰也所照所成指物而言也化者化其心成者成其

俗○言日月順理以運行而晝夜往來明生不窮是能久照乎萬物也四時循序以錯行而生長收藏日新无

敝是能久成乎萬物也若夫聖人則成性存存而至誠无息故其道之本諸身者純一不已而其施諸政者亦悠遠而无疆所謂久於其道者也於是爲之民者熟於見聞深於淪浹莫不勵其丕變之心而成文明之俗焉乃聖人久道自然之應也夫豈有所強而然哉

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又言恒久之道不特如上文所云而已即恒卦所具之理而觀之則雖天地萬物之情至幽至變而亦无所隱矣蓋覆載生成常理不愆天地之情一久也飛潛動

植常性不易。萬物之情一久也。蓋氣化渾淪而太極爲之綱維。氣有參差而理无不一。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不特其聲色貌象常久如此。而其德性功用亦亘萬古而不易也。恒道之大如此。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象義與象傳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方者道之所在。即大學之至善也。○天下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乃人所當止而不遷者。是則所謂方也。然柔懦不振者。知之未必能立。而持守不固者。立之未必能久。唯君子則識見精而趨向定。志氣壯而擇守堅。故能卓然立於斯道之中。而不爲事變之所移易也。蓋能如是。則恒之在易

者。在君子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浚音。爻而占也。浚如浚井之浚。謂深之也。浚恒者。深以常理求人也。○初與四應。本理之常。然居下在初。勢卑交淺。在初固未可深求於四。而震體陽性。隔於二三。在四亦不肯應其所求也。然唯明者處之。乃能見幾而作。而初柔暗。不能度勢。且以陰居巽下。而爲之主。則又入之深者。故深以常理求之。自負故素而責望太深。浚恒之象也。如此。則不唯无以副已之望。而且以逢彼之怒。求親反疏。嫌隙成矣。故雖正應。亦不免於有害而无益也。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始。謂相應之始。如人之始交也。○居恒之初。應四之始也。情義尚疏。而求望太過。安能免於凶乎。此專以一義言之。與本義自不同也。○或問劉蕡。程子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

九二：悔亡。

爻也。○九二以陽居陰。所爲之事。已不得正而有悔矣。然猶幸其久中。則常德在我。而大本不虧。是以圖回有道。轉移有方。終能補其所過。而一時一事之失。卒不得而累之。故其悔可亡也。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在恒之卦。而居下體之中。故爲久中。是於中道積

於心而體於身。不爲時勢所移者也。夫然。則大本立而小疵不足累其心。一青无以掩其德矣。何悔之不亡乎。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爻而戒也。○九三居得其正。本有德者也。然以過剛不中。志從於上。則克養未純。持守未定。一遇富貴利達之人。而往從之。不復能守其素矣。夫立身一敗。則萬事皆隳。君厭之。民鄙之。士君子非之。其辱有不可勝言者。占者守而不恒。則其吝亦如此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不恒其德。則得罪於名教。見譏於清議。人皆得而賤之。

矣。何所容其身乎。

九四田无禽

象也。占在其中。田獵也。○九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凡其固執而不變者。類皆異。端邪術。而非道德之正。猶田于无禽之地也。豈復有補於身心。有益於事業乎。其占无功。不言可知矣。○伊氏曰。九三正而不恒。九四恒而不正。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位。謂當久之處。即正道之所在也。○九四以陽居陰。不得其正。而徒守之。則久非其位矣。故雖久而无益。如田于无禽之地。安得禽乎。馮氏曰。此非其位。與二爻同。而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不恒

十一

休咎異者。中不中之辨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爻而占也。○六五以柔中。而應九二之剛中。常久不易。是无剛復之雜。而恒其順從之德者也。夫以柔中應剛中。正也。常久不易。固也。可謂貞矣。然以順從為恒者。婦人之道也。丈夫則當有果斷剛決之氣。而不可以從人為恒。故其占。在婦人。則得從人之正。而吉。在夫子。則有懦弱之失。而凶。明不利於男子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一。謂一人指夫而言也。婦。謂婦道。○言婦人之道。惟在從夫以終其身。故以順從為正。而吉也。若夫子。則守已

貴剛。臨事。貴勇。當以義專制。而不可聽命於人者。若從婦人之道。則委靡頹墮。而不足以有立矣。能无凶乎。

上六。振恒。凶。

爻而占也。振恒。以振為恒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又以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是乃喜於有為。安於妄動。而无慎。重堅。確之節者也。占者如之。則險躁不能理性。輕浮足以敗謀。其凶宜矣。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上六所以為振恒者。由其居恒之極。極則變而不能恒矣。故不復有所成立而凶也。

三三。乾上。

象曰。小利貞。

六恒。遯。

十一

占也。○卦之二陰。浸長於下。小人有向盛之勢。則君子有當遯之理矣。故其名為遯。陽雖當遯。然以九五之德。有六二之應。若不必於遽遯。但二陰浸長。則其勢不可以不遯矣。故君子而得此占者。誠能審度時勢。決於退避。則雖不得行道於當時。而猶能得志於在下。自信自樂。亦不害其為亨矣。若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乘浸長之勢。而遂肆逼陽之謀也。蓋君子者。世道之所倚賴。君子受禍。則世道隨之。而小人亦不能獨免矣。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當去。

剛指九五。當位德也。時。謂當遯之時。○遯而亨者。能遯

而得亨也。程傳曰：君子避藏，所以伸道也。卦體九五陽剛中正，而下有六二柔順中正之應，君子有能為之德，小人有包承之形，若猶可以有為也。然以其時言之，二陰浸長，其勢向盛，則雖有德有應，終不能遏小人之盛，而挽君子之衰矣。及此時而避之，不恃可為，不係私好，見之定而去之早，是與當避之時而偕行也。此正所謂嘉遯焉者，此其所以亨也。○李氏曰：漢元成之時，弘恭、石顯得志於內，而蕭望之、劉向、朱雲之徒不遯，終以及禍。桓靈之際，曹節、王甫得志於內，而李膺、陳蕃、竇武之徒不遯，終被誅戮。此遯之所以貴與時行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以其進，故戒之。

遯之時義大矣哉。

當遯之時，陰方浸長，天下之事已不可為矣。善處之術，唯遯而已。則其時義豈不大哉。聖人恐君子徇於目前而不知遯，故贊其大以警之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惡者疾之已甚之辭。嚴者以禮律身之謂。張氏曰：不惡而嚴，即不怒而威也。○天高无窮，山高有限，相去懸絕，遯之象也。君子之與小人，不容並立，故必遠之。然其遠之也不出惡聲，不見厲色，以取怨。召侮，但知莊以持已，正以立身，使无可議之隙，而有凜然不可犯之勢，則德

威惟畏，而小人自不能近，亦如山之遠遯於天也。按此遯字，與卦名微不同，特取相遠之義耳。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而占也。○凡遯之道，可速而不可緩，貴先而不貴後，初居卦下，在遯為尾，是无早見，預待之謀，而濡滯於退避之間者也。占者如此，則幾及於禍而有危矣。夫已仕者不早遯，尚有危厲，彼未仕者，尚可用之以有所往乎。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言遯尾之厲，以其不知早遯而尚往耳。若能早遯而不往，則何災之有。或云：釋勿用有攸往之義，亦通。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象也。占亦如之。

當遯時而有中順之德，是能隨時處中，因時順理，斂其道德之光，而堅其退避之志，人不得以祿位留之，是猶固以黃牛之皮，雖欲解之而不能也。其象如此，占可知矣。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自固其退避之志，不可榮以祿也。蓋非有中順之德者，不足以語此。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爻而占也。疾，病也。臣，僕也。○九三當遯之時，下比二陰，是居危而當去之邦，而昵於朋比，牽於私黨，不能決去者也。夫然則氣節委靡，而災害隨之，故有疾而厲，唯用

此道以畜臣妾。則可以結其心。而得其力。然益足以見。係遯之无所利矣。蓋小人之中。唯臣妾。則不必畜者之賢。故无嫌於係遯。若奸雄之輩。去之惟恐不速。尚可以係遯為哉。故以處遯。則非所利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憊音憊。困也。大事。謂出處去就。○係遯。則志氣終於不振。名節終於不立。是為疾憊。而致危必矣。君子出處去就。名節所關。是為大事。故當剛斷果決。以處之。若但可畜臣妾。則不利於此矣。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好去聲 否音否

爻而占也。○九四下應初六。有所好者也。然乾體剛健。

爻屬陽。源繫之五。一六遯。

十五

則有剛毅果斷之德。而不係於情愛利欲之私。與三正相反矣。好。而能遯之象也。是唯君子以道制欲。乃能好遯。而身名兩全。故吉。小人則係於所好。必不能遯。而凶可知矣。得此占者。顧其人何如耳。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此釋君子吉。小人否之義。言君子有自勝之強。故能好遯。而小人則不能也。

九五。嘉遯。貞吉。

爻而占也。○所謂剛當位而應。與時行者。遯之嘉美。貞之至也。占者如五之遯。而貞。則保身全節。而陰禍可免矣。嘉遯本无不正。此云貞者。為占者言耳。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嘉遯。貞吉。以能正其志。而不苟容於時也。蓋陽剛中正。則不惑志於權利之途。而審決其去就之機。故能嘉遯。而得吉也。若三之係遯。則牽於私。而志不能正矣。上九。肥遯。无不利。

爻而占也。○剛陽有果斷之明。居外非事任之地。又无係應。與物相違。是乃所謂避世之士。而動靜起居。惟道之安者也。故為肥遯之象。占者如是。則從容自得。而汗濁不干。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疑。礙也。○遯之既遠。則无係累滯礙。而處之裕如矣。何

爻屬陽。源繫之五。一六遯。

十六

不利之有。○胡氏曰。三有所係。則疾。上无所疑。故肥。伊氏曰。五有位而遯。微子子房是也。上无位而遯。伯夷太公是也。

三三乾上

大壯。利貞。

占也。○為卦四陽盛長。勢能有為。大壯之義也。得此占者。當知陽之勝陰。不在乎勢。而在乎道。故必嚴於自治。慎於待人。凡事順理。而不壯於進。乃為利也。蔡氏曰。利貞者。所存必正心。所為必正事。所唱必正議。所立必正法。所用必正人。而始終表裏。一於是之謂也。能如此。則无短可託。无間可乘。而壯可保矣。苟失其貞。則勢有餘。

而理不足。豈君子自固之道哉。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以猶而也。○以卦體言。四陽盛長。善類得志。而動无所

撓。非若前之浸長而未盛。後之幾滿而將衰者矣。是大

者之壯也。以卦德言。乾剛則能勝其私。而志不撓。震動

則能用其勇。而氣不懼。以此建事。何往不成。所以壯也。

二者皆大壯之義。此卦之所以名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

天下之分。凡陽為大。凡陰為小。而天下之理。大者必正。

小者必邪。此卦四陽則為大矣。既謂之大。則其所存所

行。无一不出於正。而无用壯用。罔之失矣。象辭戒其利

貞。象傳言其本貞。兩意互相發也。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此正字。與上文不同。蓋上以人言。而此以理言也。○承

上文而極言之。天下之理。一而已矣。正以言其无妄。而

不私。大以狀其无外。而不偏。二者同歸於一理。皆陽道

也。而天地之情。因此可見。蓋覆載生成。運於无心。而不

涉乎私。極於无外。而不遺乎物。一正大而已爾。天地且

然况於人乎。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履者。身之所踐。視聽言動皆是也。○雷在天上。聲勢赫

烈。大壯之象也。君子體之。而以克己之學為大壯。故凡

生於形氣之私。而違乎性命之正者。皆為非禮。則明察

而健決之。遏其內出。防其外入。必使視聽无違。言動有

法。而一毫非禮之事。不踐諸身。則能勝其人欲之私。而

超乎萬物之上矣。夫莫難勝者。己私也。今能勝之。豈不

為大壯哉。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而占也。孚。信也。言其凶之有信也。○初九以剛處下。

志既不安於卑。當壯之時。勢又能遂其進。故不知女分。

循理。而凡事必行。无所顧慮。壯趾之象也。居下而壯於

進。則上疑下忌。而不能有為。其凶必矣。占者詳審而動。

乃可免耳。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程傳曰：以剛處壯。雖在上。猶不可行。况在下乎。

九二：貞吉。

本爻以戒占也。○九二以陽居陰。固不能无恃壯之失

矣。然猶幸其得中。立心不過。是又能改其失。以復於正

也。故得此占者。當知過之可改。善之可遷。審時度勢。毋

酌於太過不及之間。以求合乎義理之正。則禍變不萌。

而終遂其進矣。故吉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貞以事言。中以心言。○言二本不正。而乃云貞吉者。以

其所處之得中也。蓋中主於心。心宰乎事。故心无過當。

則事無過舉。內無妄念。則外無妄行。是以能復於正。而恃壯之失。終不得而累之也。苟失其中。則本心既亡。將無以檢其身。而唯客氣之尚矣。何以能貞而得吉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羸音低。羸音雷。爻而占也。羝羊以下。占之象也。羝羊。牡羊也。孔氏曰。羸。拘繫纏繞也。○君子之於天下。必有忍人所不能忍之德性。然後有為人所不能為之事功。九三以過剛不中。而當壯時。在小人。則恃血氣之剛。而不顧道義。在君子。則增陵忽之志。而輕蔑事物也。如此事雖得正。亦當有危。况未必正乎。蓋壯則必敗。罔則必困。猶羝羊恃其剛壯。以觸藩。而困其角。然終不足以有為也。所謂貞厲者。如此。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過剛不中。當壯之時。在小人。則用壯。在君子。則用罔也。小人固不足恃。君子而亦為之。豈不深可惜哉。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本爻以戒占也。藩決以下。占之象也。不羸。謂羊不言羊者。蒙三爻也。○人之處壯。能正而固。乃得无悔。九四以陽居陰。不得其正。宜有悔矣。然不極其剛。則猶可反於正。故因占設戒。以為處大壯者。苟能進必以正。而不過於剛。則事成於外。而吉可得。心慊於中。而悔可亡矣。是猶藩籬開決。而羝羊不復羸其角。輪幹壯固。而大車自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過剛不中。當壯之時。在小人。則用壯。在君子。則用罔也。小人固不足恃。君子而亦為之。豈不深可惜哉。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本爻以戒占也。藩決以下。占之象也。不羸。謂羊不言羊者。蒙三爻也。○人之處壯。能正而固。乃得无悔。九四以陽居陰。不得其正。宜有悔矣。然不極其剛。則猶可反於正。故因占設戒。以為處大壯者。苟能進必以正。而不過於剛。則事成於外。而吉可得。心慊於中。而悔可亡矣。是猶藩籬開決。而羝羊不復羸其角。輪幹壯固。而大車自

得以前進也。蓋不極其剛。在我既有能進之資。四前二陰。在人又無沮進之勢。故其占如此。所謂吉悔亡者也。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尚。上同。○當大壯之時。而能貞以處。則人心無遷事勢不乖。可以有為。而無群小之窒礙矣。不申下句者。兩象一義故也。

六五。喪羊于易。無悔。喪去聲。易音異。

象而占也。○林氏曰。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以其外柔而內剛也。內剛故能觸而進。獨六五以柔在中。則失其內剛。而不復能進矣。是喪羊于容易之象也。占者如是。則雖不能集事。而亦可以自保。不至於悔也。蓋成事在壯。而凶害悔吝。亦由過壯而生。故其占如此。○食貨志。漢書篇名。後漢班固孟堅之所撰也。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當去聲。剛雖不可過。而亦不可无。六五以柔在中。處位不當。則志氣優游。而不斷才。力微弱。而不振。故有喪羊于易之象也。或以柔中為中德。如諸爻例。則因中可以求正。尚何病於不當乎。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也。艱則吉。本爻以著占也。程傳曰。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上六居大壯之終。處震體之極。志壯而欲進者也。故如羝羊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才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也。艱則吉。本爻以著占也。程傳曰。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上六居大壯之終。處震體之極。志壯而欲進者也。故如羝羊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才

弱不足以濟。是又不能遂其進。而无所利也。然猶幸其不剛。則有轉移自新之機。而不終於壯者。故占者若能艱難以處之內。審事理。外順時勢。戒其妄動之失。而持慎重之心。則為善用其壯。而得遂其進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不詳者。壯終動極。不能度德量力。而處之不詳審也。若能不恃其剛。而艱難以處。則得遂其進。而不能遂之咎亡矣。故吉也。

三三三

三三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占也。蕃多也。庶衆也。○為卦日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

今文周易演義卷五

六

十一

柔進而上行。皆上進之義。而世道升於文明矣。故為晉。其在人事。則是當明盛之時。備致主之德。而又有虛中下賢之君也。三者兼備。則功業升聞。故其占為安國之侯。功在國家。而受知人主。若用此卦。當得大君之錫馬衆多。而晝日之間。凡三接見於君也。錫馬蕃庶。言不拘於賜予之常數。禮之盛也。晝日三接。言不限以朝見之常期。情之厚也。蓋功豐者報必厚。業偉者寵必隆。故其占如此。

象曰。晉。進也。

謂上進也。孔氏曰。古晉字。即以進為義。夫子恐後世不曉。故以進釋之。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上。上行也。

明。日也。麗。親附也。大明。謂君。上行。進居君位也。○明出地上者。以時言之。人文宣朗。而賞罰清明也。順而麗乎大明者。以德言之。微柔靖共之臣。而進附知臨之君也。又其卦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是有虛中下賢之德。而進居尊位。乃崇德報功之君也。有是三者。則已能善處其功。而君又不沒其善。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苟无其德。則處之為難。非時與君。則負功者危矣。安能有是寵乎。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今文周易演義卷五

六

十一

明出地上。升而益明。晉之象也。夫日出於地。而後顯。猶德超於物。而後明。故君子於本明之德。能克其內外之私。以復其虛靈之本。氣稟物欲。无所拘蔽。而全體大用。煥然一新。則其進於高明。亦如日之出於地上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推祖同反音。如。崔。鬼之。崔。

爻而占也。程傳曰。摧。抑退也。○初陰居下。志欲上行。而上應九四。不中不正。不唯无汲引之助。抑且有排擠之好。是我雖欲進。而為四所推也。占者遇此。當脩德以俟。時不在道。以求進。則終必見信於上。而進可遂矣。然此特論理之常耳。設若自守雖正。而人猶未信。亦當寬裕以處。樂天安命。不急人知。而名焉。則得進退之宜。而无

失身之咎矣苟欲進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安能免於咎哉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言初六雖進而見摧然獨能守正俟時不以摧如之故而遂失其守也蓋爻焉占者言此以初九言其意自不同也初居下位未受官守之命故能寬裕以處若已受命則當見信於君一有不合則唯有去而已耳豈可處以寬裕而曠官苟祿哉此亦與爻義小異蓋以其分而言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爻而占也愁言不得進而有所愁耳非若初之見摧也

象曰晉如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介大也王母祖母也○六二中正有可進之德而上无正應无引進之人是欲進而有愁蓋憂其道之不行也得此占者但能守貞則終可進而共天位食天祿受此大福於柔順之君矣蓋中正之德久而必彰未進而君求之既進而寵任之皆理所當得者要在守已以俟之耳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二有中正之德則內聖外王之學素所具備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皆在於我而人之求之自不能已矣此其所以受福於君也

六三象九悔亡

爻而占也○三不中正德業无聞宜不得進而有悔矣然其欲進之心與二陰同而二陰信之則規誨切而德業脩朋友信而聲聞著是以得遂其進而悔亡也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志謂三之志○三欲上進蓋其麗大明以康國家之志與二陰同是以二陰信之而悔可亡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確音

象而占也鼫鼠田鼠也○四不中正而居上體盜得陰據常畏人知晉如鼫鼠之象也占者如是則雖位由上與亦終不得而安之矣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言不中正也德行不足以居高位其不至於貞厲也者幾希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本文以著占也○六五以陰居陽行失其正宜有悔也然以離明在上位而坤以順處其下是能改過自新以復於明而人歸順之與孔子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更也人皆仰之意正相似故占者得之其悔可亡然君道不可有計功謀利之私而五以不正之資當明盛之勢恐猶未免於容私也故戒占者又當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臨民處事惟盡其道而无心於從違成敗之間則治化自成而无往不利矣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慶即吉无不利○言人君為所當為而无計功謀利之心則事盡而效必隨心公而化自溥所謂仁義未嘗不利者也一有計較之心則志役於外求功墮於半途雖有所成亦小補而已其何慶之有哉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而占也伐謂征伐○上九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終進之極也剛極則強猛進極則躁急是果於用壯而无深厚寬柔之道者也故為晉其角之象占者得之无適而可維用以伐私邑則雖不免有殘傷之危而功可取勝事非窮兵乃得言而无咎耳若夫大國則豈徒

全周易演義卷之五

六晉

五十一

剛所能濟乎然以極剛治私邑徒為小勝之舉殊无服遠之歎故雖得正而亦可吝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維用伐邑則功不足以遠威不足以服衆是於陽剛之道未得為光大也○

三三 坤上

明夷利艱貞

占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時方昏暗明之傷也故其名為明夷夫明入地中所遇既非其時而六五近上六之暗君所事又非其主故占者遇此不容直遂其正但當操心危慮患深艱難委曲以行其正而自晦其

明則得處亂之道有保身之哲而為利耳蓋直道以行正則明見乎外艱難以守正則明存於中亦明夷之意也○薛氏曰人之明順而達之則易晦而反之則難然有當順而達之時有當晦而反之時艱貞避禍蓋與時而偕行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日入地中則明見傷此明夷之所以名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離去聲又以卦德言之內離外坤其心明白而外則謙抑退避以處大難之時此舉卦中一義而言亦見其為明夷也昔者文王遭紂之亂而見囚嘗用此道以處之蓋聖德中涵而臣節益著亦內明外順之意也文王事見小畜

全周易演義卷之五

六明夷

五十一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利艱貞者言明夷之時不可直遂其明而當晦之也蓋在卦體六五近上六之暗君事關至親勢處至近是為不可避之難而五以柔中處之周旋委曲以行其正而不失其明即所謂艱貞者也昔者箕子於紂既親且近而佯狂以處能正其志蓋嘗用此道也詳見五兮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象義已見上君子臨下之道渾厚深沈以行於外而精明神智以主於中故耳目无事於隱發而幽枉畢達精

神不驚於更張而遠近兼照如此則衆心不疑而下情自安得蒞衆之道矣蔡氏曰用晦本非晦也不察察以為明耳然用晦而明自存亦不汶汶以為暗也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而占也胡氏曰象為飛占為行為往象為垂其翼占為不食有言自其去此而言曰行自其適彼而言曰往主人謂所適國之主人也○下二爻明在暗外故皆曰明夷初與暗主相去甚遠故其明夷也如鳥之飛而垂其翼然鳥飛垂翼是其傷也傷止於翼則猶淺也其在占者則為處勢將迫君不自安富有于行之事而其行

也倉卒決去不遑顧慮至於三日不得食而及其所適之國猶不免有言語之傷也蓋當明夷之時是以如此若巧於求避則非矣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言君子于行而至於不食者以義在當去不容復有顧慮之私故也豈特迫於勢而已哉林氏曰此夫子以義言之无亦有感於絕糧之事歟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而占也程傳曰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故兩取之馬壯占之象也○六二以明體居暗主之下亦為明夷然視初雖稍近而視三四五

則猶遠故為夷于左股之象言雖見傷而非切要之處也占者於此但當見幾而作求遠於害若能速救如用壯馬然則身名兩全而禍可免矣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則法也○言二有免禍之吉者以救之順而又有則也蓋乘其傷之未切而救之則當救而救既順乎理而救之能速得其機會是又有法則也苟或當救而不救是謂不順或雖救而不速是謂無法尚何吉之有哉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而戒也明夷亦以明見傷也南明方也狩攻而去害也言以明去暗也疾速也疾貞者以去暗為正而亟欲

伐之也○三以剛正之德居明體之上而屈於至暗之下又與上六暗主為應受傷更切是其明見傷也於是不得已而征之以明伐暗元惡遂除所謂順天應人者也然君臣大倫故伐大事故戒占者當觀天人之際而徐俟其遷改不可疾以為正而亟行之苟或疾貞則是

幸其君之不明而乘時以邀利乃後世篡弒之臣也豈弔伐之舉哉○成湯商王天乙也姓子氏名履夏桀不務德召湯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脩德諸侯皆歸湯湯乃與師伐桀踐天子位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九三以下之明除上之暗非富天下志在去害而口其

得大首。是為一怒安民而大有得也。苟非南狩之志。則其事停亂。不免以身受萬世不韙之名矣。况能大有得乎。

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也。○六四入於坤體。身處亂朝。故有入于左腹之象。然以柔正之德。當尚淺之禍。為能獲其心意。於遠去。傷害不及。入而能出者也。故為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之象。占者能如是。則可以悠然遠去。而不受其害矣。張氏曰。當明夷之時。人心惟欲遠害而已。故四以去害為獲。明夷之心也。○伊氏曰。微子去之。正合此爻之義。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今文周易卷之五 六四

三九

言四雖入于左腹。然柔正而尚淺。終能得意於遠去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而戒也。箕子。子姓。名胥餘。紂親戚也。馬融王肅以為紂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庶兄。今不可考矣。箕。采地名。子。爵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恠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又為淫泆。作炮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乃解衣披髮。佯狂而去之。遂隱而鼓琴。以自悲。○五居坤體。近暗君而有柔中之德。故能艱難。

晦藏以守其正。猶箕子以同姓之親切。近於紂。而佯狂受辱。以正其志也。得此占者。但當不徇君。非不失臣節。如箕子之貞固而已。不言艱貞者。朱子曰。言箕子則艱可見矣。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言箕子之貞。其外雖晦。而其明自存。不容息也。蓋本然之天。不隨時滅。故忠義炳朗。精誠憤烈。乃可謂箕子之貞云耳。使明與時息。則佯狂何以稱仁人之名。作範安能叙彛倫之道哉。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也。○上六陰柔。其質本暗。而居坤之極。又暗之甚者。

今文周易卷之五 上六

三九

也是以不能明其明德。以至於晦。而下之受傷者眾矣。然傷人之明。已亦不免。故始雖尊為天子。而不可及。終則求為匹夫。而不可得。惟命不于常。可不監哉。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謂居君位。以臨四方也。則者。君道之正。不明其德。則失為君之則矣。

三三 離上

家人。利女貞。

占也。○一家之人。內外而已。夫家而不齊。則非家。此卦二五。內外各正。則家人咸得其宜。而家道成矣。故其名為家人。夫莫難化者婦人。而家之不正。恒必由之。故占。

者當以正內為先務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蔡氏曰：利女貞者，不止脩潔而已。閨儀必肅，饋事必慎，必孝舅姑，必順夫子，和於家衆，睦於宗姻，護如不生，外事不預，凡此數端，皆婦道之貞也。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

六二柔順中正而居內體，是女子有幽閑貞靜之德，而正位乎閨門之內也。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外體，是男子有制義刑家之善，而正位乎閨門之外也。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天地猶言天地之間。○承上文而言男女之正。實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若庸行之常也。然綱常所繫，風化所關，則夫天地之間其義莫有大焉者矣。夫知其為大義，則知家之不可以不正，知所以正家，則知內之不可以不先。此家人之所以利女貞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朱子曰：嚴君者，所尊嚴之君長也。○家庭之間，恩常掩義，苟无主以統之，將有不勝其弊者。故不特國與天下有嚴君，而家人亦有嚴君也。蓋有嚴君以統理之，則以威克愛，以義濟恩，而長幼內外之人，有所嚴憚而不敢紊矣。卦之九五，以健德率其子姓，而主陽教於其外，有父道焉。六二以順德風乎閨闈，而主陰教於其內，有母道焉。則凡卦中之陰陽皆分之卑，而相率以聽於二。

五者也。故有父以教於外，則出受其訓者，尊之而不敢慢，有母以教於內，則入奉其儀者，畏之而不敢易。非若諸父尊而不親，不親不從，昆弟親而不尊，不尊不信，乃所以為嚴君也。○趙氏曰：父義母慈，今母亦稱嚴，何也？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嫚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故必父母皆嚴，而後家道正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父父者，父盡其道，而足稱其父也。下皆放此。○上為父，而以剛居尊，初為子，而以剛處卑，父子各盡其道也。五為兄，而居前三，為弟，而居後，兄弟各盡其道也。五剛居上，而四以柔從之，三剛居上，而二以柔從之，夫婦各盡其道也。如此則倫理正，恩義篤，而家道正矣。家正，則人有所取法，而天下自定。此家之所以貴於正也。或云天下定，即孟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之意，亦通。○此上二節，備推卦畫以見正家之義，然不先正乎內，則无以使內外之各正。此女貞所以為正家之要，而象辭特舉之也。蔡氏曰：此三條者，本不相承，然統而論之，首言家之正也。次言家之所以正也。末復舉家人之各正，而治化成焉，則正家之能事畢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辭。

風者。火中之風。非自外至者也。物事實也。恒常度也。○
風自火而出。猶化自家而出也。故以為家人之象。言有
物者。出於有。稽能。顧之實。而不為空言也。行有恒者。致
其力。行固。執之常。而无所作輟也。二者皆修身之事。身
脩。則家齊。而風化有所自出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爻也。○正家之道。當謹其始。然非剛者莫之能也。初居
有家之始。而有陽剛之才。故能乘眾志之未流。而定其
約束。嚴其訓。誠以防閑之。所謂閑有家也。夫群居必有
悔。今能閑之。則日就規矩。而无越禮犯分之失矣。故其
悔亡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有家之始。人心未變。則純一敦朴之直猶在。而乖爭瀆
亂之弊不萌。故及此時而閑之也。失此不閑。則習尚已
定。不能等反而有悔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爻而占也。遂。遂事也。饋。食內事。故曰中饋。○二以柔順
中正。正位乎內。故能事无專制。行无獨成。而无所自遂
也。其所為者。唯在操井臼。議酒食。以為饋養。宴享之資
而已。女子之正者也。占者。婉婉貞靜。如二之正。則有以
成內助之功。而興閨門之化矣。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言二和順之德。得於性。生成於素養。故能无攸遂在中
饋。以巽其夫。而得吉也。爻言婦道。此言婦德。蓋推本之
論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爻而占也。婦子以下。反占以為戒也。嗃嗃。恐懼震肅之
貌。婦子。女子也。嘻嘻。喜笑貌。○九三過剛。不中以治其
家。嚴毅有餘。而和順不足者也。故有家人嗃嗃之象。如
此。則雖有禮勝之難。而亦得正倫之道矣。苟一於寬而
不知嚴。致令婦子嘻嘻。然笑樂而无節。則敗度喪禮。家
政日隳。始雖歡洽。而終必有吝也。於此益可以見家人
嗃嗃之吉矣。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節。謂節制。所以防其過也。○言家人嗃嗃。雖過於剛。然
於治家之道。猶未甚失也。若婦子嘻嘻。則瀆倫亂禮。失
正家之法矣。

六四。富家大吉。

爻而占也。○六四重陰。有致富之資。而在上位。挾致富
之勢。故能生。殖有方。出入有節。阜五方之財。以制軍國
之用。而克積饒裕。无所不足。能富其家者也。如此。則上
下俱足。禮教可興。而大吉矣。占者當司農之任。宜審此
道。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能順則有理財之長策而制節得宜在位則操天下之利權而網維在我是以富家而大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假音格

本爻以著占也王指占者○九五剛健中正而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是有刑家之德而得內助之賢者也王者以是至于其家則內外得人家无不正上可以奉神靈之統下可以衍嗣續之蕃內可以網紀乎六宮外可以風動乎四海何用憂恤而後吉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言王者以同德之配至于其家則夫愛婦之順而利其无內顧之憂婦愛夫之良而幸其有終身之託矣豈有不吉者乎蓋家道之不振皆由夫妻反目而然若交相愛則能盡力以飭治之矣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爻也○主家之久而以剛行之是能以心之誠信篤其恩義而又以身之威嚴正其倫理也如此則信足以結其心威足以正其志愛敬日隆而愈久不衰矣終吉而无凶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言威如者非嚴聲厲色之謂也乃反身自治之謂耳所謂身脩而後家齊者也夫子恐人以威為作威故特明之張氏曰反身謂何言有物行有恒而已

三三睽下 離三三睽下 中孚三三睽下 家人三三睽下

睽小事吉睽音奎

占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物之睽也中女少女志不同歸人之睽也故其名為睽當睽之時眾情乖離若一无可為者然卦德有內悅外明之德卦變有柔進上行之勢而卦體又有得中應剛之善有此三者是以其占雖不可大事而小事无甚頗於眾力之協同者則猶可為也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睽音睽

離火炎上動而益高兌澤潤下動而益卑此以物取象而言其性之睽也離為中女兌為少女居室雖同而其志則各有所適此以人取象而言其情之睽也卦之所

以為睽者以此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麗音麗

麗乎明者言和說之德與明德相麗也○睽之為德說與明麗說則存心和平而不拂乎人情明則遇事聰察而不昧乎物理此可為之本也其變自離來者柔進居

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此二變是為君臣之進各得其位而行事有權此可為之勢也至於卦體六五有柔中之德而又得九二剛中之人以為輔

之

是又可為之資也。有是三者，是以雖當睽時而小事尚
有吉之道也。使當睽而無是善，則雖小事亦不獲吉。有
是善而非睽時，則大事亦可為矣。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
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萬物皆有睽有合。故獨以類言之。林氏曰：睽之時用以
其睽而為用也。○人知睽之為睽，而不知睽之有合。故
此又極言之。言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其體睽也。而天施
地生，則其事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其質睽也。而男唱
女隨，則其志通。生生化萬，有不齊，其形睽也。而此感
彼應，無物不然，則其事類。於此見睽異之迹，能成合同

全圖演義卷五

睽

三十一

之化。而天地人物皆由此立。故其時用為大也。○蔡氏
曰：睽之義有二。有以心情言者，有以形體言者。以心情
言，則睽不可有者也。故處睽止於小事吉。以形體言，則
睽不可無者也。故必睽而後事可成。學者察此而有得
焉，則於觀物之理，思過半矣。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象義已見彖下。二卦合體而性不同，同中之異也。故君
子處世和而不流，群而不黨，坦率平易之中，而有特立
挺持之節。蓋唯求同於理，而不求同於俗。求合於義，而
不求合於情。亦同中之異也。程傳曰：不能大同者，亂常
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

能異耳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喪去

爻也。喪馬勿逐，自復。悔亡之象也。馬所以行者，故以取
象。逐，追尋也。張氏曰：見者，遇而勿絕之辭。非必欲見之
也。○睽爻之所貴者，有合而已。初與九四以陽應陽，而
不相合，宜有悔也。然居睽時，同德相應，則雖无相得之
歡，而有求濟之意。睽不終睽，而悔亡矣。有如喪馬而失
其所以行，乃不逐而自復也。然同德者，固當求與之合。
若遇惡人，亦當弗拒而見之，乃不取怨於人。斂禍於己，
而无咎耳。處睽之時，義當如此。非有所屈也。○楊氏曰：
孔子之見南子，陳寔之弔張讓，皆所謂見惡人者也。○

全圖演義卷五

睽

三十一

陽貨事見論語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咎音

欲以辟咎，故不得已而見之，明非其本心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而占也。程傳曰：遇者，會逢之謂。巷者，委曲之途。君臣
睽離，其咎大矣。○二五正應，居睽之時，有君臣之分，而
不得其遇者也。然其義終不可廢，故為君者，雖或失於
下接，而為臣者，實不容以自外，必也多方以開其心，委
曲以挽其志，宛轉相求，期於會合。如遇主于巷，然則君
臣之睽濟，而臣子之責塞矣。程傳曰：所謂委曲者，至誠
以感動之，宛轉以求合耳。非枉已屈道也。○余氏曰：鴟

鴉東山。周公遇巷之道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道正道也。○二五有君臣之分。則二之求五。乃義與分之當然。非以枉己徇人之私。而為耽祿固寵之計也。何失道之有。向使君臣之分未定。而以是求之。豈不為失道哉。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曳以制反掣。昌逆反劓音義。

象也。占在其中。見如見群龍无首之見。蓋從旁人所見而言也。牛所以駕輿者。掣執止也。其人輿中之人。指三也。天去髮。劓去鼻。○三與上九本為正應。宜相合者。然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三居二四之間。欲進而與上合。則二從後而曳其車。四從前而掣其牛。皆以比昵之私。剛強之力。以要其合。而不顧夫義理之正也。然此乃三之不幸。正上所當諒者。而顧睽異猜狠。反疑其汗而髡劓之。則其屈又甚矣。然邪不勝正。故二四之求。久當自息。六三之節。久當自明。而上九之疑。亦豈終迷而不釋哉。是初雖睽。而終必有合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當去聲。

見輿曳。包下文牛掣而言。剛指上九。○三在二陽之間。處位不當。故來二陽之求。至於有終。則妄求者去。而終遇上九矣。○程傳曰。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合以

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當睽之時。志在得人。以共濟。交孚无咎。則濟睽之志行。戒之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濟睽之道。非正不能。六五以陰居陽。行失其正。宜有悔矣。然終得亡之者。蓋五柔中。有虛已下賢之美。而得二應。有明良相遇之歡。其合豈不易乎。以是而往。則輔弼有人。所為自正。而天下之睽濟矣。何咎之有。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厥宗噬膚。則君臣一心。而天下和同。可以濟睽。而有慶矣。所謂悔亡无咎者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

匪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

匪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

婚媾往遇雨則吉說音

象也。占在其中。見謂上見三如下文所云也。塗泥也。豕負泥。或有之。鬼非有形之物。乃謂其載盈車。則疑益甚而入於妄矣。孤。亨也。往謂上往而就之也。○上九下應六三。本非孤立。特以三受制於二。陽既不能與上合。而上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不肯與三合。是以睽離而孤立也。夫剛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極則益戾而難合。其猜狠抑有甚焉。故三本不汗於二。陽而上疑其汗。如見豕之負塗然。三本无受汗之事。而上疑其有。如見載鬼之盈車然。於是遂欲張弧以射。而忍於絕之矣。然全无是事者。其事必白。空有是疑者。其疑必釋。少間脫之。蓋知其非寇而實親也。由是往而從之。兩情相合。如陰陽之和而遇雨。則其睽不孤而吉矣。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言群疑盡消而和合无間也。群疑指負塗載鬼之事。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五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六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三三坎上 小過三三震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占也。○為卦坎險艮止。見險在前。勢不得進。是有難而不行也。故為蹇。以理言之。處蹇之道。當就平易。去險阻。見大人。守正道。乃克有濟。况此卦變。自小過來。陽利於進。不利於退。有西南東北之義。卦體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也。故其占利在往西南平易之地。以圖安。而不宜往東北險阻之地。以重其蹇。當見大人以資其濟。蹇之才德。而又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六

不蹇

必守正。不僥倖於智謀之私。乃能濟蹇而得吉也。蓋蹇之為卦。本以見險而止得名。固有貴於能止之義。然不可終止。而不思所以處之。故又利於進。以有為。而不可失其正也。能是四者。則蹇无不濟矣。按西南東北。不專以地而言。學者得其意。而不泥其辭。始可與語易矣。○本義見險而止。與彖傳能止不同。蓋此以時勢言。彼以所能言也。東北險阻。舉天下之大勢。又為艮方。取後天之卦位。實兩義也。故言又以別之。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指九三也。九三雖不退。然以九四之進視之。則為退矣。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難知並去聲言蹇有險難之義。蓋坎德為險。而在上。是險難在前。无

可進之機也。良德為止而在下。是見險能止。有不進之善也。此所以為蹇也。如此則見之明而處之決。無後事之悔。得保身之宜。可謂知矣。故又因而贊之。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此皆以卦變言之。蓋自小過而來。九四之陽。進往居五。而得其中。是所入非危亂之邦。而進得所安。所謂西南平易者也。故利。九三之陽。退入艮方。而不能進。是陷其身於拂逆之地。而蹇日以甚。正卦中之所忌者也。故不利。三非卦變。今亦謂之卦變者。因四進五而得之也。不取險阻之義者。孔子朱子之易不同也。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全周易卷之六

一

十

此皆以卦體言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往而見之。則可資其陽剛之才。中正之德。以成濟蹇之功。此所以為利也。自二以上五爻。三陰二陽。各當其位。則動必順理。而蹇難可平。故為貞吉。惟貞吉。則一德所風。萬邦自正。況於處蹇。而有不言者乎。

蹇之時大矣哉。

言當蹇時。必如上文四者。而後為得處蹇之道。如此。此蹇之未易濟。而其時用為大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山本峻絕。上復有水。行不能進。蹇之象也。君子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以脩其所未至之德。有則改之。無則加

勉。而无怨天尤人之心。則德孚於人。行無不得。而一身之蹇。庶乎其可濟矣。

初六。往蹇來譽。

占也。程傳曰。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初六當蹇之始。往進則入於蹇。而不利。若能來而不往。則見險能止。而有見幾知時之譽矣。此於爻无所取。特從蹇時而言耳。○李氏曰。古人生居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夫履富貴而蹈危機。以致名位俱什。為後代之指笑者。有間哉。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全周易卷之六

一

三

林氏曰。此發明來譽之意。言往蹇來譽。非謂其勿往也。謂宜待時而往也。微斯言。則初幾為无用之廢人矣。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爻也。○九五正應而在蹇中。君在難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是為靖恭忠盡之臣。不忍坐視其難。而往以濟之。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乃為君之故耳。豈為一身之謀哉。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言王臣蹇蹇。其濟不濟。雖未可知。縱使不濟。然其心加已盡。亦无可尤矣。况未必不濟乎。

九三。往蹇來反。

占也。程傳曰。來。下來也。反。還歸也。○三當蹇時。而无王

臣之位。可以自守者也。故有所往。則必遇蹇。惟來反以就初二之陰。與之守道以待時。然後彼此相依。而得所安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內指二陰。○二陰在下。當蹇之時。不能自立。樂得九三之陽。而依附之。此來反之所以安也。苟无所喜。何以為安。

六四。往蹇來連。

占也。獨往曰往。與人同往曰連。○四以陰柔當蹇之時。才弱不足以濟。故往則遇蹇。但當下連九三之陽。資其才。加以共濟。可也。○顧氏曰。來連與來反不同。來反專

於退也。來連將以進也。或問九三陽剛。不許其往。六四陰柔。乃并三而許之。何也。林氏曰。此以其位之不同也。蓋四居近君之位。勢能有為。三居无位之地。勢不能為。其曰來連。則彼此才勢之相資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當去聲言所當之位。乃實也。○此以九三言之。以九居三。為當位。陽剛為實。當位而實。是乃純剛之人。才識有餘。而足以濟險者也。與之相連。何不濟哉。

九五。大蹇朋來。

爻也。○九五當蹇之時。為蹇之主。是其蹇。乃國家安危之所關。宗社存亡之所繫。非但常人之蹇而已。故為大

蹇。然五居尊位。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則其勢力之招致。德望之感動。必有朋來而助之。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而蹇之濟也。不難矣。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中如字

中節。即中德也。以其在蹇。而能守。故獨以節言之。○蹇難之時。人多失守。五有中德。獨能守而不失。雖因踣頓。頓而氣。乘不移。險阻艱難。而信義愈篤。豈不足以結天下才德之士。而係其心哉。此所以致朋來。而蹇无不濟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爻而占也。項氏曰。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來為往耳。愚謂諸爻往蹇。以有所往而遇蹇。此爻往蹇。以无所往而為蹇也。○上六處蹇之極。其蹇已甚。无所往矣。惟常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以成碩大之功。而得吉耳。是以占者。值之。亦當擇夫德位兼備。如九五者。而下就之。乃為利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內指九五。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以所以也。貴亦指九五而言。○五居尊位。而剛健中正。其位與德。皆可貴也。今往見之。乃所以從其貴。而與之濟蹇耳。何不利之有哉。

三三坎下 升二三巽下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解音

占也程傳曰其發語辭夙早也○為卦居險能動才能

濟難險可出矣故為解難之方解當以平易處之而卦

變九四入坤體有平易之義又利於安靜不欲久為煩

擾而卦變二居其所而又得中則亦安靜不煩之義也

故占者處解之時必當除其煩苛易其巖急而為寬大

簡易之政以培養之若難既盡平无所復往則偃武備

文而靜居其所若遺孽尚存復有所往則早往早復而

不久勞民然後天下相安於无為不至於釀禍而各享

平寧之福矣故皆曰吉也○林氏曰成湯放桀而代虛

今周復乘其末

以寬武王伐紂而反商舊政有得於西南之義矣漢光

武隴蜀平後不復言兵潁州盜起即日討平有得於來

復夙吉之義矣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此以卦德言之坎險震動為險而動是處蹇難之中而

能自振拔以援天下之溺者也能動則撥亂反正易危

為安而可免乎險矣此所以為解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卦變自升而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夫坤於方為西南

於畫為衆於義為平易故以得衆釋利西南蓋取其象

而言非以為得衆心也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程傳曰不云无所往省文爾○亦以卦變言之蓋巽體

三爻三往居四二則不動而居其所是為得中亦猶蹇

卦四進而三退也則是即其所安而不輕舉鎮之以靜

而不妄動故能與時休息而來復其所也以此而往寧

无功乎蓋安靜之人既不忍於養禍亦不至於擾民故

能解難而有功也按彖下本義云二居其所而又得中

此獨言得中者舉其一耳蓋居所自不變而言得中就

居所而言故本義以又字別之實非兩事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

矣哉

今周復乘其末

甲者萌芽初發有所包含而未拆之時也拆則自甲而

分裂矣○窮冬之時天地閉塞既而天氣下降地氣上

行二氣交而閉塞者舒散焉所謂天地解也由是奮而

為雷沛而為雨雷以動之雨以潤之則百果草木或甲

或拆莫不得夫發生之意而物之屯難亦通矣夫以天

地化育之功至大无外然亦由解而成於此見解之時

大也

彖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程傳曰赦釋之也宥寬之也○雷雨交作二氣發散解

之象也无心失理之謂過不赦小過則下无全人矣故

略其細微恕其不及直赦之而不問至於有心之罪雖

不可赦亦存欽恤謙讓之心。而宥以從輕。蓋民當寒時。易入於罪。故其待之如此。所以體天地生物之心。而解斯民之難也。蔡氏曰。赦過宥罪者。仁也。過則赦之。罪則宥而不赦。是又裁之以義也。

初六无咎

占也。○當解之初。難已解矣。而初以柔在下。上應九四。既能安靜而无生事之勞。又得所輔而无失事之患。占者如之以處解。則何咎之有哉。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四剛初柔。交相為用。既不生事以自擾。亦不委靡以自怠。於義為无咎也。陳氏曰。大難既解之初。固不可多事。

全周易演義卷之六

象解

八

亦不可失事。多事則凋敝之餘。不堪其太煩。失事則廢弛之後。不足以自振。故惟剛柔得宜。而後可以无咎也。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象而占也。程傳曰。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能以變幻惑人者。群小之象也。黃。中色。矢。直物。謂中直也。○

二有剛中之德。而當三陰用事之時。為能解而去之。以杜惑。上殘民之禍。是以善類自集。而得中行直道之賢。則朝廷清而天下安矣。按此文義。本義未詳。不宜強解。舊說相承如此。故今存之。然亦本義之一義耳。非定說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二得中道。則取舍之極。定於內。是非之鑑。昭於外。而所好惡。莫非天理之公矣。得中。則无不正。故能去邪崇。正而得吉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平

象而占也。王氏曰。負者。小人之事。六。小人之材也。乘者。君子之器。三。君子之位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乃无才德而竊據高位者。是以始雖得之。終必失之。猶小人宜負而反乘車。處非其分。當致寇奪也。占者如是。則位雖君與。亦有不稱之羞。况以不正得之乎。○本義繫辭下。當有傳字。上文放此。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全周易演義卷之六

象解

九

戎。即寇也。○宜負而乘。德不稱位。為可羞愧。是以寇戎之至。實自致之。不得而他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解。佳。與。反。得。如。解。帶。占也。而。汝。也。朋。同。類。也。○初之與四。合不以正。然四陽善類。與陰不同。是初固所當解。而四亦庶幾能解之者。故設此以勉之。言能解汝之拇。則善類自集而相孚矣。蓋非類既去。則同類自來。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所謂朋至斯孚者也。○或疑初與四應。既得无咎。而四與初應。乃欲解之。何也。林氏曰。四。大臣也。大臣之義。无私交。四之解初。蓋散私黨而急公上。故其取義不同也。

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當去聲

言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不以正是為私情之合而非道義之交理所當解者也。是以使四解之。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占也。解謂解小人。○五當尊位而與三陰同類為君而與小人共事者也。君與小人共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教其占言能解而去之。則君德清明君身強固而民與政各得其所矣。然必驗於小人之既退乃見君子之有解。若其尚在是猶未有解也。蓋小人易進難退而君之待之恒外疏而內親。况五陰類未必能解。故又言此以致丁寧之意。使以自考也。蔡氏曰。四陰同類聖人特

以五君位而不甘捨其從陰故為之變計如此。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有解則小人自退故必以此驗之。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射音石

象而占也。隼鳥名。即今所謂鶻也。張氏曰。公者大臣之稱。即上六也。隼者鷙害之禽。指六三也。○六三以陰柔居下之上猶隼在高墉之上也。上六當大臣之任用解去之而被即退服以聽命有射隼于高墉而獲之之象。夫小人既去則善類獲安而自國及民莫不受其福矣。何不利之有。或以公屬占者隼屬本爻則占之象也更詳之。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解音與

悖亂也。○小人心術奸偽足以亂國故謂之悖。公用射隼解此而已。言非徇己之私惡也。

三三既下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占也。○卦體損剛以益柔。卦象損澤以益山。皆剝民奉君之象。民貧則君不能獨富而上下俱損矣。故為損夫。損民於常賦之外不可不慎。必不得已然後酌乎義理而為之。本之以真實行之以不妄。所謂有孚也。如此則合天順人。民樂輸而事易濟。故其道為元吉。理順心矣。征有名而斂有藝。故於義為无咎。法雖立於一時而實萬世權宜之計。今欲放諸四海而无一方阻撓之嫌。是又可貞而利往也。胡氏曰。損本拂人情之事。乃有此應者。損所當損耳。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此亦占也。曷何也。簋祭器。享祭也。徐氏曰。曷之用者。問辭。二簋可用享者。答辭也。○承上文言損非得已亦當不得已而用之。故祭享大事所宜厚者。然當損時則雖二簋亦為可用。蓋禮稱其時。則雖殺而不為濫。用適其宜。則雖儉而不為固。祭享且然。况其他乎。若取之於不得已而用之於可已。則公私俱困。固非其國矣。聖人之所戒也。胡氏曰。享以八簋為盛。四簋為中。二簋為簡。

象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以所敬

道謂損道。○下卦本乾。上卦本坤。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是損下以益上也。夫民貧。則君不能獨富。而損道上及於君矣。上下俱損。此所以為損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言損而能有孚。則有四者之應矣。加一而字。義自分明。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

國之大事。在於祭享。二簋薄物。非禮之常。特以當損之時。時諛不可舉。羸而其禮不得不殺耳。言非其時。則不可也。

損剛益柔有時

全周易演義卷之六

六損

十二

剛柔指卦之上陽三陰而言也。○此即卦畫以申上文之意。言扶陽抑陰。理之正也。今反損陽以益陰者。蓋由剛進之極。則時當損。柔退之極。則時當益。故隨其時而有此損益耳。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盈虛。即損益之已成者。○此以物理言之。有漸消而損者。有漸息而益者。益而不已。則盈。損而不已。則虛。四者。豈人力之所為哉。蓋時屈則當損。而虛。自不能以保其往。時伸則當益。而盈。亦不能以禦其來。要皆順乎理勢之自然。而與之偕行耳。然則二簋之用。亦時而已。夫豈例以薄為哉。或曰。損其盈。益其虛。亦通。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朱子曰。懲者。懲於前而戒於後也。忿怒也。窒者。遏絕之。使不行也。欲謂嗜慾。○山下有澤。氣通上潤。又為深下以增高。皆損下益上之義。損之象也。君子觀損之象。損所當損而已。蓋人情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忿。則懲其患。而以理制之。惡聲厲色。不發於已。橫逆无道。不報於人。也。其易開而難塞者。莫如欲。則遏其發。而以理勝之。由欲以至於寡。由寡以至於無也。夫然。則所存所發。皆得其正。而身无不脩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遄音

爻占而戒也。○初九以陽剛當損時。而上應六四之陰。知其有陰柔之疾。而不能自救也。於是輟已所為之事。而速往益之。以去其陰柔之疾。而補其所不逮。已事遄往之象也。如此。則无自私之心。盡事上之分。而可以无咎矣。然初下而四上。勢分相隔。情意未孚。故又當斟酌其淺深。以為益之之道。使忠言不激。異言不訥。外不忤人。內不失已。乃為可耳。使交淺而言深。情疎而責重。則求親反疏。失亦甚矣。得此占者。不可不損。而亦不可以槩損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指六四。○以初之陽。應四之陰。四有求益之志。初有益上之心。其志正相合也。志苟不合。豈肯已事而速往。

乎

九二利貞征凶。非損益之

占也。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能貞者也。故占者得之。利於守貞。以高不仕之心。厲自重之節。乃為可貴。苟動於欲而妄行。則降志辱身。而有凶矣。且君子之於天下。豈必征行而後有益於上哉。亦惟固守此正。不自貶損。則上啓尊德之心。下抑奔競之俗。其為益也多矣。此子陵所以成光武之大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中无定體。隨時而在。在損九二時未可進。則進非中而隱為中也。二有中德。故其志之所在。惟欲守此而已。富

貴利達。豈得而移之哉。此其所以能貞而不妄進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本象以戒占也。下卦本乾。乾三陽也。上卦本坤。坤三陰也。三則雜而亂矣。今乾三陽同行。而損九三一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之象也。九三上而為上。則上六下而為三。一人行而得其友之象也。如此。則三上相應。初二四五相比。莫非陰陽兩合。而无三者之雜矣。故占者遇之。若三人同行。則當惡情意之雜。而損一人。一人既損。則邪不能間。而相與自尊矣。若一人獨行。自當有聲氣之同。而得其友。其友既得。則兩情相與。而亦无三者之雜矣。三乃卦之所以為損者。故特詳之。

象曰。三則疑也。

舉一句以該下文。言一人行。當得一人而友之。苟雜以三。則志疑所與而不專矣。占者所當深戒也。

六四。損其疾。使遠有喜。无咎。

爻而占也。六四陰柔氣質昏弱。物欲交蔽。本有疾者也。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自損其疾。是惟勇往奮發而速為之。乃能變其質而進於明。充其欲而復於理。為可喜耳。占者能如是。則非諱疾忌醫。終迷不復者矣。何咎之有。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无疾固可喜。因人而苦之。則變惡為美。而雖愚必明。雖

柔必強。亦可喜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而爻也。六五柔順虛中。以居尊位。不得已而損下。即所謂有孚者也。是以得天下之尊信。而樂益之。供輸之來。出自懇切。雖欲辭之而不可得。如或益以十朋之龜。而弗克違也。如此。則揆之天理而順。即之人情而安。福祿永綏於有終矣。大善而吉之道也。○本義兩龜之龜。當作貝。按元龜為大貝。公龜為壯貝。侯龜為玄貝。子龜為小貝。其長不同。其直亦異。然皆以兩貝為朋。唯不盈寸二分者為漏貝。不得為朋。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上。上天也。○五有柔順虛中之德。克享天心。而天祐之。故能受天下之益。而得元吉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爻也。○上九當損之時。居卦之上。始以不足而損人。終以有餘而自損者也。然居上而益下。則但因其所利。寬其所微而已。不必損己以益人也。如是。乃可塞己之責。而慰民之望。故无咎。然不以正。則事雖公而意實私。非王道矣。故又當存公平正大之體。而无違道干譽之私。然後道為盡善。法可常行。因能得人之歸。而无内外遠近之間也。蓋不費之惠其惠廣。无為之恩其恩深。故其效驗如此。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君子以益下為志者也。弗損益之。則惠之出於我者无窮。而澤之及於民者甚廣。將无一夫不得其所矣。孟子所謂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即此意也。熊氏曰：君子苟可以益下。則雖損己。其志猶得。况益而不損。所益无窮。其得志豈不大乎。

三三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占也。○卦本乾坤。而損上益下。則是本固邦寧。而上下皆益也。故為益。以卦體言之。二五中正。得善益之道。故利有所往。而育民以慈惠之政。以卦象言之。二體皆木。

有濟險之具。故利涉大川。而拯民於險難之中。隨時常變。无所不利。益下之事備矣。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說音悅。下上。

上卦本乾。下卦本坤。而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是損上以益下也。其在於君。則為自損所有以益民。如捐山澤之利。免農民之租。皆是也。故其澤之所施者博。所入者深。而民之說之。自无疆限之可言矣。然其所以益之者。實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也。自上而下。則由朝廷以及天下。而澤不上壅。故積之博厚。發之高明。而其氣象之所該。自有覆冒宇宙。昭格上下焉者。非特煦煦小補而已。此民說之所以无疆也。此上不求益而自有其益之事。故其名為益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程傳曰：有慶。天下受其福慶也。○益下之道。惟中正為盡善。卦體九五六二。皆得中正。君臣同德。而凡所以益下者。莫不出於存主之公。講求之密焉。故往以益人。而民受其福也。至於涉川之具。在於舟楫。而舟楫以木為之。此卦震於五行。巽於八卦。皆木之象。在人。則成器素備。運用惟宜。乃可行以濟難也。○陳氏曰：宋神宗與王安石。非不欲益下也。特行有不中正耳。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施去。

益指益卦程傳曰方所也。无方謂廣大无窮極也。○益之為德。震動巽入。震則奮發有為。而不甘自棄。巽則潛心遜志。而進為有方。故德崇業廣。日進无限。此以人事之益而言也。又其卦體。乾之一陽。自上而下。天之施也。而物於是乎資始。坤之一陰。自下而上。地之生也。而物於是乎成形。故萬物並育。其益无方。此以造化之益而言也。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時謂當益之時。○此因上文而推廣之。言動而能巽。時常得益。則日進无疆矣。天地生時亦當益。則其益无方矣。故即此以觀。而知凡益之道。皆與時行也。蓋盈天地間。不過氣化。人事之循環。而其自衰而盛。自消而息者。則謂之益。然皆出於時之自然。而非人力所能為。故時未當益。則雖欲望其益而不可強。時既當益。則雖欲禁其勿益而不可得。此隨時之益。所以通於天下而无間者也。蓋益道甚廣。有非卦體所能盡者。故又言此以該之。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者相助。益之象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人有善。見之即遷。不羨人而自棄。已有過。知之即改。不畏難而苟安也。夫見善則遷。則悉有衆善。有過則改。則復於无過。求益之道。莫大

乎此。且遷善則過當益寡。改過則善當益純。二者相益。亦猶風雷之相益也。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爻也。作為也。○初居下位而受上益。所謂非望之福也。不可徒然无所報效。利用大作以酬之。大作者。盡心竭力。以建大功。舉世所不敢言者。則言之。舉世所不能為者。則為之。不徒小補而已也。然居下任重。非分之常苟不盡善。則上起君心之疑。下來群議之奪。咎有所不免矣。故必其所作者。規模正大。謀畫精詳。而元吉焉。然後上安下從。君望以副。已責以塞。而可以无咎也。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孔氏曰。厚事猶大事。即大作也。○初居下位。以分言之。本不當為重大之事。苟非元吉。則不唯无建功立業之譽。而且越職犯分之譏矣。君子所當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而戒也。王用以下。廣其占也。○六二虛中處下。以當益時。孚誠謙遜。以事其君者也。故能獲上而受其益。名位寵祿。群然並至。雖欲辭之。而不可得。可謂善矣。然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又戒以常永此德。守而勿失。然後君寵不衰。能保其益而吉。不可謂益既得而遂替於終也。此以下之受上益者而言。其在王者。則帝為上。王者為下。而虛中為誠。處下為敬。又享帝之本也。故王者當受

此以該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者相助。益之象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人有善。見之即遷。不羨人而自棄。已有過。知之即改。不畏難而苟安也。夫見善則遷。則悉有衆善。有過則改。則復於无過。求益之道。莫大

乎此。且遷善則過當益寡。改過則善當益純。二者相益。亦猶風雷之相益也。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爻也。作為也。○初居下位而受上益。所謂非望之福也。不可徒然无所報效。利用大作以酬之。大作者。盡心竭力。以建大功。舉世所不敢言者。則言之。舉世所不能為者。則為之。不徒小補而已也。然居下任重。非分之常苟不盡善。則上起君心之疑。下來群議之奪。咎有所不免矣。故必其所作者。規模正大。謀畫精詳。而元吉焉。然後上安下從。君望以副。已責以塞。而可以无咎也。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益之時。而用虛中處下之德。以享上帝。則明德惟馨。而百福來萃。其受益於天。亦如二之受益於上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言或益之。是上以物益之者衆。莫可定其爲何物。乃自意料之外而來也。其曰十朋之龜。特就其中舉一物之至重者而言耳。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爻占而戒也。圭。謂命圭。占之象也。○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才弱德虧。本无得益之道。特以處益之時。無當得益。而三居下之上。又危地也。故无美事之益。而但益以凶事。投之艱阻。以抑其銳。寘之盤錯。以深其謀。雖非受益

之祥。要不爲无益矣。占者如是。則諳練久而義理精。閱歷深而知識廣。向之不善。庶可因此而去也。何咎之有。然益用凶事。乃上責望乎我之意。則我不可不思所以應之。故當孚以存心。而內主忠信。中以制事。而動爲合宜。使夫内外交脩。表裏皆善。而以此上達於君。於以慰其責望之意。乃爲得受益之道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降衷秉彜。人所本有。特以溺於安樂。而或失之。益用凶事。欲其震動脩省於拂鬱之中。而固其所本有者耳。非棄之也。孟子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此意也。是故春生秋殺。莫非造化之仁。慶賞刑威。一皆王者之

德。知此者。可與語王道矣。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戒占也。○六四居上之下。有大臣之位。而不得其中者也。故因占設戒。以爲能存益下之心。而出謀發慮。合於中道。則其志可尚。其事可行。以之告君。而君无不從矣。雖用此以遷國。亦爲利也。蓋國都重地。似若不可輕動。然去危即安。乃益下之大者。故苟以益下爲心。則雖遷國。亦不拂其安上之情。而能造夫有生之樂矣。何不利之有哉。○本義所引傳文。即春秋左氏傳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張氏曰。益志。謂益民之志也。○君之求臣。凡以爲民而已。四以益下爲心。則能事民之事。而心君之心矣。是以告公而見從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爻也。出於我而歸於彼之謂惠。惠心者。上惠下之心也。問。謂問卜。德。即心之所發者也。自我言之。則爲心。自受者目之。則爲德。其實一也。惠我德。下以上之德爲惠也。○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爲益之主。是有誠實惠下之心。而非徒法于舉者也。夫至誠之道。有感必應。豈待占筮而後知其元吉哉。蓋能有孚惠心。則被其惠者亦皆誠實以惠其德。而好義用情。自无所解於心矣。所謂元吉者如此。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志。謂益下之志。○上有孚誠惠下之心。則元吉之應。乃
理勢所必得者。不待問而可知矣。君子之志。在使天下
各得其所。民既惠德。則可驗吾德之及於人者深。人之
被吾德者眾。而无病乎其後樂之心矣。其志乃大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爻而戒也。或者不知何人之辭。勿與不通。○上九陽剛
其性務進。又居益極。貪而无厭者也。放利而行。人所共
惡。故不唯无益之者。而眾且擊之。言无益而有害也。夫
求之有道。取之有節。乃為常久之道。上九不然。則其无
恒甚矣。占者求利不已。如其无恒。則亦當有或擊之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欲利之情皆同。貪利之害甚大。求益不已。豈特莫之益
而已哉。然猶云莫益之者。從其求益之一偏而為辭。未
究其弊耳。若究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方其志在求益。
不期有擊之者。特以我有致爭之端。人有必爭之勢。而
擊之者。自出於意料之外耳。故言或。以明之。此文與二
爻同。而義不同。蓋彼以物言。而此以人言也。

三三 象上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快

平聲二上
兩爻並同
戒占也。告自邑。告命自其私邑。自治之象也。即從也。○
為卦以五陽之盛。去一陰之微。不勞餘力而去之。決矣。
故其卦為決。夫陽之決陰。雖有其勢。然亦不可不盡其
道。故必揚于王庭。以明小人之罪。孚號其眾。以集同類
之力。既已如此。猶當謂有危厲而深密其謀。自治其私。
而不專尚武。能是四者。則決彼有辭。伺我无隙。小人可
去而无往不利矣。或以五事言。今按自治。則不專尚武。
專尚武。則不復自治。二義相反。故象傳亦并釋之。讀者
當以前說為正。

象曰。決決也。剛決柔也。
此以卦體釋卦名義。言决去之義也。卦體以五陽
去一陰。其力有餘。其勢甚易。去之決矣。此所以為决也。
本義不言卦體者。偶忘之耳。
健而說。決而和。說音
和。如和兌之和。中節之謂也。○又舉卦德而贊之。下乾
為健。而性體剛強。上兌為說。而性體和順。其德如此。是
以其決小人也。既无逡巡畏縮之心。而失之不及。又无
忿躁急迫之病。而失之太過。故以和字贊之。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卦體一陰在五陽之上。處非其據。或上蔽賢。乃小人之
罪也。故當揚于王庭。以正之。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危即厲也。○言既能孚號而又知有厲其危如此則我有自固之道彼无可乘之間乃能決無不勝而君子之道為有光也不然易者使傾豈萬全之勢哉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

所尚指威武窮謂陽窮也。○言若不自治而專尚威武則不唯无以服其心而且以激其變自取困窮也蓋君子之於小人可以理勝而不可以力服故其辭如此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繫上

剛復一長則為純乾而陽道以終君子滿朝無復小人之沮矣故利有所往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施上卦辭

澤上于天亦猶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祿恩澤也。德即祿也。○水性潤下澤上于天勢必潰決而散於下。夬之象也。君子施惠澤以及天下祿予

加於君子。樂利及於小人則其澤四布而周徧亦潰決之意也。若居其德而不施則非矣。故忌。按象傳皆就君子所已能者而言。初無戒辭此獨云云。與例不合。故本義以為未詳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去

象而占也。往往決也。○初九當決之時位卑性剛乃居下而任壯者也。居下無可決之勢任壯無審處之術則

所謂揚庭孚號告邑者或不暇顧而即戎則有之矣。故為壯于前趾之象。以是往決必不能勝而其咎乃自為耳。明非時之不利也。程傳曰。陰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居下任壯理勢皆不能勝。然猶往決能免反噬之禍乎。所以為咎也。若慮勝而後往或知不勝而自止則何咎之有。○胡氏曰。京房欲去恭顯而卒困于恭顯。劉賈欲去宦官而卒困于宦官皆不勝而往之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恤莫音
爻也。程傳曰。戎兵也。○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

中道不過於剛而酌事之宜者也。故能憂惕以深其謀。號呼以集其衆。戒備如此則逸以待勞。靜以制動。卒然有變亦足以當之矣。豈有決而不勝者乎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二得中道則無任壯之舉而得戒備之宜。故雖有戎亦無可恤也。不言居柔者。蓋舉一端而言。然剛而能柔亦得中之類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無咎音頄

爻也。○九三當決之時剛而過中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殊無深謀。計者也。如此則我之為決必不得

宜而彼之為防將无不至。我未能加於彼而彼先加於我矣。凶之道也。然君子之去小人豈必悻悻然見于面目哉。顧其心何如耳。為三計者若能堅其決陰之志而不牽於情愛之私則雖獨與上應暫與之合其迹似免而為君子所愠然終必能決去小人志成功立而无咎矣。不愈於壯頰而有凶者乎。此決之所以貴於和也。

本義引温嶠事。在晋書明帝太寧二年。時王敦有異志以帝親任中書令温嶠忌之請為左司馬嶠乃謬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其所幸錢鳳為之聲譽鳳甚悅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鳳鳳亦推嶠嶠偽辭敦不聽遂表用之嶠恐既去而鳳於後間之因敦賤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憤墜至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與亮畫計討平之太真嶠字也蔡氏曰嶠之必為晋室去敦此其夬夬之志也方其為敦司馬深結錢鳳時進密謀若誠心為之宣力者自君子之不察者觀之能无疑乎是為獨行遇雨若濡有愠也然終遂其志功在晋室則其无咎又不足矣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言君子果有決陰之心則雖始與為應終能決之而无咎矣蓋可疑者迹而不可變者心也欲決小人者存乎心而已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臀音豚次音趨且音起疑

象也。膚皮也。次且足不能進之貌也。言謂牽羊之言。

九四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其才與德皆无足觀以此處夬必不自安於下而思與眾陽競進以決陰猶臀傷而不能安也然才德不足則終不能進而其行次且矣進退兩難其悔可知為九四者當用牽羊之術讓眾陽前行而已隨之出謀發慮一從乎人乃能藉彼之力遂已之進而亡其悔耳然當決時志在上進雖聞牽羊之言亦必不能信也策其不信所以激之使必信也聖人教人之意深切如此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當去聲位不當者以陽居陰才力不足故其行次且而不遂其進也聰聽不明則溺於躁進之私而蔽其本心之正雖聞善言豈能信乎若其聰明則知其言之有理而信之矣按聰不明亦以居陰之故凡陽則明陰則暗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而戒也莧陸菜名中行與泰二爻益四爻同謂中道

也。○上六陰柔。小人當決者也。九五當決之時。為決之主。而切近之。則左右朝夕之間。必有深焉。所慮惑者。故為莫陸之象。然五陽而上陰。其類則不同矣。占者若能決而決之。不溺比暱之私。合於中行。不為任壯之舉。則可以去小人而无咎矣。蓋係於私者。或不能決。而力於決者。又或過暴。故必夫夫中行。然後兩得之也。○按本草菜部有馬齒莧。草部有商陸。則莫陸乃二物也。又云商陸。易謂之莫陸。則商陸莫陸。自是一物。然未聞以馬齒莧為莫陸也。本義此說。蓋從程傳而未及考耳。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言九五夫夫而合於中行。雖可无咎。然非其本心也。特

以義之不可而決之耳。其事雖合於中。其心則有所係。故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蔡氏曰。心有所係。則无光明。灑落之休。意有未誠。則非克實光輝之大。此五所以未光也。愚按此發爻辭未發之蘊。蓋春秋誅意之法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爻也。○上六陰柔。居夫之極。聲勢孤子。无所號呼。終為君子所決而有凶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黨類已盡。不能獨存。終必有凶也。○馮氏曰。易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夫見。決一陰之難。蓋君子明白洞達。難進易退。而小人綢繆固結。麾之不去也。

三三 巽下

姤女壯。勿用取女。音

象而占也。○決盡而乾。世皆君子。人情所樂。以為常者也。當此之時。而一陰忽生。實出意料之外。故謂之姤。言非有所期。而卒然遇之也。男女之交。貴得其道。若偶遇而合。而又以一陰遇五陽。則非以漸而歸。從一而終之道矣。是為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彼必不改其舊。而喪身敗名。所必至矣。故得此占者。不可用以取女也。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此以卦體釋卦名義。不期而遇之謂姤。此卦一柔生於五剛之下。而與之遇。非人所期。故以姤名之也。按姤義。或以陰遇陽而言。此與彖下本義。以一陰而遇五陽。皆是也。或以陽遇陰而言。彖下本義。決盡則為純乾。至姤然後一陰可見。是也。然玩卦之得名。當以陽遇陰之說為正。此云然者。蓋為下文勿用取女而設耳。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夫婦之道。不可不久。女壯而猶取之。則妄遇之行。必不能改。而永終之弊生矣。豈可與之久處乎。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地指巽體一陰而言。得坤初畫。故謂之地。章。顯著也。○此以卦體言之。造化之本。獨陽不成。姤以巽體一陰。生

于乾體三陽之下。是當天以純陽用事之時。而得地陰以為助也。如此。則燥烈之氣有所滋潤。而品物生。日新無窮矣。此造化之姤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蔡氏曰。中正。以位言。亦以卦體言之。九五陽剛。居得中正。是以強毅英明之德。而遇宅中。居正之位也。由是德以位行。禮樂刑政。四達不悖。而道大行於天下矣。此人君之遇也。姤本不善之卦。此二條者。聖人偶見其有此善而發之耳。胡氏所謂別取一義。乃姤之最善者是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全唐詩話卷之六

姤

三

此與上文不相蒙。蓋承卦名本義而言也。言一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非有見幾識微之士。謹而防之。則將漸長而不可為矣。故其時義為大也。胡氏曰。非贊遇之大也。一陰雖微。可慮者大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字書云。誥。告也。發下曰誥。○風行天下。周徧庶物。无物不遇。姤之象也。施命以誥四方。則德教風行於天下。而无人不遇矣。蔡氏曰。治天下者。興利革弊。議禮制度。必由命令以播告之。使有耳者无不聞。有聞者无不感。然後可以聯難一之勢。而合難洽之情也。不然。君門深於九重。堂下遠於千里。德意不宣。上情不達。豈能與民遇。

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柅音補。從。蹢音送。躅音擲。羸音羸。豕音豕。蹢音蹢。躅音躅。程

戒占也。馬氏曰。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今不動者也。程傳曰。羸豕也。豕。陰物。孚。必也。蹢躅。行貌。○初陰始生於下。其勢易進。故設二義以戒之。言世道不可一日无君子。君子用事。則天下治。而小人得以陰受容養之賜。君子既去。則天下亂。而小人亦不能獨免矣。為初六者。誠能堅於自止。以守其正。乃可獲吉。苟不自止而進。以害陽。則立見其凶。吉凶既明。擇而處之。可也。其在君子。則不可以其微而忽之。蓋小人浸長之勢。已不可遏。今雖

全唐詩話卷之六

姤

三

微弱。異時豈无得權害正之日乎。猶羸豕而必至於蹢躅也。失此不備。則无及矣。薛氏曰。此爻之辭。一以教陰之慎。一以教陽之防。聖人所以謹於姤初者如此。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林氏曰。人進當相牽。故以進為牽也。○張氏曰。一陰始生。其勢漸進。故云繫于金柅。以止其進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而占也。程傳曰。包。直裏也。胡氏曰。如包直之包。魚。指初賓者。對主之稱。指眾陽而言也。○二與初遇。是以用事之君子。而遇始進之小人。尚在統馭管轄之中也。故為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已。猶可遏其禍亂之萌。而克

其陰邪之害故可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則機會一失貽禍百端他人將无如之何矣故不利使及於賓也
○林氏曰丁謂爲寇準拂鬚時此包有魚也準不能制反從而進之豈知不利賓之義乎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言包有魚義當乘機會之便而遏絕之不可使遇於衆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音規
象而占也○九三過剛不中上下无與性暴而勢孤者也性暴故居不安勢孤故行不進爲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占者如之雖不免有寡助之厲然既无所遇則无

陰邪之傷故猶可以无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上下皆无所遇是以孤立无助而行未進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而占也程傳曰起者將生之謂○四陽在上君象也初陰在下民象也四與初應宜相遇者然初已遇於二而不及已民心離散歸於他人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民心既離則難將作而起凶矣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之去已由上失道以致之故雖无遠之之事亦猶已遠之也此爻以初陰爲民與諸爻異蓋別取一義以示

君道也易不可爲典要如此
九五以把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而占也隕降也程傳曰有隕自天猶云自天而降也
○九五陽剛中正主卦於上以君子之望而制始生必潰之陰如以把而包瓜也勢若易矣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則有難以力勝者故必含晦章美用意周密不動聲色不尚威武使其實有勝陰之謀而不見其勝之迹乃可挽回造化斡旋氣運而陽之將消者倏然來復若從天而降也若露才使氣祇自取亡耳○陳氏曰漢黨錮諸賢不知此義以至於敗能知之者唯唐狄梁公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命謂天命○九五中正涵養已深非若世之識卑而量狹慮淺而謀近者故能含章以制陰也陰陽迭勝乃天命之所在知其有常而含章靜制是爲順天故能有隕而不亡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而占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其德與勢皆不足以致遇而人莫與交爲姤其角之象言其遇以角也以角求遇安能遇哉夫不得其遇雖可羞吝然无陰邪之傷則亦可以无咎矣陳氏曰君子處世當擇人而遇之若姤其角則不問其當遇與否而一无所遇矣不遇其

所當遇。固為孤立。不過其所不當遇。則无所傷。聖人著此兩義。使知不可不遇。而又不可妄遇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也。居上而无遇。是其窮也。窮則吝。

三三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假音格。

占也。戒在其中。下皆放此。○以卦德言。坤順兌說。君民之聚也。以卦體言。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君臣之聚也。以卦象言。澤上於地。發榮滋長。萬物之聚也。故其名為萃。王者當萃之時。既能齊戒誠敬以聚己之精神。則宜至于太廟以祭祖考。故其占如此。然必聚己之精神。而後

可以假廟。則戒意在其中矣。其下三者。皆當以是推之。利見大人。亨。利貞。

人類既聚。无主則爭。宜相率以見大人。而藉其德位。以信相欺。禁相奪。然後得因所統以為安。而免於乖爭之亂。故可以得亨。然必其所聚者。不植私黨。歸乎大同。乃為利耳。苟不以正。而欲仗大人以求亨。豈可得哉。

用大牲吉

當萃之時。民物豐盛。其財可以有為。必用肥腯之牲。以祭。乃可格神而受福。故吉也。程傳曰。事莫重於祭。故獨言之。推之百用。莫不皆然。

利有攸往

人當萃時。才德已備。於此有為。則流於既溢。發於持滿。莫非達順之塗。而功業之成。不難矣。故利有所往也。此上四條。各為一事。登大牲。承假廟而言。利往。承見大人而言。又未嘗不相蒙也。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假音格。

萃者。相聚之義。坤順兌說。則下无梗化之俗。而順以從君。上有從欲之治。而說以使眾。兩情相通。勢不得而間之。此君民之情相得也。九五剛中。六二應之。則君不負其位。而誠實以下。交。臣不負其能。而虛中以上。應。兩志相合。分不得而限之。此君臣之情相得也。夫君民相得。則聚而无背叛之患。君臣相得。則聚而无睽離之隙矣。

卦之所以為萃者。以此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吳氏曰。致。極盡也。○言王者精神既聚。當至廟中。致其誠孝。以享祖考也。此所謂孝。特指祭祀時而言耳。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靡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所謂孝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聚以正者。明一統之分。懷尊王之心。而不植黨以圖亂也。如此。則為大人所與。而解紛息爭。有其人矣。故亨。若其妄聚。則亦不能亨也。此釋亨義。而利貞已在其中矣。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天命者。天理自然之謂。時而已矣。大牲必聚而後有。故用大牲者。所以昭民力之普存。而稱其時之當然也。聚則可以有所往。故利往者。所以發豫養之學術。而及其時之當然也。苟當萃時而不如是。則為儉親。為自私。或非萃時而如是。則為徼福。為妄動。皆非順命之謂矣。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之為卦。具有萃聚之理。故即此以觀。而天地萬物之情。因有可見。蓋陽唱陰和。乾施坤承。天地之情一聚也。形交氣感。聲應氣求。萬物之情一聚也。萃道之大如此。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上

兌澤上於地

萃

三十六

凡有生氣之流行。而在地上者。皆謂之澤。此所謂澤。即庶物也。除者。除舊從新之謂。戎器。兵器也。戒。備也。不虞。變之生於意外者。○澤上於地。津潤上行。萬物暢茂。萃之象也。當萃之時。衰亂所伏。宜有以豫防之。是以脩其戎器。聚之武庫。以備夫內難外患之生於不意者。蓋於無事之時。而為有事之備。則萃可長保。苟銷兵於世道之粗安。而束手於禍機之卒發。其不轉為海者幾希矣。此秦隋之所以亡也。○丘氏曰。除戎器。非右武也。戒不虞而已。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號

爻而戒也。不終者。不終於四也。握者。眾人團聚之稱。程

傳曰。一握。猶俗語一團也。○初六上應九四。本有孚以相聚者。然隔於二三。而當萃時。上无可聚之便。初有急聚之心。又以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而遂惑志於二。陰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於此時。而呼正應。則舍近求遠。其策似迂。不免為眾所笑。然理所當然。人言不足恤也。故但當勿恤其笑。而往從正應。則其孚有終。而可以无志亂妄萃之咎矣。初六本妄萃者。聖人特為反正之術。以戒占耳。林氏曰。初從九四。而乃為二陰所笑者。所謂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兌澤上於地

萃

三十七

人之處物。皆本於心。而志者心之所之也。初志既為二陰所惑。則唯昵於相比之私。而不復知有上應之正矣。此所以妄萃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占也。引。謂二與五相引也。禴。夏祭名。時物未成。以樂為主。祭之簡薄者也。○二應五。而雜於初三二陰之間。易為所溺。而變其志。故當竭忠盡力。委曲牽引。以萃於五。則有行道濟時之功。而无廢倫傷義之失。吉且无咎矣。又二虛中。以上應九五。誠實而下交。是二之信。感五之信也。故卜祭者。真誠精一。如二之孚。則雖薄物。亦可以祭。而神降之福。亦如五之下應矣。何不利之有。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中德未變是乃篤於君專於許國而不為朋比之所
搖奪者故能牽引以萃於五也不然其不為初之乃亂
乃萃者幾希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爻而戒也○陰不中正而求萃則无道以致人上无正
應而始求則无端而自往故九四雖近亦莫之與而其
萃也嗟如不得故嗟何利之有然三與上情雖不相得
而分實相應故唯往從於上乃得其萃然困而後往既
非相與之本心復得陰極无位之爻縱與之萃亦不能
伸其志矣故雖无咎而亦不免於小吝然理所當然小

吝非所恤也按三上皆陰應不以正本義乃以為正應
者特自其當應而言耳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上往也○言三之往乃上以巽於上也

九四大吉无咎

戒占也○九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為君所任下比衆
陰為民所歸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則所以得君與民
者未必其出於正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事君使民
皆必以道而无一毫容悅違道之私則天理得人心安
上不負君下不失望而臣責塞矣乃可以无咎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以陽居陰不得其正其萃必有未盡善者故因其
所不足而戒之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爻而戒也位謂君位元永貞即陽剛中正之德也○九
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當民聚之時居大君之位德稱
其位者也故其當萃而有位也人无不信行无不從而
得无咎若居此位而猶有未信則是吾之德不如五也
但當反已自脩使其元而不刻永而不息貞而不雜亦
如五之德焉則人必信從而悔亡矣此為占者言之若
五則未見其有不信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全圖易象卷之六

本

萃九

王者以天下為度必欲德化著於四海含生之類无不
相信乃為慊其所志九五雖萃有位然已德未至人心
未孚則是猶有遺化而其志未慊然也豈得為光明乎
此以匪孚為五言與爻辭不同亦如九五含章之類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齋音咨
洟音夷

戒占也馮氏曰齋咨嗟嘆也涕洟悲泣也孔氏曰自目
出曰涕自鼻出曰洟○上六處萃之終萃極而反散者
也加之陰柔則才弱无位則望輕以是求萃必不得矣
故當操心危慮患深齋咨涕洟以自戒懼則雖不得萃
猶可自保而无咎也若勢孤力寡猶不知懼則其禍豈
止不得萃而已哉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當萃之時。得萃則安。上六求萃不得。未安於上。故必齋咨涕洟。而後可无咎也。

三三巽下 解三三坎下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占也。○為卦自解而變。六上居四。柔以時升。進而上也。故其名為升。夫柔以時升。既有可進之時矣。又內巽外順。有可進之德。剛中而應。有可進之勢。兼此三者。故其占當得元亨。蓋用之以見大人。則會遭逢之慶。而晉弗憂。其見推。此元亨之見於始進者也。由是前進以立事業。則成輔佐之功。而吉於是乎可得。此元亨之見於既進者也。○本義舉卦變後不及卦名。乃連德體直歸於卦辭者。蓋卦辭元亨。實兼卦變。故并歸之。亦以象傳分釋既明。則此不待言而自見也。

象曰。柔以時升。

柔指六四。○卦變自解而來。六四之柔。向本居三。今以時而進於四。是以愷悌之臣。當亨嘉之會。而登宰輔之位者也。卦之得名者以此。必言時者。剛柔升降。唯其時而已。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內巽。則心不拂理。而有深潛斟酌之方。外順。則行不悖道。而有從容和緩之美。此其利於升也。九二剛中。

則誠實。上交。而我有見知之實。九五應之。則虛中下接。而上有見知之君。此其勢之利於升也。如此。則履不至。錯皆不至。愁而大亨必矣。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見君。則有獲上之慶。求進。則遂行道之心。皆所謂元亨者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伏生意於其中。而自發乎其上。自下而高。升之象也。君子慎以崇德。念念謹審。事事謹審。而積之以馴。至于高明。廣犬之城。則其進不禦。亦如木之升矣。

初六。允升。大吉。

本爻以著占也。○初以柔順。居巽下而為之主。既有能升之資。當升時。而巽於二陽。又得可升之助。占者如之。則名譽必彰。汲引必力。而信能升矣。得君行道。由此而致。豈不為大吉乎。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指二三。○二陽皆欲上進。而初六能巽與之。合志。是以得其所援。而允升大吉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本爻以著占也。○九二剛中。誠實以上交。六五柔中。虛中而下應。是其信足以感君。而致君之信者也。故十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而致神之格矣。苟无

其誠則无其神安能免於詭濟之咎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之孚君臣相信者也既得於君則上不疑下不忌而有得時行道之喜矣

九三升虛邑

象也占亦如之○九三以可升之具當利進之時而所進者坤其勢易入故其升也道可大行動无所滯有如升於虛邑而前无壅塞也占者如是則其升亦如是之易矣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地既非短於和而見沮又非危於時而不通豁然上進其何疑礙之有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占也○六四以柔居柔升於坤體是積其誠意以升而事君之道斯其至矣王者得此以是誠意亨于岐山則福祿可綏濟慢可免事君事神夫豈有二理哉○本義云義見隨卦指隨上六而言也彼取隨之極此取順之至故皆可用亨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順者誠之質也事如有事之事即所謂升也順事以順有事也此本指臣道而言故本義言象而不言義也○陰柔為順進坤為事以順而升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

德者也故有積其誠意以通神明之象而其占為用亨也

六五貞吉升階

本爻以戒占也○君道以正為貴五當升時居尊位而以陰居陽為失其正故戒占者當知天命不易而行政用人一歸於正則可以承天休守帝位而吉矣由是德教洋溢道化誕敷其升於治若升階之易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興道致治人君之志也貞吉升階則能升斯世於大猷而素志遂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爻而占也貞謂正道乃人所當力行固守而不可息者也故曰不息之貞○上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于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不利甚矣唯以此貪利之心移於進德則道明德立而日進无疆乃為利耳明言冥升之不利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升至於上唯止為貴若猶冥升則悖乎理勢而消亡必矣豈復有富益乎古人知足知止不辱不殆曰知此理故也

三三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本象以著占也。有言不信，戒也。○凡剛在柔上，則伸為柔掩，則困。此卦坎剛為兌柔所掩。九二為二陰所掩。四五為上六所掩。皆君子見揜於小人，而不能自遁之象也。故為困。卦之德體處險而說，既有亨義，而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故處困者，必能守義安命，泰然自樂，而不以困移其心，乃為得正。然必義理精明，持守堅定之人，乃能如此。而吉且无咎，言非小人所能也。又凡人處困之道，內雖貴於光明，外則宜務晦默。若專尚言語，嘵嘵然明已之无失，憤人之見傷，則人必不信，徒以招怨取禍而已。无益於困，占者所當戒也。

象曰：困，剛掩也。

八四

以全體言。坎剛掩於兌柔，以二體言。九二掩於初三、四、五，掩於上六，皆剛見掩於柔也。既為所掩，則正直之志，剛大之氣，沮抑而不振矣。此所以為困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說音悅不失其所亨，語意與不改其樂相似。君子即大人也。○卦之為德，坎險兌說，其在於人，則身雖困而心常喜悅，不因困而失其所亨也。蓋心之真樂，人所固有，特以戚於困而失之。若其能說，則內无憂懼，外无怨尤，而樂天之誠，自有非人所知者矣。然唯君子能之。貞，太人吉，以剛中也。二五有剛中之德，則所存者正，所守者堅，自能以義安

命而不為時所困矣。蓋當困時，非中則心不亨，非剛則中不固，故必兩全而後得之。此大人之象，而貞之道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窮，即不信也。○處困之道，當務晦默，若專尚口，則人必不信，而取窮矣。君子邦无道而言孫，正為此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猶委也。致命，非謂必盡殺身，凡舍命而行皆是也。○澤以猪水，水在澤下，則水漏而澤枯，困之象也。君子處困，置軀命於度外，唯知盡吾當為之理，以遂吾欲為之志，則雖困而亨矣。所謂遂志，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也。占在其中。株，木之有株者。坎體幽昧，故曰幽谷。覿，見也。○初六陰柔，才不足以濟困者也。以此而處困之底，則傷於困而不安，以此而居暗之甚，則入於暗而无見，故為此象。苟處得其所，或才足以振之，則皆不至於此矣。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幽暗之甚，不能通明，由以陰柔而居坎體之下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紱音弗，五交同，亨音

象而占也。紱，蔽膝也。朱紱，赤紱，皆謂臣下之服。方者，來而未已之辭。○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是能濟天

下之困。而居六臣之位者也。故高爵厚祿。雖足娛樂。而百責所萃。身亦反受其困矣。且又承五之應。而寵命之服。方來未艾。則其困抑甚焉。故有此象。皆困之善者也。又剛中有誠實之義。上應有感通之理。故占者得之。利以亨祀。若征行。則時值困窮。當有凶道。然當行而行。困非已致。於義為无咎也。此爻之義。或以德言。或以時言。故上下不相蒙也。○伊氏曰。孔明相蜀。正與此類。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慶指酒食。○處困之時。繫當得困。特以二有剛中之德。必為時用。故能有此酒食之困。而非若諸爻之困。非所困也。此爻之義。正與益三相反。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而占也。蒺藜。草之有芒刺者。○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才德不足。不善處困者也。故欲前推九四以上進。則四堅剛而不可動。退倚九二以圖安。則二剛銳而不可依。如此。則禍必及身。而家隨以喪。雖居三而得上六以為之應。亦終不能保矣。故為此象。而其占則凶也。○本義繫辭下。當有傳字。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孔氏曰。祥。善也。吉也。○三乘九二之剛。據非所據。故不自安。至於妻不可保。則死亡必至。而不祥甚矣。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而占也。來者。四下來而濟初也。凡爻自下而上曰往。自上而下曰來。○四與初為正應。當困之時。上下相求。理之常也。然四處位不當。才不能濟。而初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是以四之來極也。徐徐不急。而初之就極也。困于金車。情雖殷而勢則疏矣。占者如是。為可羞吝。然本正應。二終不得而間之。故始雖見阻。而終必得合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王氏曰。下。謂初。○言四來徐徐。未能遽合。然其志則在濟初。而與合也。惟其志在於初。故今雖失剛不正。不能濟之。而終亦得以相與矣。所欲濟者。志也。不能濟者。才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也。占在其中。利用祭祀。占也。則者。斬足之刑。○九五當困之時。而比上六之陰。乘九四之剛。是上傷於近習。而下傷於強臣也。既傷於下。則臣无所用。而反為所困矣。然剛中而說體。則猶有能為之才。善處之道。為能制服近習。駕馭強臣。久當有說。而不終於困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剛中有誠實之心。說體有說神之義。用以祭祀。則誠无不格。而久當獲福。亦猶遲久而有說也。故其占又如此。○本義下既傷之下字。兼傷於上下之上二字。蓋自爻位而言。則有上下。對君而言。則皆為下。

下二字。蓋自爻位而言。則有上下。對君而言。則皆為下。

也

象曰剛則志未得也

上下既傷則動有所制而主威不振故其志未得也

乃徐有說以中直也

直即剛也○中則不陷於一偏而處置得宜直則不惑於群枉而是非有別故能違久而有說也

利用祭祀受福也

以剛中祀說之道事神又當獲福故於祭祀為利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應音臲

象而占也孔氏曰葛藟引蔓纏繞之草臲臲動搖不安之貌不言困者困因於上省文也曰語助辭讀如大學

亦曰殆哉之曰動悔悔在事有悔悔在心○上六以陰

柔處困之極才弱時窮不能有濟故欲動以求解則纏束而不能解欲靜以求安則震撼而不得安不動則已

動必有悔而无往不困也如此則不可有所往矣然物窮則變若能悔前之非而改其陰柔之疾以是征行則

振拔有為而无復葛藟臲臲之悔矣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當去聲

以陰柔處困極所為非其方所處非其時皆未當也動

悔而能有悔則易困為亨而其行為吉行矣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六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六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七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真江徐師曾伯魯學

三三三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

瓶凶瓶上聲繙音繙

占之象也汲之不竭故无喪不汲不盈故无得至謂至井上繙汲井索也瓶汲器以瓦為之○為卦巽下坎上

木之根莖深入乎坎水之下而水之津液上行於巽木

之末井水上行之象也故為井井體有常而不遷猶治

道有定而不易故為治者酌古準今於其所當改者雖

不能无損益而其所不當改者一唯成憲之是式焉則

於舊章无所增損而人人得以遵之矣猶改邑不改井

无得喪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然事雖仍舊猶當守

之以敬乃能成功苟以慢易之心乘之而更變於後則

功雖垂成亦終必敗而已猶汲井幾至未盡綆之時而

羸其瓶則終无功而所喪多矣凶何如哉此於卦材皆

无所取特據理而言耳辭若兩截而意實一貫學者宜

深味之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上上聲

巽木也入也水者地之津潤養謂養物○釋卦名義而

因及其用蓋井水在下而出之於上者也卦以巽木入

乎坎水之下而生出其水得水之精於土之燥以土之

潤為木之華。猶井水之在下而上行也。故其名為井。井不動而及物。其泉混混。有以為烹。鉶灌。既之資。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為能養萬物而不窮也。井之為井。蓋如此。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陰柔不能固守。過剛喜於有為。皆非守法之善也。卦之二五剛而得中。則德性堅強。克養完粹。而躁妄強暴。舉不足以累之矣。是以能守成法而不涉於紛更之弊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為治以濟眾為功。猶汲井以得水為功。若未繙井。則法方行而未竟。澤方施而未普。是未成功也。於此時而不敬慎以處之。至羸其瓶。則終无成功。而所喪多矣。其凶可知。

可知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勞相並

象義與象傳同。木。樹木也。勞者。安存慰藉之意。相助也。勸相者。勸民使相助也。○君子任養民之責。故為樂利之政。以勞其民。而又使民相養。以廣其道於天下。如此則无一物不得其所。而君子之養物无窮。亦如井養而不窮矣。此君子之所以為井也。張氏曰。勞民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薄其稅斂。時其補助之類是也。勸相者。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以至比閭族黨之相友。相助相周。相卹皆是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泥去聲

象也。舊。謂廢而不用者。○初六陰柔才弱。居下勢卑。人品汗下。而為時所棄者也。故其象如井之汙泥而人不食。如此。則為廢舊荒穢之井。而禽鳥亦莫之顧矣。豈特人莫之食而已哉。井泥舊井。陰柔不泉之象也。不食无禽。居下不上出之象也。德不足於已。功不及於人。初之可鄙如此。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吝也。合上聲人以行道為業。猶井以上出為功。初居卦下。其位最卑。雖有德。尚不能行。况无德乎。既无其德。則為時所棄而已。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音付

象也。谷者。井旁之穴。射。注也。鮒。魚名。甕。甕屬。亦汲器也。敝。壞也。○九二剛中。本有養人之德。猶井之有泉也。然上无正應。既无汲引之人。下比初六。又无彙征之友。是以功不及物。僅能獨善其身而已。故以井言。則為井旁穴出之水。僅能下注於鮒。而不及於物。以汲井言。則為敝壞之甕。不能上水。而反漏於下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與。專指應與而言。○言二雖有剛中之德。然无正應。以為之援。故功不上行。而其象如此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也。占亦如之。王氏曰。為猶使也。我者。行人自謂之辭。

○九三以陽居陽。有德而且純也。居下之上。猶未離平下也。是其尊主庇民之德。雖所素具。而時不足以行之。猶井雖潔而不為人所食者。然則天下之人莫不惻然而憫之矣。然君子不患時之未遇。而患德之不立。三有可用之德。既猶井之可汲。一遇王明。必將舉而用之。以其所蘊。達於所施。則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民。莫不並受其福矣。豈終不食而已哉。蓋道無終廢之理。故又以是期之。或以此二句言可測之。故則與首句意重。恐非爻辭之本義也。○愚謂君子之處世。其未遇也。使人可惻而不自以為惻。其既遇也。使人受福而不知己之有福。乃能隱顯合道。窮達得所。苟使未遇之時。人不我惻而自惻。則必枉道以徇人。既遇之後。人不受福而自福。則必素餐以利己。其不得罪於聖教者。幾希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

行。猶言路人也。○九三有德而不為時用。可惻莫甚於此。故雖無與於行道之人。而亦以為惻也。○本義道猶路也。

求王明受福也。

求者。孔子為三觀望之辭。○言三有德而不為時用。特未遇明王耳。苟有王者。達於治體。明於知人。則三德必及於物。而君享無疆之休。民被至治之澤矣。

六四：井甃无咎。

象而占也。孔氏曰：甃者。以埽壘井而脩其壞之謂。○六四陰柔得正。謹厚有餘。而剛果不足者也。故有自脩之行。而无及物之功。猶井之脩治不汗。所少者泉耳。占者如是。則雖不足於體用之全。要亦不失為清脩之士矣。何咎之有。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謹厚之士。多能脩潔。而不自亂於汗濁之俗。特才有所不及耳。孔子有取於猶。蓋為此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象也。井冽句絕。○井以清冽為貴。泉以見食為尚。五有陽剛之德。則蘊之為天德。而養物之具以立。猶井之清冽。而无所停汗也。居中正之位。則措之為王道。而養物之功以行。猶寒泉為人所食。而不積於无用也。賢人之見用於時者。蓋如此。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中正。以時位言。○五以陽剛而居中正之位。則天位與共。而行道有機。故有及物之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而占也。○居卦之上。又當坎口不掩之處。是能溥其養物之功。而天下之求得其養者。皆取足焉。猶井收而勿幕也。然其所以如此者。由體之有孚耳。是以占者必當涵養精純。脩治完具。使實德之蘊。靜深有本。而其施

不窮亦如井之有孚焉。則容保無疆。曲成不遺。而天下皆得其所矣。大善而吉之道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養道以萬物各得其所。為極至。今得元吉於井。養之終則博。施濟衆而功。用與天地同流。事業與帝王相匹。不但惠及邑國而已。養道之大成也。

三三 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占也。巳日對即日而言。謂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也。言久而後信也。此元亨與他卦不同。言其所革皆大亨之道也。○以二象言之。水火相息。二女不相容。故其卦名為

全周易卷之七 六章

革。以新易故之謂也。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方革之時。未能遽信。必已革之日。事久論定。而後人信之也。然事苟當革。則亦何恤其初之未孚哉。但貴於革而當耳。卦德內明外說。乃變革之善道。故占者有所更革。皆通行無礙之道。而又合乎天命人心之宜。則能宜民善治。而可免於妄革之悔也。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水火二物。勢不兩存。若其同處。則各有所勝。而相生滅矣。此以物取象。而見其有變革之義也。中少二女。各有定分。若少上中下。則倫序有乖。而離隙生矣。此以人取象。而見其有變革之義也。此卦之所以名曰革也。○本

義大略與睽相似。然相違。特性各異。趨耳。相息。則有相害之勢矣。不同行。特志各異。歸耳。不相得。則有相害之心矣。雖相似而實不同。故云大略也。息有二義。火然則水就。水決則火滅。滅息之義也。水滅而火熾。火滅而水存。生息之義也。傳文相息。兼此兩義。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

言其革至是而後人信也。蓋人情溺於耳目之常。而駭於見聞之驟。故必巳日而後信也。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說音悅。

以猶而也。○文明見於當革之前。灼義理而不妄於革也。和說形於方革之際。順時勢而不驟於革也。夫以是

全周易卷之七 六章

德而革。則放之四海而大通行之適宜而得正矣。既亨且正。則所革皆當。而悔可亡也。蓋革而不當。則有悔。當則悔自亡矣。

天地革而四時成。

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二氣之流行而已。陰極則陽生。以革陰。陽極則陰生。以革陽。陽革陰。則寒往暑來。而春夏成矣。陰革陽。則暑往寒來。而秋冬成矣。革之見於造化者如此。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命。讀如易姓受命之命。朱子曰。順天謂順天理。應人謂應人心。○湯革夏命。以為商。武王革商命。以為周。蓋因

天人厭桀紂之亂而爲此以順應之。皆非出於私意也。革之見於世道者如此。

革之時大矣哉。

天道變易。世代遷移。革之至大者也。不革則寒暑一定。變亂日滋。而造化世道皆不復可爲矣。故其時爲大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治平

歷。與曆同。紀數之書也。○澤中有火。水能滅火。革之象也。天道民事。關乎四時。乃變革之大者。故治歷以明之。

治歷者。設占步之法。以推天象運行之度。立布筭之術。以察氣候旋轉之變。而紀之於書。於以明乎四時而在上者。得以敬天而勤民。在下者。得以因時而起事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鞏音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鞏音

本象以著占也。黃牛之革。占之象也。革。皮也。○初九當革之時。若可以革矣。然居初則分卑。而不當事之任。无應。則勢孤。而无共事之人。未可輒有所革也。惟以中順之道自固。安常守分。不妄變革而已。蓋妄革。則非中。強革。則非順。故以不革爲中順。而於爻初无所取也。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居初无應。未可以革。一或妄動。則多事之亂作矣。蓋當革者。衆人之通情。而未可革者。初九之時勢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戒占也。日。議革之日也。與彖辭不同。○二當革時。而有

柔順中正文明之德。上應九五之勢。足以有革者也。然革非得巳。不可以遽故。當從容慎重。擬議於巳日之久。必舊政不可一日存。而新政不可一日无。然後從而革之。則人有樂從之善。巳无紛更之失。往得吉而无咎也。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即爻辭所謂征也。○巳日而後革之。則詳審精密。可以革天下之弊。而新其治。故之皆準。傳之无弊。所謂吉无咎者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戒占也。革言。謂議革之言。就。成也。三就。謂三番成就也。○革道貴審。而病於躁。九三過剛不中。又居離極。躁於革而不能審者也。以是而往。必有凶道。雖事在當革。亦不免於危厲。蓋由躁動而无以取信於人也。然其時當革。特所病者不審耳。若能不恃其剛明。而熟思審處。革言至於三就。則亦足以取信於人。而可革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革言至於三就。則事无餘理。法无遺奸。而致審極矣。豈復有所加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占而戒也。有孚。人信之也。命。政令也。○九四以陽居陰。處不得當。所行未免於致弊。故有悔。然卦已過中。又當

今文周易演義 卷七

水火相息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則舊弊可去。新政可行。能亡其悔矣。然在我雖有可革。而在人或未之信。則亦未可遽革也。又必上下皆孚。然後革之。則所革皆當。而无不樂從。乃可以獲吉耳。然欲人之信。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林氏曰。巳日乃孚。孚在革後。有孚改命。孚在革前。何也。蓋文明以說。則所革者當。故巳日乃孚。以陽居陰。則所革未當。故有孚乃革。此先後之所以不同也。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上信其更化善治。下信其通變宜民。是以得吉。苟為不然。則人心拂而不從事。體乖而不順。安能吉乎。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而占也。○九五陽剛中正。為革之主。是以自新新民之極。而當順天應人之時者也。蓋已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亦新。故能革命以有天下。而王制昭明。民俗丕變。猶虎之變。而文章外見也。占而得此。當有此應。然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得天人之歸。而无富天下之念。乃足以當之耳。明其占之未易當也。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炳者。光明宣著之意。○大人轉移世道。如虎之變。則人文宣朗。炳然可觀矣。蓋大人初有天下。則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自古及

今未有革命而文不炳然者。但或未能如五之當耳。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而占也。君子小人。以德而言。皆指從革之人也。○上六居革之終。革道已成之時也。故當其時。在君子。則遷善敏德。而光輝外見。如豹之變。而文彩可觀也。在小人。則畏威遠罪。而勉強從化。心雖未變。而亦革其面也。治道至此。不容更有所為。而上六之才。亦非能有為者。故占者往而有革。則多事煩擾。而不免於凶。唯居守其正。與時相安。乃能保治而得吉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蔚音蔚。蔚。文深貌。○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

四肢。發於事業。其文蔚然。所謂豹變者也。○蔡氏曰。文炳之文。昭於天下。禮樂風化之類是也。文蔚之文。止於一身。言動威儀之類是也。

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言小人之心。雖未易化。然亦禁其暴惡之萌。而外為柔順。以從君之教令。蓋德威之畏。有以深服其心。故也。

三三巽上 三三巽上 鼎元吉亨

占也。○陰趾陽腹。五耳上鉉。鼎之體也。以木巽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為鼎。鼎者。天下之重器。在君所以置之。而此卦象巽順聰明。卦變柔進上行。卦體六五

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德位兼備而又有其輔所謂置之安則安者也故占者如之則調燮有方政化四達天命以凝人心以戴而鼎之重器可長保於无虞矣大善而亨之道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能也下並音烹

巽入也亨煮也能熟也○以卦體言初陰分植為足二三四陽中實為腹五陰對峙為耳上陽橫貫為鉉有鼎之象此鼎之體所以立也以卦象言巽木入於離火之下火得薪以為用而致亨能此鼎之用所以行也體用交而鼎成矣卦之得名者以此○或曰聖人制器取諸卦象今乃象器以為卦乎程傳曰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不能知象也故設卦以示之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又曰卦之為鼎取鼎之象也鼎之為器法卦之象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以為義也

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聖人謂君聖賢謂臣○此以鼎之致用而極言之享帝所以報本也然犧牲之奉必用鼎以亨之而後可以達其誠養賢所以為民也然式燕之具必用鼎以亨之而後可以將其敬言雖至大之事亦有資於鼎也孔氏曰亨能所須不出二種一供祭祀一當賓客若祭祀則天神為大賓客則聖賢為重故舉其重大則輕小可知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上

心志巽順入於義理而不拂耳目聰明達於事變而无蔽此德之見於卦象者也卦自巽來陰進居五以微柔之人履崇高之位此勢之見於卦變者也六五得中而應九二以虛中之德任陽剛之助又其輔之見於卦體者也有此三者則治化誕敷而重器可保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象與鼎用同鼎唯正故能凝其所受之實君子居尊而端莊安重言動不苟政令不違是以正乎南面之位而能凝其所受之命亦猶鼎之安重而有以凝其實也○

本義協于上下上下謂天人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詁音

象之象而占也以猶有也○初居下位而應九四越為下之分取援上之嫌是猶鼎趾在下今反向上而顛者也然當鼎初美實未克而否惡尚積因顛而出則取人之善去已之汙而反為利矣亦猶丈夫下偶於妾在禮雖顛而因得子以承宗者也占者如是則有維新之功而无舊染之累何咎之有事固有出於偶然者非可以有心致之也此爻象中取象而義則一學者詳之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
在下位不接上天下之正道也初而上應似悖乎此然

可因之以去惡。則亦未為悖矣。故其象義如此。利出否。以從貴也。

易之大分。陰賤陽貴。是初賤而四貴也。初上應四。虛心。屈已以從貴。於以去故而納新。舍惡而受美。故有出否之利。蓋善惡二者。不容並存。新者欲受。則故者不得不去。故者既去。則新者可從而受矣。○蔡氏曰。均之應四也。或為顛趾。或為從貴。易之不可為典。要如此。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執音。象而占也。徐氏曰。怨耦曰仇。我仇有疾。謂彼來仇我。而我為所病也。○九二剛中。至德全備。如鼎之有實也。然密比初陰。易為所溺。乃我之仇。而為我之病者。二能以

剛中自守。不妄與交。則初雖近。而終不能我就矣。占者如是。則德不虧。而用有餘。潤身澤民。皆由此出。吉之道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言二雖有剛中之德。猶當慎其所之。不可失身於非義之親也。苟恃其德。惟意所往。則失守身之法。而喪其德矣。戒之之辭也。

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承上言能慎所往。則仇不能即。而所有完固。終无過尤矣。蓋即又辭吉字之意。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悔終吉。行去聲。塞音色。

象而占也。程傳曰。耳指五。方兩。且將兩也。○三為鼎腹。

上承離體。而有陽剛文明之德。如鼎有雉膏之實也。然臣必得君以行其道。猶鼎必賴耳以行其實。而三過剛不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孤介迫切。行失其中。皆可事之君。從避世之士。而不出以行其道。猶鼎耳變革。而其行塞也。雖有雉膏之美。亦終積於无用而已。然以陽居陽。終能反之於正。苟能自守。不妄應上。

則五必求三。三必應五。陰陽相合。而失君長往之悔亡矣。占者如是。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有相遇之吉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義主於裁制。九三越五應上。无所取裁。是失其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折音音。渥音速。渥音。象而占也。足指初。餗。鼎實也。渥。作。周禮所謂屋誅也。鄭氏注云。屋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屋舍中誅之。司烺氏復以板書其姓名罪狀。著於墻中。謂之明竈。是也。○四當事任而應初六。委其重於陰柔之人。和力不足。必至敗事。猶鼎折其足。而傾覆公餗也。當任如此。必有重刑。凶可知矣。○范氏曰。唐肅宗任房琯。而房琯任劉秩。安得不敗乎。○或曰。初之顛趾。即四之折足。今初利而四凶。何也。張氏曰。初未有實。則趾可顛。顛之所以有出否之利。四既有實。則足不可折。折之。則有覆餗之凶。其時位不同。故其吉凶亦異也。又顛與折異。顛

象而占也。足指初。餗。鼎實也。渥。作。周禮所謂屋誅也。鄭氏注云。屋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屋舍中誅之。司烺氏復以板書其姓名罪狀。著於墻中。謂之明竈。是也。○四當事任而應初六。委其重於陰柔之人。和力不足。必至敗事。猶鼎折其足。而傾覆公餗也。當任如此。必有重刑。凶可知矣。○范氏曰。唐肅宗任房琯。而房琯任劉秩。安得不敗乎。○或曰。初之顛趾。即四之折足。今初利而四凶。何也。張氏曰。初未有實。則趾可顛。顛之所以有出否之利。四既有實。則足不可折。折之。則有覆餗之凶。其時位不同。故其吉凶亦異也。又顛與折異。顛

象而占也。足指初。餗。鼎實也。渥。作。周禮所謂屋誅也。鄭氏注云。屋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屋舍中誅之。司烺氏復以板書其姓名罪狀。著於墻中。謂之明竈。是也。○四當事任而應初六。委其重於陰柔之人。和力不足。必至敗事。猶鼎折其足。而傾覆公餗也。當任如此。必有重刑。凶可知矣。○范氏曰。唐肅宗任房琯。而房琯任劉秩。安得不敗乎。○或曰。初之顛趾。即四之折足。今初利而四凶。何也。張氏曰。初未有實。則趾可顛。顛之所以有出否之利。四既有實。則足不可折。折之。則有覆餗之凶。其時位不同。故其吉凶亦異也。又顛與折異。顛

象而占也。足指初。餗。鼎實也。渥。作。周禮所謂屋誅也。鄭氏注云。屋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屋舍中誅之。司烺氏復以板書其姓名罪狀。著於墻中。謂之明竈。是也。○四當事任而應初六。委其重於陰柔之人。和力不足。必至敗事。猶鼎折其足。而傾覆公餗也。當任如此。必有重刑。凶可知矣。○范氏曰。唐肅宗任房琯。而房琯任劉秩。安得不敗乎。○或曰。初之顛趾。即四之折足。今初利而四凶。何也。張氏曰。初未有實。則趾可顛。顛之所以有出否之利。四既有實。則足不可折。折之。則有覆餗之凶。其時位不同。故其吉凶亦異也。又顛與折異。顛

象而占也。足指初。餗。鼎實也。渥。作。周禮所謂屋誅也。鄭氏注云。屋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屋舍中誅之。司烺氏復以板書其姓名罪狀。著於墻中。謂之明竈。是也。○四當事任而應初六。委其重於陰柔之人。和力不足。必至敗事。猶鼎折其足。而傾覆公餗也。當任如此。必有重刑。凶可知矣。○范氏曰。唐肅宗任房琯。而房琯任劉秩。安得不敗乎。○或曰。初之顛趾。即四之折足。今初利而四凶。何也。張氏曰。初未有實。則趾可顛。顛之所以有出否之利。四既有實。則足不可折。折之。則有覆餗之凶。其時位不同。故其吉凶亦異也。又顛與折異。顛

象而占也。足指初。餗。鼎實也。渥。作。周禮所謂屋誅也。鄭氏注云。屋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屋舍中誅之。司烺氏復以板書其姓名罪狀。著於墻中。謂之明竈。是也。○四當事任而應初六。委其重於陰柔之人。和力不足。必至敗事。猶鼎折其足。而傾覆公餗也。當任如此。必有重刑。凶可知矣。○范氏曰。唐肅宗任房琯。而房琯任劉秩。安得不敗乎。○或曰。初之顛趾。即四之折足。今初利而四凶。何也。張氏曰。初未有實。則趾可顛。顛之所以有出否之利。四既有實。則足不可折。折之。則有覆餗之凶。其時位不同。故其吉凶亦異也。又顛與折異。顛

則舍舊而圖新。折則鼎毀而用廢矣。故凶也。

象曰：履公餗，信如何也。

信者，期約之謂。○人君之用大臣，與大臣之見用於君，其始未嘗不以治事安民相期。今任用非人，至敗國事，則向者相期之意，果安在哉。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而占也。○六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剛，既有中德，又用賢臣，猶鼎黃耳而貫之以金鉉也。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於推誠委任，无表裏始終之間而已。蓋五有中德，則自无不貞，其在占者，則不可以不戒也。此始從本義前說而云爾。若論其理，則當以後說為正。蓋上在耳上，故

能貫耳而為鉉。若二在下，則不可以為鉉矣。其曰金鉉，乃對五純陰而稱之也。自爻言之，則曰金，兼位言之，則曰玉，自不相妨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五以中爲實德，則存之而不偏不倚者，乃立本之實體。達之而无過不及者，乃時中之實用。而襲取間斷之失，皆不得而累之。故其取象如此。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而占也。○上臣五以舉政，猶鉉貫耳以舉鼎也。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於精明之中，存惇大之體。臣德之至備者也。占者如是，則事皆盡善，而治无不達矣。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節者，制而不過之義。○九陽在上，是爲居陰，乃剛而節之以柔者也。成於身，則參和不偏，達於治，則寬嚴並用。剛柔有節，舉无太過，如良王溫潤而栗然。

三三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

去聲七音暢

占也。震來以下，申言震亨之義。占之象也。震來以心之恐懼而言也。程傳曰：虩者，繩虎之名。周環顧慮，不自寧也。啞啞，言笑和適之聲。震驚百里，指事之可懼者而言。七鬯，酒皆祭主所執之物也。○爲卦一陽始生於二

陰之下，奮發驚動，震之義也。重之亦然，故名爲震。能震則有亨道。蓋天下之理，知懼則安，忘懼則危。故人當无

事之時，敬以勝怠，安不忘危，其震虩然而不自寧，則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禍患不生，福祿可綏，而笑言自如矣。

縱有大變之來，遠近驚懼，而吾鎮定之性，安閒之度，獨能待之，其於常度，无所喪失。如雷之震驚，而主祭者不

失其所執之物也。况事之小者乎。震亨之占，其象如此。

象曰：震亨。

危者使平，易之道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

福者，人之所欲，特以慢易而不致，震來虩虩，心存恐懼。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

福者，人之所欲，特以慢易而不致，震來虩虩，心存恐懼。

以致福也。謂之致者，方為此以致之耳。猶未受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言恐懼之後，觀變已精，慮事已熟，故能從容安樂，不失其則。有則則安而不懼矣。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

丘氏曰：驚者，卒然遇之而動乎外。懼者，惕然畏之而變

其中。○雷聲迅烈，其勢可畏，故凡百里之內，無有遠近而皆驚懼也。此天威之大者，故以為大事之喻。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出指已出者而言。○此釋不喪七鬯之義。承上言震驚百里，遠近皆懼，而主祭之長子，乃能不喪其七鬯，則其

性度真足以任天下之重矣。故出可以守宗廟社稷而為祭主，無復傾危之禍也。此承長子一義而贊美之，與彖辭自不同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省，悉井反。音如醒寤之醒。

脩，治也。省，察也。○上下皆震，故為洊雷。雷重仍，則威益

盛。震之象也。禍變之來，皆人所召，故君子恐懼脩省，以

處之。恐懼作於心，戰兢惕厲，以畏其威也。脩省見於事，

飭躬思過，以弭其變也。能是二者，則天人交與，而變自

銷矣。然不恐懼，則无以啟脩省之端。徒恐懼而不脩省，又无以致畏天之實。此體易者，必兩盡而後得處震之道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本文以著占也。○初在下體，則為震主。在全體，則居震初，是能常存恐懼而无慢易之心者也。故其占與卦辭

同，蓋能无懼，則可以有為而得吉矣。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義見彖傳。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喪，去聲。五爻及象傳並同。

象也。占在其中，此震來與卦辭及初爻不同，蓋指事而言也。陵，岡陵也。九陵，陵有九層，言其高也。七日，言不甚

久也。○六二乘初九之剛，以柔弱之資，遇強暴之患，是當震來而危厲不安也。且因恐懼之甚，而喪其貨貝，以

升于九陵之上，遠引觀望，不遑寧處，則非特危厲而已。然柔順中正，所遇雖艱，而所存自定，時過事已，必復其

常。而所喪者，將不求而自得矣。或曰：十萬曰億，言所喪者多也，亦通。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以柔乘剛，力不能敵，其厲可知。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爻而占也。二震字，皆以恐懼言。行，改圖也。○六三以陰居陽而處震時，行險僥倖，難當益深，故不勝其恐懼之心，而精神散失也。此非改行，何以能免。占者若能因懼

而改，過遷善，則得處震之宜，而終免危懼，无復蘇蘇之

而改，過遷善，則得處震之宜，而終免危懼，无復蘇蘇之

患矣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當去

以陰居陽處位不當居危懼之時為行險之行是以不能自處而至於蘇蘇也

九四震遂泥泥去

爻也此震字亦謂恐懼也○四當震時而无剛健之才失中正之德又陷於三五二陰之間載胥及溺不能自技則其恐懼太甚遂泥而不復起矣占者如是凶咎可知○本義自震之震謂震動也與爻辭不同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當震之時而能奮發有為乃為光大若震而遂泥則終

於曖昧局促而已非光明之道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爻也此震字與六二同亦指事而言也

有事猶言有為○六五以陰居尊而當震時才弱不足以濟往來皆厲

无時而不危也然有中德足以自守故能免於分崩之

患而又可為脩政之圖亦始於懼而終无懼之意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矣

陰柔居尊已非其任又當危急存亡之秋則其行无不

危矣然其所以有事者以其在中也既有中德則能恐

懼脩省以有所事而其為无喪也大矣豈直无喪而已

哉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

有言索索落反

爻占而戒也二震字與三四同皆謂恐懼也索索消索

不存之狀矍矍左右驚顧之貌○上六陰柔處震之極

不能自守故當震之來而志氣消沮瞻視徬徨驚懼之

甚也以是而行則先自亂而无以禦變其凶必矣所以

然者由處震極不早圖耳苟能震於震未及身而方及

鄰之時則彈變有方應變有道自不至於索索矍矍之

凶而可以无咎矣然以陰柔處震極雖能豫備亦不免

於无妄之災意外之變譬如婚媾而乃有言時當然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索索矍矍驚懼之見於外者然實原於心之危懼而不

自安也若中有主則豈至於是哉震方在鄰乃鄰所戒

及此時而畏之則有備无患而可以无咎矣古人制治

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即此意也

三三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占也○為卦陽自下升山起於地皆止於極而不進之

意也故取止義以名其艮重之又得艮焉故其名不易

也事理當然之極人所當止猶背之當止也人唯不知

所止是以內則見己外則見人而咎不可免矣苟能唯

理是主而止於其所當止焉則有見於理无見於身而

无咎

在己之利害得喪皆不暇恤矣。是良其背而不獲其身也。既能不獲其身。則有見於理。無見於人。而在人之是非予奪。亦不暇顧矣。是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也。如是則動靜皆定。內外兩忘。而無悖理之失矣。何咎之有。朱子曰。良其背。乃一條之綱領。下文所云。皆其驗也。此四句辭雖略對。而意則有所重云。林氏曰。以身視理。則理為重。而身為輕。以人視身。則身為切。而人為緩。故其效驗如此云。○木義行止。即動靜也。止而止。自不獲其身言。皆主夫靜。自良其背言。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艮者。止於理而不遷之謂。故理不可為。時當止也。則止

全圖易象卷下

卷下

而不行。雖利害不能強之。而使用也。理所當為。時當行也。則行而不止。雖利害不能挽之。而使止也。此二者。良止之自也。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其道。謂所止之道也。○承上文而贊之。言時行則行。是動而不失其時也。時止則止。是靜而不失其時也。動靜皆止於理如此。則內不愧心。外不忤人。而磊落昭融。無闇昧瑕類之雜矣。

艮其止。止其所也。

人之一身。雖背為止。在理則為當止之處。即人倫物理之所在也。人於此理。知之明。守之固。隨其所在而止之。

則所止者。莫非天命人心之正。而不墮於虛遠卑汙之域矣。蓋學必貴於能止。而止之。又必於其所。乃為得所止之道也。林氏曰。時止則止。固止其所也。時行則行。亦止其所也。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此以卦體而言。艮其止之義。蓋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陰則皆陰。陽則皆陽。是皆以敵而相應也。敵應。則彼此不相為偶。是能居貞以自守。正已而不求。而感害朋從之機息矣。夫人已各止其所。如此則天理為主。私欲不行。是以內不見己。外不見人。而无咎也。按不相與。於不獲其身之義。似為未切。然不相與。則已无往求之情。而彼之所以副我者。亦泯矣。是又未嘗不切也。孔氏曰。八純卦皆敵應。獨於艮言之者。取其與止義相協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卷下

卷下

兼。猶重也。思。如思誠之思。求欲如是之謂也。○前後兩山。各止其所。艮之象也。位者。止之所。隨地隨時。而各有所在者也。凡人所為。易至於出位者。以不能思耳。君子則思隨地盡道。因時處宜。皆无過不及之差。則其行之必止其所。而自不至於出位矣。亦如山之止而不遷也。程傳曰。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沉踰。分非據乎。丘

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沉踰。分非據乎。丘

氏曰。大學言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中庸言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之類。皆其義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占而戒也。○初六陰柔而居艮初。以能止之質。處當止之時。是能以理自止。而不妄動者也。既止於理。更復何咎。此固為得正矣。然陰柔性躁。鮮克有終。故當永守此正。止而不遷。乃為利耳。又因占而戒之。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時止而行。非正也。當止而止。則有順時之美。而无妄動之咎矣。何失正之有哉。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也。占在其中。○腓者。躁動之物。二當其處。而居中得正。為能靜而止之。以理自守。不肯妄動。如此。則於已得矣。然三過剛不中。以止乎上。而二隨之。性體柔弱。不能

往救。徒有自為之計。而无及物之功。則過雖在三。而實在我矣。豈能安於心乎。二非不知職之當盡。特病短於才耳。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言二不拯其隨。固因柔弱之故。然亦由三過剛不中。以止乎上。傲然自用。而不肯俯聽乎二也。豈得專為二罪哉。按爻專咎二。而此兼咎三。兩意互相發也。○或問三若退聽。則二能拯之否乎。林氏曰。二雖才弱。然有中正

之德。若能退聽。未必不拯其一二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象也。占在其中。列。與裂同。夤。脊骨也。薰。燒灼也。○事之在天下。時止時行。不可執者也。猶限之在人。或屈或伸。不可艮者也。三當限處。本非可止。而以過剛不中。處之知止而不知通。知經而不知權。是於不可止者而止之也。如此。則事體乖離。物情睽絕。若分其脊矣。夫既不能通乎外。則必无以安於內。而危厲之勢。薰燥其心矣。君子所惡。夫執一者。殆為是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限者。屈伸之所。猶事之當變通者也。三艮其限。而不知

通。則必為事所困。為變所撓。而危薰心矣。膠固之弊。一至於此。可不戒哉。

六四。艮其身。无咎。

爻而占也。○六陰爻。能止之德。四陰位。當止之時。是為止於其身。而不作於其事也。占者如是。則亦可无妄動之咎矣。此專以時止而言。與艮背自不同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此以訓詁釋爻辭。義見爻下。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之爻而占也。序。義理之次第也。○人君之言。出為命令。輔者。言之所由出也。五當輔處。而以陰居陽。宜有失

言之悔矣。然以其得中心本安定。為能懲前之非。而致慎於後。良其口輔。不妄有言。而所言者。必各中其時事之節。淺深詳略。皆得其宜。是以內无所傷。外无所違。而悔可亡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道也。

五有中德。其心安易。故能時然後言。而良其輔。其所謂悔。特一時點檢之所未及耳。朱子曰：言不妄發。發必當理。唯有德者能之。

上九：敦艮，吉。

爻也。○上九以陽剛居止之極。天資強毅。真積力久。故能動靜各止其所。而始終一致。物莫能奪。止之堅篤者。

也。如是則德盛仁熟。而成身感物之道。皆備於此矣。止道之最善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厚。即敦也。○天下之事。唯終為難。今日敦艮。則不徒有其始。而實能厚於終矣。故吉也。

漸女歸吉。利貞。 漸 女歸吉。利貞。 漸 女歸吉。利貞。

占而成也。○漸之為德。下止上巽。方其在下。能自止而不進。及其上進。又巽順而不驟。故其卦名為漸。在女子則處母家而不先求男。是止於下也。六禮備而後成婚。是巽於上也。皆不遽進之象。自二至五。位皆得正。則又

貞之義也。故女歸以漸。則得自重之道。而成內助之功。故吉。然又必其定婚之初。其動以正。而不苟為私情之合。然後能保其吉耳。蓋女子之進。亦有漸而不正者。故又因而戒之。推之凡進。莫不皆然。或以仕進言。亦通。但恐非稽實待虛之義耳。○胡氏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漸有漸進之義。天下之漸進者。莫如女歸。故女歸而能如是。則吉矣。此釋卦名。而及其辭。與噬嗑小過相類。進得位。往有功也。

位謂爻位之位。下放此。○凡爻當位者。謂之得位。卦變

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陽上進而得乎陽位者也。居得其位。則有能為之本。而功業可成矣。

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此申上文之意。凡爻以得位為正。失位為不正。九居三位。則臣之進以正。而无僭躐之嫌。九居五位。則君之進以正。而協天人之望。故政本端而萬化出。百官萬民。固不一於正矣。所謂有功者也。蔡氏曰：得位以正。貞之義也。有功正邦。貞之利也。

其位剛得中也。

其指九五。○又以卦體明之。九五之位。以剛居中。則凡

存之於心。達之於政者。剛而不過。適得乎中。中則无不正矣。亦以釋利貞之義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止者。未進而安靜恬退。心不必於進也。巽者。方進而從容詳審。身不躁於進也。以是而動。則有以取重於人。而進无所沮矣。此卦之所以為漸也。首條未發此意。故特補之。此可見孔子翼易之周密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居。即寬以居之之居。○山上有木。以漸而高。漸之象也。漸以居德。則優游厭飫。以馴致乎聖賢之域。而不計功於旦夕。漸以善俗。則涵育薰陶。以馴致乎動變之化。而

不責效於旬時。既能以漸。則皆日進而不自知矣。

初六。鴻漸于陸。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而占也。漸進也。餘爻放此。小子。未成人之稱。新進之象也。○初六始進於下。未得可安之位。而上復无應。又

失所藉之資。是以身之所處。不得其安。如鴻漸于陸。而其占則為新進之小子。職位未定。名實未孚。當有危厲之事。言語之傷。亦如初之未得所安也。然時命使然。非已所致。故於義為无咎也。聖人之不急於進也如是。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義見爻下。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象而占也。程傳曰。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六

二柔順中正。進復以漸。而上應九五。以善進之德。乘可進之機。是以居位則有德。以稱其任。而處之不危。受祿則有功。以酬其君。而享之无愧。如鴻之漸于磐。而飲食自適也。占者如是。則无竊位素食之恥。而可以保其終矣。吉之道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程傳曰。素。空也。○二有可為之德。循上進之序。以為時用。則所食之祿。乃其分之所當得者。是以退食委蛇。而无不安也。苟食人之食。而不事人之事。則是得之不以道也。豈能免於素食之恥乎。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而占也。爾雅云。高平曰陸。程傳曰。平原也。復。返而歸也。育。生也。○九三過剛不中。无應於上。既有乖忿之質。又无救正之人。冥行徑趨。而陷身於非地者也。故為鴻

漸于陸之象。在丈夫。則剛暴取禍而身不保。故征行而不復。在婦人。則陽氣偏勝。而失其和。故雖孕而不育。凶莫甚焉。夫此過剛之行。无適而可。唯用之以禦寇。則衆志可一。而成功可期。乃為利耳。明不利於進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

醜。類也。指同行者而言。道。謂生育之道。○與衆同行而

獨不歸。是喪其身而離群醜也。生育之道。存乎太和。適

剛則失其道而功无由成矣
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三之過剛在禦寇為順道順則已能唱先而使人效死
同心協力以相保難雖有寇而无害矣若剛不足必先
自潰何相保之有哉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補音

象而占也或得者賴有此而庶幾可望之辭○六四乘
九三之剛以柔遇暴不得其安如鴻連趾不能握枝而
反棲於木者也然柔順巽體能善處之則彼雖暴亦不
得加於我矣如鴻得橫平之柯而能僅安者也占者於
難處之中有善處之道則終得安而可以无咎矣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以猶而也○四以柔順而居巽體順而且巽者也順則
謙冲和樂而與物无競巽則深潛善入而計出萬全故
雖乘剛而亦得其所安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而占也婦謂五之婦指六二而言也○五居尊位以
臨天下鴻之漸于陵者也然君待臣以弘化猶夫待婦
以生育而六二在下三四間之乃為小人所隔而不得
相合以成治功猶婦三歲而不孕也然邪不勝正終必
得合而三與四莫之能勝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故吉
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人君素願在得賢以成治特以小人間隔而失之若終
不能勝則正應者合而治可成矣是為素志既酬而得
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象而占也○上九漸進之極高出於世猶鴻之漸于陸
而羈縻養皆莫之及也此隱士之高致若无益於世
者然清風高節足為師表如鴻毛可為儀飾然則亦不
為无用矣占者如是則非亂倫干譽之徒而有潤身成
俗之美吉何如哉○本義胡氏名瑗字翼之宋海陵人
世稱安定先生程氏即程頤也不曰程子而曰程氏者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始有高世之見終有勵世之節是能志於道德而功名
富貴皆不足以累之故可為則一有外慕之心則身雖
隱亦不足為法矣

三三說卦

歸妹征凶无攸利

占也○為卦兌以少女從震長男而其情以說而動是
為女子情勝而不復計其配匹之宜禮聘之勤矣故其
卦為歸妹歸妹已為不正而爻不當位以柔乘剛又皆
不得其正女歸如是則方歸非禮法之所容故凶而既

歸非室家之所宜。故又无所利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興者。生生之義。人兼母子而言也。○言歸妹者。男室女家。雖曰人事。而感應施受。乃天地之大義也。蓋天地不交。則氣化窒而物不興。男女不偶。則形化泯而人類滅。是歸妹者。女道之終。而人道之始也。關係如此。所以為天地之大義也。按此與卦義不同。特借其名而言之耳。說以動。所歸妹也。說音悅

此承上文而言。歸妹為天地之大義。人道之終始。本无不正。唯以說而動。則為私情之合。而非義理之常。孟子所謂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者。或有之。而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皆所不暇計矣。此在男女皆為不正。而女子尤為可醜。所以為歸妹也。但云所者。省文耳。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當去聲
二四皆陽。三五皆陰。是皆處位不當。行涉淫僻。非禮所容。故征則凶。三居二上。五居四上。是皆以柔乘剛。婦制其夫。維家之索。故无攸利。按彖辭兼言。而此分釋。義有小異。所謂孔子之易也。徐氏曰：位不當。則柔男女內外之正。柔乘剛。則悖夫婦唱隨之理。所以征凶而无攸利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永終。猶言久遠。程傳曰：敝。壞也。謂離隙也。○澤上有雷。雷動而澤水為之搖漾。如女子可挑而動者。故以為歸妹之象。君子觀男女之合。始不以正。而知其永終之有敝。則必正始以杜之矣。豈復至於敝哉。蔡氏曰：以色合者。必以色衰而離。以情動者。必以情盡而絕。聖人存桑椹之詩。為戒深矣。

初九。歸妹。以媿。跛能吉。媿音媿

爻象而占也。少婦曰媿。從嫡以適人者。所謂媿也。○女子從人。唯居上有應者。乃為正室。初居下位。又无正應。則其歸為媿之賤而已。身既為媿。雖賢何為。故雖有陽剛之德。亦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其嫡。而不能大有所為。猶跛之能履。而不能速到也。然在其分。則善矣。故其象如此。而占則吉也。

象曰：歸妹。以媿。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恒。即陽剛也。陽剛在女子。為可常之德。故以恒名之。跛能履。吉。為句。○言初雖為媿。然有陽剛常久之德。故又為跛能履而得吉也。能助正室。以成內治。則可以得吉矣。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而占也。孔氏曰：二上不言歸妹者。在歸妹卦。則歸妹可知。故略而不言也。○九二陽剛得中。上有正應。賢女而為正室者也。然配陰柔不正之五。則刑家无主。而內

助之功不能以大成矣。如眇而視不能及遠也。其占則利幽人之貞。言幽人得此占則利。為其所處與二同也。蓋幽人无賢君而不能有為。猶二无賢夫而不能成功也。○陳氏曰。論德之賢則二賢於初。論命之薄則初甚於二。然其不能大有所成。則均也。故兩象皆相類云。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抱道守正而不改其常也。所謂幽人之貞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爻也。須待也。无適故須。○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為說之主。是无賢正之德。而多情欲之私者也。女子不正。人莫之取。始无所歸。不免久待。而終歸為娣之賤。凶吝可知。

知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謂陰柔不中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爻也。愆過也。期謂歸期。禮所謂二十而嫁是也。時謂當歸之時。遇佳配則時可歸矣。○九陽剛有賢正之德。四上體有貴重之義。而无正應。未得所歸。故不輕於從人。而寧過其婚嫁之期也。然其所以愆期者。志在遲遲其歸。以待所歸之時耳。蓋天下无對之物。時過有必行之理。故遲其歸。則終獲良配矣。孟光三十不嫁。以待梁鴻。則其人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行。即歸也。○四之愆期。非廢倫害義也。志欲待得佳配。而後歸耳。明非人之不我娶。乃我之不輕從人也。程子曰。有家人之至情。賢女人所願娶。四所以愆期者。循理而不徇欲。由已而不由彼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袂。平聲。

象象而占也。君主也。娣也。即妹也。君行則娣從。袂。衣袖也。舉袂以該服也。良。美盛也。○六五居尊。下應九二。以帝女而下嫁者也。然有柔中之德。內重外輕。故能以禮義為光華。而不以衣服為容飾。猶帝乙歸妹。而袂不如娣者。也。其良在德。而不在袂。則女德極盛。如幾望之月矣。吉者。宜家之謂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行。下嫁也。○首舉爻辭。而下總釋之。如訟九二爻例。五居上體之中。而有中德。是其得於天。成於已者。皆幽閑貞靜之美。而无驕妬忌刻之私。所謂貴也。以此而行。則所重在此。而所輕在彼矣。何尚飾之有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剝音。

爻而占也。女士。未成夫婦之稱。先言女者。自上六而言也。承。奉也。筐。管也。實。謂幣帛之類。剝也。○凡婚姻之禮成。而厚其資送者。女歸之事也。為酒食以召鄉黨。僚

友者男婚之常也。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下无正應。失德過時。終无所適。故為女子承筐是將。而无幣帛以為之實。則是未嘗承筐。而女不成嫁矣。士宴新婚。而封羊未見其血。則是未嘗封羊。而男不成娶矣。約婚不終之象也。得此占者。則亦如之。而无所利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承筐而无其實。則所承者虛筐而已。明不足以成嫁也。○頤氏曰。爻辭先女而後男。象傳舍男而言女。皆主歸妹而言也。

三三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假音
占而戒也。○為卦以明而動。明動相資。盛大之勢也。故其名為豐。當豐之時。天下一統。治化四達。凡百有為。无不如志。固有亨道。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然徒憂之而不為之所。則雖精神勞敝。亦終无益於事而已。故但當心存无逸。事由舊章。兢兢業業。不使過盛。如日之常中焉。則豐可長保。而自不至於有憂矣。何以徒憂為哉。林氏曰。日无常中之理。聖人特借此以言治道耳。唐氏曰。古人當於變之日。而勅時幾之歌。處太和之世。而憂艱大之任。日中之治。蓋如此。○本義守常之常。讀如世无常治。亦无常亂之常。言守之使常如今日也。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豐者。治功盛大之謂。卦德離明而震動。明則有見大之智。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也。動則有圖大之才。所謂發強剛毅。足以有為者也。明動相資。則明有所用。動有所之。是以治定功成。巍然煥然而極其大也。米子曰。徒行不明。則行无所向。冥行而已。徒明不行。則明无所用。空明而已。
王假之。尚大也。
王者當豐亨之時。見民物之盛。財可有為。力足自擅。則其志欲日廣。而規模制度自然尚大。不復安於向時之朴實矣。所謂不期侈而自侈者。故以為有憂道。漢武承文景富庶之後。而狹小漢家制度。尋至虛耗。即其事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言人君守國常如盛大之時。則志氣精明。法度脩舉。而有以徧照乎天下也。蓋日唯中。乃能照四旁。君守常。乃能照天下。一或過盛。而不能如日之常中。則逸於明照之外者多矣。豈人君之所宜哉。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此日中。與上文不同。蓋以中為過盛也。食猶虧也。天地以全體言。時謂氣數也。鬼神以一事言。即天地之運用。風雨露雷。流時枯榮之屬。皆是也。○此發卦辭外意。以

明不可過中之故。猶他卦極言之例也。日以中為盛。中則西下而勢傾。月以盈為盛。盛則魄生而明食。不特此也。雖天地至大。而其盈虛亦隨乎時。蓋時當息則天地從而盈。而氣機變化。群物皆通。時當消則天地從而虛。而氣機窒塞。群動俱寂。盛極必衰之理在天地且然。而况人事不出乎天地之外。鬼神常運乎天地之中。其能常盛而不衰乎。此屈伸所以相感。而治亂所以相尋也。所謂宜日中者以此。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用。

折斷也。致刑者必致之刑。不姑息也。○雷電皆至威照並行。盛大之勢。豐之象也。獄者兩造具備。混為一途。非

爻象圖說卷之七

六

三十一

明无以照之。故取電之明以折獄。而剖決其曲直之情。及其獄之既折。而罪有所歸。則又取雷之威以致其刑。而不務為姑息之計。則天下无遁情。无遺奸。而繫繫不萌於其間矣。亦保豐之道也。程傳曰：折獄者必照其情實。唯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奸惡。唯斷乃成。○蔡氏曰：噬嗑以立法者言。豐以用法者言。皆取威照並行之象。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爻而占也。蔡氏曰：此爻象占。相為呼應。不如他爻之截然分別也。○剛柔相應。理之常也。初九以剛而應九四之剛。所遇相配。是遇其配主也。如此則亦加均敵。不相上下。宜有嫌隙而无成功矣。然當豐時。明動相資。則明

有所用。動有所之。故可无徒。明妄行之失。而且有建功立業之美也。此爻之辭。與睽初四而爻略相類。○蔡氏曰：漢丙魏之尚寬尚嚴。唐房杜之善謀善斷。皆是也。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言雖旬而相資。固可无咎。然必虚心。屈已。相下不倦。而後能以相處。若有求勝其配之心。則情不相得。勢不相容。其災必矣。此天下之通患。故特發之。胡氏曰：旬則配而與之均。過旬則勝而出其上。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也。往得以下。本象以戒占也。斗以昏見。蓋星之著者。疑猜也。疾忌也。若者形狀之辭。○二為離主。而應六五

爻象圖說卷之七

六

三十一

以至明之德。事柔暗之君。明為所蔽。不能自達。故為此象。占者遇此。若往從之。不度其時勢之不可。而直欲以忠言極諫。開其蔽惑。則昏暗之君。必生疑忌。亦何益於事哉。唯誠信為格君之本。而二虛中。又有其象。故當忠君愛國。積其誠意。以感發之。舍外而格其心。因明以通其蔽。則彼之昏蒙可開。而吾道行矣。故吉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程傳曰：以已之孚信。而感發上之心志也。君雖柔暗。有可發之道也。愚謂君心之蔽。雖未易以口舌爭。然其本心之明。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故唯孚信足以發之。然信必積而後可以上達。則亦不容強為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元咎。折音舌

象而占也。肱。臂也。右肱。切於用者。○三以極明之德。而應上六暗甚之陰。明而受蔽。猶大其飾。而日中至明。反見沫也。其蔽愈大。其見愈微。則視二為甚矣。是猶折其右肱。而不可以有為。雖有明德。亦終積於无用而已。然非三之失也。所遇非其人耳。何咎之有。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君子出身以有為於天下。事之至大者也。以三遇上。如豐其沛。則不能有為以濟大事矣。既无所賴以行其道。雖有明德。亦終廢棄而已。何所用哉。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全書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象而占也。易配為夷。自上稱下之辭也。○四以剛明之德。而比六五柔暗之君。故亦為豐蔀見斗之象。占者遇此。不可獨為。但當下就初九同心。協加以事其上。則明動相資。謀斷相濟。可以開昏庸之君。扶豐亨之治。而得吉也。○林氏曰。此文如晉室南渡。國家多艱。元帝柔弱。不足有為。而謝安周顛之徒。同心共濟。亦足以維持其萬一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當去聲

豐其蔀者。以位近六五之柔暗。所處非其地也。既非所處。則已雖明。亦幽暗而不達矣。

遇其夷主。吉行也。

明動相資。則時雖暗。而事猶可為。其行為吉行矣。詳見爻下。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占也。來。致其來也。○五以柔暗之資。為豐之主。固不足以有為矣。然氣質之用小。任賢之功大。故為五計者。苟能屈已忘勢。旁求博採。來致天下章明之才。而任用之。則咨沃贊襄。各有所賴。而明德之效。歸於我矣。是以福慶來集。名譽者聞。而因可以保豐大之治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有來章之吉。則能祈天命而奠邦家。有福慶也。不言譽者。舉重以見輕也。

全書卷之三十一

四十二

上六。豐其蔀。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凶。擗反。象而占也。闕。靜貌。○上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滿假躁動甚矣。故自恃其明。而反失之。則其明也。適足以自蔽而已。是豐大其屋。而反蔽其家也。如此則一物無見。而終身不反。是闕戶無人。而三歲不覿也。占者如是。則終為下愚之歸。而無上達之望。故凶也。

○本義。處動終。與居豐極相對。自一體及全體。而取義也。明極反暗。兼承兩義。蓋居豐能動。則為明極。且終則明之極矣。不然。則上非離體。何以有明極之義邪。今人多以明極對動終。蓋習而不察耳。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闔其戶。闔其無人。自滅也。
天際。天之際也。翔。飛也。詩云。如翬斯飛。○上六。駟侈之
甚。如豐大之屋。直翔於天際也。闔戶無人。自為障蔽而
不見耳。言非真无人也。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七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八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三三艱上

旅。小亨。旅。其吉。

占也。孔氏曰。旅者。客寄之名。○為卦山止於下。火炎於
上。去其所居而不處。旅之象也。故為旅。旅當親寡。嫌隙
易生。若一无可通者。然得中順剛。內止外明。有亨之道。
故占者如之。可以小亨。然此即正道之所在也。若能守
此。久而不變。則又可保其亨而吉矣。其曰小亨。亦以在
旅之故。即睽小事吉之意也。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

亨。旅。貞吉也。

柔。謂六五。外。謂外卦。必言外者。所以別於六二也。剛。指

四上。○此以體德言。處旅之善。五有柔中之德。而又能
附陽剛。以致其助。則不至於孤立矣。內有安靜之心。而
外又審理勢。以酌其宜。則不迷於所往矣。是以小亨。且
得旅貞而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當親寡之時。高則取禍。卑則取辱。自非得中順剛。內止
外明者。不能處也。故歎其時義之大。蓋恐人以為小事
而忽之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去而不留。旅之象也。主刑者民之司命。故以明慎用之。審察其情。謹重其念。而出入輕重。各得其宜也。獄已成矣。即從而決遣之。當罰即罰。當宥即宥。使囹圄无淹滯之囚。則刑不濫施。而威不見阻。民不廢業矣。亦如山體之鎮重。火勢之不留也。此於旅義无所取特以其象言之耳。

初六。旅瑣。隳其所取災。

爻而占也。程傳曰。瑣。猥細之狀。○初以陰柔居下。氣量淺狹。志行卑汙。是處旅而鄙猥瑣細者也。占者如是。則必召人之輕侮。而自取災咎矣。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志意窮陋。自取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爻也。占亦如之。幼曰童。壯曰僕。程傳曰。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六二柔順中正。與物无競。而處事得宜。旅之最善者也。故為即次以安其身。懷資以裕其用。又能得童僕之貞信。而心加兼盡。有所倚賴。蓋由其德之全。故其善亦全如此。占者有是德。則其占亦如是矣。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得童僕貞。則无欺而有賴。身不勞而勢不孤。雖云親寡。終无內顧外侮之尤矣。蓋旅以得人為重。故特舉而釋。

之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去。

爻而占也。○九三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有驕暴之行。无順遜之資。以是處旅。必至於困。故為此象。占者如是。則雖心无私邪。而亦不免於危厲矣。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已通下。謂童僕。○旅而焚次。則无所安身。亦已困傷矣。况又喪其童僕乎。然當旅時。而以過剛不中。居下之上。之道。處其童僕。宜至於喪。不足惜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處上。

爻也。占亦如之。于處。暫得處止以休息也。然不若二之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即次矣。資斧。資身之斧。旅中禦患之器也。程傳曰。云我者。據四而言。○九四用柔能下。用柔則事无所拂。能下則人无不愛。以是處旅。亦可少安而无虞矣。故為此象。然以陽居陰。非其正位。又上无同德。下應陰柔。則所處有失當之事。所與非可賴之人。豈能盡得其志乎。故雖僅有此善。而心終有所不快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言四雖旅于處矣。然以陽居陰。非其正位。而所處失當也。惟其如是。是以雖得資斧。而心猶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謝音。

本象以著占也。射雉。矢亡。占之象也。譽命。聲名也。○六

五柔順文明而得中道。又為離主。文明之君。雉之象也。占得此者。當有離家遊國。往求事君之事。雖其贊見之儀。羈旅之給。不无小費。然終由此以得譽命。所失者小。所得者大。亦猶射雉亡矢而終有所得也。人君无旅。故特變例以言之。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言君子名譽著聞。必上達於朝廷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去聲。驛。喪。去聲。驛。喪。去聲。

象而占也。○巢者。鳥所安止之處。猶旅之次舍也。上如鳥焚其巢。則失其所安矣。其在旅人。則驕樂於未焚之

先而悲號於既焚之後。旅之極困者也。然所以致此者。由其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而喪其順德于易耳。占者如是。凶何如哉。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在旅之時。唯謙降柔和。乃可自保。上以旅時而好高。不下。則宜見惡於人。而失所安矣。驕氣方盛。失其順德。而終莫能悟。所以焚也。

三三巽上 巽下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占而戒也。○為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務入。為巽之象。重之。又得巽焉。故其名不易也。天下之事。以剛濟

之則有餘。以柔任之則不足。此卦以陰為主。智力近小。故但可以小亨。然猶幸其從陽。陰得陽助。則尚可為。故又利有所往。然所從不可不擇。必見大人。而後與之。乃得其利。苟非所從。則雖往而有利。亦失從人之正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重巽以申命。申。平。重。重複也。以。猶為也。申者。丁寧反覆之意。○此以申命釋重巽之義。此卦上下皆巽。是重巽也。巽有命令之象。重巽則為人君議禮制度。必先施命於下。而一命之間。丁寧反覆。无所不至。於以熟其耳目。一其心志。使之淪肌浹髓。而後已焉。非謂有兩命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取卦名。志行。本居尊而言也。剛指四陽。○九五陽剛。又得中正。而居尊位。其志得行。則凡所以用剛者。莫不各適其宜。各當於理。而建中表正之志行矣。初居二。三之下。而下體之柔。既順乎剛。四居五上之下。而上體之柔。亦順乎剛。則凡所以從陽者。莫不內存和說。外効恭敬。而有為。行之際。得所賴矣。夫柔順乎剛。則得諸陽之助。故亨且利往。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則有大人之象。故又利見大人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行相繼。无物不入。巽之象也。君子欲行政事。則申命令於先。以致其丁寧反覆之意。然後從而行之。夫命申於行事之先。事行於申命之後。則命之入人者深。而事之行也。无阻礙矣。亦如風之相繼。而无物不入也。苟欲行事而不先申命。則下民不知上意之所欲為。雖有建革。亦將隔礙而不能行矣。豈入民之道哉。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爻而戒也。○初以陰柔居下。為巽之主。過於卑巽。而疑懼不安者也。是以立之不堅。為之不勇。或進或退。其知適從。則其於事。必不能有成矣。唯用武人剛勇之正。以矯其巽懦之偏。乃能有為有守。而得所利耳。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治者疑之。反謂定也。○初六進退。是其志疑於是非。可否之間。而不果也。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疑懼者變為果敢。而進退已決矣。是其志治也。蓋陰性多疑。而武人剛決。故必相濟而後可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本爻以著占也。牀下。卑者所處之位。史掌卜筮。巫掌禱祠。皆通誠意於神明者。占之象也。紛多也。○二以陽處陰。而居下。過於卑巽。而不自安者也。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占者得之。但當卑以自

牧行過乎巽。而其所以過於巽者。不過應接之間。誠意惻怛。辭氣愿款。由中達外。足以感人而已。初非傷於恐懼。流於詭諛。而不能自立也。如此則過而不過。亦如二之為矣。是以誠能動物。而愛敬者多。恭近於禮。而恥辱可遠。吉而无咎之道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居下之中。為得中道。是能審詔瀆之幾。酌淺深之宜。而恭不太過。禮不踰節。故但止於紛若之巽。不至已甚。而得吉也。

九三。頻巽吝。

爻而占也。王氏曰。言頻巽。則頻失可知。○九三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既无下人之資。又挾上人之勢。非能巽者。其所為巽。不過勉強而已。是以雖能強於一時。而不能持於悠久。頻失而頻巽也。占者如是。則終歸於不巽。而志滿之損。无恒之羞。皆在所不免矣。可吝之甚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此與豫初同義。言由其過剛不中。居下之上。志意滿極。故不能久於巽。而有吝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占也。田獲三品。占之象也。○六四陰柔。无應才弱。勢孤。而處三五二陽之間。又為所迫。宜有悔也。然用柔能下。為能卑巽。以處之。化強暴之人。免陵迫之患。故得悔亡。

然既巽於二陽則必反為之助是以行无不遂而德業有成如田獲之多可備三品之用不特悔亡而已也○本義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言四以陰居陰處上之下而巽於承乘之剛則陰得陽助雖云无應而若有應矣是以行有成功如田之多獲也苟以高亢處之豈能免於禍哉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先庚並

爻也○九五尊位而居巽體宜有苟且偷安之悔矣然剛健中正足以有為為能奮發改圖以復於正而積弊可去新政可行以得平吉夫弊既去則反諸心而无悔政既行則措諸治而皆宜是雖无初而實有終也然其所以得此者良由將變之時既能丁寧而詳審於始以思其理既變之後又能揆度而圖惟厥終以驗其事必其合於天理順於人情然後行之一有不妥又將從而改易矣所謂貞者如此是以民皆信從世為法則而得吉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正則意見不偏中則施為允當故能善於變更而得吉也苟无其德則器小識卑謀淺慮近而變亦不善矣○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喪去聲

象而占也○上九本有陽剛之德特以居巽之極而失

之凡事過巽亡其剛斷比二大有間矣故為此象占者如是則雖巽所當巽亦不免於屈身召侮而有凶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正者固必之義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居卦之上巽至窮極則其巽已甚矣過巽而至於失斷可必其有凶也

三三說上

兌亨利貞

占也○陰本居下今進而居二陽之上陰得乘陽喜出重外說之意兌之所由名也重之又得兌故其名不易焉兌以說物本有亨道而卦體剛中其說以誠非道求說在所當戒而卦體柔外或有不正故得此占者誠能說以處人元所違忤則心志相孚而行无不達可以得亨然又必其所以為說者舉皆出於天理人心之正而无邪佞柔媚之私乃為利耳故又因而戒之

象曰兌說也說音悅

九

以和說釋兌之義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

此釋利貞之義卦體二五剛中而三與上皆以柔而在外剛中則說以誠固无不正而得亨矣特以柔外有不正之嫌故因其所不足而戒之使其說必利於貞耳聖

人於邪正之辨其謹如此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此以下承利貞之義而極言之。天理人心正而已矣。說得其正則上順天理之本然而建之不悖。下應人心之同然而徵之不違矣。苟不以正其不逆天拂人也者幾希。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先難並去聲

二說字皆指說之正者而言。先民率民以趨事也。犯猶冒也。難謂患難。惡勞畏死人之常情也。然唯說得其正則雖率民於勞而民反以為逸。驅民於死而民反以為生。皆將歡欣鼓舞。震奮踴躍以赴之。而忘其勞與死矣。况其所安為者乎。孟子論王道亦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即此意也。○陳氏曰說以先民周宣之城朔方是也。如秦政之築長城則非說矣。說以犯難周公之徂東山是也。如漢武之伐匈奴則非說矣。

說之大民勸矣哉

此結上文而贊之。說至順天應人則說民之道大矣。言非若驩虞之小補也。是以民莫不勸而忘勞忘死亦從上意焉。此貞之所以利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傳曰麗附麗也。孔氏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習者講習

而又講之意。○兩澤相麗彼此相潤。是雖无情之物亦
有相說之義。兌之象也。君子欲窮天下之理而慮一人
之見。无以盡之。是以親賢取友相與會聚。以講明乎義
理之宜。而廣其聞見。訂其是非。反覆辯論。不少間斷。使
夫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亦猶兩澤
之相麗也。滋益之功。豈有加於此哉。先儒謂天下之可
說者。莫若朋友講習。亦一義也。

初九和兌吉

爻而占也。和者發而中節之謂。○初九當說之時。以陽
居下。又无係應。是其所以為說者。皆出於性情之正。而
不拂乎天人之公。說之和者也。占者如是。則人无惡射
而可以得吉矣。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行謂行以說人也。○初以陽剛處下。又无係應。順理而
說。故无疑礙而得吉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爻而占也。○九二以陽居陰。處非其遇。宜不能致其說
而有悔矣。然以其剛中。則能本誠心以為說。而不徒致
飾於辭色之間。是以誠能動物。而難說之悔可亡也。虞
舜克諧。蒸人。此為近之。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信志猶言誠心。○心之所之謂之志。九二剛中。實理為

主心存誠信而以誠行之。是以孚兌而得吉也。苟徒說而无實。豈足以感人哉。

六三來兌凶

爻而占也。程傳曰。之內為來。○六三陰柔不中正。為兌之主。說之妄而且深者也。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諂邪媚。无所不至。則必見惡於人。而得凶矣。况初剛正。二剛中。卒亦不得其所求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言由陰不中正。是以來兌而得凶也。若剛中正。則知自守之為貴矣。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十一

爻而占也。王氏曰。商。商量也。寧。安定也。程傳曰。人有節守。謂之介。○四承九五。而比六三。間乎邪正。莫知適從。是以擬議商度於所說之間。而心未安寧。蓋雖不泯其好德之公。而猶未免於係戀之私也。然本陽剛之質。當必以類相從。故能介然守正。疾惡柔邪。終能克其係戀之情。而行其好德之志也。占者如是。則心志可一。德業可脩。有直諫之益。而无善柔之損矣。是有喜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四能去邪從正。則有益无損。而德業可新。名節可保矣。是謂有福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戒占也。○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五雖陽剛中正。然當易說之時。居得為之位。而

密近之。能保其不信乎。故因占說戒。以為君人者不知

小人之可畏。徃於所說。而孚于剝焉。則必為彼所剝。而

身不强固。德不清明。其危必矣。○程傳曰。以舜之聖。猶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此實以五言之。與爻辭不同。言以九居五位。正且當。恃其才勢。而謂小人雖近。亦无能為。則防閑弛而邪媚入矣。雖孚于剝。亦不自知也。○蔡氏曰。唐玄宗之於李林甫。德宗之於盧杞。皆知其奸邪。而猶用之。一則恃己之

聰明。二則恃時之安泰。而謂其必不能為害。故耳。聖人之言。豈欺我哉。

上六引兌

爻也。○上六以陰柔為說之主。居說之極。性質柔媚。專務說人。故引二陽以為說。卑諂承順。无所不至。雖使得

遂。亦凶道也。占雖不言。蓋可知矣。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引兌之人。心術邪僻。蹤跡暗昧。未得為光明也。陳氏曰。凡欲入人者。其心皆有所利也。利欲昏於中。則不覺其

性之可鄙矣。

三三坎下 漸三巽上

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占而戒也。○為卦風行水上。世道渙散之象也。故名其卦為渙。自漸而來。九來六往。上同於四。是為居得其所。志在濟時。而又得人以為之助。以此處渙。何往不通。故其占得亨。又以當渙之時。祖廟震驚。則祖考之精神亦因以散。故王者當至於廟。聚已精神以聚之。又以木在水上。舟楫之象。在人則為才德已備。雖險可行。故又利涉大川。以濟天下之陷溺也。然此三者。皆當以正行之。苟不以正。則是違道以要功。媚神以徼福。行險以僥倖而已。何亨利之有哉。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上坎下巽。

剛柔以漸之九六而言。窮困也。位謂陽位。指三也。自下而上曰外。同謂同於六四。○漸之九三。今下居二。是得中而不至於困也。在渙則為英雄之人。得用武之地。而憑藉形勢。足以自安。蓋雖在德不在險。而執樞扼吭。宅中。圖大。必本乎此。則亦不為不重矣。至於圖謀在志。左右在人。而漸之六二。今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是能不自私已。志在濟時。而又得同心之助。今時雖渙。將必合於一矣。此其所以亨也。○或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謂六四之柔得位乎外卦。而上同於五也。愚按此說。雖與本義不合。然於得位乎外之意。最為明切。今人

徒見朱子嘗謂兩爻相比者為變。故不之從。殊不知解卦二居其所。與四相隔。亦為卦變。則似不必泥也。讀者詳之。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言假廟之義。乃王者身在廟中。致其祭享。以聚祖考精神之謂耳。明非攝事之祭。虛文之尚而已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以卦象言。乘巽木於坎水之上。才德兼備。故能拯天下之難。成濟渙之功也。蓋當渙時。國勢已去。人心已離。其險極矣。使无其具。豈可得而濟哉。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離披解散。渙之象也。當渙之時。郊廟禮廢。神鬼幾於无主矣。先王任丕子之責。自有不能忽然者。故祭帝於郊。以與天神接。而凡陶匏菴楛。燔柴繭栗之類。莫不畢陳。所以合帝之渙也。立廟於國。以與祖禰交。而凡門堂寢室。昭穆宗祧之制。无不曲盡。所以合祖之渙也。仁人孝子之用心。蓋如此。按彖云：假廟。自其切要者而言。此云立廟。則又追本其始事而言。故不同也。然言立廟。則假廟之意。亦在其中矣。○程子曰：此皆以收天下之心。亦合渙之道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而占也。○初六居卦之初。渙未深。而事易濟。理當用

拯而初以柔居九二之下。為能順之。資其和德。以乘機會。是又得馬之壯也。占者如是。則人心復聚。國勢復安。而得吉矣。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言初无濟。濟之才。而乃得吉者。由能順九二之剛也。取人之有餘。輔已之不足。於濟濟也。何有。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机音紀。今刻本多作机。傳寫之誤也。

象而占也。張氏曰：奔者來之速也。机與几杖之几同。程傳曰：俯憑以為安者也。○二非陽位。而九居之。當渙之時。失其故處。宜不足以濟。渙而有悔也。然來而得中。不至窮困。是得險固之地。以為自保之圖。有如得机而憑。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以為安也。占者如是。則能合渙而悔亡矣。詳見象傳首條。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人當渙時。皆有願安之心。二奔其机。來就所安。則得求安之願。而可以圖濟渙之方矣。苟不自保。何渙之能為。六三。渙其躬。无悔。

爻而占也。○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本非能忘已者。然居陽位。志在濟時。為能以天下之渙為己責。而鞠躬盡力。不恤其私。渙其躬之象也。占者如是。則心公理得。而可以无悔矣。○林氏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是有私於已也。及入關。財物无所取。婦女无所幸。是志在濟時。

能散其私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三居陽位。志在濟時。視天下无一人。而非吾心之所當愛。无一事。而非吾分之所當為。則凡一己之私。皆所不暇顧矣。所以能渙其躬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爻而占也。丘。土之高者。程傳曰：夷。平常也。匪夷所思者。替美之辭。○當渙之時。人各為群。不能混一。四以柔正之德。當濟渙之任。而下无應與。不係於私。是能正身率人。散天下之朋黨。而專以事上者也。如此。則渙可合而任克勝。大善而吉矣。然小群既散。大群自成。故能聯屬。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人心以歸於上。使所散者。合為一統。如丘之高。則知識高大。功用神妙。非常人思慮所能及也。故因占而勉之。蘇氏曰：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四能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則德業光明。氣象廣大。而无晦滯狹小之私矣。贊之也。

九五。渙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爻而占也。○人君當渙之時。所宜散者。唯號令。居積二者而已。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為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以一天下之心。而厚其生。得濟渙之道者也。如此。則命行下從。財散民聚。而天下之渙。可合。生民之難可。

濟矣。何咎之有。陸贄勸德宗下哀痛罪已之詔。散瓊林大盈之積。得非有見於此乎。○陸贄字敬輿。唐嘉興人。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朱子曰。王居上脫渙字。蓋節文以成四字也。○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居尊位。有德則志在民。有位則權在我。是以能公其利而无咎也。二者闕一。則或能渙而不欲。或欲渙而不能。皆不可言濟渙矣。不言渙號者。舉此以例彼也。一說。正位。謂正乎人君之位。亦通。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去音吐。逖音馳。交而占也。○上九陽剛而居渙極。以能濟之才。乘將濟之會。是以散其傷害則去。散其憂懼則出也。占者如是。

則濟渙功成。而无所咎矣。象曰。渙其血。遠害也。遠去。

血下脫去字。亦節文也。○遠去。傷害以出乎渙。唯陽居渙極者能之。

節。亨。苦節不可貞。占而戒也。苦者。味過乎中之義。○為卦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在人。則立身制用。皆嚴其自然之限。而不

過也。以理而言。節固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剛中。節而不過。又得其當。故占者如之。則已。无不宜。人无不順。而可以得亨。苟為太過。至於苦節。則非天理。

人情之所安矣。豈可守為正道而不知變乎。反享義以戒之。蓋丁寧之意也。○朱氏曰。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皆苦節也。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陽多於陰。則剛過而苦於節。陰多於陽。則柔過而不能節。故唯三陰三陽剛柔適均。而无偏勝之弊。乃亨也。剛居下。則不及乎中而不能節。剛居上。則過乎中而苦於節。故唯二五之陽。皆得其中。而无過不及之差。乃亨也。二者皆中道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人之所貴者節。節之所貴者中。若至於苦。則節道窮極。違性情之正。拂倫理之常。物不能堪。而勢不可行矣。故不可守以為貞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說音悅。去音聲。葉氏曰。人情說則易流。見險而止。則不至於流矣。節之義也。然其權在位。其本在德。而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居坎通之體。既操制作之權。以立節道。又極精當之善。而可通行於此。見節言之義。而苦節之不可貞。亦可推矣。故指而言之。

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之化。不過陰陽二氣之運而已。然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皆有劑而不過。是以四時成。而歲功備也。苟

為无節。安得有四時乎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節之也。制。品制。度。法度也。○聖人在位。知財有限。於是量入為出。而凡軍國之需。皆節之以制度。不使太過。則費出有經。財不傷於奢侈。征斂有藝。民不困於誅求矣。此與上句。皆節道之大者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行去

制。猶立也。議。考。商度之意。○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節之象也。數有多寡。度有隆殺。皆為制之。使凡事。服器用。各安其職分之宜。所以定禮儀之限。而防民淫也。德存於中。行發於外。皆為議之。使凡存心制行。必納乎軌。

物之衷。所以嚴道德之限。而成民俗也。君子之節。蓋如此。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而占也。○初九居節之初。時未可行。而有剛正自守之德。能節而止。不妄求進。不出戶庭之象也。占者順時而止。則无枉道辱身之失矣。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塞音

剛而得正。知時通塞。在初。則塞而不通。是以節而不出也。然云知通。則非以隱為高者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而占也。○九二居下卦之中。時可以行。非初比矣。然

失剛不正。既膠固而不通。上无應與。又孤介而獨立。是以徒知隱身之計。而不復有為天下之公。潔身亂倫。當有凶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言失時之甚也。蓋深惜之之辭。

六三。不節若。則嗟嗟。无咎。

爻而占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而當節時。恣情妄費。非能節者。是以有失德之羞。傷財之患。而嗟嘆也。然禍由已作。則亦何所歸咎哉。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孽自我作。无可怨尤。占者宜知所戒。

六四。安節。亨。

亨

爻而占也。安。如安行之安。順而无強之謂也。安節者。安於節也。○九五主節於上。而四以順正承之。安於上之所節。而立身制用。自然由之。不待勉強而後能也。如是則動无愆忘。而終身可行矣。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上指九五。道。謂節道。○九五甘節。六四承之。无所畏。而自由乎禮法之中。所謂安節者也。若賤而好自尊。則非所謂承上道矣。然非柔順得正者。不足以語此。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爻而占也。甘者。苦之反。○九五居尊。為節之主。而有中

正之德。凡立節以一道。德同風俗者。莫不當乎天理。合乎人情。而不出於強世之爲。節之甘美者也。如此則法皆盡制。而行必有功矣。中庸曰。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吉之意也。又曰。動而世爲天下道。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行有尚之意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程傳曰。既居尊位。又得中道。中則正矣。所以吉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爻也。○上六居節之極。其節已甚。節之過中而至於苦者也。雖事在當節。亦非天理人情之所安矣。然禮奢寧

全周易演義卷八

六節

三二

儉。苦節之凶。猶勝不節之嗟。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義與象傳同。

三三 說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占也。豚魚大川。占之象也。豚豕之稚者。性躁而駭。魚其物。皆物之難感者。○以卦體言之。合爲中虛。分爲中實。信之象也。以卦德言之。下說上巽。交相孚信。信之義也。故其名爲中孚。以理言之。孚固當有吉利矣。又卦乘木舟虛。有利涉之象。故占者有是孚信。則可以感豚魚。涉險難。而至誠能動。忠信可行矣。能是二者。其他可知。然

又必利於貞。使所信者。皆合乎義理之宜。而不爲小信之累。乃爲利耳。苟不以貞。則是匹夫之諫而已。何以感物而濟險哉。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說音悅

統言卦之全體。三四二陰。獨居四陽之中。是爲中虛。虛者。內欲不萌。而中无私主。信之本也。析言卦之二體。二五之陽。各居一卦之中。是爲中實。實者。外誘不入。而天理渾全。信之質也。其在卦德。下說上巽。是民有信以惠君德。而君亦有信以入民心。其交相孚信。行於一國者。如此。是以風行遠邇。而萬邦作孚也。二者體信達順之道。皆中孚之所由名也。

全周易演義卷八

六中孚

三三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鄭氏曰。信及豚魚。語意與仁及草木。誠動金石相似。○君子存誠。極其克積之盛。則雖難感之物。亦足以及之矣。非謂真有是事也。程傳曰。信能及於豚魚。信道至矣。所以人无不動而得吉也。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木在澤上。故曰乘木。外實內虛。故曰舟虛。皆濟險之具。不德之象也。有具。則利涉矣。不及孚義。特舉兩象而言。乃卦中之一義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信而正者。天之理也。中孚利貞。則存之爲實體。而辭與

天俱發之為實用而動與天游乃相脗合而不悖矣中

庸亦言誠者天之道與此義互相發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彼此相入中孚之象也君子之於罪人獄成

當死而不能無疑者苟无至誠惻怛之意為之審實求

生而唯急於致刑則多不得其死故擬議於其所可疑

始緩於其所將決庶幾事以議明情因久露而生死各

得其當矣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无憾也

此其為民之意有以入人之心故為中孚之意也○蔡

氏曰議生於疑不疑何必緩死故又曰不留獄二者並

行而不悖仁之至義之盡也楊氏曰元惡大姦不在是

典故四凶无議法少正卯无緩理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他音

戒占也程傳曰虞度也孔氏曰燕安也○初在卦始有

當審之義上應六四得可信之人使於此時度其賢之

可信而遂信之則因不失親規益有賴得所安而吉矣

若不能信而有它志則信非其人无益有損豈復能得

所安乎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天命有善而无惡故人之初心莫不向善而背惡有不

然者由在事久志昏情蔽而不能耳初當中心孚之初正

相應之始本體尚在私情未牽則能度四之可信而信

之所以吉也此以已能者言與爻辭自不同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和去聲

象也子指五我吾皆二自謂之辭也好爵謂天爵中德

之象也吾亦我也爾者二謂五之辭○九二剛中居下

有中孚之實而九五剛中居上亦以中孚之實應之同

心同德以相與者也鶴鳴子和以物取象而見誠心之

相感也我爵爾靡以人取象而見中德之相孚也蓋鳴

鶴在陰不期子和而子自和之我有好爵不期彼應而

彼自應之良由應本同聲貴所同欲實乃天機之所不

能遏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耳二五交孚何以異於此

哉吉亨可知不假言矣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五好賢出於心所願欲非有所強而然也一有強焉

則非中孚之實矣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爻也敵謂敵應鼓猶鼓舞之鼓奮發之義也○六三陰

不中正居說之極躁動不節而无常者也上九剛不中

正居信之極信非所信而不通者也以三之无常應上

之不通是應與我適相敵也如此則凡遇事不能自主

而作止哀樂无常度矣是以或鼓而起或罷而止或悲

而泣或喜而歌也苟得善應以為之助則不至於此矣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當去聲

陰不中正。故不能據理應事而失其常。若剛中正。則雖得敵。亦不至若是甚矣。爻兼罪上。而此專罪三。互相發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幾平

象而占也。匹。配也。兩馬為匹。○六四居陰得正。臣德之盛也。位近於君。臣位之盛也。以是德居是位。故為月幾望之象。所謂權不張而自大。黨不招而自集者也。自非匪躬殉國之臣。鮮不昵私交而滅公道矣。唯四柔正。為能下絕乎初。而上應於五。去私交以明公道。如馬亡其匹。然則得事君之義。而无咎矣。蔡氏曰。四當權任之隆。而能心平王室。自絕私交。所以无咎也。苟植黨以自固。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類指初上。上行也。○四有柔正之德。故能絕初之黨。而上以信於五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爻而占也。○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孚之至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是以極其交孚之固。而精神意氣凝聚不移。有孚攣固之象也。占者如是。則疑忌不生。而政无過舉矣。何咎之有。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當去聲

剛健中正。有孚之實。位之正也。又居尊位。為孚之主。位之當也。正則藻鑑精而取人之則以端。當則權柄專而任賢之心以遂。如此。則能感發臣志。而與之相信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而占也。孔氏曰。翰。長也。雞肥則鳴聲長。○天下之事。有義理當為。而時勢不足以副之者。則宜止而不為。不可遂信其理而必為之也。上九居信之極。乃信其說而必為之。如翰音信羽族之能登天。而不自知其獨不能。亦欲強飛而登天也。雖所執皆是。亦不免於凶矣。孔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此之謂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言必敗於信也。尾生白公。是其驗已。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占也。飛鳥遺音。占之象也。○卦體四陰二陽。故為小過。既過於陽。則收斂退縮之意多。而開張奮發之意少。在已不失其能守。凡事得遂其求。故亨。然小過時也。即貞之所在也。故以利貞戒之。可小事以下。則利貞之義也。蓋二五柔中。有可小事之象。三四剛失位而不中。有不可大事之象。又卦內實外虛。有飛鳥遺音之象。故得此占者。可為小事。以稱其才力之所能為。而不可大事。

以強其所不及。且其大事。又當收斂退抑。不使過甚。如鳥聲之下而不上。則所處得宜。而事无不善矣。乃大吉之道也。○本義能致飛鳥遺音之應。與中孚能致豚魚之應不同。蓋中孚以德之感應言。而此以占之應驗言。如六壬剋應。八門遁法之類也。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義見卦下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時謂小過之時。○小者之過。時當然也。故當小過而利貞者。乃與小過之時而行也。蓋天下有小過之時。則亦以小過為貞。因其時而小過。即所謂貞也。

全屬遺音義

小過

亨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二五皆陰。各居一卦之中。不過於柔而適合其宜也。得中。故可有事。然以其本柔。則但可小事而已。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三四陽剛。失二五之位。非上下之中。失位則權奪。不中則善虧。故雖陽剛而亦不可大有為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中二爻內實。如鳥之身。上下四爻外虛。如鳥之張兩翼。故卦有飛鳥之象。而其遺音。下而不上。是以不宜上宜下而大吉也。蓋小過之時。理當抑損。故上則逆理。下則

順理。順理而得大吉。固其宜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山上有雷。遠而聲微。小過之象也。當此之時。事无大過。但於行喪用之小事。可有所過而已。然三者之過。又各有小大之不同。故以行言之。傲為大而恭為小。君子之制行。不過於傲。而唯過乎退遜。以明禮。然亦不至於足恭也。以喪言之。易為大而哀為小。君子之執喪。不過於易。而唯過乎哀戚。以致情。然亦不至於滅性也。以用言之。奢為大而儉為小。君子之致用。不過乎奢。而唯過乎儉約。以節財。然亦不至於固陋也。蓋能如是。則得小過之道。而合時措之宜矣。○本義象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蓋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此可小事之意也。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甚過。此宜下之意也。

全屬遺音義

小過

亨

初六。飛鳥以凶。

象而占也。飛者。過高之意。以凶。以飛致凶也。○初六陰柔。其性躁妄。上應九四。志在上行。又居過時。則陰躁之甚。而上行之銳者也。志行驕盈。不能就下。故為飛鳥之象。其過如此。凶可知矣。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初以飛鳥致凶。所謂自作孽。不可如何者。救解之意。○初以飛鳥致凶。所謂自作孽。不可

活也。雖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而占也。以陰陽之象言之曰祖妣。以上下之象言之曰君臣。遇謂邂逅之遇。妣祖妣也。及如春秋及其公之及齊而主之意。遇則適相當之謂也。○六二柔順中正。得臣道之純者。故進而上應。則過三四之陽。而遇六五之陰。是不入強臣之黨。而但事柔順之君也。如此而不進。則不及六五之君。而適得為臣之分。是无凌逼之嫌。而有安分之美也。二者皆過而不過之義。占者如是。尚何過中失正之咎哉。○本義進謂進而有所為也。如此謂止於如此而不進。安常而无所為也。

全周易演義卷之八

小過

三十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君臣之分。不可毫髮僭差。故不及其君。雖二之能然。亦理之當然也。丘氏曰。君臣之所可同者情也。所不可同者分也。分不可同。則所以事君者皆不可過。雖有格天之業。蓋世之功。亦不過藉君之土地人民勢位而為之耳。臣何所能哉。此二之所以不及其君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爻而占也。戕賊害也。○九三剛正而當陰過之時。衆陰所欲害者也。是其所當過者。在於豫防。而三乃自恃其剛。不肯過為之備。則小人從此而害之矣。故其象如此而占凶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言凶之甚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占之爻而戒也。程傳曰。往謂去柔而以剛進也。○言占得九四者。當得无咎。所以然者。良由九四以剛處柔。弗過於剛而為傲。能濟以柔而為恭。適合乎小過之宜。過而不過者也。若或更往。則過於剛而失其恭。取敗必矣。故有厲而當戒。然是恭也。在小過之時。則為貞。苟非其時。不可用也。而陽性堅剛。多執一而不知變。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剛柔迭用。隨時處宜。不可以過恭為是而固守之也。

全周易演義卷之八

小過

三十一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剛而居柔。本不當位。然當小過之時。乃為過恭。則亦過而不過矣。以剛先物。豈能長久。所以當戒也。本義未詳。此以爻辭推之。而知其當如此耳。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也。我公。皆指五。弋者遠取之義。彼謂二也。山中之空曰穴。○六五以陰居尊。陰柔則才弱。居尊則太高。又當陰過之時。而時已過矣。是以雖有欲為之志。而不能有為。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若得陽剛之臣以輔之。則猶或可為也。而但弋取六二。正應以為助。故又有公弋取彼在穴之象。兩陰相得。卒亦不足與有為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六五居尊過高志滿不能下賢以圖事功故其象如此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災之象而占也離遠去也穿雲沒影之謂是謂者承凶字而言也災眚皆凶也自天曰災自人曰眚○上六陰躁而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弗合其宜而動皆太過是其違理逆常如飛鳥之迅速而至於離之也比初之飛為甚矣過既甚則凶亦甚故天人皆惡而災眚並至所謂凶者如此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過之太高而其遠也

三三 離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占也小謂小事○凡成天下之事者在乎彼此協力與其所處之正而此卦水火相交各當位皆事之所由濟也故其名為既濟既濟則盛時已去大亨已過故但可以小亨然又當守其正持盈戒滿思患豫防不可謂時已濟而遂忘戒懼也所以然者蓋由治亂盛衰相為循環方其初濟之時則人心悅服國勢奠安固云吉矣一至於終則人漸離國漸危而亂生矣是以僅得小亨而又必利於貞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既濟之時大亨已過故唯事之小者可以得亨而已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當法

初三五剛位也以九居之則剛得其正而當乎剛之位矣二四上柔位也以六居之則柔得其正而當乎柔之位矣夫剛正則才雖足以有為而非好大以生事柔正則志雖安於無事而非好逸以滋弊是以事无不正而利貞之戒所由取也按此條與卦下本義不同彼以釋卦名而此以釋卦辭也

初吉柔得中也

二居既濟之初而以柔居中是能常存持重謹畏之心而加以圖回區處之道此初之所以吉也蓋柔能持盈守成得中則益善矣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止謂止心○人情當既濟之時因循怠惰之心勝而憂勤惕厲之念微故紀綱日壞法度日墮以至於亂蓋治道窮極極則必亂乃理勢之自然故當利貞以保之也又按初吉終亂象辭皆以天運為言而此與上節皆以人事釋之亦不同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思以心言慮其後也豫以事言為於先也○水在火上則火能熱乎水而水受火之熱彼此相用既濟之象也

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每生於既濟之日故君子戰兢恐懼以慮其患而防微杜漸豫為之備必其敬天勤民不敢廢怠則自不至於患矣此盡人事以扶天運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而占也○居既濟之初逸欲未萌故能心常慮患事不輕為如車曳輪而不遽前狐濡尾而不遽進也占者如是則能祈天命係人心保其濟而无咎矣蔡氏曰曳輪濡尾亦言其凜凜之心有如此者耳非一无所為也或曰戒占之辭似與本義不合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居初能戒則防患已至而彙葉不萌宜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音去聲

象而戒也○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以常理度之宜得行其志矣然五居既濟之時征於治安而忽於任賢故二不見用而志不得行有婦喪其茀之象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雖不行於今將必行於後矣故不必汲汲於求行而久當見用如喪茀者不待追求而自得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濟時之具在我不終窮也言中則正在其中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而戒也高宗商王武丁也鬼方遠夷之國○九三居既濟之時而用至剛猶高宗當殷道之盛而伐鬼方也以高宗之聖武伐鬼方之小國克之若易然猶必待三年之久焉用兵之難如此况其下者不可不戒乎然或不不得已而至於用兵亦不可用小人以為將蓋小人見用勝則有屠戮之慘敗則有輿尸之凶占者所當深戒也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丘氏曰三年而後克之則師老財匱其困憊亦已甚矣言兵不可輕用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繻本音須今當音如袽女居反

象也程傳曰濡滲漏也舟有滲漏則以衣袽塞之○四當既濟而以柔居柔過於畏慎故能外為保治之備內存警戒之心如乘舟者防其滲漏有衣袽之備而又終日戒懼恐不及施不敢恃其有備而遂忽然以自安也胡氏曰備患之具不失於尋常而慮患之念又不忘於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程傳曰不言吉者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言其心有所疑懼而不敢自安也蓋毫髮幾微之不謹則禍敗所由生頃刻敬畏之不存則怠荒所自起四之戒懼蓋有見於此耳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也。占亦如之。東鄰指五。殺牛盛祭。居尊之象也。西鄰指二。禴薄祭。在下之象也。○九五居天子之位。雖若勝於二之為臣者。然五已過時。而天命人心。皆莫之與。豈如臣始得時。而天與人歸哉。猶殺牛雖勝於禴祭。然反不如其受福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

時謂向盛之時。○五居既濟之極。其時已過。故雖居尊。反不如二之始得時也。

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此正以時言之。二始得時。則天與人歸。方來未艾。其視九五。蓋不可同年而語矣。

上六濡其首厲

象而占也。○以全體言。既濟之極。以一體言。險體之上。正終亂之時也。雖以陽剛之才。極謹畏之道。猶懼不克。

而上六乃以陰柔處之。唯務因循。不知警畏。是以亂愈極。而險愈深。如狐涉水而溺其首也。占者不戒。則其危亦如是矣。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天時人事皆不可救。故必至於危亡也。

三三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占也。狐小物。故曰小狐。狐尾大。涉必揭尾。若濡其尾。則

不能濟矣。占之象也。○為卦水火不交。爻各失位。則是人心不協。人謀不臧。與既濟相反矣。故為未濟。夫天運循環。終當必濟。故可以得亨。然又必加敬慎。乃能有成。若使紀綱略振。法度粗舉。而即怠於存心。疎於處事。如小狐涉水。汔濟而濡其尾。則機會雖善。亦終不濟而已。何所利哉。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柔則小心慎密。中則處置得宜。故能濟其所未濟。而得亨也。王氏曰：未濟固有將濟之理。而六五又有能濟之道。故以卦體釋亨。乃亨之一義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象曰：濡其首厲。未濟也。

中謂險中。○人之處險。如狐汔濟。則猶在險之中。未能

即出。將濟而未濟之時也。於此不謹。則无以續其終。而前功盡棄矣。占者不可不戒。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此以卦體言。終濟之理。卦之六爻。皆失其正。人謀不臧。若不足以濟事矣。然皆以剛應柔。以柔應剛。則有互相為用之道。而同心協力。可以有為。是以始雖不濟。而終可必濟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物謂萬物。方者。凡物所居之位。○火在水上。不相為用。未濟之象也。君子觀水火異物各居其所。而見天下之

物莫不皆然。於是從而審辨之。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使上下內外貴賤大小各得其所。亦如水火之不相雜也。初六濡其尾吝。

象而占也。〇凡人欲進以濟天下之事。必才勢兼備而遇其時。乃能得遂。初六以陰居下。又當未濟之初。才勢與時无一可者。是以未能自進。以圖濟時之功。如狐之涉水而濡其尾。然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量力審時，是謂敬慎。今不能然，則不知敬而濡其尾矣。此姑從本義敬字而為說耳。然爻辭本謂未能自進，此則謂其強進，恐亦終未帖然也。

全周易演義卷之八 六未濟 三十八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而占也。〇二以陽剛之臣而應六五柔順之君。有僭逼之嫌矣。然居柔得中。為能止於其分。而恭順自守。不肯妄進。曳其輪之象也。占者如是。則得為下之正。而成濟時之善矣。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中。以心言。正。以事言。〇以九居二。非能正者。然以其得中。宅心中順。能以義理自克。不以才勢自居。故能矯其不正。以歸於正。而行无僭逼之嫌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占也。〇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居未濟之時。故征則凶。

言不足以濟事。而反有害也。其占如此。宜若无所用矣。然乘九二之剛。以虛乘實。有舟楫之象。又居坎極。將出乎水。有涉川之象。故獨利於涉川也。或云以柔乘剛。為得人來助。則本義水浮陸走之說。殊无謂矣。况乘剛非得助之道乎。又按三既征凶。必不利涉。似當從後說為是。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濟時之具。在於才德。若陰柔不中正。則不可以有行矣。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占也。震用以下占之象也。不言高宗者。受命出征之事也。大國。王朝也。〇九四以陽居陰。氣所有偏。本无濟時之具。不正而有悔也。得此占者。苟能變化其偏。以歸中和之正。則賢聖可學。而愧怍不生。吉且悔亡矣。然求正之功。有不可以易為者。必其奮發有為。其積力久。然後愚可明。柔可強。而有益耳。如奮武伐國。必久而後克之也。

全周易演義卷之八 六未濟 三十九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變惡為美。人之素志也。能勉而貞。則可克其氣質之偏。而致夫知能之良矣。其志豈不行乎。

六五貞吉無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本爻以著占也。〇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既有悔悟自新之機。虛中應剛。又有開導啓沃之助。故能

矯其不正。以歸於正。而德有所成。心无所疚。蓋有是善則雖悔而亦不為悔矣。然不止此。有文明之德。則四肢事業莫非光暉之宣著。有虛中之德。則光暉所在。又皆實德之流通。其德之盛。一至於此。是以民皆仰之事。无不濟而又吉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與輝同。古字通用。光者暉之統體。暉者光之散殊。非光之外。別有所謂暉也。○君子有文明之德。而本於有孚之實。則言動功業。自然宣著。而因可以溥昭明之化。成濟時之功也。所謂君子之光者如此。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占而戒也。是者當然之義。○上九以剛明居未濟之極。其時將濟而其才又足以濟。故不待有所作為。唯自信自養以俟天命之至而已。有孚于飲酒之象也。占者如是。則无欲速不達之咎矣。然自信自養。又當有節。若幸其時之將濟。而放縱自恣。迷而不返。如狐涉水而濡其首。則自信太過。而失其義。何以承天命。而成既濟之功哉。故又因而戒之。陳氏曰：上九剛明。本无濡首之事。此特設辭以戒占者云耳。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是有界限。故謂之節。若過於自養。則不復知有節矣。揆爻言有孚于飲酒。而此獨舉飲酒者。蓋自養由於自信。

也。又按爻辭濡首。本指小狐。而此蒙飲酒。則非後世所能曉也。○馮氏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者。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者。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李氏曰：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終焉。

公文周易演義卷之八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九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繫辭上傳傳去

本義無經可附非謂如象象傳附於六十四卦如

今文也乃謂不曰象象而總曰繫辭者以无象象

辭可附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天地者乾坤之形體乾坤者天地之性情尊卑猶言上

下乃健順之由也定者各居其所之謂○言陰陽成形

之大者為天地而天尊地卑尊者確然而在上健之義

也卑者隕然而在下順之義也乾坤之理具於實體者

如此則易中之卦純陽至健而為乾純陰至順而為坤

者於此而定矣八卦皆然獨言乾坤者舉一以例其餘

耳抑亦以諸卦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歟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卑高兼天地人物而言如尊卑君臣上下長幼大小天

喬之屬皆是也陳列也位者以序而列之意○法象在

天地間等類不一故有居下而為卑者矣有居上而為

高者矣或卑或高雜然陳列而易之貴賤即此位焉蓋

一卦之體外為貴而內為賤六爻之分乘為貴而承為

賤其位次各有所存而不亂亦若卑高之陳也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今文周易演義 卷九

常猶常道常理之常言其性之一定而不變也斷分判

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凡造化人物之屬乎

陽者為開闢為發舒為流盪而其動有常其屬乎陰者

為閉藏為收斂為停蓄而其靜有常也雖其互藏之宅

間發之時未必无相涉者然非其常矣是以易中卦爻

之陽而性動者稱乎剛陰而性靜者稱乎柔凡其奇耦

以為質消息以趨時者皆即此而判焉蓋性之有動靜

由稟之有剛柔故其為類如此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方者情動之始物則指人而言之也類聚則群自分對

舉之互文也生謂生於善惡○言天下之事情有善惡

而眾理眾欲以類而聚物類亦有善惡而同道同惡以

群而分此陰陽淑慝自然之理也易之吉凶實肇於此

蓋卦爻占決之辭有時之息事之當而吉者即事物之

善而惠迪者也有時之消事之失而凶者即事物之惡

而從逆者也言吉凶則亨利无咎災眚悔吝之屬皆在

其中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成者陰陽變化而成也象形即變化所成之體○陽氣

之輕清者為天而不一於陽代明為日月森列為星辰

作止推遷而為風霆寒暑有以成輕清之象也陰氣之

重濁者為地而不一於陰流峙為山川發育為動植各

一其性而為水火土石有以成重濁之形也。凡此皆實體之變化。而易之變化。即見於此矣。蓋著策所據之卦爻變化。无方。陽窮於九。則退而化以爲八。即象形之陽化爲陰也。陰窮於六。則進而變以爲七。即象形之陰變爲陽也。此一節言易之爲書。有乾坤有貴賤。有剛柔而吉凶變化。无所不備。然皆非聖人私智之爲也。不過因陰陽之實體而摹寫之耳。學者即此而參以邵子觀物之法焉。則易之學廣矣。胡氏以畫前之易爲言。蓋即朱子所云未畫之易。但於本義不合耳。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相猶互也。摩。摩也。盪。推盪也。○此言易卦之變化。乃

成易之由。與上文所謂變化者。其指自不同也。言太極判而兩儀生。聖人畫奇偶以象之。是則剛柔之謂也。然

立象盡意。變化无窮。故以一剛爲主。而以一剛一柔摩於其上。則爲太剛少柔。以一柔爲主。而以一剛一柔摩於其上。則爲少剛太柔。而四象生矣。太剛交乎少柔。而乾兌生。少柔交乎太剛。而離震生。少剛交乎太柔。而巽坎生。太柔交乎少剛。而艮坤生。而八卦成矣。所謂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乃變化之見於小成者也。乾兌離震之上。各以八卦次第加之。則爲三十。有之。之陽卦。巽坎艮坤之上。亦各以八卦次第加之。則爲三十。有之二之陰卦。而六十四卦成矣。所謂八卦相錯。因而重之。乃變

化之見於大成者也。至此則易道大備。而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无不在其中矣。此節正指橫圖而言。乃聖人作易之事。然畫卦時。一每生二。初无摩盪之實。此云斷者。特假借以明其意耳。亦猶撰著之言。參伍錯綜也。○本義此言易卦之變化。謂易卦之變化如此。非承上節變化而言也。下二節放此。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風亦云潤者。承雨而言。爾猶記所謂暖之以日月也。一者。循環不窮之謂。○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搏擊而爲雷。霆則雷之奮迅者也。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洽。而爲風。雨則氣之和暢者也。鼓之云

者。震驚發洩。而時氣以動。潤則披拂細縕。而時氣以洽矣。日陽精。明於晝。月陰精。明於夜。二者運行。而升沈晦朔。代明不窮也。寒者陰之肅。於時爲秋冬。暑者陽之舒。於時爲春夏。則又屈伸相感。而如環无端焉。凡此皆成象之實體。而易理之著見也。蓋八卦之象。橫圖之位。圓圖之運。於天象各有所似。故耳。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地絪縕。无極二五爲之根。抵範圍。而萬物生焉。陽而健者。乾之道也。乾道之氣聚。則成男。體一而實陽之氣也。性動而健。陽之理也。在人。則爲父。爲夫。在物。則爲雄。爲牡。而凡男皆乾之所成矣。陰而順者。坤之道也。坤道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地絪縕。无極二五爲之根。抵範圍。而萬物生焉。陽而健者。乾之道也。乾道之氣聚。則成男。體一而實陽之氣也。性動而健。陽之理也。在人。則爲父。爲夫。在物。則爲雄。爲牡。而凡男皆乾之所成矣。陰而順者。坤之道也。坤道

之疑。聚則成女體。二而虛陰之氣也。性靜而順陰之理也。在人則為母。為婦。在物則為雌。為牝。而凡女皆坤之所成矣。此又成形之實體。而易之兩儀四象八卦三篇之剛柔。皆有合焉。亦易理之著見也。○此二節承上言易書之作。因乎實體。故其既作。而實體之間。无非易理之著見也。蓋凡造化之所有。皆易書之所有。此所以為著見而流行變化之妙。非觀物者不能識也。獨舉變化一端。而天地卑高之類。因可推矣。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管也。始初也。始而曰大。謂其全也。作造也。成就也。○此承上文言成男成女。雖乾坤一定之分。而其實有相

須之功。故凡人物之始也。乾皆有以主之氣。以肇其形。理以帥其性。時雖无質。而胎朕兆。已成於一施之初矣。其成也。坤皆有以作之。氣動而有所成。理行而有所主。莫不承乾而醞釀。時化以終其事矣。蓋凡物之為男女者。莫不皆然。乃陰陽之不能相无者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陽並同。不難之謂易。不煩之謂簡。○物不自始。而乾以始之。又且无所不始。物不自成。而坤以成之。又且无所不成。若難且煩矣。然乾健而動。則德行恒易。而常有餘力。故氣一至而萬物俱生。理一行而萬化即動。初无艱深留滯之勞。何易如之。坤順而靜。則德行恒簡。而不自用。故承

氣以成形。因理以成性。不過就乾之授大始者。而溫養成就之初。无所區畫。增益於其間也。已不勞而事不擾。何簡如之。此乾坤生成之妙。所謂天地无心而成化者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言人存心以健。一主乎理而不為私意之所累。則无艱深險阻之蔽。而其易如乾矣。應事以順。唯循乎理。而不為物欲之所擾。則无私智紛紜之為。而其簡如坤矣。易則光明洞達。入无所藏。而出无所蔽。雖庸人孺子。皆知其會中之所存矣。故曰易知。簡則徑直乎順。為已既約。而為人自便。雖愚夫愚婦。皆能循其塗轍。以作事矣。故

曰易從。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易知則人任其信。聲氣相求而依歸自衆矣。故有親。易從則人樂為用。彼此相資。而其行有尚矣。故有功。向使立心艱深。舉動煩擾。則人豈不離心。而功亦安能獨成哉。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有親則因人之信從。足以驗吾所存之是。而精一自信。始終以之。故其中之所存者。可以至於久而不變也。有功則因人之協力。足以輔吾行之不逮。而兼人之能。為已之能。故其外之所行者。可以至於大而益弘也。然謂

之可則僅可進於久大而猶未至焉者爾。或問有功可大之別。蔡氏曰。有功者。因人協力而事功有成耳。猶未能兼天下之力也。由是則天下之聞風者。无一人之不至。而吾之所兼者。无一善之或遺矣。以天下之謀。為己之謀。其謀不亦廣乎。此有功可大之別也。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夫久大而僅曰可。雖未能如聖人之純亦不已。魏乎成功。然涵養之力深。則非日月之至。克拓之勢順。則非淺狹之功。是乃盛德大業之階。而去眾人遠矣。此致曲之功。守而未化之地。所以為賢人之德業也。按自易知而下。乃易簡之後。所必至者。此特細推而漸言之。非有等

全周演義卷之九 太上律章 級之相懸。為學者馴致之次第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承上文言自可久可大而進之。則易簡所造。益醇乎醇。而與天地无二致矣。是以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蓋存理則易。循理則簡。故易簡者。理而已矣。既能易簡。而又造其極。則天下萬殊之理。莫不貫通於吾心。統會於吾身。而天地之所以與我者。无不盡矣。是故可以成人。位於天地之中。與之並立而无歉也。○此二節言兼體乾坤之德者。由賢入聖。而直與天地同體。猶中庸自戒懼而位育。孟子自信善而聖神者也。

右第一章

本義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指前四條。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指中二條。人兼體之指。末二條。乾易坤簡。故曰分。人易且簡。故曰兼。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繫辭。聖人。文王周公也。設卦。與末章不同。舉卦則爻在其中矣。象。謂卦爻本然之象。辭。謂卦爻辭。吉凶所包者。廣。詳見首章。○此承上章而言。伏羲畫卦。則吉凶之理。已寓於圖畫之中矣。然非末世之民所能與也。文王周公。蓋有憂之。於是取伏羲所畫之卦。就圖所出。而陳設之。使卦爻燦然。如指諸掌。然後從而觀之。以審其時之消息。位之當否。而凡象之具於全體一節之間者。无

全周演義卷之九 太上律章 不有以見之。詳焉。則伏羲之意。洞然於二聖之心矣。由

是因其時位。繫卦爻辭。以明全體一節之吉凶。而示人以趨避之方。是以百姓之愚。亦可與能。而易之用廣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又音吹。此推聖人繫辭之由。言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者。正以卦爻之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蓋卦爻之間。九為剛。凡剛皆柔之所推也。六為柔。凡柔皆剛之所推也。往來迭居。初无定在如此。夫剛推乎柔。則柔變為剛。柔推乎剛。則剛化乎柔。而變化於是乎生也。是其變化之間。而時之消息。位之當否。无不具焉。則所謂吉凶者。固已寓於卦畫之中矣。聖人觀象而繫辭。其不以此也哉。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憂慮也。虞安也。如家禮三虞之虞。此所謂象。猶云彷彿之意。非觀象之象也。下故此。○此申觀象繫辭之意。而以人事明之也。言聖人作易。因卦爻有失得憂虞之象。而繫以吉凶悔吝之辭。故今據有辭之後。而觀則卦爻吉凶悔吝之辭。乃人事失得憂虞之象也。蓋人之行事。逆理而失。則凶。順理而得。則吉。困心衡慮。而憂。則追訟。前過而為悔。安意肆志。而虞。則終召恥辱。而為吝。此易之辭。所以為事變之象也。○本義末二句。蓋以發明上節之意。非正解本文也。

全周易演義卷之九

上傳五章

九

進退者。造化之消息。剛柔之未定者也。晝夜者。造化之幽明。剛柔之已成者也。○此一節。申剛柔相推之意。而以造化明之也。言卦爻陰陽相推。而成變化者。乃進退之象。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者。乃晝夜之象也。蓋退極則漸長。而發舒於貞靜之後者。謂之進。即柔之變而為剛也。進極則漸消。而歸藏於流行之餘者。謂之退。即剛之化而為柔也。晝者。陽明用事。而萬物照臨。即剛之顯著也。夜者。陰暗用事。而群動冥息。即柔之晦冥也。蓋天地之化。與時消息。而其顯晦之最見者。莫如晝夜。故特指而言之。蓋剛主進而柔主退。剛必明而柔必暗。故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六爻之動。九六之變化也。三極理也。故不謂之象。而謂之道。然其義則與象无甚異也。○言剛柔變化。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是則所謂動也。謂之三極之道者。蓋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然陰或變陽。陽或化陰。初无一定之拘。是則天道之所以為太極者然也。五上二爻。既當乎天。則其或為剛。即天道之陰變陽也。或為柔。即天道之陽化陰也。此五上之動。所以為陰陽之迭運也。推而至於三四初二。莫不皆然。蓋其所以為極者。雖有不同。而其仁義時措。剛柔交錯。則未始有異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故三才各一太極。而太極各兼陰陽。有陰陽。則有變化。後章所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而

全周易演義卷之九

上傳五章

十

邵子所謂天地人之至妙者。皆謂是也。然自卦爻而析言之。則爻各一道。而太極本然之妙。无不各具於其內。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自卦爻而統言之。則六爻道。而三極大中之矩。又皆周流於其間。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至於二爻之中。或皆為九。或皆為六。則九為陰變。六為陽化。亦莫不有變化之道存焉。蓋太極之妙。其大无外。故无往而不相值也。○此以上。言聖人繫辭之事。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居處之也。以易道自居也。安者。安於此而不遷之意。居

而安。猶孟子所謂居之安也。易指卦爻。樂者有契於心。而无厭。數勉強之謂樂。而玩者。心所愛樂。而反覆潛玩之不置也。辭。獨言爻者。爻言乎變。而天下之動。无不具焉。尤在所當玩也。○此泛言君子學易之事。猶中庸戒懼之功也。言其身居處安固而不遷者。在易之序。蓋觀其陰陽消息剛柔往來之次第。以為進退出入之度。而无終食造次顛沛之違也。其愛樂玩味而不置者。在爻之辭。蓋觀其假象明理。稽實待虛之精蘊。以為悅心研慮之資。而有優游涵泳厭飫之趣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居。靜也。非居安之居。蓋指未筮時而言也。動則以着問易矣。變即象也。占即辭也。所異者。未筮既筮之別耳。其所謂變即卦爻之當動者也。詳見下傳首章。祐助也。○此詳君子學易之事。而并言其效。乃工夫之最要者。猶中庸慎獨之功也。言君子之於易。當其靜而未筮也。觀卦爻之時位而玩其辭。則凡失得憂虞之象。吉凶悔吝之由。皆其心之所會也。及而動而既筮也。觀當動之卦爻而玩其占。則凡剛柔相推之變。吉凶所占之決。又皆稽諸事焉。如此。則動靜不違。而居安樂玩之功。无間矣。夫學乎易。即合乎理。合乎理。即順乎天。是以自天祐之。受百順之福。而有達順之利也。○此二節。言君子學易

之事。蓋以明易之用。而又以見君子不負聖人作易之心也。

右第二章

本義聖人作易。指前四條。君子學易。指後二條。之事二字。通承聖人君子而言。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此分言卦爻辭之通例也。卦本陰陽而成質。故有象。象者。奇偶純雜內外消長之形。所以像造化之運。而擬事物之理者也。象辭則統而言之。稱名取類。以擬其形容。莫非卦畫之似。卦材之宜也。爻雜剛柔而為用。故有變。變者。隱顯貴賤。當否比應之殊。莫非因爻畫之值。而適隨時之義也。爻辭則析而言之。支分節解。以觀其會通。

莫非因情而遷。因動而效者也。夫象言乎象。語意峻潔。而渾成。爻言乎變。條理精密。而疏暢。此其所以能開物成務。而民行所由以濟也。要之二者。皆有象變。夫子分屬言之。特取其尤切者耳。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

吉凶者。卦爻之辭也。其指卦爻失得。即卦爻之所具者也。下放此。○此一節。合言卦爻辭之通例也。言卦爻之辭。有所謂吉凶者。乃言乎卦爻之失得也。蓋卦爻之中。時位才力。各有不同。而失得形焉。故凡時之消。位之不當。而才力又不足以濟之。則為失。失則從逆而凶矣。時

之息位之當而才力又足以濟之則為得得則惠迪而吉矣故象之吉凶言乎全體之失得爻之吉凶言乎一節之失得也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悔我自尤也理自內出者也吝人尤我也罪自外至者也疵類也○卦爻之辭有自凶趨吉而為悔自吉向凶而為吝者蓋言卦爻之中剛柔雜居有向於得猶未甚得而尚有小疵者則內有自尤之心而悔生矣有向於失雖未甚失而已有小疵者則外落招尤之變而吝生矣卦爻皆然所以謂通例也無咎效此

無咎者善補過也

善猶能也指卦爻所能而言不曰言乎其者省文耳過即咎也○卦爻之辭有云吉雖未得而不至於凶悔亦已萌而不至於吝者是則所謂無咎也言乎其善補過者蓋以象變之中有以處非其地行非其事承乘比應非其人而致咎者然其間不无一節之善一念之良焉則能圖回更改而補其所過也此辭之通例唯節之六三則不可以此例論也○本義卦爻辭謂卦爻之辭也與總註不同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列分布也易自列之也下文齊辯皆效此貴賤指六位之上下位即首節所謂變也○此言爻畫之通例以申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

爻言乎變之意也言爻言乎變而變之所示有貴賤焉然列之而等級分明不相混淆者則存乎位而已蓋爻有定位位有上下各就其承乘之分而觀之則凡居上而尊者皆貴也處下而卑者皆賤也貴賤之列含爻位其奚以哉按此貴賤與首章不同故本義釋首章曰卦爻上下之位釋此曰六爻之位也

齊小大者存乎卦

齊猶類也類之則小大俱齊矣卦即象也○此言卦畫之通例以申象言乎象之意也象之所陳有小有大然定其為小大而使不相雜者存乎卦而已矣蓋卦之陰陽各有所主故以陰為主而陰當用事者其不弱其道私其類態而有依阿淪淪之規模則皆謂之小矣以陽為主而陽當用事者其才勝其道公其類淑而有光明俊偉之氣象則皆謂之大矣此小大之分必於卦而後齊也

辯吉凶者存乎辭

辯分判也辭兼卦爻辭○此言象爻辭之通例以申吉凶失得之意也言位有貴賤卦有小大而錯綜更迭失得形焉本有吉凶之理特隱而未形耳辯則有別而趨避之途判矣存乎辭者言非卦爻所能而存乎其辭也蓋辭者所以發卦爻之蘊而前斯民之用故能各辯其全體一節之失得而得者言其為吉失者言其為凶向

之潛藏於畫象之間者。今皆昭著於文字之中矣。苟无其辭則吉凶終隱而莫之見也。何以濟民行乎。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憂易憂之也。介善惡所分之路也。震易震之也。介與悔皆易中所有者。伊氏曰。憂者憂之於先。震者震之於後。介在事前。悔在事後。○此亦辭之通例也。言卦爻有小疵則有悔吝。而易辭一遇悔吝則必憂之。慮遠說詳而不能自釋者。唯恐人之至乎是而欲其遠之也。然其所以憂之者无他。存乎介而已。蓋凡言悔吝則必有介存焉。是乃消長當否之間。善惡從違之界。而悔吝所由以有元者也。於此憂之則一念之善。在所必克。一念之惡

全易通義卷之九

不士傳章

十一

在所必遏。識之蚤而圖之豫。悔吝无自而生矣。若俟其既至而後憂之。則何益之有哉。此申悔吝小疵之意也。卦爻善補過則為无咎。而易辭一遇无咎。則為震之奮發警悟而不能自寧者。唯恐人之終於過而欲其補之也。然其所以震之者无他。存乎悔而已。蓋凡言无咎者。无不自悔中來。是乃易窮則變之機。良心復見之端。而過咎所由以免者也。誠能知悔則心既深而勇於舍舊。覺悟自切而急於圖新。察其幾而致其決。將不終於咎矣。若不能自悔而苟安焉。不將終於咎乎。此申无咎補過之意也。陸氏曰。憂肝豫之悔。存乎遲速之介也。憂即鹿之吝。存乎往舍之介也。震甘臨之无咎。存乎憂而

悔也。震頻復之无咎。存乎厲而悔也。舉此二端。餘可例推矣。○此上兩節。即卦爻與辭而細論之。蓋申上文兩節而發其未盡之意。亦通例也。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陰陽。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其者指卦而言之。向往也。○此言卦辭之通例也。言卦齊小大。則卦有大小矣。小者卑陋狹隘。以陰為主之卦也。大者明通公溥。以陽為主之卦也。辭辭吉凶。則辭有險易矣。險者艱難恐懼。凶悔吝之類是也。易者平正通達。吉无咎之類是也。然辭之所以險易者。則以卦之情所向不同而言。蓋小卦之情。向互而艱深。皆為人欲之私。是以不向於失。則向於小疵。而凶與悔吝之險辭隨之矣。大卦之情。坦夷而明白。實乃天理之公。是以不向於得。則向於補過。而吉與无咎之易辭隨之矣。聖人繫易。不過因其自然之象而言之耳。豈有意於其間哉。言卦。則爻可知矣。

全易通義卷之九

不士傳章

十一

右第三章

蔡氏曰。首章言畫卦也。二章言繫辭也。此章則合卦爻辭而釋其通例。易書之旨。亦略備矣。○本義卦爻辭分三事而言。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胡氏曰。此易字。指易書而言。○此言易道之大。以起下文用易之事也。言莫大於天地。故凡困於覆載者。皆不

即鹿之吝。存乎往舍之介也。震甘臨之无咎。存乎憂而

足以擬之。而唯易則與之齊準。初无彼此長短之殊。何也。蓋天地之道。不過一陰一陽之變。如下文所謂幽明死生鬼神。仁知晝夜與夫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皆是也。易以道陰陽。奇偶二畫。包含變化。故於是道。有以彌綸之。彌者。自其外以統觀。而陰陽生生之妙。无不包括於卦爻之中。是其規模之究竟繫屬者。初无罅隙。間斷之可言也。綸者。自其內以細觀。而分陰分陽之理。莫不條悉於統貫之內。是其脈絡之所在。又非混淆錯雜。而无別也。夫天地有是道。而易書亦有是道。如此。謂之相準。豈不信哉。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全周易演義卷九

不土情中章

十二

天象燦然而有章。故謂之文。地形井然而有條。故謂之理。地理之變。指分界之對待者而言。所謂上下四方。對待之易也。天文易見。故曰觀。地理難知。故曰察。察者。觀之詳也。幽明者。陰陽之顯晦也。文理者。陰陽之迹。故則所以幽明之理。陰陽之變是也。天垂象而文生。地效法而理著。皆道之所在也。易書之中。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故聖人以易而觀察之。即陰陽之循環。而觀其晝夜。即升降而觀其上下。即對待而察其南北。即雜居而察其高深。則天下之理。无一而不窮矣。由是而知天文之夜與下。地理之北與深。陰而幽也。而其所以幽者。陽之變而為陰也。天文之晝與上。地理之南與高。陽而明也。

而其所以明者。陰之變而為陽也。知幽明之故。則幽明之理窮矣。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原。推原也。始者。終之發端。反。反觀也。終者。始之歸宿。原始反終。聖人以易而原反之也。不曰以者。承上文而言也。下放此。死生者。人物之死生。而陰陽之循環也。說者。理之詳也。○言人物以生死為始終。而其為說。則理之難明者也。聖人因易以推其始。而求所以生。據始以要其終。而求所以死。則知人物之所以死者。氣散於殞落之餘。而理隨以盡。陽之變而為陰也。其所以生者。氣凝於妙合之際。而理隨以全。陰之變而為陽也。死生之說。

全周易演義卷九

不土情中章

十八

豈有不知者哉。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精重濁。故屬陰。氣輕清。故屬陽。物之所受以生而未屬於物者也。物既成。則謂之魂魄矣。魂魄即精氣之神也。游者。散而遠去之意。檀弓所謂魂氣則无之不之是也。魂升。則魄必降。故獨舉魂以該之。鬼神者。造化之迹。陰陽之屈伸。而人物之所以死生者也。情狀。猶言氣象。情无形而狀有象也。○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方其始也。精氣凝聚。而既有知覺。又有運動。則為物矣。及其終也。精氣消散。而魂升於天。魄降於地。則為變矣。凡此皆天地之道。易之所有者也。是以聖人以易而推之。則知為物者。

陰變為陽神之來而伸也。為變者陽變為陰。鬼之往而
屈也。鬼神之情狀。有不自易而知之乎。此一節言聖
人以易窮理之事。由易書具天下之理故也。或曰天下
之理多矣。此獨以三者言之。何也。蔡氏曰。此三者。理之
難窮者也。於此窮之。則无一理之不知矣。然此自聖人
之分而言。亦舉重以見輕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天地之道。聖人之性。雖若不同。然其為理則一而已。聖
人盡性。故能與天地配合而相似。相似則窮神知化。善
繼善。述立此參彼。而无毫髮之違悖矣。蓋與天地不相
似。則未免有違。既似。則何違之有。此二句一節之綱領。
全解易書卷之九 太上得中章 九

下文乃詳言之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知也。

周。徧也。盡也。○此以下。詳言聖人之仁。知。以見其盡性。
而與天地相似也。蓋天高明。其道為知。地博厚。其道為
仁。此所謂道。則專指仁之見於行者而言也。此皆陰陽
之理。而易書具之。故聖人用易以為知。則聰明旁達。而
於萬物之理。由粗逮精。无不各究其極。用易以為仁。則
至恩兼濟。而於天下之人。若安少懷。无不各得其所。如
此。則知有實用。而不過於知。既非蕩於高遠。而不用其
中。亦非淪於空虛。而不適於用矣。此聖人及物之仁。知。
蓋指處常者而言也。

旁行而不流

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所以處之者。有經有權。故時之
所遭事之所遇。有不可以常理行者。聖人雖欲守經而
不可得也。於是為之權。其輕重。而委曲遷就以處之。因
時制宜。隨事觀理。初不膠於一定之常。是則所謂旁行
者也。旁行。易流也。然行權之中。亦天理之所在。則為有
以合乎大中至正之則。而不流於狂蕩變詐之歸矣。蓋
聖人不得已而用權。初非假術以濟私也。此應事之仁
知。以處變者而言也。

樂天知命。故不憂樂音

此言知也。天者。仁義忠信之理。樂之則默契。昭命。與天
為徒。而自得乎優游。厭飢之趣也。命者。吉凶禍福之數
知之。則昭融洞徹。命由此出。而自得乎冥合无间之妙
也。夫樂天。則內重外輕。知命。則脩身以俟。是之定守之
固。而凡遇之變於外者。舉不足以累其光大之心矣。何
憂之有。胡子所謂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
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即此意也。或以
命。即為至命之命。恐於不憂之義未切。更詳之。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土。身所處之地也。敦。厚也。○此言仁也。蓋不安土。則自
擇便利。而濟物之心亡。故仁不敦。不敦。則私意間隔。
而愛物之體曠。故愛有限。聖人素位而行。无入不得。則

物我不形。而天理周流。人及物之心。無時而不存矣。是安土即敦乎仁也。夫既有以立愛之體。則必有以達仁之用。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自无一夫之不獲。一物之失所矣。此與上句。又自其處已者而言。知之盡。仁之至也。然此亦即周物之知。齊物之仁。要其極致。而云爾。非謂聖人之仁。知由淺及深。而至此然後深且篤也。此一節言聖人用易盡性之事。蓋仁知性也。聖人仁知合一。故謂之盡性。所以用易者。蔡氏曰。知之輕。清陽也。仁之重濁。陰也。陰陽具於易。則仁知亦不外於易矣。此聖人之盡性。所以為用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全句皆盡性之

不離用字

三十一

天地之化。與泰卦所云天地之道不同。道兼地理。此則專以氣化而言也。○天地之化。理氣而已。理氣渾淪而無別。故有過。聖人從而範圍之。定為四時。分為五常。使各有節。而不過乎中焉。蓋極其大而言也。萬物之生。形性而已。形性在物而未成。則有遺。聖人因而曲成之。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使各得其所。而無少欠缺焉。蓋極其小而言也。此二者。聖人贊化育之事。盡性而至於命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晝夜之道。陰陽之循環也。必言晝夜者。以其循環尤易見也。兼晝夜而無偏也。與不過不遺為類。知即中庸知化育之知。默契之謂也。與範圍曲成為類。○天命

之通。陽為晝。陰為夜。而其生生之根。即晝夜之相繼者也。明也。生也。神也。晝之道也。晝為陽。而陽實根於陰。幽也。死也。鬼也。夜之道也。夜為陰。而陰實根於陽。聖人妙動靜之德。而潛入於陰陽之奧。故知晝矣。又兼乎夜之道而知。凡其自明而幽。自生而死。自神而鬼者。无不察也。知夜矣。又兼乎晝之道而知。凡其自幽而明。自死而生。自鬼而神者。无不察也。此由聖人動靜周流。行無轍迹。蓋兼陰陽之道而與之。融合為一者。故其所知。至於如此。豈特聞見之粗而已哉。此窮理而至於命者也。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全句皆盡性之

不離用字

三十二

謂易无方无體。言其妙也。○此因聖人用易之事。而見易書之妙也。蓋範圍曲成。通知晝夜者。聖人用易而无方體之謂也。然非易之神。易本无方體。則不能周聖人之用。故即此以觀。可見易書之神。在陰而又在陽。在陽而又在陰。所以妙乎天地。萬物晝夜之中者。无所不具。无所不應。而一物兩體。初无方所之可名也。其易則為陽矣。而又忽化陰。為陰矣。而又忽變陽。所以運乎天地。萬物晝夜之中者。其往不滯。其來不窮。而變化流行。初无形體之可執也。此贊易道之妙。所謂與天地準者也。然獨屬之至命者。蓋至命乃窮理盡性之極功。於此言之。則窮理盡性在其中矣。○此一節言聖人用易至命。

之事至之為言到也。命者理性之原也。蓋天地之化。命之流行也。萬物命之賦予也。晝夜命之循環也。聖人範圍曲成而通知之。是其所造。已到天命地位。而與之為一矣。然謂之用易者。陰陽在天地間。其氣則為化。其形則為物。其運則為晝夜之道。皆是物也。陰陽具於易。則三者在其中矣。此聖人之至命。所以有待於易也。

右第四章

此章首言易道之大。以見其周於用。復言聖人作易之事。以見易之大。亦互相發明之意也。所以有理性命之別者。蓋道一而已矣。自其散殊而言。謂之理。自心所具之全體而言。謂之性。自

全圖象類纂卷之九

不傳五章

三十一

本體之自然者而言。謂之命。命即理性之所從出者也。要之。聖人窮理之屬。不盡由於用易。此特言其理。以贊易道之大耳。然聖人既由窮理盡性至命。以作易。則其用之。自能窮理盡性。而至於命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道一。寒一。暑之一。迭運之謂也。○天地之間。陰陽二氣而已。二氣之運。相為循環。所謂一陰一陽者也。謂之道者。蓋陰陽氣也。道理也。道固不混乎氣之中。而亦不出乎氣之外。故陰者。道之體。所以立。陽者。道之用。所以行。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而體用於是乎備矣。故謂之道。

非舍陰陽而別有道之所存也。朱子曰。陰陽何以謂之道。當離合看。蓋道不離乎陰陽。人不可認氣以為理。故當離看。道不離乎陰陽。又不可舍氣而言理。故當合看。此言殊有深味。學者所當熟玩而精察也。此一句。乃一章之綱領。下文乃詳言之。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繼者。接續不息之意。靜之終。動之始。如子之繼父也。謂之善者。指天地生物之德而目之。非善惡之善也。成者。凝成有主之意。○此以天命言一陰一陽之道也。繼之者。續終為始。以肇其端。氣之方出。而理乘以行也。時則太極本然之體。不雜於形氣之私。而純粹至善。无少疵

全圖象類纂卷之九

不傳五章

三十四

類。故謂之善。此天命之流行。成性之方。發陽之事也。成之者。精氣凝聚以成其形。氣之已立。而理隨以賦也。時則健順合德之妙。已賦於人物之身。而隨在各足。不相陵借。故謂之性。此天命之賦予。繼善之已成。陰之事也。何莫而非一陰一陽之道哉。又嘗析而觀之。則繼成者。氣也。即上文所謂陰陽也。善性者。理也。即上文所謂道也。以此觀之。則信乎道不離乎陰陽矣。○周子名惇。願字茂叔。宋道州人。世稱濂溪先生。作太極圖說。通書。數十篇。程子。兩程也。大程名顥。字伯淳。宋河南人。世稱明道先生。小程。即頤也。各有文集。遺書外書諸編。文多不載。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見如字。知者之知。二知字並。去聲。不知之知。如字。鮮。上聲。

見之之之。指仁知謂之之。則指道而言也。謂之仁知者。隨其所稟之偏。而各謂道止於此也。其曰仁知。乃聖人所定之名。非彼自謂之仁知也。君子之道。仁知合一之道也。○此承上文成之者性而言。一陰一陽之道。具於人稟者如此。蓋性出於天。本无不備。而寓於氣質。鮮有不偏。故有稟陽氣之多。得陽理之盛。而其德性偏於動者。則仁有以掩其知。而為仁矣。仁者。溫良博愛。不能私其身。不肯藏諸用。而念慮常發於感物而動之餘。是以見道之流。盪發舒。有類其性者。則指而名之曰道。蓋

今文周易演義卷九

仁者見之謂之仁

三十一

以仁為道之全。而不知仁之外。又有知也。有稟陰氣之多。得陰理之盛。而其德性偏於靜者。則知有以掩其仁。而為知矣。知者。疏通知事。以有為為應迹。以及物為餘功。而機緘常藏於寂然不動之中。是以見道之隱默。貞固。有類其性者。則指而名之曰道。蓋以知為道之全。而不知知之外。又有仁也。至於百姓之愚。所稟不純。故其日用之間。非不囿於仁知之中。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不復知有所謂仁知矣。夫仁知既蔽於一偏。百姓又昏乎未聞。此君子仁知合一之道。所以終鮮其人也。然仁知雖偏。而道本不偏。百姓雖愚。而道无不在。則一陰一陽之道。又可見矣。

顯諸仁。藏諸用。

諸語助辭。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用如妙用之用。藏而曰用者。言所藏乃有用之物。對後日而言也。○此一節。承上文言人稟之偏。而在造化則无不全也。蓋天地之間。大化流行。方其動而陽也。自无而有。而顯其生物之仁。於德為元亨。於時為春夏。氣之運也。理之行也。及其靜而陰也。自有而无。而斂其生物之用。於德為利貞。於時為秋冬。氣之立也。理之成也。造化出入之機。蓋如此。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今文周易演義卷九

顯諸仁藏諸用

三十二

而後能厚天下之生。立天下之命也。是非聖人不如天地。其分則如此也。必言聖人者。舉德業之至者。以著天地之尤至耳。夫仁者。德之發顯。仁而萬物以出。則德盛矣。用者。業之本。藏用而萬物以入。則業大矣。然皆出於无心。則雖聖人之德業。亦不能及。故以至哉贊之。非德業盛大之外。別有所謂至也。○本義。機者。弩之機括。絨者。絲之總結也。機一發而弩即至。絨一引而絲即舉。造化伏藏。而後來生化之端。皆由此出。如弩機可以觸發。絲絨可以順挈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此申說上文盛德大業之意。言藏用內也。今反謂之大

業顯仁外也。今反謂之盛德何也。蓋方藏用之時。收萬物之生意而盡藏於靜翕之中。不特一物之藏而已。此雖未發於外而為業。然業之本在是。則為有以立天下之有。敦萬化之原。而機緘一洩。其功不可量矣。故謂之大業。蓋有諸內。必形諸外。其內如此。則外之所發可知矣。方其顯仁之時。引生意之肇端。而淳然有無窮之妙。不特一時之顯而已。此雖發於外者。然必中之所蓄。充實深厚。然後施之而不窮。故觀其外之所顯如此。而知其根本之有餘積也。故謂之盛德。蓋發乎外者。本乎內。其外如此。則內之所存可知矣。向使積之。不厚則其發必小。外有未弘。則所積亦微。此內外相符之機。陰陽互

全明易演義卷之九

下上傳五章

五十一

根之理也。○此二節以化機出入言陰陽之道也。蓋顯仁之盛德。陽也。藏用之大業。陰也。顯而藏。藏而復顯。如環無端。是則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也。要之亦因繼之者善。而發其未盡之意。然後以天人分陰陽。此於造化見陰陽。又自有不同也。○張子名載。字子厚。宋長安人也。世稱橫渠先生。

生生之謂易

孔氏曰。生生者。不絕之辭。○此以造化物理言。一陰一陽之道也。陰極生陽。陽極生陰。往來相禪。生息相吹。在造化則消息盈虛。在人物則作止榮悴之類。皆是也。謂之易者。陰生乎陽。則无者倏然而有。陰易而為陽矣。陽

生乎陰。則息者又忽然而消。陽易而為陰矣。此其更革靡定。代換无常。不可拘滯。所以謂之易也。夫陰而生陽。則道行於陽。陽而生陰。則道具於陰。生生不窮。是則一陰一陽之道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此以生物之序言。一陰一陽之道也。萬物之始。體質未明。所可見者。彷彿端倪之微而已。以其輕清而未形。故謂之乾。此屬乎陽。而道之用所以行也。及其既生。體質已具。則造化之詳密者。皆可見矣。以其重濁而有迹。故謂之坤。此屬乎陰。而道之體所以具也。自微而著。所謂一陰一陽者也。

全明易演義卷之九

下上傳五章

五十一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數者。七八九六之數也。占。謂占卜之占。變者。人事云為之迹也。事。謂事業之事。○此以人用易之事。而明陰陽之道。蓋因造化以及易也。人當事來。抱著問易。必極數以求所值之卦爻。而知未來之吉凶。所以審趨避之途。而決其事也。故謂之占。占者。卜之於未成事之先。斯道方見於人謀而未定。陽之屬也。及其既筮之後。吉凶已明。於是推行於云為之際。而善應不窮。則有以定天下之業。而成其占矣。故謂之事。事者。行於既得占之後。斯道已指於事業而有定。陰之屬也。此皆人事之動靜。而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亦未嘗不在是也。○張忠定公名

詠字復之。宋鄧城人。忠定其謚也。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時屬陰。

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言道之妙用。以結上文之意。言二氣迭運。而一理行乎其中。欲以陰而測之。而道未始不在陽也。欲以陽而測之。而道未始不在陰也。蓋自繼善成性之大。以至極數通變之微。莫非陰陽而太極之全體。无不在焉。是乃於穆之妙。天載之精。初不滯於方體之中。而特超乎形器之外。不謂之神而何哉。此即陰陽之所以循環无端者。非道之外別有所謂神也。

右第五章

李鴻章演義卷九

不備書

三十一

蔡氏曰。讀此章者。當知節節有一陰一陽之道。則亦節節有陰陽不測之神。蓋道其統體。而神其妙用也。章內所載名目。皆以理言。而易書卦爻。即以摹寫此理。讀者默而識之。可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大音利下並同

易指易書。廣以量言。中之所言容也。大以質言。外之所包括也。禦。止也。邇。近也。遠。邇者。地也。靜。謂不待安排。正謂无所偏缺。○此贊易之廣大而形容之。言易之為書。其內則含蓄无涯。其外則包括无外。乃至廣而至大者。也。蓋易書所具。不外乎陰陽而陰陽之理。徧體乎事物。

以言乎遠則雖八荒六合之外。皆此理之流行。貫徹而充足有餘。蓋无遠不到而莫之止也。以言乎邇則雖心目几席之間。即物理存。初不假安排布置之勞。而莫不端正无偏缺也。以言乎天地覆載之間。則萬事萬物。統體一陰陽。一事一物。各具一陰陽。而凡精極无形。粗極有象。盈滿於其間者。此理无不備矣。夫天下无理外之物。則亦无易外之理。故其廣大之規模如此。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

乾坤亦天地也。必曰乾坤者。以專直翕闢皆性情也。下云天地。則以形體言矣。先言靜者。程子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也。廣大指乾坤而言。

李鴻章演義卷九

不備書

三十一

○此一節言乾坤之廣大。以見易之所以廣大也。以乾言之。方其靜而利貞。體與坤別。則生物之心。確然專一。而不貳及其動而元亨。用與坤交。則生物之用。淳然直遂而不撓。此其所以一氣流行。瀰漫充塞。而无空缺虧欠之處也。乾之犬。不於是而著見乎。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韓氏曰。翕。斂也。○以坤言之。方其靜與乾別。而利貞也。翕然凝聚。而資生之妙。收斂无遺。及其動與乾交。而元亨也。豁然開闢。而效法之功。發達无隱。是以能承天時。行包容虛受。而无遺洩滲漏之病也。夫乾坤之廣大。不外乎陰陽。而易書之作。正以道之。故其廣大亦猶是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

此廣大與上文廣大同變通以下三者皆廣大中之目。因言廣大而及之也。配者相似之意。非配合之謂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往來不窮之謂道。義謂名義之義。此一節言易之所有配乎天人以明廣大之實也。言廣大莫過乎天地而易之廣大有以配之。其盡萬物之變。冒天下之道。猶天之包括无外地之承受无遺也。變通莫大乎四時而易之變通有以配之。其陰陽相易往來不窮。猶寒暑相推氣化相禪也。此易畫之有所似也。至於卦爻之辭隨其剛柔之義而發揮之。是以有陰陽之義而於日陽精明乎書月陰精明乎夜者。又各有所似焉。
全易圖說卷之九 六十四卦章

此易辭之有所似也。此皆配乎天道者也。

至德在人。易簡之德也。此亦以易辭而言。卦爻之剛者所言皆本乎健。坦夷明白易之善也。卦爻之柔者所言皆本乎順。要約徑直簡之善也。所以配至德者。蓋人以健存心則至易而不難。以順處事則至簡而不煩。足以配之也。此易之配乎人事者也。觀此四者則廣大之實明矣。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夫音
此贊易書之至。而即聖人用易之事以見之也。理之得

於心者謂之德。見於事者謂之業。德業之崇廣者。首過於聖人。而其所以崇所以廣者。則於且而得之。故可以見易之至也。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知去

崇者。高明超卓之意。卑者。切近精實之意。效法。猶言配合。非謂倣效取法也。此推德業崇廣之由也。知者。心之神明。理之所以妙而為德之地也。禮者。事之節文理之所由約而為業之本也。然皆具於易書之中。聖人窮是理於心。則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而識見超邁。其知崇矣。措是理於事。則務庸德之行。謹執禮之細。而踐復篤實。其禮卑矣。然豈特尋常之崇卑而已哉。天體高明。覆於萬物之上。而聖人之知。超乎萬物之表。則其崇如天地體博厚。載於萬物之下。而聖人之禮。切於萬物之實。則其卑如地。崇卑各極其至如此。則德安有不崇而業安有不廣者乎。故下文遂言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者。陰陽之變。凡造化之運行者皆是也。道統體義條件。門者。物之所從出也。此正言德業之崇廣也。先言天地以起聖人者。承上文效天法地而言也。蓋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則二氣推遷五行順布。而陰陽變化於其中矣。此天地之所以有盛德大業也。聖人知崇如天。則察之精而成性之極。於高明者存存而不蔽。禮卑如地。

則由之盡而成性之敦於切實者。存存而无間矣。由是率而行之。以為事物當然之道。則以一貫萬。而順應不窮。行而宜之。以為事物裁制之義。則因時處宜。而流行不遺。亦猶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也。天道義得於心。則印新月盛而德崇。見於事。則日積月累而業廣。非德崇業廣而後道義出也。然必由於窮理而知崇。循理而禮卑。是皆得之於易也。其周聖人之用如此。此其所以為至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全周禮卷之九

天傳卷之九

三十三

聖人文王也。見者於卦中見也。擬者。比度之意。物宜。猶言物類。自諸卦而純言之。則曰賾。自其各有所取而言。則曰物宜。其實一也。胡氏曰。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已定。二其字。皆指賾而言。○文王作易。觀於伏羲所畫之卦。見其中所具陰陽純雜之象。紛紜錯綜。賾而不齊。故於繫象之時。比度其形容。而擬其所取之類於先。於是即其所擬筆之卦下。以象其物之所宜。則彼此相肖。虛實相形。而象之得名。以其象天下之賾也。此指文王繫象而言。即前三章所謂言乎象者也。或以為伏羲畫卦。失其旨矣。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

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斷音

此聖人指周公。天下之動。謂易之所有。如涉川婚嫁之類是也。會通。會中之通也。蓋象理所會。觸處難行。然其中必有一途可行者。是則所謂通也。行如推而行之之。行。典。常也。禮。理之所當行者。即所謂通也。據理而言曰通。自聖人立法而言曰典禮。其實亦一也。三其字。皆指動而言。○六爻之中。莫非事物變動之故。而常變內外。紛然不齊。乃天下之動也。聖人有見乎此。於是統觀象理之會。而於會之中。又詳其理之可以通行无礙者。立為經常不易之法。而措諸天下之民。然後於爻之順乎典禮者。繫辭以斷其吉。而使人知所趨。逆乎典禮者。繫辭以斷其凶。而使人知所避。則為有以效天下之動。而待萬變於无窮矣。此所以謂之爻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上原文象所由立。此言其為至理所寓。以起下文擬議之事也。言文王因天下之賾而立象。則象言天下之至賾矣。周公因天下之動而繫爻。則爻言天下之至動矣。若此者。宜若可惡而可亂也。然物宜之象。皆本於陰陽之理。理一。則有以齊其賾。而意味深長。玩之而不厭。衆何惡之有。吉凶之斷。唯觀其會通之理。理一。則有以一其動。而隨事各當。有條而不紊矣。何亂之有。此易之所

以可用而人之所當擬議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擬比度也議商確也皆兼動靜而言二之字皆指象爻

也變化者言動時措之宜也○此君子體易以妙其用

之事承上言象不可惡爻不可亂則言動之理盡於易

矣是以君子將有言動不敢苟焉以自肆也必由象辭

以明其理而定心極於其先由變占以決其機而審趨

避於其際然後從而言動焉所以然者正欲成吾身之

變化而使言動之間淺深詳略行止弛張无所凝滯而

各得乎順應之妙爾此君子之言動亦不可得而惡且

亂也

此句與前章發爻

六上傳八章

三五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

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

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爻言誠信感通之理所該甚廣此獨以言行釋之者朱

子以為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是也君子指在位者而

言居其室猶鶴在陰出其言猶鶴之鳴遠近之應猶子

之和善則有好爵之意應則有靡之意善與不善皆

本中孚而言誠偽之分也○言君子居室之間雖非大

廷廣衆之際然使其言根乎實心符乎實理而有一誠

无偽之善則能有以感天下之心而千里之外聞者莫

不悅服而應矣况在輦轂之下而聽聞真切者有不應

乎不善反是在言如此則行可知故下文又并行言之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行

字並去聲下

此以下皆兼善惡言之而此五句即言行感通之速而

明其在人為甚切也君子之言如命令告戒之類動於

心而宣於口乃出乎身而无與於民者然心聲一著而

天下皆屬耳焉未始不加乎民也君子之行如威儀政

事之類始於家而著於朝廷乃發乎邇而无與於遠者

然風教所被而天下皆屬目焉未始不見乎遠也於此

見君子之言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如戶之樞樞動而

戶闢如弩之機機動而矢發不容有頃刻之停焉感通

之速如此此其所以當謹而不可忽也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主者對賓而言○承上言樞機之發而善則遠近應之

而榮是善為榮之主也發而不善則遠近違之而辱是

不善為辱之主也榮非自榮辱非自辱由吾善惡有以

召之故謂之主蓋從違在彼而善惡在我彼為賓而我

為主也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又即感通之理而極言之蓋天地雖大吾身雖微然於

穆不已之誠實與我相為流通故言行而善則以誠感

誠而和氣致祥有以動天地之孚祐不善則偽與誠反

而乖氣致異。有以動天地之譴責。是一啓口動容之間。而昭監簡閱。无毫髮爽。非但爲人榮辱之主而已也。夫言行在人。其小關榮辱。其大動天地。如此則君子可不慎其所發。以中孚爲本。而召榮求福乎。此一節釋中孚九二爻義。然其立言不盡與周公同。要之亦發其蘊耳。即此爻而擬議之。當謹其言行之發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上音鍾。二音鍾。

臭者氣之總名。○君子大同之道。不係於迹而係於心。故始而觀其迹。則有出而仕者。有處而隱者。有默而晦者。有語而言者。若不同矣。然要其終而論之。則二人者。

全周易卷之九 六上得中章 三十七

各得其分。各安其義。能以中正相孚。而讒邪間隔之計。无自入焉。如利刀之斷物。迎刃而解。雖堅如金。亦可斷之。而无難矣。其心既同。則言論之間。莫非中正之發。是以彼此互覺其有味。而不嫌於出處語默之殊。如蘭之馨香可愛也。此釋同人九五爻義。初若不同。有先號咷之象。後實无。間有後咲之象。要之亦大略相似而已。學者不可泥爻辭先後二字。而失夫子之意也。即此爻而擬議之。則凡言動當求其心之同。而不必於其迹。可也。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錯音孔氏白錯置也。○此與下句。即象而先釋之。言安貞者。

莫如地。故錯物於地。則已安已固。亦云可矣。况又藉之。以茅。則安固益至。其何傾覆之有。是其心不以安固爲可。而猶慮其危。且顛。必欲置諸久安極固。而後已。故以爲慎之至也。蓋錯物而不於地。則肆而不慎。止於地而不用茅。則慎而未至。故必兼此二者。而後爲至慎也。

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夫音

慎。猶守也。斯術。藉茅過慎之術也。○承上言茅之爲物。靈不如蒼。馨不如蘭。甘美。養人。不如五穀。初非鍾大地之瑞。爲草類之秀者。是其爲物至薄也。然用之以藉物。則所以表敬慎之心。免傾墜之失者。皆賴焉。是則用之。

全周易卷之九 六上得中章 三十八

可重也。此藉用白茅。所以爲慎之至而无咎也。苟能守此至慎之術。施諸言動之間。與而後發。審而後行。則一言一行。各當於理。而可以无悔尤矣。其何失之有哉。即此爻而擬議之。則慎不容於不至也。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方勤於事之謂勞。伐。誇也。事成而有利於人之謂功德。如德色之德。不德。不自以爲德也。○此即勞謙之事。而贊美之。言人以身任天下之重。而爲王馳驅。爲民經營者。勞之謂也。及其事既成。而澤在生民。功在王室者。有功之謂也。然且以爲職分之所當爲。而處之欲然。既不以勞而誇示於人。亦不以功而偃然自負。則其器度優。

遠識置深厚而非淺薄之士所能及矣此所以為厚之至也

語以其功下人者也下

此釋爻辭勞謙二字之義言所謂勞謙者正言其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以之下人者也上文蓋泛言之此方指三而切釋之也

德言盛禮言恭

德謂理之得於己者言猶念也如永言配命之言○此原九三勞謙之心言三之所以勞謙者正欲其德之存於中者一疵不存萬善咸備必求日進於聖神之域而不安於小成也其於禮之見於外者則又欲其合於端

嚴中於矩度隨其所接而不涉於慢惰倨傲之私焉君子之立心固如此也夫德言盛則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而自無傲之可言禮言恭則唯恐內失已外失人而自不至於傲此其所以勞而能謙也

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釋有終之義言三之勞謙雖非為固位之計然能致恭則人道所好位自以之而存矣所謂上不疑下不忌而可以長守富貴焉者故謂之有終也苟恃勞而傲物耀功而忽人則是自貽伊慙而已何位之能存哉擬議於此文當以功而下人也

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

是以動而有悔也

義見乾卦文言傳即此文而擬議之則處時之窮者貴乎通變而不可亢以取悔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亂禍亂也如下文失臣之類孔氏曰階梯也○亂不虛生自言語始故君欲保其臣則納其謀而心藏之苟形於言則小人害其賢敵國謀其能无以保全其下而失臣矣臣欲自全其身則自為謀而心藏之苟形於言則小人肆其讒敵國行其間无以取信於君而殺身矣此皆謀國不密之亂蓋舉其大而言也

幾事不密則害成

幾事幾密之事也害成害其成也○事關利害幾伏隱微而時勢所不當洩者幾事也夫既謂之幾事則雖過為之防猶懼其幾之已動而人或得以窺之若更不密則人之忌其成而樂其敗憚其不便而攘其成功者皆得因其幾而先破之矣欲事之成得乎此又事之至要者蓋通象人而言也○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寇準欲去王安石而被酒滯言此幾事不密則害成也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上文三者皆所謂亂也。而其原皆始於言語之不密。如此是以君子慎密其言而不輕出也。擬議此爻者亦唯慎密其言而已。然此亦與爻辭不同。蓋彼以行言而此以言言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乘也之乘去聲餘皆平聲

盜盜情也。下言乘器則思奪之。慢暴則思伐之。皆伺其

隙而為寇。所謂情也。乘車也。○言作易者知寇盜之情

以解六三之辭。非知盜者不能作也。又釋負乘二字之

義以為負者小人无善可用。而備販卑賤之事。乘者君

子有德可尊。而寵錫榮顯之器。是其為類有不可同年

而語者。豈可使小人暗干陰據以為名器之辱哉。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

伐者聲其罪而奪之也。○承上言乘為君子之器。則唯

君子乘之。乃稱其德。而壓眾心。故可以免盜。若以負販

之人而乘是器。則才德不稱。處非其據。適啓謀利者攘

奪之心。而盜斯奪之矣。且以小人而在高位。則必慢其

上。暴其下。可攻之釁。既自我開。則謀利者因得借以為

辭。而伐之矣。安能久有其位乎。此盜之情也。

慢藏誨盜。治容誨淫。

此盜字。與上下文異。蓋對淫而言。謂偷也。治如陶冶之

治。謂習其容也。○此泛言物理。乃承上起下之辭。藏之

密者盜无自生。若慢其藏。則有以啓謀利之心。而人盜之矣。是教人盜之也。容之淡者淫无自至。若冶其容。則有以啓悅色之心。而人淫之矣。是教人淫之也。此皆禍由已致者。故及之。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上文泛論其理。此則指爻而言之。言負乘而致寇。正猶

慢藏治容而致盜與淫。乃盜之招也。作易者不歸咎於

寇。而歸咎於致寇之人。所以為知盜也。即此爻而擬議

之。則人當度德量力。不可據非其分也。○楊氏曰。司馬

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蕭道成教之

也。○此上七爻發擬議之例。要之亦舉其槩而言耳。又

章首言卦。而此不之及。學者觸類而長之可也。

右第八章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九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十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與下節皆河圖之說。易數之宗也。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此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於河。而其背上旋毛之數其屬如此也。蓋嘗論之天地之間。一氣流行。本无自一至十之數。然自其次第而言。則不能无微著清濁之漸。是以有此節限耳。既有節限。則萬物之生。又天母地。蓋莫不有是數焉。但其所得不完。或完而不精。是以其數不著。或者而不全。唯龍馬之出。時則聖王在上。而河洛又當天地之中。故獨得夫陰陽純粹之氣。而其數為著且全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位即五數也。天地之數各五。皆以兩而居五方。故不曰數而曰位。位即數之所在也。○此分天地之數而推其妙也。承上言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是天數五也。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是地數五也。五者之數。交錯於外。而各有所屬。若不相能矣。然以其序而言。則一變二化。三變四化。五變六化。七變八化。九變十化。奇者居先。偶者居後。雖不同方。而自得其類。如兄弟之相得。而不容

紊也。此生成之功。各專其一。而所以為有合之地者在是矣。以其交而言。則一生六成。二生七成。三生八成。四生九成。五生十成。奇求於偶。偶求於奇。同處其方。而自相配合。如夫婦之有合。而不容間也。此生成之功。妙合以兩。而所以成相得之用者。又在是矣。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二有字並去

程子曰。變化言功。鬼神言用。○此積天地之數。而著其功用之妙。所以申解上文之意也。蓋五奇之積。凡二十五。是天數也。五偶之積。凡三十。是地數也。以天之數。合地之數。則為五十。有五。而數乃大備。所謂相得而有合

者在是矣。由是陰陽相與互為生成。一三五之生水。木土者陽之變也。而六八十。則化以成之。二四之生火。金者陰之化也。而七與九。則變以成之。變始於天。而地終其用。化出於地。而天成。其能是變化。乃五行之生成。而是數有以成之矣。變化之間。生成相代。迭為屈伸。是以有鬼神焉。統而言之。則一二三四五之生者。漸向於有。而為神。六七八九十之成者。漸向於无。而為鬼。錯而言之。則方生方成者。為神。既生既成者。為鬼。是鬼神乃二氣之屈伸往來。而是數有以行之矣。此河圖所以為至妙。而著卦之數。皆由此出也。要之變化鬼神。實非二物。而其所以成行者。皆在於有合之時。然不相得。則无以

為有合之地。故上文并言之。○此上二節言天地之數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衍者。布筭堆積之謂。即今之乘法也。其用著策之用也。

○河圖中官之數。參天兩地而為五。以五配五而為十。故有五與十焉。五者。生數之極。衍之母也。十者。成數之極。衍之子也。聖人就母數。起子數。而駕於其上。則五其十。是為大衍。而五十之全數成矣。蓋自中五。衍其一為小衍。則一其十五者皆衍。為大衍。則五其十。此大衍之數。所以有五十而數成也。成則不動。而圓神之用以空。故揲著之法。取五十莖為一握。虛其一不用。而其當用之策。凡四十有九也。

今文周易演義卷一

十

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并於扚以象閏扚音奇音也。

朱子曰。揲者。以大指食指間而別之也。奇。零也。謂餘數也。餘四亦為行。○以四十有九之策。信手中分。而各置於左右兩手。則左手之策猶天。右手之策猶地。所以象兩儀也。取右手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則猶人處天地之中。所以象三才也。既而以左手之策。四以數之於先。又以右手之策。四以數之於後。所以象四時也。四揲之後。必有零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於是歸左手之餘於左手无名指之間。歸右手之餘於左手中指之間。所以象閏也。謂之閏者。紀曆之法。有常數。日與天會。也。

常數而有餘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視常數而不足者。為朔虛。參差不齊。必有餘日。故揲著者。歸餘策以成卦。猶造曆者。積餘日以成月也。

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再。猶兩也。後掛。猶言後變。亦可見後變之不可不掛也。○此詳揲著兩扚之法。以申上句之意也。言歸奇之有再扚。猶曆法之有再閏。蓋三百六十日。一歲之中數也。天行疾於日。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二十四氣。常有餘。為氣盈。月行緩於日。一歲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十二朔。常不足。為朔虛。氣盈朔虛。每歲各餘六日。共十二日。故自一歲至於三歲。餘日三十。有六則去其六日。而用三十日。以為一月。是一閏也。自三歲至於五歲。餘日二十。有四。則合前六日。又得三十日。以為一月。是又一閏也。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以為後閏之始。如一掛之後。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奇。是一扚也。又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奇。是又一扚也。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扚。然後別起一掛。以為後變之端。合閏法而論之。則掛一象一歲。揲左象二歲。歸左之奇。為一扚。象三歲。一閏。揲右象四歲。歸右之奇。為再扚。象五歲。再閏也。○此簡首句。言大衍之數。其用以下。則言揲著求卦之法。各有所準。然亦自其彷彿。言之。非必聖人擬之。而制此法也。

今文周易演義卷一

四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期音。

此言純卦二老過揲之策有所準也。蓋河圖之位。太陽居一而連九。太陰居四而連六。故著策四揲之後。餘三奇則九。而為老陽之爻。而其過揲之策亦四九三十有六。餘三偶則六。而為老陰之爻。而其過揲之策亦四六二十有四。此一爻之策數也。揲著既畢。有六爻皆奇。為老陽。而曰乾者矣。有六爻皆偶。為老陰。而曰坤者矣。積乾六爻各三十六。則為二百一十有六。積坤六爻各二十四。則為百四十。有六。又總合之。為三百有六十也。當期之日者。一歲之日。有氣盈。有朔虛。雖不能无多寡之殊。而三百六十。乃其成數也。二卦之策。與之相準。謂之當者。言與適相當耳。非以此準彼之謂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此言全經二老過揲之策有所準也。二篇者。上下經六十四卦也。陽爻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十八。又合二者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當萬物之數者。萬物之數至多。而二篇之策亦至多。故能當之。此亦取象之辭。非萬物止有此數也。顧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有氣化者。有形化者。其品類雖不可枚舉。然約而言之。不過有萬而已。既謂之萬。則雖萬之。又萬終

不能出此數之外。此所以適與之合也。聖人論道理處。比之後世學者之謹密。雖若不足。然其意味。則有餘矣。○愚按分而為二以下。以一變言也。乾坤之策。以六爻言也。此則又通三百八十四爻而言。而易之體全矣。又按此與上節計二老過揲之策如此。若以二少計之。則少陽之策二十八。積乾六爻得百六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積坤六爻得百九十二。合之亦三百有六十也。陽爻百九十二。得五千三百七十六。陰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是故二字。通承上文。四營成易。蒙分二一簡而言也。變而成卦。蒙乾之策以下兩節而言也。四營。四度經營也。易謂揲之一變也。卦。指六畫而言。乃六十四卦中之一卦也。○上言著變過揲之策詳矣。至於成卦之序。則未之及。故又言之。蓋虛一之後。始營而分二。再營而掛一。三營而揲四。四營而歸奇。夫經營至於四度。則多寡有數。而奇偶以成。前變已周。而後變可以更端矣。是所以成易也。及夫屢分屢掛。屢揲。積七十二營。而成十有八變。則貞悔兼備。六畫時成。而得乎六十四卦之一矣。二篇之策。豈不由是而積乎。

八卦而小成。此言內體所由立。亦以見成卦之序也。蓋大成必本於

小成而上文未及故又發之言方其三十六營而為九
變則已得三畫而八卦之名可見矣時則貞體雖成而
悔體尚隱三畫雖具而六畫未全所以為小成也倍之
則成卦而大成矣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長上

畢畢具也○此言著卦之變引而伸之者視其動靜之
變引其端而伸之一卦可變而為六十四卦也觸類而

長之者觸引伸之例而克類至盡每卦可變而為六十

四卦也夫始之引伸而卦變以通終之觸長而卦變以

極則為四十九十六卦而吉凶貞勝盡於此趨避大業

藏於此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或泥啓蒙而以引伸為

後易演義卷十 六十四卦章

大成則辭意重複而為類不同非本義之旨也○自其

用至此皆言揲著求卦之法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可與猶可以也○此言著卦之用道者天理之自然得

則吉失則凶泯於无形者也辭見於著卦之外則凡道

之藏於卦爻者皆有以發之德行者人事之當然吉則

趨凶則避滯於有方者也數動於著卦之中則凡行之

勇於趨避者皆有以神之故百姓不能前知而易則告

以吉凶受命如響儼然賓主之相剛矣百姓未能勇為

而易則贊其趨避鼓舞不倦實於神化而有助矣功用

之大如此蔡氏曰所謂道者不止謂天道如乾道大通

本頁原缺

音泰筮周禮作筮古筮字也周禮雖有是二官而不詳載其法故今不可考啓蒙謂易學啓蒙朱子所撰之書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易指易書聖人義文周禮也四即辭變象占謂之聖人之道者辭為聖人之所繫變其所裁象其所擬而占則其所定也以用也謂用易也尚取也其指聖人所作之易而言動者事之始謂事來而思所以處之也○此承上章揲著求卦之法而言易道有此四者故能周人之用如下文所云也蓋卦爻有辭而辭之所決者為占著策有變而變之所成者為象四者作於聖人故以為有

聖人之道卦爻之辭曲而中理言之則也故人以易而發言者尚乎聖人之辭蓋即象爻之辭而玩其所告以為出言之度使淺深詳略各得其宜所謂擬之而後言也卦爻之變隨時從道動之準也故人以易而舉動者尚乎聖人之變蓋究著卦之變而視其所值以為發慮之準使作止趨避不膠於一所謂議之而後動也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上筮者尚其占

器者處事見成之法則動之已成者也象者卦爻所具之象即變之已定者也下如上相之上筮如原筮之筮皆審決之意也或以上筮為實事則上三者獨非上筮子○謀慮既決審而以之定業是謂制器象則聖人所擬

以定動靜者也制器而尚之者因卦爻老少之定以為制事處物之規準常應變有可循之則矣趨避未明而

以之稽疑是謂卜筮占則聖人所繫以斷吉凶者也上筮而尚之者求卦爻所值之占以明人事失得之報決疑定志无他岐之感矣林氏曰動與制器一事而分始末尚辭尚占一理而分言行然發言所以斷事則亦非空言也愚按四者所尚固有不同然不過取其近似者屬之要之四者相因用其一則三者隨之矣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

行之於身謂之為措諸事業謂之問問者以著而問於易所謂命之也舉言則事在其中其者指易而言命即問焉之命筮儀所謂假爾泰筮云云者是也響響同乃空谷之韻應聲而鳴天下之至速者也故以為喻○此以下詳言所尚之事以明其為聖人之道而此一節則言尚辭尚占之事也言君子將有為有行而趨避未明於是抱著問易求其卦爻之辭之決者而以之言動則易受人之命隨叩而隨答之如響之應聲无所留待言其應之甚速也

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遠近幽深四者所占之事也遂者神速之意知易知之也來物謂將來之吉凶○承上言所問之事或遠而天

下後世或近而朝夕戶庭或幽而謀慮之潛藏或深而
幾微之隱伏莫不各有吉凶存焉人之問易將以明此
而已易於受命之時无遠近无幽深凡其吉凶之潛藏
而未露者皆有以前知而剖決之不假推測而无所遺
漏也所謂受命如嚮者如此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與去聲

精者純一不雜之謂此指問焉以下而言○承上言易
之應人如此者由辭占之至精故也蓋其辭之所言者
通神明之德而不涉於形迹之粗占之所決者順性命
之理而不滯於事為之末所謂體該本无應用始有積
實待虛潔靜精微者是也使其雜於人為而道非純粹

今周易演義卷十

八二傳十章

十一

未免得此而遺彼則體有未該无以周天下之用理有
未實无以待天下之虛雖有所問有所告亦將窒而不
通語而不詳矣安能受命如嚮遂知來物如此哉夫辭
占至精而能應用如此此以易言動者所以必尚之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此一節言尚象之事而變在其中參伍以變者四營成
易謂之一變乃奇偶之所由以定者也於此不審則多
寡失實而變不明故必以兩手歸奇之策三數之而參
以變於先將以參合於其後五數之而伍以變於後將
以比伍於其先皆有以考其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而於
其中四五為少九八為多反覆審察以不齊而要其齊

也此專以一變言乃十有八變之通例也錯綜其數者
三變成爻必有其數乃一爻所由以定其老少者也於
此不謹則純雜未明而數或紊故又必以三變掛扚之
策合左右手而交互之以叙其奇偶此錯之義也奇偶
既明然後總而挈之觀陰陽之低昂而定其為七八九
六此綜之義也此亦專以一爻言乃六爻之通例也今

按參伍既明而錯綜難曉蓋錯綜二字皆取織義錯如
梭之左右往來謂左手之奇偶與右手之奇偶交互相
參也綜如綜線之一上一下本義云低昂猶言上下耳
謂總挈三變之策三奇則九二偶一奇則七是陽昂而
陰低也三偶則六二奇一偶則八是陰昂而陽低也然

今周易演義卷十

六上傳十章

十二

揲者求卦本无參伍錯綜之法此云爾者特假借以明
謹審之義耳

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通其變者兼三變之策而混一之也極究也象謂動靜
之象啓蒙考變占篇所載者是也詳見下傳首章文曰
天地以附麗者言也象曰天下以散見者言也○承上
言參伍以變一變而猶未通也積而至於三變乃通三
揲兩手之策而聯合之則有以成天地之文蓋天地之
文不外乎陰陽老少而已既通其變則三奇為九二奇
一偶為八而太陽少陰之畫成矣二偶一奇為七三偶
為六而少陽太陰之畫成矣是其陰陽有象猶日月星

辰之成文於天剛柔有質猶山川草木之成文於地也錯綜其數一爻而未為極也積而至於六爻乃即七八九六之數而究極之則有以定天下之象蓋天下之象不外乎陰陽動靜而已既極其數則或以七八之多而變者為動不變者為靜或以九六之多而不變者為動變者為靜其陰陽之有消息猶事物之有動靜也○蔡氏曰參伍以變通變成文皆指變而言也錯綜其數極數定象皆指象而言也又按錯綜之與通變皆以三變者言似略相混然曰數則變之已成曰變則數之未定亦自有別也

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全周易演義卷十

六上傳十章

十三

變者變動不居之謂此指成文定象而言○言文象之所以遂成且定者由象變之至變也蓋象變出於著數之中圓神不倚變化无方不凝滯於一處膠固於一物故能為多寡為奇偶為老少動靜而成文定象於通變極數之時使其滯於陰陽膠於動靜而不能相通則文畫之文有陰而未必有陽有陽而未必有陰卦爻之象靜或不足於動動或不足於靜建諸天地而不符驗諸事物而不準矣安能成文定象如此哉○荀子見蒙卦韓非姬姓韓之諸公子也史記見无妄卦漢書見大壯卦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思者心之知覺為者心之運動无思无為兼下文寂感而言也天下之故即上文所謂來物文象也○此言易之為易有著而象變生有卦而辭占寓是皆无心之物而非有所思慮作為者也故方著之未揲卦之未求則在積為枯莖在書為法象而辭占象變隱於无形寂然不動而已此无心之靜而感之體於此乎立也及其揲著求卦而有感於人則來物遂知文象遂定而辭占象變顯於有迹有以通天下之故焉此則无心之動而寂之用於此乎行也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全周易演義卷十

六上傳十章

十四

測皆是也此指上文寂感而言○天下之物一於寂者淪於无倚於感者滯於有非神也易則辭占之至精有以極其精之妙而不囿於形迹象變之至變有以極其變之妙而不滯於方所是以寂不終寂感而遂通也苟非至神則物而不化執而不通孰能叩之即應觸之即覺若此哉上文遂知遂成遂定內已含此意至此始發明之非精變之外又有所謂神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夫音符幾平聲下同

易指辭占象變聖人與首節同極謂究極深者吉凶之未形即所謂來物也研謂研磨幾者陰陽老少動靜之微亦即所謂文象也○上言用易之事備矣此言易為

聖人所作以明其為聖人之道也言易有辭占象變固已極其精變之至然精不自精變不自變乃聖人作之以極深研幾者而後能如此也蓋來物隱於遠近幽深而不可窺所謂深也卦爻之中具有此理聖人繫辭定占則積實以待虛存體以應用而於吉凶悔吝之未形者皆有以發其本體之藏是辭占者乃聖人所以究極天下幽深之理所以為精之至也文象具於天地事物而未判所謂幾也著策之中亦具是理聖人立象裁變則形容成於擬議化裁見於神明而凡老少動靜之未判者莫不有以析其毫忽之微而不差是象變者乃聖人所以研窮天下幾微之理所以為變之至也此一節乃一章之大旨史氏曰辭占為聖人之極深則其理雖具於易然非聖人極之則無以見也象變為聖人之研幾則其理雖具於著然非聖人研之則無以行也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一節言易理周天下之用而極其妙以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也承上文言辭占極深則辭占之理深矣惟深也則體該本元而足以待用故能明示吉凶以通人疑惑之志而无昏迷窒塞之蔽所謂至精而能與於此者也象變研幾則象變之理幾矣唯幾也則機緘明著而善應不窮故能作其趨避以成人有為之事而生

聖靈不怠之心所謂至變而能與於此者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疾從也此二句即上文遂字之意程子曰神无速亦无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〇此亦承上文言深以通志幾以成務而其所以通所以成者一深與幾之至妙者為之是則所謂神也唯神也故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不待疾之而自速行之而自至也蓋道本自然不假人為則幾動於彼即應於此辭占一著而天下之志自通象變一形而天下之務自成豈用人力而後能哉此即所謂至神而能與於此者也朱子曰所謂神者即指著卦之妙而言非別有至神在著卦之外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言辭占象變易之道也然不曰易之道四而曰聖人之道四者正以辭占至精乃聖人之所以極深而其深而妙者皆聖人妙道精義之發象變至變乃聖人之所以研幾而其幾而妙者皆聖人精微心術之所存故以為易有聖人之道而用之所以周也君子於此可不知所尚哉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易指著卦爻為猶用也。何為者問其何所用也。開物以下則指其用而言。物人物也。務事務也。如斯而已者。此外更無所為也。○此明易之為用。言詩書禮樂各有所為而易何為者乎。此設為問辭以起下文也。夫子自答之。以為易本卜筮之書。故能前民之用。蓋人欲有為而未達者。易則使之卜筮以知吉凶。而天下之蒙皆由此啓。所謂開物也。其有為而未就者。易則決其趨避以作其勇。而天下之事皆由此成。所謂成務也。至於天下之道。千變萬化。要之不外乎吉凶貞勝而已。卜筮成而卦爻設。則卦以極其賾。爻以鼓其動。而凡得吉失凶。為物理之自然。趨吉避凶。為事理之當然。莫不彌縫包括。

全周易演義卷之十

上傳十一章

十一

於其中而无遺矣。是又有以冒天下之道也。易之為用。如此而已。今按三者之用。雖若不同。然必開物而後務可成。必冒天下之道而後可以開物成務。則亦未嘗不相貫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斷音

聖人解見上章。以用也。斷兼通定而言。疑兼志業而言。○上既言易之用。此言聖人所以致其用也。蓋易有開物之用。故用之以通天下之志。明失得之報。以告人。而使衆志曉然。无所昏蔽也。易有成務之用。故用之以定天下之業。決趨避之途。以作人。而使勇於赴功。不至值。

事也。易可以冒天下之道。則吉凶趨避之理。无一不在其中。故用之以斷天下之疑也。所謂疑者。即志之未通。業之未定。通志所以決其心之疑。定業所以決其事之疑也。聖人致易之用於天下。其大如此。然非有以作之於先。則亦无以用之於後。故此以下皆言作易之事。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知

全周易演義卷之十

上傳十一章

十一

也。○此一節言聖人具作易之本。而此三者首言易理也。蓋著撰於未成卦之先。本无定體。是以方其成。易固莫測其數之奇偶。而其成爻。又莫窺其數之老少。是其進退離合之妙。轉移无定。而所以決其吉凶者。圓而神也。卦因撰著而得。已有定體。故貞悔具備。而得夫昭陳於法象之中。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是所以斷其吉凶者。方以知也。爻因成卦而生。则无定用。故時位不同。而彼此各易其告人之說。蓋各隨其一節以立言。是所以析其吉凶者。易以貢也。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知往。知微知彰。知幽知顯。知存知亡。知得知喪。知微知彰。知幽知顯。知存知亡。知得知喪。

此指圓神以下三者洗心包下文无事有事而言退藏於密以无事時言也吉凶以下以有事時言也患憂也吉凶未明不知趨避此下民之憂而聖人與之同憂言其亦以此為憂也此聖不自聖之心即孔子假年學易而求无大過者也來謂吉凶之先見者往謂吉凶之一定者○此言聖人妙著卦爻之德蓋聖人之心通而不滯範而不過虛而能應為能體具三者之德故圓神方知易貢之理渾然在心極其純粹昭融而无一毫私智渣滓之雜焉若以三者而洗濯其心也是以方其靜時未有吉凶之患則此心寂然收斂於淵深有密之中而三者之德人莫能窺此靜无十筮而知吉凶著卦爻之

全書卷之十

本傳十卷

十九

體所以立也及其動時吉凶與民同患則神知之用洞悉其將來已往之幾而三者之德因感而形此動无十筮而知吉凶著卦爻之用所以行也聖人心易之妙如此蔡氏曰所感之事吉凶未形而已動者來也吉凶有定而難知者往也來者固不可測而聖人之心如著之神妙莫測則所感者不能逃其先見之明故足以知之也往者既有定理而聖人之心如卦之識見有定則所感者皆其素所蘊蓄之理故足以藏之也舉神知則易貢在其中矣

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與夫

此指退藏以下而言神武謂神其武也○言體具三者之德而動靜俱妙者果誰能之亦問辭也衆人有之而不知賢者知之而未盡其必古之聖人稟天縱之質聰无不聞明無不見睿无不通知无不知得著卦爻之理而不假其物猶武之神妙足以服人而不資於殺伐之威者乃足以當之苟非其人則靜有所擾動有所滯惡能兼體而不累哉陳氏曰得理而忘物者心易之妙天下之至易也神武而不殺者德威之威天下之至武也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全書卷之十

本傳十卷

十九

此指神物而言德即洗心之德也○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稟聰明睿知之資具心易體用之妙則心通造化而知周萬物矣是以上明天道而二氣五行皆究其陰陽變化之妙下察民故而殊塗百慮皆悉其善惡攻取之情也夫明天道則知著龜具造化之理而法可備於制用察民故則知民生昧趨避之途而用宜有以開先於是與作著龜以為卜筮使民先事知所趨避而不至有无及於事之悔焉是以前民用也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用之故卜筮之時必齋戒以考占而使知來之神益神藏往之知益知是又有以神明其德也朱子曰聖人无一時一事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耳蓋神物未與則不假著卦而知吉凶神物既與

則亦用著卦以神明其德。兩意互相發也。或泥本義。此焉三字。而以齋戒為作易時事。是亦一理。但以二意玩辭玩占。與本義考占之說味之。恐有不通。且作易時必先擬象。殆不專於考占也。况本文以此二字。有可據乎。

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

此一節詳叙著龜始末。以申上文作易之事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方其靜而利貞之時。理氣未行。而化機收斂。如戶之閉。而萬象一无所見也。此則用之藏誠之復。而為陰之事。故謂之坤。及其動而元亨之時。理氣方行。而化機流動。如戶之開。而萬象一元。

李商隱遺集卷之十 未傳七章

三十一

所隱也。此則仁之顯誠之通。而為陽之事。故謂之乾。蔡氏曰。闔戶謂之坤。統言之。則陰之靜也。分言之。則乾之靜。專坤之靜翁。皆是也。闔戶謂之乾。統言之。則陽之動也。分言之。則乾之動。直坤之動。闔皆是也。

闔一闔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變一變也。往來不窮。則變之无已者。一闔一闔者。乾坤迭運。而闔開相繼也。自闔而開。則陰變為陽矣。自開而闔。則陽變為陰矣。故謂之變。往來不窮者。闔開往來。而如環无端也。闔往而闔來。則陽通於陰。陽雖極而不亢。與闔往而闔來。則陰通於陽。陰雖極而不戰。矣。故謂之通。此上四者。化功之目。物之所由以生者也。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現音。

化育流行。肇生萬物。方其始生之時。端倪初動。而全體未露。所謂見也。見則氣之方行。理之方予。有无影響之間。所可知者。恍惚而已。故謂之象。言其輕清而未形也。及其既生之後。由微至著。而體質以成。所謂形也。形則氣有所乘。理有所寓。昭然詳密之化。一定而不可易矣。故謂之器。言其重濁而有迹也。此二者。生物之序。而著龜之生。亦在其中矣。此以上。原神物之生。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萬物之生。雖皆出於化育之中。然唯著龜獨得其秀之全者。故聖人於著。則制為四營之法。而用之以筮於龜。

李商隱遺集卷之十 未傳七章

三十一

則制為五行之兆。而用之以上。是其曲成乎物。而與則可循。乃天下後世之所當守而不變者也。故謂之法。由是吉凶可決。而趨避以明。則是二物者。利用於出。而民之出者。用之。利用於入。而民之入者。用之。隨其所之。而不能不謀之上。筮焉。此乃循聖人所制之法。而不知其由。蓋民生日用之自然。不待鼓舞使令。而自為之者。所以謂神也。此兩句。原神物之興。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大音。吳氏曰。大者。大之至也。極者。屋棟之名。天地間之有此理。猶屋之有極也。承上言聖人作易。既與神物以達其用。必有卦畫以立其體。故又以畫卦之序言之。蓋易。

之為易不過陰陽變化而已。而其所以變化者必有至理以為之樞紐。是易有大極也。朱子所謂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者是也。大極動而生陽。故畫一奇以象陽而立於左。陽儀於是乎生矣。靜而生陰。故畫一偶以象陰而立於右。陰儀於是乎生矣。是生兩儀也。謂之儀者。陰陽之儀形也。兩儀既立。由是陽儀之上復加一奇一偶而太陽少陰生焉。陰儀之上復加一奇一偶而少陽太陰生焉。兩儀生四象也。謂之象者。老少之象貌也。四象既立。由是太陽少陰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乾兌離震生焉。少陽太陰之上亦各加一奇一偶而巽坎艮坤生焉。四象生八卦也。謂之卦者。猶

物之懸掛以示人也。言八卦則六十四卦在其中矣。雖其見於蓍畫者若有後先。而出於人為然其已然之迹已成之勢莫不畢具於渾然之中。豈假絲毫知方於其間哉。○序例朱子所作。即今太義卷首所載圖說筮漢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此八卦乃六十四卦中之八卦也。蓋六十四卦不過八卦之因重耳。故舉八卦而可以該六十四卦也。○此言卦畫之用。蓋卦畫既立而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以時則有消長之不同。以位則有當否之或異。長而當則順而吉矣。消而不當則逆而凶矣。八卦定吉凶也。吉凶既

決定而不差則趨避以明而勇於有為。庶務之端將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徐氏曰。法謂效法。象謂成象。蓋法形體也。象則氣而已矣。法顯而象微也。縣與懸同。此一節承上文而言。著龜功用之大也。蓋易卦雖具其用。然非著龜則无以致其用。故又舉此五者以形容之言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然陽之成象莫大於天。陰之效法莫大於地。則非其他物類之比矣。萬化之運終則有始。皆變通也。然四時相革。變之大者。革而不窮。通之大者。則非其他

氣運之比矣。至於縣象著明。又莫有如日月之顯於晝夜者。而九星辰雲。漢舉不足以並之。此皆以造化而言也。

崇高莫大乎富貴

崇尊也。○崇高者。位出於物而人莫與並。凡有祿有爵者皆是也。然語其極則唯富有四海而唯辟玉食。貴為天子而率上皆臣。乃為崇高之大者耳。明非家國公侯所得擬也。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物謂天地間見有之物。如五穀六畜之類皆是也。備物者。因其材質之宜。致其取用之節也。立者。創而制之之

謂器則聖人所制者成器有成之器也蔡氏曰立下當有象字○備萬物以致斯民之用立成器以為天下之利此唯聖人極明巧之至盡法制之詳者能之而非若智者創物明者述焉之類也此與上句又以人事而言也

探賾索隱鈎深致遠索音色

探者入而討之索者考而求之鈎者曲而取之致者推而極之賾隱深遠猶上章言遠近幽深賾雜亂也隱即幽也四者皆卦爻所具而吉凶攸寓者也○一事而衆論不同者賾也探之謂討究以歸於一有謀而泮藏不露者隱也索之謂考求以洩其秘深者其理雖存其幾

全周易卷之十 不傳上章

十五

則伏不可窺也則鈎之使淺而易見遠者千里之外百世之後難逆料也則致之使近而豫知皆前知之事也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定吉凶即開物通志之謂成亹亹即成務定業之謂易獨有蓍而兼言龜者朱子以謂理一是也○此承上文而言能是四者則有以明事之得失而定吉凶鼓人之趨避而成亹亹矣莫大乎蓍龜者蓍龜通乎神明達乎天地非若讖緯術數之學僥倖於億中而已也此一節之正意故以是終焉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神物兼蓍龜而言聖人謂伏羲也下放此○此一節言

聖人作易之由也其莖長丈其叢滿百者為植物之神也中具五行外列八卦龜為動物之神也既為神物則可以制上筮之用故聖人因而法之制蓍以筮而為四營之法制龜以卜而列五行之兆乃卜筮之所以興也胡氏曰易之作也由於卜筮故以天生神物始焉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地設位而氣機變化於其間如日月星辰寒暑晝夜之往來人物之死生榮悴皆是也聖人效之以為蓍策卦爻之變化則陽極於九化而為少陰之八陰極於六變而為少陽之七莫非因此而為之也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見音

全周易卷之十

不傳上章

十六

此聖人以繫辭者而言指文王周公也○日月星辰象於天而其進退遲速之間有順有逆順其度則為禘禘而見言逆其度則為妖孽而見凶无少差謬而亦无所隱也故聖人繫辭則亦觀其時之消息位之賞吝而著其吉凶之決蓋因天象而為之者也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河洛皆地名圖龍馬所負之圖也胡氏曰周禮夏官馬八尺以上為龍言馬之特異如龍也書龜書也此聖人兼義禹而言則之者則圖以畫卦則書以作範也作為本於河圖而兼言洛書者亦以理一故也○河通於天伏羲繼天而王聖德格天故天不愛道而龍馬負圖出

於河其數則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是也洛為地中禹治洪水神功格地故地不受寶而神龜載書出於洛其數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是也聖人則河圖以作易則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至於洛書則總其實以叙疇一五行二五事二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福極也於此見聖人作易因造化之理而非私智之所為也

後圖演義卷十一 上傳十二章

三十一

四象與上文不同此指揲著所得者而言也辭與吉凶皆放此口此一節明易以前民之用蓋合著卦而言之也言揲著求卦之後陰陽不同或九六而為老或七八而為少是易有四象也此乃示人以所值之卦爻蓋全體皆少則占本卦全體皆老則占之卦老者為主則占動爻少者為主則占靜爻有以曉然示人而不迷於所值也

繫辭焉所以告也

易有四象則辭因以顯故卦之所值則有所繫之象辭爻之所值則有所繫之爻辭此乃稽實待虛以告乎人者也蓋象辭告人以全體之義而極天下之順爻辭告

人以一節之義而鼓天下之動有甚於提耳而命之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斷音易辭既繫則占因以決故隨卦爻之得失而定其吉凶乃所以決占者兩可之疑而使不迷於趨避也於此見聖人作易无非欲為十筮之用此其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而極功用之大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元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此一節釋大有上九爻義當屬八章則亦發擬議之例也祐之為言助也天之所助者在於順言謙卑遜順者

後圖演義卷十一 本傳十三章

三十二

天與之也人之所助者在於信言誠一不貳者人應之也此感應之機皆以其理而泛言之也

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元不利也

上九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其身之所行者誠實无妄心之所存者卑遜不驕又以尊尚六五之賢而隆禮之也凡此皆滿而不溢乃處有之道合於天人者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元不利使其享大有之福而長保富貴也言天祐則人助可知必言人者亦天視自我民視之意也即此爻而擬議之則知有大者不可以盈而處之以道矣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意謂憂世覺民之意。○書以載言而言之丁寧煩瑣。非書所能盡。言以達意。而意之含蓄深遠。非言所能盡。是言固難盡。而意尤難盡也。然則聖人之意。其終隱而不可見乎。此設問辭以起下文。獨言意者。舉重以見輕也。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

此以下。答上文。以明聖人作易之事也。天下之道。陰陽而已。聖人仰觀俯察。畫為奇偶。以象陰陽。而形容其剛健柔順之理。所謂立象者也。一奇一偶。雖若至約。然其中所包之變化。則實無窮。蓋凡天文地理人事之故。蘊蓄於聖人之心。而病於名言之莫罄者。皆有以盡之矣。周子曰。聖人之精。因卦以示。正謂此也。

設卦以盡情偽

情誠實也。善者為情。惡者為偽。林氏曰。循性而動曰情。拂性而動曰偽。○聖人以奇偶二畫。加倍因重。以成六畫。而設為六十四卦。則時有消長。位有當否。而凡事物之善而情惡。而偽者。无不分別於其中矣。是以能盡天下之情偽也。此要立象之大成而言。亦盡意之事也。

繫辭焉以盡其言。上言伏羲之易。此則自文王周公而言也。立象設卦之時。有畫无文。至於文王周公。始因卦而繫以辭。辭因爻而繫以象。辭也。此亦書耳。所以能盡言者。以其假象明理。稽實待虛。辭立於此。而事皆可通。人皆可用。非若他

書一言自為一事。一事自為一用。不可得而兼通也。夫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不盡言。故繫辭以盡言。聖人所以憂天下後世者深矣。此三者。發其精蘊於書。而易之體以立。乃作易之事也。

變而通之以盡利。承上言有卦有辭。則易之體立矣。由是因著卦陰陽老少之變。而得其通行不窮之理。則趨避明從。違決而利。用出入。皆在其中。是有以盡天下萬世之利也。

鼓之舞之以盡神。有變通之利。則有趨避之勇。是易鼓舞之也。此則有以盡民生自然之日用。而不知誰之所為。故可以盡神也。

此二者推其妙用於事。而易之用。以行亦作易之事也。○本義變通鼓舞。以事而言。謂以易之用。見於事者而言。非謂事之變通鼓舞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緼音蘊。邪。平聲。乾坤指奇偶二畫。即所立之象也。不言奇偶而言乾坤者。本義所謂凡陽皆乾。凡陰皆坤。是也。易通指六十四卦之奇偶。即所設之卦也。與七章所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緼。如緼袍之緼。綿絮胎也。謂之緼者。乾坤為易之體骨。猶緼為衣之胎骨也。或幾乎者。從容不迫之辭。○此申上文立象設卦之意。奇畫為陽。乾

也。偶畫為陰。坤也。易之為書。實本於此。是乾坤為易之
縕也。蓋當畫卦之初。奇列於左。偶列於右。由是相摩相
盪。變化無窮。而六十四卦之體。皆因此立。此所以為易
之縕也。設使二畫不立。而乾坤毀。則六十四卦之變化。
將失其所憑依。而不可見。六十四卦之變化。既不可見。
則二畫徒為虛器。而終歸於無用矣。蓋象不立。則卦不
能設。卦不設。則象亦徒立。故其相為成毀如此。然此本
言設卦由於立象。以發盡意之義。其謂乾坤息者。特因
其相須而并及之耳。丘氏曰。易未嘗無乾坤。亦未嘗息。
特以卦畫不立。則無以見其變易之理。而併於乾坤之
功用。不可得而見爾。

全易通義卷十

本傳十章

三十一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此一節。歷推易中所有之名物。以申首節之意也。卦爻
奇偶。易之形也。形而上者。超乎形而上之。不離乎陰陽。
而亦不雜乎陰陽也。所以謂之道者。動而健者為陽。則
奇之道也。靜而順者為陰。則偶之道也。是乃太極之本
體。而清通無礙者也。形而下者。墮於形而下之。卦爻既
立。而奇偶有定也。所以謂之器者。一而實者。陽之形也。
二而虛者。陰之形也。是乃形氣之粗迹。而一成不變者
也。此二句。又申立象設卦之意。而繫辭盡言亦在其中
矣。程子曰。唯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愚謂此以形為主。
而以上下分之。故其言最當。若謂有形無形。則物與理。

相間斷矣

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

此二句。申首節變通之意。言因著卦有四五九八自然
之化。而裁為七八九六之數。則八者陽之所變。而九則
變而為陰。七者陰之所變。而六則變而為陽。而當動之
爻。象明矣。故謂之變也。由是推當動卦爻所著之理。而
行於事為之間。則吉者順而趨之。固通也。凶者避而改
之。亦通也。坦然由之。而無疑矣。故謂之通也。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胡氏曰。事者。業之未成。業者。事之已著。○此申鼓舞盡
神之意。舉變通之道。而措之天下之民。使民因筮以求
變。因變以求通。明於吉凶。而知所趨避也。如此則疑者

全易通義卷十

本傳十章

三十一

以決意者。以勉而事業於是乎成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
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
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此象字。指卦中之象而言。非上文立象之象也。○上古
聖人作易之事。備矣。此言立卦繫爻之原。以見易用所
由出。所以起下文用易之事也。義見八章。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此以下。皆言衆人用易之事。天下之物。形質異齊。至順
者也。人欲極之。而使巨細精粗。无所不盡。則存乎卦而

已蓋卦象因贖而立。本具天下之贖也。故觀於卦。則陰陽純雜之畫。即天下萬物之形。有以極之而无遺矣。天下之事。殊塗百慮。至動者也。人欲鼓之而使趨。事之心无少倦怠。則存乎辭而已。蓋爻辭因動而繫。本其天下之動也。故玩其辭。則典禮既明。而趨避自勇。有以鼓之而不倦矣。此因卦象爻辭而用之者也。然爻非无象。卦非无辭。此云爾者。舉重而言。亦互文以見意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因陰陽自然之化。而裁制之。以定老少動靜之象。此用易而化裁之者也。存乎變者。蓋七八九六在易本有已然之變。故因化而裁者。不過率是變之成法。而求之自極其妙耳。向使著卦无變。則何以爲化裁之地乎。因卦爻所著之理。而推行之。以見於日用行事之間。此用易而推行之者也。存乎通者。蓋趨吉避凶。在易本有通行之理。故推易而行者。不過循典禮之會通。而行之自无結礙耳。向使卦爻无通。又何以盡推行之利乎。此所用易。自變通而用之者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者。妙道主宰之意。明者。精義昭晰之意。所神明者。即變通也。其人。謂善用易之人。下文所謂德行者是也。言卦爻雖有變通之理。然欲運用乎變。顯設其通。不假思索。討論之功。而自然明白。无所隱滯。則非其人不能。

也。蓋道體无爲。而人心有覺。故必有聰明睿知之人。而其心爲神明之舍。其身爲神明之用。然後知足以通微。神足以妙應。而化裁推行。无不各極其妙耳。苟非其人。則體之无具。行之无本。將見變通之道。徒具於易而已。道豈能以自行哉。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行去。无所運用之謂默。有所詳說之謂言。成者。渾然全具。而无虧。信者。知之真實。而无疑也。德。謂易理之得於心者。行。謂易道之體於身者。此申上句之意。默而成之者。无事則全體具備。有事則大用顯行。不待安排。而變通之理。渾然成就也。不言而信者。玩辭則心與理融。玩占則事與理會。不假言說。而變通之理。真知无疑也。此皆所謂神而明之者。故必涵養有素。而心與理契。作與易通。然後能如此耳。苟无德行之人。則真積未克。體驗未熟。嗜慾深。而天機淺。客感擾。而良知蔽。知之必不能盡。行之必不能至。其如變通何哉。以此見易非聖人不能作。而亦非聖賢不能用也。史氏曰。得諸心者。盡理則用。易者。盡神。履諸身者。盡道。則體易者。盡化。此神明之所。以存乎其人也。伊氏曰。此二句。言用易者。貴得意而忘言。以終書不盡言二句之意也。愚按。此與上句。皆推用易之本。以申上文之意。不及鼓舞云者。蓋鼓舞乃聖人作易之事。於用易无所見也。

二二六

右第十二章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十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十一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成列有二。一謂小橫圖。一謂伏羲圓圖。故本義以之類
二字該之。張氏曰。在其中者。言非自外至也。○聖人作
易於四象之上。各加一奇一偶。以成三畫。則生於太陽
少陰之上者。為乾兌離震。而列於圖之左。生於少陽太
陰之上者。為巽坎艮坤。而列於圖之右。所謂八卦成列
者也。象在其中者。乾之形體。具於純陽之三奇。坤之形
體。具於純陰之三偶。一奇二偶。則震坎艮之形體也。一
偶二奇。則巽離兌之形體也。蓋即其剛柔之純雜。而諸
卦之象。已寓於成列之中。非如一畫二畫之時。有畫而
无象。有象而未備也。此以三畫時而言也。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重平

八卦既成列矣。由是因已成之卦。各以一封為主。而以
八卦次第加於其上。以成六十四卦。所謂因而重之也。
至此。則六爻具備。而凡遠近貴賤承乘比應之屬。莫不
燦然於各卦之中。可以盡一節之變。效天下之動矣。此
以六畫而言也。○此一節。言卦爻之體。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推通回反。又音吹。

承上言爻象既備。則奇為剛。偶為柔。而卦爻之中。无非

剛柔之所在矣。然剛不一於剛而有柔推之。凡剛皆柔之所推也。柔不一於柔而有剛推之。凡柔皆剛之所推也。夫剛推乎柔。則陽往陰來而陽變為陰矣。柔推乎剛。則陰往陽來而陰變為陽矣。此易書致用之由。而聖人因以繫辭者也。即上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意。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命告也。○卦爻有變。則可以致於用矣。聖人觀其變之消息當否。而繫象爻辭以命卦爻之吉凶。所謂繫辭焉而命之也。此雖未及於動而為占。然辭既繫。則即其所告人者。而為當動之象。或在本卦之卦。或在此爻彼爻。所以定業而斷疑者。皆不外乎此矣。按啟蒙曰。一爻

全周易卷之十一 下傳

二

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此以變爻為動也。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象辭。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此以本卦及之卦之一體為動也。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此以之卦二不變爻為動也。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此以之卦不變爻為動也。以至六爻皆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占之卦象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是其動又在本卦一體矣。何者。而有出於聖人繫辭命占之外哉。○此一節言卦爻之用。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此動字。與上文同。亦謂當動之爻象也。○承上文動。其中而言占之所由著也。蓋聖人因變繫辭。固有所謂吉凶悔吝矣。然事未來而著未撰。則卦爻不動。而吉凶悔吝。亦隱於辭。而莫之見。必待以著問易。然後卦之本之爻之老少。各有所值。而吉凶悔吝。因此而著耳。是動雖寓於辭。而辭實生乎動也。此亦以卦爻而言。其曰吉凶。特因卦爻而并言之。與總註所言吉凶。自不同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此變字。即上文動字之意。蓋主撰著而言。與上文變在其中之變不同。通者。不窮之謂。趣。與趨同。古字通用。○又承上文卦爻之動而言。方其始也。卦爻未動。則凡畫

全周易卷之十一 下傳

二

之奇者。體一而實。而稱之為剛。畫之偶者。體二而虛。而稱之為柔。隨其所在而不易也。謂之立本者。蓋卦爻剛柔。各有定位。故其為剛者。所以立乎剛之本位也。其為柔者。所以立乎柔之本位也。雖或相間而不相混矣。及其終也。卦爻方動。則剛變為柔。而不窮於陽。柔變為剛。而不窮於陰。非復向之一定者矣。謂之趣時者。蓋剛柔進退。各有其時。故陽進之極。而窮於九。則時當退。而其變為陰者。所以趣退之時也。陰退之極。而窮於六。則時當進。而其變為陽者。所以趣進之時也。殆氣數所之。而不能違矣。蔡氏曰。剛柔立本。以本卦而言。如乾之六。坤之六。柔泰之內。剛外柔復之一。剛五柔之類。皆是也。

變通趣時對之卦而言如春秋傳所載乾之坤師之臨之類皆是也又曰剛柔立本者對待之易所謂交易也變通趣時者流行之易所謂變易也○此上四節皆言卦爻

吉凶者貞勝者也

承上言剛柔變通則吉凶可見而吉凶者常相勝者也蓋卦爻吉凶乃人事得失之象而人事之在天下者非吉勝凶則凶勝吉出乎此必入乎彼蓋皆出於當然而古今事變之所同也上言吉凶悔吝此獨言吉凶者悔吝即吉凶之漸故言吉凶以該之而凡亨利災眚之屬亦无不在其中矣或問凶之勝吉亦為貞者何也蔡氏

李周易演義卷十一 下傳章

曰天下之理未嘗无對故善惡邪正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類聚群分之下安得有吉而无凶乎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觀去

此一節申明吉凶貞勝之故而此二句先舉造化以起下文也言天下之物莫不各有正當之理故天地之道雖无言說而造化之理則有不可掩者是其所正而常者觀示是也日月之道雖有變遷而本体之明終有不可息者是其所正而常者明照是也記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雲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按此數句發明貞觀之義盡

矣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暗扶

此以人事正言之天下之動性以物感事以情遷雖有萬變之不齊然其所正而常者則一理而已理一則順之即吉逆之即凶勢有不容並立者此吉凶之所以自勝也蓋理本无二而事之順逆必居一焉所以為貞一之道也若順理則吉而逆理者亦吉則二理矣天下寧有是哉○此上二節皆言吉凶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隤音

確堅確也隤壞墜而无作為也○此言天地之理以起下文蓋原卦爻之所由作也乾天也性情確然而健健則始物之化運於无心而无艱深阻滯之意是其所以示人者乃不難之理也坤地也性情隤然而順順則成物之功皆承乎天而无作為煩擾之勞是其所以示人者乃不煩之理也卦爻之立蓋本於此故下文遂言之

○本義所謂貞觀者乃因上文而論其理如此非以此節為申貞觀之意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通指三百八十四爻象即卦也指六十四卦先言爻者從便成文聖筆猶化工非若後人之拘拘也二此字皆指乾坤易簡而言○此推卦爻法象以申首節之意承上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卦爻兼法之故凡爻

之奇者確然其健所以效乾之易也。偶者陰然其順所以效坤之簡也。至於卦象則先以八卦分陰陽而諸卦陰陽消息又各以內卦為主。故凡內之陽者陰消陽息而像乾之易內之陰者陰息陽消而像坤之簡。其相放效肖似而不可易者如此則乾坤所示之理皆自爻象而示之矣。卦爻之體之立夫豈无所本哉。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現

朱子曰內外猶言先後顯微。此一節又明易用所由顯以申第二第三節之意。爻象占者所值當動之卦爻也。揲著求卦之時雖未著見然其成文定象之端則已躍然變動於分揲掛初之中矣。吉凶所值卦爻占決之辭也。立卦生爻之後其辭已明故其吉凶失得之報莫不顯然著見於著卦既揲之外也。

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功業謂用易以成功業也。變以著卦之方動者言。又與上文變通之變不同。聖人指三聖蓋辭者伏羲之蘊而文王周公之所繫也。此承上文而覆言之。爻象之動即變也。觀變則趨避以明而占者勇於有為之績可見矣。吉凶之見即辭也。玩辭則精蘊以發而聖人教民趨避之情可見矣。此上三節復言卦爻以申前意。爻者效此承爻在其中而言也。象者像此承象在其中而言也。爻象功業承變在其中而言也。吉凶聖情承動在其中

中。及生乎動而言也。卦爻既明則所謂吉凶者不必申說而意已寓於其間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
此言天地之造化以見易理之所在。亦承乾坤而言也。天地以生物為心故以此為天地之大德。蔡氏曰元始亨通則生生之心以行利遂真正則生生之心以立乃天地之大德也。
聖人之大寶曰位。
吳氏曰大寶言大可貴重也。此以下皆言聖人功業以明體易之事。位者君師之位也。有位則有制作統馭之權以行天地好生之德故以為聖人之大寶也。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吳氏曰守謂保有之也。民者邦之本故民聚則邦寧財者民之心故財散則民聚。知此則知兵甲財力不足以守位法制術數不可以得民君人者宜審所尚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項氏曰財者百物之總名辭謂命令條教之類。理財者崇本節用以及公私取予之分莫不各得其條理也。正辭者反經設教使邪說橫議不得作也。禁民為非者明罰致刑禁其放僻邪侈之事也。三者所以厚國本明國是而正國典故唯義能之。蓋義者天理之公人心之制所以斟酌庶政之宜者也。以此理財則因利而為之

一第 7 丹 貴 參 日 車 金 書 萬 5 反 之 句

樽節導之而生養遂矣。以此正辭。則因情而為之。開
教之而倫理明矣。以此禁非。則因惡而為之防範。治之
而爭奪息矣。苟不以義。則區畫失宜。裁度未當。何以理
之正之禁之哉。○朱氏曰。理財以義。故有九貢九賦九
式之則。正辭以義。故有六德六行六藝之教。禁非以義
故有五辟五刑五聽之用。聖人繼天立極之政。盡於此
三者矣。○呂氏即呂祖謙也。

右第一章

或問此章之旨。專為卦爻吉凶而發。然必繼以
造化功業者。何也。蔡氏曰。造化功業。不過天下
之賾與動而已。爻者效之象。者像之。此造化功

業。所以有關於卦爻吉凶也。○蔡氏又曰。上傳
首章之末。舉天地易簡之德。而繼以聖人之兼
體。所以明配合之德。自其體而言之也。不傳首
章之末。舉天地生生之德。而繼以聖人之功業。
所以明參贊之功。自其用而言之也。○本義功
業。與傳文所指不同。蓋此以聖人言。而彼以占
者言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包音庖。犧音犧。即伏羲也。史稱伏羲養六畜以克庖厨。
且以為犧牲。故曰庖犧象者。日月星辰之屬。法者。南比

高深之形。清濁虛實之分也。○此一節。詳原易象所由
立。以為下文制器所尚之本也。伏羲欲作易卦。以前民
用。故隨陰陽消息之所在而驗之。蓋天象地法。各有陰
陽。而陰陽之中。又各互有消息。伏羲俯仰而盡觀之。極
其大者而言也。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文謂羽毛之文。天地之宜。謂天地之宜於人事者。天時
地利是也。○鳥獸之文。如柔毛剛鬣。希革毛毳之類。天
地之宜。如春耕秋斂。高黍下稻之類。皆陰陽消息之所
在也。伏羲觀之。驗此而已。此自其散殊而言也。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人物之生。性情形體。莫非陰陽消息之所在。伏羲隨在
而取之。不忽於近。不遺於遠。此又極其細而言之也。然
謂之物。則所指者不止鳥獸。而所取者亦不止於文矣。
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通理之相會合也。類象之相肖似也。蔡氏曰。神明之德
不可見。故曰通萬物之情。有可觀。故曰類。○承上文而
言。一陰一陽對待之體。所以立也。有消有息。變通之用
所以行也。二端之外。更无他道。伏羲隨在而博取之。則
神悟於心者。驗諸化育而愈實。觀變於化者。參之此心
而愈真矣。於是始作八卦。通神明之德者。卦書順性
命之理。以卦通德而无間也。類萬物之情者。卦象擬物

宜之形以卦類情而相肖也。蓋伏羲既驗陰陽以作易，則神明之德，即其所驗之理，萬物之情，即其所驗之迹。是以能通能類而不違也。聖人作易之原，端在於此。上篇所云河圖特於其中取神物之最著者以起數耳。豈為河圖不出而易遂不作也哉？言八卦則六十四卦在其中，而制器者有所尚矣。○王昭素宋酸棗人，其字史不傳。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音 罟者，網之總名。凡單言罟者，網在其中，並舉則各有所屬。其在此章則網所以佃罟所以漁也。佃，獵也。不云所作者，上屬於包犧也。蓋疑說蓋取諸離者，言網罟有離

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下皆放此。○此與鮮食之利也。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伏羲教民緝麻為繩而結之，以為網罟焉。繩之大者曰網，所以佃於山林以取禽獸也。繩之小者曰罟，所以漁於川澤以取魚鼈也。此非徒使民知養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耳。取諸離者，網罟之目相承以兩，猶離象為目，而上下皆離為兩目也。物麗於網罟，猶離德為麗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音卓耨音似耒耨 神農繼包犧而王者，以其始興農事，故曰神農。作起也。請起而王天下也。耒耨耒首也。古者以木，後世始以鐵為

之耒，耨柄也。耨，耘也。○此與粒食之利也。是時民厭鮮食，而食草木之實，故神農斲木使銳以為耨，揉木使曲以為耒，皆所以起土而為耕稼之具也。以此教民，則樹藝之法，民咸用之，為力少而成功多矣。取諸益者，耒耨皆木，猶益之象。震巽皆木也。耒，上入而耨下動，猶益之德，上巽入而下震動也。且天下之益莫大於耕耨，則於益之名義，又有合焉。故其所取如此。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日中，謂當日之中，交易之期會也。市，謂貿易，非五十里為一市之市也。其五十里為市之意，在下二句中。天下各自為市，則天下之民與貨，无不致且聚矣。○此言交易之利。蒙神農氏而言也。蓋網罟作，則有禽魚，耒耨興，則有菽粟，民食固无不足矣。然人各以其業為用，則猶未知通貨之利，而不得其所者衆矣。神農教民於日之中，遠近皆至之候，而各為市易，則雖天下之廣，民不同業，貨不同用，莫不隨其市廛之所在，致而聚之矣。於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則禽魚菽粟得以相通，而積者有所用，乏者有所取，无不各得其所也。取諸噬嗑者，日明於上，人動於下，猶噬嗑離明於上，震動於下，又市合之音，與噬嗑同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

黃帝有能氏之君也。以土德王天下。故稱黃帝。變謂世道之變。神化。即通變之妙於無為者也。謂之使者。民不自知其然。若使之也。○此制衣裳之事。蓋義農之民。徒知生養而淳朴猶存。故雖未有衣裳禮義之制。而天下亦无不治。自是以後。風氣日開。人事浸繁。民亦自厭其故習之陋。而禮義不容於不興矣。是則所謂變也。三聖繼作。因其當變。而與文明之治。以革太朴之俗。則民悅其化之更新。樂其俗之易底。初無因陋。慮始之難。而疊疊趨之。本自知其勞矣。何倦之有。然其所以通變者。因時順理。而不見其有為之迹。故其制作順乎民心。通乎人情。為能使民鼓舞於神化之中。而安之以為宜也。民既宜之。則自無所倦矣。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承上文而言。三聖通變之事。合於易理者如此。蓋事物之理。終始相因。故當時事衰敝之極。而古法不宜於今。是則所謂窮也。窮則理勢俱極。而天厭於上。人玩於下。機之所趨。自有不容於襲故者。所謂天地之際。變之義也。變則可乘其機。而通之。革其固陋之習。振以維新之化。上文所云。通其變者是也。通則法宜於時。而民可長守。垂之萬世。而无敝矣。此三才自然之理。所設甚微。其在此章。則朴陋之極。是其窮也。旁則必反。是其變也。

制為衣裳。是其通也。自古及今。而其制不易。則又非特他事之久而已。夫通變合乎易理。則合乎天矣。是以自天祐之。而通變宜民之。以世為天下道也。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垂。三聖自垂也。衣。上服。裳。下服。皆所制之器也。既以自垂。則必通用於天下矣。○此言三聖通變之實。而并及其效也。上古之時。草本皮毛以為服。陋亦甚矣。三聖者。出。垂緇為衣。變幅為裳。而垂之。以革向日皮毛之服。由是禮義之風頓起。鄙陋之習隨變。不必更有所作為。而天下自无不治矣。所謂通變宜民。而合於易理者。其實如此。取諸乾坤者。天地變化。不過氣機之開闢。非有所作為。而然。所謂无心而成化者。故與三聖之通變。無為一也。蔡氏曰。衣裳之制。既興。則有拜跪坐立之禮。升降揖遜之節。父子君臣之倫。男女長幼之別。尊卑等威之辨。禮義興而風俗美矣。又何勞於有為。而天下始治哉。愚按史記黃帝始制衣裳。而此兼言堯舜者。蓋衣裳之制。始於黃帝。而備於堯舜也。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

蓋取諸渙。渙音換。

剡。剡也。舟。船也。剡。削也。楫。櫓也。不通。指水路之隔絕者。○此因植物之材。以為通川之用。蓋聖人因斯民阻於川澤之不通也。於是剡木使中虛。而為舟。以載物。剡木

使未銳而為楫以進舟楫之利既興則有以濟夫川澤之不通者矣取諸渙者渙象以巽木居坎水之上猶舟楫在川澤之上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此因動物之性以為通陸之用上古牛未穿馬未終則負戴之重奔走之勞不免人自任之至此而後有服乘之制也牛以順為道故服而馴之以引重馬以行為事故乘而駕之以致遠牛非不可致遠於引重為力而已馬非不可引重於致遠為敏而已如此則負戴奔走之勞皆為代之而民受其利矣取諸隨者隨合震兌以為體故其德下動而上說牛馬動於下而人說於上亦猶是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種平聲

門城門也柝夜行所擊木也得猶備也讀如孟子何以待之之待暴客寇賊奸宄之類○此衛天下之制民生有欲無禁則爭故其質之下愚者或流於非類而為暴客又况川塗既通往來甚易不可無禦之之術也故築其城郭而禦之者重門之堅完時其提擗而警之者擊柝之慎密皆所以備暴客之來而使无可乘之釁也取諸豫者豫之為卦有豫備之義而重門擊柝乃豫備之事與卦正相類也今按卦名以和樂為義與此不同此特泛取之爾亦猶大壯以盛為固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音杵

上言禁害以備外此言興利以養內也言前此之民雖知粒食之利矣然猶未知所以精乎食也故又斷木使大其本以為杵而可以舂掘地使空其中以為臼而可以容此皆教民脫粟之具故萬民莫不易粗為精而賴之以濟也所謂脫粟者非脫穀以為粟也乃脫糳以為白耳夫白止於下猶下艮之止杵動於上猶上震之動疑有取於小過之德也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弦絃通弦木以絲絃木也弧木弓也○上言利天下之仁此言正天下之義蓋前此之民雖知禦暴然猶病於肉搏奮挺之難故此又有弧矢之制弦木使中曲以為弧而極其勁剡木使末銳以為矢而極其直弧非矢無以用矢非弧無以發是皆所以為安內攘外之用示有警備而使之畏也取諸睽者睽有乖異之義乖異而不我附故為弧矢以畏服之也○張氏曰重門險也白杵食也苟無兵甲則有險不能守有粟不得食矣此弧矢之利不可後也○此上五節亦黃帝堯舜之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處上

宮統言民居也室者宮中之房舍蔡氏曰棟屋脊棟也

宇椽也。棟直承而上，故言上。宇雨垂而下，故言下也。此亦養生之事。上古之時，宮室未興，冬則穴地以居，夏則露野而處，皆有風雨之患，其為民病甚矣。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棟宇具備，以待風雨，使民免於寒暑之嗟，是以風雨不侵而居處安固，亦大壯之意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衣，猶被也。衣之以薪，謂以薪裹尸也。葬，猶厝也。中野，野中。封，土封也。樹，植木也。喪期，謂喪哭之期。此時猶未有服也。此送死之事。古者葬埋之禮未起，故人死則厚衣以薪而葬之野中，不封土以識之，而後无所知，不植

金匱要略卷之二十一 下傳章

十六

木以衛之，而神无所倚，至於哭踊之期，亦无定數。唯性情厚薄而已。送死之薄，莫此為甚。後世聖人為之棺以周身而厚且完，為之槨以周棺而堅且久，不復仍衣薪之俗，而封樹之禮，喪期之數，從可知矣。夫送死者人之大事，宜過於厚。聖人之制，與大過卦名適有合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書，文字也。契，合約也。以治以察，與以濟之以同，皆自其效而言也。上古之時，民淳事簡，故凡事關於人，已者皆隨其大小而結繩以記驗之，以此為治，亦无不可。自後則淳者偽簡者繁，殆非結繩可治矣。後世聖人制為

文字而言不能記者，書以記之，立為合約而事不能信者，契以驗之，則六典庶府皆有定紀，而黜陟可稽，版籍契券各有定數，而情偽可辯，是以君子安其職而侵情者无所容，小人輸其情而奸偽者无所隱，莫不以之而治且察也。書契之功如此，取諸夬者，書契既立，則事皆明決，有取於夬之名義也。此上三節皆謂後世聖人不知其誰作，按史記稱黃帝作宮室，伏羲造書契，禮記云有虞氏瓦棺，而商以前槨无文，豈皆无所左證而蔡言之歟，然不可考矣。

右第二章

此章自第二條以下，皆言制器尚象之事，而首

金匱要略卷之二十一 下傳章

十七

一條則言象之所由立也。然所尚者為類不同，或象或德，或名或義，或音或道，要之不越乎神明之德，萬物之情而已。然總謂之象者，卦不外象，而象无不該故也。大抵聖人制器，不過因民用所急，隨其自然之理，而立成器以為天下利，適與易卦之象相合耳。初非先見離益諸象，而後為網罟等器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是故二字承上章尚象而言。此伏羲之畫也。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易於是乎作矣。然是易也，不過陰陽之純雜，成其形體而已。然其所謂象者，又非陰陽真有

此體質象貌也。不過此理之彷彿。擬其形容而已。象猶淺言之。像則意愈切矣。○本義卦之形。釋象字。理之似釋像字。

象者材也。

此文王之辭也。諸卦之材。所具不一。蓋由德體象變之異。而辭亦因之。故凡材之善者。其辭易。其不善者。其辭險。不過本其材質。質分。量所及。而為言耳。程傳於體德之類。統稱卦材。蓋本諸此。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此周公之辭也。天下之動。其變無窮。然不過愛惡攻取之情。出入動靜之迹而已。爻辭之繫。各因其時位而發。

之。而於人事之變。无所不具。是乃所以效天下之動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是故承上三節而言者。顯明也。比生意尤重。因悔吝本微而云也。○易之為書。有卦有辭。則卦以象告。辭以言情。原其失得憂虞之故。而示以趨避改作之方。吉凶由此而生。悔吝由此而著矣。易書之作。明此而已。故以是終焉。○本義此字。指上象象爻而言。

右第三章

此章承上章尚象之意。而并及辭占。蓋舉全體而言。亦以明象之无所不該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此計六子卦畫之數。震坎艮皆出於乾。謂之陽卦。巽離兌皆出於坤。謂之陰卦。然震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間。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是陰畫反多於陽也。巽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離以一陰麗於二陽之間。兌以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是陽畫反多於陰也。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承上言陽卦宜多陽。而今反多陰。陰卦宜多陰。而今反多陽者。何也。蓋陽畫一。陰畫二。陽卦以陽為主。其數奇。一陽二陰合為五畫。五奇數也。此陽卦所以多陰也。陰

卦以陰為主。其數偶。一陰二陽合為四畫。四耦數也。此

陰卦所以多陽也。凡此皆自然之數。非人所能為者。聖

人畫卦。豈假絲毫智力於其間哉。○林氏曰。陽卦以一

奇為主。故有二陰。陰卦以一耦為主。故有二陽。此多陰

多陽之故也。愚按此說正大。且與下文一君二民。二君

一民之語相合。使朱子復生。必將改而從之矣。今不敢

定。姑附於此。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

小人之道也。

德行。包下文君子小人而言。陽陽卦也。君道也。二者眾庶之意。陰陰卦也。民道也。道即所謂德行也。○卦分陰

陽由於奇耦之形。而卦形所在。實通神明之德。故又以德行言之。陽道尊貴而統陰。有君道焉。陰道卑賤而從陽。有民道焉。陽卦一陽而二陰。則其象為一君而二民矣。是為出命者專。承命者衆。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其道大而公。乃天命之正。人倫之常也。故曰君子之道陰卦二陽而一陰。則其象為二君而一民矣。是為出令者多。從令者寡。土。地未合於一。統黎庶未定於一。人其道小而私。非天命之正。人倫之常也。故曰小人之道。此多陰者。所以為陽卦。多陽者。所以為陰卦也。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慮。深思也。天下。指事物而言。與論語君子之於天下也。之天下同歸。歸宿也。塗者。事物當行之道路。致極致也。慮者。人心感應之自然。與何慮之慮。小異。自殊塗言。謂之同歸。自百慮言。謂之一致。其實一也。○此下四節。釋咸九四爻義。而此一節。總言之也。言天下事物之往來者。感應而已。然感必有應。理之自然。不待思慮。而後來亦非思慮所能使之來也。蓋以理言之。本同一原。固无異歸。二致之分。特以事物不同。故當行之路有異。而入於人之思慮者。端緒有百耳。夫殊塗百慮。莫不各有感應。自然之理如此。則人亦唯聽其自然而已。何容思慮。

於其間哉。重言以深明之。柴氏曰。同歸而殊塗。天下无二理也。一致而百慮。天下无二心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成焉。推音通。回音。

此以下。即造化物理聖學。以明感應之理。即上文所謂殊塗百慮者也。以造化言之。因日之往而有月之來。因月之往而有日之來。二曜相推以相繼。則明生而不匱矣。因寒之往而有暑之來。因暑之往而有寒之來。二氣相推以相代。則歲成而不缺矣。蔡氏曰。往則自來。不待思而來也。下皆放此。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信音伸。下同。

信與伸同。屈信相感。謂屈感信而信又感屈也。利謂功之及物者。○承上文言日月寒暑迭為往來。方其往也。用非其時而氣數當消。則成功者退。而謂之屈矣。及其來也。各司其時。而氣數復盈。則用事者進。而謂之信矣。夫屈感乎信。信感乎屈。相禪之際。循環不窮如此。則日月不息其光。寒暑不匱其運。而照臨生成之利。於是乎生矣。苟非相感。則過而无節。窮而无繼。何以成造化之功哉。此利之所以生於相感也。今按明生歲成利生。皆往來以後之事。蓋因往來而并及之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蟄音鳥。尺蠖雅作蚘。蠖。蠅也。一名步屈。以其步如指尺之伸。

縮故謂之尺蠖。孔氏曰。尺蠖之蟲。初行必屈者。欲求在後之信也。蟄藏也。○此以物理言之。尺蠖不屈。則步不通而行不得信。龍蛇不蟄。則氣不伏而身不可存。其屈其蟄。皆非徒然。所以求信而存身耳。是亦不待思而然也。其曰求信者。明不屈則不信。是屈為信之地。非有心於求信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精如書維精之精明察之意也。義者事物之宜。神即義之微妙者也。○此以下。以聖學言之。天下事物。各有所宜。而人之處之。亦莫不有本然之權度。是則所謂義也。朱子云。處物為義是也。學者於此而精察之。細微曲折。无不悉究。以造於妙不容言之地。屈之至也。此窮理之功。若無關於行者。然真見既定。則致用有本。是乃所以為應接之地耳。舉而措之。尚何待於他求哉。此屈之感信也。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利宜也。用即致用之用。德則精義而有得於心者也。○又言人於事物。泛應曲當。无少窒礙。而身之所處。无道不安。循理至此。信之極也。夫躬行熟。則體驗益親。踐履純。則識見愈大。將見理以事融。知以物至。而義之得於心者。日向於高明矣。此又信之感乎屈也。○按君子之學。躬行心得。莫非一理。故其相為感應如此。以是二者

循環不窮。是則所謂交養互發者也。張子曰。素豫吾內。求利吾外。素利乎外。致養乎內。可謂深得此條之旨矣。○又按此條上四句。本義无解。故正文下四句。合為一條。今人乃謂即物以起下文。誤矣。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指精義利用而言。神化者。天地之德也。自存主而言。謂之神。自運用而言。謂之化。其實一理也。德與崇德之德。小異。兼內外而言也。○上言下學之事。此推其極。以至乎上達之妙也。蓋精義利用。交致其力。下學之事。盡矣。然猶可知也。自是以上。則義无可精。用无可致。幾非在我。有莫知所以用其力者。所謂化不可為是也。至於

全體兩在之神。動靜相生之化。皆默契焉。則所存所行。莫非天地之心迹矣。如此者。殆非思勉所及。必其交養互發之機。熟而又熟。化其矜持。涵養之迹。以至於耳順從心之域。而德无不盛焉。故能以吾之神化。契彼之神化。而相與脗合云爾。夫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感應自然之理。其在學者。又如此。君子之於天下。豈容思慮於其間哉。馬氏曰。下學上達。本无二致。其始有待於思勉。則曰精義利用。其終无待於思勉。則曰窮神知化。所造有淺深。其理无精粗也。○此上四節。皆破爻辭。懂懂之意。而无及於朋從爾思云者。蓋兩義相屬。不煩特解。故略之也。

全體兩在之神。動靜相生之化。皆默契焉。則所存所行。莫非天地之心迹矣。如此者。殆非思勉所及。必其交養互發之機。熟而又熟。化其矜持。涵養之迹。以至於耳順從心之域。而德无不盛焉。故能以吾之神化。契彼之神化。而相與脗合云爾。夫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感應自然之理。其在學者。又如此。君子之於天下。豈容思慮於其間哉。馬氏曰。下學上達。本无二致。其始有待於思勉。則曰精義利用。其終无待於思勉。則曰窮神知化。所造有淺深。其理无精粗也。○此上四節。皆破爻辭。懂懂之意。而无及於朋從爾思云者。蓋兩義相屬。不煩特解。故略之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林氏曰。天下之事。有非力之所可及。而終必取困者。是非所困也。乃不能審已量力。冒為之。而卒取困焉。則名辱矣。天下之人。有非已之所當依。而終必致危者。是非所據也。乃不能知時識勢。妄依之。而終召禍焉。則身危矣。名辱身危。喪亡无日。尚能保其所有邪。是唯審已度人。為可免耳。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

摘釋文辭字義以為隼乃驚害之禽。猶小人心迹之奸也。射禽必以弓矢。而弓矢乃射隼之器。猶君子道德之威也。然弓矢不能自用。舉而射之。又在德位兼備之人。蓋指公而言也。三者相須。已見大意。下文乃正言之。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承上文器字而言。君子有哉難濟世之才。是藏解恃之器於身也。於是伺可為之機。而出以解之。則其具在我。發无不中。何不利之有哉。自此以至有獲。皆以其理而泛論之。

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此申上文有利之意。言君子藏器待時。則動皆順利无

所窒礙。故出以解悖而必獲之。苟為无器。則妄動而括。豈有獲之之利乎。爻辭所云。正言公以成器而動。此其所以獲之也。此一句。乃即爻辭而切釋之。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朱子曰。懲者。懲於前。誠者。戒於後。○小人之情。不恥不仁。不畏不義。見利則慕而勸。其所勸者。即仁義也。見威則畏而懲。其所懲者。不仁不義也。唯其畏法如此。是以懲惡於小。則知誠其大者。而可免於惡極之誅矣。所以為小人之福也。初九所云。正小懲大誡。小人之福之謂也。○朱氏曰。不恥不仁。故不畏不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積善者成善。如上文仁義之類。積者。累小以成大也。○積善者成名之實。積惡者。殺身之階。故善不積則片善不足以成名。惡不積則小過不至於取禍。此要其極而言也。然所謂積者。自小以至大也。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不為。謂小惡為无傷而不去。則善日消。惡日長。而不自知矣。由不知成名滅身之自故也。故積惡之實不可揜。則滅身之罪不可道。此上九之所以凶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

也

危亡亂者以事言之。安保有者以心言之。存者國之固也。治者政之理也。禍端之萌皆由自恃。故危者必自安其位而不慮其危之人。亡者必自保其存而不憂其亡之人。亂者必自有其治而不虞其亂之人。是以至於危亡與亂而不可救也。舊說皆以危亡亂為心。安保有為事。似於者也。二字不相照應。讀者宜細詳之。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承上文而言。君子知此三者，是以雖處位安國存政治之時，而終不忘警懼之心，則豫備之術无所不至，是以

身安於位而國家可保。无復危亡與亂之禍也。九五之辭，意蓋如此。有國則有政，故不復言治而以國家該之。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德謂理之得於己者。謀事以知任事以力，皆有為之才也。及謂及於禍。○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三者各得其當，然後安。反是則位傾謀敗，而重任必墮，鮮不

及於禍矣。鼎四覆餗之凶，正言才德之薄，知力之小而

不勝其任也。○錢氏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

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吏，且猶不苟。况三公乎？為君不明於所擇，為臣不審於

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也。可不戒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

神者，聖而不可知之之謂也。諂，媚也。瀆，褻狎也。○天下

之事，莫不有幾，人能知之，則聰明旁達，心思微妙，而極

其神矣。以事言之，君子處人己之間，恭而有禮，和而有

節，隨其所交，而不流於諂瀆之失，是乃所謂知幾者也。蓋上交貴恭，稍過則諂；下交貴和，稍過則瀆。此其幾之所在，間不容髮，少有過差，則不得為知幾矣。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見

動念之發也。微，邪寬所謂至纖至細處也。作，起也。謂起

而趨避也。○此釋幾之義，而并言其知也。蓋方念之未

動而吉凶無朕，及其既動而吉凶以彰，皆非幾也。謂之

幾者，一念方發之始，則即此一念之善惡，而吉凶之應

已兆其端，所謂有无之間，人所難知者也。由君子不諂不瀆而觀之，則其見幾甚明，趨避甚決，早見豫待，豈俟終日而後知哉。○此以上言君子知幾之事。

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斷猶言決然也。識，知也。○此即爻辭而推知幾之本義。

中心雜亂則識見必昏。六二以中正自守，不溺於豫而
其德如石之安靜堅確焉。則靜極生明，安而能慮，斷然
可識。凡事之幾矣。然則知幾之妙，豈偶然而已哉。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此因上文知幾之事而推廣之。蓋是四者，用各有時，即
其當否之間，而吉凶攸判。是則所謂幾也。君子知之，而
微彰柔剛之用，各當其可，則其所知，不特交際一事而
已。如此，則智識超卓，人不能及。顯然萬夫之望矣。若美
之也。蔡氏曰：天下事理，非微則彰，非柔則剛。四者足以
盡之矣。○蔡氏又曰：微服過宋，微罪去魯，知微也。廟朝
便便，知彰也。君卿恂恂，見惡辟咎，知柔也。卻來兵誅少

檢閱易演義卷之十一

二十八

卯墮三都，討陳恒，知剛也。豫之六二，唯孔子當之。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復行，復行也。

顏子，即顏回也。稱顏氏之子者，父兄之辭也。○道者，至
善無雜之理，人所難全，而唯顏子將近之。蓋其念慮之
間，微有差失，則明能察幾，不待聲色暴著而即知之。及
其既知，則又以健致決，而不使其復見於行事之間。皆
言改過之勇也。復初爻辭，即謂此事。蓋過方在心，其失
未遠於此，改之，所以為不遠復也。復則不妄，而將純乎
道矣。謂之庶幾，不亦宜乎。先言知者，不知則不能改，故
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
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細縕，氣交也。萬物，飛潛動植皆是。天地之氣虛，萬物之
質實，其質之厚而實，乃氣之化而凝者。故曰化醇。男女
兼人物而言。構，合也。構精，形交也。萬物，男女所生之人
物也。植物不與焉。致，猶專也。言合二以為一也。○言天
下之事，兩情專一而後成。故天地二者，以氣升降，則萬
物得氣之化，而形質凝實矣。男女二者，以精施受，則萬
物得形之化，而生育攸遂矣。此皆以兩而成者。易曰：三
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蓋言損一為二，而情
義專一，无所間雜，與天地男女同一義也。

檢閱易演義卷之十一

二十九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易，音。
動，謂紀綱政事，語，謂命令教戒，求，謂貢賦力役。○此言
有恒之益，以起下文。蓋動本諸身，語發於心，求視其所
交，莫不各有相因之理。故君子於未為之先，使其身有
順理之裕，無從欲之危，而後動於接應之際，其心有和
平之善，無險躁之失，而後達於辭令之間。至其與人也
則又豫養素教，使彼我之間，情義相維，無少乖異，而後
取之脩此三者，則其立心之恒可知矣。故動則民與，語
則民應，求則民與，隨施有應，而於益道完備無缺也。然
此三者皆自脩之事，非為求益而為之，特盡其道而效

自以類應耳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民猶人也。懼危迫也。與易義相反。二不與字義各不同。

項氏謂上為黨與之與。下為取與之與。是也。莫之與。通承上三事而言。○此釋爻辭以明无恒之凶也。蓋不安

其身則危。危則動逆於理而人不歸順。故无與。不易其

心則懼。懼則語必悖道而人不聽信。故无應。以至交不

素定。則求无所因。欲取於民而民以為厲已。不樂輸與。

既无應與。則傷之者至。身家且不可保。况望其有益乎。

此皆所謂立心不恒而莫益或擊者也。故引爻辭以結

之。

右第五章

此章與文言之說相似。讀者詳之。胡氏曰。上傳

七爻。此十一爻。皆夫子偶因所見而分言之。爾

无甚意義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

剛柔有體。邪反。

乾坤奇偶二畫也。易總卦爻而言。門者物之所從出也。

乾坤謂之物者。以其質有可見也。陰陽即乾坤也。合交

也。剛柔指諸卦奇偶之畫。蔡氏曰。稱乾坤父母名目也。

稱陰陽。通謂之辭也。稱剛柔。言卦畫之體質也。○此一

節言伏羲之畫也。易卦之初。乾坤兩畫而已。而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四爻之體。皆由此出。是其為易之門也。以

乾坤言之。乾者體一而實。性動而健。位居於左。而數極

於九。乃陽物也。坤者體二而虛。性靜而順。位居於右。而

數窮於六。乃陰物也。是二物者。雖若各一其德。然其交

錯摩盪之間。又各以其德相合。而不滯於一焉。所謂陰

陽合德者也。夫陰合於陽。則為三十有二之陽卦。陽合

於陰。則為三十有二之陰卦。而剛柔純雜之體。无不可

見。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也。

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撰音

體謂形容之也。撰者造化之迹。雷動風散之類是也。以

其有形可擬。故曰體。通謂發越之也。德者陰陽之理。健

順動止之類是也。以其有理可推。故曰通。○此承上文

而言。蓋天地之撰。神明之德。雖不可見。要之不外乎陰

陽之象。性情之德而已。易卦既成。則九六十四卦之象

莫非化工運用之形容。而其性情。又有以通乎陰陽之

理。或顯或微。无所不該也。餘見第二章。或曰。二章言萬

物之情。此章言天地之撰。其說不同。何也。曰。彼以象言。

此兼事言。實則无大異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邪反。

越過也。稽考也。類謂世類。如盛世衰世之類是也。意思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邪反。

越過也。稽考也。類謂世類。如盛世衰世之類是也。意思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邪反。

越過也。稽考也。類謂世類。如盛世衰世之類是也。意思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邪反。

越過也。稽考也。類謂世類。如盛世衰世之類是也。意思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邪反。

越過也。稽考也。類謂世類。如盛世衰世之類是也。意思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邪反。

越過也。稽考也。類謂世類。如盛世衰世之類是也。意思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邪反。

越過也。稽考也。類謂世類。如盛世衰世之類是也。意思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邪反。

越過也。稽考也。類謂世類。如盛世衰世之類是也。意思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邪反。

慮也。○此以下言文王周公繫辭之事。卦爻之辭所稱不一。或假物象。或言事。變各隨卦爻而雜稱之。疑若越於理矣。然萬物雖多。莫非陰陽之變。聖人因卦爻陰陽之變。而取夫萬物陰陽之象。故雖雜出不倫。而實各有定體。无少差謬。所謂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者也。上古之時。事物簡朴。故其思慮未及乎此。逮世下衰。風漓文盛。事故日繁。則凡情狀之多。皆其思慮所經歷者。而稱名始雜矣。故稽其類。而以為衰世之意也。○本義獨舉文王。則周公在其中。蓋舉父以該子也。觀上言卦爻可見。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微。

易通指卦爻及象爻辭而言。則定曰往。陰陽消息。自有天地以來。即有之。故謂之往。闡明也。○天道已然曰往。陰陽消息之迹是也。象變有以彰之。人事將然曰來。吉凶悔吝之類是也。辭占有以察之。人事至顯。涉於粗迹。易則推其根於理數而微之。天理至幽。人所難見。易則明其寓於事為而闡之。林氏曰。微顯者。本人事於天理也。闡幽者。發天理於人事也。蓋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无間。故也。開而有誤。不敢強解。

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斷辭。當名辨物正言。名謂名分。當名者。實稱其名也。○天地之間。名各有富。物以類分。皆不可使亂者。易於尊卑貴賤之名。則因陰

陽上下之分。而稱之。使名當其實。於動植器用之物。則因陰陽生成之質。而別之。使物從其類。至其辭之所告。則是非可否。皆本陰陽典常之道。以發之。而无偏曲回互之言。其占之所決。則吉凶趨避。皆本陰陽得失之故。以判之。而无兩可不决之辭。凡此八者。精粗隱顯俯仰遠近兼括。无遺。有以周天下之理。畢天下之事。而无一之不備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

小。比上文雜義。差狹。指雜中之小者而言也。○此一節。專指辭而言。大凡稱名之小者。其取類亦小。唯若易辭。則所稱者。雖事物之微。而皆擬象於陰陽之變。故其取類為大也。

其旨遠。其辭文。

旨意深遠。則辭不能發。故有涉於晦滯而不文者。易辭本天地鬼神之奧。道德性命之微。而作。其旨固云遠矣。然其辭。則順理成章。會文切理。曲暢旁通。各有自然之華藻。而无鬱塞不彰之病。言其不以微妙而難為辭也。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辭去。

易之為辭。旁喻曲引。所言不一。可謂曲矣。曲者未必佞中。易則一言必寓一理。而无牽合附會之病。言雖曲而无不中也。大小精粗。庶事畢舉。可謂肆矣。肆者未必能隱。易則一事必寓一理。而有妙道精義之存。事雖肆而

理則隱也。○此四段皆抑揚其辭以贊易辭之妙。○或曰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行去

報猶應也。謂吉凶也。○承上文易辭之妙而要其用如此。蓋先天之易有畫无文。民雖觀象猶有所疑於心而行无由濟矣。辭則示人吉凶以決其心之疑而使靈靈於有為。是所以濟民之行也。然所謂吉凶者本其時之消息位之當否以為失得而明其報耳。此其所以致用而民行无不濟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與中興也。中古。文王時也。作易者指文王也。憂患謂美

後周禮卷之六

下傳卷六

三十四

里之事。○易始於伏羲。上古之時也。夏商未造其道中微。至於中古。始繫彖辭而精蘊大明。此以其時而言也。考其演易之人。則嘗囚於羑里而有憂患之心。此以其人而言也。舉文王則周公在其中矣。蔡氏曰。時至中古。乃世態日新之日。而作易者又身歷乎憂患之事。故操心危。慮患深。而所以反身脩德者。自无不用其至耳。故今易卦之中。大抵教人反身脩德之事。乃處憂患之道也。詳見下文。

是故復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

履者禮之體也。脩德非此。則流蕩无主。而德无由立矣。履則嚴其上下親疎之分。而謹其節文儀則之詳。然後

躬行實踐有所憑據。而非僻之心。无自入焉。是猶築室有基。而德由此立也。謙者禮之本也。行禮非此。則僭亢自高。而禮不虛道矣。謙則克其矜已傲物之心。守其自卑尊人之節。是乃行禮之人所當執持而斯須造次不可去者。是猶器之有柄。而為人所持也。二者皆踐履之事。張子教人以禮而入。朱子論禮以辭遜為本。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

人能以謙行禮。則制外養中。而復於善矣。故次之以復。復者良心復萌之義。此雖一偏之善。而實百行之樞紐。萬善之根柢也。克之則其出不窮。而位育參贊之端。自

金匱要略卷之六

下傳卷六

三十五

此始矣。故以為德之本。如木有根本。而枝葉所由生也。既復於善。又在能固守之。而恒有常久之義。是操守堅固。而不為私誘之所搖奪者。故德至此。而極其堅固也。二者皆存養之事。按本與基。似无大異。然基以行言。義繫乎積。本以心言。義繫乎推。自不同也。

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

裕。克長也。○承上言德雖可久。然人欲之私。未必盡去。本然之善。未必盡克。又不可无損益之功也。損者減省之義。在人則省察克治。以懲窒其忿慾之私也。故欲盡理還而德以脩。益者增加之義。在人則遷善改過。以克其本然之善也。故日新。月盛。而德以裕。二者脩治之事。

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困德之辯也

辨。自考也。○損益之後。欲盡而理純矣。然非困无以驗其然也。困者。處困而亨。則即其所守。而可自辯其學之至矣。

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地。如地位之地。所歸宿處也。○德可處困。則有定守而不變矣。故次之以井。井體有常而不動。猶人德性堅定。內欲不萌。外誘不入。无喪无得也。此與困卦。皆成德之事。德成。則可以應用。故以巽終焉。蓋巽之為卦。陰伏於陽。有八之義。人之處事。潛心下意。以入於理。則能探度

全周易演義卷之十一

三十一

輕重。通變從宜。以制事變也。按地義與固相近。然固隨所得而言。地舉全體而言。又有安勉之殊。此其所異也。

○此一節陳九卦之德。

復和而至。謙尊而光。

而。轉語辭也。至。極也。尊。光二字。與上下文義不同。蓋對謙而言。與上句至字為一類也。○禮者。因人情而節文之。若甚和。易而非至矣。然天理民彝之極。有不容以加損者。則又未嘗不至也。謙者。自卑自晦之義。若无所謂尊且光矣。然德愈盛。則為萬夫之望。實愈隆。則有令聞之昭。是又未始不尊且光也。按此尊字之義。與本卦象傳不同。蓋彼以位言。而此以德言也。

復小而辯於物。恒雜而不厭。

雜者。事物紛紜之謂。不厭者。自知真切。而去取有定也。○善端初復。雖曰甚微。然天理人欲。界限自明。終不可得而混也。德既有常。則雖處雜。而定見定力。始終一致。獨覺其意味之真。而自无厭惡矣。

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長音異

設施為也。○懲忿窒慾。為力甚難。程子所謂克己最難是也。然克治既久。則忿易消。慾易窒。而其為力。不如始之難矣。遷善改過。皆為進長克裕之事。若有待於作為者。然遷善。則善日長。改過。則過日消。不待更有作為以求其長也。

困窮而通。

全周易演義卷之十一

三十二

剛為柔揜。是其窮也。處險而說。則樂。天知命。无入不自得。而通矣。即心亨之謂也。

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稱去聲

遷。猶移也。以此及彼之謂。○井者。中心安定。隨其所得而固守之。其體若甚靜矣。然隨感而應。其用不窮。所謂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者。是體雖靜。而用則動也。巽者。虚心順理。稱物之宜。而應接之。其迹若甚露矣。然裁制斟酌。妙於一心。所謂義由中出。有非他人所能窺測者。是用雖顯。而體則微也。管子以義為外。豈知此理者哉。史氏曰。居其所者。德性有定體之立也。遷者。應變

无窮。用之行也。○此一節贊九德之妙。而抑揚其辭。以見之。讀者所宜深察也。○書虞書臯陶謨篇。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皆正言而反應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行去

以有以也。和如中庸中節之和。○行已非禮。則乖戾而不和。是禮所以和其行。而禮儀威儀。皆中其節也。行禮非謙。則倨傲而无本。是謙所以制乎禮。而恭敬辭遜。禮自我行也。即論語遜以出之之意。復以自知。恒以一德。

善端既復。則已自覺悟。而不為私欲之所蔽。天理常存。則終始如一。而不為事物之所奪。亦書精一之意也。一

說知猶主也。謂自有主宰也。亦通。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去

害。謂為德之害。非禍害也。○懲忿窒慾。則防禦嚴密。而私欲不足以累德。遷善改過。則工夫交致。而德業日進。於无疆。此損益之用也。

困以寡怨。

處困能亨。則安義順命。而无外慕之心。是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而少所怨也。不日无怨。而日寡怨。亦寬緩不迫之辭耳。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井體不動。則安而能慮。故處經事而知宜。巽順乎理。則以道為體。故遭變事而知權。天下之故。盡於此二端矣。○此一節陳九卦之用。

右第七章

朱子曰。此章三陳九卦。乃聖人偶見九卦有處。憂患之道。而於此發之。非謂九卦之外。皆不可以處憂患也。蔡氏曰。九卦之用。无施不可。而孔子獨云處憂患者。何也。蓋當是時。聖道不行。周流天下。屢經憂患。三絕韋編之際。深有得於九卦者。故以已心上體文王之心。而有是論耳。學者潛玩而致行之。則於易深矣。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去遠離也。○易之為書。有畫有辭。周於事理。切於民用。乃人所當擬議。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此一章之大旨。包下文三節而言。

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去孔氏曰。屢。數也。蔡氏曰。位未有爻。曰虛。上下。猶云升降。典要。猶云常則適。趨也。○此下一節。即易畫以明不可遠之意。言易之所以不可遠者。以其道之屢遷也。屢遷何如。蓋易之所有。九六而已。是九六者。變遷不定。而流於六位之間。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一上一下。交

易而无常也。或剛易乎柔。或柔易乎剛。一剛一柔。變易而无定也。是皆不可以常則拘者。唯其變之所趨而已。蓋變在上。則從而上。變在下。則從而下。變而剛。則為剛。變而柔。則為柔。凡變之所在。皆道之所在也。此以畫言。而辭亦隨之矣。林氏曰。上下无常。就兩位言。剛柔相易。就一位言。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出。謂建侯行師。凡事之在外者。入。謂婚媾祭祀。凡事之在內者。度法則也。外內承上出入而言。外出而內入也。知懼者。必以度也。○此與下節。即易辭以明不可遠之意。蓋辭因變而繫也。承上言卦爻屢遷。民故悉備。故其所繫之辭。皆言利用出入之事。而其出入也。因時制宜。隨在立法。莫不各有當然之則。使人出而在外。入而在內。皆知有度。而不敢妄為也。蓋出入之度。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不可違越。故觀於此。而有懼心也。此節文義。本不可曉。俗說相承如此。似亦可通。朱氏以內外體言出入。恐於以度之義不切。讀者詳之。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憂患。謂凶咎之屬。故。則所以致憂患之由也。張氏曰。師者。教之道。保者。輔其躬。○承上言易之為道。不特使人出入知懼而已。又能著明凶咎悔厲之類。以告人。而并言其所以致之之故。故尚辭玩占者。恐懼兢惕。惟恐陷

於憂患之中。而謹言慎行之心。自不能已矣。是以雖无師保。以訓戒之。而常若見臨於父母也。蓋聖人作易。吉凶相對。雖並舉以立教。而凶多於吉。尤喫緊以示人。故其警戒如此。○此上二節。皆言具於辭者。亦變之所為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典常。即典要也。道。亦即為道屢遷之道。○此望人體易之事。易不可為典要。固莫測其常理之所在。然聖人既繫之辭。則理因辭顯。而有可循之度矣。故率者。於此但由辭以度其理。則見消息盈虛存亡進退。不過此變之順逆。而一卦一爻之間。莫不各有一定之理也。夫理雖有定。然必有其具定守之人。乃能推而行之。苟非其人。則此理之在易者。終不能自達於事為之間也。是故進退存亡。唯聖人不失其正。盈虛消息。唯君子順而止之。正為此耳。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

易包卦爻而言。始。指初終。指上與此。則中四爻在其中矣。質。體也。謂全體也。○此言卦也。蓋有始无終。不可謂卦。必原其始之所發。而要其終之所致。則有初有二有三有四有五。有上。而卦之全體於此成矣。此以後之觀易者。言非謂聖人畫卦如此也。

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相雜以爻言不以位言。時即六位時成之時。物指剛柔所謂乾陽物坤陰物者也。○此言爻也。六爻之間陰陽交錯或以陽居陰或以陰居陽相雜而不純如此。唯其時物之所為耳。蓋陰陽二物各以時成故時乎陽則陽時乎陰則陰。初无定體之可拘。是爻各得夫全體之一節也。胡氏曰。卦有定體故曰質爻无定用故曰時。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易音本末即始終也。初始也。卒亦終也。吳氏曰。初與終為對擬之與卒成之為對。兩句文法。顛倒相互。○此下兩節詳言六爻之義。言初上二畫均之為爻。而知之難易。則

全庫易學卷之十一 下傳合章

四三

有不同。蓋初在卦始為卦之本。本則義理未彰。象占未露。故難知。上居卦極為卦之末。末則義理已明。象占已著。故易知。唯難知也。故聖人繫初之辭。亦必擬其為何象。當用何占。而後繫之辭。唯易知也。故繫上之辭。不過因初至五之象占。要其終之何如。而成之耳。不必更取他義也。此二句又即繫辭以為難易之證。

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符夫音

物謂事物。德則事物所以然之理也。○陰陽憤亂之物。為類不一。雜則博取而錯布之。无所遺漏也。剛柔中正之德。其理甚微。撰則全具而發越之。无不明備也。物理之介。有是有非。辯之者。因物與德之得失。而明辯之不

爽毫髮也。備此三者。唯中爻為然。蓋卦有中爻。則二體全具。是以雜物。則盡天下之賾。撰德。則盡天下之情。辯是與非。則能盡天下之當否。而无所不備也。謂之備者。初上非不有之。視此未備耳。

意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要平聲。知去聲。

噫。歎聲。因上所云而有感也。要。求也。存亡者。天道之消息也。吉凶者。人事之得失也。皆易之所有者。居可知。猶言可坐而致也。思。亦要也。○此承上三節而言。易有六爻。則存亡吉凶之理。无不備矣。人唯據此六爻以求之。而此理居然可知。言不勞而得也。然此特衆人之事耳。

全庫易學卷之十一 下傳合章

四三

其在知者。不必徧求六爻。但觀象辭。則諸爻之旨。已具於全體之中。而存亡吉凶之理。什已得其六七矣。所思不過半乎。蓋象舉始終以為質。知者因略以致詳。故其所得如此。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功。事功也。善。即譽懼之謂多。猶言大率也。○此以下論中爻。皆因同辯異之論。而此一節言二四也。蓋二四皆陰。則皆能為柔順之事業。其功固无不同矣。然位與五有遠近之異。則其善有不同者。是以在二。則名譽彰著。在四。則危厲常存。所謂其善不同者也。又言四多懼之故。以為由其位近於五。一則有僭逼之嫌。一則有覆餗

之愚不但以其柔而已也

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要如字又平聲後章同

柔以位言不以爻言要大要也或讀平聲則要歸之義也亦通後章放此无咎即多譽也○此又言二多譽之

故蓋陰柔才弱非附陽不能自立是固不利於遠五而

大要乃得无咎者以其用柔得中也蓋唯柔中則張弛

合宜不過於柔不失其剛而足以自立此譽之所由致

也若徒居近君之地而无柔中之德則亦不能致譽矣

史氏曰觀四近君而多懼則二之多譽由於遠君可知

矣觀二得中而多譽則四之多懼由於不中亦可知矣

聖人之言簡而互見學者宜類推之

金匱演義卷之十一 下傳九章 聖人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

其剛勝邪勝平聲邪反

貴賤以位言剛柔以爻言○此論三五兩爻之義言三

五皆陽才力相等功无不同特以位異而有多凶多功

之別耳蓋五君位為貴貴則居可致之位探可致之權

凡臣之善皆已之善凡臣之能皆已之能故多功三臣

位為賤賤則分不得以自遂勢不得以自成一作威福

則有害家凶國之患一不勝任則有覆餗刑釁之憂故

多凶此三五之所異也然要而言之則三五陽剛之位

乃事任之大者若以六居之則委靡不振君失其所以

為君臣失其所以為臣三固多凶五亦不能多功矣唯

以九居之則沈毅有斷君稱其位臣稱其職五固多功

三亦可免於凶矣此則三五之所同也按此二節特論

其大槩如此求之卦爻有不盡然者讀者不可以彼而

廢此也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廣謂含蓄大謂包括統言之也悉備謂无所不有析言

之也此一句乃一章之綱領下文皆詳言之○此一節

言易畫具三才之理以明廣大悉備之義言易之為書

彌綸六合兼總萬有而无狹小闕失之弊乃廣大悉備

者也何以言之蓋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故易之

既作有以該三才之道以三畫之卦言之上畫在卦之

上猶天之確然上浮也中畫在卦之中猶人之渾然中

處也初畫在卦之下猶地之隕然下凝也三才之道具

於小成者如此

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兼猶通也謂不但兩其天而又兩其人兩其地也六謂

六畫○又以大成言之聖人因八卦而重為六十四卦

兼此三才之畫而加一倍焉是兩之也兩之故有六畫

然六畫非有他義亦即三才之道耳蓋五為陽上為陰

即天道之陰陽成象也三為仁四為義即人道之仁義

成德也初為剛二為柔即地道之剛柔成質也蓋天下

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兼猶通也謂不但兩其天而又兩其人兩其地也六謂

六畫○又以大成言之聖人因八卦而重為六十四卦

兼此三才之畫而加一倍焉是兩之也兩之故有六畫

之理不出乎三極之外。故畫雖有多寡。而道則一也。道有變動。故曰爻。

此一節。歷舉易中名物而釋其義。以明廣大悉備之實。蓋因爻畫而言也。六畫具三才之道。則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是道也。因畫取義。而各得夫卦之一節。陽也。仁也。剛也。而不一於奇陰也。義也。柔也。而不一於偶。所謂變動者也。以其有往來交錯之義。故謂之爻。

爻有等。故曰物。

此爻字。指爻位而言。○爻有遠近貴賤之差。而等級分明。猶物有高大小之殊。而品第不一。故以名之物相雜。故曰文。

全圖彖象之七

下傳七章

四七

初三五之剛。與二四上之柔。間雜而居。其色不一。故謂之文。文者。錯綜經緯。華美可觀。必相間而後成。乃天地自然之質也。若一其色。則不得為文矣。

文不當。故吉凶生焉。當去聲

初三五剛位也。以柔居之。固為不當。而純乎剛者。亦未必其皆當也。二四上柔位也。以剛居之。固為不當。而過於柔者。亦未必其皆當也。其變參差不齊。而其義互有得失。則即其得而吉生。即其失而凶生矣。蔡氏曰。文不當則凶。而以為吉者。何也。蓋卦爻之中。有以剛居剛而得者。屯初九是也。亦有失者。大壯初九是也。有以柔居柔而得者。坤六二是也。亦有失者。同人六二是也。吉凶

之生。豈不信哉。愚按。自爻以下。名物不一。要皆三才之散殊。而其目各別耳。易於此類。无不有之。所以為廣大悉備也。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和反

文王繫象。易道復興。是易之興。其時為殷衰周盛之日。其人為文王與紂之事也。蓋唯衰世。則人偽滋熾。唯盛德。則易道以傳。末世。紂之事也。盛德。文王之事也。唯文王遭羑里之囚。處憂患而作易。故其辭皆有警戒之意。是其命辭有危意也。

全圖彖象之七

下傳十章

四七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音此以象辭所具人事之理言之。蓋臨事而懼者。謂之危。危則計出萬全。而得其平。以其循易之理。而理當平安。是易使之平也。率意妄行者。謂之易。易則事為苟且。而至於敗。以其悖易之理。而理當傾覆。是易使之傾也。謂之使者。理所當然。若使之也。易之道如此。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物猶事也。○此以功用言之。承上文言危平易傾。乃易之道。然是道甚大。无所不該。而凡平者皆生於危。傾者皆由於易。固无倖致之福。亦无倖免之禍。事物雖多。未

有廢此道者。此其為甚大也。文王發此於辭。欲何為哉。蓋其辭之危者。欲人終始一懼以承之。其辭之易者。欲人終始一懼以更之。大要使人獲平安之福。免傾覆之患。而无咎耳。是則易之所以為大也。

右第十一章

此章所論。止於彖辭。而不及爻者。彖爻一理故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夫音符。行去。易音辭。阻音去。

乾坤指聖人而言。健順謂性情。德行者。得於心而見於行事也。險阻謂事變。○此承上章而言。聖人處憂患之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

德行恒易以知險

四十一

道也得乾道之純者。謂之乾。其為人強毅有守而不可屈撓。奮發有常而无所止息。乃天下之至健也。唯其至健則明白坦夷。初无艱深回互之病。而其德行恒易矣。易者。忽略。若不知險。然於憂患之來。乃能剛健不陷。而敬以待之。此乾之處憂患者然也。得坤道之純者。謂之坤。其為人優柔有制。而不肯妄動。安貞有守而无所拂逆。乃天下之至順也。唯其至順。則要約徑直。初无紛更煩瑣之病。而其德行恒簡矣。簡者。慎重。自能知阻。故於憂患之來。為能圖謀萬全。而不敢輕進。此坤之處憂患者然也。蓋人之性。本有不同。聖人隨其性之所近。而各克之。以至於極。是以雖有乾坤之殊。而其能處憂患則

一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說音

此一節推原知險知阻之故。乃乾坤之所同也。蓋方靜時。聖人於事物之理。見之真切。淡洽於心。而无牴牾扞格之患。固足以為應事之本矣。及其有感。則又即夫所知之理。而更審之。隨事觀理。因時處宜。而不使有毫釐之差。初不謂己已知。而遂漫應之也。○本義所云乾坤之事。蓋指屬陽屬陰而言。非謂乾止說心。坤止研慮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心不說理。故心有所蔽。而於天下之事。或不能知。唯說諸心。則聰明睿知。足以有別。而凡險與不險。阻與不阻。皆前知之矣。是有以定吉凶也。慮不審理。故志有所怠。而於天下之務。或不能成。唯研諸慮。則參伍錯綜。足以有斷。而於險阻者。避之。非險阻者。趨之。自无所怠矣。是有以成亹亹也。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變化謂天道。云言為動。皆人事也。祥者。福之兆。○此一節。原聖人心易之妙。而此兩句。以易理言也。蓋天道之運。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而消息以分。人事之常。或發為言。或見為事。而得失以判。此其迹之至顯者也。至於吉事之來。必有其兆。在變化則先見於垂象之間。在云為則先動於四體之內。獨言吉事。則凶事可知矣。此其幾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

德行恒易以知險

四十一

之至微者也。凡此皆理之所在。而上文說心研慮云者。不過即此理而會審之爾。

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象猶擬也。二事字皆指吉凶而言。器者。已然之迹。占。謂決也。來者。未然之應。○承上文而言。變化云為。一定之理。有迹可象者也。吉象有祥。先見之兆。有幾可占者也。人唯蔽於私欲。是以不知其理。聖人一心萬理。成備。故其未作易之先。即理之顯者而象夫事。則有以知吉凶。一定之理。即理之微者而占夫事。則有以知吉凶。將然之兆也。蓋象事者。考迹以觀變。執古以御今。故於吉凶之理。一定而不易者。有以默藏於其心。所謂知以藏往。

全明易經卷之十一 下傳十一章

五十一

也。占事者。探賸以求隱。因微以知著。故於吉凶之理。將來而未見者。有以先明於其心。所謂神以知來也。聖人元卜筮而知險阻。而一以理如此。豈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哉。此聖人作易之本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聖人兼義文周公而言。成能之能。天地之能也。人謀者。謀於人。如書言謀及卿士之類。鬼謀者。謀於神。如書言謀及十筮。此則專主筮而言也。與能之能。聖人之能也。○上言前知之妙。唯聖者能之。而百姓不能。故聖人憂之。而作易教人卜筮。使其亦得以前知也。言天地設位。而自然之易。運於兩間。則凡健順險阻。言凶象占之理。

无一之不具矣。此天地之所能而不能以告人者也。聖人先得此理。而畫卦繫辭以發其蘊。則象變辭占之所示。莫非天地之能。而其所不能言者。聖人代之言矣。是有以成天地之能也。由是人將有為。既周爻咨詢以謀諸人。而其謀之未決者。又必抱著問易以謀諸鬼。則雖百姓之愚。亦皆決其所疑。勉其所怠。莫不因易而得與於聖人前知之能矣。言亦有以定吉凶。而成聖也。必

言人謀者。凡事先謀諸人。然後乃可以問易也。此聖人作易之用也。○林氏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故聖人教人。必先人謀。而後鬼謀也。虞書大禹謨篇。先言朕志先定。詢謀僉同。後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亦為此也。

全明易經卷之十一 下傳十一章

五十二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

八卦。與八卦定吉凶之八卦同。通指六十四卦之八卦而言也。情。謂卦爻之情。即象之所具者。○易之所有。著卦而已。以卦言之。八卦之間。奇偶純雜。而凡天時之消息。人事之得失。莫不顯設於體質之中。其象不同。同於示人而已。此伏羲之易也。至於卦爻之辭。則又言一節之情。而會通典禮。唯其所之。象言全體之情。而小大險易。各隨所向。无非示人以情焉。此文王周公之易也。

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剛柔指九六。○承上言象之所告。辭之所言。皆不外乎。

吉凶而吉凶之生。又必本於卦位之列。蓋卦爻之中。初三五陽位也。九居之。六亦居之。二四上陰位也。六居之。九亦居之。剛柔間雜。爻位不齊。則即其雜居之間。而時有消長。事有得失。是以吉凶由生。而昭然可見也。象辭所示。豈有外於此哉。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此以著言之也。變動者。陰陽老少之策。在揲扚而未定者也。此乃示人所值之卦爻。而推明其趨避之利。是以利而言也。吉凶者。所值占決之辭。乃變動之已定者也。此則隨卦爻之所向。而發揮其得失之情。是以情而遷也。此與上節皆聖人作易之事。所以成天地之能。而使

今周易演義卷之十一

五十二

百姓與能者也。今按變動所值。有利不利。而此皆謂之利者。何也。蓋其言利者。使人趨之。固所以利人。其言不利者。使人避之。亦所以利人。是以通謂之利也。又按變動之時。尚未有言。而此云以利言者。以言之理在其中也。首章亦云爻象動乎內。而功業見焉。正謂此爾。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愛惡遠近情偽皆情也。悔吝利害皆吉凶之屬。○此以下。申言吉凶情遷之故。蓋命辭之法。必各本其爻位之情。故六爻之中。以愛相攻。則和諧而吉。以惡相攻。則撻而凶。而吉凶於是乎生矣。情之相得者。反遠則病於

疎不相得者。反近。則疑於逼。故皆有悔吝。而悔吝於是乎生矣。以情相感。則為孚信之交。而利。以偽相感。則為私邪之合。而害。而利害於是乎生矣。項氏曰。三者略有淺深。相感者。情之始交也。相取。則有事矣。相攻。則其事極矣。利害。商略其事宜。有利不利也。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也。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此承上文而合言之。謂凡易之情。近而相得。固為貴。遠而不相得。亦未為害。唯相比最近。而情不相得。則猜忌易生。嫌隙易起。所謂以惡相攻。以偽相感。不以近相取。而凶害悔吝皆由此生矣。是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

今周易演義卷之十一

五十三

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也。凡此皆以爻言。而卦亦在其中矣。○項氏曰。錯而總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為應為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樂以近者明之。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叛背也。慙。愧也。枝。如木之枝。兩岐頭也。○此一節。言人之辭。以情而遷。以明卦爻之辭。亦以情而遷也。將叛。正

理者。其中有歎。故其辭漸作而回互。中心疑惑者。可否未決。故其辭兩岐而不一也。

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吉人心不妄動。故言不妄發而辭寡。躁人心多擾亂。故言必輕發而辭多。蓋言本於德。故其類從如此。程子曰：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游。浮游也。如物在水上。浮游无定也。○誣善之人。誇善為惡。故其辭不實而浮游。失其守者。无所執持。故其辭屈。抑而不伸。人情大約不出此六者矣。

右第十二章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十一

五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十一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十二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此一句包下文三節而言。生著倚數。立卦生爻。皆作易之事也。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此言蓍之所由生也。聖人在位。王道昭明。有以默相化育之功。而天地之間。莫非和氣之充塞。故其靈秀。鍾於草木而生蓍也。胡氏曰：蓍之為物。其莖長丈。其叢滿百。覆以祥雲。而與天相合。載以神龜。而以類相從。備圓神之德。顯天地之數。自非聖人致中和。信達順。孰從而肇生之哉。○龜策傳。史記篇名。策與策同。

參天兩地而倚數

朱子曰：參。讀如無往參焉之參。謂參之為三也。倚。靠也。數。謂蓍數。七八九六是也。○此承上文而言。蓍數所由起也。蓋蓍之生。本為求卦之用。而揲蓍求卦之數。又自天地而起。故以參兩言之。陽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圓三者以二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陰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二三之數既立。然後歸奇之數。倚此而起。故老陽之九。老陰之六。其數雖異。而皆原於二三之積。

參天兩地而倚數。朱子曰：參。讀如無往參焉之參。謂參之為三也。倚。靠也。數。謂蓍數。七八九六是也。○此承上文而言。蓍數所由起也。蓋蓍之生。本為求卦之用。而揲蓍求卦之數。又自天地而起。故以參兩言之。陽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圓三者以二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陰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二三之數既立。然後歸奇之數。倚此而起。故老陽之九。老陰之六。其數雖異。而皆原於二三之積。

少陽之七。少陰之八。其數亦異。而皆原於二三之交。蓋無二三。則無以爲七八九六。而著之用息矣。聖人於此。豈假絲毫智力於其間哉。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觀就著之策數而觀也。變謂陰陽之變。陰陽者。著策之奇偶也。卦謂所值之卦。發揮者。觀之明也。剛柔者。卦畫之奇偶也。爻謂當動之爻。此原卦爻生出之由。亦承上文而言也。蓋著數既立。則可用以求卦矣。故於十有八變之餘。統觀著策之陰陽。而考其純雜。則有以知所值之卦。析觀卦畫之剛柔。而考其老少。則又有以知當動之爻也。此上四句。皆聖人作易之事。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和謂於道德无所乖。順謂於道德无所逆。此以下言易之蘊。以明聖人功用之大也。天下之道。其目雖殊。然不外乎陰陽消長。人事吉凶而已。自其統體而言。則曰道德。自其散殊而言。則曰義。体用之分也。卦爻既立。則以有形之象。載无形之理。故於吉凶消長之類。爲能循其自然之理。而体会之。无少乖逆。而於其中。何者爲消。何者爲長。以至吉凶之屬。又能各隨其宜。而區別之。使有條理。言其規模廣大。而又極其條理之精密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理謂事物之所具者。幽明死生之類是也。性謂人物之

所得者。健順仁義之屬是也。命謂天命。即理性无所從出者也。和順道德。又理於義。故曰而窮理盡性。即所以至命。故曰以。○卦爻之中。察乎三才。明乎庶物。合之盡其大。而析之極其精。則理无不窮矣。啓迪乎人。曲成乎物。知之无不明。而處之无不當。則性无不盡矣。如此。則與化育之妙。賦予之真。自有渾融。合而无間。然者。是則所謂至於命也。凡此皆卦爻之蘊。因著與數而得之者也。

右第一章

蔡氏曰。此章專爲著而發。蓋卦爻之說。上下兩篇備矣。然未有專言著者。故此特舉而詳說之。

若无此章。亦贊易之缺事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順義與上章同。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三者各有陰陽在人。則仁陽而義陰也。○此言伏羲畫卦。六位時成。非无焉而爲之也。將以和順乎性命之理而已。蓋陰陽成象。而天命賴之以不息。剛柔成質。而地維賴之以不墜。仁義成德。而人極賴之以不廢。凡此三者。皆性命之理也。聖人作易。順此而已。蔡氏曰。立天之道。非別有立之者。謂天道之立。以陰陽也。无陰陽。則天道廢而不立矣。餘放此。○朱

子曰道一而已隨事者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兼兩解見前篇然彼以易言而此以理言也○此下二條分言順性命之事謂三才之道如此而聖人順之亦如此也蓋天有陰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是三才之體以兩而成也故聖人作易亦必重為六畫以成一卦如此則初剛二柔三仁四義五陽上陰亦即三才之兼兩矣此自其統體而順之者也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分言陰陽迭言柔剛錯舉以互見也不言仁義者省文

全易通義卷之十一 不說卦傳章

耳章文章也○陰陽不同象剛柔不同質仁義不同德各有陰陽之分而剛柔迭用於三才之中是三才之用以間而行也以故聖人作易亦必分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而以初間二以三間四以五間上則經緯錯綜斐然成章亦如三才之迭用矣此自其條理而順之者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射

薄搏激也射害也錯交也○伏羲作易畫為圓圖而以乾坤坎離列於四正兌震巽艮列於四隅其位各相對

待故乾坤相對則天確然而在上地隤然而在下其位一定而不易也艮兌相對則山以融結之氣下通於澤而為水為泉澤以滋潤之氣上通於山而為雲為雨其氣相通而不滯也風雷之勢交相助益相薄而不相悖者震與巽對之象也水火之交各得其用相逮而不相克者坎與離對之象也八卦既成自有交變之妙故八卦之上各以八卦次第加之則三十有二之陽卦成列於左三十有二之陰卦成列於右而六十四卦之圓圖成矣故今六十四卦圓圖一卦各統八卦所謂相錯者也圓圖對待之位如此○蔡氏曰天地之間无一物无對者此章所言特其大端耳學者推類以及其餘則足以盡先天之蘊矣

全易通義卷之十一 不說卦傳章

五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卦畫已生者為往未生者為來循其故逆之謂順推其未然之謂逆○上言圖位而此則直解其意也蓋圖從中起故其左方起震一陽以至乾之三陽從東北而南旋以是數之則由四而三而二而一皆退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謂之順右方起巽一陰以至坤之三陰從西南而北旋以此推之則由五而六而七而八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謂之逆蓋圓圖之作本以象一氣流行之序故其為義如此然本此圖初生之序則畫卦之時自乾

一以至坤八其先後始終要皆自有及无而不易料者故以為逆數也

右第三章

此章專以圓圖而言首言對待卦位之列也次解其義卦氣之運也末復本其生出之序而言可謂洩先天之秘矣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

之指物而言下皆放此○方圖之位亦從中起故震巽居中而左右相對震陽動於下故為雷雷迅搏擊所以啓萬物之靜藏而發其生意也巽陰伏於陽故為風吹嘘披拂所以解萬物之鬱滯而使其舒暢也此二者始生之用也

兩以潤之日以暄之

暄曝也○坎象為雨離象為日坎離相對則雨水潤澤而枯槁者滋長矣日光燠曝而陰濕者燥烈矣二者皆亨物之事也

艮以止之兌以說之

止之使生意收斂節而不過說之使生意各足懽忻交通艮兌相對故其成物之用如此

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乾為造物之主故无所不統而育神復命唯其所司則凡雷動風散之屬皆總領於乾而分職以聽者也坤為

養物之府故虛闢有容而顯仁藏用皆其所受則凡雷動風散之屬皆包含於坤而乘時以出者也此造化之全功乾坤之能事非六子所及也

右第四章

方圖之位震南巽北艮東兌西坎居東北離居西南乾居西北坤居東南各相對待如上章之位以為生物之用亦先天之學也朱子曰自離以上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自艮以下取卦義多故以卦言○本義云與上章同者是言其位之對待相同非言其義同也

勞乎坎成言乎艮說音悅致猶委也役役已以養物也致役謂帝致役事於坤也言語辭戰者肅殺之氣與生育之氣相戰自生而成之候也勞者慰藉安存之意言得其所歸息也○此舉文王圖圖而直解其意乃造化流行之用也蓋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必有為之主宰者所謂帝也帝有出入總不外乎後天八卦之位故出於東方之震繼終為始以肇化生之端是乃令之方行而氣之方動也齊於東南之巽始則必亨以布威章之化是以氣機垂露而暢達齊整也離居南方帝於此而相見燦然明着所謂嘉美之會而比於齊又加顯矣坤居西南帝於此而致役遂其

勞乎坎成言乎艮說音悅致猶委也役役已以養物也致役謂帝致役事於坤也言語辭戰者肅殺之氣與生育之氣相戰自生而成之候也勞者慰藉安存之意言得其所歸息也○此舉文王圖圖而直解其意乃造化流行之用也蓋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必有為之主宰者所謂帝也帝有出入總不外乎後天八卦之位故出於東方之震繼終為始以肇化生之端是乃令之方行而氣之方動也齊於東南之巽始則必亨以布威章之化是以氣機垂露而暢達齊整也離居南方帝於此而相見燦然明着所謂嘉美之會而比於齊又加顯矣坤居西南帝於此而致役遂其

生養以致長育之功而見者至此極其盛矣。此帝之所乘以出者也。說乎兌者。氣機充足而隨在驩欣。位西故也。戰乎乾者。肅殺之氣入而相戰。位居西北故也。至於氣機寧謐而勞者休息。則乘北方之坎。化工既成而貞元復會。則乘東北之艮。此帝之所乘以入者也。此一歲之運而循環之妙亦在其中矣。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

此一節言萬物隨帝出入以發上文之意。蓋帝之出入不可見。故以物驗之也。言萬物隨帝以出。而出必於震。所以然者。震居東方。於時為春。黃鍾初動而協氣應之。正青陽之候。萬物始生之時也。觀物之出。則帝之出可知矣。下皆放此。

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

潔。鮮潔也。齊。整齊也。○言物齊乎巽者。以巽為東南之卦。春夏之交。所謂南訛之景。嘉會之時也。又釋齊字之義。以為物之潔齊。蓋方春時。萬物始生而猶未齊。將交於夏。則生意畢達。而明潔整齊矣。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

離之為卦。陰麗於陽。其德為明。而物於此時。莫不大小相輝。彼此相映。各呈其形色。以相見焉。蓋以離位南方。時為正夏。當萬物咸亨之候。故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聽治並平聲

聽受也。謂受事察訟也。○此言聖人法離之治也。蓋臨御非所。則具瞻有虧。設施幽暗。則化理不達。故聖人辨方正位。宅中圖大。必高拱南極之尊。以正乎撫馭之統體。而其為治。則又向陽明。背陰幽明。目達聰昭。德塞遠。以施禮樂於天下。所謂繼明以照四方。文明以化成天下者。皆是也。取諸此者。取諸離之德位也。蓋離位南方。故南面而聽。離德為明。故嚮明而治。於此疑有取也。然非謂聖人有心於取之。特因所見而附言之耳。

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

地。土也。○坤於五行為土。時為夏秋之交。正萬物涵養。生意以向於實之際也。故物之生長者。賴此收斂。而其成實者。賴此造端。是坤以一身為萬物之役。悉其力而不靳也。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

兌居西方。時為正秋。乃金氣肅殺。化機始藏之日。是以萬物至此。生意各足。以向於實。而油然欣暢也。此即所謂生物之遂。物各得宜者也。

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

乾者。西北之卦。時為秋冬之交。當此之際。陰盛陽衰。故其勢必至於戰。謂之戰者。言陰陽之氣相薄也。夫陽者。發生之氣。陰者。肅殺之氣。陰氣極盛。至入而與陽戰。則物當其時。亦必內有所戰。而至於變矣。

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

坎象為水乃五行之終。其位正北。當正冬之候。其卦為勞。有慰藉之義。三君相承。坎之用也。是以萬物至此。保合。和實為歸宿之地。而凡勞於前者。得所安逸也。

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艮居東北。其位在震坎之間。於時為冬春之交。收斂益固。而今歲之生意。至此而終。尤中含有。而來歲之生意。又從此起。乃貞元交會之際。所謂靜之極而動之端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按

全周湯演義卷十一 不說卦傳章

此節於震巽離乾坎艮六卦言位。於坤坎二卦言象。於離言德。於兌言時。蓋欲學者推類而互得之也。末章放此。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此章論後天流行之用。而首言主宰。以見乾坤之妙也。言凡有專氣者。用執其一。而不能相兼。則但可謂之動物。撓物如下文所云之屬。而不可謂之妙物。唯神之為神。雖无聲臭可求。而有體物不遺之實。具有以妙萬物。而生成之際。皆所不能離也。蓋六子統於乾坤。乾坤兼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總而名之曰神。張子所謂一故

神者是也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熾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撓舒卦三。

動謂動其生意。疾速也。撓者。吹散之意。謂散其鬱結也。熾。乾也。火。日也。澤。謂土中之水。水則雨露之屬也。○後天卦位。震居東方。生育之地。其象為雷。鼓動萬物而使

之發生者。莫疾乎此也。巽居西南。向用之地。其象為風。吹撓萬物而使之發舒者。莫疾乎此也。火燥萬物。使其堅凝。兌說萬物。使其利遂。蓋由離南兌西。一居長養之地。一當收成之時。故其象如此。至於坎位北方。乃歸藏

全周湯演義卷十一 不說卦傳章

之際。故能潤物而使之充足。艮居東北。當貞元之會。而終始之用。莫有盛焉。此六者。各致其用以成物之實。而神則兼體之也。蔡氏曰。動萬物者雷也。而所以運言之動者神也。撓萬物者風也。而所以鼓風之撓者神也。能動之。又能撓之。所謂妙萬物者也。餘放此。

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逮。及也。謂相濟也。成謂生成。即動撓之類也。○此原先天對待之體。以見用之所以行也。蓋先天之位。離東坎西。而水火相濟。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而雷風相與。艮居西北。兌居東南。而山澤通氣。陰陽各得其偶。如此。然後

陰變陽化各以類求而動撓終始之用行乎其間有以生成乎萬物也苟无其偶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而流行之用息矣豈復能成物乎

右第六章

此章承上章言文王流行之易而惟本於伏羲對待之體蓋合先後天而一之也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乾健也坤順也

乾純陽故體不撓而用无息性健而情亦健也坤純陰故內安貞而外循理性順而情亦順也蔡氏曰靜專靜翁性之健順也動直動闢情之健順也

震動也巽入也

震以一陽生於二陰之下以剛而進故能貫中无留滯之私而有為之體以立遇事无牽制之病而有為之用以行是其性情之動也巽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以順而伏故能潛心懇到蘊而為入物之體婉轉多方達而為入物之用是其性情之入也

坎陷也離麗也

坎以一陽溺於二陰之中上下无據而不克自振故為陷此以陽為主也離以一陰附於二陽之中上下有資而能以自立故為麗此以陰為主也

艮止也兌說也

艮音

艮以一陽出乎二陰之上雖剛亦无所往矣故止而不進兌以一陰見乎二陽之上既見則无他求矣故說而自舒八者皆神明之德後天之蘊也

右第七章

程子曰凡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上止之象陰在下者入之象在中者麗之象在上者說之象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此遠取諸物之象馬蹄圓而致遠猶乾數奇而德健也牛蹄并而馴伏猶坤數偶而德順也震為龍者震陽動

陰下龍以動奮之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也巽為雞者巽陰伏陽下雞亦以入伏之身而出聲於天氣重

陽之內也坎外柔內剛豕外汗濁而內剛躁象之離外剛內柔雉外文明而內柔怯象之艮以一陽止乎二陰

之上似狗之外剛能止而內柔順也兌以一陰說乎二陽之外似羊之外柔能說而內剛狠也○馬氏曰周公

以乾為龍而孔子以為馬文王以坤為牝馬而孔子以為牛象之不可執一如此要之天地間物无往非易學

者觸類而長之可也

右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

為口

此近取諸身之象。首會諸陽尊而在上。猶乾積陽在上而覆物也。復藏諸陰廣而有容。猶坤積陰在下而載物也。震陽動於下。足亦在下而動。巽陰偶居下。股亦兩垂而下。坎陽陷陰中。故其輪內陷。陽在內而聰者似之。離陰麗陽中。故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者似之。手剛在前而能止物。艮陽在上而為止。故為手。口開於上而能說物。兌陰在上而為說。故為口。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

乾坤六子。本有父母男女之稱。故此章推其義而釋之。

也。乾者純陽至健之卦。其象為天。而物皆資始。故稱父。

坤者純陰至順之卦。其象為地。而物皆資生。故稱母。此

二老稱名之義。乃六子之所自出者也。

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索音色。長上聲。下並同。

此以下以六子言之。坤初求於乾而得乾之初畫以為

震。得陽氣之最先者也。故以位則為儲嗣。以宗則為元

子。在朝廷則當主鼎之任。在宗廟則有執鬯之責。而凡

後此所得之男。皆序其下矣。此所以謂之長男也。

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

乾初求於坤而得坤之初畫以為巽。故為長女。

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

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坤音中。去聲。

坤再求於乾而得乾之中畫以為坎。乾再求於坤而得坤之中畫以為離。故皆謂之中。坤三求於乾而得乾之三畫以為艮。乾三求於坤而得坤之三畫以為兌。故皆謂之少。○或疑三男陽也。乾之似也。乃歸之於坤。求而後得。三女陰也。坤之似也。乃歸之於乾。求而後得。何也。蓋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一陽而成。此陽根於陰。故歸之坤也。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一陰而成。此陰根於陽。故歸之乾也。

右第十章

此章之說。取諸人倫。亦自八卦既成之後。而見

其有此象耳。非畫卦之時有此序也。又按索之

為義。本義以揲著言。啓蒙以畫卦言。為說固不

同矣。然考揲著之序。多有不然者。故疑啓蒙之

說。為是而本義有未及。故耳。讀者詳之。○朱子

曰。此上四章。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

明之象。以為說。所謂後天之學。入用之位也。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王。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

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駮馬。為木果。駮音

赤上加大。所以別於坎也。○純陽而至健。為天。體圓而

性動。為圓。乾道无所不統。故為君。萬物資始於乾。故為

父王則取其德之純粹以精也。金剛取其德之純剛而堅也。以後天言之位居西北故為寒而冰即寒之疑也。以先天言之位在正南故為赤而大則盛陽之色也。良馬健之最善者純陽似之。老馬健之最久者老陽似之。瘠者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強者也。駮者銜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圓而在上故為木果。○本義荀九家指後漢荀爽所集九家易解也。書凡十卷按漢淮南王安嘗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文中子所謂九師與而易道微疑即此所云九家也。陽物象乾故為龍其動也直故為直為衣者衣被一身猶乾之覆也。為言者聲出於氣凡聲皆陽也。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子母牛者子牛母牛也。牛性本順子母牛相隨而不離順之至也。○積陰在下為地。作成萬物為母柔而廣平為布。虛而容物為釜。靜翕而不施為吝嗇。動闢而天偏為均。性之極順為子母牛。厚而能載為大輿。坤畫偶為文。偶畫多為衆。有承物之用故於器為柄。得極陰之色故於地為黑。○荀九家資生為牝。陰暗為迷。地體方。故為方。虛而容故為囊。為裳者居下體也。為黃者土正色也。柔廣為布。帛即布之精其義同也。太陰為水漿水甘而淡上之德也。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車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顛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長上其音即蒼東方之色實者色之美也。萑葦也。蒼蒼竹也。馵馬懸足也。馬行則直伸一足而擊起一足故謂之馵的白也。稼諸穀之類究極也。蕃滋多也。鮮明潔也。萬物始乎震未能蕃鮮必究極乃蕃鮮也。○雷起於地龍起於淵震則一陽自下而動也。乾之色玄坤之色黃震則乾坤始交而成也。為馵氣始施而生意之布。无過滯也。為大塗一奇動而二偶之開无壅塞也。一索而得男故為長子。決陰而動躁故為決躁。為蒼筤竹者居東方而色深青也。為萑葦者下本實而上幹虛也。馬善鳴者陽在內為聲。上畫偶則開口出聲也。馵足是懸起陽之動作足是起起陽之捷皆言下畫之陽也。的顛額在上而色白言上畫之陰也。剛反動於下故於稼為反生。言萌芽自下而生也。陽長必終於乾故其究為健。言中上二畫皆變也。既變而乾則陽氣極盛而草木盛美矣。故又為蕃鮮也。○潤而栗然與乾為王者自不同也。震動而飛疾故為鳴陽動而有聲故為鼓。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車為大塗為長子

為不果為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顛為多白眼為近利

市三倍其究為躁卦上

進退以述言不果以心言市三倍者市物而得三倍之利言其多也○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氣之善入者莫如風得坤初爻故為長女繩糾木以取直者工引繩以制木者巽德之制故似之也少陰而位西方故為白長者風行之性高者木生之性陰為主而性多疑故進退未定而不果陰伏下而陽積上故氣鬱不散而為臭陰血不升其髮蒸陽氣上盛其額廣陽為白陰為黑巽陽上陰下又反離日之中爻故其眼上白多於下黑也陽主義陰主利巽以陰在內又得善入之道故其利獲市價之三倍也三爻皆變則為震故其究為躁卦○九家楊上茂而下虛鶴高身而瘦足皆二奇上盈一耦下植之象也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揉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巫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車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音急音出音所音景以音姓音咸音省音省

弓蓋輪輻皆車上之器也亟急也心急而難御也下首首下而不昂也堅多心者堅而又多心也○內明外暗險能陷物故為水溝瀆所以行水也坎陽動陰中而未出是水流而不盈也陽在陰中揜而未見故為隱伏抑而能制故為矯揉為弓輪矯使直揉使曲皆制物之所

用也○體變輪體圓皆矯揉之所成也陽陷陰中失其所而憂患生故為加憂心耳皆以虛為體坎中實故為病為痛水在人身為血坎為水故為血卦乾為大赤坎

得其中爻故為美脊為巫心上下皆柔故為下首為薄蹄陽在中故為美脊為巫心上下皆柔故為下首為薄蹄下柔不能致遠故茂而不進中滿而下无力故多眚而不行通者水之性坎內實外虛故為通月者水之精坎內陽外陰故為月陽匿陰中故於人為盜剛而在內故於木為堅多心○九家官室虛而人實其中律管虛而葭灰實其中皆上下陰虛而中陽實之象也陰虛則上下皆通故為可陽壯則上下皆承故為棟棘者叢生有刺之木狐者內險畫伏之獸疾黎多刺在枯陷人皆坎險之象也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鼈為蟹為贏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中音仲乾音干

甲在身冑在首戈為長兵鎗也兵為短兵刃也○為火內暗外明也為日為電二陽皆明也得坤中爻故為中女甲冑取其陽在外而堅戈兵取其陽在上而剛大腹取其陰在內而中虛乾卦取其火上炎而燥燥燥外剛柔故物為介類中心既虛則不必枯槁或曰鼈性靜取中畫之柔蟹性躁取二畫之剛贏善麗蚌中虛龜文明

更詳之○九家難以中陰為主。是內順之至者也。故為牝牛。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核。為閤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音鱗。音果。音黠。

徑路之小者。闕門出入處也。植生曰果。木實而有核者也。蔓生曰核。草實而无核者也。閤寺。周官名。闕人掌王

宮中門之禁。寺人掌王內人及宮女之戒。黔。黑色。喙。口吻也。鳥喙多黑。又以其類最多。故以之屬二字。該之。○

坤地而隆其上者。山也。一陽而橫於上者。徑路也。陽剛至小。在坤土上。小石也。上畫橫亘。下陰雙峙。門闕也。木

果草核皆剛在上。小而實也。止物之不應入者。閤也。止物之不得出者。寺也。剛在外而能止物。故於人為指。於

物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也。本陽卦。故木堅。陽在外。故多節。○九家為鼻。鼻者。面之山也。為虎。為狼。虎狼齒牙

猛利。剛在前也。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

剛。為妾。為羊。音去。音折。音音。塞坎下流為澤。三索得女為少。為巫。以言悅神。為口舌

以言悅人。金氣肅殺。而條枯實落者。為毀折。兌則正秋時也。柔附平剛。而剛決乎柔者。為附決。兌則陰附陽也。

上柔下剛。下堅剛而上鹵濕。故為剛鹵。若鹵之下土不剛。則水滲漏而不可鹽矣。少女從姊為妾。內狼外說為

羊。○九家為常者。人情唯悅。故常若有厭意。則不能常矣。為輔頰。與口舌同義。

右第十一章

程子曰。此章所謂類萬物之情者也。孔子於卦象。推明之。各以例舉。不能盡言。學者觸類而長之。思過半矣。

序卦傳

史氏曰。此篇述文王序卦之意。所謂易之蘊也。然亦略借卦名言之。而於德體之類。皆在所略。讀者詳之。吳氏曰。序卦之意。有以相因為序者。有以相反為序者。天地之間。不出此二者而已。蔡氏曰。此

篇言不可考者有二義。一則言理之自然。如物不可終否之類是也。一則言理之當然。如有大者不可

以盈之類是也。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太極動而生陽。天之所以開也。靜而生陰。地之所以闢也。既有天地。則造化流行於兩間。而氣化形化。成性成

形。萬物於是乎生矣。是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而乾坤乃天地之法象。此其所以為諸卦之首也。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天地既生萬物。則凡有聲色象貌。而充滿於天地之間者。亦唯萬物而已。此乾坤之後。所以受之以屯也。屯者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天地既生萬物。則凡有聲色象貌。而充滿於天地之間者。亦唯萬物而已。此乾坤之後。所以受之以屯也。屯者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天地既生萬物。則凡有聲色象貌。而充滿於天地之間者。亦唯萬物而已。此乾坤之後。所以受之以屯也。屯者

雷雨交作。有盈塞克滿之意。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釋也。物釋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上言萬物兼動植之類而言。此單言物。則專指動物之有知覺者而言也。○又解屯義以起下文。始生之物蒙昧未明。故屯之後。受之以蒙也。又釋蒙義。以為无知无能而暗昧不明也。在物則為幼穉而形質雖具。未底於成。如孩提之童。是已。物釋則必養而後成。不養則天賦而不遂。空乏而不克矣。故又以需次之。蓋養人莫先於飲食。需者飲食之道。人之所待以養者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飲食人之大欲。有欲則爭。故乾巽以愆。豕酒生禍。揆其理勢。不至於訟不止也。故需之後。受之以訟。訟則各為朋黨起而相援矣。故次師。師者衆多之義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衆而无統。其勢必亂。故必仰一人以為君。而服其統攝。聽其約束焉。此比所以次師也。比者輔比之義也。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衆既比我。則志有所聯屬。情有所維繫。而不至於離散矣。故以小畜承之。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人既畜聚。則有親疏之別。貴賤之等。而天理自然之節。文行乎其中矣。故受之以履。項氏曰。履非訓禮。人之所履。未有外於禮者。故以履為有禮也。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禮之體雖嚴。而其用則以和為主。故有禮則情无矯飾。事无勉强。而從容舒泰。然後彼此相安。而无瀆亂戕賊之禍也。泰之次履者。以此。○鄭本。東漢鄭玄本也。无而泰二字。即記所謂人有禮則安。无禮則危之意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泰者。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通義。然氣化人事。治亂相因。无終通之理。故受之以否。亦无終否之理。故受之以同人。蓋上下不交。則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其義正相反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此言為人君者。憂樂通天下之志。好惡合人情之公。則天下之人。皆相率而歸之矣。所謂近說遠求。而莫不尊。總者也。物既歸之。則普天率土。皆為所有。故以大有次之。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豫者樂。其所有之大也。○所有既大。則意得志滿。好大

喜功而所有不能保矣故有大者所當畏天勤民而不
可以盈也能不盈而謙則富貴可保而中心和樂也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蠱者事也

人君能享其有而致豫則人必隨之而固結不舍矣然
其所以喜說隨人者非无故也亦欲相與以有為耳振
民育德皆有事也蠱者物壞而有事之謂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
受之以觀觀之觀之觀之

韓氏曰可大之業由事而生蓋育德振民可馴致於盛
大之地故以臨次之蓋天下之物臨人者必大而臨於

人者必小是臨有大義也德業既大則光輝功烈聳動
取目而為人所瞻仰矣故又以觀次之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德業既大而可觀則有以服天下之心而懲其望是以
信從者衆不至離散而有合也噬嗑者噬其間而合之

合之義也朱氏曰在上无可觀則在下者引而去矣非
可觀而能有合乎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物以苟合則徑情直行於理既有所乖而和易瀆亂於
勢亦不能久故亢天合人合必皆以文此其所以次賁
也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
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賁者所以文其質本有亨道若致飾而過於文則文滅
其質而亨以盡反不達於行矣故承以剝剝之為言剝
也言可行者至此而剝盡也物盡則反无終盡之理陽
窮於上則反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故又以復次之林
氏曰剝者上之窮也復者下之反也愚謂自賁而剝以
人事言自剝而復以天道言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此以人心言也蓋人迷而不復則終於偽妄而已能復
於善則道心為主人心聽命而內私外誘皆不得而雜
之矣尚何妄之有哉程傳曰善心既復則實理存於中
而无妄矣
有無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
以頤頤者養也
既无偽妄則可積畜而至於大蘊之為盛德行之為大
業皆由此致此无妄之後次以大畜也既有積畜則可
克養以致於化涵泳乎其所以知敦篤乎其所以能皆
由此施故大畜之後次以頤也頤者養之義也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有大涵養而後有大設施不養則已有未成不可以成
物體有未具不足以周用故動而大過者皆由養以得

之。此順之後受之以大過也。大過者。事功大過乎常也。閻氏曰。養者。君子所以成已。動者。君子所以應物。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物終於過。則舉動悖理而陷於險矣。故受之以坎。坎者。險陷之義也。既陷於險。則必附陽剛以求濟之。故受之以離。離者。附麗之義也。

右 upper 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萬物兼人物而言。男女。則專指人也。○有天地。則氣化流行而萬物生。有萬物。則分陰分陽而男女別。有男女。則陰陽相配而夫婦合。有夫婦。則生育有成而父子生。皆自然之理也。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父子。則生齒日繁。而尊卑之分起矣。然後有君以統之。有臣以承之。其分相臨。其義相維。此君臣之所由起也。治人者。君也。治於人者。皆臣也。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錯音措

錯。施也。○有君臣。則建官分屬。而尊卑貴賤之等列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上下既明。而於其中。又各有上下之辨也。既有上下。則禮以節文之。義以裁制之。有拜

趨坐立之則。有宮室車旗之度。而禮義有所設施矣。夫男女以上。皆夫婦之所由。父子以下。皆夫婦之所致。此咸所以為下經之首也。蓋咸者。交感之義。有夫婦之道。故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夫以婦為助。婦以夫為綱。乃相托以終其身。而不可暫合。暫離者。故咸後繼之以恒也。恒。常也。常則可久。故有久之義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避。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此借恒卦之名。而泛論物理。不復指夫婦言矣。物之居所。久則當去。故恒之後。受之以遯。遯者。退避而去之之謂也。然物無終退之理。將來必有壯盛之時。故受之以大壯。既壯。則不止壯而已。必將進而為經綸大業。由此而出。故又受之以晉也。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晉者。上進之義。知進而不知退。必致傷害。故明夷次之。明夷者。明入地中。見傷之義也。既傷於外。必反於家。而後即安。故家人次之。家道盛。則有時而窮。必至越禮傷恩。而情義乖離矣。故以睽次之。睽。乖異也。按此明夷家

人二卦。但取夷家二字。如明與人皆在所略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上文乖字指家人而言。此乖字通象人而言。人情乖離。則上下相戕而難作。故次蹇。蹇者所遇之難也。然物元終難之理。難極有必散之時。故又以解受之也。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解者。怠惰縱弛。緩之義也。緩則廢時失事。墮功敗業。而所損多矣。故受之以損。損極則益。理之自然。故受之以益也。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久益則盈。必有決而去之者。小人既去。則君子之朋至而相遇矣。此益夬姤相承之義也。自損以下至此。皆以陰陽循環之理而言也。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天下之物。相睽則散。而不一。相遇則聚。而成群。故君子既遇。則交相勸勉。而聚於朝矣。萃所以次姤也。萃者聚之義也。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而比。擊。

上。上升。謂上而有為也。○君子相聚。則眾賢合力。群策畢舉。是聚而上也。此乃所謂升斯世於大猷者。故謂之升。此升所以次萃也。然求升不已。人必厭之。求進而見摧。求通而反窒。取困必矣。故受之以困。身既困辱於上。勢必退抑於下。故受之以井。井者在下之物也。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井之為道。革之則泉湧而清。不革則停汙而濁。其不可安於故常如此。故受之以革也。革物者。變腥為熟。易堅為柔。鼎之用也。故以鼎次革。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上。

鼎用於祭祀。國家之重器也。主之者。將以事天地而承宗祧。不可不慎。唯大君之長子。分在世嫡。位居儲副。非諸子所得而並。故以之主器。然後名正言順。能一天下之心。而塞其紛爭之路。苟為廢嫡而立庶。則天倫紊序。而邪議隨起矣。故鼎之後。受之以震。震。長子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震陽生於下。動之義也。物无終動之理。故發舒之後。繼以收斂。流動之餘。繼以貞靜。艮所以次震也。艮陽極於上。止之義也。物无終止之理。故收斂未幾。而發舒隨之。貞靜未幾。而流動隨之。漸所以次艮也。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

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漸有進義凡物之進必有歸宿之地如德業既進而各詣其極是也此亦但取歸義既至其極則克實光輝不安於小成不徂於近利而大矣若半途而廢者其能大乎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窮極其大則危亡必至反失其所有而遷播於外矣故受之以旅親寡旅也非巽无以取容故受之以巽蓋以卑巽為處旅之道也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音

凡入之情拒則怒相入則說故既入則得人之意而致其說矣凡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既說則喜意舒暢而發於外矣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物既離散則當立為防閑以節之制數度議德行皆節之事也主節者既立為節制矣又必信以守之乃能常久而不變故以中孚次節也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有其信謂自恃其信也○上不信則下疑故主節者固

不可以不信然事當隨時損益又有不可一於信者若果於自信則不復加詳審而事在必行矣安能免於過乎小過所以次中孚也有過人之才德則其濟事必衆故以既濟受之此亦但借過名而言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既濟物之窮也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故其後受以未濟未濟則未窮而生生之理寓矣造化人事無不皆然此動靜相生生息相吹治亂相尋而无有窮已也

右下篇

雜卦傳

雜卦傳者取六十四卦而雜為之傳不復循其序

也蔡氏曰前篇所言流行之易也此篇所言對待

之易也易之為義不出乎此故二傳之作贊易者所不容闕也

乾剛坤柔

乾純陽故剛坤純陰故柔皆兼性情而言也蓋二卦之畫反對故其義亦反對也下皆仿此

比樂師憂

比一陽在上而五陰從之其志得行故樂師一陽在下而統治衆陰帥師行險故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以二陽臨四陰君子之臨小人也保民教民有推

已惠下之意。故曰與觀以二陽為陰所觀。下之觀乎君子也。取中取正。有瞻仰於上之象。故曰求○本義或曰二卦互有與求之義。蓋臨之為與固矣。而四陰見臨。能无求乎。觀之為求固矣。而二陽為觀。得非與乎。是亦一理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見音

以震遇坎為屯。震動雖將出險。遇坎則又見阻。是進而遂其進也。以坎遇艮為蒙。坎體幽昧。故雜。艮體篤實。故明。是昧而不終於昧也。

震起也。艮止也。

震以一陽方動。自下而起。故其奮發之勢。莫之能沮。而

為起也。艮以一陽既升。極上而止。是處亢極之時。不復能行。而為止也。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而不已。則虛。虛則受益。益則盛矣。是盛不生於盛。而生於損。故損為盛之始也。益而不已。則盈。盈則必損。損則衰矣。是衰不生於衰。而生於益。故益為衰之始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朱氏曰。禍非自取。曰災。剛健非易止之物。而今止之。乃時之適然也。此福之出於意外者。无妄本无致災之理。而今得之。乃災之外至也。此禍之生於偶然者。

萃聚而升不來也。

居下曰聚。降下曰來。萃者。萬物下聚而不往。升者。君子進而不來。

謙輕而豫怠也。

謙者。虛已。下人。故有自輕之意。豫則意得志滿。自怠而不謙矣。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以有物而見食。賁以无色而受采。此以食色相對。皆人情所不能无者也。

兌見而巽伏也。見音

兌陰在上。則顯而見。言出乎二陽之上也。巽陰在下。則隱而伏。言居乎二陽之下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者。上下相交而无故。故无所用飭。蠱者。上下不交而有故。則不可不飭。守成中興。唯其時而已矣。

剝爛也。復反也。

剝陽窮於上。生意潰爛而歸於无。復陽生於下。生意復萌而反於有。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明出地上。日當天而為晝也。明夷明入地中。日墜地而見傷也。世道汗隆之象如此。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道上行。徧及於物。故為通。剛柔相遇而剛見揜。則虛

而不通矣

咸速也。恒久也。

天下之至速者莫如咸通。故咸為速。天下之至久者莫如常道。故恒為久。此以久速為反對也。

渙離也。節止也。

渙者。民心放蕩。无所統一而不止。節則議禮制度有所限止而不離矣。

解緩也。蹇難也。

解則已出險外。而從容安舒。蹇則方在險中。而艱難危急。

睽外也。家人內也。

外猶言外之也。即俗云見外之外。○睽疏而外。人情相離。家人親而內。人情相合。

否泰反其類也。

否則大往小來。泰則小往大來。否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泰則天地交而二氣通。否則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泰則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則內陰外陽。內柔外剛。而小人長。泰則內陽外陰。內健外順。而君子長。其類之相反如此。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四陽進而消陰。慮後陽之恃其壯。而失防陰之道也。故欲陽之止而不進。遯卦二陰進而消陽。慮前陽之

不及遯而罹陰邪之害也。故欲陽之退而不來。謂之退者。不唯不進而又退避也。

大有象也。同人親也。

大有。則歸附者眾。故愛而泛。同人。則彼此相親。故愛而專。其反對如此。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者。去其舊染之汙。鼎者。納其新潔之美。然故去則新可取。取新則故已去。其用又相須也。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蔡氏曰。莫非過也。唯小過乃謂之過。若大過則罪惡而非過矣。莫非信也。唯中孚則謂之信。若外孚則色取而

非信矣。過則非信。信則非過。故其義相反對也。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晁氏曰。豐多故下。古本无也。字○勢盛則多事。旅寓則少親。此以多寡相反對也。

離上而坎下也。

二卦之象。其性相反。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小畜以一陰而當眾陽之衝。欲進不能。由寡故也。履以和說而躡剛強之後。其勢必進。是不處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者安分待時。退處於後而不肯進。訟者越理犯分。求

勝於前而不與親

大過顛也

自此以下。義不反對蔡氏林氏皆嘗以例正之。而林氏為優。今取其說附註各條之下。○剛過而本末弱。无以勝大任。故顛。

姤遇也。柔遇剛也。

一陰而自遇五陽也。此句當在夫上。陽消陰盡。相反對也。

漸。女歸待男行也。

女必待男之聘而後行。是行以漸而不遽進也。此句當在歸妹之上。

頤養正也。

養德養身皆以正也。此句當在大過之下。顛與正相反對也。

既濟定也。

潘氏曰。事既濟則定矣。此當在未濟之上。定與窮相反對也。

歸妹。女之終也。

胡氏曰。女者。未嫁之稱。既嫁而為婦。則女道終矣。此句當在漸下。以歸始女終相反對也。

未濟。男之窮也。

言三陽失位也。吳氏曰。三陰亦不得正。今獨言陽者。陰

不足言也。

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繫上。

夬以五陽而決一陰。是以眾君子而攻小人也。君子既眾。故道長。小人被決。故道憂。

林氏考定雜卦傳

大過顛也。頤養正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十二終

周易象義卷之一

☰乾上
☷乾下



乾元亨利貞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而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一陰一陽之謂道聖人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未畫之先奇耦之盈滿兩間者未嘗隱有畫之後亦未嘗於陰陽奇耦有所加也然于純陰純陽名之曰乾坤陰陽相交名之曰震坎艮巽離兌而八卦各加八卦為六十四卦莫不有名美非道之見于象而聖人特畫象以示人耳是故乾一也自上下定位言則天也自二氣言則陽也自人言則男也自德性言則健也自卦而言則☰也是☰即乾之象也只一奇已象乎乾矣然必三畫而後三才之道備必六畫而後兼兩之道全非于一畫有加也☰之象始畫于伏羲觀象已可以識乾矣然周易卦辭始于文王以明一卦之義而孔子大彖辭所以釋卦辭也爻辭始于周公以發六爻之義而孔子小象傳所以釋爻辭也四聖无二意也善于易者固宜得心忘象得

意忘言但不得于象何以識乾不得其辭何以盡卦爻之蘊乎要之道一而已矣一陰一陽一奇一耦非判然不相合也知乾之所以為乾則坤即☷之虛其中而為卦之☰也知乾坤則六十四卦在其中矣知乾坤之六爻則三百八十四爻在其中矣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則知象本無象而其象不可執言本无言而其言不可窮庶幾善用易矣夫乾坤卦爻孔子既有彖象傳以贊之矣又有文言以發其義蓋彖象傳發明卦爻而文言即所以盡彖象傳之意非各一其說也茲各因卦爻合文言一處觀之元

非欲求畫一卦一爻之意義以探其精微無二之蘊

易說彖其序乎
乾元亨利貞乃文王彖辭分為四德合之只是乾道大通而利于正求元亨利貞之意義即宜求諸彖傳文言斯可也孔子即其彖而為之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乾元之所以大也雲行而施品物流形此乾之所以亨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此承上起下之詞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此乾之所以利貞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自君子體乾者言之總謂大矣哉其乾之元

乎凡萬物之化醇者皆資之以始而天固統于此也
 由是雲而施行品物流其形者極其亨而通焉此乾
 之元亨也然陽大陰小乾陽本大也陽明陰暗乾本
 陽明也大明者乾之體終始者乾之運也乾卦六畫
 為六位六虛位也六龍六陽爻也有始必有終周流
 六虛變動不居本時行而時止也者惟大明其終而
 始也六位時成者無定形六龍時乘者無定在時乃
 天道惟時則可以御天矣乘乃加載之義六龍時載
 於六位也乾本統天而六爻以時用之所以御天也
 終始考何元始亨通者未嘗不變而化也惟乾道因
 變化則品物之資始流形者物物有所成就性命稟
 于有生之初固各正而不偏大和完於已生之後咸
 保合而不散惟乾道變而化故物亦利而正此乃乾
 之利貞也果能體乾之資始變化則首出庶物萬國
 咸寧而統天御天者在君子矣乾元資始乾道變化
 試即一歲觀之而天之元亨利貞見矣何也自十一
 月陽生于子則剛位成于初爻而乘于一龍也由此
 而十二月丑正月寅二月卯三月辰四月巳在卦體
 成六畫在卦氣成六陽由復而臨泰大壯夬乾時序
 本是如此萬物莫不化生通暢所以謂元亨者不可

見乎至五月則一陰生而乾道變矣六月二陰生乾
 道再變矣由是七月八月九月十月自始至遁否觀
 剝坤則乾道盡變純陰無陽所謂化也萬物莫不結
 聚完成所謂利貞者不可見乎然則一歲之間資始
 者乾也變化亦乾也乾之所以始而終終而始元亨
 利貞貞又起元與時偕行循環無端而易之所以生
 生不測也君子于此大明其終始真見得六位本以
 時成而時成六龍以御天則造化在其掌握故首出
 庶物萬國咸寧皆其能事矣但乾道變化乃利貞此
 猶未易言也六位六龍陰陽之氣至七則變、則化
 易之道也文言則于元亨利貞又詳釋四德之義元
 為萬善之最長亨為嘉美之統會利為萬宜之參和
 貞為庶事之損幹四德即乾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
 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
 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皆自君子體乾德
 而言也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
 始亨之性情利于貞也何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不言所利即元亨利貞之謂也始即元也美即亨也
 利天下即利也不言所利即也大矣哉所以統言以
 贊乾元之大也可見元亨利貞析之四德各別而非

異合之一意渾融而非同元亨利貞非專屬之天而
 無與于人仁義禮智人亦未始不為天也若謂文王
 孔子各一其旨彖傳文言各一其辭豈知易者於大
 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元非贊乾之大也六爻
 發揮旁通情也即所謂六爻時成而一卦必有六爻
 以曲盡其情也時來六龍以御天也即前所謂時來
 六龍以御天而加一也字其義愈顯雲行雨施天下
 平也即前所謂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是也此皆自君
 子之體乾元者言之可見時來六龍雲行雨施乃君
 子御天平天下之象則凡以象言者不可泥其象于
 天也明矣况君子通天地萬物為一體所謂品物流
 形萬國咸寧不可以天入分也又何疑哉觀象玩辭
 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凡所取象何一非君子
 之道何一而非人之所當及求諸其身者
 ䷀ 同乾坤之象也周公于乾六爻又取象于龍蓋
 以龍本陽物神靈變化不測即龍可默識乎乾也文
 王于坤既象之以牝馬矣周公于坤六爻又各一其
 象焉要之文王周公取象即伏羲所畫之象也苟玩
 其辭不觀其象則人人得以臆見測度之矣况孔子
 釋卦又曰彖曰象莫非此意是故卦又必以孔子之

彖傳象傳為主由傳以明經即辭以明象庶乎易可
 明矣
 初九潛龍勿用 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初九一陽始萌處于一卦之下故為潛龍之象龍而
 時乎當潛則深藏其用欲德存神岷然不露故勿用
 也非有意于不用也象曰陽在下也龍即陽潛即下
 龍象九潛象初以九居初時方陽氣在下而潛藏在
 下即勿用之謂也文言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
 龍德而隱者也龍豈終于隱者哉所隱者純陽之龍
 德也時乎在下雖不能變易世道以遂其仁天下之
 心而無所成其名矣然亦避世无悶不見是于人而
 無悶不以身之隱動其表焉非忘情天下也樂則行
 之與時而俱行也憂則違之與時而俱違也用行合
 藏我無與也蓋以有道易天下者其心固測然而不
 容已不得不與時行違者其守乃一定而不可奪所
 以確乎不可拔者潛龍也可見身有時而隱君子之
 學不專以隱為心矣曰潛龍勿用下也曰潛龍勿用
 陽氣潛藏無非以一陽居于初爻時方下而當潛藏
 勿用耳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使一日
 不見之于行可以為成德乎既謂日可見之行矣乃

謂之潛者何也潛之為言隱而未之見行而未之成是以君子勿用也惟其隱而未見是以行而未成此所以為潛也若曰終身以潛隱為心則果哉末之難矣是故于乾之初九蓋信聖人之心未嘗一日忘情于斯世斯民也易世即論語丘不與易孟子思以易天下之易不易乎世即初九潛龍勿用之義避世即不易乎世不見是即不成乎名若見是則名成矣俱重無間上噫觀之天未嘗有終下之陽觀之物未嘗有終潛之龍觀之人未嘗有終隱之學則其所謂下也潛也隱也勿用也不易世不成名避世不見是隱而未見行而未成皆時也若專以潛隱為龍德則樂行憂違日可見之行者何為而云然哉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象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九二陽德居下卦之中出潛離隱卓然表見于世者也故為見龍在田之象然具此剛中之德者是為文德之人天下所願見者故又為利見大人之象大人即見龍以德言也二于三才為地道地上即田也故取在田之象象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時乎在田而德施固能普及于地之上矣也德施普即利見之大人即所以釋見龍之象惡可以上為象下為占謂孔

子專主義理而不反諸身也文言九二則謂龍德而正中者也二本下卦之中乾德正而中也其于日用之常庸言亦信庸行亦謹猶閑邪以存其誠焉即此正中之德豈特成己而已哉言行足以動天地至誠可以贊化育而成物之道在是矣故善蓋一世而在已無矜伐之心至德溥博而四海仰化光之澤所謂大人正己而物正是也雖無君之位有君之德在家足以君一家在國足以君一國在天下足以君天下可謂德之至矣文言又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蓋以在田為舍言其時也文明及于

天下言其德博而化光也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正君德所在君德即九二乾體是也聚之辨之居之行之四之字指此學則聚諸己者博閑則辨諸人者詳寬居則天下皆吾度內仁行則萬物被其德施故曰君德可見不外信言謹行學問寬仁而文明溥博在其中即所謂大人之德也得非天下所利見乎噫德一也知九二之君德斯可以知君子之成德矣

九三君子終日乾々夕惕若厲無咎 象曰終日乾々反復道也

九三以剛居剛重剛在下卦之上乃危地也君子居此可無進修之功哉况三處重乾之交前乾將往後乾繼之故有乾之象果能戒謹恐懼朝夕匪懈陽剛用事則日夕莫非乾健之道矣且初二三乾體已全一晝一夜運行一周乃天之象也因天之運行一周故取日夕之象君者日乾夕惕與天並運如是雖危厲無咎言操心危慮患深故達也可見三本過剛不中惟其日乾夕惕幾于自強不息矣然過剛未免有過乾之斯善補過也已象曰反復道也只是自日及夜乾之必有事焉進退往來動必由乎道耳反復惟在于道而日乾夕惕無非為道謀也文言謂進德脩業亦反復道也之意然進修之實何如忠信人之實心也雖忠信不足以盡乾德之大實所以為進德之基若業之所居正所以進此德者也終日之切近不可須臾離者不外乎言詞而修其詞者豈修飾其言詞哉言必由衷所以主忠信而立其誠也是終日此忠信之實心則終日此修詞立誠之實事以此脩省而居業者所以居此進德之業耳然學莫先于致知而乾知大始乾以易知凡此進脩之間孰非知以為之主哉惟真知其所以至而必有以至之斯可與乎

知幾之神真知其所以終而必有以終之斯可與乎存義之妙是知至知終固德業之所在至之終之乃進修之極功皆指九三乾體而言大學所謂誠意致知中庸所謂誠身明善皆此意也是故位上位下不驕不憂則時之傲惕莫非進修之功此所以乾之因其時而惕雖微无咎也上下之位即于卦位見之又曰終日乾之行事也无一事而非競業進修之道即所謂勿助勿忘而必有事焉是也曰終日乾之與時偕行无一時而非競業進修之道即所謂時止時行而我無與焉是也曰九三重剛不中上不天下不在田又以卦位發明君子不得不順時傲惕之心陽居陽位故為重剛上未至于五下已離乎二故為不中此其所處可謂危矣惟時存競惕則雖危而无咎大意只終日乾之一語是主如此則進修終始為能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乾之三爻乃乾卦全體天地純陽故光明在人謂之明德謂之良知而知即乾也故曰乾知大始而知至知終孔子示人以致知體乾之學莫此為切九四或躍在淵无咎象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九四陽剛不中在下卦之上故有或躍之象在上卦

之下故又為在淵之象四陰虛故象淵進則躍退則
 淵躍之于淵欲進而非必于進則全無意必固我之
 私故元咎象曰進无咎也躍之云者正量其可以進
 則進之耳何咎之有但上下進退之間苟為邪則入
 於枉道之私離群則涉于絕俗之矯所以文言上下
 無常非為邪而枉已也進退無恒非離群而逃世也
 此即君子進德脩業及乎九四變革之時也故元咎
 盖无常元恒即或躍之意邪指本位群指下乾上下
 進退之際莫非進德脩業之功可見德業久久有之
 不可專以進修責之九三曰或躍在淵自試也量可
 而進自是其時行之德曰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離下
 而上適當乎變革之時曰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
 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無
 咎此亦以久位不中發明或字之意處九四危疑之
 地者必如此而後不過于剛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故為飛龍在天之象人有
 是德而居是位大固天下之大人也得非人之所利
 見乎是以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大人即能造即
 飛而在天乃大人作而在上之謂也 小象釋義即下

句釋上二句文法多類此聖人無非欲人因象以及
 求諸已者依後儒則二句析之為二義夫 文言曰同
 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
 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親下則各從
 其類也夫一物各從一類至于大人則出類拔萃乃
 三才之宗萬物之主為萬類所利見者何必為利見
 九二之大人乎大人一也特二五之位各以時乘耳
 且觀聖人作而萬物覩一句則利見之義亦自明顯
 曰上治者大人作而在上天下其自治也曰乃位乎
 天德者大人尊居五位乃位乎天德而非勢位之崇
 也每卦五上為天故取在天之象陽大陰小故取大
 人之象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
 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蓋以天地日月四時
 鬼神之所以為德為明為序為吉凶者皆乾道也大
 人與之合者合其道而已矣時未至而先天以開人
 天固不能遠乎聖時已至而後天以奉若聖亦不能
 遠乎天天與大人一也道原於天且弗遠而况於
 人乎况於鬼神乎可見聖人一身全是易天人鬼神
 俱弗之遠此所以為天下所利見也噫乾元統天君
 子欲求先天後天之學乎亦惟默識乎乾而後天在

我矣

九二君德尚有事乎謹信學問之功九五天德所謂
先天後天統天御天乃其能事而聖亦天矣故曰聖
希天

上九亢龍有悔 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又至上則將窮而變矣以九居上陽極而亢故有亢
龍之象龍而至于亢也其中心得無悔乎悔即悔其
亢也象曰盈不可久也陽極則盈盈則必消此所以
不容以不悔耳悔則又將有改變之機文言曰貴而
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其亢如此蓋陽

雖貴也以陽居陰非無位之謂乎上雖高也乾無陰

又非無民之謂乎九三以陽居陽亦在下位之賢人
也教體不應非無輔之謂乎此所以動而有悔也吉
凶悔吝生乎動陽之亢者必至矣動震無吝者存乎
悔而妄動則悔不免矣曰窮之災曰與時偕極窮也
極也皆亢之謂也又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
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皆釋亢字之意蓋乾
知大始亢則失其知始之道矣求其乾德不至于亢
者其惟聖人乎進退存亡雖理勢之必然知之極其
精處之有其道而至正不倚者其惟聖人乎是知時

將過中而所守一出於正非聖人必不能此可見乾
健之德苟非聖人且不免亢而悔也然則悔雖尚知
趨避孰若不至於亢而可以吉无咎乎

用九見群龍元首吉 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乾

用九坤用六陰陽皆老變少不變七八為陰陽之少
六九為陰陽之老故乾以九為用九數亦無窮盡何
首之有夫九即乾也乾陽即天德也群龍即六爻之
九也用九則存乎其人善用九者知陽主變通與時
推移周流六虛變動不居如神龍變化不可測也故
不徒曰龍而曰群龍不曰群龍無首而曰見群龍無

首是龍本有象有象朱嘗無首也故用九見群龍無

首吉之道也天德本無象無象則無首也故象曰用
九天德句斷不可為首也可見用九即天德也不可
為首即見群龍无首之謂也為首則不能用九矣周
公取象于龍故云見其无孔子直以天德歸之人故
云不可為非二象也况天本無首用天德者將以何
為首乎有首則陽剛盡露於形象之粗特滯于物而
不化者耳天德顧如是乎天運元陽之氣混萬象而
无迹聖蘊元德之精應萬變而无方乃乾之道也純
乎天者不涉于形迹故為首則不可耳若曰陽剛不

可先天下而為首則當後天下而為足乎曰變剛而為柔則用柔可為天下先而柔可為首乎况觀之六爻潛見躍飛皆象時變化孰為之首觀之一卦元亨利貞運行莫測貞下起元終始無端故云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來六龍以御天又云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皆無首之意也即如初之潛也樂行憂遠之無定上之亢也進退存亡之當知例觀各爻莫非象時之義而乾元純天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且莫測其端倪之所在矣所以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即剛健中正純粹精之謂也噫人能反身點

謙自主不學不慮之良真信得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即乾元用九自然之天則而大德不可為首之義當自得之美繫詞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得非與此相發明乎三三三三即乾坤也即九六也即天地也即健順也即剛柔也象也中間又取象於龍馬而龍又有潛見躍飛之象元非發明乾坤之德然一則曰君子行此四德者一則曰君子攸行善體會乾坤之經者在乎躬行之君子况用九時行豈徒乾之六爻莫匪天之則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孰非奉天則以周旋

乎

乾體陽剛本無形迹隨時變化不可測識即如有意於潛便露首矣天則顧如是乎仕止久速之當可必固我之俱無更何一毫陰柔參其間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利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下易乎世不成乎名避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遠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居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在

一卦曰大明始終在一爻曰知至知終明其體知其用明其知即乾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恒

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無咎九五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上
 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
 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
 也飛龍在天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
 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
 文明終日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
 在天乃位乎天德讀易者惟體認乃位乎天德一句
 澄微則諸卦不為久位所拘滯矣亢龍有悔與時偕
 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
 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精粹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中前六位時成句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中前時矣句
 只加一也字而義自明 雲行而施天下平也 中前雲
 行二句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
 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
 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夫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
 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夫人者與天地合其
 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于人
 乎况於鬼神乎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
 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六十四卦總只是乾坤變化坤又只是乾體變化故
 曰吾道一以貫之

三三 坤上 坤下

坤元亨利北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北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坤屬純陰六畫皆耦其德為順其象為地配天坤元亨坤德之大通也凡乾之變化無方者坤皆順以承之其元亨與天合德矣在物為北配牡故取象北馬

夫乾象龍馬惟北馬順而行健有從一不變之義又陰畫中虛受乾取象北馬配牡亦有資生不窮之義北馬陰柔一順乎陽到乃為正道所以利北馬之貞君子有攸往以下皆利北馬貞之意也夫坤之所以大通者利于順健之正君子之所攸往者亦無時不順承乎剛健焉耳先迷後得主陰以陽為主先乎陽則迷後乎陽則得主此陰柔之常道也惟得主則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只是無往不順承乎陽亦無往而不利矣此皆坤順之正道方在西南則安于西南及往東北則安于東北隨其所在而一安乎順乾之

正吉之道也安亦坤體重厚之象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元之所以發生萬物者乾元之大坤亦至為乾之所始坤乃生為稟氣之謂始成形之謂生乾始之坤生之故其資萬物之生皆所以順承天施者也此坤元也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此坤之亨也凡品物流形于乾者皆坤厚之所載乾無疆坤亦無疆合德者也惟其德合于乾故內含弘而外光大品物其咸亨矣然利北馬之貞何哉北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從乾得坤之正此坤之所以利貞也君子攸行體坤順以攸往也蓋

以乾為主而不敢先者坤道之常居先則迷而失其道後順則從主而得其常也且其所以利攸往者往西南則得朋類往東北則失朋類以八卦方位言之巽離坤兌居西南孰非陰之朋乎乾坎艮震居東北孰非陽之朋乎以定位言之坤位西南而致後乎乾得朋也所以坤無成而代終者皆陰也艮位東北而成言乎艮失朋也所以艮之成始而成終者皆陽也惟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固合群陰以代終雖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實從群陽而得主可見朋之得也以代乾也朋之失也以從乾也得朋固與巽離陰類而同

行失朋則可從陽艮終而有慶是西南東北無往不
順承乎乾健者坤之道也彼以陰必從陽離喪朋類
乃能成化育之功者是專以東北為利也以坤常減
乾之半必反之西南則終有慶者又專以西南為利
也試觀地之四方果有一方不利不能資生者乎特
在順承乎天耳惟見涉于偏固于卦辭則以主利為
句至文言後得主下疑脫利字皆非也知得朋喪朋
之皆利為地道之正所以君子體此攸行不擇地而
安故安貞之吉應乎地道之無疆矣文言曰坤至柔
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蓋柔靜而且剛方即至乾坤
元之謂也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蓋得主則
能化光即萬物資生之謂也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
行蓋順承乎天時即乃順承天之謂也總申明象傳
之意要之無疆者乾之德也德合無疆者坤也行地
無疆者北馬也應地無疆者君子也又曰乃順承天
曰承天而時行坤之正道固如此也會而通之始得
其法坤安貞之義乾卦知乾之變化為利貞坤卦知
坤之後順為安貞斯可以識乾坤可以識貞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剛致其
道至堅冰也

初六為坤之始而初陽位也六陰居之故有履霜堅
冰至之象夫霜之履也尚未至于冰之堅也孰知坤
本資生而霜則肅殺之徵矣方陰凝之始即防其陰
凝之終故履霜之初即防其堅冰之至雖其主有漸
其初則不可不慎也聖人謹初每類此然履即初之
象也履霜象初六堅冰象上六霜與冰皆象坤陰象
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剛致其道至堅冰也四句一
直下謂履霜而堅冰者陰雖始凝剛致其道至堅冰
也見微知著當防之于未然耳文言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觀慶殃之餘若此其
大而善不善之積其初萌于一念則甚微焉所以臣
殺君子殺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來漸矣由辨之
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順即剛致之
謂也惟坤 道在于順承初六之陰以順積漸不
亦大可畏哉無非欲人早辨善惡之幾而豫防其順
長之勢耳彖曰乃順承天曰柔順利貞文言曰坤道
其順乎說卦傳曰坤順也可見順乃坤之道也所以
初六文言曰益言順也惟初六順之于初則冰霜積
之以漸所以辨之當早防之當豫也何必改順作慎
六二直方大不習元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柔順中正合德於乾故有直方大之象直即至柔而動剛之謂也方即至靜而德方之謂也大即德合無強之謂也是直方大之德豈作而致之哉不揉而直不矩而方不恆而大一皆自然而然不假思為勉強之習而無不利也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所謂動者承天而順動也動則剛剛則直由其直于中者以方于外所以地道含光大又何假于習而後利哉六二以陰居陰乃曰動曰直以方皆于虛中之象見之而實本諸乾也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以

正義釋直方也君子教以直內義以方外言教以主之義以行之即孟子義以行吾教之意也豈教義直方內外判然不相合哉坤德一而已矣教義立而德不孤內外合而德至大矣則不疑其所行何也凡有所習而後利者則以敬直其內以義方其外勉強作為故所行不能以無疑惟疑故習也君子則敬存而內自直義行而外自方凡有所行一皆行其所無事而洞然無毫髮疑矣惟不疑此所以不習无不利也夫觀象傳所謂動文言所謂行則六二之德成于動處行處見之孰謂坤之一于靜乎象傳謂之地道光

文言謂之不疑則知行合一不待辨而自明矣行者坤也不疑者乾知也于坤而曰不疑其所行則坤順承乾直內方外于此可以觀會通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陽位也以六居之陰虛之內固含乎陽德之章美而又至于三則為全坤之體矣柔順重厚亦有含章之象但久位不當若匪貞也然以坤體而內含章美則可貞矣可貞即利北馬貞意然豈終于含晦已哉有所含者必有所發或出而從王之事則能無成而

代有終闡然日章可以盡安之道也可見坤必無成有終順從乾陽然後為坤之正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章美之內含者為能發見之以時而時出以從上者一由于知體之光大要之時發光大皆由陰中含陽也所以坤順承乾乾即乾知即乾元也乾三曰知至知終坤三曰知光大信乎坤能一本乎乾知而三可貞者此也文言謂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臣地妻道當如是也然謂之弗敢成者何哉地道代天以終物而成功則一歸之于天所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功也臣建

與勞一歸之君妻產子女一歸之夫其弗敢居成功一也若云始雖無成後必有終非文言代有終之意凡陽居陰位陰居陽位每曰或即乾九四坤六三可見

此爻曰章曰貞由本位陽剛故也然在下卦之上而爻陰位陽故曰含三為坤卦全體故曰可王事指乾陽有終指本爻為坤卦下體之終也易中一字一義皆據卦爻發明實象實理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四陰柔不中當重坤之交純陰無陽雖在位得正

其體本虛而其內不可測識故為括囊之象夫囊之能容與陰虛能受一也惟于囊口慎以括之則絨然不露養晦黜光人不知忌故无咎雖无咎而人不見知亦无譽也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惟能戒慎以自守謂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何哉四當上卦之下下卦之上乃變化之時也使坤陰于此乎變化則陽氣暢而草木蕃品物其咸亨矣然以陰居陰則天地閉賢人安得而不隱哉所以易曰囊括無咎无譽蓋言謹也非謂謹可免咎隱可避禍也時當否塞道固宜隱惟謹之至則无咎在其中矣德既隱

晦又何譽哉觀象與文言既謂之慎又謂之謹所以致重陰之戒者深矣

坤偶畫中虛有囊象蓋坤本閉翕至四宜變而猶以陰居陰則翕之至矣故象括囊既不受陽亦不害陽故无咎此象以義起者也

易貴无咎此爻以括囊而得无咎宜有譽矣然雖無咎而亦無譽故象只承无咎為言意可見矣大過五爻亦然

六五黃裳元吉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柔順得中故為黃裳之象夫天玄地黃黃為中

色指坤德也乾上坤下裳為下服指坤體也知裳配礼則知坤配乾六五位中而體正夫固大善无吉之道象曰文在中也以下體之裳而共色黃為固有文章之美然而謂之文在中也凡陰陽相雜文從而生焉此爻陰居陽位則柔中有剛而剛柔錯綜是以文在中而元吉也文言謂黃中通理釋黃義也正位居體釋裳義也黃在五之中固通達乎積中之理裳位五之正亦不失乎為下之體五行土居中而位正美在其中即文在中之謂也由中達外暢于四夫發揮于事業美之至也無非極贊坤六五之中德也然通

暢發揮雖在坤而實本之乾故美與三同而中德為尤盛耳奈何論易者不能通達時中之理每滯泥五為君位或入云坤無君位而坤之六五俱為戒詞然則黃裳文中果六五所本無而假設此象乎觀其以黃中通理歸之君子恐亦不必以君位拘之

三為坤之全體猶在上卦之下故雖美而含之為耳若五則暢而發揮之矣故曰美之至摠在坤柔得中能順承乾剛故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凡久位至上而止上六陰極其盛矣陰極必與陽爭陰陽戰必有血故為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之象野亦地上無邊際之象象曰其道窮也窮者極也窮則必至于戰而見血矣即乾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之意也文言謂陰疑于陽必戰推原何為而戰也陰陽和則不疑坤至上則卦終而陽復生矣此所以陰疑于陽也所以疑則爭則戰也凡戰必兩者相敵純陰果何戰乎坤上六陰極必交於陽矣故以戰為詞然此本坤之上爻不言坤戰而言龍者為其嫌于無陽也故稱龍為天道未嘗一日無陽純坤則有無陽之嫌其實坤行至亥下有伏乾故稱陽于極陰之時

稱龍于北馬之類即今之十月而謂之陽月是也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為氣陽而血陰陰之類為血血之辨有色言血可見其為陰也夫玄黃者天地之辨也若疑于兩傷而無別天玄而地黃其實一定而不消陰極則陽生此其消息必然之理也人知純陰必勝乎陽不知在上六之所見者皆黃之色陰之類也要之上曰道窮即初六剛致之道其積陰非一日也是故君子謹履霜堅冰之漸

上又坤卦之終十月坤陰之極則陽生剝極則復來陰陽交必戰其戰在龍說卦戰乎乾而于坤終言之可見坤終而乾又始矣

坤上言陽戰又云玄黃天地之雜正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觀象玩意當自得之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坤用六六即坤也即陰也坤順則正德合無疆故用六利永貞謂用坤元之柔順者宜永守乎順健之正道也况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所以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本大陰本小坤能順乎乾健則以陽終斯永正無不利矣此用六之道也可見坤道之大大之以乾即承傳德合無疆乃順承天即卦辭利北馬貞

之謂也人之用六形必從神可以勿永貞乎但貞之義雖貴得中當位然有不可執一論者苟不當其時則如屯履之九五可謂中而當矣乃曰貞五貞厲為純乎理而出以時如坤六三元妄九四雖不當位乃曰可貞即此可類推矣坤卦久俱重發明承乾順德之意乾坤二卦文言皆中明象象非別發一意也乾坤二用雖有九六之分其實用六又只是用九故曰其為物不覷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九六二用盡之矣九六即乾坤也故乾坤為易之緼

一陰一陽之謂道乾坤奇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觀

玩兩卦爻象文言須合而觀之一字一義俱有着落不然只將道理教演詞意反失聖人發明造化之旨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元咎無譽蓋言謹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無陽也故稱龍為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為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與陽戰而曰龍戰于野本秋書王師敗績於平戎書大工狩于河陽與此書法同所以華陽也

坤以順乾為貞故象取北馬之貞安貞者安然于北馬之貞也永貞者永遠于北馬之貞也三之可貞亦然

水雷屯

三三

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震下坎上屯卦取震動坎險動乎險中故為屯屯卦二陽四陰下震上坎陽剛大通故元亨陽居正位故利貞雖屯當往濟而坎險在上故勿用有攸往豈避難而不往哉屯之時未可遽往也陽剛可以濟險震陽在下為眾陰所同歸者眾足以濟之故利建侯夫知險守正侯建民歸則屯可平此所以元亨利貞也乾

坤定位洮濛始開長子方出用事以濟屯難勿用往利建侯皆初九之象况初為卦主而一卦辭意皆屬之初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此屯之所以屯也剛柔即乾坤之剛柔也始交震也難生坎也故有剛柔始交之象震動而坎險故有動乎險中之象然險則險矣陽剛震動以濟乎險陽本大初本正震動則險難可平而亨焉此所以大亨試觀之震雷坎而盈滿兩間大造細縕昏冥未開又為天造草昧之象斯時也亂極將治否極將泰宜其一陽動于下卓然建侯以為

萬民主五陽陷于上惕然憂懼而不寧必如此而後可以大亨貞為言天下艱屯惟有主則屯亨也况建侯不寧由于方動遇險亦因以為戒云尔
凡卦爻一字一義皆是實象以此卦觀之剛陽象柔陰象始交乾陽初交坤陰之象動震象險中坎中又之象大陽象亨震動之象貞陽居陽位之象雷震象而坎象滿盈天造草昧總是屯象勿往初下之象建侯震初之象不寧坎陷之象各卦爻辭象俱做此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九以陽居陽且震體足以大有為也但時方艱屯迫于坎險而屯在初位下不可遽進故有磐桓之象以陽居陽爻位得正故有利居貞之象一陽乃天之長男為成卦之主眾陰皆望而歸之故有利建侯之象乾坤之後即繼以震體之侯所以撫安萬民非陽剛震動不能也磐桓即勿用攸往之謂利居貞即大亨貞之謂利建侯即宜建侯不寧之謂可見卦辭彖傳初爻足以當之而初之長子即君象也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志在濟屯初剛雖艱于進然震動則行而初又得正故志行一于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易道陽貴陰賤陽大陰小陽上陰下一陽居于眾陰之下而天下之民莫不歸心其得也大夫所以利建

凡卦陰陽之爻以少者為主此卦二陽五陰初動故初利五正

六二七如遯如來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來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六二陰柔才不足以濟屯而遯回震懼故有屯如遯如之象來初到以歷險而所來之馬分布而不能進故有來馬班如之象雖上卦坎為寇盜而二五正應豈為

寇哉惟以求婚媾耳是女也貞以自守者也今雖過期不字若以常理論之至十年之久而終字焉陰陽始交難生久而後濟故其象如此十年者二五為十象曰六二之難來下剛也剛即初九馬即初剛乃二所乘者也惟其以柔乘剛是以屯遯迫于剛而不能進也十年乃字反常也來剛非常應剛者其常道也貞以自守久則必反其常而與正應合大抵此爻病于大柔終以中正得復其常謂久則屯可濟也屯卦陰陽始交二四陰居陰初五陽居陽故二五相應初四相應皆取婚媾之象

六二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三本陰而承乘比應俱陰不可輕動也然震體動極而近乎坎險不免貪功好動自取其屯故為即鹿無虞祇自入于林中象亦屯之甚矣林中者眾陰之藪也鹿陽物也無虞八者無正應也妄動取困其幾如此但三位本陽君子見幾于微則不如舍之矣若往則必及夫坎險而陽滯于陰羞吝甚焉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禽禽適以自陷知幾者顧知是乎所以險在乎前君子宜見之早而舍之速往則必

窮困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元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陰柔得正而初剛在下故有乘馬班如之象然初與四正應又有求婚媾之象夫四之求初者何也近承九五之位宜上往以共濟險難故往則吉無不利柔得剛以共濟而屯可亨矣象曰求而往明也求乎下以同往乎上得賢為助共濟時艱非明其孰能之凡言往者皆往上也卦以濟屯為主各因本爻取義况致屯難者雖由于坎五而求輔以拯屯亦四爻

當然之分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陽剛居中而坎有潤澤本可以膏澤天下蒼生

然時當屯難且身在險中一陽為二陰所陷故為屯

其膏之象其膏既出則人心不我得矣若處陰柔之

小猶得正而吉今處陽剛之大則雖正而凶何也一

卦二陽此卦當以初陽為主初陽以貴下賤得民建

侯卦辭所謂天造草昧大亨貞是也九五久位雖正

而居坎屯膏得非大貞凶乎凡易中小大皆指陰小

陽大而小事大事在其中矣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蓋坎體屯膏未光故雖大貞而不免于凶况屯之所

以屯者當由陽在乎坎而亨屯則在乎震之初也

凡卦陰陽之爻以少者為主屯卦二陽初陽下于二

陰得民故貞五陽陷于二陰屯膏故凶况屯由坎陷

而亨屯則全賴乎震動矣

屯以初陽為主雖在下位而建侯得民天下之屯賴

以亨之惟湯武與我 明大祖高皇帝足以當此小

貞吉如元順帝大貞凶如桀紂是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陰柔雖處比九五之剛而處屯之終且限于陰

乘之質盛，靡所時祗自悲傷而已故為乘馬班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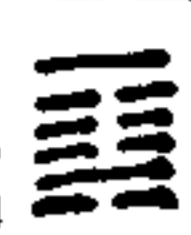
泣血漣如之象乘剛泣陰屯難之極也坎水有泣血

之陰象居坎極安足以濟屯象曰何可長也屯極不

可長而終極必反徒泣無益當知所變通則可

六爻取乘馬之象若三蓋二四乘初上乘五俱以柔

乘剛此其所以屯也况剛陷則屯剛動則屯亨矣



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 彖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
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坎下艮上蒙卦取山下有險行不能進內險外止中
不能通故為蒙蒙亨蒙有開通之道也人既昏蒙我
須開而通之然必尊信之至而後其言可入其教可
行故有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象且九二剛中有
師嚴道尊之象以剛中而問人之蒙如著龜待問本

無所擇惟人之所志一定以求筮于神則誠感誠應
受命如響若再三則瀆亂矣神豈告之哉故有初筮
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之象此非各教也必如是而後
為正也我之養童蒙與童蒙之自養一歸于正而已
矣故利貞凡陽則明陰則闇闇者求通于明明者不
語于闇我指九二陽剛時處乎中童蒙指六五且上
卦艮為小子六五與二相應故云童蒙求我初筮即
初爻再三瀆指三四 彖曰山下有險坎艮之象坎
險艮止則迷于所向此蒙之所以蒙也蒙亨者凡蒙
必領通謂彼雖險而止也而開通其蒙者必乘亨通

之機行以時中之道庶可通達其險止矣何也當其

可之謂時無過不及之謂中九二本有此德以此開

蒙蒙者必通此蒙之所以亨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

我六五志應九二而求之有其道矣九二剛而得中

為一卦之主初筮者既誠信乎我宜開而通之焉若

再三瀆瀆則不告非不肯告也告則彼既昏蒙而我

復強以括之通以瀆蒙而已豈時中之道哉蓋童蒙

志應乎我而我本剛中以告之此道之正也以此養

蒙是謂蒙以養正而作聖之功基于此矣貞之所以

利蒙之所以亨然要之曰時中曰剛中曰養正九二

純乎中正之道矣蒙六爻當以九二為主觀六五獨

取童蒙之象可知我為二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
人以正法也
初六以陰居陽陷于坎下乃民之無知犯刑自罹桎
梏者也但其蒙在初可以發而通之而刑以弼教則
擾楚 二物以收其威亦朴作教刑所不廢者故利
用刑人以懲之耳然刑非君子之得已也刑以止刑
要亦用是以撤其錮蔽脫其桎梏而使之傲悟自新
以入于善也但執此以往專用刑罰立教則又有吝

畜之小疵矣陰在陽位陰中有陽有發蒙之象坎有刑人桎梏之象而以法正人曰刑所以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蓋欲正人之不正而不正其法則人將何所畏哉况刑人惟以正法而禁之于初所謂豫矣發初蒙之道當如是也否則不能發之于初則將擊之于終耳所謂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剛而得中一陽統御群陰有教无類故為包蒙之象陽剛在中與五陰相應故為納婦之象夫包蒙則頑鈍者無不容納婦則柔懦者有所立所以皆吉且師之誘人如子之于親每事先意承志必謝之于道蒸入而親日底豫庶乎家道其日昌矣故居下承上又為子克家之象二虛中故能包納九體剛故能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人以柔而蒙我以剛而接引之則相接之間已寓開發之道此所以能包而納也劉柔自有承接之義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

女行不順也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蒙之不可開女之勿用取者也何也不正之女以上九正應為遠乃近見九二為群陰所宗即見利亡身以從之是女也貨重于身則人皆賤之而行無所利矣故為見金夫不有其躬无攸利之象九二坎體一陽在中為水中金故為金夫三處坎上水性趨下且與二同體比下而不從上故云不有其躬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蓋女以順為德也舍上九正應下從九二金夫安得為順見利亡身又何所利不順則蒙不可通此所以勿用取也九卦中二陽以正應為主二雖剛中三比之則非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四以陰居陰上下承乘應皆陰受困甚矣故為困蒙之象夫蒙之所以為蒙者本以陰而蒙也四處群陰之中上下去陽皆遠困蔽既深蒙無自而問故吝象曰獨遠實也陽為實陰為虛六爻之中惟四于陽獨遠故實而困可見問蒙獨賴乎陽則而君子貴直諒之友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五柔順居中如赤子之心純一無偽故有童蒙之

象且志應九二則中以開通之此其養正之道作聖之功即象謂童蒙求我者是也吉孰大焉艮為少男故象童蒙象曰順以巽也以陰求通于陽為能卑以自牧屈已下賢其巽順為何如哉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為蒙之極也蒙極未易開通則當擊而治之九以陽剛在上而當蒙極之時故有擊蒙之象但攻擊本不得已用之要以去蒙蔽而全其真純之天非阻其開通之機也苟過剛不中而用威大甚則與寇無異

反以濟其蒙矣故又有不利為寇利禦寇之戒寇指

六三艮山能止坎水有利禦寇之象曰利用禦寇上

下順也以在上之剛擊在下之蒙何不順之有否則

擊蒙一也為寇則不順矣噫治蒙至于用刑用兵豈

得已哉

蒙至上當擊上之陽亦能擊然陽在上則能禦寇上

之陽下中不正亦能為寇皆本爻自有之象義也觀

象玩辭在誣泳久則能自得之

一卦二陽而蒙以二為主久以其陽剛得中象謂亨

行時中是也况二之吉在剛柔接上之利在上下順

可以觀師道矣

水天需

三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先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先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乾下坎上需卦取坎險在上乾陽在下濟險必須乎陽剛故為需卦體下乾上坎九五陽剛克實與乾同德相信故有孚陽德光輝發越無所不達故先亨五位中正而與乾相需一出于正故貞而吉坎險在前故象大川乾剛可濟坎險故象利涉謂以乾遇坎且不敢遽進而有所需也需則剛實有孚為能光明亨

通得正而吉以之濟險亦無不利彖曰需須也坎險在前不容以不須而待也此需之名也剛健乾也險陷坎也剛健而不陷則有所須而其義不困窮矣夫上陰下健而謂之不陷者能需則剛健不至困窮此需之義也需有孚先亨貞吉何也位乎天位以正中也九五正位乎外而二乃乾體五能需乾居天位體天行所以陽剛克實而有孚先而顯也亨而通也所需實得乎天下之正道而迪吉矣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凡涉水者不可冒險爭先惟以乾剛涉坎險則需之有道可以出坎有功而無不利矣蓋涉川爭先則

危相需則利而需之道于涉川為最切是故坎中一陽為能需乾卦三陽為可需總是言需之善凡卦辭爻辭一本之畫象此卦下健上險象則陷矣剛健不陷者蓋義在相需故不困窮也是義有出于象之外者不可不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九乾剛與坎險相遠處乎曠無險之地可以安分守常故為需于郊利用恒之象夫郊遠于坎乾剛得正守其常而不進故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乾剛上進最易犯難初能需之于郊既不犯難而行矣此乃日用之常道也雖坎險在上需初猶未失常夫何咎哉然需于郊于沙于泥于血則去坎漸以近矣郊沙泥血皆以坎之遠近取象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二漸近乎險正與坎中相值故為需于沙之象陽在陰位故為小有言之象然陽剛之才足以濟險而位中能需故終吉夫沙本剝而近水則有寬衍之意

九二以劉居柔且寬而得中是以象曰需于沙行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寬柔在中始雖小有言而終得吉九五貞吉可見矣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九三重剛愈迫于坎險寇必不免矣故為需于泥致寇至之象蓋坎險雖在外而泥將陷于險是寇之至者我自致之也恃乾剛以上進則坎之陷者我自陷之也向使乾不上進坎曾得而害之乎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在外之災寇自我

致之則敬慎不敗亦自我而遠之雖不能使人無寇而寇亦不能害矣外災與寇俱指坎言敬慎乃出險之道乾三有惕若之意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四陰柔坎體已傷于險故為需于血之象柔而得正且坎初能需而五陽出在四上故為出自穴之象需血固不免于傷而其能出穴者由六四柔順不乾故也血者坎水之象穴者坎陷之象自互觀之五陽有出穴之象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安處陰柔之位以聽五之自出順可知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需之主也位中正之位與天下相安于醉飽之域其所需者惟酒食日用之常耳他何求哉陽剛克實于中有酒食之象且以九居五一出于正何吉如之象曰以中正也以陽居陽得中得正吉之道也象謂有字光身貞吉此又備之若云需酒食以待時玩又辭原無兩層意義

人生日用所需惟酒食爾矣上下安各其常惟酒食是需便是太平氣象故以位分言詩云王在錫豈樂飲酒又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

德即詩詞而需于酒食貞吉之意明矣以道義言筆食瓢飲不改其樂蔬食水飲樂在其中聖賢所需惟此耳不義之富貴于我如浮雲此外更何需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獨與乾相遠自處卦外若無事于需者然居坎之極且互在上六之下故為入穴之象但上乃需之終也三陽之容相需而來也久矣故象不速之客三人來謂主人無意速客而客來遠遂主人之願也三乾陽俱不與上應故有不速之象上柔順有敬之之

象惟恭敬則險難非所憂故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
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蓋五乃需之主亦坎
之主也上六雖不當主人之位而能恭敬以需客亦
未大失所以終吉者謂能敬以需半陽也况乾剛之
來自不容已陰敢據主位以慢其客乎故又為敬之
之戒需之道當如是也此卦以坎中陽爻為主四上
二陰畫象穴四處坎下能需而五在四之上故云出
上虞坎上下需而五在上爻之下故云入觀卦象自
見

天水訟

三三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象曰
訟上剛下險險而德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
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
入于淵也

坎下乾上訟卦取內險外德險而又德故為訟訟有
孚窒惕中吉終凶德以九二上九發明訟義九二中
實為有孚之象尚在坎險無應于五為窒塞不通之
象坎為加憂有惕然悚懼不寧之象以九居二有陽
剛得中之義謂有孚則雖窒塞憂懼而得中故吉若
如上九過剛有終極其訟之象故凶以上下兩卦利
見乾九五之大人以其中正能聽訟也不利涉坎之
大川以其險陷而與訟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以坎之險遇乾之德既不相下必
相爭而訟是在一人則內險外德在二人則彼險此
德此訟之所以為訟也訟有孚窒惕中吉者坎來剛
而得中故吉指九二也終凶者訟不可成則必凶
指上九也利見大人九五中正之德有大人之象上
乾是也不利涉大川九二陽剛陷于二陰且在下卦
有入淵之象下坎是也可見剛一也剛而在下則能

與訟則而在上則能聽訟則而得中則憂惕而吉則
不中正則剛復而凶當以理義自勝不當以血氣勝
人君子內自訟焉斯得之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
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初六陰柔位下且于訟為初故有不永所事之象陰
居陽位處坎之下不免有言陰本小也故為小有言
之象然訟由言之不公言由事之不決茲不能無事
而能不永所事不能無言而止于小有言則訟不
成矣故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

其辨明也訟本不可永長者也雖小有言而其辨易
明所以不永而終吉無四雖正應然不能聽訟不可
以明辨歸之又初與四原無爭亦何必謂其相敵相
訟俱就本爻說為善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無眚 象曰不克
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以陽剛居坎陰然則居柔位在下卦之中卒能
退避以上應九五得免災患故為不克訟歸而逋其
邑人三百戶无眚之象蓋二有剛中之德非惟不敢
訟亦不能訟所以病自損抑不敢安享君之封邑而

逋竄以待君心之悟如周公被流言于東都以感悟
成王是也歸而逋坎為隱伏也三百戶下大夫制猶
駢邑三百云耳無眚者周禮愚弱犯寡則眚之眚四
而刑其地也惟九二歸逋以避咎故其邑三百戶無
眚得免于刑地之咎但其所訟不必謂訟九五亦不
必謂訟九四上九大畧不成訟而已若謂以九二訟
九五之君見其勢不可敵而後歸逋其能免于無君
之眚乎此爻即象謂室惕中吉則未而得中也象曰
不克訟歸逋竄也二能竄逋自貶所以不成訟而免
于患也若自下訟上則災患之至亦若掇取之矣能

無眚即可見象辭自下訟上二句雖非釋象却是反
言以明不克訟之意否則又言不克訟象言自下訟
上爻言無眚象言患至掇何相悖若此哉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 象曰食舊德
從上吉也

六三陰柔能安分守己食不浮于其德故為食舊德
之象柔中有剛三本剛舊德也柔從剛亦舊德也如
此則柔不失正雖危厲而終必獲吉或從王事無敢
居成功焉况於訟之成乎王指五非正應故曰或夫
在訟之時以柔順從上為正故象曰從上吉也柔順

以從上則能得手柔道之正矣又何敢專有成功與上爭能哉

象釋爻辭只從上二字下從上柔從剛所謂食舊德從王事舉該之矣諸爻象俱例此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雖陽剛健體能以剛居柔不敢自逞其剛忿之私故為不克訟之象且能反就天命所賦之理而大變其所為于以悉安乎正則訟心亦于此乎絕矣吉孰如之復反也渝變也命即天命之性也四不能訟

又能反而即乎命焉是變而得乎安貞之常矣以理

義消融其容氣又何有于訟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能以天之正命自安而不失乎自守之道此所以吉也

九五乾體中正二應五四比五故皆云不克訟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本乾剛以位尊位則德既中正凡所以平天下之情消天下之爭者有出于以健制陰之外故大善而吉象曰以中正也中正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而大畏民志不惟善聽訟且無訟可聽矣或曰初二三

四皆無訟此所以訟元吉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剛健極矣且居訟終恃高用剛不勝不已訟或訟而勝焉雖錫以鞶帶之榮而終朝已三褫之矣鞶帶非賞訟之服或亦設若之詞故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夫居上健訟雖以終訟獲寵而人皆賤之故卦辭曰終凶
需訟俱四陽二陰俱以坎中一陽為主故坎在上為需坎在下為訟也

師貞丈人吉無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
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
又何咎矣

坎下坤上師卦取坎為險坤為衆率衆行險故為師
夫與師動衆以正為本一陽在下為衆陰所主故為
師貞在下卦之中有將帥之道故象丈人大凡行師
貴正然須得衆心素所信服者老成持重可以專閫
外之寄斯人心率從故必丈人乃吉必貞而吉始得
無咎不貞不吉有咎必矣師可不慎哉彖曰師衆也

釋師之名也貞正也釋師貞之義也王者之兵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九二陽剛在下能
以五陰之衆正人之不正則天下率歸于正而可以
王矣此所以貴師貞也然必丈人吉无咎者何哉九
二即丈人也陽剛得中且得六五相應故曰剛中而
應上焉見信于君矣坎險坤順行師雖險道而伏至
險于大順故曰行險而順下焉不拂乎民矣以此毒
天下而民心悅從則能以衆正而王故吉又何咎夫
王者之師猶謂之毒天下可見兵凶戰危王者不得
已而用之故惟正而吉方得无咎古者寓兵于農即

水伏地中有行險而順之象

古有師卦陣取一陽在下卦之中為大將北面統衆
之象三四五上俱陰爻為八陣之象初陰為師後遊
兵之象故一卦六爻皆以用兵言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滅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六出師之初也大衆初動有九二大將在前則紀
律嚴明故為師出以律之象苟行師失律則否滅而
不善其凶也必矣因本爻柔弱且陰陷之始故為否
滅之戒觀樂之六律皆以陽言而呂則助陽者也故
以二陽為律于出字亦有意味象曰師出以律失律
凶也師出不以律則雖善用兵者倖而成功亦凶之
道矣

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宮則軍士和士卒同心
商則戰勝士卒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卒心徵則將
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坎方黃鍾之本故
師初言律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一陽在下卦之中為卦主也陽剛上與五應以
大將之才承天君分閫之命得以專節制師中故為

在師中之象即象所謂夫人也且剛中能柔得戡亂保邦之道故吉而無咎然與師伐暴之命一皆寵錫于天王故為王三錫命之象王指五相隔三爻亦有三錫之美自命將間以外得專制之惟在師中則可昔周亞夫軍細柳漢文帝勞軍按轡徐行乃嘆真將軍拜為中尉膺合此爻之義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非敢私兵柄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非以逞憤兵也可見王命惟在懷綏萬邦而師中之吉為能祗承王命耳

六三師或與尸凶 象曰師或與尸大無功也

六三柔居剛位不中不正在下位之上委任不專且上之所承者象陰也故為或與尸之象夫師之出也以衆人尸而主之則稟命不一紀律無統必至敗也而凶矣古語曰輿論詩曰誰其尸之象曰大無功也言必有取敗之道也若曰師敗與尸而歸豈特大無功已哉且六五亦曰弟子與尸使不當也何必更為他說

六四師左次無咎 象曰左次無咎未失常也

六四陰柔退怯故有左次之象蓋兵法尚右而下左况師惟勇則進戰怯則退舍苟度其不能勝而退以

自守堅壁不動亦不至失律而可無咎也坤為平易之方左為不用之地左次得綏攻觀變之道象曰未失常也當退而退亦師之常規貪功冒進失常度者遠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六五柔順居中必不肯好閑邊釁惟教加于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利執言之象田之有禽而利于執言則聲罪致討兵出有名故無咎但柔而得中能專任長子帥師以復師中之吉則善矣苟柔順

無斷又以衆弟子主之故有與尸貞凶之戒五居坤土之中故取象田有禽于師而言田者古人一歲三田所以習武事也長子指九二弟子指三四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二到中而五應之以中而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萬一既用長子以帥師又用三四衆弟子主之則任使不當雖正亦凶道矣長子之剛與弟子之柔孰當任使君上所宜擇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上六當陰難既平居坤順之極師之終也大君始為

命將以出師終焉論功以行賞凡有功者或命之以
有國或命之以有家因其功以受之爵土而小人懼
其亂邦則勿用也非至此始不用也王三錫命必歸
之長子而弟子為陰柔小人既不使之與尸蓋已慎
之于始矣始焉不命之以董師則終焉不命之以家
國何有乎爵土之封也師終故有錫命論功之象坤
極故有開國賞功之象陰極故又有小人勿用之戒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凡有
功而賞者必以正則小人不得以亂邦矣蓋謂群陰
易於親暱而大君宜早辨也陽大陰小二之懷萬邦

上之必亂邦可以觀聖人行師命將之意

師比二卦俱五陽一陽以坎中陽爻為主陽在下為
師在上為比觀象玩辭二卦大義了然矣

水地比

☵上
☷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立 彖曰比吉
也此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坤下坎上比卦取一陽為眾陰所親輔故為比夫上
下親比吉之道也推原親比之始筮而決之必元善
常永貞正斯無咎但原筮既有是德則歸德自當速
來在上者雖艱業而不寧在下者自方來之恐後使
稍後為則不免後至之誅而後夫凶矣故有不寧方
來後夫凶之象不寧者坎陰為勞卦也方來者坤順

本直方也後夫者上六在於五之後也元永貞即九
五之顯比也五陽本大而正故又以永正言之原筮
只是自度意元永貞不可分三德然惟其元永貞必
不肯安寧而四方不容以不來亦不敢以或後矣此
卦五陰一陽有五家為比之象彖曰比之吉也者以
比乃親輔下順從也此比之義也謂陽剛在上足以
親輔而坤陰在下莫不順而從之吉之道也原筮元
永貞无咎何也九五陽剛得中為卦主本有是元永
貞之德故无咎不寧方來上下應也五陽與群陰上
下相應下賴上以相統上賴下以相安上惟不違寧

處而下方未上下得相比也後夫遠其道窮也上六一陰獨不比五則失其親輔之道而自絕于善道窮而後至戮斯及之矣但九五以陽剛居君位既曰原筮又曰不寧可見君位本為天下之至險有德則人比之無德則人去之固不可不原筮其德况后艱厥后亦不可康寧以自安此所以不易惟王坎一陽在眾陰之中其體本如是也

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未有利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六柔順在下親比之初也惟其誠信有孚於二則

比之無咎若有孚盈其缶為誠信克積于中則終當有利也他指五也初雖與二同體親比上當終于比五必得之盈缶之孚焉比二因以通五也原非正應故曰他六陰虛有缶象初陽實有盈象可見相比之道惟在誠實於其初而已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與人交止于信初能誠信以相親比則雖本無願外之心而吉有自他來者不特無咎而已象辭二有孚皆畧之不舉所重在初有率先親比之意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二與五本剛柔相應以中道相比且不肯枉道失

已故有比之自內之象然柔順在中一皆天命之本然而柔中以應剛中亦皆親比之正道故貞吉象曰不自失也雖當比者尚不肯輕身求合其自重為何如哉守正以待君上之求可謂貞而不自失矣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承應又皆陰類且三獨不比乎五而群陰類聚故有比之匪人之象夫八以陽剛為主純陰則反道悖德自絕于善匪人類也又與陰和之人相親相比必相戕賊而其所傷者多矣是以象曰不亦傷乎戒之至也

六四外比之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六四本與初相應而五則其密比焉者不內比于初而外比九五惟善是從中無私係所以得正而吉也蓋九五陽剛中正賢而在上是以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五既為陽剛之賢又居君上之位以德以分皆所當比得貞吉之道矣噫觀二之內比四之外比皆得正豈可拘拘于應不應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九五德本陽到位亦中正群陰皆來輔比聖人作而萬物覩也此其比也明顯不私不求比于人而人自比不約誠乎人而人自親故有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之象夫三驅田獵之禮也在禮天子不合圍前缺一面止用三驅而已失前禽者禽或從前而出則舍之不取也邑人因田獵顯示之公默喻潛孚信天王無必得之心相率以化於中道而不待告誠自相輔比吉何如也陽明有顯比之義陽居五位故稱王前禽指上六邑即坤象指六二也二五以中道相比故不誠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以正中之位係天下之親何其顯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聽彼自去自來我何與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上之體下一本于中德而不偏二亦以柔中相應何待期誠同德咸孚若或使之也九五顯比之道不誠自孚有如此

一卦皆陰比陽五陽獨為眾陰所比故云顯比

上六比之無首凶 象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

上六柔居險極不能无四陰以承比于五自一卦視之猶身之無首也故有比之無首之象既不與陽相比又與眾陰相離其凶為何如夫人身卦體皆自下而上身之有首即卦之有終也象曰無所終即卦辭

後夫凶之謂也

比以五爻一陽為主觀初他吉二內比四外比皆指五也三乘承應皆與五不相比故曰匪人上在卦外故曰無首六爻皆實象也

風天山畜

三三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
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
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乾下巽上小畜卦取一陰畜五陽以陰聚陽以小聚
大故為小畜夫巽雖善入其力本柔以五陽而為一
陰所畜則畜之者小也陰本小也故為以小畜大之
象然陽雖為陰所畜而陽自通達故為小畜亨陰陽
和然後雨澤降五陽一陰其所畜聚者幾何畜未盛
則施未行故為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乾為天巽

陰上乎乾而六四以陰居陰故象密雲陽多陰少陰
陽不和故象不雨夫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
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則雲雨起西南陰倡陽不和
則不雨而西郊者陰方也且後天位次乾本西北巽本
東南小畜巽自東南轉西北反在乾上故取此象此
卦以巽之四爻為主故云自我 彖曰小畜柔得位
謂四六以陰居陰而上下五陽皆應之曰小畜此小
畜之名義也下健上巽指卦德也剛而得中指九五
也既健而巽且剛中志行此小畜之所以亨也夫既
曰亨矣又曰不雨何也密雲不雨巽在乾上尚往也

自我西郊陽不交陰施未行也是乾陽不為巽陰所
畜正以其畜之小故宜畜不宜施也但不曰已往而
曰尚往不曰不行而曰未行爻至上九曰既雨則小
畜之亨亦可知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九乾剛反于初位者復之道也故為復自道之象
夫卦本小畜初陽乃曰復而復曰自道陽自復其陽
位則不與四應宜有咎矣然居初得正又何咎哉此
所以吉也象曰其義吉也以象觀之初不受畜宜有
咎以義揆之陽能自復故吉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二到居柔位雖復而不免少有牽繫故為牽復之
象但二亦乾體陰柔終不能牽吉之道也二位本陰
而陽居之故象牽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復而
有所牽已不如初之自道矣然牽復其在中之剛則
亦不自失也况既曰復又曰中雖牽亦不至于失已
故吉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陽剛不中與四密比即為其所畜矣夫三與初
二本為乾體猶與輪之不可說者徒知親昵乎陰不

與初二同復故為與說婦之象與而說婦則不能上進矣三之與四一陰一陽猶夫妻也以乾陽而為巽陰所畜陽居下陰反居上又為夫妻反目之象巽長女象妻然夫妻之所以反目者由三之不能自道以正其室耳是以象曰不能正室也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所以責三者至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無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六四以一陰畜眾陽而乾剛在下勢方銳進則柔不足以敵剛寧不為陰類之傷而有血乎寧不懷傲畏之憂而有惕乎但其德本巽為小畜之主能以至誠

孚信九五則群陽皆有所統不相傷害而血可去惕可出也如此可元咎矣然四有孚五亦有孚者也則柔上下皆得其位本為可信是以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以柔巽乎上始得无咎可見四止能字五其畜也小然六四陰虛九五陽實有陰陽虛實相孚之義

九五有孚學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學如不獨富也九五陽剛中正且為巽体以至誠孚信六四而有孚學如極其固結者也豈徒陰陽相為畜聚富以其身已哉陽居尊位惟巽則能下人亦能推以與人故有

富以其鄰之象夫陽與陽為鄰而眾陽皆五之鄰也而五之與四本以陰陽畜聚成富是富即畜聚之象象曰有孚學如不獨富也四陰本眾所同欲以為富者也惟相孚雖極學如之固初無一毫自畜之私則不獨有富而以其鄰矣卦謂其剛中志行久謂其有孚學如雖各有所取其理一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上九畜之終也以陽居陰為一卦之終則陽無所往故陰陽和洽有既雨之象畜至上而終有既處之象

夫九之陽惟 之陰為能載而畜之以尊尚其德也但上本陰位且巽為長女未克以陰畜陽以婦 夫雖貞亦危厲矣如月已幾望則陰精之受陽光者已滿而小畜至上則陰文之載陽德者已極陽德之君子宜弗征而處焉可也苟征行則凶矣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又至于終陽德積之已極而上之陰位為能載之故既雨既處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陰陽相畜則無疑若陽疑于陰謂陰位非陽所宜處而征行寧免不畜之凶哉夫卦以畜名在一卦不能畜以上九一爻始能畜之乃畜之極也

此卦本以陰畜陽在一卦至上有畜極而通之義在
上九一爻有陰位畜陽之象故既而也何必謂變休
為坎而坎為雨耶

天澤履

☱☵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
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兌下乾上履卦取以兌柔而履乾剛故為履夫以柔
道應乎乾剛而行雖危實亨故有履虎尾不咥人亨
之象蓋虎尾之履本為危機而不為其所危者以其
柔而說也其斯以為履道之亨乎書云心之憂危若
蹈虎尾即履虎尾之意莊周謂虎媚養己者順也兌
說而順雖履危亦有能亨之理乾在前兌在後故以
虎象乾三四相連以三履四故取象履虎尾然卦云
不咥人云咥何也卦指兌乾全體而三爻一陰不中
不正故義有不同 彖曰履柔履剛也兌柔乾剛此
以上下二卦發明履所以為履之名義也以卦德言
之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非即柔履剛
之謂乎以下體之兌應上體之乾剛柔相應是以履
亨則凡釋卦辭者當以彖傳為準不必謂履為藉為
躡觀履帝位與素履之履亦自可見是故真知說以
應乾之謂履則以之處已也溫柔以行其果殺而血
氣不暴以之處人也和順以承其威怒而忿悻可消
皆履亨之道也剛健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此

又以九五一言之不疚光明正所謂亨也凡象傳中是以二字俱承上最緊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初九處下素在下者也以陽居陽素在下位且上無應與一惟據吾之素以行之故為素履之象素行如此則隨其所往若將終身而萬變不能為之奪矣故往无咎亦有窮不失義故士得已斯達不離道而民不失望之意以其履之有素也象曰獨行願也獨行其道乃其初心之類即中庸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是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以剛居柔剛柔得中且處說體凡所履皆道也日用常行莫非率性之道坦坦無所窒礙有無入不自得意此乃幽閑貞靜不以失得係心而所守一于貞正故吉陰柔在前有坦坦之象上無應與有幽人守貞之象象曰中不自亂也中心不為外物迂轉自然履道坦坦朝市亦山林豈必山林幽獨之人為然哉此文雖与六三同體然不為之變亂且不求外應所以能獨善其身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以陰居陽位不中正欲以履乎乾陽然在下卦之上而視不中正故有眇視之象在上卦之下而行不中正故有跛履之象所履莫非危機故有履虎尾咥人之象然一以陰為卦主而陰性多強悍又有武人為于大君之象三本非君位也作福作威有恃一陰以居五陽之意固不徒曰君而曰大君彼卦辭履虎尾不咥人身一于柔順故也履帝位不疚剛健中正故也六三既非一于柔順且不中正是以象曰不足以有明不足以有行而不免咥人之凶以位本不當柔居剛位也况六三陰燥之武人所志雖剛安足以履君位而大有為哉妄動觸禍其凶必矣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亦陽剛不中宜其危也然乾體處多凶多懼之地且以剛承剛尚知危懼故有履虎尾愬愬終吉之象然必愬愬乃得終吉始雖危而終免于危也夫三以兌履 四亦云履虎尾者乾為虎此文正當虎尾也雖柔履之不足而恐懼不忘所以象曰志行也

九四亦陽剛不中宜其危也然乾體處多凶多懼之地且以剛承剛尚知危懼故有履虎尾愬愬終吉之象然必愬愬乃得終吉始雖危而終免于危也夫三以兌履 四亦云履虎尾者乾為虎此文正當虎尾也雖柔履之不足而恐懼不忘所以象曰志行也

乾體本健所志必欲上行不敢安危利災而能愬
此所以志行而吉也

九五夫履貞厲 象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以陽剛健體尊居帝位下入以兌說應之是任
其剛決所履而莫之敢違矣在履而當夫位故為夫
履之象夫君道固不可以不剛而柔說在下若又一
於夫決則不免聰明才力之偏所以雖正亦危可見
持正道者不可恃果決之才處順境者不可忘戒慎
之意象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蓋剛健中正之履與
夫之九五位正相當故不患其不剛患其履之過于
決耳觀象必繼之以光明久必做以夫厲玩易者宜
得意於象辭之外

夫亦五陽一陰九五過剛則夫矣故雖貞亦厲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陽剛居履之極而履道成矣且下與六三之柔
順相應常自反觀所履以考驗其吉祥于周旋曲折
之間斯為元善嘉美之會而率履其迪吉也可見祥
生於所履者也惟視我之所履何如則吉可考而知
矣視履句斷考祥其旋句斷且一卦惟三柔與上相
應故象履旋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元即大吉即

慶也以上而備天下之大慶者實原於履旋之內君
子可以自考矣 履一卦五陽各爻惟陽處陰位為
善

小畜履俱以一陰成卦俱以陰為卦主故柔得位而
上下應之為小畜柔履剛為履觀象玩辭皆如此類

三三 乾上坤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乾下坤上泰卦取天地交而二氣通 為泰泰小往大來吉亨小謂陰大謂陽坤本在下自下而上故謂之往乾本在上自上而下故謂之來三陰往於外三陽來于內天地陰陽之氣交合和暢萬物發生故通泰而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者天地之泰也此以二卦言也上下交而其

志通者人事之泰也此以二五言也以氣則內陽而外陰以德則內健外順以類則內君子外小人然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乃泰之所以為泰也觀彖傳即卦體卦德以發明天地上下陰陽內外君子小人消長之理莫非小往大來之義大槩泰惟取乎陰陽之交而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又所以為致泰之道是故心常存乎陽剛則見大而心泰國常用乎君子則國泰而民安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初九雖一陽在下而三陽已於此手類進矣故有拔

茅茹以其彙之象大致泰在初而以之者初也正進則所進皆正人同類並進勢不可遏故征則吉象曰志在外也彖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初之志其在茲乎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七得尚于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二與五止應然泰卦乾剛在下勢必上行不必拘定以五為君二惟聽其事任而已蓋陰陽交配泰之道也故主泰者二也九二以剛居柔在下得中本有含弘光大之度故象包荒乾體本剛健果決故用馮河泰本上下相交至仁無外故不遐遺初三剛不中

正六二不同體相比本至公無私故朋七眾德咸備不偏不倚二剛中與五柔中相為配合故又象得尚於中行中以行之則極其純粹至善而無一毫係累之私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舉包荒已兼眾德而惟其光明廣大此所以中行而時措之合宜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

泰至九三過乎中夫無平不陂地之勢也無往不復天之道也泰極則否又將萌此平陂往復之必然者斯時也勿恃其泰而克艱守止則人事畢盡庶無咎

也然平陂往復之機在天道固可孚信尚當勿恤其
字克盡吾保泰持盈之心則可永食平康之福而常
保其泰矣三當上下之交有平陂往復之象剛而得
正有艱以守正之象象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三則
乾陽盡而將及坤陰當天地交際陰陽往復之時不
容不艱貞矣况艱貞然後无咎然後有福易道致謹
於極盛每類此

六四翻：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象曰翻：不富皆
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頌也

泰至四爻泰已極矣六四以陰居陰本不富且與五

上二陰為鄰二陰在上又將翻然而下有否之機矣
故為翻：不富以其鄰之象然以類相從豈待戒令
而後信哉翻：群鳥飛而下集之勢指坤體言也陰
與陰為鄰陰含陽則實失實則不富而孚不待戒乃
其中心之所頌也是以象曰翻：不富皆失實也不
戒以孚中心頌也謂之皆失則包三陰而言而不富
則不泰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
也

六五陰柔單位乃帝乙之妹也帝乙微子父商賢君

也歸妹之禮自帝乙始行之故以取象五與二正應
則地天交泰而品彙化生剛柔配合而繁祉駢臻故
以祉元吉六五坤之主故為帝妹二五以中相應乃
其所願是以象曰中以行願也中道得行其志願斯
天下泰而獲福大吉矣二曰尚五曰歸所以交泰
書多士篇曰自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可以觀
賢矣諸傳疑為天乙帝乙其亦未嘗考諸多士之書
乎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于
隍其命亂也

上六陰柔之極乾復為坤泰復為否故為城復于隍
之象斯時也上下之情已不通泰雖欲用師而人不
從雖自邑告命而人不聽故雖正亦各坤為土為眾
有城隍邑師之象然上一也築則為城崩則為隍即
泰復為否之象六居上位本正然當泰之終而陰在
上故各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復為否若
城復為隍矣人心間隔令之不從徒自邑告命而天
下皆不用命可知也用師為克復之舉而命不能行
非命亂而何古人恃泰過驕馴致喪師敗國窮守一
邑而播告之修不能及遠可以鑒矣

觀自己告命則天下皆不用命是即命之亂也此所以城復于隍用師何為哉象釋又詞言簡意盡類如此

天地否 三三 坤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
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
下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
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坤下乾上否卦取天地隔絕不交通故為否否之
匪人不曰天地否而歸咎人之非人者何哉謂否由
此陰柔邪弱之人致之也是故小人進用為否則不
利君子之正道矣以君子之正道而不利則天下皆
不正天下皆不利由此匪人為之所以推原致否之

由也大往小來陽外往陰內來即坤下乾上之卦象
也人之所以為人者負陰而抱陽也此卦內陰外陽
有匪人之象匪人指三陰君子貞指三陽 彖曰否
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
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
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此其所以為否也泰以德言曰內健外順否以質言
曰內剛外柔泰則以陽而召陽否則以陰而召陰欲
以傾否其可付之匪人哉則是二字緊承上來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

也

初六三陰之始一進則勢必俱進故有拔茅以其彙之象同類相比初尚未動于邪且在下方進之始猶望其始進以正而一正則俱正亨吉為何如是以象曰志在君也上下不交為否只因其志不相通惟始為拔茅上進志在乎君而不為富貴植黨之謀斯貞正而吉亨矣君即陽也坤之安貞在順承乎乾雖初處最下而位本陽也則貞亦其所本有者故聖人于否初小人類進之始必勗以忠君之正道也

示以征吉否初則示以貞亨保泰傾否之意不見于一字之間乎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六二陰柔而位中正且上應九五到中故為包容承順之象夫以小人而承順君子勉強從正故吉然大人則否而亨何也大人為小人所包承亦已否矣而守正不失其道則亨所以曰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蓋二與初三兩陰同體而九五大人則以二能順應故休否也是二不亂于陰群其道亨矣

否本以大往小來成卦二乃坤體中正惟其小來所以小人吉惟其大往而二能承順以應之故大人雖否而亨可見包承皆是實象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陰柔亦若能包藏者然時已否極陰居下卦之上良可羞也故有包羞之象人雖至惡未嘗無羞惡之心六雖陰而三位本陽三特包而藏之不能擴充以從上陽剛所以成否象曰位不當也陰不中正致時之否殆不勝其羞耻矣羞則有轉否之機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四本有陽剛之才而濟否之志當陰極陽來有命

自天時轉否為泰故无咎然濟否豈一人所能為

哉既與疇類同其功則與疇類同其福故疇離祉蓋

否泰之交乎彼往復其命皆由于天而上卦乾體亦

象天命疇即三陽同類之象是是而將泰者上天之

命變否為泰者君子之志既承命濟否得免于咎則

其志行矣是以象曰志行也聖人不發明否之所以

為否而志在濟時之否蓋可想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

吉位正當也

九五陽剛中正其于否也在九四已有命志行故正位乾體有休否之象是乾德之大人也吉孰加焉然五與二應其能志傲戒哉常合方否之時其幾于亡者屢矣時雖少安得維繫如苞桑之叢生深固斯可保其治也要之惟其有憂懼危亡之心斯能致維繫苞桑之固也乾九五有大人之象五居三陽之中坤土在下有苞桑之象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大人具乾剛之德此又位正當之所以休否而吉現休否必乾剛之大人則卦辭否之匪人不當疑其為衍文矣

乾九五為大人之位此又位正當焉凡各爻云正當者各有所指類此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九以陽剛之才處否之終且卦終則變故有傾否之象然否傾若可喜矣其實安樂生于憂患先否而後喜也坤下乾上亦有先否後喜之象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天下無常否之理此固否極泰來之常然其所以能傾否者上九有陽剛之才故耳先否後喜則又自其亡其亡戒惧中來

泰否兩卦俱三陰三陽然實以陰陽往來而分否泰

却以內卦來為主也

天大人三三
離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離下乾上同人卦取一陰在中為上下五陽之所欲同故為同人夫同人者天下大同之道不得以一毫私意比昵于其間也惟野則曠然無無限量間隔故為同人于野亨之象夫野果何所同哉無所不同所以為大同也與人同心則何險不濟故又為利涉大

川之象夫同舟共濟胡越一心雖不同者亦同矣如此始為正道如此始為同道而不私故利君子貞以同人之利貞獨歸之君子即彖傳所謂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八荒皆我闔也若小人則不免私意之比暱矣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二柔中正上應乾剛之九五到柔中正其德本同所以為同人也卦辭乃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何哉蓋惟柔德中正以應乎乾剛則乾之道行矣乾道大行于天下無所不同無所不通此所以同人于野无限隔也又何險之不可濟乎故特以同人曰別之况離德文

明乾德剛健而明健中正以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而不以一己之私參之矣正已正物此感彼應天下不其大同矣乎可見惟正則志通惟志通則可濟天下之險是之謂同人

自一卦觀之六二離明于五陽但無私比間隔一卦皆同有于野之象乾卦在上無所阻滯有涉川之象二五俱中正有君子貞之象况乾行即利涉之義必欲取諸伏體謂離伏坎為何哉乾行者何也離明在下故也乾健離明則健以行其所知而明明德于天下矣此所以為大同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初九一陽在初上無係應且出門為行之初初九為同人之初初出門之所同者即六二之卦主也以剛柔文明相同同以理也有出門同人之象故无咎夫人之咎多生于立異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能同人于出門之始則莫不與吾同者誰從而咎之初九前遇六二耦象出門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六二雖中正而以陰居柔不免偏繫獨與五正應故為同人于宗之象夫合宗聯族親親之情也但同而

獨比昵于宗黨則其不同者尚多欲通天下之志難矣故各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二之一陰本衆陽所欲同者而止同于五則狹而不廣矣非吝而何是又也彖傳贊其德之中正久象各共才之柔弱卦又象可以執一言之哉自見天卦位言之乾兌離本同宗也故睽六五亦曰厥宗
九三伏戎于莽非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三過剛不中當大同之時見二五相同亦欲劫二以同乎已未免畏憚九五之中正乃欲從中間隔之故有戎伏于莽之象二在下三又居下卦之上故有非其高陵之象三與五亦隔三爻終必無成故又有三歲不興之象夫同人一卦惟六二一陰在中夫固五陽所欲同者三欲比二以間二五之親是其所敵者五也象曰戎伏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三欲敵九五中正之剛是以逆犯順雖積之久也安得而行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四利而不中志欲同二與三相類特四居柔位知

其義不可攻卒自反于正故有乘其墉弗克攻之象處九三之上而才本陽故為乘墉處九五之下而位本陰故弗克攻四本乾剛能柔故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夫乘墉力亦強矣終非正應義不克也畏天下之大義而弗克攻為反已循義天則也惟柔則困雖困而能反于天則此其所以吉歟
九五同人先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陽剛中正本與二正應雖為三四所隔而終能同之故為同人先咷而後笑之象先咷咷者隔于三四始未獲同故也後笑者居中處尊終獲相同故也然三四皆剛惟九五乾剛為能克之故有大師克相遇之象克指三四遇指二五是克敵而忽遇必去私而始同斯大同矣繫辭以斷金與蘭發明尤詳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人心直其先本同是以先咷而後笑也但直在其中而有所間隔者非至剛不能徹其藩籬是以惟大師相克始得相遇大師即九五之乾剛是也君子以此反已自克其比昵之私始可同人無我然則欲同人

者必如九五之陽剛中正而後可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處一卦之外若與世无涉矣但離離親黨而猶
處比于近郊故有同人于郊之象夫郊外之所同者
能幾何哉然即其避世之情則亦于然于寂寞鮮人
之境故無悔如此而不若同人于野亨者何也邑外
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郊猶近也近之
同者尚同以情野則遠矣遠則不同以情而一同于
理自門而宗而郊皆在所同也况卦為一卦之同而
上則不免為近人所係是以象曰志未得也志未得

以大同于天下故止于無悔而已

觀六爻由于門于宗于郊自近而遠可見同人之道
以遠為貴惟大人同于野斯能通天下之志

大有

三三 乾下

大有元亨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
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乾下離上大有卦取火在天上無所不照五陽至大
一陰得而有之故為大有夫莫大乎乾之健莫大乎
離之明大明在平天上五陽應乎一陰是一陰之所
有者何其大也故大有元亨而天下之大亨在是矣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柔中
謂五上下謂五陽柔中位尊故為眾所歸一人建中
而天下化中故曰大中天下之大莫非其所有此舉
卦體言其所以為大有也以卦德言之乾剛健離文
明內外一無所係而有感即通故六五應乎乾而與
時以偕行矣日在天上而運旋以時亦有應天時行
之象離照中天乾剛時措明無不照健無不決是以
大善而亨也

初九無交害匪咎艱則元咎 象曰大有初九無交害
也

初九一陽在下得正承應皆無所係于五無交而有
害者豈初之咎哉故有元交害匪咎之象但乾剛好
進必艱難以處之而後交斯無咎象曰大有初九元

交害也夫五之一陰為卦主本有厥孚交如之德初不當位不與五交則處大有而無交即其害矣特言非已致豈其咎哉是故處大有者在初即宜克艱自守之道當如是也

同人大有皆以離中一陰為卦主在同人初曰出門同人近二故也在大有初曰無交害遠五故也卦久相攻相得之情推此可類觀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九二陽剛中正可以任重可以道遠故有大車以載

有攸往之象蓋惟陽剛得中斯足為六五之所乘載

惟乾健上行斯有攸往之利惟以剛居柔斯無輪載

之咎九二合初三乾體為大車二為車中象曰大車

以載積中不败也車之大者其中無所不積九二剛

強斯足以勝大有之任也况剛健得中故中雖厚積

足以攸往而不敗耳不败即无咎也要之具大有之

德者斯可任天下之重九二以之

九三公用亨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三居下卦之上有公之象以剛居剛當大有之時

雖遇六五柔君不敢私其所有故為公用亨于天子

之象若以小人處此大有祇自私焉耳故為小人弗

克之象三本乾體故有公用之稱重剛不中又為小

人之戒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惟公能盡為

下奉上之道若小人則自恃其豐富而不克享獻是

大有乃其害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明辨哲也

九四以陽居陰當大有之時而身居三陽之上盛則

盛矣彭盛也諸陽皆為六五所有本非四之盛也是

以雖履盛滿不敢以極盛自恃故為匪其彭之象夫

五柔在上四不自有其大而不以剛強運之故无咎

此惟離之明故辨之早不然未有不居其功而生其

驕心者象曰匪其彭明辨哲也盛者衰之漸謙者益

之基不敢以大有之極盛自居不敢以大有之盈滿

震主由離明足以辨哲其机所以无咎彭即大有之

象明即離也

夫大有乃人所同欲而不可必得者然初曰无交害

二曰小人害初以遠而曰匪其咎四以近而曰匪其

彭處大有者可不慎哉故仲尼于衛公子蒯之居室

而獨善之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六五柔居尊位而得中上下應之者也八君虛已好
善萬善畢歸如江海處下萬流畢趨故為厥孚交如
之象明麗乎剛亦有威如之象但体柔則剛斷不足
必濟之以威愛並行寬猛兼濟故吉五本以一陰而
有五陽離又中虛能受可見孚交者六五之德而德
威惟畏亦因其不足而戒之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
志也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上交者下之志下交者
上之孚惟由中以交孚斯有以發其從之志然君道

尚威為一于柔順則將生其慢易之心而無備矣安
能保其所有之大乎此所以威如則吉也孚則情通
威則分肅君道剛而用柔此又得之

上九自天祐之吉元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九陽剛居上為大有之極且能從六五之柔當離
明之終雖大有不敢自滿而福慶自來歸之是不居
其有而自无不有故自天祐之吉元不利象曰大有
上吉自天祐也可見天祐即上吉之象也觀六十四
卦之上爻惟大有上無以加矣非文明剛健之德曷
足以當之

合一卦言之惟六五柔得尊位而大中分六爻言之
惟上九出于五陰之外故各爻莫如上九之尤善也
係辭謂其履信思順正是此意如此則五亦可為上
所有矣

同人大有俱以離中一陰為主故柔得位得中而應
乎乾曰同人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易象義卷之二

三三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

艮下坤上謙卦取山下于地歲至高于至下故為謙謙則無往不亨通矣人惟內剛外柔則道德足以消融物我而莫不受敬亦有謙亨之象君子有終惟君子艮止之德本諸中坤順之行見於外終身一于謙

而可永終也 彖曰謙亨何以言之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指九三也一陽在坤卦之下以為卦主故云下濟艮有光明之象地道指上三爻坤本下而今居艮之上故云上行艮陽在內坤陰在外天德潛光下濟而地氣順之上升陽降陰升品物露生此謙之所以亨歟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觀之天道所益地道所流鬼神所福人道所好莫不萃之於謙可見人當一於謙也謙尊而光下艮是也卑不可踰上坤是也以崇高之山歲于卑下之地本高而能



卑雖卑而實高此所以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君子惟知以此而始以此而終終身由之不敢自滿盈也謙卦以三爻為主三陽為下卦之終且有止義故取有終之象君子即三爻之陽剛也坤亦有代終之義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六位本卑下又能以柔順處之謙而入謙者也君子之道也且柔中有剛何往不宜何險不濟故用涉大川吉可見處險亦為謙之為善也象曰卑以自牧也君子之謙豈特處人能退讓之謂哉反已自治如

牧人之於物必時其馴擾以順其性情斯可自抑其血氣而純乎理義之用雖險難亦无不利矣

六二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柔順得中是謂謙德克積于中而詞氣之出自然謙抑故為鳴謙之象 由中達外一歸於理義之正吉之道也夫言由中出不可偽為二本得中得正故耳若云自家號鳴其謙非謙德矣象曰中心得也謙順之德自然發之聲音言論一皆中心所自得者豈矯強以為之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一陽為衆陰所歸而居坤衆之下是謂有大功
勞于天下不矜不伐語以其功下人者也故為勞謙
之象然處下卦之終且艮有止義故為君子有終吉
陽剛處陰柔之中始終不易亦為有終之象即卦辭
所謂君子有終是也象曰萬民服也卦惟一陽群陰
皆其民也萬民之服豈服其勞哉功勞蓋天下而德
盛禮恭萬民自悅服矣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
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又得之九三陽
剛為卦主故萬民服五柔則利用征不服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遠則也

六四除柔處三陽之上五陰之下無所不利以施其
謙者也是不為謙德中歲凡物息進退莫非謙之所
施矣象曰不遠則也蓋卑巽自持本有天然之則故
柔順卑法于地以此施之于三則能下下以此施之
於五則能承上施之上下咸當其則所以无不利也
可見其撝謙者亦天理所當施無所為而有者矣
二之謙見于言四之謙見于行三則有功不伐此卦
由三而成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
征不服也

六五柔居尊位能自處謙下不自有其崇富而以其
鄰者也蓋陰與陰為鄰而匪陽則不富惟六五中虛
謙德自持故有不富以其鄰之象是不富即所以形
容其謙而以其鄰則謙之至矣然而有不服者抑豈
徒柔以待之哉柔不能終則當剛以克之六雖柔而
位本剛故又有利用侵伐之象如此則剛柔得中所
以無不利也昔禹征有苗而益贊以謙謙之義始此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所征伐者止于不服則師
亦不得已而用之焉耳否則可以化誨懷服而亦伐
之豈得為謙道哉觀征伐亦謙所不廢則謙不專於
柔而剛以克已斯為柔中之道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
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除柔在上處謙之終而形諸言語莫非巽順亦
有鳴謙之象但處高不中或過于柔順而有當克者
雖用之行師亦可也故有利用行師征邑國之象五
上皆坤體坤為衆為順故象行師坤土故象邑國然
謙而至于與師侵伐者豈專以征人為其征者正也
所以正己之不正也即如五上皆宜剛克以自正其
陰柔之私乃所以為謙之善也象曰鳴謙志未得也

可用行師征邑國也謂胡雖讓而不盡由表故志未
 得而志于行師然亦可用自治其邑國而已 安能
 如五之征不服哉夫鳴謙一也二之中心得者得以
 中也處三之下也上之志未得者未得以不中也處
 三之上也所以鳴謙雖同而中心得者為貞吉志未
 得者安能已於邑國之征乎信乎謙不由中則已私
 未去不容不自克也
 下三爻艮也皆吉上三爻坤也皆利艮靜而坤順也

雷地豫

☳☷
 震上
 坤下

豫利建侯行師 象曰豫則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
 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
 月不過而四時不成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
 之時義大矣哉

坤下震上豫卦取雷出地上陽氣和暢故為豫坤順
 震動順在動之先也惟震動于坤之上故利建侯以
 君萬邦惟坤順于震之下故利行師以動大眾斯二
 者非人心之豫順和樂不能也坤為眾有師旅之象
 震為卦主以統眾陰有侯之象 象曰則應而志行

順以動豫九四以一陽為群陰所應是其則氣激乎
 上下而其志得行矣豈有所矯拂于其間哉以卦德
 言之坤遇乎震是內順以外動為能順以動而一無
 所強此所以豫也豫順以動雖天地之大且如之天
 地亦順以動也况建侯順乎人心所欲立行師順乎
 人心所欲去而有不然哉觀之天地以順動故日月
 不過而四時不成晝夜寒暑皆如之也聖人以順動
 則刑罰清而萬民服刑幾于措萬國共咸寧矣天地
 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要皆順理而動行所
 無事也否則豫悅而不本于人心之順動則與天地

聖人異矣可見時乎未動必順以先之時乎既順則動以行之人心悅豫惟其時耳信乎豫之時其美為甚大也君子不可不察凡象傳中故字承上起下最宜玩

初六鳴豫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六陰柔在下因九四震鳴于上即欲鳴豫悅以應之故有鳴豫之象先至發諸聲音則肆情縱欲無所不至凶之道也象曰志窮凶也方豫之初乃欲窮極其所欲則志得意滿其凶也必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二以陰居陰位本中正當悅豫之時與四全無比應節介極其堅見幾極其明如石之介而畧元沾滯故有介于石不終日之象夫人之所以不明決者不中正故也六二大中至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方其未感而其介如石及其有感而不俟終日如是則中心無為而守至正幾微之際應感如神何吉如之係辭所謂吉之先見是也六二處坤土之中有石之象初應四而鳴三比四而肝二獨介然于中其堅如石不終日見之豫也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惟有

中正之德絕無係恋九四之意其殆先事而豫者乎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象曰盱象有悔位不當也

六三以陰居陽位見九四為豫之主欲進而上視其豫未能即從亦已貪慕其逸樂矣其心不能以無悔也但其悔也非得之于幾先者也必待事理暴著禍患切身乃能知悔是亦遲而有悔者矣六三以下視上有盱之象又雖近而隔于兩體有遲之象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位不中正所以 悔也悔之遲也所謂猶豫是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

大行也

九四一陽為豫之主因天下之順而動之豫之所以豫者由九四也陽剛一動眾陰莫不順從其有得也大矣故為由豫大有得之象斯時也蓋可以陰類朋黨而疑之哉當開誠布公勿懷疑貳則五陰朋聚我以一陽貫之于中如括髮橫簪而有朋盍簪之象觀之卦體其象儼然陽剛震體本能勿疑但德陽位陰未離朋類且處五位之下故以此最之象曰志大行也振剛明之志以成天下之豫則動固不得而樂與人同其志可大行矣陽本大也即象傳所謂剴應而

行是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柔位乎剛且柔震休陽剛以動位雖正而有疾也故為貞疾之象但柔弱雖不能去疾位中猶可常存故又有恒不死之象九四一卦由之以豫五獨以陰乘之始欲豫而不可得者也故此爻獨不言豫惟不豫故疾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以五柔乘四剛以正得疾五尚可乘乎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中者人所得以生之理夫固其可恒者所以中雖有疾不至於亡使不恒則死亡可知矣信乎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不可不慎故五取不豫之象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上六豫之極也又以陰柔居之故為冥豫成之象然極則必變且震動之終不容不改故冥豫雖成又為有渝之象過而能改庶幾其无咎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不可長則可渝矣此雖據豫卦之終而言之實因冥豫之成許其有渝以補過要亦以震而得无咎也

卦象大象皆取和豫之義惟四爻為和豫也初上逸

豫二豫先三猶豫五弗豫玩辭可見

澤雷隨

三 震下 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象曰隨則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利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震下兌上隨卦取陽動陰說故為隨下卦陽則震動上卦陰柔兌說本大亨通初則上柔位本利貞而得无咎者何也陰陽動說多易徇乎情以已隨人未必一循乎道故必元亨利貞四德成備斯无咎也 象曰則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隨之所以為隨也夫震陰柔之下若自上而來故稱來也震動而兌說陽動

而陰隨此以卦德言之惟動則說故為隨也夫柔隨則下隨上者常也則來下柔則則隨柔矣下動上說則上隨下矣如此而隨豈妄隨哉隨以時也故必大亨利正斯可无咎而天下其隨時矣夫時之所在孰能違之惟與時俱變畧无意必固我之私則天下之隨其時者隨其元亨利貞之道也况從時制者下之分度時宜者上之道則柔上下之隨適當其時則時無窮隨亦無窮如是而隨何咎之有所以隨時之義為甚大無咎無可無不可非聖之時者其孰能之隨盛二卦本同一宮也隨之初却自盡之上來故曰

則來而下柔玩卦象自見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九一陽震動于下隨之始也即所謂則來下柔而為一卦之主是也官宜在上今官而曰隨則我之所主者渝有變矣但隨時而動變而從乎正焉吉之道也然門內之隨多係於情出門之交則之始也惟出門則不私其所隨而隨處得益矣雖四陽若不相應而同德相交惟理是從故又為出門交有功之象初為卦主故曰官震為動艱故曰渝陽得陽位故曰貞初

為交之始故曰出門初前六二陰耦有門象初不比二而應四故曰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從正不失元非欲人慎其始隨之意况正非執一之謂乃變通以隨時也時可隨則隨而不常於私故不失其有功斯道豈小補哉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與與也

六二陰柔所隨多溺於偏係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為係小子失丈夫之象小子指六三丈夫指九五陰小陽大二本當應五而比于三故係於偏則失其正是以象曰係小子弗與與也偏正不能兼從而公私

義利豈容並行哉隨者以下隨上如行者以俊從前亦取陰隨陽義初九震主恐不可以小子名之况易中小字皆指陰言然而係之云者亦隨而泥于私之謂也上拘係則在人不在我矣

六二係丈夫失小子隨有其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六三以柔居剛本無正應雖所隨不無偏係猶能以下從上以柔從剛也故為係丈夫失小子之象丈夫指九四小子指六二况其所隨者三四相比求即得之耳但三亦震體易動故利居貞二在三下象曰志

舍下也從上舍下而志亦正特利在居貞耳

九四隨有獲貞吉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吉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剛居柔位本不中正且兌卦未兌說人從已故隨有獲以已之陽獲下二陰謂獲人之隨已如此則處非其位而又得衆心未免勢位相通雖以下隨上以陰隨陽未嘗不正其實雖正亦吉豈知四之所當隨者在于孚五方為獲上有道也果能本之以至誠而所孚在道非所見極其明者能之乎然則誠以孚五而有孚在道者以其明也夫何咎象曰隨有獲其

義吉也有孚在道明功也蓋四剛不正而五剛又不

可犯是以象雖有獲而其義則吉必所孚在道而惟明有功斯可免其凶矣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陽剛居尊且得六二正應所孚一于中正而至誠動物器無所係蕩、平、天下成不言而信之化矣此非隨之至善而得六二嘉之會者乎吉可知矣象曰位正中也上下中正以相孚則九五之孚一惟隨乎善而已矣夫配曰嘉偶昏曰嘉禮言陰陽相得也隨之世皆急於求合故各又皆有係有求有獲惟

五陽不苟隨而隨出于孚配合孔嘉其吉為何如

五不言係亦不言隨而獨曰孚以其位本中正故也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坤陰柔順之至隨之極也其大王莫理之時乎大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可謂隨之極至无以加矣時遇暗主既拘係之乃從維之其困窮為何如也然畢竟隨大才貞文王用是亨于西山而天下莫不隨之矣西屬兌即文王所居與王用亨於岐山同君曰享祀則王者祀天地未聞偏祀一山者蓋隨君

者臣之道文王之隨非隨討也道在當隨特值乎時之窮耳象曰拘係之上窮也文王時值上六之窮亦惟盡其在我而已亨則窮而通也此文惟文王足以當之固周公舉以屬之文王所以立萬世隨時之法若以居係固結為隨恐與上窮之象不合且玩隨卦六爻惟陽之所隨者無所係故初五皆言而四無咎若陰則不免有所係矣二係小子三係丈夫皆未盡善獨以拘係人心為隨之至善也可乎

巽

巽下

巽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巽剛上而柔下巽而止巽、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巽下艮上巽卦取剛柔不交下巽上止故為巽巽則前事之特壞乃後事之方新而巽之所以事、者必大善亨通斯為事之善利涉大川斯為事之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因其事之終以為之始而巽不終于巽矣 彖曰巽剛上而柔下巽而止巽剛上者艮之上九也柔下者巽之初六也剛固在上者止于上爻以成艮剛遇剛矣柔固在下而在下者遜于下爻以成巽則遇柔矣柔在下者既巽而不能為剛在上者又止而不肯為此所以成巽也是巽也果元亨大通雖天下之大可平治也利涉大川豈徒往哉往有事而巽可勝也天干以甲為始以癸為終先甲三日則為辛壬癸固有終也後甲三日則為乙丙丁實有始也終則有始天道自然之流行而甲因終以為始者也天且不能外也人道承先聖之終者可不于後事慎其始哉艮東北巽東南甲正東故有先甲後甲之象中居震位承艮起巽亦可見終則有始之義若云

若云先甲之辛為自新後甲之丁為叮嚀於終則有始之義不相關至于盡之因終有始既壞復治序卦盡者事也雜卦盡則飭也皆互為發明

觀卦象固見盡之所由成而卦才則皆足以治盡者也况易道不重在發明成盡之由惟重治盡之道終始相承則文中所謂父母與子之象亦有著落不必各爻另尋父母之象

初六幹父之盡有子考無咎居終吉 象曰幹父之盡意承考也

初六一陰在下其才雖柔而盡在于初尚易治也人

子承順父事而幹辦之在父則為有子而考得無咎父喪稱考子初幹父事亦能為父補咎者也故為幹父之盡有子考無咎之象然才弱而事易濟是以始雖危厲而終吉也巽為木幹亦有根幹枝葉一本相承之義象曰意承考也事雖不得不改而意在承考亦可謂善繼父之意矣

九二幹母之盡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盡得中道也

九二以剛居柔雖與五正應其可專以母歸之五抑可專以二之剛臣事五之柔君言哉蓋二本巽終且為內卦居中幹母之盡之象即本爻可推矣不然初

當以四為父也可乎哉然而不可貞者巽以行權之謂也大凡母事之壞於內者宜婉曲行之不可執一以為貞也故曰不可穢亦不孝也若徒恃其正不能其順承事未免以剛而傷其恩矣象曰得中道也剛而得中斯巽而不失其正可見柔行巽入乃能幹母之中道亦非徒令以為巽也

九二幹父之盡小有悔無大咎 象曰幹父之盡終无咎也

九三陽剛大過雖幹父之盡而不免小有悔者在巽幹之上而過于剛焉則失順親之道或才氣之奮發

非至誠之感乎故有悔而小也然盡非剛不足以幹之縱有咎不至于咎之大矣何也難以過剛致悔亦以能剛免咎與其咎之大也无寧悔之小乎象曰終無咎也要其終而言之不至陷親於不義雖悔何咎六四裕父之盡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盡往未得也

六四陰柔得正事不因而大壞然以寬濟寬循習故常在目前亦若小康而由此以往不可收樂則亦終于止焉而見吝必矣故為裕父之盡往見吝之象豈裕之為不可哉當幹盡之任既不能防之於未萌又不能飭之於已壞玩愒歲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

矣以四本過柔又為止艱事多壞於因循故也象曰
往未得也未得所以見各况四之柔懦若此雖欲往
而幹之其可得乎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陰居陽位才不足然有剛柔協中之德所以
幹父之蠱非徒幹之以才也惟其德協剛柔固能論
親于道承順志蒸、人不格姦父卒為之底豫所
謂善則歸親能用譽以承親者也象曰承以德也六
五之所以承親者以德不以才而一德相承子為孝
子父為慈父用譽揚親子德寧有大子用譽者乎彼
謂用賢財子有令譽又謂用譽即用九二之賢皆于
承以德不相關承與意承考同俱自本文言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上九蠱之極也陽剛在上才雖足以有為然自原在
於事外而事不可為時又當止故為不事王侯高尚
其事得以自遂其在之上高也夫既以高尚矣又何
所事哉士何事孟子謂之尚志是以象曰志可則也
此文本為艮體可止則止志之所以可法則也故獨
以高尚言之而无取于幹蠱之事矣下五爻父子終
始相繼寧有可高尚之時乎君臣之間斯有不可則

止之義

上為下蠱之極國事已不可為君子值此而高尚其
志非得已也

蠱以幹蠱為尚初五皆柔居剛位二剛居柔位而俱
善者以其剛柔相濟也故上九剛居柔者雖高尚其
事而志可則焉九三以剛居剛而有悔六四以柔居
柔而見吝凡論到柔者可以定位物之也

三三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臨到浸而長說而順到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兌下坤上臨卦取二陽漸進以臨四陰故為臨是臨也臨以剛陽之德非臨以位也元亨利貞二陽從下浸長以臨群陰天道大亨而正四德成備也至于八月有凶觀即八月之卦二陽在下為臨二陽在上為觀臨觀相反是以序卦現次于臨乃陰陽消長自然之理聖人因以世戒謂自臨至觀則陰又盛長而陽消矣故古 彖曰臨到浸而長指二陽也說而順指兌坤也到中而應指二五也三句總言臨之所以為臨也夫到之長也必以漸到之進也說而順到之中也而柔中應之大亨而正已有成乾之勢是乃天之道也造化自然一受人力不與所以元亨利貞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陰陽消長若循環然自臨之十一月以至觀之八月則陰長於下而陽消矣陽長則吉消則凶也陽方浸長而即候其消 易理未然之防常切于方盛之際每類于此

臨八陰敷兌以陰屬西方有月象故云八月復七陽

數震少陽屬東方有日象故云七日

初九成臨貞吉 象曰成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一陽在下其氣上行自與群陰相為感通所居者正位所行者正道所感而應皆正人吉之道也故為成臨貞吉之象可見陽雖在平下也其志必欲與二同行以臨群陰 何其正乎是以象曰志行正也行正即言所謂無偏黨反側而惟以蕩平正直為心是也正則吉矣成即成卦之成無心之感也陽本天氣也地感天氣之臨故曰成臨

九二成臨吉無不利 象曰成臨吉無不利未順命也

九二二陽浸長以臨群陰象謂到中而應大亨以正是也故有成臨之象夫以陽臨陰必至誠中孚感而臨之如此則吉無不利何也二陽雖為卦主足以臨陰然群陰猶盛且坤有順德而卦剛在上是以象曰未順命也惟其未順命而又不散以勢臨之必爭以剛中之德然後吉無不利四陰其順命矣今陰俱在上亦有未順命之象成從感長為長若云偏也皆也不免凌逼之意且所感在初不必專指六四在二不必專指六五苟專有所指則三與上獨非其而臨乎一卦二陽四陰而四陰俱在二爻之上固有未順命

之象然必成臨斯吉無不利即有未順命之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陰柔不正居二陽之上徒以說艱相媚故為甘臨之象未剛長以正終非甘言諂佞之所利是以無攸利也然憂者甘之反也既能憂而改之庶乎遠善改過斯無咎甘象兌說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以陰履陽而恃兌以為說位既不當矣果能因此而懷憂懼之心則雖有咎而咎不長俟陽之自長而臨之可也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四陰柔得正與初九正應則柔相為感通臨之至也以四三地與澤相比故為至臨之象彼此以正相感而誠意各極其至則非朋從之私矣故无咎夫四本陰位是以象曰位當也當則何咎之有况居位既當而以柔應則無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六五柔中居尊知九二之到中沒長而虛中以應之則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何所不宜故為知臨大君之宜吉之道也夫陽剛本大五位早和二陽之臨能虛

中無聽不自用而自用人所謂知臨所謂大君蓋取諸此象取諸人濟之所以為大知也象曰行中之謂也六五坤體虛中以虛應剛中此中之所以行知之所以大與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上六坤順之終敦厚之極也以此臨乎一卦之上是坤厚載物之德安土以待乎陽剛之來其敦厚為何如故為敦臨之象且與下五爻陰陽皆無比應牽係之私實无所不感无所不臨所以吉无咎也俗呼地上高堆為敦上爻為坤艮最高處故以敦象之象曰志在内也坤陰在上而志則在手内卦之二陽與所以為敦臨之吉乎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坤下巽上觀卦取二陽在上為四陰所瞻示故為觀大凡君子以一人係天下大瞻仰者端有出于儀文之外故觀諸祭祀當其方盥而未薦之時穆然精誠凝聚恭已無為已矣在下之人固已孚信而顒然以仰之不待既薦始乎而化其感應神速如此即中庸所謂萬恭而天下平也顒即仰首而觀之象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在上者二陽也二陽本於故在上為大觀卦之象也下坤順而上巽卦之德也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為天下所觀此其觀之所以大乎然觀以神用者也觀盥而不薦則不待既薦而有孚顒若夫固下現而自化矣觀感何其神乎然化不自化而化于神天道君道其神一也觀天之神道而無聲無臭四時不忒天之觀也聖人神道設教不大聲色而天下心服非聖人之觀乎可見中正觀民尊嚴之中實德昭著而一出于自然天下之化中者亦莫 其所以然此所以為神所以為天下

之大觀也然則觀天與聖人之神道而神感神應可然識矣故曰至誠如神

神道設教豈有他哉即係辭所謂戶之闔闢交通見象形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聖人以此教民民日用之而不知耳虞書敦典庸禮命德討罪皆謂之天知天則知神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六陰柔在下去九五大觀最遠如童子未有知識雖觀不能遠見故為童觀之象此在凡民日用不知

故无咎若君子不著不察則可羞矣何也小人者觀人者也君子者為人所觀者也為人所觀而无得于中正之道則亦小人之无足觀也已象曰初六童觀小人

之道其言其觀之小非君子所宜有也初二皆陰初位陽故為童二位陰故為女

六二闕觀利女貞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二本與五應特以柔弱之質仰瞻中正之道且自內卦以闕外卦故有闕觀之象然處大觀之時乃自內闕外在女子柔順中正則然故云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醜大夫而為女子之觀也

六二居上下之間故有進退之象且居下之上惟反觀乎德之自我生者果足以經濟天下否也量已以為進退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不取必于人而取必于己乃能不汲汲於功名之會矣三近上卦巽離離卦傳曰巽為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進與退在我皆有可觀何至于道之失乎是進退之在我者莫非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六四柔順得正上巽九五之剛中固有以致其禮遇而上觀乎國家之德輝矣是蓋以賓禮除之不以臣

禮待之者也故為觀國之光用賓於王之象夫觀光

者賢人之素志賓賢者人君之盛節如是而觀、以

德不以職所以為觀之善也五居位有王象四近五

有用賓之象象曰尚賓也尚賓則近陽而可觀矣矣

况上有賓賢之禮故得以觀國之光四五相際豈偶

然哉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陽剛中正以觀天下者也萬邦之作乎本于一

人之中正我中則天下為之化中我正則天下為之

表正而民實由我之和正以生之者也故為觀我生

之象夫不取必于人而取必于己君子之道也五自自任天下之重有如此蓋五本陽德之君子以身率民故无咎否則以不善化民而欲民之莫予違也奚可哉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本諸身者微諸民未有彰正而表不正者此九五所以為大觀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有陽剛之德而不在其位則不任天下大觀之責故為觀其生之象蓋一卦二陽大觀在五既已下

觀而化矣上觀其生者觀五也特上本陽体亦君子人也與五合德無忿爭嫉妬之心故無咎象曰觀其

生志未平也均之為陽剛也吾身不足以係斯世斯

民之大觀而至于現人之德化君子成已成物之心

豈如斯如已乎故曰志未平

三三 噬嗑

噬嗑亨利用獄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利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震下離上噬嗑卦因畫取象且頤中有物必齧之而後上下合故為噬嗑噬嗑而噬之故亨通震威而離明則以之用獄明足以辨威足以斷而強杖之徒靡不折服且柔中足以得情而布其矜恤之仁皆治獄者所必資也故為利用獄之象可見秉刑獄之權者惟其柔而得中所以明動相資剛柔不偏也 象曰頤

中有物曰噬嗑以初上二爻皆陽為頤內三陰惟九四為陽故為頤中有物此噬嗑之象也頤中有物則為害噬而噬之則害亡頤中不可使一物為之杖天下可使有杖化之民哉此所以噬嗑之而亨也以卦体言之則柔分者震剛離柔分居內外即畫卦分別天柔之美也以卦德言之動而明者震動于下離明于上也以卦象言之震雷離電合而章威明其並行也况六五柔中上行以柔居剛雖不當位然以之用獄則明不失之察威不失之酷刑之一成不易者自不至于究而柔中惟用獄之為利也然則觀之噬嗑

用可見用獄之道亦可見聖人不得已而用獄之心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初九最下且過刑于初過尚淺小不懲則大矣不得不用刑以試之故為履校滅趾之象皆取初下之義

也繫詞云小試而大懲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初

故无咎况震為足震動于下不禁則行惟校其趾則

不得以行其惡矣是以象曰不行謂止惡于其初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柔剛也

六二陰柔而膚亦易噬且因初之剛以噬之亦易為

力故有噬膚滅鼻之象鼻乃中正之体也言噬之深

入至于滅鼻不無傷于中正之道但始雖傷而終能

噬之故無咎象曰柔剛也柔初剛以噬柔故之膚故

不免于中正之傷耳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柔位乎剛而腊肉亦堅韌難噬故為噬腊肉遇

毒之象然毒必傷乎頤矣雖有小吝而終必噬之故

无咎周禮腊人鄭註云小物全乾曰腊三近離亦有

日煨之義毒亦柔中有剛之象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三本剛位而以柔居之如腊肉柔中有剛寧不過其

毒乎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九四順中之物也九本剛而乾肺近骨最難為噬故觀之于順既為噬乾肺之象初為金矢為剛直然以一卦觀九四之奇畫又為得金矢之象但以剛居柔利在克艱持危斯貞而吉也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吉而得之于艱貞由位不中正雖陽剛離休終非昭明有融之道

四金矢五黃金又固爻位異象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以柔居剛且又在上卦之中觀之于順有噬乾肉之象蓋乾肉比之乾肺則易噬矣然爻位得中又為得黃金之象黃謂中金謂剛即六五也但才終是柔必貞正危厲斯可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言六五之得當者由其守正慮危故無咎也可見象言不當而爻言當者在卦柔居五剛本不當在爻能厲貞故得當耳

噬嗑在一卦故利用獄六爻在初上亦取用獄之象中四爻玩其辭俱以噬物象之金矢黃金亦其本爻

之象曰據周禮聽訟必先入鈞金未矢以釋此兩爻似涉牽強莫若問說更善

上九何校滅耳去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上九陽剛大過且在一卦之上正繫解所謂惡積而不可捨罪大而不可解者也不得不罪之故有何校滅耳之象其去為何如何何校滅耳過剛故也象曰聽不明也蓋耳本聰聽且為離休而傷滅其耳正以罪其聰之不明也人焉可自塞其聰不思問義即徒以自免于刑哉

賁卦

賁亨小利有攸往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離下艮上賁卦取離艮本皆有光明之義且二卦剛柔相文故為賁賁亨小利有攸往離明于內故亨通而賁之本立艮止于外故小利有攸往而賁之用行小謂陰也觀卦德明而止亦可見小利往之義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蓋賁與噬嗑相反內卦六二之柔自噬嗑六五

而柔文為離明諸內外卦上九之剛自噬嗑初九而分上文柔為艮止于外剛柔錯綜惟柔來文剛則剛為質故亨且內明也分剛文柔則柔為質故小利有攸往以外正也以卦象言之陰中隋陽陽中有陰陰陽剛柔交錯成文此天道自然之文也以卦德言之離文明而艮止文理密察各止其所文質彬彬此人道自然之文也觀乎天文三辰五行賁于天剛柔交錯故可以察四時之變觀乎人文三剛五柔賁于人文明以斯止可以成天下之化矣是賁也賁天人之道也在一卦故以下離上艮剛柔相文成賁在六爻又

以三陰三陽或成或乘相比相應成賁會而通之賁之義盡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初九以陽剛之德自賁于下且在離明之初安處下位故有賁趾之象雖與四正應而其行尚遠與之相比而亦無所乘正以初剛不受柔文故又有舍車而徒之象夫君子之所自賁者以義為榮不以徒行為辱素貧賤行乎貧賤其舍車而徒一於義而已矣象曰義弗乘也初下其於徒步蓋亦窮不失義矣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與也

六二離體柔順中正即象所謂柔來文剛者是也離以二為主爻艮以上為主爻可見二之與上在一卦之中實剛柔相須以成賁故有賁其須之象象曰與上與何也文剛者二也柔來者上也六二上九相與以興起乎文明之盛則二爻之賁其所須者不有在乎可見與上與即須字之義何必以須作鬚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九三陽剛處文明之極然二四皆陰陽相錯自生光潤故有賁如濡如之象使因其濡而陽溺于陰未免以文滅質矣不知承乘雖陰三本剛正惟常永貞正

而不變為吉之道也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今雖比于二陰而常正則又為所溺故陽剛得居正位終不可得而踰矣

三四剛柔相雜且離艮相連故皆曰賁如此又以兩卦相賁取象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柔居柔位且在艮體之下其賁將止而文將反乎質也故人馬皆白有賁如皤如白馬翰如之象夫初九乃其正應而柔剛以求之有如翰飛之疾者豈

為寇哉乃求婚媾馬耳四之所乘者三之剛也故有馬象乘剛則幾于逼矣故有寇象初剛四柔陰陽相

應故有婚媾之象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四雖當陰柔之位而審比于三亦若有可疑

者然終與初九正應以成婚媾何无之有

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陰柔得中且艮體安止不從外賁故有賁于丘園之象所賁狹小故又為束帛戔戔之象陰性儉喜居止于丘園物止于戔帛故吝但不求榮華不假

物來而敦本尚實之風有孚於儀文華飭之外禮奢率儉雖吝而終吉也艮象丘園方文明而即止象戔戔之束帛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賁不以文而以實則不待外飭而無入不自得其喜為何如喜故吉也

賁于丘園不于朝市以束帛不以華錦以寡不以多雖吝而可喜所謂文明以止此文近之

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九賁之極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者此也以剛居上其本質也陽剛在上素本無色故為白賁之象文極而

反質素賁于是乎止矣夫何咎象曰止得志也上居

質之終而不以文來為事上之志也且賁之終為艮比則止上之賁以白白受來賁極則返朴還淳此上

之所以得志而天下之繁華榮寵舉出其下矣安足以動其志哉

四白馬五束帛上白賁即雜卦所謂賁無色也之意

山地剝

剝卦

剝不利有攸往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

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坤下艮上剝卦取五陰在下時剝落在上一陽而至

于盡故為剝當剝之時小人盛而君子孤若往則并

其一陽盡消之矣順時而止不利有攸往君子處剝

之道也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柔變剛將盡為柔

剝之義也君子不利攸往者小人長也陰乃小人之

道方長盛以剝消乎陽故君子不利于往也然坤順

艮止為剝于此順而止之不使一陽受剝于陰乃云

觀象者何 柔之變剛在觀卦已見二陽在上之象

矣故剝之順止其象得之于觀也消息盈虛天行則

然君子數尚乎消息盈虛而順止不往正以體天之

行耳豈畏禍全身乎哉夫五爻變而為剝固天行之

必然者四爻變而為觀天行之消息盈虛已有其漸

况剝則必復故復亦曰天行

初六剝床以足蔑貞云 象曰剝床以足以滅下也

初六一陰在下首剝乎陽故為剝床以足之象夫剝

床止于足若猶未至于云也但陽正陰邪剝陽則滅

貞而其凶也必矣古人座用床卦象床初在下象

剝卦

剝卦

剝卦

剝卦

剝卦

剝卦

剝卦

剝卦

剝卦

剝卦

剝卦

剝卦

剝卦

剝卦

剝卦

剝卦

剝卦

剝卦

剝卦

剝卦

足象曰以滅下也陰之滅陽必先乎下觀自古亂亡

之世群小用事未有不剝其民以自填其漢楚之

欲者及至民不堪命起為盜賊則國隨以亡矣嘗有

剝下而不凶者乎

六二剝床以辨蔑貞云 象曰剝床以辨未有與也

六二陰漸進而上矣剝床以辨則上于足也二雖與

下坤同體與五同柔其實于初三四五秋然有辨陰

剝至二故為剝床以辨之象蔑貞云與初同見君子

當謹之于始也夫六二陰居正位亦謂之蔑貞何也

陰以順承陽剛為貞而剝陽則蔑貞矣可見貞之不

可執也象曰未有與也雖陰之剝陽至五而止而二

五皆陰不應實未有與焉各指本文陰柔言所傷

在君子不必更言云也

六三剝之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當眾陰剝陽之時獨與上九一陽相應而自剝

其邪黨故剝之無咎之字指初二四五而言夫以陰

助陽宜乎其獲吉矣而止于无咎何也象曰失上下

也三居五陰之中而剝去陰黨獨應乎上則失乎上

下四陰矣勢亦孤弱不能存陽而其一念為善之誠

良有足嘉者故得免咎而已矣

六四剝床以膚凶 象曰剝床以膚切近災也

六四在下卦之上陰愈上進與上九同體則切近于身矣故為剝床以膚之象四于上最切近故象曰切近災也剝床以足以辨既茂正而凶矣災及其身其凶為何如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陰柔居中雖足以統率群陰而實居一陽之下使群陰若魚之相貫順序而進以順承乎陽故為貫魚以宮人寵之象魚陰物宮人陰類貫指初三三四

以之者五也五陰密比上爻之陽故有寵夫陰至五已極矣一陽在上而五能以陰承陽故無所不利象

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率群陰以受寵于陽則陰受

制于陽矣何過尤哉觀六五爻辭全非剝意正以剝

至四亦已凶矣于此不言剝而深有所取于五者初二

四無比應于陽故凶三應陽五承陽故无咎无不利

亦實象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虛 象曰君子得與

民所載也小人剝虛終不可用也

上九五陽消剝始盡止有一陽在上猶歲寒百果零

落止有一大果不食者存焉剝極必復碩果有復生之理也碩果不食之象其機危其寓意深矣艮為果一陽在上故象大果然自上九言之艮為輿雖一君子在上而以眾陰載一陽在君子有得輿之象以一卦言之終為剝義小人賴君子以庇履其身而以一陽履五陰則為虛也眾陰剝上一陽在小人則有剝虛之象不知斯民不可一日無君子也若小人剝盡君子不過自傷其身耳何可用哉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虛終不可用也可見君子為民所載固不可去而小人何為自剝其虛也耶終不可用乃所以深傲之也

地雷復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震下坤上復卦取一陽震動復生于五陰之下故為復一陽復于下則生生不已故亨通出入无疾一陽順以動也朋來無咎眾陽將類進也反復其道乃自然之理七日来復亦一定之數利有攸往而為臨為泰以至於乾揔言復之善也 象曰復亨剛反也

震之陽剛動反而於坤順之下故亨也在剝曰柔變剛故在復曰剛反然陽剛一動于下者必有順行于上之勢自其復于下是陽之入也自其進于上是陽又將出為震動坤順一入一出動而順行順則何有于疾乎况一陽既復斯群陽朋來陽德復亨何咎之有然所謂剛之反者復其道也一陽在剝已將盡矣其復來之數則不過乎七何也如時自午至亥止于六月至子則復矣易卦自初至上止於六爻至初則復矣况七乃少陽之數七日者數之所必不能越乃天行一定之運也如是可利有攸往以陽剛一復則

其漸長也必矣而不至於純乾不已也是復也其見天地之心乎蓋生物者天地之心也剝則一陽生生之機幾乎息矣但七日則必復來而陽剛震動于下則乾元資萬物之始者已於此乎萌焉是復非天地之心而復不可以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見於一陽初動而非見于靜伊川先生發之已詳堯夫先生冬至詩所以指點天地之心者更為親切雖然人皆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也人心獨不可見乎聖人喫緊提揭人心斯其至矣

初九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初九一陽來復于初為五陰之主是震動于五陰之下而復之最先最微者也真陽本天地生物之心陽本剝于上即復于下天地之心復之不遠也人心本善或有不善之念而一覺即反于善是人之心不遠之復也人心復之不遠則不至于悔矣謂非大善而吉之道乎繫辭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論語謂克己復禮是也可見復即真心發見之端雖人人同有然陽剛初動得正震體戒惧不忘非真能克己而剝盡陰邪者不能也若悔亦真機所發而復不遠者不至於悔若遠則不可語復之初矣 象

曰不遠之復以修也。身形色天性人身本至善也。身之不修由自遠其善。所以常至於悔。早果時時。密自修之功。則能默識此心之體。一有不善。即覺而復之。則一陽為主於內。而吾心之復。即復乎天地之心也。修身之道。何其切乎。觀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可以証修身矣。

六二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二陰柔。雖不知初剛。但陽剛初復于下。則在二有必復之機。故為休復之象。休即心逸日休之意。吉之道也。復本于初之陽剛。休由于二之柔順。居中得正。

密比于初。故休復吉。象曰以下仁也。蓋九初仁人。密比于下。在二則有不容不復者。何也。與善人居。忽不自知其入于善也。况一陽復之於下。陽氣必為之上。進而仁者以萬物為一體。則輔仁之友。寧有不休復者乎。若謂二能下乎仁。則于爻象未穩合。

象辭復其見天地之心。二爻象辭以下仁也。合而觀之。可見仁即天地之心也。復也者。復此也。修身也者。修此也。且六二之吉。得之于下仁。則欲為仁者。其可以不親也哉。合四爻觀之。又曰。從道可見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揆名為復。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三以陰處陽。震極躁動。且三視初復。二復。蓋亦屢失屢復者矣。故為頻復之象。但頻則危厲。而頻復尚能補過。故無咎。可見處震動之極。而後善端發萌。蓋亦微色發聲。而後喻改者。故曰震無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復而頻。為若不免于咎矣。然自知頻復之非。而能自惕。快是于義。則無咎也。知善之當為。則知惡之當去也。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雖處四陰之中。然能從中而行。獨與初應。以復之于善。故為中行獨復之象。所以上承六五虛中之美。下闢群陽來復之機。者。胥此也。象曰以從道也。夫初復不遠道也。四獨違群陰。以應初陽。非從道而何。此爻居五陰之中。故謂之中行。五陰惟四與初應。故謂之獨復。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五柔順。居中本有體厚之卦。當陽長之時。敦厚以自復于善。故无悔。且中固所以厚其復也。惟中虛全無餘應之私。其敦厚為何如。象曰中以自考也。五本中位。而悔由中出。以此自考。其亦內省不疚者乎。

上六遠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遠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終陰故象迷復復而迷焉故有天災人皆師敗
君至十年不克征蓋復以自知與迷復正相反也孟
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衆也即迷復之謂也何也終身由道非復
而何終身由道而不知非迷復而何故以之治衆而
終至于火敗以之自治而特亡其天君所以十年不
克征終身不自知其復極言無復亨之時也坤先迷
師謂坤國君謂初陽十為坤之終數若云迷而不復
則無此例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夫君道者何陽
剛是也上六以終陰處復之終與君道相反故以其
國君凶矣惟極陰則迷惟極陰與陽剛相反則凶知
陽剛即君道可見君道乃人人所同有者迷于所復
則人人失君道矣卦辭七日來復天行也爻辭上六
十年不克征反君道也蓋不遠復於初者陽來于七
也迷復于上者陰終于十也在天為天行在人為君
道其實一也

天雷
無妄
震下
乾上

無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象曰无妄
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
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
命不祐行矣哉

震下乾上無妄卦取動以天故無妄夫人心惟動以
天則無一毫之妄矣无妄之卦一陽動于下而純乾
陽剛在上本自大通不滯本自利貞不偏而四德全
備乃無妄之德若有一毫匪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攸
往矣其可以不正哉 象曰無妄剛自來外而為主

于內此以震之初陽為主以下卦為內即反對卦體
觀之外卦本艮而震之一陽自外居內則不二以二
所以為無妄也以卦德言之震動而乾健以二五言
之剛中而柔應如此則一千貞正無偽妄倚雜于
其間而其大亨者以正而已然大亨以正豈人為者
哉乃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何哉自初
九一爻言之陽本在上既有外來為主之嫌而震動
于下又有恃剛欲往之意稍有二毫匪正即匪天之
命也匪天命即不可往而行之也无妄之往何之矣
天命不祐行矣哉數句正解不利攸往况一卦六

夫皆無妄全重正與不正或謂无妄未有不正者彼雷或動于十月謂之正也可乎言必信行必果亦匪正之一端觀象玩辭可以意會

初九無妄往吉 象曰無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即剛自外來為無妄之主者也震乾本同一體乾剛在上震動得正由內達外何往不吉象曰得志也二陰在前既無所阻三陽在外又皆正類隨其所往莫不得其志也可見正則往吉不正則不利攸往取自一卦言一爻此自本爻言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嘗

也

六二陰柔中正一無所作為于其間故有不耕穫不菑畲之象夫為而必獲惟農則然不耕穫不計始終不菑畲不計難易立心如此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矣如是而往則一無計慮又為往而不可哉况六二爻位俱陰處雖初陽之上而得中並以此而往何所不利惟其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即孟子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之意則字宜重看象曰未嘗未嘗有欲富之心也以未富而往以柔中往應剛中何不可者况結陰虛中即未富之象也或云此爻為無妄

之福

夫耕獲菑畲而收成富庶皆分內事也充義至義之盡亦妄心也并耕獲菑畲而不為夫何妄哉無非極言以形容其无妄之意

六三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六三陰居陽位既不中正震體動極不免有災如或繫之牛而偶脫所係已為行人之得矣而邑人反遭詰捕之災是三之災莫之致而至者也無妄之災也何也六無定在行人也三不可移邑人也以六居三

其不正者六也三因六以取災非無妄之災而何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行人與牛皆屬陰行人之得震有動義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宥之也

九四雖陽剛健體處亦不正然于初震之動無所係累則乾剛同体居上夫固可正者也正則無咎而可之云者固其以剛居柔也與坤六三可貞之義同象曰固宥之也豈不可正而強以正之哉九四本乾体也六位時乘六龍四亦乾之本位非固宥而何此所以為可正也

九五無咎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九五即剛中而應无妄之至也夫何疾哉然乾剛中
正本無疾也而震動于下且陰柔相應亦足為中心
之疾但非我所自致惟久則自定勿以藥治之斯有
喜矣有喜謂不必藥之而疾自亡也象曰無妄之藥
不可試也夫以无妄而疾又以無妄而藥恐不免因
藥起疾矣九五中正必不為下震動為陰柔係累藥
何試哉

上九無妄行有言无攸利 象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乾体亦無妄也剛不中正且處卦終有徒健于
行之象故有言无攸利盖無妄而所遭不常又欲別
行則異自己生夫何利哉與乾上九亢龍有悔同象
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此文卦至上則窮窮則行行
則有災以位而取災者也内卦震体在下三文俱許
其當動外卦乾体曰可貞曰勿藥曰無攸利俱不許
其動也

大畜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象曰大畜剛健萬實
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言
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乾下艮上大畜卦取乾艮皆陽以陽畜陽斯所畜者
大故為大畜且天在山中有畜聚之義艮能正乾有
止畜之義大畜利貞言所畜者大而利于正也惟所
畜者大故不家食言可以亨天下之大烹利涉大川
可以濟天下之大險也 象曰大畜剛健萬實輝光
日新其德蓋以卦德言之乾剛健艮萬實輝光言之
不已故日新其德所言何其大也此大畜之義也艮
體陽剛在上而六五尊尚其賢為能止乎乾體之健
是以剛畜剛大而得正所以利於貞也如此則不家
食吉利涉大川矣何也剛上而尚賢則能養賢以及
萬民而六五為能虛中以大養矣一卦四陽獨上九
一陽在上有不家食之象六五能尚之以止乾陽亦
有尚賢養賢之象養即蓄義乾本天道也艮應乾所
以應乎天也觀上九陽爻獨出二陰之外亦有涉大
川之象且應天以濟險則險難安足以既之哉觀象
傳大法獨與他卦異不云健止而云能止健可見大

畜一卦當以上九為主不曰應剛而曰應天總以上卦應下卦故不取五二剛柔之應知此知則大畜之貞矣

初九有厲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初九陽剛在下必上進者其勢也然四六陰柔若必欲進則大畜之初反為四陰所害而不免危厲莫若已而不進之為利也故為有厲利已之象子夏傳曰居而俟命則利往而進上則厲當已則已有畜之義象曰不犯災也知其危而已之則雖有災危莫之犯矣

九二與說輶 象曰與說輶中無尤也

九二剛健與初三同為乾體故有與象二在下卦之中有輶象然以剛居柔又為六五正應若與之說其下縛而不能進銳故有與說輶之象當大畜之時不免為陰所害矣以二之體本柔而六五亦陰柔故也象曰中无尤也與而說輶特說其車下之縛而其中如故尚不失為與也二本中位中故無尤與小畜九三與說輶不同蓋輶者車下縛也輻者車輪也輶與輻不異而所說又各有其義玩易者皆混然無別何哉

初二皆乾體剛健而四五陰柔亦皆正應然初利已二說輶何也初二上進則四五之陰得以畜之是小畜矣何以名大畜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與衛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九三剛健居下卦之極四五俱陰柔又不足以禦之故馬雖良而有馳逐之象然所居正矣使過剛銳進不可也故必利于艱難貞正使日閑其車與防衛斯利有攸往而大畜成焉乾體故曰良馬逐下健上止故象曰閑與衛上九同德故象利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剛健上進陽之志也三與上合其進不可止故利艱貞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四陰柔得正為艮之初有童牛之象艮本止也與上爻同體而受其畜止焉有童牛牯之象蓋童牛未角之時而先事以防閑之則為力甚易牛習于牯而忘其觸焉所以消散其血氣而畜之易易也惟四有順正之德故大善而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喜其當大畜之時即能畜止其陰不為陽剛之害是禁於未發功不勞而性無傷也

六五續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柔中其位則剛不畜則陰躁亦足為害居大畜之五位而上久畜之得其要故有續豕之牙之象爾
雅訓續豕埤雅云以棧繫豕謂之牙惟牙設而剛躁自止所以為吉也續善奔騰畜之方純即于上久象見之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時當大畜而陰躁不止未免有害於陽剛惟制之得其要則天下受其福而其慶無窮矣

牛與豕皆陰物牛為純陰故六四象之豕陰而躁故六五象之特牙皆本于久艮止取義何必謂四畜初五畜二哉若以四五畜初二是小畜大矣初二亦無牛豕之象但畜必續必以牙者雖得其要不如特牛防其角者其機為尤易故五吉四元吉此又可知大畜之當據

太畜一卦以上卦為主自上九視四為特童牛自上九視五為續豕牙以艮止本在上也
上九何天之備亨 象曰何天之備道大行也

上九畜之極卦之主也陽剛畜極何所不通故以何天衢象之夫艮一陽在上而乾三之陽乃天道也畜而至此則天道之大我其以一人負荷之而亨通無

滯矣象曰道大行也道即天亨大行則亨矣畜之大故行之大畜道大行也艮為徑路在上則為天衢之象行字正與衢字相應何與商訟何天之休何天之寵同惟信得道即天衢則謂之荷天之道亦可也何字不必衍總是畜極大通之意

山雷頤

三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震下艮上頤卦取震艮上下二陽內含四陰若衆齒森然下動上止故為頤然養則頤之義也但飲食之養易于失正頤養惟正則吉而正不正其何以觀之哉頤中虛有口象觀頤卦之象惟自求口實以自養為斯得正而吉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養不正則不吉可知矣故頤之吉本乎貞也觀頤觀其所養

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四句當一氣直下謂觀象于其觀其所養何如耳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為能得乎正也豈徒自養已哉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皆此養正之道也正無定在以時為大頤之時不其大矣哉細觀六爻內三爻動依皆出外三爻正皆皆吉且口容止故知止則不妄動六爻揔以由頤歸之于上此卦當以上九為主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初九陽剛亦足以正自養而無求于外者但震體本

動又與四相應未免動于欲去之道也故為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之象夫龜能喘息不食以氣自養所以龜為甚靈初能剛明以自養即此靈龜也乃舍爾之靈龜觀我之朵頤則失其自養之正矣豈不凶哉爾我者設為上下兩卦相謂之詞在下而動有朵頤之象象曰亦不足貴也陽貴陰賤初九本陽爻也舍自己之至貴至靈者反朵頤乎我則惟情欲是徇亦不足貴矣夫段頤養之道宜乎陰來應陽而以陽應陰所以自失其貴也離為龜頤卦內陰外陽似離故初有龜象况初九一陽處四陰之下有靈龜伏于山下

自養之象

頤之為義本上養下者也下卦震體初爻雖陽而震動于下何足貴哉陽本足貴而云亦不足貴即亦字可見上下兩卦相爾我之意

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陰柔不能自養未免資養於陽以二而反求於初既象頤頤而違五之常應又拂乎經常之理若又求養于上而于丘頤是往則征凶蓋二亦動體所以上下皆顛拂也丘指上九艮為山也象曰六二征凶

行失類也初上皆陽豈六二之陰類哉故進退皆不可據况兩用其心如之何其可也大抵養道不取其動故下文皆云

六三拂順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陰不中正處動之極既不能自養宜與上正應以陰從陽斯不拂也三乃不應乎上而反隨下體震動已拂乎順矣拂則雖正亦凶所以十年勿用无攸利則終于不利也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一卦之順由乎上而三拂之大悖順養之正道故終不可用

悖即拂也

六四順順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順順之吉上施光也

六四柔順位正而應亦正故居上而下求初九之陽剛以資其養雖若顛倒其義則吉也但求下之心不可以上九同休之陽剛而或問焉必如虎之食物眈眈而无鬻逐逐以求繼可也夫虎視常下四之求初果如此眈眈逐逐則其下賢求益之心專一不二所以求養養人者斯無咎矣艮取虎象虎在山下亦取養義象曰上施光也以上之六四下應初九蓋其所

以施諸下者何如其輝光也是以雖顛而吉夫以下求上則不足貴以上求下則上施光養正之道可識矣

四之順與二同而四吉者初四本正應而二與初非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柔居尊位不能應二以教養道於天下而反求養於上已拂乎經常矣然由順在上二六五以柔承剛果能所居一于正道則吉特不可涉大川濟險難

也大意謂以一人治天下以天下養一人道之常也

以五位待養于上既拂經矣然亦為可以居常不可

以處變蓋守經在柔中者可能濟變非剛中不可也

艮止有居之象象曰順以從上也柔順以從乎上九

之由順斯居得其正而吉

二五相應經也二拂五而求養于初五拂二而求養

于上其拂經同而二征凶居五貞吉者下卦動艱上

卦止艱故也

上九由順屬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順屬吉大有慶也

上九以陽剛居上而下群陰皆賴以養是順養之道

由之以出也故為由順之象但位居乎上必暢屬則
 吉雖以此陽剛之才用之涉大川濟艱險亦無不利
 何也治養天下之道由剛正之賢而出也况養天下
 必猶于賢猶涉大川必由舟師舟亦與眾工共事故
 眾上皆由之以役使而成涉險之功賢者不與眾職
 共事故眾職皆由之以效用而成養民之道惟其陽
 剛且止于上故也然上利涉而五不可涉者何也均
 為止體而六五才柔上則陽剛且止極可動也象曰
 大有慶也陽本大而養道乃天下之大慶也順者志
 由乎上且能危懼匪懈其吉慶孰有大于此乎

人之順上止下動一卦二陽而下由乎上故曰由順
 一卦二陽以上為主故上曰由順初曰觀我朵頤亦
 不足貴一字一義皆實象也二三四五之順拂俱指
 二陽言之

澤風大過

三三 一氣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
 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
 大矣哉

巽下兌上大過卦取四陽二陰陽大陰小故為大過
 卦象四陽橫于中故有棟之象上下二陰柔弱無力
 故有棟橈之象但天下無不可為之事惟剛中巽說
 雖棟已橈矣而往修治之則廢者可興故利往亨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指四陽也棟橈本末弱也指初
 上二陰也此大過之義也以卦才言之剛過而中謂

四陽之剛大過而在二陰之中也巽而說行謂下巽
 順而上兌說也時雖大過惟本吾剛中之道而巽說
 以行之事能巽入人心而人莫不說故利有攸往乃
 能亨也可見棟橈則當修必攸往乃亨乃字宜玩味
 苟不往則不亨可知矣大過之時大矣哉斯時也雖
 大厦將顛之時也必有大過人之才德斯足以濟之
 否則于無事安常之時必欲運乎大過之才智則反
 害矣故又嘆其時之大以示戒也

上棟下宇取諸大壯然大壯四陽在二陰之下其本
 壯也茲二陰在四陽之上下本末弱矣故棟橈

初六藉用白茅無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初六陰柔在下以承上之陽剛亦敬慎畏懼之過也

故有藉用白茅之象但處大過之初雖過于巽順亦

無咎夫大過之初其過未甚藉之厚指初茅甚潔指

六巽為白故云白茅象曰柔在下也以柔順而處卑

也敬慎之道也繫辭發之蓋矣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 象曰老夫女

妻過以相與也

九二剛居柔位得中與初陰密比陽雖大過得陰則

生况初二同為巽體而生意在下猶未發洩遠取諸

物為枯楊生梯之象楊雖枯而梯生于下根榮則枯

可回也近取諸人為老夫得其女妻之象天雖老矣

得女妻則可生育也剛得柔以濟之而變通不窮故

無不利木生近水者楊也梯與女妻俱初六之象象

曰老夫女妻過與相與也九二初六陰陽之老少雖

已過矣而相與則和也

九三棟橈凶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三以剛居剛過于剛也三四二爻在一卦之中故

皆取棟象棟而過重勢必難勝且居下卦之上過剛

易折有棟橈之象夫陽剛大過至于橈敗故凶 象

曰不可以有輔也輔三者上也上柔不能輔而三剛

大過不能輔寧免橈折哉故象曰棟橈本末弱也可

見三應上故其末四應初故其本所以有棟橈棟隆

之巽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九四陽居陰位剛柔得宜說以行之人心莫不愛戴

猶之屋棟隆然而起吉之道也且下應初六故下不

橈而上隆矣若又有它志不免為剛德之累故有它

則吝它謂卦有二陰不可以同體相說也象曰不橈

乎下也四居上卦之下其下本實而下應乎初所以

不橈可見處大過之時雖不厭其過而二與四以剛

居柔為得宜

初六柔居剛位故二比之如梯之復生于下四應之

如棟之不橈乎下也上六陰柔之極故五比之如華

之復生于上三應之如棟之不可以有輔也

九五楊枯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無譽 象曰枯楊

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配也

九五陽剛大過徒上比過極之陰以相濟在物則為

枯楊生華之象在人則為老婦得其士夫之象陰陽

俱為大過止于無咎无譽而已老婦指上六居五之

上故云老士夫指九五居上之下尚為士夫然五無
應與徒為上六所親說故稱老婦得其士夫五處四
陽之上其勢反弱不能為主而上六反得乘而主之
矣陽在陰中以比昵相匹故其象如此象曰枯楊生
華何可久也物枯而華適以速其枯而已其能久乎
老婦士夫亦可醜也老婦無復生道以未娶之士夫
得再嫁之老婦失節相配辜昵私情不亦醜乎
初六柔居剛位女妻也本在九二之下故象老夫得
其女妻上六以柔居柔老婦也且在九五之上故反
稱老婦得其士夫

上六過涉滅頂凶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上六陰居處四陽之上不能量力而行欲以一陰涉
而濟陰故有過涉滅頂之象凶則凶矣時亦有所當
濟事亦其所當為時柔弱不能大有所為也才不足
而節有無故無咎允為澤有涉之象頂即在上之象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因其有過涉滅頂之凶而
咎之不可也蓋論是非不論利害雖才柔不足以行
權而殺身亦足以明義是以雖凶無咎也
總玩六爻陰宜慎不宜過故在下藉茅則吉在上滅
頂則凶陽宜濟不宜過故二四陽居陰則利三五陽

居陽則不利所謂大過者其無過歟

習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也險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上坎下習坎卦取一陽陷于二陰之中故為坎內外二卦俱陷故為習坎是坎也惟陽實故為有孚之象陽明在中故為心之象處坎之道維心則亨不為其所陷也誠心以行乎險而其行有功可嘉尚也不行則終于坎而莫之出矣一言以蔽之只是誠心可

以行險大五六十四卦獨于坎卦指出心象以示之可見心在身中真如一陽陷于二陰之內果能全此一陽為主于內則道心維微者此也若一陽為形氣所拘則人心維危矣况處重險為心則亨道人其可以自陷于險而不存其心乎 彖曰習坎重險也重即習也此坎之名義也水以流行為主流而不盈者未能出乎險中也雖在險中而行險不失其信必盈而後行必行此而後及彼此所以為有孚也有孚非心而何維心亨通剛而中也指二五也以剛中而行則隨行有功動則可以出險如水之盈科而行不為

險所難矣是險也天地人之所必有者天險無形不可升也地險有形山川丘陵是也王公因坎險之象設險以守其國用險之道也險之因時而用也大矣哉要之險為險而用之者維人心之剛中為能得時措之宜然則无形之險天險也其即心之謂乎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初六以陰柔居重險之下非維不能出險而其陷方深故為習坎入于坎窞之象窞本凶也入于窞而不自知其凶為何如即入窞之象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初為最下人所易見從而入之柔暗甚矣自處

失道即中庸人皆曰予知驕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避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陽剛雖出于初陰而猶在三陰之下故為有險之象雖剛而得中而質本陰柔正可求小得也終不能超然險阻之外而大有得可知矣陽本大而云小得以九二所求在出險險是以象曰未出中也二雖中而位則陰特小得濟耳何能出于險之中乎可見中無方所人志局于形骸之中者猶未出乎險也觀九二之象玩九二之辭可以識心矣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三陰不中正當重卦之交雖在下卦之上若已出險然上卦之險則方來也是以來之坎而入坎也夫下之坎已險矣上之險入枕而壓之如此則祇入于坎窞矣入坎益深何可用也初與三皆入于坎窞初凶三但勿用初在下三在下坎之上也人心維危其危不窮一有不慎其坎窞若此上卦亦坎故有來之坎坎之象象曰終无功也不能成濟險之功尚安可用哉

六四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 象曰樽酒簋飯剛柔際也

六四陰柔欲求出險非九五陽剛不能濟也况在險難之時方自修省不敢以多儀為亨樽酒簋飯用缶可謂薄而簡矣以此納約信于五乃因明通蔽自牖而入焉既非止應未免因密比以相通蓋亦處坎之時委曲時順不得不然所以始雖險而終無咎也坎有樽酒象一有簋飯并自牖之象柔位柔位有質實用缶之象象曰樽酒簋飯剛柔際也不以禮薄為嫌者四五以剛柔相交際其道則然當險難之時在誠

不在物豈後世計術廷就避禍之謂哉
九五陽剛中正然有一陰在上故為坎不盈之象盈則注洋溢何坎之有所以五雖未能盈乎坎外然盈科後進祇既平為平則可以出險故無咎蓋雖有剛中之德與二既不相應不能合眾流以成大平之功故也象曰中未大也水必盈坎而不見其坎臨之逃然後為水之大中必用天下之中而使天下成化中之治斯為中之大也五之剛中尚未能天下之險難雖有中德而未大矣可見不盈則未平未平故

未大皆實象實義

習坎維心亨不為坎所陷也此爻尚在坎中在人雖不狃于形氣亦未能超形氣也所以君子貴大學之道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出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六柔居險極既無出險之才而乘剛又有係寘之患故為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之象叢棘獄也徽纆獄中羈係之刑也川官司寘收教罪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圍土者教意蓋如

此坎本險密微纏叢棘皆坎險之象上坎第三爻故為三歲之象上其密之極乎人心終于陷溺而自加極枯者可以省矣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矣上以險極失道所以終凶至三歲之久也初柔為坎陷之始上柔為坎富之終是以皆為失道可見天下寧有失濟險之道而不凶者乎

☲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

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上離下離卦取陰麗乎陽虛中則明故為離然附麗者涉于不正離必麗于正則亨離以麗陽為正故能虛明无所不照何如其亨通也畜牝牛吉牛固柔畜牝牛則柔之柔者柔順得所養則中有所受而生息之相繼矣所以畜牝牛吉也陰在陽中有畜義牛而牝皆屬坤離中陰爻即坤也故象牝牛即坤象牝馬取其配乾受陽之義 彖曰離麗也二五皆陰麗陽中故虛而明此離之義也日月麗天附陽氣以流行則照臨之功成即五為天位麗天之象也百穀華木麗附陽氣以發生則阜利之功成即二為地位麗土之象也此天地自然之附麗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上卦下卦即為重明人道效法天地自然之麗而日新又新明照不息則麗乎陽剛者重明之正也斯可以成天下大明之化矣三句總以天地人極言離道之大可見重明麗正故利貞矣然謂之亨者何哉惟柔麗乎中正故亨指六二六五本以陰柔

附麗陽剛之中正以其中虛能順受故也是以畜牝牛吉總承上文惟牝物之虛受為能生生不息其所麗非陽而何此又以畜牝牛為柔麗中正之實象也信乎柔麗中正則吉而柔不中正則不吉又可意會矣然則觀離之象玩離卦之辭惟中虛故受惟順麗陽剛故正人之心体本如斯也果能不以見聞知識一切私意括其虛明之体則吾心無不順受而緝熙光明繼照不息斯心体大中至正百体從令萬牝順成何往不亨通哉

初九履錯然敬之無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九離明之初而明尚未盛况以陽居陽恐不免躁動之咎而初之前即二陰也故有履錯之象履麗于足舉足之初一有急迫之心必至于錯敬則心有所主而明生焉所履非錯之咎庶乎可免而不至日昃之凶矣此君子謹始之心明善之道也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錯即咎也當方履之初恐其履錯而持之以敬心所以避咎者有道矣若云交錯成文恐與履錯之敬相背此

六二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陰柔麗于上下二陽麗乎中正者也然黃固地

之中色也德純乎中猶色尚乎黃无以加矣六二本柔中離体且火之有光者外赤內黃地二生火故為黃離之象以此當文明之盛所以大善而吉象曰得中道也惟中故虛受惟中故明通惟中故元吉且柔順中正而麗乎陽剛柔之貴中也如是哉坤六五在上象黃裳以中德而居乎陽也離六二在下象黃離以中德而麗乎陽也故皆云元吉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三居下卦之上陽明已過乎中而前明將盡在天

則晝之時夜故有日昃之象在人則壯而老矣故為大耋之象然晝夜生死常理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奈何日中不斲力至日昃茫然失措不鼓缶而歌謂人生幾何而似喜樂以永日則大耋為嗟而朝不謀夕懼死日之時暗是敬則忘生而棄事嗟則傷生以害身皆出道矣離本日象下明時晝其不明也如此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三過中故晝日昃則時不久矣而嘆歌嗟嘆皆非可久之道然則人不及時奮勵徒陶情絲竹嘆老嘆悲何為哉可見敬與嗟皆非中道惟終日乾乾學有緝熙于光明不知老之

將至則不以老少動其情矣否則未光不為九三之
出者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
無所容也

九四居下卦之上上卦之下離之繼明火之重炎也
重剛燥烈之勢突如其來如而氣燄焚如殆有不可
撲滅者則不戢自焚必至死如棄如而後已所以象
曰無所容也言必焚棄死也要之陽明屬火其剛一
也明之於人猶火之于木火宿于木而能焚木明本
於人而能害人顧用之何如耳九四不中不正剛氣

燥暴其害若此人以聰明才智為氣所使而得禍反
酷烈矣可不戒哉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柔順在中不若九二之中而正也是以不免憂
悵故有出涕沱若戚嗟若之象然柔居剛位守中如
拱則操心危慮患深而生于憂患故吉夫以涕沱之
哀戚嗟之憂而終歸于吉者柔麗乎剛明早見故也
象曰離王公也王公即上九王用出征者是也六五
雖柔實附麗上九之剛此其所以吉歟
離者麗也柔麗剛也五柔上剛故在五曰離王公在

上曰王用出征人可執定五位為君位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無咎 象曰王用
出征以正邦也

上九以剛明居上明而能斷者也雖萬邦皆其所附
麗而文明之世不廢武功彼元惡足為文明之累者
不容不除是以王用出征則有嘉美之功然惟折其
首惡匪以獲其醜類即書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是也離火內暗外明上九剛明于外者也成明並至
故无咎離為甲冑為兵戈剛在上即王用出征之象
或云折首指四亦不必拘泥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
也征之為言正也正元惡之不正者斯萬邦一歸于
正矣剛而明故無所不正

坎上屬陰本陽之所由陷故凶離上屬陽本陰之所
由麗故吉坎體本陽水滿則流故二不如五之剛而
實離體本陰火炎則滅故五不如二之柔而虛

易象義卷三

豫章後學章漢本

澤山咸 三

咸亨利貞取女吉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艮下兌上咸卦取少男少女交相感應故為咸蓋物之相感莫如男女之少老故二少為咸上下交感則自然亨通但相感之道每難於正故利貞男下乎女而女隨之故取女吉然三陽上陰男女皆

正故有利貞之象 柔曰咸感也感之無心者騶咸乃咸之義也剛柔以質言兌上柔艮三剛也咸應以氣言一卦六爻俱相應陰陽二氣彼感此應交相與也艮止而兌說以卦德言也艮男下兌女以卦象言也四句總釋卦辭是以亨利貞取女吉緊承上四句如是則亨利貞取女吉也觀親迎之禮必男先乎女亦可見取女之義豈特男女為然哉天地交感而萬物有化生之理聖人感人心而天地有和平之治是天地萬物之情咸應盡之矣有感必有應感之速則速感之正則正寒暑往來

動息榮悴其情蓋莫不然故觀於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即此可見矣意觀天地萬物之情而人心感應之神不可見乎要之止而說者人心寂感之常此咸之所以為正也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初六陰柔在下取象於身猶足之拇也咸而感之者九四也四感而初應故有咸其拇之象夫感而在乎足之大指則所感雖微實已動於感而有欲行之機矣象曰志在外也觀拇之感而初之志不在於外之九四乎惟能正其志斯非禮勿動否則人心感應之初即為外所動焉非心之正也

六二咸其腓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六二陰柔在下體之中猶之腓也腓則易動故有咸其腓之象五雖正應然則動則凶但二亦中正當位且為止體果能安居以俟不為情欲所率則雖有所感而不離乎正吉之道也何也居則身安而腓不動也象曰順不害也以陰居陰本自柔順所以雖凶而居吉者惟順則不害於正耳時乎以順為其可無感而先自動於情乎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

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三以陽居陽而為艮主內不宜如初二之妄

動也乃不能自止說上六之陰而應之亦猶股之

隨身而動矣故有咸其股之象夫股之所執者惟

在於隨是故往隨上九者也艮止不能自止為人

所隨而又隨於人感雖以正不免為情所牽故本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初二

陰爻既不能自處而三之陽剛亦不處而動焉蓋

其志在隨人所執甚卑下也執下卦之陽以往隨

上九之陰所執愈下而愈失矣又謂不處象謂隨

人皆動於感而不止之象可見初二三本皆艮體

當止不止皆為所感而動則其所謂利貞者又不

徒居正感正已也

九四貞吉悔七種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

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當三陽之中感之主也自一身象之

居股之上脢之下適當心位而心之官則思焉大

在一貞足以特萬感惟貞則一於理而吉矣悔於

是乎亡矣不言心者心無方所貞即心也不離思

慮實不滯於思慮神感神應往來屈伸如日月寒

暑之自然而殊途百慮一歸於正所以無思無為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貞而已矣苟憧

憧往來不能貞夫一焉則入於意必之私能感於

思之所及不能感於思之所不及心為物役祇朋

從爾思冒勝其揆繫辭發之詳矣可見此爻以陽

居陰陽剛寓於陰柔之中而心體蓋可識也然咸

為無心之感故四不言心亦不言咸三陽相比亦

有朋從之象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

未光大也貞則無適不正無感不通未有私感安

有私害故吉而悔亡憧憧則以私心相感所感已

狹而往來所從特朋比之私耳豈光大之道哉要之

往來者其常也失在憧則不貞耳故學莫要於正志

九五咸其脢無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九五以陽剛而位於心之上口之下其胸膈間至

虛之地也乎故其咸其脢之象感而在於脢既不

應二亦不比上無感而已矣無感故無悔夫人以

心為本不論有感無感而貞夫一者志本之道也

象曰志末也雖無係應而不能感物志乎此者亦

未矣執若本之無感而無所不感乎二氏一於虛

寂類此

雷風恒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

上六陰柔兌體為說之主感之極也自一身觀之

其口舌之間感人以言者乎所以雖與九三為感

應之正然彼止而我說則亦說之以言耳故有咸

其輔頰舌之象夫感人不本之至誠而徒口輔頰

舌其不能感人也必矣兌為口舌象曰騰口說也

口說之騰徒以柔媚取說於人耳感通其窮矣哉

咸本無心之感全卦止而說則正若分各爻如下

體之拇腓股無感入之道如上幹之脢輔舌無感

人之實惟四雖貞吉又不免憤之思可以觀咸亨

利貞之難矣且咸本無心而虛受者也六爻皆有

應故皆無全善之辭

三三

恒亨無咎利貞利有攸往 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

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無咎利貞久

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

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

人久於其道而天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

見矣

巽下震上恒卦取象震長男在上巽長女在下男尊

女卑男外女內剛柔一定故為恒然恒則亨通無

咎而恒之所以亨者利於貞正為耳惟正則恒久

之道何往不利陰陽變易而道常存也 象曰恒

久也恒之義也剛本宜上而上卦為震柔本宜下

而下卦為巽上下之常也震雷巽風相與不離二

氣之常也以巽而動卑而上行德之常也久久剛

柔交相為應情之常也此所以恒也然上下者不

居相與者不息巽動者不測相應者不窮所謂通

也恒亨無咎利貞久於其道也惟正道則可恒也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亦惟久而正而已矣利有攸

往終則有始也震巽陰陽之始艮兌陰陽之終咸

恒相反而終始見也且巽終於坤則一陽生而為

震而陽以始之震終於乾則一陰生而為巽而陰

以始之天雖上而陽氣為之下降地雖下而陰氣

為之上升往來推遷循環無端此天地變易之常

道也然終而復始之常道何往不然哉日月循天

運旋而能久照四時推移變化而能久成聖人終

亦不已久於其道而天化成觀其所恒則天地

萬物之情可見矣人之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當

久於其道也否則泥於一定不易之謂恒則執一

不通矣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知其不易

又知其變通斯可語恒矣

恒在一卦則善在六爻惟九二以陽居陰得中悔
止餘爻皆無善辭可見滯於一者非常道也

初六浚恒貞吉無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耋深也

初六陰柔在下守其巽順之體定交後求可也乃

執初四正應常理必巽以入之故為浚恒之象責

人大甚其情又於未信而諫以為諂已未信而勞

以為厲已所以雖得巽卦之正亦凶而無攸利也

知守正不知恒權豈善於巽者哉初下本深浚即

深知謂也初陰巽體以虛而入亦以浚之象象曰

始求深也所謂交淺言深是也居恒之初求望於

四者過深求親反疎不可以為恒矣

九二悔止 象曰九二悔止能久中也

九二陰居陰位本非常理宜有悔也但二有中德

五亦居中應之巽而得中剛柔相濟則可恒雖悔

亦止之矣象曰能久中也久即常之謂也久於中

道則剛而過非凡處人也常變無所不善所以悔

止有恒者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恒其德無

所容也

九三以剛居剛既已不中體雖巽而處下卦之上

亦不得為巽故有不恒其德之象雖欲巽以承四

其實以陽承不正之陽而或承之羞矣所以位雖

正而得不恒故吝不免內省有疾也象曰不恒其

德無所容也三本無恒既不能安處乎巽又不能

進從乎震且以過剛而介於二剛之間進退皆無

所容欲免於羞吝也

九四田無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以陽剛處陰柔之位非其位也且本爻為震

主又乘二三之剛未免恃強以取初六之應震動

不已將欲獲禽於田而四安得有禽哉位與應皆

柔故為田無禽之象陽剛輕動必無成功柔位中

虛亦無所得田亦取震動馳逐之義非專為田而

發也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震動於陰柔之位

而不中不正非可久之位也如田獵於無禽之地

非得禽之地也故雖久於田而無禽可得然則四

豈陽爻震之位哉是四乃不當恒而恒者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

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吉也

六五以柔中而應剛中故有恒其德貞之象實以

順為正者也然從柔順從人之正道在婦人則可
 常故吉在夫子則不可常故凶何也陽主健陰主
 順陽主變通陰主承貞然陽則君道也夫道也陰
 則臣道也婦道也其用不同不可執一論也此文
 柔中能恒其德而安於貞矣使居當其位則為臣
 之從君婦之從夫吉道也但五本陽位震為動體
 若以陰從陽以震從巽守此以為常焉則其德雖
 正而君行臣道夫行婦道寧不凶於爾爾凶於爾
 家乎雖云婦吉夫凶一爻二義其實此文本有此
 象且示人不可執此順從為常象曰婦人貞吉從
 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制義乃夫子陽剛
 之常道若以順為正是從婦道而夫制於婦矣可
 見道貴中中貴時執中無權反為賊道故惟君子
 為能貞而不諒
 上六振恒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無功也
 上六恒之終也以震而終有振恒之象夫居上宜
 靜而震體振撼不寧不可恒久故凶象曰振恒在
 上大無功也凡在上者惟寧靜可以致遠久道可
 以成化振恒在上以動為恒體剛才柔是以陰躁
 之人欲假設施作用以求成功孰知其大無功哉

恒無定體久則變通初以浚為常曰始求深也上
 以振為常曰大無功也故曰初爻振之卒成之終
 初浚終振之謂也

遊亨小利貞 象曰遊亨遊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
 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遊之時義大矣哉
 艮下乾上遊卦取陰長陽消小人漸盛君子遊而
 遊之故為遊斯時也君子身雖遊而道則亨也但
 君子之遊由於小人之進群小豈可恃陰賴之進
 而不正哉亦必利乎貞而不浸迫乎陽斯可也亨
 指四陽小利貞指二陰也各卦皆陰小陽大若謂
 君子當小有所正則與象之浸長異矣且二陰本
 正亦有利貞之象象曰遊亨當陰長陽消之時必
 遊而去之乃為亨通指在上四陽而言也當位而
 應與時行也九五以陽剛當尊位陽剛尚盛六
 二以陰柔應之陰亦尚微惟知時之君子則知陰
 雖微而必進陽雖盛而不容不遊所以遊與時行
 時當遊則遊我無與也遊而亨者此也然大雖遊
 矣小可不正乎小利貞浸而長也陰止於二尚不
 失正但浸而長則將侵迫乎陽剛此所以利乎
 貞也可見時當遊也陽剛當位君子固有仁天下
 之心不可無時行之哲陰既浸長小人雖無時
 之策不可無利貞之圖此乃處遊之義也君子之

進退係世運之盛衰遊之時義何其大哉遊本為
 陰長乃以陽遊名卦信乎易為扶陽為君子謀也
 例觀各卦辭如泰小往否小來睽小事吉巽小亨
 旅小亨小過可小事既濟亨小凡小字皆指陰言
 初六遊尾屬勿用有攸往 象曰遊尾之屬不往何
 災也
 初六最下初陰尚微於此而遊故有遊尾之象凡
 初爻為下故後為足為尾遊尾者遊之退而後也
 所以不免危屬當勿用有攸往何也遊則退往則
 進也陰雖浸長四陽之勢尚不可犯苟遲其後
 猶欲往而進焉則自取災害也象曰不往何災也
 遊尾雖不免於危不往亦可免災况處止體止而
 不往即所以為遊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象曰執用黃牛
 固志也
 六二浸陰長而為遊之主也四陽皆為二而遊而
 二可以遊言哉然柔順在中雖與九五剛中相應
 而能忠順以固執其志不敢侵凌陽剛故有執用
 黃牛革之象黃謂中牛謂順執之與革謂堅而固
 馬從艮止之義也執之若此其固則莫之勝說矣

象謂小利貞者此也象曰固志也順道自執之志殆如牛革之固而不敢通陽是即二之避矣可見兩陰爻俱有避義

九三繫避有疾屬畜臣妾吉 象曰繫避之屬有疾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陽剛得正且居止體宜其以陽剛畜止二陰可也夫何當二陰浸長之時不知艮止速避乃與二陰同體相比其中不無情係之私矣故有係避之象雖欲避之其實係之所以不免有疾也既有疾而強自奮迅徒增困憊危厲而已若此者特以

畜止臣妾之近勢猶可行吉之道也以之處避則非夫當避之時顧戀恩私人得臣妾乎我必不能避矣臣妾指下二陰大畜卦乾下艮上艮能畜二陰故此爻艮體亦以畜臣妾取象雖下比二陰而能以臣妾之道畜之故吉象曰係避之屬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當避避而係累適以困憊至危則其到時可畜止臣妾之小耳安足當大事哉言二陰浸長心不能大有所為也

九四好避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避小人否也九四剛健與初柔正應有和好之情然乾剛之體

陰不能干又有能避之義故有好避之象好而能避亦能以義制其情矣但九剛四柔果為剛而能柔之君子則吉若為剛牽於柔之小人則否小人以陰好陰必不能決於避也象曰君子好避小人否也謂決斷和好而勇退也惟君子能之小人則不能也可見小人未必能干君子必在我有以致之耳

九五嘉避貞吉 象曰嘉避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剛當位而應者也然而雖我應其浸長之勢已識其微矣於此時急流勇退其嘉美為何如况

乾剛中正無所係好所以貞吉然其正也豈徒正其行而已哉象曰以正志也志在何避則避不以二之我應而溺其情可謂貞也已夫二之志雖同五之志則正是其避之嘉而吉者取決於己之志而已矣

九四剛而不正好避決於情五剛中而且正嘉避合乎禮

上九肥遯無不利 象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

上九以乾剛處於卦外去下二陰最遠無比無應一無係好於心其遯也道德豐腴素飽仁義而名

利不得以干之也殆異乎山澤之瘠潔身亂倫者
 矣故為肥遯之象所以浩然無係心廣體胖無入
 不自得何所不利也象曰無所疑也身在外而下
 無所係德極剛而心無所疑真超然物表無一足
 以滯於中也已夫三有所係故疾上無所疑故肥
 可見遯之所以為遯一毫已私不得而與也

雷天大壯

䷗ 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
 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乾下震上大壯卦取四陽二陰陽剛壯盛故為大
 壯大謂陽也乾震本皆陽卦而陽剛大壯一出於
 正故利貞言不可矣剛動而進遂失其正也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四陽本大惟大則壯此卦之
 德也然乾體至剛而動震乾上所以壯也此卦之
 德也然卦辭云大壯利貞何也大者正也陽剛之
 氣浩然充塞於天地常伸於萬物是其所以大壯

者大而正也既正且大天地之情可見天地不過
 乎正大而已矣况於人乎坤上震下復見天地之
 心乾下震上大壯見天地之情合而觀之天地之
 所以動者可知矣

陽居上卦為正上卦五位為正大壯四陽在下乃
 曰大者正也何卦觀陽居二四位本不正皆曰貞
 吉初三位若正矣曰壯趾征凶曰用壯用固而於
 五之喪羊者則曰無悔是不可以識正大之義乎
 初九壯於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於趾其孚窮也
 初九陽剛在下壯於進也初象趾人之足將進則

趾必進動故為壯於趾之象夫三陽在前且無正
應未可進也銳進必犯其剛征行之間必有顛蹶
之患而其凶為有孚也象曰其孚窮也言初即恃
壯以進則信乎其窮而凶矣始於躁進者可不慎
哉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乾剛大壯得中且以剛居柔上應六五始終
乎禮義之正矣此正之所以正也故不言壯而直
言貞吉象曰以中也剛居下卦之中故能以柔用
剛中而得正所以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陽剛健體居下卦之上過於剛而果于用者
也在小人則暴逞血氣專以力而勝人故用壯在
君子則偏執理義未免昧己以互逆故用罔如此
則爻位雖正意氣未平亦足召亂危厲之道也蓋
觀之物乎羝羊剛壯喜觸藩籬則有羸角之象用
壯貞厲其象若此可以戒矣人有智能才美而未
純乎道則其為吾藩籬者可勝言哉兩卦限隔有
藩象故上文亦象藩而四則藩決矣象曰小人

用壯君子罔也小人終任血氣一於強壯君子雖
不為小人之壯而識理未真固執已見則失之罔
矣罔即君子之壯也何也見義不為無勇也非義
之義其可冒焉以為之哉

羊本陰躁兌二陽一陰象羊此卦四陽在下二陰
在上故亦取羊象何必以三四五互兌也且上文
亦象羊互體便說不去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輻 象曰藩
決不羸尚往也

九四壯之主也以剛居柔壯而得正故貞吉雖過
中未免有悔而悔可亡矣况以剛決柔群陽並進
故為藩決不羸之象是雖不免於壯然能任重致
遠亦壯於大輿之輻而車之下縛甚健可以往而
進也四前二陰有藩決之象乾剛在下震而動
有與輻之象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震體故尚往
前無所阻可上進以消二陰故貞吉悔亡觀大壯
惟二四貞吉而陽剛正大不有賴於陰柔之蒸濟
乎

六五喪羊於易無悔 象曰喪羊於易位不當也

六五陰柔居尊而四陽至此失其為壯何也五本

陽之位也而柔來居之是五自失其陽剛於本位矣猶易本陽之場也而喪其羊於場焉故有喪羊於易之象但羊雖喪矣以柔濟剛亦其當然之分故無悔向使五亦陽剛則為夫而不得為大壯矣易即古場字象曰位不當也陰居伍位故不當也若云喪其壯於和易云五自失其壯之容易俱與位不當之義不合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利吉咎不長也

上六大壯之終震動之極故亦有羝羊觸藩之象

夫三之羊觸謂下卦之陽為甚壯壯則其勢必觸上雖陰而以一卦言之則四陽之大壯者不至於上不已也况統觀一卦均謂陽之壯也是以動極壯終既不能退其質本柔又不能遂進退不能故無攸利然上亦震體艱危惟艱以處之則吉也人之用壯者稍不詳審則進退無攸利危艱危則庶乎其詳擇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由於處已虞人不詳審也艱則吉咎不長也上窮固艱窮極則變而咎不長此所以吉也人其可以用壯而不詳擇乎哉可見一卦六爻均為大壯而大壯利

貞貴得剛柔之宜故上二陰爻亦有壯義不然五上時不得為大壯歟

大壯上六純陰本無羝羊與藩象特以壯終取義而云然也世所拘拘於畫象者即此可例觀矣

火地晉

三坤下
三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坤下離上晉卦取坤柔在下離明在上日出於地進而愈明故為晉當進盛之時臣以治安為康寧君以錫賢為盛典康侯在下何其順也坤之象也離上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何其明也離之象也離明中天無地不照故云晝日三爻在下皆所禮接故云三接錫馬蕃庶沃其恩晝日三接隆其禮下

有坤順之康侯上有離明之大君摠為諸侯承君寵之象之進之所以盛也 象曰晉進也明進而盛晉之義也明出地上離柔坤也順而麗乎大明坤附離也柔進而上行指六五一爻言也蓋進與明夷相反晉則離在上矣惟離明在上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凡順德之臣皆進而受乎明君之光寵明順相承其斯以為大明之世乎初六晉而摧如貞吉罔孚裕無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無咎未受命也

初六柔順在下本非躁於進者但當方晉之時而

初猶應四不正之剛二陰在初之上若或抑之故有晉而摧如之象然初四亦剛柔正應故貞吉夫坤卦三陰本衆允孚五而初獨應四則罔孚矣然雖罔孚於五而其體本柔尚能寬裕以居之故無咎初柔亦有裕象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應四乃初之獨行正道也裕無咎未受命也方進之初未受命與五不孚亦有未受命之象特以柔裕得無得咎焉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於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有柔中之德而五以同德相應可矣進矣然二五皆純陽也二雖進而反以為憂有若不勝之意故有晉如愁如之象是憂治世而危明主所以位愈進而憂愈深一惟以正自守而吉在茲矣故受茲介福於王母德福其相須也二神體中正即王母之象坤本離之母也介福曰茲即二之晉所所畫接是也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雖不做中正以祈福而大福在茲矣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居下卦之上坤順之極也三陰之衆俱欲進

而順從乎上則衆皆相信而允孚矣故有衆允之象但位不中正亦若有可悔者然即順之德為衆所信從雖悔而亡之矣衆即坤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柔順從上本衆志所同是孚於下者必行於象即象辭柔進上行是也

晉進也九進上不宜用剛故初二皆吉三悔亡而四則不免為貞厲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九四剛而不中本欲恃其密比於五以貪其祿又下忌三陰之順而畏乎君剛以柔累欲進而疑故

有晉如石鼠之象夫貪位慕祿處非所據乃知竊食之鼠又畏晝日之明而不敢進是以雖正亦危象曰位不當也當柔進上行之時獨竊高位且以剛居柔位則不當而雖貞亦厲也下孤衆志上負明君心斯人矣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五離明居尊三陰以柔進而上行者為有六五在也故以柔居剛雖悔而亡然其所以悔亡者豈有計較得失之私廷就於其間哉如彼三陰或為

四所間隔而失終與已同而得皆勿用有憂恤焉離明內照失得不係於中絕無意必固我之私矣持此以往吉而無不利也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晉進也進往合乎中委得失於不計福慶莫大乎是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無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離明晉而至上則進之已極而明將西沉矣將安進乎然極上者必反乎下沉而者必升乎東明進至上又將出於東方角木之位矣此晉之所以不已而為象外之象故為晉其角之象夫在上之明其明有限惟用自伐其私邑而已競然常惕厲危懼斯吉無咎也但當晉明之時僅能伐其私邑雖正亦吝二十八宿與五音角屬東方正明出地上之象邑坤象坤能蔽明亦所當伐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道不足以兼照天下惟以自利其私則其明窮矣晉明光大之道顧如是乎此所以貞吝即此象詞亦可見離明有將暗之意然則欲求明之進、不已者必晉其角而後可以繼離照於四方也

地火明夷

三 離上 坤下

明夷利艱貞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離下坤上明夷卦取日入地中地掩夫日所以傷其明也故為明夷夫明傷則昏暗矣昏暗在上凡在下者不宜顯用其明以自傷也利在克艱厥心恪守正道斯可韜晦其明而明哲以保其身焉乃為處明夷之道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離為日坤為地日出地則明日入地則晦此卦之象也以一

卦言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文明之德蘊於內為離而內不失已柔順之德見於外為坤而外不失人是以雖難及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及禍文王也以六五一文言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惟以艱貞為利固晦其明而辱其身罹其艱而正其志是以雖難及一家之內而不足以禍箕子也文王之難關天下故曰大箕子之難在至親故曰內二聖之難雖不同所以處明夷事暗君者為進善矣 詳玩六爻皆商紂時事上六紂也五為箕子之奴

四為微子之去三為武王之牧野二為文王之美里初為伯夷太公之居海濱各爻雖未明言義則備矣明夷以上六為主爻故五爻不取君象諸卦多有類此者

初九明夷於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於行義不食也

初九明夷之始也暗主在上初體離明去上最遠見傷即避有於飛垂翼之象凡鳥於將暮便不高舉而於飛垂翼不敢上進所以戢翼歸巢言其知明夷之早也君子早見明夷即行而去之而三日

不食明哲保身不以爵祿累其心焉若行之不速又欲上進而有所攸往則主人有言雖欲食於此不可得也明夷之主人即上六象曰君子於行義不食也君子之行決於義而已矣義當速去雖祿以天下弗顧也否則傷之者至矣何有於見幾之明

六二明夷於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以柔中離明之德處明夷之時既已傷及左股矣右股未傷尚無害於行也拯之可不速哉及

此時而用極惟馬壯故吉文王雖有姜里之傷卒
獲用極之吉正合此象彖謂內文明而外柔順文
王以之是也此卦離為坤傷坤在上為右故二四
皆曰左九三陽剛在上有馬壯之象况離本陰虎
乎陽陰柔用極順之道也故象曰順以則也時處
明夷小心翼以服事殷得中得正一順乎君臣
之天則也

九三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
之志乃大得也

九三至剛至明處下卦之上而上六至暗之極乃
大害之首是固三之所必狩而獲之者以到明去
柔暗故為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之象然於爻王
師亦當逆奉時晦必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可也雖
除殘去暴之舉一皆應天順人而非有逞剛欲速
之心心如此而後不失乎正蓋亦因離之剛故有
不可疾之戒南指離大首指上六象曰南狩之志
乃大得也志在伐暴弔民戡天下之大亂成天下
之大治而有以大志得於天下矣故曰貞
六四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 象曰入於
左腹獲心意也

六四柔順之極與上六同一坤體為能入於左腹
獲明夷之心則知其所以主此明夷者必不可開
悟而彼固不得不出門庭以決去之矣坤為腹心
屬腹之左象曰入於腹獲心意也自離明以入坤
暗而得其傷明之心意故不得不出而去之也入
謂坤之終出謂坤之始入坤既以知其暗出坤將
以就其明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也
六五柔順在中位近暗主是為箕子之明夷蓋諸
爻皆見傷於上而五與上比其傷尤甚所以因奴
伴狂其事若不正其志則一於正而已夫人臣之
義當以箕子為正故內難而能正其志也五為坤
之中曰入地中本有貞明不息之象是以象曰箕
子之貞明不可息也雖因上以晦其明而貞明在
中實有不可息者在矣然則人臣之正道通萬物
而不變箕子之貞明亦通萬世而不息歟
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 象曰初登於天
照四國也後入於地失則也
上六純陰傷下五爻之明者上六是也不徒曰不
明而又曰晦亦昏暗極矣如日入地中地之上皆

暗故為不明晦之象上之位本至高故初登於天
而四國望之以照臨上之德為至尊故後入於
地而君道大失其準則如日之初登於天至暮則
入於地也入地所以不明而晦可見上六之傷諸
爻其諸自傷者象曰初登於天照四國也居天
之位本有照臨四國之尊後入於地失則也命
實已失其為君之則矣要之二之順則離之明也
上之失則坤之暗也位雖不同各有當然之則持
由明暗之分耳故曰學莫先於致知

風火

家人

家人利女貞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外
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為父母之謂也
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
下定矣
離下巽上家人卦取剛柔得位中女長女各得其
正故為家人然家人以內為主故利乎女之正焉
觀下離上巽二四皆居陰位執柔道未與陽抗而
女不可謂正矣女正則男正可知男女正則一家
之人莫不正矣故曰利女貞玩巽長女在上有姑
道焉離中女在下有婦道焉亦有女貞之象內明
外巽有處家之象卦體自上以下諸爻位各安其
正有一家之人咸化於正之象 象曰家人正女
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天地
之大義一陰一陽而已矣自卦之名義觀之正家
莫先於正內故先曰女正位乎內女正必由於男
正故又曰男正位乎外自二五觀之陰居內卦之
二陽居外卦之五男女內外位各中正是陰承陽
而天地之位定婦從夫而男女之位明男女即天
地之象也男女正非天地之大義而何此所以象

人利女貞也夫天地之大義不外乎男女之正則是男女也者夫固統一家之父母兄弟夫婦而言者也夫以帥婦而父道立婦以承夫誥母道成一家莫不言憚而家有嚴君矣嚴君在上一家有所以取法而父尊子卑兄弟順夫制婦听家道正矣名分肅而倫理明則一家正而天下之父父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莫不定矣可見男女定天地之大義正家成天下之大治家人關係之重也如此夫

初九剛有家悔凶 象曰剛有家志未變也

初九剛正離明固不昵於恩私而防閑之道情莫甚於男女所以初之陽剛下於四之巽順男女始交當閑之以禮義也况初為有家之始能於此而閑之則得謹始之道故悔亡初剛位正亦有閑家之象曰志未變諺云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是也若待其已變而後閑之則教不行矣

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

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與五正應而婦德柔順惟以待代終故無遂事婦職饋祀惟正位壺內故在中饋如此則婦無專成惟洒食是議

一皆六二之正道所以貞而吉卦辭利女貞是也離一陰居上下皆陽有無攸遂之象中虛有在中饋之象象曰順以巽也上惟順從九五之正應也卑巽在中無遂事焉吉孰大於是觀六二六四皆以順言可見婦明章家之所以正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九三以剛居剛處下卦之上夫固主內治者也但陽剛雖正而過中則大嚴毅故有家人嗃嗃之象義勝則傷恩憂悔危厲要在使之歸於正耳故吉

然密比二四兩柔之間雖嚴於家人而狎於妻子故又有婦子嘻嘻之象以情勝義不免笑語狎昵縱使令行一家而內省不能無愧於心故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雖過於嚴猶未失治家之吉道婦子嘻嘻失家節也情勝則流不已失其治家之節乎家人本純乎恩愛而賴禮以節之若徒欲嚴治乎家人而失其節焉家必不能齊矣此所以約九三歸之中也

六四富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四陰柔得位與初九正應又介乎九三九五之

問以柔得剛以虛受實故有富家之象巽為近利
亦有富義况惟巽則順家人睦而父母其順已乎
所以大吉象曰順在位也以順為正者婦人之道
而巽順以居正位宜其家人富歟記曰父子篤兄
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知家之肥則知家之富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九五以陽剛之德巽順之體居至尊中正之位家
之主也然王者以天下為一家也自五以下諸爻
各得其正如一家之人咸化於正故為王者感假
有家之象夫治家雖尚嚴而五剛得中實威而能
愛其所以感格乎一家者勿用憂恤而言在是矣
象曰交相愛也交相即感格之義九五剛中之道
足以正位乎內外而翕然相孚矣詩云刑於寡妻
至於兄弟以迄於家邦是也王者所以家天下而
極其感格之深也有如是夫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九一卦之終家道之成也陽剛在上夫固一家
之至尊家人咸仰望為表率者也居巽之極有孚
信之家剛而在上有威嚴之家治家之道必孚信
之有素而後威嚴為可行上雖剛而巽體柔位則

能誠信孚其志德威本諸身所以終吉終即上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其身一正將不戒自
孚不令自行矣信乎家之本在身而正身其正家
之本歟

三 睽上

睽小事吉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兌下離上睽卦取上火下澤燥濕異就中女少女同處異歸且自初以上皆不當位一陰一陽每相間隔故為睽然自睽之時而處之免說離明亦可致小事之吉也離兌皆陰陰本小也陰柔居五應剛時可處小事焉耳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

下火在上則睽澤在下則說故謂之動此二物之性睽也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二女以嫁為行少則同居長則殊姻故謂之志不同行此二女之志睽也皆以卦體言也夫睽違若此謂之小事吉何哉以卦德言之兌說離明既說本諸內而又明照乎外矣以六五之德言之六五本柔進上行且得中而應乎九二之剛矣卦又具此三得是以小事吉也與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同雖然天下之物孰不睽而合哉觀之天尊地卑睽矣而事同於覆載男陽女陰睽矣而志通於相感萬物群分睽矣

而事同於類聚迹雖若睽而其同者自有在也顧用之何如耳睽之時用不其大矣哉

家人睽本以三女成卦巽離為家人離兌為睽何哉家人離陰在二巽陰在四皆女正睽則兌陰在三離陰在五不正矣觀卦象自見故曰家人睽起於婦人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無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初九睽之初也陽居剛位且無正應宜有悔矣然剛正說體非任剛以進而取必於得者故悔亡其

睽在初雖有所喪亦無所逐故有喪馬勿逐自復之象何也初動而下四動而止四乃比三遠初若喪其所馬而不能行矣然久則自定而終能相合勿逐自復也况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從而問之乃惡人也於此急於求合則失已終於相睽則絕人皆咎矣然同體可以相親而初下於三故又為見惡人之象庶乎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故無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蓋惡人拒絕之嚴則仇害愈深而初九時處下位以見為避終當合乎九四之睽矣辟咎不有道哉

睽六爻或起於人之所問或生於已之所疑初四
二五由於問三上由於疑問者去疑難釋也

九二過主於卷無咎 象曰過主於卷未失道也

九二於五本陰陽正應但二以剛居柔五以柔居
剛雖以剛應柔又為三柔四剛所間故睽而難合

也於此必欲拘堂階之分恃吾之剛以入之則終
不合矣乃積誠通蔽務婉曲以求通焉可也况五

亦失位趣同志合不期而遇是遇主於卷矣卷雖
非正道所由而過則出於無心之感且剛柔皆得

中故無咎五本剛位有主之象二五皆剛柔不正

而得中有過於卷之象離中虛象卷象曰未失道

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以二應五乃其道之當

然而過之於卷難若不正而處睽之時其於事君
之道亦未之失耳

六三見與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剝無初有終 象曰
見與曳位不當也無初有終過剛也

六三陰柔難與上九正應然處乎二剛之間而陰

柔不能自主反生睽離意見本無與曳若見九二
曳之於後本無牛掣若見九四掣之於前本無所

傷又若見其人天且剝而刑之於上是以不免於

睽也抑豈終於睽哉以柔應剛始雖相睽終必相
遇睽生於見過則見玉故無初而有終也其人指

三而三之上即天象曰見於曳位不當也柔居剛

位已本不正而秉承應又皆不正之陽是以邪見
群起也無初有終過剛也始為因意見而生疑故

無初終為過剛於正應實有終也可見九三雖睽
於下及至睽極冒當終於睽而不合於此爻與上

九相似皆睽生於見凡人心睽離意見皆無中生
有然過到過兩見皆以過而釋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屬無咎 象曰交孚無咎志
行也

九四以剛居柔又處三五二陰之間孤立無與可
謂睽矣然初九之陽實為元善之夫同德相遇則

至誠相孚信矣雖為屬無咎夫初剛而得正四
在上故謂之遇元夫四與初即剛實故交手則不

當位故屬象曰交手無咎志行也以剛遇剛而一
誠交孚則其志可行而終不干孤矣夫何咎

九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
慶也

九五柔居陽位宜有悔也居中得應是以悔亡然

六五柔居陽位宜有悔也居中得應是以悔亡然

諸爻剛柔相睽在二則問於三之柔在五則問於四之剛同體間隔故為厥宗盛厲不合之象以先天卦體言之乾兌離本有同宗之義觀離下乾上同人二爻亦取於宗之象可見矣然相睽則睽由此往而解之乃同宗之道也五居尊位義當合睽往何咎哉即孟子所謂被髮揜冠往救同室之聞也象曰往有慶也往合宗親之睽則無往不利其福慶為何如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九剛極明極而居睽極是以群疑生焉雖本與三正應疑則反睽而至於孤矣疑心一起故邪見並生積疑成妄積妄成象見豕負塗疑其汚已載一車疑其崇已先張之弧疑其為寇而後已後說之孤疑其婚媾而親已此其所以孤也然往遇雨則吉以上九之陽遇六三之陰陰陽和而為雨則疑釋見解合睽為同而吉矣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群疑即見豕負塗之疑也遇雨則群疑盡解釋而亡焉

水山蹇

蹇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艮下坎上蹇卦取山阻水險其行甚難故為蹇當蹇之時利西南不利東北以後天對卦言之西南屬坤之地平夷東北屬艮其地險阻故有利不利也而濟蹇則利見大人惟正則吉大人指九五有剛健中正之象謂處蹇當審其利往之地擇其利

見之人而其道則一於正也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坎險在前蹇之所以為難也見坎蹇在前知其不可進而艮止焉非有天下之大知者其孰能之此其見險知止乃處蹇之道幾先之哲也若時值夫蹇則險利西南往得中也以蹇解相反卦象言之解曰乃得中坎在下也此曰往得中往而在上矣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解曰往有功四之陽動於上也此曰其道窮也之陽止於下矣此所以利往西南不利東北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大人九五也利見陽剛中正之大人則往而不止可以

成濟蹇之功矣當位貞吉以正邦也九五剛中當位斯獲正邦之吉正其身而後可以濟萬邦之蹇矣八句當一直說下蓋處蹇惟以九五之陽剛為主故往得中往有功當位正邦皆其用也當蹇之時而其用之大哉也如是我要之見險能止存乎知有功正邦存乎剛先時而止及時而往皆用蹇道也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六陰柔無應本非濟蹇之才且坎險在前往則遇險而艱於行矣初乃止體來則見險而止可以

得其譽也來即不往之義象曰宜待也方蹇之初

果能見幾於微即宜止以待其時之平焉不惟身不犯險且蚤見而有譽矣觀六爻皆不宜往而宜來可見蹇皆人所自取

六二王臣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終無尤也

六二柔順中正自為五之主臣五在險中而王臣在下故五蹇則二亦蹇而為蹇之象然蹇之所

以蹇者坎陷故也豈其躬之故哉為王之臣分義不得不然雖欲止之不往不可得也象曰王臣蹇

蹇終無尤也致蹇不由乎王臣則二雖才柔不足

以濟蹇而蹇非我致終何過尤哉二本中正故也從古處蹇難之士非致蹇難之人觀唐張許宋文謝可見

九三往蹇來往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陽剛當位本為良體然往則坎險在外不若來反之為安謂既往而反止於此也蓋濟蹇在剛而剛貴得中三雖剛而得正前迫於險不敢冒進亦有以正自守不輕試於險之象此所以喜其來反能艮止也象曰內喜之也三陽剛為內卦之主故反則得乎內喜之心象謂見險能止是也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六四本柔幸而與三相比故往蹇來連與三連合庶可以濟乎蹇也蓋柔順得正故能見蹇求助有不自用而用人之意象曰當位實也六四以陰居陰既當乎位而四陰連乎三陽則當位而實矣陰虛能受連於陽則實

九五大賽朋來 象曰大賽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以陽剛中正之主身處險艱之中非天下之大蹇乎濟天下之大蹇者必天下陽剛之朋也此爻獨言大賽者陽陷陰中大者蹇矣陽本大也故

為大蹇之象朋來指九三何也陽以陽為朋也觀
 四之來連而象稱當位實上之來頤而象稱志在
 內皆指三也三來則象又不待言而大蹇可濟矣
 象曰以中節也朋來欲以成濟蹇之功而到中
 主不遇居中以節之馬耳九五即象得中有功
 當位正邦是也惟其中正有節此所以能正邦與
 上六往蹇來頤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頤志在
 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陰柔以往則蹇以來應九三之陽剛則頤大
 而吉且利見九五之大人足以濟乎蹇也陽本大
 故頤上必得三然後可以援五故來頤而後利見
 但一卦惟上六為吉者應三比五且居坎之上蹇
 之外而極則通矣象謂利見大人貞吉此爻得之
 象曰往蹇來頤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三
 內卦也而上應之故有來頤之志五大人也而上
 利見之故得從貴之宜
 蹇不利東北貴乎見險能止所以各爻往則進而
 蹇來則止而不蹇故曰觀其象辭斯過半矣

索解
 象曰
 以動
 先解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
 風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而百果單
 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坎下震上解卦取坎險震動動而出險故為解解
 利西南蓋震東也坎北也解者在此所解在彼東
 北乃解者之所在則西南者所解之地也蹇解本
 相反之卦蹇九五往上升來居二陽優於下卦
 之中矣故無所往其來復吉惟其來復所以無所
 往也蹇九三為艮止不動今往居四其體震動為
 往可謂風而早矣故有所往風吉上下二卦皆
 以陽為主惟陽能解乎陰也 象曰解險以動動
 而免乎險震動有陽剛動而出險之象此所以解
 也解利西南往得象指全卦而言也西南為坤陰
 多為眾得眾心故利况觀後天對卦震東坎北而
 難解於東北則往利乎西南亦理之必然矣其
 來復吉乃得中也指九二也有攸往風吉往有功
 也指九四也無事於解則來復於中有事於解則
 風來有功是二陽皆利西南無非解險之道而得
 中有功則惟其時也試以卦體震雷環而觀之天

得中道也解陰本類乎剛為二得居中之道以別去柔以中去邪所以貞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本上負乎四乃下乘乎二是以小人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其致上之寇也必矣故為負且乘致寇至之象夫以負販者而乘輿難以正得之亦可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既負又乘小人以為勞君子以為羞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聖人於繫辭發明致寇之由謂慢藏誨盜治容誨誑莫非自取又誰咎哉我指三戎指上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九四陽剛與初六陰柔相應是四之剛已不正又下應不正之柔所以陽剛之朋皆不我信不得不解而去之故為解而拇之象解去初柔則陽剛之朋至而孚信之矣拇謂初體微在下小人之象朋謂二與四同德故為朋至之象四震體故有震動去私之義九陽實故有孚信之義象曰未當位也以陽居陰其位不當也已致君子之疑入與初柔

相得可乎邪正不兩立惟能去初之微陰則二之陽朋共信之也必矣

六五君子惟有解吉有孚於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柔順得中夫固能解之君子也凡所以本諸身微諸民者維知解去陰類以植扶陽剛而已矣陰消則陽長吉之道也五本震體一陽震動五能誠心以待之亦為君子維有解之象五維有解則莫不解亦為孚小人之象維字極重有專一之意由中達外其至誠為可信也豈獨君子信之且有孚於小人莫不孚心向化矣何也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也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解在君子而孚之小人或解行以從善或去位以避賢而小人莫不甘心遠退也否則過剛則激小人未必誠服有不激成黨錮之禍者鮮矣况於解乎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上六居解之終其位在上公之位也小人為害至解終而猶未之解乃高墉之隼也墉乃內外之限隼在高墉之上則害已離內至外而上之藏器待時也

久矣當此解極之時是惟無動動必有獲故有公
用射隼高墉之上獲之之象惟隼一獲而天下之
患已盡解之矣又何所不利哉此文震動之終故
繫辭謂其待時而動也象曰解悖也至解中而獨
有未解者悖亂之極也射而獲之則天下之悖亂
渙然凍解無餘矣高墉隼悖即上六本文

山澤損

三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無咎可貞利有攸往冒之用二簋可用
亨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無
咎可貞利有攸往冒之用二簋可用亨二簋應有時
損剛益有柔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兌下艮上損卦損取下兌澤之深益上艮山之高
故為損凡有所損則人心未必盡信必揆之義理
酌其時宜使人心莫不信乎故大善而吉無咎可
貞利有攸往莫不宜也要皆有孚為主耳然是損之
可用者冒之用哉二簋可用享損而至於享用二

簋亦已極矣果能損過就中至誠可信則雖至薄
可也玩卦之三爻有二簋之象此卦原為損此一
爻故成損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此損之
名義非謂損民以益君也蓋損有餘補不足耳
下卦全奇過於實故損其三而為兌上卦全耦失
之虛故益其上而為艮是三之陽得以行之於上
也所以損而有孚元吉無咎可貞利有攸往象善
無不備也而字最活冒之用二簋可用享豈無時
而不用哉二簋應有時當損之時則享用二簋可
也言不可槩也即如損下卦三爻之剝益上卦

上文之柔亦時乎當損而損之耳是二益之損亦舉一事以見例也推而廣之或損或益或益或虛要亦與時偕行而我無所與是以有孚而備衆善也否則時不宜損而損之奚可哉

初九已事適往無咎酌損之 象曰已事適往尚合志也

初九以剛居剛處損己益人之初而益人之事孰非已之事哉况與四正應柔亦所宜益也初能視損下益上之事為己事奮不顧身而速往以益之則無咎但其剛在初亦當酌而損之不可損之大

過反事傷也若損下益上無所斟酌則後亦難乎其繼矣即象傳損剛益柔有時之義象曰已事適往尚合志也尚庶幾也四之志欲損其疾而初能適往使適有喜焉不庶幾其合志矣乎合志而往又何咎統而觀之二曰忠以為志上曰大得志損之志可識矣

九二貞利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九二以剛居柔本為得中但以兌說而上應六五之柔恐未免以不正妄進故既曰利貞又曰征凶

是守正則利征進則凶且弗損益之以中感中我無所損居自受益是不損柔中乃所以益剛中矣况中則不可損也剛居柔位使又從而損之寧不至柔媚乎哉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二本匪正而以中為志則未有中而不正者矣惟其中正所以弗損益之其視初之以剛居剛而宜於酌損者有間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六三乃損之所以為損者皆順其理之自然不容參以一毫人為之私也下卦本乾六三獨損之為陰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以兩而分一也六三一陰乃得上九為應所謂一人行則得其友以一而成兩也雖云損六三之剛以益上九其實得上九之友以應六三則柔變化損益相成天地男女化醇化生其機如此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正繫辭所謂致一之理也一則得友三則生疑損益之道微矣哉

六四損其疾使適有喜無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四陰柔與九初陽剛相應知柔之為疾而損其

疾以從則焉惟使之過速則有喜而無咎蓋初九
自損以益四四宜速改以補過也但過往在初使
過則在乎四是聞過則喜而速於改過人孰不樂
告以善哉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夫喜其疾之損
而曰亦可則喜初過往可知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
六五柔順虛中能自損以受陽剛之益者也故或
有益之者不問其善之所自來而在我虛心大受休
休有容雖十朋之龜弗克違也夫龜值十朋乃龜
吉自上祐也

之至大而最靈者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者也
十朋之龜弗克違則其受亦為必然故大善而吉
觀自上祐之象或字亦不特九二益之而已象曰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上九之剛本足以益柔五柔
則能虛己以受其益思或啟之行或巽之一皆含
己以從乎人所以為大吉也

上九弗損益之無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無家 象
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陽剛艮止當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之極者也
以剛居柔本無待乎損况損極則益而陽剛在上

自然天下咸受其益如此則無咎也正而吉也利
有攸往也卦辭之善此文咸備之何也玩卦全體
惟其有兑卦三爻之損斯有艮卦上爻之益故不
待損己而自能損人所謂患而不費者惟上九也
且得臣無家即得六三之應也謂得乎天下歸臣
之心而不私其一家之益天下歸仁其以天下為
家者乎陽在三則剛居剛位者也今在上則剛居
柔位故有無家之象自上臨下陰為臣也今三爻
陰柔五應故有得臣之象象曰大得志也益而有
事於損者雖得志而未大也弗損之益其益無疆

大得行其志於天下所以象美咸備

總玩六爻初以酌損為損二以弗損為損五以損
為益上以不損為益四則因益而得損三則因損
而得益也

風雷益

益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
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震下巽上益卦取震雷損風交相助益又損上卦
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故為益凡有所益何所
不利以行則利往以濟則利涉也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蓋陽本在上損下卦
初爻之陽則陰矣故為巽陰本在上益下卦初爻

之陰則陽矣故為震陰柔居下民之象也益在乎
下故民說無疆而四所以說者何也以其自上卦

之初爻居下卦之初爻故自上下下天道下濟而
光明益之以道而無所與也此益之所以為益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二亦以陽
剛中正應五以此攸往利益天下則天下受其福

慶矣利涉大川木道乃行巽為木也如渙卦乘木
有功中孚乘木舟虛皆利涉大川而險可濟矣

不必兼震况以卦德而觀諸人事之益人心之陽
剛內動外順斯日進無疆也以卦象而觀乎天地

之益一元之氣陽天施地生斯其益無方也可見
天地之人莫不有益之道也特可益則益動順時宜
而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已矣人能與時偕行斯與
天地合德九自四居初亦有天施地生之象
損者損其有餘益者益其不足也損卦艮上一陽
二陰則陽不足兌下二陽一陰則陽有餘故損下
益上其道上行益卦震一陽二陰則陽不足在下
巽一陰二陽則陽有餘在上故損上益下民說無
疆觀之卦畫皆實象也
象曰元吉無咎下不
厚事也
初九陽剛震動當益下之時受六四之益所謂自
上下下者也際是時也有是才也可以運天下之
大事與天下之大利而利用為大作也豈可恃才
妄動哉必大善而吉乃可無咎夫以盡善之道而
運震陽之才足乃性分之益無所待於外者何咎
之有震在初有大作之象陽本大也象曰下不厚
事也在下不當任厚事利大作所以必得大吉斯
無咎也厚事即大作損上卦之陽以益初而大作
亦其分內者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於帝
吉 象曰或益之外來也

六二柔順中正當益之時能虛中以受上之益者也人能受益孰不思以善而益之哉故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以虛明之地無所不受故也但爻位皆陰必常永貞正則吉耳是道也王用之以享於上帝而天無常享惟德是祐則天亦益之以迪吉矣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惟柔順故能受九五之剛惟虛中故能來外卦之益可見是益也雖或得之於人而其自益也大矣益而謂之或則益無定在不獨九五自外來益已也益與損相反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是以爻辭亦同一則元吉謂以柔居剛一則永吉貞謂以柔居柔故不同也然觀之象辭一則曰自上祐一則曰自外來宜與爻辭或益之合者王亨於帝吉以王對帝言益受外益之一端

六三益之用凶事無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柔居剛位本不中正然當益下之時其所受益於上者益之用凶事無咎也蓋三本震體震本

不寧且三處多凶之地又與上九不正之剛相應故有用凶事之象如遠大股艱必使震動傲者則榛必危慮患深而後可無咎也然亦必有孚而信之萬也中行而行不偏也告之於公可用圭以通其信如此則雖用凶事實受其益象曰固有之也益凶事皆其職分之當為而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一皆固有者正所謂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而自得其益不待外求此所以無往非受益之地也二之吉自外來三用凶事為固有合而觀之可以識受益之道矣全卦以三四為中故此卦三四皆稱

中行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四柔順得正原自下卦坤體遷於四也本有遷國益民之志四柔與初剛相應自上下下且有遷國之象益民莫大於遷四能心無偏黨惟中是行故告之於行必獲從焉而利用依之以遷乎國依謂五也四本柔弱必五之陽剛是依然後能自樹立以益乎民巽主命令故象告公四五剛柔相比故象依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志在順民心之所

欲而遠國乃其事之不獲已者是以告之則順從亦因其志而益之耳

古人遠國本以益下如大王遠岐曰不以養人者害人盤庚廷亮曰視民利用遠國故此爻曰告公從利用為依遠國合而觀之遠國益下之說愈有味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大得志也

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本以惠益天下為心然陽實在中乃為有孚之象惠心而有孚焉則不待

問而信之矣此所以大善而吉也豈特我有至誠惠人之心已哉中正之德其益無方有孚惠及天下皆我之德也即象傳中正有慶是也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也 不待問也惠我德大得志也惟我以惠為心而及人之惠皆我之德其得志不亦大乎我即五惠即益也

上九莫益之或繫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繫之自外来也

上九以亢陽處益之極求益不已自私甚矣豈知益之所在可均而不可偏我既一偏以自私則人

各自偏以徇己莫肯益之矣蓋損己益人者人益之損人益己者人損之損益本相倚伏不惟莫肯益之或有繫而奪之故係辭曰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此惟立心勿恒以別取福凶孰大焉震巽為恒巽震則非恒矣故有勿恒之義惟虛受益在上九有滿招損之象也象曰莫益之偏辭也莫益之言雖非天下之公言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之也或繫之自外来也繫雖自外而来之者誰歟噫二柔而中益之自外上剛而亢擊之自外求益者當反求於中矣



夫揚於王庭乎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彼而說決而和揚於王庭柔
 乘五剛也乎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
 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乾下兌上夫卦取五陽上進決去一陰故為夫夫
 以五陽決去一陰若易為力矣但小人易進難退
 必聲揚其乘剛之罪於王庭而乎信號令以決去
 之且常存戒懼之心斯可也是豈徒求勝小人而
 不先自修哉必告自邑使五陽皆協其志而自治
 之甚嚴不利即戎使五陽勿恃其強而消陰之有
 道如此則利有攸往可以決去上之一陰而為乾
 矣一陰獨在上久有揚於王庭之象五陽剝實有
 乎之象兌為號令之象兌口在上為告自邑之家
 剝長乃終有利往之象 彖曰夫決也剛決柔也
 五陽決上一陰此之夫所以為夫也以卦德言之
 乾健於內既無情欲之牽兌說於外且無忿戾之
 之迹以此而決則決而和矣所以為決之善也揚
 於王庭柔乘五剛也一陰雖微勢尚乘陵五陽不
 得不暴揚其罪與象乘之然必乎信其號令揚厲

其心志而其危乃光也非徒求諸人也要亦告自
 邑以自克其私耳若因五陽以即戎則所尚乃窮
 所以為不利也又何敢恃強力以求一逞於小人
 哉必如此而利有攸往於以去一陰為純乾之德
 斯剛長乃終也可見五陽決去一陰不敢以其微
 而忽之內有斷斷之誠外無悻悻之色庶乎決而
 和也克己之君子可自省矣
 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一陽在下故前進以決上六之陰決非其時
 則雖往而力有不勝祇為咎而已矣故云壯於前
 趾往不勝為咎夫初為壯象一陽為五陽之先故
 為壯於前趾之象在下而先動則妄動必致顛覆
 故有不勝之象象曰不勝而往咎也初陽雖壯必
 不能勝決陰之任也度其不勝而猶往則悻悻自
 好取咎必矣夫由壯來故初壯義合
 九二陽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也
 九二剛居柔位能知戒備故有惕號之象當眾陽
 決一陰之時為能備惕於中號誠於外則雖暮夜
 之時卒有兵戎之變而自治之有道斯外患之不
 虞我既聞可乘故勿用有憂恤也暮夜戎俱上

陰象亦因本文陰位故云象曰得中道也剛柔得乎中道故有備無患即象所謂乎號告自邑者也九三壯於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無咎 象曰君子夫夫終無咎也

九三陽居剛位在下卦之上乾體極壯者也然過剛不中故有壯于頄之象頄頤也頰要用壯悻悻見於面目則凶但六爻獨三與上應而決去上六之陰者亦三之所宜獨行也惟君子之處此也決而又決雖行獨遇雨若濡而上陰所沾然愠怒之藏於內者不至大露而終以此道決去小人則無

咎無庶幾決而和矣此爻大意言去小人之道怒見於頤而則凶從容和柔以決之則無咎壯頄三之位也夫夫九之剛也若濡則原未之濡有愠則終佛之從而三與上遇亦時勢相值不得不然陰陽相應有兩象象曰君子夫夫終無咎也君子於義之所當決殆與壯頄取凶者異矣始雖不免於若濡終能決去乎陰邪夫何咎

九四臀無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雖以陽處陰實剛決不足况初剛不應以居

則虛而不安故有臀之象五剛在前以行則弱而不進又為其行次且之象然在已既不勝乎決陰之任若不免於悔矣然上六之陰又羊之在前也果如牽羊者使羊先而已後於以決去乎陰庶乎決陰之功可成而悔可止矣然四與上六同為兌體而兌柔少斷雖有善言亦聞之不信故又為牽羊悔亡聞言不信之象且四與上俱陰位有相牽之象兌為羊凡牽羊者必縱之使前則行若稅之則反不進謂九四從下而進則上六一陰其自消矣如此則悔亡又因其同體柔說而以聞言不信戒之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柔故不能行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不剛故不明也剛反為柔所牽其不決如此

九五莫陸夫夫中行無咎 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九五陽剛中正合五陽以決一陰殆如去莫陸之易然云莫陸夫夫者何也五陽與上陰密比且兌體相說必決之又決一本於中行之德則剛中而說既不牽於柔懦之私亦不至於剛決之過故無咎此極狀去小人之難使君子知所戒耳三五皆陽居陽位皆云夫夫者三與上相應五與上相比

故也三遇而五竟陸皆陰象決三月卦也竟陸生
馬故云象曰中未光也行諸外者雖決於義而得
中本諸中者終比於私而後決况以至尊之陽剛
決易去之一陰雖勝之不足為武此所以中未光
而特以中行得無咎也以九五之中行猶曰未光
決之止至善也難矣哉

上六無號終有凶 象曰無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上六一陰居五陽之上即柔乘五剛所當揚於庭
而孚號以去之者也君子當決去小人之時謂小
人將盡即無用號令以決去之恐去惡不盡則陰類

復興而終有凶矣况決而不終即為凶道如爻外
留根終當復生不可以其微而忽之也孚號惕號
君子無一時懈也故如此象曰無號之凶終不可
長也蓋一陰在上不能孚號決去其勢又將復長
所以終有凶也易為君子謀此又當就君子決去
小人說其味甚長若曰小人無用號號終有凶則
其義反淺與卦象不協况反已自克而一私之私
去一遇之未改君子之心肯以易去易改而自死
哉

夬風姤

三三
姤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
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
下大行也始之時義大矣哉

巽下乾上姤卦取五陽一陰不期遇而倏然相遇
故為姤以一陰遇五陽其陰漸長故其女甚壯
巽為長女亦有壯義五陽不可輕昵一陰而取之
為配以自傷其陽也且以六居初位亦不正故勿
取四月為乾五月為姤陽終而陰始進故聖人因
象以垂訓焉

象曰姤遇也柔遇到也一陰遇乎五剛始之所以
為姤也一陰象女以一陰而敵五陽陽女何其壯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陰陽消長雖其一定之理
而一陰始於下則陰長而陽消矣陰其可與長乎
陰不可與故女勿用取也非相遇之道可盡廢也
以卦象言之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謂五陽乾也初
陰坤也乾陽在上坤陰巽之於下而品彙由之以
光高矣以二五言之剛遇中正天下大行謂九五
以剛德居中正之位而二以剛中應之陽剛以中
正相遇天下由之以大行矣上下相遇如此陽為

之主遇之善也。可見盈天地間皆遇而遇之義無定用也。柔遇而女壯則不可與長遇，剛而中正則可大行，娠之時其義亦大矣哉。

例觀彖傳泰君子道長否小人道長臨則浸而長，剛小人長復則長逝浸而長，夫則長乃終易之致，謹於陰陽之消長也。有如此獨於娠之不可與長而謂其不可與長久焉，何哉？

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蹢躅象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

初六一陰始生於下，娠之所以為娠者此也。一陰始進五陽俱為之牽，係故有係於金柅之象。但初柔牽係在下而不進，故貞而吉。若有攸往而必欲上進，則見凶。且陰性甚燥，其攸往之勢心不可係如豕，雖羸而中心誠在蹢躅，君子不可不早為之圖也。子夏易係於金，謂蒼頡篇柅作楬，柅者絡絲，跌也。巽為繩，故謂之係。初位剛柔中有剛故為金柅。然其陰甚壯，又有羸豕蹢躅之象，豕尚微故謂之羸。見凶者，往在陰則凶在陽也。初雖未凶已見其凶，雖未蹢躅已信其蹢躅，不可與長有如此。與坤初履霜，堅冰至象意同。象曰係於金柅柔

道牽也。初柔雖牽係五陽尚止而不進，故正而吉也。若金柅為止車之物，安得謂之柔道牽乎？以往凶戒小人以羸豕蹢躅，君子所以防險者至矣。九二包有魚無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九二陽剛與初陰柔比陰，雖如魚之美而陰小陽大以陽包陰，故為包有魚之象。在下之陰雖巽入而剛中之德實能包之，故無咎。初為娠主爻，四即應初之賓也。二以近比，娠初則初不復應四矣，故為不利賓之象。一陰豈能及眾陽哉？象曰義不及賓也。以象觀之，若與四應而撥之於義，自不宜及所以為不利也。

九三臀無膚其行次且厲無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九三過剛不中亦欲與初相遇，不知陰乃衆陽所同欲而必爭者也。惟因其同體而相欲爭之，故居則九二侵之於後，既為臀無膚之象，行則九四厄之於前，又為其行次且之象。但進退雖不安終未與陰相遇，雖不危厲亦無大咎。過剛故危得正故無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尚能知所行而在下之陰未足以拘牽之，所以無大咎也。然以

九三過剛不中亦欲與初相遇，不知陰乃衆陽所同欲而必爭者也。惟因其同體而相欲爭之，故居則九二侵之於後，既為臀無膚之象，行則九四厄之於前，又為其行次且之象。但進退雖不安終未與陰相遇，雖不危厲亦無大咎。過剛故危得正故無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尚能知所行而在下之陰未足以拘牽之，所以無大咎也。然以

剛居剛柔安得而牽之哉

夫四始三各以同體次且然四位柔而又處上柔之下故牽而不決三位剛又處初柔之上故不遇而未牽也

九四包無魚起凶 象曰無魚之凶遠民也

九四本與初正應但遇非正道而初陰已為二所包矣故為包無魚之象德不中正位又相遠是以民不我歸而凶於是乎起矣夫五陽之中惟四與初遇而反不能包象曰遠民也陽為君陰為民陽既遠乎陰雖欲包之而不可得君自遠乎民民其

有不離心者乎四本居柔不正遇陰無道故以起凶傲之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陽剛居尊象謂剛遇中正天下大行此又得之何也四視初為遠民五則有容民蓄衆之志若也以五包初是以君包民以上包下猶以杞之高而下包乎至小之瓜矣故為以杞包瓜之象然所

包非偽為於外也陽剛充實得中得正其所包蓋蓄有章美之在中焉又為含章之象雖君民相遇

若此而陰陽消長命不於常其敢忘戒慎哉天之

視聽在民心民之治亂由天命也峻命不易一不我祐則有隕自天矣五之競業又如此杞即五位在高之象瓜陰物即初陰之象始五月卦也水生於五月杞成於五月而陽氣在上者猶盛故象包瓜包與二包字同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嘉美充積善非中正之德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五之志必欲永言配命惟恐天命之隕墜也

泰而否夫而始其機一也否五念切其亡以羣乎包柔之困始五慮深有隕以固其包瓜之志其義亦一也合而觀之自見

上九始其困吝無咎象曰始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始之最上而過於剛者也始以一陰在下與陽相遇過而至上一則過之盡矣極則反而為震五音震為角角者觸也故為始其角之象夫一陰初生為始至上則窮不亦吝乎况陰盡則陽生陽之窮於上者復於下雖吝無咎象曰始其角上窮吝也窮則吝其勢然也

始陰始於巽復陽始於震始窮則復而為震矣樂之角音屬震故上文取始角之象二十八宿角亦

東方之始晉上亦取角象其義同所以皆春皆無
咎可見日之進也陰之過也終則復也本無窮也

澤地萃

坤下
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
往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
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
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坤下兌上萃卦取澤上於地水為之聚故為萃惟
萃則有亨通之理王假有廟利見大人萃亨之義
也彼幽以聚天下之神者廟也王假有廟必萃已
之精神斯可以假祖考之精神明以聚天下之民
者大人也利見大人斯可以致亨通而得乎所聚
之正斯時也物聚則豐贍而祭用大牲則吉人心
萃聚則順而以之攸往則利統而言之惟剛中得
乎所聚之正所以萃亨 象曰萃聚也陰柔萃於
陽剛此萃之名義也然其所以聚者坤順於內兌
說於外九五剛中在上而六二以柔中應之故聚
也夫以柔剛應而聚柔者非五之剛乎王假有
廟以致孝亨之誠自四以下有廟之象而假之者
五也利見大人亨而所聚一於正蓋惟九五中正
而利見之亨亦亨於五剛耳若四之不正非所
聚也故非辭謂之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皆歸

重在五無非因時物以致豐而物聚可以備禮緣
人心以利往而人聚可以集事可見用大牲者假
有廟也利攸往者見大人也此豈人為者哉一順
乎天命之自然而聚於正耳觀其所聚天地之化
育萬物之生成莫不類聚群分而萃聚之情不可
見乎惟剛中則順說而得其所聚之正天地萬物
之情皆是矣

假字當從感格之義故象傳以致孝亨釋之如家
人王假有家象傳亦以交相愛釋之可見卦爻詞
當依象象傳謂其各發一意者非也又卦詞利見

大人亨利貞象傳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觀一卦
二陽惟五為正象傳即卦辭也云後之說者但釋
孔子之傳而文王之經隱矣何哉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無
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陰柔不能固守正志始與九四正應固有孚
以相從矣然九五剛陽得中乃一卦所同萃者又
欲萃之于五而孚於四者為不終焉是其萃五亦
無專一之志也斯人也志亂而妄聚所以乃亂乃
聚也雖號呼於人而無終則人不信之矣故下卦

三陰本為握手之交而一握笑之笑其有孚之不
終耳惟勿恤其笑而專心致志往萃於五庶幾其
無咎乎是惟初陰故有不終之象四五二陽在上
故有亂萃之象惟三陰群聚如手之一握故有一
握笑之象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心志惑亂於
二陽則有所偏係所以萃亂無定有孚不終矣可
見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治亂豈萃善之道也哉
六二引吉無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無咎中未
變也

六二柔順得中乃能引其陰類以從九五之正應
故有引下以萃上之象當萃而萃故吉無咎謂能
引之以志乎道也如此而通之於上豈必萃天下
之物如用大牲而後利哉中德克集至誠有孚雖
用禴亦利而神其亨之矣亨於克誠也象曰中未
變也柔中應剛中二本有中正之德雖與群陰同
處不為所變此所以能相引成萃而吉無咎歟
六三萃如嗟如無攸利無咎小吝 象曰往無咎上
巽也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雖與初二兩陰皆萃於五然
與五四不正之陽相比未免有所偏係以速觀之

故如聚萃之不散以情言之又如嗟嘆之不勝所以無攸利也斯時也豈可比於四而安於三乎當擇善而從越四而上以往從九五之中正尚可補過然亦不能無小吝焉何也萃不克於嗟過猶待於改况五亦非正應小羞其不免矣象曰往無咎上巽也九五在上本有中正之德能巽順而受其往是以得免乎咎故象曰利見大人亨

九四大吉無咎 象曰大吉無咎位不當也

九四以剛柔下比三陰可謂得所萃而吉矣但以陽居陰得匪中正萃非正道故雖獲所萃必得大吉而群陰之萃於我者無一毫意必固我之私我之所以萃群陰者適得乎大吉駢臻之道然後無咎象曰位不當也居非其位而群下歸之非大吉其能免於咎哉

九五萃有位無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陽剛中正居天下之尊位以萃天下之臣民萃之以位故無咎然臣民之萃特萃於九五之位而非萃於德則民心常匪孚矣其必元善足以長人貞正為之有永然後匪孚之悔為可亡也五陽

與下三陰爻為四所隔亦有匪孚之象可見萃之為道有萃以位者有萃以德者有其位而無其德則人心為之匪孚若以德服人則中心悅而誠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而位又非所論也然卦有兩陽故獨以元永貞歸之九五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夫以有位之萃而民猶匪孚光被四表之志願如是乎觀卦辭曰利貞象傳曰聚以正爻辭曰元永貞豈果以九五之位猶未正乎正之義於此可默識矣

上六齋咨涕洟無咎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六陰柔德位皆不足以萃人且五為萃主而上象之故不免齋咨而涕洟焉但無所萃而知所憂亦可無咎也齋咨免口象涕洟免津象亦有萃終而散悅極而悲之義象曰未安上也居九五陽剛之上本無所萃是以不安於上而悲悽耳不安故有憂能憂故無咎

夫萃當說順極盛之時而各爻止云無咎且初號三嗟上齋咨涕洟聖人示人履盛滿之難有如此

坤上

升元亨用大見大勿恤南征吉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巽下坤上升卦取木生地中愈長愈高故為升地也但五以陰柔尊居君位宜有憂恤然用見陽剛之大人則勿憂恤矣况自巽而坤其行必自南方陽明之地不有以得征行之吉乎大意謂升之時當見大德之人向陽明之方故其象如此

象曰柔以時升上下二卦皆陰柔坤柔在上而巽柔遇坤以時而升是柔不能升而升之有時也柔升而元亨何哉以卦言之下巽而上順以爻言之二剛中而五應之是陰柔內巽陽剛而順之於外則升必以柔要亦順陽剛以為之升此所以大亨也夫五為升主或憂其柔之有不勝也然九二剛中之大人在下六五柔中之上升者宜用見之勿憂恤焉剛柔相應福慶大來而柔居尊位將因陽剛之應以有慶矣况自巽至坤必由南方之離以上升無所不巽無所不順凡齊乎巽者得以相乎

離而致役乎坤其志可大行矣此所以為南征之吉乎玩南征之辭可知識君子之上達矣易以陽為大升卦九二之大人即萃卦九五之大人也以卦爻云大人者六除乾二惟升指九二餘皆指九五陽剛言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六柔順在下巽之主也巽本體卑當升之時尚巽二陽而下之已有早而不可踰者在矣由此柔以時升則陽固不疑陰且合志允矣其上升也吉

孰大焉象曰上合志也上卦坤體其志本相孚合則其援之以同升也信然矣可見以位而言其位在下以德而言其德允升是升之道在德不在位在我不在人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無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剛中雖與五柔正應然柔居在上必至誠積中以孚之而一毫之飾之不事則真誠可以獲上故為孚乃利用禴之象夫禴為夏祭品物甚薄祭本乎誠雖用禴亦利由中孚在我神明可通故無咎二以剛中孚五亦升以道者也象曰九二之孚

有喜也二五孚非強合夫固喜動於中而厥孚交如矣

九三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無所疑也

九三以陽居陽當升之時而以我巽道之極進臨坤陰則人我兩忘沛然連順如入無人之邑其孰樂之陽剛巽極故也陽實陰虛坤象國邑象曰無所疑也大九實則室塞不通未免有所疑惑虛則通融無碍又何疑哉

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吉無咎象曰王用亨於岐山順事也

六四坤體本順且居柔位順之至也位之正也守

正以順事其君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矣亨通也故為王用亨於岐山之象程子曰止其分升其德深得此文之義夫順乃吉道而信無情繫夫固守正順事厥德不回無所畔援歆羨者也此所以吉無咎歟岐山取象坤土亨即四之升也象曰順事也惟其德本柔順事以事無不順岐山之亨亦順時之事耳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六五坤順居中柔以時升者也且有九二剛中以應之為能安貞協吉而升乎六五之階何其異而

順乎階象坤土恭階祚階其位本高五為坤土之中惟正則吉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志在順陽上升盛德大業皆積累所致夫固柔升之極功也不其大得志乎即象曰征吉志行之謂也

上六冥升利於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上六陰居升極潛修進德闇然日章故為冥升之象夫升於杳冥而稍涉不正則不利矣故為不息於正則利也坤極則冥卦至上則消陰爻中虛則不富是以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此卦揔謂柔以時升若謂其昏冥不已則又何取於不息之正耶

二陽在初二為臨象曰消不久也二陽在二三為升上象曰消不富也辭義同久以時言富以位言也



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 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寤也

坎下兌上困卦取一陽陷二陰之中一陰蔽二陽之上皆剛揜於柔故為困困亨困而能亨也處困而能亨者惟真正剛中之大人為能吉而無咎身困而心泰也且處困尚德不尚言若當困而尚言其誰信之哉兌為口有言之象坎中實有信之象有言不信坎兌相睽 象曰困剛揜也九二為初

三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剛為柔揜困之所以為困也以卦德言之坎險兌說處險而能說以順受焉是困而不失其所即所謂困亨無不自得矣非君子其孰能之貞大人吉以剛中也九五陽剛中正有大人之象德既剛中所行又正此其所以吉也惟剛中則正惟正則險而說過困能亨者此也有信不信尚口乃寤也上六兌體有口不掩言之象以口說媚人尚言而不尚德難以出乎坎險而所尚窮矣豈處困之正道乎困而亨之君子即剛真之大人意重在處困剛中則吉尚柔則窮六

爻亦然

初六臀困於株木入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於幽谷幽不明也

初六陰柔居困體之最下者根株在下不可坐也臀困於株木是困於坐矣幽谷最下不宜入也入幽谷是困於行矣如此則困愈深將至三歲之久不能上覿乎九四之正應矣臀為下體之象陰居剛位有坐困株木之象株乃木之根九筭樹木曰一株十株是也坎富有幽谷之象三歲即隔三爻之象象曰入於幽谷幽不明也幽故不明此其所

以困也

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無咎 象曰困於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陽剛中實為二陰所揜者也如酒食雖日用之常而既醉既飽過多亦為之不寧故為困於酒食之象所謂坎中滿是也九五同德在上朱紱為之方來豈特吾之健以入之哉惟以此剛中之德如求神於幽而用之亨祀則利謂一誠以感通之可也若於此時又欲征則凶然本困剛揜取困能自脫掩蔽以致亨通義亦無咎處困之道要當

稱誠默享不可急往求通之象曰困於酒食中有
慶也陽剛充實如酒食饜飫於中非慶而何蓋二
有中德所謂困而不失其所者是也

六三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
曰據於蒺藜乘剛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六三陰居險極進則困於四剛如石之壓其上退
則乘夫二剛如棘之刺其下進退皆困如此故欲
求上之應又隔於四五不得相耦且允陰亦非坎
妻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陰柔不正承乘皆剛又
無應與故凶象曰據於蒺藜乘剛也剛指九二也

入於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繫辭所謂既辱且危
死期將至也不徒不容於眾君子而親戚叛之身
且不保矣

九四來徐徐困於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
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剛而位柔與初正應其來之徐徐不疾者以
坎與在下且剛中貴重欲困而乘之反為坎陰所
掩故有困於金車之象夫欲得金車之利而反為
所困故吝但五陽在上與四同德則可相與以有
終也九二坎體為與二剛為金困隔於九二故不

得即與初應可見二困於酒食四困於金車五困
於赤紱陽剛受困皆非自取故無吝有終有說皆
困而亨也然二曰方來五曰乃徐有說四曰來徐
徐皆言處困之時不當亟以求通之意三柔則不
然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下謂
坎之初也但九四以剛居柔雖不當位而與五剛
密比可與同出乎困此所以有與而有終歟

九五利剛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曰利
剛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九五得來中正而上下皆掄於陰故傷於上為利

傷於下為利雖欲資二之剛中同德以相援又為
四剛所隔若瓜為赤紱所困者但剛中說體乃徐
有善說而二五必有合也以是德也當是時也利
用祭祀可以通神明達精誠於是受福於神也朱
正色赤間色赤紱指二然二五皆剛為陰掩一則
利用亨祀一則利用祭祀謂誠信可通於鬼神二
五中正皆困而亨也有如此象曰利剛未得志也
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志之未得
困不免為困所困然卒以中直受福其所以困而
亨者非剛中乎

祭者人享者神亦有求無求之別也困本剛被柔
揜故求通皆利於祭享

上六困於葛藟於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
於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以陰柔而處困極既為柔索而纏于葛藟又
為乘剛而據於臲卼是曰動輒得悔何困如之果
能剛之動悔有悔改其所為則困極而通可以征
行出困而得吉矣葛藟生上纏即困於陰柔之象
臲卼即乘剛之象大凡處困之極者必有悔心之
萌困則其行塞故征行則吉久至上亦有變通之

義而上亦無揜我者故言莫如征也象曰困於葛
藟未當也陰柔未當乎所處之道也動悔有悔吉
行也因其動而得悔遂乘其悔悟之機而去之故
吉行也可見悔艾之心其亨困之道乎

困六爻柔之困困於株木幽谷石炭蕪葛藟剛之
困困於酒食朱紱金車赤紱形容窮達之困至矣
噫富貴者困於酒食車服舉世皆然寧無懼哉

水風井

井

易象義卷四

井改邑不改井無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
其瓶凶 象曰巽乎水

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巽下坎上井卦取巽木坎水木上有水故為井凡鑿
井者既以及泉則以木橫其下而水上于木故為井
之象彼以木為汲器又只取巽木不取木義皆非也
井改邑不改井困反為井坎位下者今位乎上而坎

之剛中不動是邑改而井不改也周禮四井為邑亦
是實義井之為井也不為汲者喪而竭不為不汲得
而盈井何與哉往之舊井而井如故來之新井而井
已成故往來井井也然井以汲為用以上出為功蓋
由井不改故不涸耳苟時值汔至亦未繙井而羸其
瓶則凶矣豈可以井無得喪而不思所以防其涸汔

哉上坎水下巽木故為水上于木之象陰中有陽故
為泉也于井之象統觀全 有井字之象細分二之
奇耦有井井之象陽住居位陰來居初有來住之象
坎在上有汔至之象繙井有巽入之象羸瓶有坎險

之象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乃井之體井養而不窮乃井之用惟其巽下乎坎而坎水在上此所以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剛中指九五即泉出於中之象困井本相反也坎雖在上在下不同而中久陽剛未嘗改也故曰乃以剛中惟不可改則無得無喪而往來井井之義已該之矣洵也繙與瓶皆汲井之具也汔至亦未繙井則人未獲其井養之利故未有功也巽以入井值坎之險則併其瓶而贏之得無凶乎觀井之象可以悟人心矣改邑不改井乃以

六六

剛中則人心剛中之象也應感雖萬變不齊而心之剛中則一定不改剛中無得無喪而往來變化執非此心之所運乎然觀汔至羸瓶之凶而人心惟危尤不可不慎

井水雖無得喪每歲十一月水泉動至八月始水洵此除陽升降之必然者說文曰洵汔也是井亦有汔至之時也未濟小狐汔濟皆因坎取義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無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無禽時舍也

初六陰柔居下井雖初鑿及泉而泥尚未之澄也故

為井泥之象夫新邑之井既有泥而泉不可食舊邑之井雖無禽而遠弗能汲井以養為功在初尚未之能也禽即鮒類象曰井泥不食下也下即謂初泥之象也泥而不食初鑿故耳舊井無禽時舍也時方以舊井為遠而舍之雖無禽而莫之汲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無與也

九二剛中泉可汲矣其旁有小谷鮒因其虛而藏之而泉且射及于鮒是井有禽矣鮒本井中之禽何害于井乎苟在上得完甕汲之非養蓋無窮也奈何汲水之甕既敝而漏无以賴其汲養之成功矣甕敝漏

六六

即羸瓶其瓶之義也此文與五相值而不相應是二之水雖美特由五無完甕以汲之坎險故也井卦本以陽剛為泉九二之陽既有泉矣與九三密比而旁又有谷焉故為井谷之象象曰井谷射鮒無與也蓋雖井中有禽而泉本可食特以甕敝漏而不能汲耳于井谷射鮒何與哉然則下有賢才而上莫之用于賢才何與也

九三井渫不食我為心掇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掇也 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陽剛得正去初泥已遠其井渫治其泉清潔可

食柰何三無應于上瓶緝不具故泉可食而人莫之
 食行者過之為我而心惻然矣是井可用汲也但可
 汲在我用汲在人過汲者之明則井與人並獲其用
 猶陽剛之才遇王者之明則王與賢者並受其福其
 君用之安福尊榮是也井以用汲上出為功三在上
 卦之下故為不食之象三剛得正故為可用汲之象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人之行者非為井而惻所以
 惻人之不食也求王明受福也汲用固在于王明而
 可用汲者在我即我之所以求王明也故曰賢非后
 固食后非賢固以成厥功其相須之道固而此意賢
 之求王明豈井之食求于人哉井渫而人自求食也
 正子貢所謂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六四井甃無咎 象曰井甃無咎修井也
 六四陰柔居得其位然坎體在所當修離下卦而居
 上有改舊為新之意四為坎之郭郭亦有甃之象是
 以離雖舊而甃治則新也其汲不與汲存乎其人故
 無咎况修其坎而坎不為險矣象曰修井也井甃雖
 無濟物之功而修井亦得補咎之道蓋學新功之象
 亦于此可識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其德足以養人猶井冽寒
 泉而人皆可食者也一陽在中故有井冽寒泉之象
 陽剛出險亦有井汲人食之象泉而見食于人莫不
 被其澤矣坎北方之卦也故曰寒泉象曰中正也陽
 剛中正之德可以井養而不窮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上六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然井以上出為功雖緝
 已收尚當禁止勿幕而惟以博施濟眾為公則同井
 之人莫不賴其井養之利而孚信其濟物之心矣此
 所以元善而吉也井至上有收之象六中虛有勿幕
 之象象曰大成也收之於上而不覆公之于人而不
 私其斯以為大成之道乎
 三井渫成已也上則及物故曰大成

澤火革

三離下
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

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離下兌上革卦取兌澤上離火

所當革故為革革謂變革革而人心不孚革之也難矣必已日乃孚焉已即戊己之已也觀一歲四時離屬兌屬秋夏革為秋由離中納有已土故能革也

火革為澤亦類已土以革之即如後天卦位坤屬已土本居離兌之間由已而庚亦取庚革之義十年亦自已而後庚革五行兌為金曰革况已土有信義故為已日乃孚之象若云已革之日乃孚則六二已日乃革之文義又相反矣蓋謂變革最難必已日革之乃能孚信于人如此則大亨而利乎正未革雖有悔既革而悔可亡此革之道也 象曰革水火相息澤上火下則滅息必革之然後生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少上中下志不相得必革之然後可以同居此革之所以為革也然其革也必時當已日乃能孚信

於人况其德文明以說離照于未革之先兌說于既革之際故大亨无所不通利貞无所不正要皆因其宜革者革之以時斯革無不當而其悔亡也可見倫元亨利貞之四得而其悔乃亡革之難也如此推是革之道也天地聖王亦然天地革而陰陽代謝故四時之功成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故萬民之心說可見時未至也雖天地聖王不能徇時而莫之革惟其時而已矣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時字乃已日亦相關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初九陽剛雖有能革之才然事在初位在下或有當革者而時則未可為也况離艸初二相為附麗必固守中順之德而不敢自用自尊以至妄動斯可矣故以鞏用黃牛之革象之黃中色牛順物六二柔順必待已日乃革故也鞏局束革堅韌初剛故也未革則宜固守初久當如是耳象曰不可以有為也不可為即是不可革言初當附麗中順以自固守也牛革用以固物革字亦取卦名人知變革之為革抑知用堅革以鞏固者亦革之義乎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無咎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

也

六二柔順文明德本中正且有正應若可革矣但時乎在下必待己曰然後革之益以正應在上惟征行上進其道吉而無咎曰離象六二有已土在中之象玩已日乃革之辭若有所待而又云征吉無咎皆不敢自專之意象曰行有嘉也亦不輕許其變動而惟征行始有可嘉之功可見已日乃孚而時苟未至則不容以遽變矣况已是象惟此爻當之非離中有已而何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三當上下之交時若可革矣然過剛不正未免輕舉妄動有不善于革者以征則凶也雖正亦危離火炎燥故以是戒之可見徒恃剛明以改革不可也欲通之以明莫若先之以言故九理在所當革者務以訓言開導人心使曉然皆信其當革而再三丁寧以成就之斯可矣革而以言者叙其所以當革之由如商周之誓誥是也上兌有革言之象相隔三爻有三就之家文明兌說有成就之家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未革之先能與人畜維擬議至于再三則所革

必成而無疑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以剛居柔而有所變革或不免于悔然剛柔相濟去下而由火而澤適當變革之時革所宜革悔可亡也如此則忠信之德已洽于未革之先是以人心允孚斯有改命之吉夫革而至于改命協吉非革之極善能如是哉此在天地則夏秋之交在聖人則湯武之會改命即革命也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志信于上下雖改命而人心不疑孚之有素也象傳謂革而當其悔乃亡是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九五陽剛中正具大人之德居大人之位應天順人動則變變則化天下為之文明真如虎變文炳莫不快觀不待占筮以決之一皆孚信于變革之外矣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兌為虎變謂仲夏毛希而羊易至仲秋毛落更新而潤澤是亦離夏革為兌秋故以席變為大人之象且有大畏民志之意虎變自仲夏故未占有孚象曰其文炳也虎變文章外見如離之明兌之澤而炳然莫掩天下孰不快觀而孚信之哉

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五則未占有孚矣故

火風鼎

三

鼎元吉亨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

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

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巽下離上鼎卦取巽木離火有烹飪之象以金卦觀

之又有足腹耳鉉之象故為鼎元吉亨六五虛中

應九二之陽剛以其有巽順離明之德也蓋人能本

柔中之德以應夫剛幹明順之德以德之用是乃大

吉亨通之道 象曰鼎象也法卦之象而為鼎也以

巽木入離火斯可以致烹飪之用則是聖人尚象制

筮豈為口腹之奉哉烹飪所需莫大乎賓祭二事亨

上帝祭之大也養聖賢賓之大也烹上帝貴賓養聖

賢貴豐故亨以亨上帝大亨以養聖賢此鼎之義也

巽而耳目聰明此一卦言之有內巽順而外聰明

之象謂巽離相資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此

以二五之言下應二剛謂剛柔相應也可見上

下兩幹相須為用猶木火相資為鼎巽以一之虛以

受之無所不亨無所不養元吉亨通不在是哉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無咎 象曰鼎顛趾

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上六居革之終黎民丕變莫不從其革矣君子豹變

革其心而文章為之外著小人從君革其面而教令

為之順行革而至此亦已成矣於此又欲變革無已

不可也故以征則凶以居正則吉言革之已成患在

不能守耳故勉之以居貞豹亦兌象豹以霧而變有

上六陰柔之義兌說見于上有革面之象君子小人

皆已變革所以為革之終也虎變豹變即所謂虎革

豹革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豹文小而蔚虎文大

而炳所以為君子大人之分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兌說也說見于面咸欣欣然有喜色而順從于外是

百姓皆從上所革無梗化之民矣此又欲深求則

革之過矣可見聖人以人治人不過求也

冊書參日事全書第 6 頁三

初六陰柔在下於鼎為趾之象鼎而顛大趾者利于
傾出否惡以受夫餘將去故以從新也謂初六應上
九四捨陰柔而從陽剛有捨故取新之義然豈一無
所取哉巽為長女初居下而卑順于人為妾之象但
六雖陰而初本陽位陰中藏陽有子之象故得妾以
其子也妾從夫以有子母以子貴賤者變而為貴矣
鼎顛趾而有出否之利人因妾有得子之慶故無咎
鼎本三足初止二趾故象顛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
出否以從貴也顛趾若于鼎為悖而出否正以取新
從貴則亦未為悖矣從貴應四也否為賤新為貴亦

陽實而陰賤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實慎
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二以剛居中故為鼎有實之象二本五正應而密
比于初則陰陽雖相親愛自二視之則若仇矣惟能
以陽剛克實固守於中則仇雖有疾我之心無即我
之便而鼎實可以大養所以吉也鼎初顛趾有仇之
象鼎中有實則趾不復顛亦不我能即之義象曰鼎
有實慎所之也以其克實之德往應六五之正所之
可謂慎矣我仇有疾終无尤也慎所往也不為仇所

即何過尤之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雖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吉 象曰
鼎耳革失其義也

九三居下卦之終宜自有耳然耳虛則行實則塞但
上下二卦合為一鼎則三之耳革而其行塞矣惟上
下合為一鼎故鼎中所烹之實乃雖膏文明之股時
未出鼎不見食于人由重剛大過而四又塞其行也
然五為文明之主三有文明之股終必相求而上下
交焉如陰陽和而雨澤沛即虧失其悔而終吉矣三
位當革上離為雉久陽卦陰故取兩象行塞不食為

四阻所也象曰鼎耳革其義也三為下卦之上且

有耳而耳革焉于義不其失乎是以其行塞雖膏不
食必方兩而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行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
也
九四以剛居柔與初柔相應然初趾方顛故有鼎折
足之象餗即鼎實雖膏之屬也折足則公餗盡覆而
其行渥然九烹飪之中將賴以享上帝養聖賢者皆
委諸地矣此所以凶也繫辭所謂德薄知小不勝其
任是也初陰耦故象折足象曰覆公餗信何如也九

四信初六以相承然而信任匪人是以公餗覆而古

矣此其所信者為何如哉可見覆在初而信之者四也非所信而信四蓋不能委其罪矣

初未實鼎故顛趾利出否四已鼎實故所是覆公餗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六五以柔居剛虛中能受于鼎則爲黃耳金鉉之象蓋鼎耳必得失鉉而後鼎實足以養人柔中必資夫剛而後中得不失乎正六五質雖柔而幹則剛故利貞可見受鉉以奉鼎者耳也黃耳以舉鼎實者鉉也六神體而中虛故爲黃耳五陽位而堅實又爲金鉉

是金鉉不必指九二亦不必指上九即本文柔中有剛虛而得實是也象曰中亦爲實也六五不以鼎實

爲實而以中德爲實剛柔相濟虛實合宜所以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在一鼎之上鉉之象也陽居陰位剛而且溫故有玉鉉之象玉不畏火斯鼎有成功故大吉无不利

上九乾體乾爲玉玉鉉豈真以形用哉所以象其德也五重耳上重鉉故象各自其所重者而釋之象曰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以九居上剛柔中節且一鼎之用亦賴鉉以節宣之所以大吉且无不利也

海雷震

三震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迺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下震上震卦取一陽動于二陰之下故爲震震亨陽氣從下達上則陰氣閉而萬物發生人因雷震而

恐懼修省一歸于理亦有震亨之義方震之動而來也虩虩然驚惶顧慮精神困因以儆省然後笑言啞啞

啞然謹守常度精神亦與之而懼凝此惟戒謹恐懼心常存而不失故也是以雷之震也驚懼及乎百里

而時方主昏以事神明亦不至喪失匕鬯即五爻無喪有事之義故曰震亨虩虩即震之象謂震驚而內

自省也啞言謂震動有聲 象曰震亨震自亨通之理方震之來也虩虩然反觀內省只此恐懼之心

是即致福之道也人惟恐懼然後視聽言動一循乎理笑言啞啞皆中其節乃自然天則之不違也時乎

震驚百里驚雖遠而懼則迺彼乃卓然首出真精之常然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祀之主而不喪失其匕

鬯焉此正所謂動亦定也出即說卦帝出乎震之謂祭主即序卦主器莫若長子之謂震爲雷爲長子故

祭主即序卦主器莫若長子之謂震爲雷爲長子故

其象如此夫存心常若聽雷之時而兢業不違精神
凝聚則笑言皆法則之安詳幽獨即神明之對越由
其中心有主是以萬變不移不有以出庶類而立人
極乎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
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九一陽動于下處震動之初人之慎動在初為尤
要也久象與象辭同觀後與吉字可見先虩虩而後
笑言啞啞先震恐而後安定何也人心戒慎則擬之
後言樂然後笑皆當天則所以吉也蓋初為震主足

以當全卦之義其所以虩虩而致福啞啞而有則由
陽剛初動真心始萌其震動恐慎之功一皆自然而
然者耳

六二震來厲億喪其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
來厲乘剛也

六二雖居中得正而以陰柔乘初剛是震之來也極
其迂殆不免于危懼矣斯時也反諸意念而自省焉
中心之柔不足以勝乎陽剛之動若因震以失其所
懷之寶故為億喪其象此心一動則氣即奔馳上
衝為之不寧故為躋于九陵之象心既震動苟欲求

安其心則愈動矣惟恬然俱忘則心復其常也故又
為勿逐七日得之象久位陰柔故喪中正故得只是
曰震而心動故氣浮惟安靜則心得其賤虛中自有
寶藏之象億者意也見之不真守之不固不免暗事
而度量也七與九皆陽數自一陽之動至七九而極
矣震本陽卦六二純陰故得喪皆以七九陽數言之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初剛震迅而二柔之則逼近
雷威寧不危厲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青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六三陰柔去初稍遠震而復蘇蘇有震蘇蘇之象然
三非陰柔本位莫若曰震懼而勉于行焉則精神散
而復聚雖不能無過而能改其過亦免青之道也象
曰位不當也柔居剛位故不得行而去之以免乎
青

征行皆震動之義三在內卦之終故曰行無青上在
外卦之終故曰征吉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陽居剛位且以一陽陷于四陰之內故其震遂
為陰所滯泥而不能達矣現久位乘承皆陰有陽剛
陷溺之象何必謂互体為坎耶象曰未光也雷本陽

明之氣陽泥于陰則剛氣不能奮發詩云愷愷其陰
虺虺其雷謂之光大可乎人心之剛明每為所欲累
故曰吾未見剛者

六五震往來屬億無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屬危行也
其事在中大無喪也

六五以柔居剛得乎中道雖當震之時而初震既往
矣四震又復來焉故亦為而厲焉反諸意念而度之
神明在中不曰震厲而遂有所喪即舜之烈風雷雨
弗迷是矣四震之泥于陰者已不若初震之迅急而
五之陰居陽位又非若二之純陰比也况往而又來

雖屬與二同而在二純陰故億喪且五則陽位而陰
中有陽故億无喪乎在中之所有也何也中心常有
事乎戒惧之功雖危而實無所喪否則中心無主而
無所事事欲其無喪也得乎象曰震往來屬危行也
震動于往來之間其行也危矣然其事在中大无喪
也一中之允執者必有事焉又何有于大喪乎
陽本大也震本陽卦雖六居乎五而五本陽位在中
夫何喪耶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古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
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上六陰柔居震之極屢震不已故為震索索之象在
上為視故為視矍矍之象凡人震驚不寧則目之視
視周章不定况處卦中于此又欲征行不亦凶乎夫
震之來必先五而後上而四震遂泥亦止能及五不
能及乎上也于其躬于其鄰則豫圍可以免咎但
陰雖受震于陽而陰陽本有婚媾之義上六既震不
于其躬若曰同體相親遂與之婚媾亦不免于有言
總謂震極不寧莫若先事自備震有聲故象有言象
曰震索索中未得也中心恐懼不能自得故其形諸
外者有如此耳雖凶无咎畏隣戒也曰鄰以為戒既
得乎先事之圖則震終不及其身又何咎
卦爻矍矍啞啞蘇蘇索索矍矍昏

艮上
艮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也

艮上艮下艮卦取一陽止于二陰之上故為艮艮自人身觀之一陽隆然在上者背之象也觀卦畫一奇在上者背之象觀上下兩卦亦有相背之象艮其背既止乎一定之所是以不獲其身于已無所與也行其庭不見其人于八無所與也人我无所交涉故无

咎若謂艮背則忘物忘我為止之極焉于易當為无亨利貞為吉不無利何為僅無咎也觀象傳自見又之一身耳目止則廢視聽手足止則廢行持惟背止于身不相運用故云不獲其身後一無所見故云不見人皆實象也 象曰艮止也艮之義也非謂一于止而已也時乎當止則止時乎當行則行或行或止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而聖學所謂止至善者此也正以道本無方所也若艮卦所謂艮其止則止其所以既有方所可居故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本當相應之位乃陰與陰相敵陽與陽相敵上下相敵

實不相應漠然兩無所與截然若不相干夫固一于止而不知時行者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也是世有以靜修為學是內非外者艮近之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初六陰柔在下不宜動也而趾于一身為最下故為艮趾之象趾象有動之初也能止于其初則不行矣故無咎豈徒止于其初而已哉必常永貞正之為利也所以象曰未失正也一陽止于終者艮之正也初亦止終能止于其初而不至妄動尚未失正故以永貞勉之不止則不正可知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來退聽也

六二陰柔居下卦之中腓亦柔軟在下腓之初故有艮其腓之象夫腓之柔不得不隨限而動也二不能拯三且隨限而不動則動止由限不由腓其心寧能以自快哉何也三為艮主而陽爻過不中不正二雖中正而力不能止未免以陰隨陽不能拯救其剛之過矣是止不由已安能脫然无係所以其心不快可見欲自快于心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而無係累斯可也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能

退聽于下者必不進以隨人雖不能極亦能自止也

二不能極三而且以隨之矣謂之退聽可乎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屬薰心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九三過剛不中止于下卦之象夫固上下之限也但

一陽陷于四陰之內則亦止非所當止者既不能上

又不能下未免分列判隔而勢甚憂危則陽氣炎上

適以薰灼而不寧矣故為艮其限列其夤屬薰心之

象即如人之一身必禁衝流通斯心自寧泰若止于

腰膝上下限隔之間則營黃分列其氣鬱結適以薰

蒸其心何能以自舒也可見止無定所不可限于一

隅若有定限則必不免乎屬薰心之病九三一奇橫

一卦之中有限之象一陽間隔四陰有列夤之象象

曰艮其限危薰心也一身皆元陽流暢而止于其限

固不免夫薰心之危薰變皆元善之周流而執一不

通又安得乎正心之道然則心本無限而限其可止

哉

二雖中正而爻位皆陰力不足以極三故心不快三

不中而爻位皆陽力足以自止故艮其限列夤危薰心

是二不及而三大過于此可以觀止矣况止必由心

故二三皆以心言

六四艮其身無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四以陰居陰其才柔順能自止其身則不為物廷

不為欲奪故無咎夫四居卦體之半不言心而言身

者身即心之郭郭且爻位陰柔故為身之象大凡事

不可為使藉才欲跡皆身之象但止能善其一身

自為則得矣天下之所當止也果如斯而已乎象曰

止諸躬也是獨善不能兼善可知矣以萬物為一體

天下為一身者觀象玩辭得無有所做乎

四象身乃人生所自始處故入以躬象之不可息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柔中在人身當頰輔之處故為艮其輔之象艮

輔則知所謹而言不妄發苟一有所言必如絲綸之

有序而不亂矣妄言之悔不其妄矣乎虛中有頰輔

之象柔中有剛其言必誠有艮輔之象象曰以中正

也柔中得正所以止其輔者非止之不言也本之以

中正之德斯有德者必言存矣輔一也成說艮止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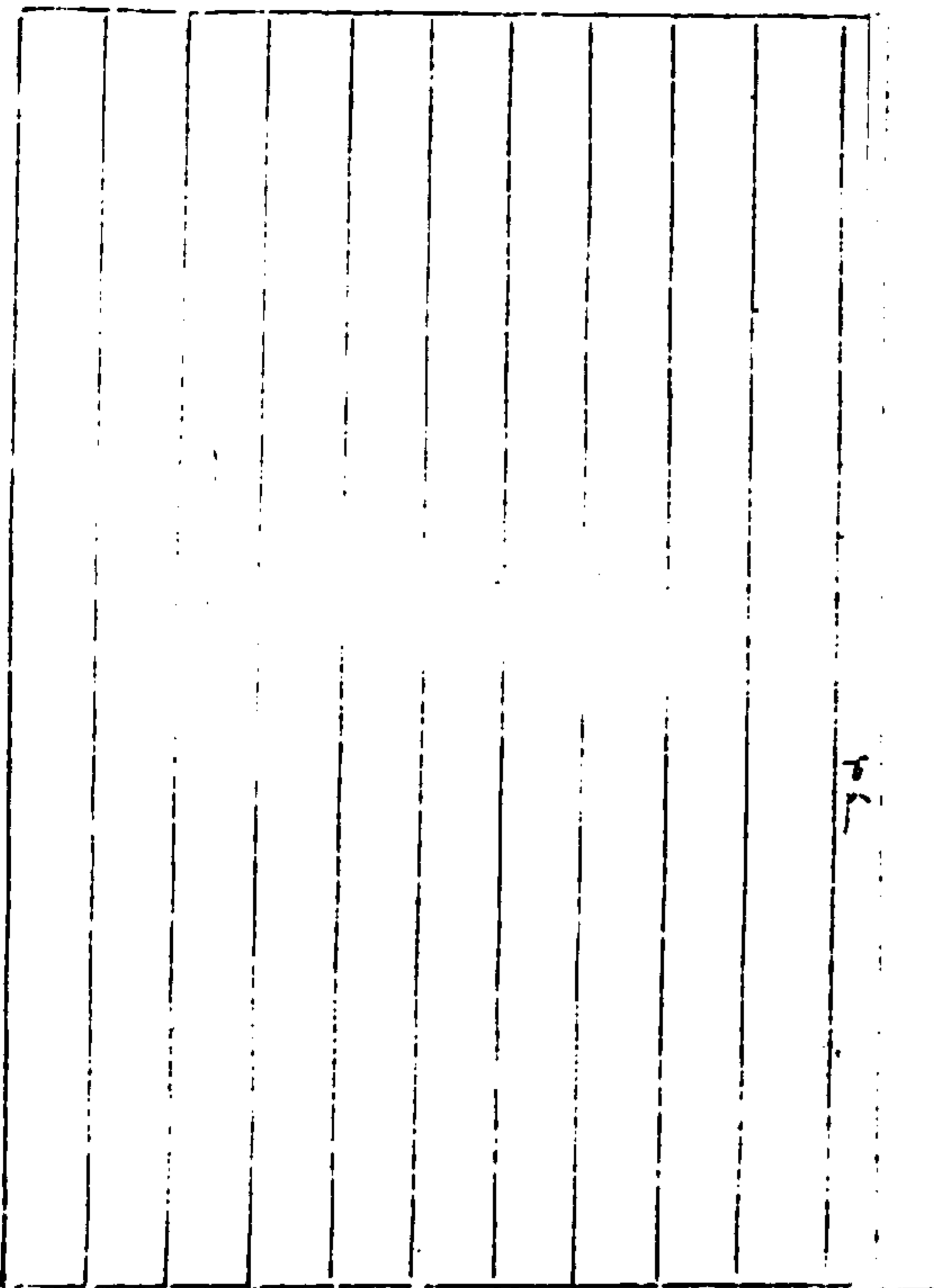
其象異

四艮身則無妄動五艮輔則無妄言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上九以陽剛居艮止之極剛健為實重厚不廷則一

身有所止不足以致之殆無所不止而其止也道
尊德垂極其敦厚者矣此謂止至善安汝止也所以
為吉象曰以厚終也止本艮之終也敦厚在上則一
身趾腓夤輔莫不厚其終矣何吉如之可見上九為
艮之主爻山以絕頂為終地上高堆曰敦故敦艮吉
陽剛止于上九在下者孰得而偏係之哉噫知上九
一爻以無定所獲吉則艮背無咎可默會矣



風山

漸 艮下 巽上

漸女婦吉利貞 象曰漸之進也女婦吉也進得位往
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
不窮也

艮下巽上漸卦取艮男巽女男止在內而不遽往女
巽將入而有所待其漸進有序故為漸夫男女萬化
之先女婦人道之始女謂嫁曰婦婚禮備而貞女始
行故女婦以漸吉之道也然卦以內為主也進婦以
漸而其位亦必利乎正焉長女歸少男故曰女歸卦
象九五位中而得正故曰利貞 象曰漸之進不驟

進也女婦如是則吉也女婦漸進則吉何也剛柔上
下惟進之以漸則得乎正位而往有功此所以女婦
吉也况進以正則可以正邦而成化矣進可不正乎
然得位正邦果何位也九五陽而得中進居尊位所
正邦有功者此也故卦辭曰利貞可見此卦雖以女
歸明漸進之美其實重九五陽剛得中况其德艮
止于內而巽以行之欲進欲不遽進是以隨所動而
時行時止各以其漸變化進退其動不窮此漸之所
以吉歟
漸惟進處最要緊不漸則欲速不達故曰漸之進也

觀下面三進字一住字一動字無非戒人妄動驟進也
不窮即是正邦正邦即是有功文法相承非各一義也
而剛中巽止其漸之樞乎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利義無咎也

初六陰柔在下為漸進之初而干則水涸之最下者故為鴻漸于干之象
鴻宿水濱大者居中小者圍繞巡傲于外不亦危乎有傲則鳴不有言乎知危可以避患故无咎
初六陰居陽位則居不安故危惟其危也故不免有言
艮少男故云小子象曰義無咎也以

義撥之寧有知危而陷于過者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六二陰柔得中而漸以進之磐則稍上于干矣故為鴻漸于磐之象
位既中正則食亦安詳而飲食衎衎吉可知矣
凡禽鳥之食悅而食仰而四顧驚即飛而去之于磐則安而食飲亦自如也
柔中進得所安是以無忝厥位
艮為小石故象磐象曰不素飽也曠其位者必有素餐之耻
二以中正在位雖萬鍾不以為泰豈空食云乎哉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
婦孕不育夫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九三陽居下卦之上是由盤以漸進于陸而不安矣故為鴻漸于陸之象
夫三陽既以大過又與四陰相比是三四猶夫婦之親實非正應象夫征不復而不能自有其室矣
且不正苟合則婦孕亦不取育此其所以凶乎
雖然三之剛誠過矣然剛亦得正為以之禦寇則利以之求配則非耳
艮為徑路有陸之象此卦九三原自四來六四原自三往故三剛不安于此

則凶夫指三婦指四寇即四也
鴻群不亂止于相保亦有禦寇之象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離下二陰之群類也
婦孕不育夫其道也非其配耦以孕育失其孕嗣之道也
利用禦寇順相保也和順以相保斯其善于用剛者乎
可見一于剛則凶善用剛則利三剛利于止不利于進易之所以變動不居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六四陰柔離下而上則其位已高猶山之木也故為鴻漸于木之象
雖鴻不木栖而陰居陰位且在上卦

之下或者猶得夫平柯之稱焉高而不危故為咎巽
為木象曰順以巽也陰柔則順且為巽體不失柔正
之道也

此爻處陽剛之上故于木而不安然陰柔巽順故得
稱而無咎亦居為地而得夫善處之道者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曰終莫
之勝吉得所願也

九五剛居尊位猶高地之陵也故為鴻漸于陵之象
然二五本剛柔正應而為三所間是以婦三歲不孕
矣但剛柔中正久之夫婦必相和好彼之間以私情

者終莫之勝所以吉也巽為高有陵之象且居艮上
與二相隔三爻故為三歲之象象曰莫之勝吉得所
願也可見不正者終不足以勝乎正也

五與二應乃夫婦之正配故吉三與四比乃夫婦之
邪匹故凶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為
儀吉不可亂也

上九居漸進之極亦為鴻漸于陸之象夫陸一也在
內卦之上而艮有所止雖高未至于極高也在外卦
之上則乘巽風以極其高矣非雲路如何是以鴻屬

于飛肅肅其羽仰而觀之殆有可用為表儀者鴻漸
進而上故高飛而吉象曰不可亂也鴻鴈排雲而飛
先後次序翼翼乎其不可亂此所以可用為儀也然
則人能鴻飛于天繒繳莫得以加之其出處進退不
可得而亂也真為天下之儀刑所關矣
下陸艮山取止儀上六巽風取高義所以天衢雲路
俱陸之義也何必改陸作遠
漸陸爻皆取象于鴻鴻之往來有時進退有序漸之
象也故又為隨陽之儀而女不更嫁鴻不再耦親迎
之禮必奠鴈其即女歸利貞之謂乎

雷澤歸妹

震上兌下

歸妹征凶无攸利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兌下震上歸妹卦取震男上兌女下少女為妹長男兄也兄嫁妹故為歸妹此卦之名也夫男女之相從正則先是卦剛柔雜居不以正而征故征凶夫婦之相與順則利諸爻剛柔承乘不以順而從故無攸利况以說而動恣情欲動不宜動說不宜說故既曰征凶又曰無攸利垂戒深矣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

義也何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義何如其大乎人亦小天地也歸妹女歸乎男人道所以成始成終者在是非人之終始乎歸妹之有關於天地人者如此總釋卦之名義也點卦辭謂之凶謂之不利者安在以卦德言之免說震動說動皆以情勝所以不重震男而重兌女兌在內為卦主故謂之歸妹所歸由乎妹也征凶位不當者下兌陰在陽位上震陽在陰位是也无攸利柔乘剛也者兌在三柔乘初二之剛震上五柔四剛是也惟其說以動則三四之陰陽失位既不以正三五上以柔乘剛又皆不順此所以凶所以

无攸利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九陽剛在下得正陽剛為婦人賢貞之德而婦在下位卑者為娣初九娣之賢正者也上無正應則娣之卑而賢者何所能為不過相承相助以行之如跛之能履而已守正以征進吉執加焉初在下位為娣之象娣僅能承助於君不能大有所行且一卦各爻失位初獨履正故有跛能履之象帝妹之嫁必有娣娣亦是常道故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

承也彼此相承雖跛亦能履故吉

震為長子兌為少女故卦名歸妹兄嫁妹也三為兌之本爻而初處三之下故為娣之象三以柔居剛位故曰以須反歸以娣是反下以初也使初三易位則成恒矣所以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相承之義不亦明乎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九二本為女德之中以剛而上視五柔故有眇能視之象然亦何傷于在中之陽明哉况陽剛在申乃幽

閑雅素之人也恬然自守一毫無慕于外而得其道
之正矣故利做人之貞二居兌中處于三下亦象幽
人象曰未變常也常即恒義惟初三易位 恒已變
為歸妹而九二在中曾何變乎不變常便是幽之義
履卦亦下兌九二象幽人六三象夬象跛能履丈
位雖殊因兌取義則同總由兌為毀折柔說以承乾
震之剛故有病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婦以婦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六三陰柔居下卦之上為兌說之主不中不正无女
德而為女之賤者也須賤女也歸妹以須而獲寵于

五十六

上未免以陰而先陽以賤而先貴矣故必反歸于下
而以初之婦為反歸有反已歸正之義按天官書以
織女三星為貴女須女四星為賤女象曰歸妹以須
未當也以六居三柔乘剛剛凌貴皆未當也反歸以
婦則以恒矣歸妹兌體說而不正故不取六三之柔
而于初二之剛猶有取焉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
也

九四陽剛居上體之下且無正應亦賢女不妄從人
者也然陽震于陰其震動也必愆其期而以剛履柔

雖遲歸也自有其時夫四為震之主爻曰愆期曰遲
歸由其失位無應不得不待其時也象曰愆期之志
有時而行也志在時時而行期謂動必以禮不以說
而妄動矣可見卦以歸妹名雖震陽亦義重歸妹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
也

六五柔居尊位與九二正應尊而謙降故為帝乙歸
妹之象但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君即五娣即
初也然以柔中應剛中猶幾望之月日光無所不受

五十七

將盈未盈而陰柔可以配合陽剛必有宜家之吉矣
觀泰五亦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其有女德可知也
袂為衣袖有娣娣連袂之意其良在袂亦有娣不如
君貴之意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可見
君即指歸妹謂五柔不如初之剛也然五之吉者何
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位中而貴則娣袂雖良終在下
位而五以貴行此其此以吉歟行本于震動連袂而
行出嫁之謂也
古玉姬出嫁必有娣媵此卦有君之娣謂帝乙以兄
嫁妹其信然歟

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無攸利 象曰六上無實承虛筐也

上六陰柔與三陰不相為應故不曰夫婦而各以士女稱之承筐到牲所以奉祭祀也惟陰虛不應故承筐無實到羊無血則宗廟不亨不能成其婦妹之終矣何所攸利哉震有筐象兌有羊象象曰上六無實承虛筐也六陰本虛虛筐則不可以祭是謂德女無終也不言士者卦為婦妹而發曰其無終故不以婦妹許之

雷火豐 三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晷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離下震上豐卦取震動離明明無不照動無不行極其盛大故為豐豐亨謂盛大自無所不亨然惟王者為能履此盛大豐盈之極也但當此盛大之時保之最難固不能以無憂也亦何事於後憂為哉明為動本惟中則明宜如日之方中使其照無不及斯可永保夫豐亨矣豐大之極常人以為喜聖人以為憂勿憂者非無憂也于此有道可勿憂也震體居上既曰勿憂離卦中虛又曰日中明動相資故能大乃知世之偽盛德者必知行合一樹大勳者必才識俱優豐之道也 象曰豐大也豐之義也以卦德言之離明震動明動相資所以能成豐大也王假之尚也爾雅曰假大也尚大即假之謂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王者所尚皆大明大為之體但過盛亦若有可憂者其實何事于憂恤為哉致豐者保豐之道也宜日之方中照臨乎四海之廣則常明常動無所

不宜此所以亨也若夫盛衰相為倚伏日中則日月
 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雖明而人幽而鬼神俱
 不能運也然則知日景之當戒不可以知日中之為
 宜乎持盈保豐之道端有不容已者
 初九過其配主雖句無咎往有尚 象曰雖句無咎過
 句與也
 初九陽剛而二則離之主爻也離本陰麗乎陽初陽
 二陰相麗相配故有過其配主之象然一卦六為爻
 六句自初至二為一句句即離日之象句而相遇日
 中則明何咎之有且初之為已之配主必往而後
 之則豐大于此乎存矣不亦行有可嘉尚乎象曰雖
 句無咎過句與也過句則過震矣非灾而何
 二為離之主爻初陽二陰相合成離故曰配主四為
 震之主爻離明震動相合成豐故曰夷主離震本相
 等夷也
 六二豈其鄰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離明中正明之極盛者也然離上有震正應昏
 暗當晝而昏適以大其障蔽而已故為豐其鄰日中
 見斗之象斗不晝見而日中見之則白晝為昏夜矣

蓋二為離主而震來蔽之其豈也豐其鄰也其見也
 見夫斗也不見日而斗見也甚見之妄也于此往
 從六五之陰暗得無疑乎徒致疾而已矣但二本虛
 明惟有孚發若積誠意以感通之則釋其疑開其障
 蔽去其妄見而吉矣離處震下有掩覆之象六五震
 而以陰從陰有疑疾之象離明有見之象暗中
 見其明不過見斗之明耳非真明也此又起意為象
 者也日中見斗妄見也安得不疑開發疑見惟在誠
 信而已所以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積誠信以
 開發其心志則鄰于是乎發矣誠則明也孚與疑相
 反發與鄰相反外豐鄰故有疑內有孚則發若故吉
 豈者盛大之稱在一卦雖曰宜日中而二三四爻皆
 曰日中以明動過盛則不免有日中見斗見沫之異
 故曰幽不明也明之過而反為不明此處豈之所以
 難歟
 九三豈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豈其沛
 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三陽明居下卦之上亦若足以為有者然雖處震
 下與上六陰極相應適以豈大霖雨而滂沛其勢焉
 耳故為豈其沛日中見沫之象沫者小星也晝而見

沫昏愈甚見愈小也蓋蔽愈大則見愈小且密比四震離為震掩不足有為又有折其右肱之象夫左右手相藉為用而折肱在震則咎不在三矣蓋三本以陽居陽自處未失其正故無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車也既以蔽其明而識小不足以見大以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右肱一折則左臂不能獨運將何所措乎以大其用哉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過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過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陽剛動體足以致豐大矣但以陽居陰本位震

動又密比五在兩爻之陰亦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之

象然二四本同功異位亦有過其夷主之象所以過

夷主吉者何也震動則行而離明不為所蔽故吉也

四為震主二為震主二卦本相等夷震離相合成豐

故曰過象曰位不當九不宜居四也幽不明惟蔽重

則幽故不明也是震之動適以蔽其離之明故不徒

曰不明而曰幽不明焉過其夷主吉行也震動則行

此所以過夷主而吉也夫豐其蔀見斗之象四與二同

小象詳發于此可見豐其蔀者震也四為震之主而

四之蔀則已自致之以陽而居陰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二柔中居尊當豐之大時而有離明之德何章美

也五能已虛以來之不自滿傲深澤處豐之道而福

慶駢集名譽著聞故吉蓋五出四震之上不為所掩

矣所以在二曰往來以過乎震在五曰來實以資其

明且二本離中文明故象來章象曰六五之吉有慶

也燕天下之明總天下之動慶莫有大于此者由五

能虛已以來之耳是慶集于虛也五雖不言豐其所

以致天下豐大之慶者孰加焉

上六豐其蔀其家聞其戶聞其無人三歲不覿也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聞其戶聞其無人自藏也

上六柔暗居豐之極位已高矣又亢以自居求動不

已用明不止祇豐大其屋以自障蔽其家不特拒人

千里之外也聞其戶聞其無人三歲不覿而家之戶

內寂然無人跡矣不其凶乎上六日昃故有豐屋蔀

家之象動極必靜亦有聞其無人之象、曰豐其屋

天際翔也凡人處豐富莫不壯麗其居室如鸞飛鳥

革蔽覆天日而障亦已大矣聞其戶聞其無人自藏

也豐大之極障蔽之深自視太尊人莫敢近豈人之

絕彼哉彼自絕乎而家亦莫得而見之美此爻形容

| |
|----------------------|
| 人處置時最為親切令人可畏意豈特處富貴豈大 |
| 之極者有此凶哉人以學識自高而大其障蔽者其 |
| 初之自視亦足翔翔天表藏身富美之室其終至於 |
| 人莫敢親而猶自以為人莫及者何以異此 |
| 二三四尚在日中故蔽于震五則正與離日相應故 |
| 吉上過中故凶 |
| 此卦以離明為主故曰宜日中九節也沛也皆蔽明 |
| 者曰孚曰發曰采章曰夷曰配皆明之助也故吉各 |
| 爻陽居陽位又不應陰為美而五則出乎震之上也 |

火山旅

☲上
☱下

| |
|-----------------------|
| 旅小亨旅貞吉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 |
| 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
| 艮下離上旅卦取山止于下火炎于上離其所止而 |
| 不處故為旅旅本不能大通旅亨亨之小也陰本小 |
| 也事有大小道無加損處旅之時惟正則吉 象曰 |
| 旅小亨何為而亨之小也離為外卦也故謂柔得中 |
| 乎外而順乎則者何也以處旅之道宜于用之六居 |
| 外卦之五位而麗乎上下之剛是觀之卦體可見其 |
| 柔中以順剛矣又謂止而麗乎明者何也以用柔之 |
| 道內固不可以不止外又不可以不明下艮止上離 |
| 明是觀之卦德可見用柔又止而麗乎明矣夫柔順 |
| 乎剛既以得中止麗乎明一出于正柔中而正時措 |
| 皆宜必如此然後可以小亨然後可以貞吉也旅之 |
| 時內不失已外不失人以亨以正義之與比旅之時 |
| 義何其大哉 |
| 柔得中乎外即旅之象止而麗乎明信乎離為主也 |
|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
| 六二陰柔在下處旅之時瑣屑猥鄙不能自震故為 |
| 旅瑣瑣之象然寤而失義則不能正已九在外者皆 |

得而奪之斯其所取災矣象曰志窮災也境有順逆志無窮連旅特其過耳匪夫不可奪志若此志一奪則困窮拂鬱何莫非其所自取乎可見過窮志亨旅安得而災之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無尤也

六二以柔順中正而處旅之時陰位止體既有即次之安柔巽在中且承陽實又有懷資之利所乘者又初柔之瑣瑣得童僕以給使令凡此皆六二處旅之正道也二陰柔本位故為即次之象即次暫止也童

僕指初艮為小子之象象曰得童僕貞終無尤也夫在旅之所與處者惟童僕耳既得童僕然後即次懷資皆無所失旅道之正莫踰于此終何尤哉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三重剛不中居艮之上既以亢矣其所處比又有離火在上故為旅焚其次之象然剛之過者多暴以

身也以旅與下其義喪者在旅又剛躁以與下而以義撥之童僕為必喪也既傷于上又喪于下其危也宜哉

九三剛居剛位象本不喪而處旅過剛則于義為必喪焉各象象中義字例此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當位也得其資斧心不快也

九四剛居柔位處上卦之下雖非安居而在旅寓之時亦既處之矣且既得其資以自給又得其斧以自防宜若快于其心矣然久處不歸終匪陽之正位况

上無陽剛之與下惟陰柔之應我之心其能以快然哉我即四自我也象曰旅于處未當位也得其資斧

心不快也四句宜作一氣說陰位非陽剛所安縱得資斧而不得位以行其志其能快足于中以自安于旅哉况旅以行為義安處非旅之亨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違也

六五柔中離明而失其剛矣故有射雉一矢亡之象夫射之所嚮在文明之雉謂六自三而進居于五以成離射雉也九自五下居于三一矢亡也始若得明失剛然旅以柔中為尚以承上為順備此而終則人

| |
|-----------------------|
| 心得而譽聞宣著天心順而申命用休皆于此乎在 |
| 是爻雖不言旅而射雉即出旅之義九卦辭旅小亨 |
| 旅貞吉象傳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者惟此爻得之 |
| 離為雉為戈兵矢象陽畫象曰終不譽命也遠也終 |
| 與上皆指上爻譽命皆本乎上惟處旅有道則可以 |
| 獲上而譽命固其所以然者况離卦本柔中處剛若 |
| 虛已以待命于上所以得處旅之善也 |
| 一卦六爻各有所重此卦本以三五交錯成旅然旅 |
| 道尚柔不尚剛且六五為卦之主爻故終以譽命而 |
| 三則過于剛也各爻皆當看其所重何在 |
| 上九為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也 象曰 |
|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
| 上九剛而不中處離火之上乃羈旅之極居高用剛 |
| 者也剛不戒則自焚其次矣故為鳥焚其巢之象然 |
| 未焚之先居高若可自適故先笑焚次則身失所安 |
| 而號咷且上本柔位而九剛居上自失其柔順之道 |
| 故又為喪牛于易之象要亦不能用柔以至此得 |
| 非自致其凶乎在一卦之上故象為巢離火之極故 |
| 象本上本柔位而剛來居之故象喪牛易場也象曰 |
|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離上過亢于義則必焚矣喪牛 |

| |
|----------------------|
| 于易終莫之聞也高亢自恃終莫聞其過剛燥動之 |
| 失此所以凶可見九三以剛過而義當喪上九以過 |
| 剛而義當焚旅之有取于柔中順剛也益信矣故剛 |
| 居上位為亢也 |
| 大壯六五柔居剛位故曰喪羊于易旅上九剛居柔 |
| 位故曰喪牛于易合而觀之其義自見 |

隨風巽

巽上巽下

巽上巽下

巽小亨利有攸往見大人 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下巽上巽卦取一義伏于二陽之下以卑巽而下乎陽剛故為巽巽小亨陰為卦主陰本小也一陰從下巽以文之其所通者小也故有小亨之象以此巽順而嚮往則可以通達故為利有攸往之象以此巽以陰從陽皆有所利也 象曰重巽以申命謂上下

二卦皆巽故曰重曰申九於辨施令必重復而丁寧之也卦體陰陽雖不交而陰皆承陽有命令下入之象况巽本善入而上之用巽一順乎人心以命令之既命之于前復申命之于後斯入之深矣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二五也上行者陽之志二五皆以中正之剛處初四之上故其志行也柔皆順乎剛指初四也順乎陽剛之上正以成巽體斯陰柔得亨通也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緊承上言攸往即志行大人即中正之剛也小亨利往利見皆指初四之柔以為成巽之主然其所以亨而利者非上從二五陽

剛之中正其能然哉要之柔順乎陽剛剛巽乎中正此巽之所以為巽歟

兩卦重巽以申命故小亨二五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故利有攸往初四柔皆順乎剛故利見大人依此分貼亦是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六陰柔在下為巽之主過于卑巽者也初本欲進而柔巽之人每安于怯退或進或退無所適從故為進退之象然豈一無所利哉惟果斷之武人用之

出于正則為宜也巽為進退為不果其究為躁卦且柔據剛位故利武人然苟非武人之正道不利又可知矣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初六之巽一也用之進退而過于怯懦者其志疑用之武人而濟以謙巽者其志治願用之何如耳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紛若無吉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剛居柔位與九五兩剛不能相入則不獲乎上而巽以處之過于卑巽者也禮雖當巽而過則非禮故為巽于牀下之象是道也非違道也惟以此用乎

祝史巫覡以道達誠意于神明則其禮繁辭悉雖至紛若丁寧煩復要亦謙卑以事乎神而不厭耳所以吉以無咎此文體陰故也人臣誠意積中而有人道違于君側則禮雖過而事亦有宜然者故以吉无咎許之巽為木且卦蓋有休之象吉之尊者生于休早者昵拜于牀下二以陽居陰巽之過也故為牀下之巽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外雖紛若之不一中則一誠以求通雖用史巫亦巽而不為過矣苟誠不足乎中而過于卑巽美可哉

九三類巽吝 象曰類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過剛不中居下體之上本非能巽者特處巽之時亦敬謹巽以相親而類失類巽未免前後恭故吝蓋巽而至于類則不巽之時亦多矣三當上下重巽之間有類巽之象象曰志窮也重剛之志多驕情不恭特時勢不得不然故勉為為巽以取容實非其志也屢失而巽則其志已窮盡露本真矣非剛不宜巽也巽與過剛相反故三與上之巽皆以過剛而窮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六四柔巽乘承俱剛宜有悔矣但柔得正位處上之下故得悔亡時乎田獵乃獲乎上殺中殺下殺之三

品即小雅車攻章大庖不盈每等取十有異而不多取之意三品即下文之求貴賤之等也象曰有功也田而獲禽之多則以備乾豆奉賓客充君庖皆其功矣惟其柔巽得正所以有巽之功也觀初與四皆巽之主爻初利武人四田有獲可見巽本柔道而過于柔為不可也要在時措之耳雖然巽而止利武人有功田獵豈巽之進善者哉

九五貞吉悔亡無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陽居尊位所謂重巽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是也為陽剛中正是之謂貞惟貞故吉故悔亡故無不利然則以此中正之德施之變更之間豈剛斷自是而遽然變更之哉其初必有命令與民商確其更始之宜至于終而民皆以為可更然後而更之一定不易上之巽以待民如此所以無初有終也無初有終之象何如十干以甲為初以癸為終先庚三日丁戊己則无甲無甲則無初矣後庚三日辛壬癸有癸不有終乎三句當與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參看蠱之所以為蠱巽之所以為巽即此明矣巽一陰初變乎陽有庚之義三亦為无初有終之

象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陽剛位乎正中所以貞
吉悔亡無不利也所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重巽申
命盡乎正中之道也更革事宜莫善乎巽五巽之主
也故特言之噫上之巽以順人心也一至于此而下
其有不柔順乎剛者哉

甲者甲折也物之始也一陽生于子至寅之三陽而
物始出萌又歷三陽而後滿蓋為亂之終治之始故
甲取始義庚者更革也物之變也一陰生于午至申
之三陰而物始變巽乃陰之始變乎陽也故庚取變
義若止云先甲為章後甲為丁先庚為丁後庚為癸
而及遠其終則有始无初有終之訓失聖人之旨不
益速哉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
也喪其資斧正乎凶斷凶也

上九位極高而過于卑巽陽剛處非所據故為巽
於牀下之象將以保其富貴適以喪其資用之利將
以固其權勢適以喪其斧斷之則是極巽亦道之正
也但過于巽而不免有所喪雖正而凶矣象曰上窮
也處上過巽則巽道窮矣然執禮過卑而不可謂不
正也上窮至于喪失所有可以為正乎故不免于凶

四句一氣直下可見巽美德也宜乎剛柔得中而過
巽剛非
巽本以陰柔成卦二正皆居柔位過巽不安故皆取
牀下之象二中故吉上窮故凶

三三
兌上
兌下

兌亨利貞 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
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
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下兌上兌卦取陽下于陰、陽和說又陰在陽上
喜見乎外故為兌兌亨人心相說亨通之道也觀之
卦象以一陽而下一陰故相說、相則亨矣陽剛中正
而和說外見故利貞且相說之情故流於不正而所
利在貞亦因以為戒云耳 象曰兌說也此兌之義
也以卦體言之剛中而柔外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

與上也惟剛介存乎中柔順見乎外此其說也非邪
媚以相徇也由中遠外無一毫違道干譽之私所說
一出于正而利乎貞也如是則順天理應人心和而
不流為能與天人合矣說而至于順天應人則無所
不說故其于民也佚之說也勞之亦說也生之說也
殺之亦說也惟無所勞則已勞則說以先之民忘其
勞惟無患難則已難則說以犯之民忘其死說而至
於忘勞忘死此所以為說道之大而民心自勸皞
乎不戒以孚異乎雕虞之說也說之亨也有如此然
則兌說之大其大于剛中柔外之正道乎要之惟剛

中故說之正惟利正故說之大天人皆說此兌之所
以為兌也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初九陽剛居下得正既無陰柔之牽上無係應天純
偏私之擾此其說也可謂和矣惟剛而說故說而和
一皆說之以道而不以私也吉孰加焉和而晏子和
美之謂所以和而不稱同也象曰行未疑也凡行之有
所疑者雖說而非和也以陽剛之正處說體之初與
陰柔畧無所係所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坦然而
行何疑之有

九二孚兌吉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九二以陽居陰又與三陰密比宜有悔也惟由剛中
之德以感孚其心而絕無意必於其間則說非妄說
而說之以誠柔媚不得而惑之矣所以吉而悔亡陽
剛在中有孚之象、曰信志也本剛中之志處兌說
之時所說必以道而非道則不說此其在中之志為
可信必不為六三所惑也易事難說雖小人亦信而
莫之忌矣

六三來兌吉 象曰來兌之吉位不當也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為下兌之主因承柔俱剛不與

已同乃來上六之同情者而說之說不以道未免同
流合汚之偏也故曰位不當也以陰居陽位既不當
不免為邪媚之小人矣立身不當徒以柔媚取說于
人即此便為凶德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重兌時值正秋高音用事化機閉藏故為商兌
之象八音律中夷則曰商商傷也此心殊未寧也然
商本金氣堅介勁疾無所沾滯而萬寶告成何喜如
之即說卦傳所謂兌正秋也萬物之所悅也故曰悅
言乎兌是也四陰故商兌而未寧九四故介疾而有

喜喜而由于介疾乃兌說之正也象曰九四之喜有

慶也天地陰陽之氣萬物生長之機皆于此歟之如

此非喜天下之大慶歟

九五孚于剝有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九五陽剛中正與上六密比而上六陰柔兌之主也
五誠信而說之不知陰能剝陽雖孚信非私交陽剛
尚未受剝然善柔使佞最易說人不虞其害已而信
之深則剝之勢成矣不有危厲之失乎夫以九五之
盛德尚懼有孚剝之危故卦辭示以利貞而聖人畏
孔子遠佞人良有以也兌正秋也過此則為九月之

剝矣故象孚剝象曰位正當也九五正當剝位信之
過則必有害于正故有厲也二五之孚皆由剛中
四曰商兌五曰孚剝皆以時取象商八月剝九月也
上六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柔居說極無所不說者也不特引六三之同類
而已據其在上柔說之情凡衆陽之在下者皆將引
而致之以遂其媚世說已之願矣象曰未光也柔悅
在上律以剛中之道終未脫乎引誘之私安得為光
明乎三上乃兌之主爻然而皆陰柔也三來兌不當
上引兌未光可見以柔取說終未盡善

三坎下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上同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坎下巽上渙卦取風行水上水遇風則渙散且四之陽來居二二之陰往居四各離其群故為渙渙亨渙有亨通之道也剛在陰中故為王假有廟之象巽木坎水又有利涉大川之義然祭祀非五則媚神以微福涉川非正則行險以微倖故又曰利貞巽坎二卦皆剛中惟剛中則貞矣

象曰渙亨而其所以亨者何也剛自四來居二而位中故不窮柔自二往居四而四本柔位且上同乎五故得位乎外而上同是二四各離其群一則成其坎體而不窮一則成其巽體而上同此所以亨也王假有廟王在中也九二在下卦之中既有剛中之德可以假廟故云王乃在中若止云王在廟中無當于渙矣下坎為川上巽為木乘木涉川所以成濟險之功皆治渙之道也可見格神濟險無所不利一本于剛中柔外而得乎道之正焉耳故曰利貞况居渙之時假廟涉川必如此為得正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順吉也

初六柔居坎下為渙之始而在所當拯者也然始渙即拯尚易為力惟馬壯則拯之速而可以出險故為用拯得馬壯之象夫拯有道可以出險故吉六雖質柔而履初剛有馬壯之象坎為美脊之馬象曰順也初渙易拯而拯則不陷順之道也故初不言渙惟拯之早則不至于渙矣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九二剛自外來而得乎中是渙奔散趨適得其机則有所憑藉而安矣故為渙奔其机之象九剛故象奔

且自外來亦有奔之義二中故象机且坎為株木亦有机之義方其奔而來也若不免於悔及得中而安居也則悔亡即泰傳剛來不窮之謂也象曰得願也蓋欲安者其所願而安莫安于二之中九得二以為安不有以遂其中心之願乎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形體滯于陰猶未離乎坎也然陰必賴陽剛以渙散之三位本陽且高出坎險之上與上九陽剛正應為能合陰從陽渙散其有我之私故為渙其躬之象此身不為陰柔所牽則耳目口鼻

之欲不足以役之獨超形氣之表矣既出乎險夫何
悔象曰志在外也外雖指上九之陽剛然所志在外
不肯局于形氣之內則有志在天下不徒在乎一身
必換其窮以行其志而以萬物為一體矣

六四換其群元吉換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換其群元
吉光大也

六四得陰柔之正且巽乎出乎坎險之外正所謂柔
位乎外而上同者也當各相朋黨不相混一之時獨
以正上同而下無私應能換散陰類之群為所以大
善而吉也况六自二往居四舍下二陰既以換散其

陰群乃上與九五同體而聚歸若有丘之高矣散之
中有聚此豈平常思慮所能及哉群指初與三丘指
九五巽為高等夷即其群也象曰光大也散柔群以
承剛居散所以成聚此其心術光明正大真非等夷
之思所能及矣

三四內外二爻本風水之交換躬則內為無我換群
則外為無人此所以內無悔而外光大矣

九五換汗其大號換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
也

九五陽剛巽體當換之時大號令以約束民心如汗

之出而不反故為換汗其大號之象而令出推行矣
况大號之換也換之以王居也王居九五中正之位
出命令以詔誥天下庶王心之誠意浹洽于四方則
能合天下之換矣夫何咎坎水在下有換汗之象巽
有命能之象王居即九五正位之象象曰王居無咎
正位也出天下之大號匪居天下之正位未有能免
其咎者茲號令之出一本于九五之王居則體元居
正民莫敢有不信從也故無咎

上九換其血去逖出無咎 象曰換其血遠害也

上九以陽剛居換極則陰柔尽散坎險遠出矣故為
換其血去逖出之象坎為水為血既換其血且去而
遠出夫坎難為蓋亦巽之極而禍患自遠也故無咎
象曰換其血遠害也巽順以遠乎坎險之害即所謂
去逖出也逖即遠也故不必血下加去亦不必改逖
為暢

五換汗而陽澤溢上換血而陰毒除即一身以言換
而天下無不換矣

三 坎下

節亨苦節不可貞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兌下坎上節卦取坎為流水澤為止水下澤以注天上坎之流故為節節亨凡事有節則裁制得中可以變通而不窮常行而無滯也但過而不節非中也節而大過則苦矣苦節則膠滯不通人情難堪入可固守以為正乎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坎陽兌陰剛柔分也二五皆陽剛得中也且三陰三陽剛柔有限而陽剛居中此節之所以為節也苦節之過而至于苦則其道窮塞反不亨矣此苦節所以不可貞也窮則不亨不亨其可貞乎然非節之本不貞也以卦德言之內兌外坎兌說坎險而卦之所以為節者兌也兌以節坎故曰說以行險自不至於苦也自九五言之陽剛當位耳于兌節而坎在兌上水滿則流雖節而通矣故又曰中正以通節而當位變通一出于中正亨之義也反是則過中而苦矣况推之天地之氣運有節則分際閑弦翹悔望而四時不差歲功以成聖人體天地之節立為制度量入為出故不傷

財不害民此節之所以通而不至于窮亨而不至于苦者惟其中而已矣可見節一也中則亨不中則不可貞觀節之象而玩其辭當自得之

天道一歲二十四氣中有節此卦適當六十卦三百六十爻過與一歲三百六十餘日相當象云天地節而四時成乃是實象

初九不出戶庭無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初九陽剛兌體與四相應非不能進者然遇二之陽剛在前時方閉塞不可進也初能自守以正節而不行故為不出戶庭之象當節之初知節之早自不至

于坎險係辭謂其慎密不出是也故無咎象曰知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節之道也險塞于前時不可出此初之所以中節歟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二德本陽剛居中亦足有為之時使能乘時而出可以應五而出其險矣乃剛居柔位知節而不知通故為不出門庭之象門稍出于戶然節不以時坐失

事機凶之道也初前遇九二陽奇為戶象九二前遇六三陰耦為門象可見二能塞初三不能止二象曰失時極也人之出處宜各當時方為中節九二值可

為之時而係于六三私暱之陰固守不出則失時極矣失時即失其節矣寧不免于凶哉

人知不出為節執也當出而出亦節也道可大行功固守不出是出處不中其節而失時極矣非凶而何

比所以謂丈人潔身亂大倫而嘆荷黃之果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無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且為兌說之極不知節者也喜極悲來將入坎險故曰不節而嗟焉然嗟雖由于不節而能嗟則知改過將能不能節以處坎故無咎兌澤滿而溢有不節之象兌為口且近坎有嗟之

象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嗟嗟雖無禱于己往

尚知悔乎將來則能自悔者誰其咎之此與同人初

九同若解六三又誰咎乃釋自我致戎原非無咎意

義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六四陰柔得正且能上承九五剛中以自構節則安然于所居之位而無一毫勉強意必之私夫固自然有節者也且坎水有節則居安資深惟其安也無往不利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故亨象曰承上道也安居柔位順以承上又何所不亨通哉

九五其節吉往有尚 象曰其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陽剛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為其節之象夫剛者味之中其節者節之中節而其為則盡

善盡美吉之道也以此達之天下自能隨事順應變

通時宜何往而不可嘉尚乎九五坎水在乎兌澤之

上有其節之象坎滿則流出兌澤之外為往有尚之

象象曰居位中也天下之道中而已矣以剛中之德

居中正之位中則其而不苦吉在是矣即中庸所謂

發皆中節之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是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六柔雖得正然居險之終節之極勵其節操有舉

世有所不堪者而堅忍以當之蓋亦極其苦矣故為

苦節之象其事雖正而不合于時其守雖正而見嫉

于世故貞而凶但身故不免于凶而其心之所欲為

者必耐此而後有以遂其所願故悔亡象曰其道窮

也勵苦節之志獲守正之凶而道于是窮矣豈道足

以窮之哉節之苦者窮之也或可難艱困阨于一人

而未可公行天下或可勉強植立于一時而未可通

行於萬世皆窮之凶也但窮而以道凶而以正求仁

得仁又何怨象傳所謂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正指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剛
 得中說而巽乎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
 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兌下巽上中孚卦取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中相感
 孚故為中孚中孚有孚在中誠能動物也何也豚魚
 皆澤物風性凡風之將動豚魚信于未發之前皆浮
 水以巡之故為孚及豚魚之象風水相感信及豚魚
 孚之至也所以吉也水在澤上又為利涉大川之象
 且其所信者絕無人為之偽而一循天理之真為能
 得乎道之正也故又曰利貞豚即江豚風之見信于
 豚魚與虛舟隨風以往來水面皆天機自動有莫之
 為而為者人之中孚亦必如是而後為正也夫以中
 孚之德而猶必利乎貞豈易言哉 象曰中孚柔
 在内而剛得中六三六四以柔而在内是中虛所以
 受信九二九五以剛而得中是中實所以為信此中
 孚之義也以卦德言之說而巽乎乃化邦也說則和
 順而易從巽則漸漬而不迫下說以孚乎上上巽以
 孚乎下無往不孚無往不化夫固可以化萬邦矣卦
 辭豚魚吉何也信及豚魚也如風見信于澤中之豚

魚信在言前不言而信也利涉大川何也乘木舟虛
 也木舟内虛外實可以順風上下而涉川濟也中孚
 以利中何也乃應乎天也誠者天之道也中孚一出
 于正則天機之動一皆自然而然者誠感誠應如豚
 魚虛舟之于風澤而無一毫勉强滯泥之私矣噫中
 孚利貞應乎天夫焉有所倚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九陽剛得正雖與六四正應而六三則同體也若
 孚而稍涉偏係非中孚矣故當憂虞撥度以精察其
 一念初發之機庶無二無雜而閉邪以存其誠斯中
 孚獲吉即象傳利貞應天之義也若初念不謹未免
 他有所係則内省有疾此心其能以安寧乎况况主
 說其初不可不慎亦因以戒其他志云耳他指六三
 喙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一卦二陰其志易變雖初
 剛得志其志于正應本不他求為虞度則防之矣而
 志不變矣否則能保其所志之無他乎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戒爵吾與爾靡之 象
 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二德本剛中九五亦剛中在上同德相孚故為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之象夫鶴之聲長而遠聞由其發

之中者大故乎之遠也小雅所謂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是也鶴之鳴雖在二陰之下卑澤之中而其子和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不期然而然耳二五德皆剛中天爵乃其所同有者若吾與爾靡之則不能如鶴鳴子和之相孚矣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詞若相反意實欲其同德相孚于中也如此則靡字亦不必改作靡自二至五隔二陰為鶴在陰之象鶴鳴子和相為感應有中孚之相二五中隔二陰有靡之之象子與爾皆指九五若以初九為子則鳴和皆在二陰之下與中孚全無意味係辭謂言行本于居室而千里應之可証矣象曰中心願也鳴于下和于上一本諸中心之至願而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可以為中心之願乎象止釋上句故下文反意在中其矣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三陰柔為允澤之主適與巽風與水相遭故為得敵之象况水之在澤也風來則鼓而動風靜則罷而止風狂則號而泣風微則喜而歌倏忽之間變態非常則已且不能自信何以孚之于人鼓罷泣歌皆風澤實象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三本陽位而陰來

居之位既不當是以動靜皆係乎人而人已適足相敵中孚願而是哉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無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六四陰柔得正上承九五之剛中以相孚信是虛中能容如幾望之月十日光无所不受以四之位原與五同休也故有月幾望之象四陰與三陰相比猶馬匹也四則惟知上從乎五而亡其比三之私故又為馬匹亡之象如是則誠信乎上實有巽順之德矣故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下絕六三之匹類上從九五之陽剛一心以相孚而私累盡去何咎之有

九五有孚學如无咎 象曰有孚學如位正當也

九五陽剛中正與六四之陰同休相孚殆如同結構學而不可解故為有孚學如之象如此則陰陽契合可以固結天下之心矣故无咎夫五之于四雖陰陽各得其正但孚而曰孚果利貞應天之謂乎象曰位正當也小畜九五之於六四云有孚學如此爻位正與之相當履五否五氣五皆曰位正當其義同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吉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上九陽剛居一卦之外與兌澤睽絕徒為過高之行以矯情干譽何足以致人之孚哉故為翰音登于天

之象翼為鶴鳴則先振其羽而鳴亦有信但羽翰之音微而短身雖在上而其音安足以登于天哉視鶴鳴子和聲由中出者懸絕矣如此則孚于外而非孚以中聲聞過情君子耻之雖正亦凶翼為鶴上居巽極故象登天象曰何可長也樊籠之鶴縱升高善鳴其音何可長哉欲以虛聲享天下難矣

小過
巽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為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艮下震上小過卦取四陰包乎二陽陰多陽少小者過矣故為小過小過亨陰本小也時乎小事雖過有亨通之義而所利則在乎貞然亦止可小事不可大事也即卦象現之如飛鳥遺之音其飛已過其聲若有所遺不宜上而宜下亦以順陰性也故大吉何也鳥過而音遺所過小矣然身與音而俱過逆與心而俱忘既不惟悖上之愆且得天宜下之性雖過而不為過矣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大凡過而亨也多難于正而正非執一之謂也與時偕行則其亨者亨以正也亨而無害于正亦時乎小事不得不過焉耳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指二五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指三四也柔本小剛本大其可與不可各以卦位言之正所謂利貞其行也有飛鳥之象為此則以卦之全體現之內

二陽外四陰有飛鳥舒翼之象鳥舒翼而飛有過之象鳥鳴立則首向上飛則首向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送而下順也此又以鳥音取小過之象上送謂五上以陰乘陽而震動于上故送故不宜上下順謂初二以柔承剛而艮止于下故順故宜下觀鳥之過而其音雖遺其實一過不留所過者化上一順乎時宜所以為大吉歟以陰陽小大言之因可小不可大以上下順送言之則宜下不宜上觀上震下艮有宜止不宜動之象可不宜不宜即時行利貞之謂也

小過之亨全在利貞而所謂貞者時乎剛失位而柔得中故可小事不可大事而得中乃亨者此也然二五皆得中也以順送言之又宜上不宜下豈小者盡可過而亨哉諒哉貞未易言也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六陰柔在下本不宜動乃與九四動相應當艮止而反動其動也過矣故為飛鳥以凶之象夫初與上皆羽翰之末也鳥之飛也身一動則羽不能止直欲高翔遠舉而已後故以此而凶也小過卦象飛鳥鳥飛用翼故于初上言之象曰不可如何也自取其

凶吾未如之何矣
六二過其祖過其妣不及其君過其臣無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柔順中正在家為妣在國為臣妣所以配祖臣所以事君祖謂人之始即初爻是也君謂臣之主九三是也一卦二陽三爻之陽為下卦之主有君道焉二卦雖過其祖與初家比而為之配則過其妣矣祖尊而親也過其祖猶得光前之道也君則尊無二上矣君其可過哉安其分而不進且本三爻之下則不及其君過其臣也如此斯為守正得中故無咎即上進下順不宜上宜下之謂也論語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此爻得之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君臣之分等乎天地臣其可以過言哉二之所以不及君者居三之下安臣之分而不敢過焉耳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三雖剛而得正豈能過群陰哉蓋此卦名曰小過六爻四陰二陽而初二五上四卦皆過正所謂小者過矣九三九四皆陽爻故陽弗過也然三與上應而

此卦艮乃止體既復過之當力防之庶有以得防患之道苟不能嚴為之防致令小者已過復應而從焉則陰或得以戕之而不免于凶所以戒三者至矣或字有不專指上六之意本卦陰多有弗過之象三上相應有從之之象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陰過必害乎陽所以陽雖不過猶當有防害之道若輕從之必為陰所戕也其凶當如何哉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震體以剛居柔而不自恃其剛則能順乎小過之時矣故无咎夫群陰方盛而四本陽剛故弗過但陽居陰位初陰在下又適遇之即恬退以俟時也若又因其震動而求以必往是乃危厲之道不可不戒凡此皆守正之道也要當變而通之與時宜之勿用永守其貞而執一不通斯善矣何也陽固不可往從乎陰而時苟可以濟陰則過以從時亦其居震之体必如此而後可以無咎正與象傳利貞時行互發明也

過即四陽居陰應初之象往厲必戒皆震之象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本陰位而陽居之為弗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震陽弗往弗過豈可執此為長久

之計哉即勿用永貞之謂也

卦名小過本以四陰過二陽也故三四二陽爻皆云弗過三之防防上也四之過遇初也上在三之上初在四之下亦上遂下順之義也

六五寂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寂雲不雨已上也

六五陰柔尊位陰過盛矣雖當小過之時抑豈能成其功哉陰盛陽微陰上陽下陰過乎陽則陰陽不和故為寂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陰柔不能大有所取特可弋取在穴之微物耳徒知六二之陰與已相同弋而取之以相助故為公弋取彼在穴之象西郊陰方也震艮皆東方之陽故指陰為西郊即六五弋乃事之小者穴亦陰處指二言也總謂陰小不足以大有為也象曰寂雲不雨已上也陰陽和則雨澤降陰在五位則已上乎三四之陽是陰氣過高不與陽氣和合豈能成霖雨澤萬類哉此又見小過為不可也

與小畜卦辭意義同

上六弗過遇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青 象曰弗過遇之已亢也

上六陰柔居動体之上陰過之極宜與三相應而自

處大高既弗過之而陰反過之陰過乎陽過亢必去
故為飛鳥離之之象大為飛離下而上亦已高矣不
知止乎丘隅則必麗網矰之凶是謂天災人青莫之
能逃矣上亦有陰離陽之象已亢陽亢則凶在五已
上則不兩在上已亢則災青正所謂上遂不宜上也
可見陰之過非陰之福
陽上陰下道之常也四本陽爻處初陰之上故曰弗
過過之上本陰爻處三陽之上故曰弗過過之皆實
象也

既濟水火

☵☲ 坎下 離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
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
也
離下坎上既濟卦取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各得其用
故為既濟謂萬事已濟也六爻初與二交三與四交
五與上交陽交于陰交則既濟可知矣一卦水上火
下有既濟之象既濟亨而其所以亨者亨于陰柔之
小耳何也卦象三陰皆在三陽之上也然六爻剛柔
各當正位亦有利貞之義初吉終亂以柔在二則吉
在上則亂卦象離明在內坎險在外亦有初吉終亂
之象治極而偷安亦陰柔為之也是以獨致意焉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水賴火以致用剛柔以成
功故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六爻剛居剛位柔居
柔位各當其正而利于貞也初吉柔得中也指六二
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指上六也自一卦象觀之剛
中端拱于上柔中靖共于下有百為就叙之象然亨
於小不亨于大亨於始不亨于終可見成九五既濟
之治功者固賴六二之柔順降九五既濟之宴安者
實由上六之陰柔是道不自窮終不自亂由治定功

成則止心一生急荒寧僻无所不止至而亂即伏于治
矣其止也止于柔也止則亂不止則不亂致治于道
不窮者慎毋以既濟而忽諸

九處既濟之世者多粗於習尚而初獲於小亨然溺
于宴安則亂生于終止自古皆然此卦插寫殆盡

初九屯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屯其輪義无咎也

初九陽剛離休當既濟之初雖有能濟之才而未敢
輕濟如與將濟水而屯其輪其謹戒也如此然既屯
其輪縱如欲之特濟濡其尾而亦可以濟故无咎卦
取剛柔相濟此取濟坎之義輪在下尾在後皆象初

剛有屯之象在坎下有濡之象也象曰屯其輪義无
咎也初剛雖處坎下而能以正自守故以義撥之可
无咎矣且當既濟之初而極屯輪之慎聖人示人豫
防之意至矣哉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具文明中正之德時當既濟雖九五陽剛正應
在上然為初三兩剛所逼故為婦喪其茀之象斯時
也二惟以中正自守久而正應者合故又為勿逐七
日得之象夫六二以陰居中婦之象也婦之出門必
賴茀以自蔽而喪茀則不可行矣然茀之喪特失其

在外者耳若因而逐之則因外物而失其在我之責
也故以為戒七日者二與五為七象曰七日得以中
道也二五以中道相得而相應也人可因外之得喪
動其中也

此文與睽初九喪其茀勿逐自復同此柔正彼剛正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
之德也

九三剛明在內卦之上當既濟之時或外夷恃其險
阻亂我邊鄙則伐累安民乃陽剛之所必有事者故
為高宗伐鬼方之象以中興之賢君伐遠方之小夷

不急近功不貪小利至三年而後服也故又有三年
克之之象斯時也小人好大喜功每欲逞威于絕域
此又剛于剛暴者故戒之以勿用焉可見用兵乃不
得已而小人則必不可用也坎險在前上六陰柔有
鬼方之象離為戈兵有伐之象由三至上有三年之
象密比四陰有小人勿用之象象曰三年克之德也
以高宗中興之剛猶不免師老財匱而有三年之德
然而不肯用小人以徵一時之功焉高宗可謂善用
剛于既濟者矣

既濟昇平日久兵革罕用或有外侮率然興兵故難

而成功亦不易豈獨高宗為然哉

六四禱有衣初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六四雖柔順得正已入坎體當既濟之時思患豫防

朝夕匪懈所以皇皇焉惟恐既濟即有後患隨之故

為禱有衣初之象天禱者帛之始成也初者帛之既

敗也禱必為衣衣必至初是衣初乃縞之所必有者

然禱方為衣之初已惧其為縵絮之初所以終日戒

慎无頃刻之寧此其畜治未亂保邦未危而先事豫備

者至矣四居下離之上故有終日之象方濟坎險故

儆戒若此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四本多惧而疑之

深者自不容已於未然之防則終日之戒其殆終身

之憂乎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

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君撫既濟之運知時方治平安

不忘危不可不及時為之慮也以祭現之東鄰殺牛

物固豐矣不如西鄰禴祭之薄為得其時而實受其

福何也誠有餘而物雖不足夫固神之所必亨也五

剛中有中心自滿之意東陽也指九五西陰也指九

二禴為夏祭離為夏時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

在下而始得時也九世道極盛多在謹始即卦詞初

吉終亂雖各指二上之久而東西即初終之意也象

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祭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

也知祭以時為尚物非所論則福慶大來于既濟之

時者未可限量矣此爻指文王與紂無據

後天卦位乾坎艮震陽與陽為隣坎乃東之隣也巽

離坤兌陰與陰為隣離乃西之隣也

上六濡其首屬 象曰濡其首屬何可久也

上六以陰柔處坎險之極既濟之終自恃無復有險

難矣然忽心一生則險難立至嗚呼汨汨甚風波

故有濡其首之象濟而濡其首則覆舟及溺矣其危

為何如坎有濡象上有首象象曰何可久也既濟終

窮至于濡首此豈長久之道乎卦終則變治極則亂

生矣即象傳所謂終止則亂其道窮是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無攸利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坎下離上未濟卦取火在水上不相為用且六爻失位故為未濟未濟亨未濟有可濟之道求濟有必亨之時其實只是柔中故亨觀之卦象如小狐當離上而汔濟值坎下而濡尾故無攸利全卦首剛尾柔無初終而言狐善渡水而病于尾之火汔濟濡尾即未濟之象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自全卦觀之六五

柔中居坎上有可濟之道故亨也然謂之未濟何哉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指下坎二爻言之陽剛雖得中而尚未出中者即坎卦九二求小得未出中之義也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也指下坎為濡而尾指初也說文曰汔汔惟離在上而水涸則小狐可濟然坎在下尚濡其尾不能接續于其後故為攸利耳未出中濡其尾此所以為未濟也然豈終不可濟哉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六爻剛居乎柔柔居乎剛雖于位皆不正然一陰一陽未嘗不應二五卦主以中相交事雖未濟而可濟者即此乎在果能協力相應以出險則

未濟者終于濟而亨通之道備是矣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初六以陰柔之才處未濟之始不足以有濟也乃冒險以進而急於救濟必至濡尾于坎險如是而求濟則亦可羞吝矣蓋凡數尾之大者必搢其尾而後能濟亦必歎之大而有力者方能搢其尾焉初六陰柔在下其才力為何如也故有濡尾之象象曰亦不知極也未濟之初即有欲濟之心不自知其小者弱也故不自量力必欲大有為焉亦不知終極之必無成矣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陽剛得中本足以濟險難然猶居柔守順如御車者曳其輪而不敢以輕進焉如是則剛柔相濟安不忘危為能行乎出險之正道而吉在是矣坎剛中有輪焉尚在坎中有曳輪之象剛中而慎有得正之義象曰中以行正也以九居二固為得中然獨濟坎險猶不肯馳驟車輪以自忘其持重之意非中以行其正乎既濟初剛惟不曳輪雖濡尾無吝未濟初柔故濡尾吝二剛故曳輪吉皆象也

六三未濟征吉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吉位不當也

六三以陰柔處上下之交時方未濟即欲征行求進凶之道也但身在乎涉川之際而承乘應皆陽剛之才果能不自用而協衆能以共濟如涉川者付之操舟之群工而不自為馬則大川其利涉矣此爻在兩卦之間將濟而尚未之濟故曰未濟越本爻以就上卦故曰征吉藉衆力以出坎險故曰利涉自用則凶用人則利坎即大川之象三處坎上爻亦有利涉之象象曰未濟征吉位不當也

三剛位不柔苟不藉陽剛之力而求以濟險也難矣

初濡尾在坎之下二曳輪在坎之中三涉川在坎之上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九四以剛居陰宜有悔矣然處未濟之時不可純用乎剛惟剛柔相濟是以貞吉悔亡斯道也古人嘗震懼不寧用以征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夫伐遠宜于速攻而不憚夫三年之久老成持重此

豈剛暴者可能哉震伐何其剛也三年何其柔也所以貞吉而膺大國之賞也脫坎為離故其象如此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處未濟者志存于必濟四處坎上志不于此而大行乎

六五貞吉無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柔中時雖未濟為能虛中資九二之剛以共濟斯貞吉無悔然其所以吉者何哉五本離明之主美在其中暢于四爻發暉于事業煥然為君子之光而事無不濟則信乎其為吉矣光暉即離中

虛明之象故象曰其暉吉也以君子之光一本于在中之暉故照臨萬邦光被四表其德暉之發越要皆文明之不可掩矣此其所以為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無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上九才本陽剛以離明之終與下坎三相應且卦終當變則時亦將濟矣于此有孚以安飲酒之常而俟其濟焉斯無咎也若飲酒至濡其首而過為宴安吾知窮通理數固不必然而有孚其失是也坎為水離上應坎有飲酒濡首之象蓋人處未濟

原缺半頁

之時惟乎信正應以俟有時之濟則可苟溺于宴
俯則向之所謂有息者反自失之矣因其上下相
應故許其無咎因其皆不中正又戒其失是象曰
亦不知節也夫乾元用九自然之天則也處未濟
之終固不可躁心以求濟亦不可怠心而忘濟勿
忘勿助剛柔得中乃為知節若離之信坎至于濡
焉謂之知節可乎故曰亦不知節也亦字宜玩可
見易之道中而已矣始焉示之以天則終焉示之
以知節無非欲人知所節而歸于天則自然之中
也果能時時中節而此心之真知不昧乎時中之

易大象義致

豫章後學章潢本

清江書局

易自伏羲畫卦文王繫辭周闡六爻孔翼各傳易
之道燦然明備矣然大象傳則又自一卦兩體開
示學易之法其象至賾而至顯其辭至簡而至奧
雖於文周卦爻旨意不相沿襲其剖露發洩義畫
則一也卦爻或吉或凶而大象則無有不吉每象
謂之以者直以天地萬物之變化會之身心也果
能神明於中觸處洞然豈徒天地雲雷皆我健順
經綸之蘊而不利困蹇一皆脩德遂志之助道與
象昭心與易游則是易也無一處無一時無之也
但孔易因象以命辭後儒忽象而談理其晦也久
矣噫易固吾人自有之易也敢不昂哉

易大象義致終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行健天不可得而名自其德而名之曰乾乾健也謂之行者何也天氣而已矣地之四圍上下皆天也皆氣也氣之運行大無不包小無不入無一非天之行而行之所以不息者惟其德之健耳其度數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餘從開闢以來一日一周無一息停此天行也此健也萬物資始流行各正保合此天行也此健也君子觀乾象而行必法天其何以法之哉人奉天地之心形色天性也易知可久即乾知之不息也人之行非取必於天之

健惟自強不息則陽明與天同運而天德在我矣是故天命之性本自剛健中正本自純一不已吾惟立吾毅然之志養吾浩然之氣盡吾本然之性日而乾焉夕而惕焉學聚而問辨寬居而仁行焉庸言必信庸行必謹固不離乎日用常行之內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直欲造乎先天未畫之前元亨利貞孜孜乎法天以並運潛見飛躍盡乎與時而偕行樂行憂違知進知退雖用九見天則不敢一毫作為其間而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必期天且弗違而後已無聲無臭天之行也不可窺

勿助勿忘我之行也必有似此君子自強不息上達天德之學也天命之性本如是君子盡性致命死一息不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焉一皆盡性之能事耳豈能於自性之天加毫末哉故真知易者以一健字盡之矣真能法天者只自強不息一語盡之矣觀孔子木天縱至聖猶不厭不倦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此乃乾健自強之準則也嗟夫人人皆天也氣息一呼一吸與天同運並行而神氣不能主宰咸自違其天則自棄其天德而悖天亦甚矣有志希聖希天者何莫不自強哉自即

乾也象必云以者君子之用易也

乾一也在天曰健在人曰強觀君孔子以強語子路如流中立不倚固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塞焉而屢贊其強可見自強之道豈氣魄才力云乎哉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勢坤地謂之勢以形言也上坤下坤一高一下平阪相因層積不墮其形勢何其渾龐磅礴而萬物悉賴之以載職者厚之至也厚坤德也故云地勢坤君子觀象於地勢以厚德載物卑法地也夫

品物覆之於天者莫不載之於地中庸曰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是也博厚配地者君子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使德不如此則萬物皆備於我其何以勝之然地之所以厚載者以其積然處萬物之下也君子欲卑法地而不能慮以下人莫可哉是故德性之厚本淳龐而不漓敦厚之功宜渾淪之日積以一身負以萬類而不見其為重以一身承藉百為而不見其為繁俞之萬物歸其根淵測其莫測闕之萬物鼓其化浩浩其無涯雜體物不遺不能於德性有所加而吾之德大莫能載則倫物如彼其衆而類聚群分錯綜變化優優乎載之有餘地矣是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固由夫地勢之順厚德載物應地無疆斯成其質化之能配天者地也配地者君子也否則一獲不獲一物失所君子以為子辜豈作而致其情哉仁者與物同體躬自厚之道本如是也雖然德不積不厚又惡容已於自強不息之功哉惟合而觀之自強不息則天地備厚德載物則王道全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奮而為雷二氣和則雨然而謂之屯者時乎雷動雲合二氣絪縕滿空中畜聚未散將以致雨而尚未雨也故為屯之象當此屯塞之時正君子大有為之日也欲以開物成務而未嘗殫心思以為之經營則寡謀淺慮其何能濟于焉以經世之責任諸已而施為措置變化無窮不得不勞心焦思夜以繼日以酬酢之故繳謀締慮細繹而維如治絲者務欲解散其絲結以為織維之用既理其緒而為之分又比其類以為之合法雷之振而莫不得其理法雲之合而一皆統其同凡所以緝績等慶於胃中者固不辭乎屯塞之勞而析理務極其精按事務盡其變必使一經一緯成其緒而後已故探深慮危其德慧術智自尔深沈鎮密雖萬戚萬應真有析衝搏阻者在矣否則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則慮不逮者憂必近况於經世宰物哉可見經綸者君子之雲雷也雲雷屯則醞釀濃然後足以霖雨乎天下經綸密則思慮熟然後足以變理乎化機

學而不思則固而固心術慮即學者之屯也聖人經綸大經如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

之夜以繼日亦是此意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蒙山者泉之源也山出乎泉而尚無所
汨泉出於山而尚未之行蒙之象也是純一無雜
之謂蒙非昏蒙之謂也君子觀象於蒙以果行育
德何也行雖有漸而百折必東者泉之流也發源
有自而精潔未汚者泉之體也可見泉雖在山已
有必行之機惟順以導之自有放海之勢故君子
思以開其德行之蒙也體坎之剛中以果決其行
體艮之靜止以養育其德必欲小德川流而行險

注海沛然其莫阻大德敦化而端本澄源淵然其
莫窺如此則海涵春育源深流長功雖極其奮勵
而本真未漓機惟順其自然而源流不息何敢用
智以鑿其混池之天乎亦非有意以調停之也天
命之性即山下之泉也蒙以養正乃盡性之學也
允體之於行雖遇險而務竭其當然之力會之於
心必智止以順其本然之真如此則溥博淵泉固
盡性之極致果行育德實作聖之全功所謂大人
不失赤子之心是也赤子本濇濇未判大人則德
行渾全而盡其功正以復其初耳否則徒恃人為

之矯強而不循乎天性之本然豈聖人果育之教
哉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需水氣蒸而為雲陰陽和而後雨雲既
上於天則天氣亦下降矣雖未成雨而雨可需也故
為需之象君子懷才抱德其綏來動和具已在我
則時未亨而亨可待矣果何所為哉蓋道不出乎
日用常行之外而百姓日用不知者由其行不著
習不察耳所以道在通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
難未免越分貪奇行險徵福自離乎中庸之道也
殊不知飲食養中以象夫坎宴樂舒泰以象夫乾
乃其日用不可離者况萬物所需莫大乎潤澤喜
人所需莫切乎居食而飲食宴樂即道之所在也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象謂以中正是也故觀君子
之心汲汲皇皇未嘗一日忘天下而曲肱蔬食樂
在其中陋巷簞瓢不改其樂用行舍藏我何與也
所以居易俟命箴器待時道固當如是耳由是作
霖雨慰雲霓亦取諸飲食宴樂中有餘裕也可見
雲上於天已有可需者在而君子之需時得非素
位而行而安其見在所需之常乎乃若身係蒼生

之望而沈酣寄興遊宴怡情則又需之似是而實非者不可不察

天與水運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與水運行訟天一生水其始也木同一氣天固元氣之渾淪水即精氣之融液天水本一也一動之後天道上行水性下潤天運左旋水流東注其行相違遂有天淵之隔矣君子觀象知訟者公言其所行也訟之所由興者雖行違於終實始謀之不慎耳或以是非求勝其界別于毫芒或以利害相攘其隙開于微眇如女子爭桑而吳楚連兵羊

斟爭羊而宋師撓敗蓋可鑒也是故天下無理外之事善作事者本吾同然之心協吾當然之理即於始焉謀之真見吾人自一體之親以至四海之內其初本同氣而生不相違悖猶天一之水也惟其事勢一交不免以己意作為于其間則是非利害之心犁然分而爭訟興矣事未作而彼此同心事一行而形迹兩判合則四海皆兄弟違則父子若仇讐良可畏哉其必謀於未任之先不至無知而妄作故作於既謀之後庶幾好謀之有成雖有事而常行其所無事焉而欲慎厥初惟其始也不

可以片言起霧不可以纖芥勝情寒憤爭之源杜好勝之實凡所以謀諸始者一歸諸道義而訟端息矣此固無訟之道也噫謀始不至于訟人而反始莫要於自訟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師水由地中行其所以容蓄乎水者地也然則地勢本下水之四面來歸者無窮水流不停地之萬派畢受者無量君子觀其象得容民畜衆之道焉水聚于地兵寓于農其象一也何也畫地居民八家同井疆理畎畝之內莫非塗淪溝洫之分比閭族黨之間一皆卒伍軍旅之衆容之而有所居畜之而有所養無事則荷耒耜以務農而撫綏必周一皆坤之順也有事則執戈盾以講武而訓練有法一如坎之險也伏至險于大順古之兵農合一井田法制固如此也所以民皆知兵不必調兵以擾民兵自足食亦不必賦民以養兵矣豈強制之哉民之歸仁猶水之就下所以容而畜之者順乎水與民之性也水聚於地中則無泛濫之虞兵隱於民井田則無判亂之禍觀禹貢河水伏流潛行地中固可以得師之象而

於容民蓄衆之義愈覺親切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比地之與水本不容間大而江淮河漢

小而溝澮行潦容納者地之比夫水潤澤者水之

比天地雖一操一勺之多彼此浹洽而物之相比

莫過水與地也先王象比以建萬國親諸侯蓋王

者能以一人統天下不能以一人身親乎萬民知

民各有君君各有國而五家為比乃建國分封之

原也於是建之國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與附庸

之別焉主之君有公侯伯子男之殊焉小大相制

衆寡相維如溝澮之納江河江河之歸于海漬隨

其水之交流派分莫不與地相比也豈徒使之各

守疆地而假富貴以比夫諸侯已哉天下有分土

無分民也使之各君其國子其民天子建萬國以

親諸侯諸侯率萬民以比天子巡狩述職翕然上

下之相親如水地相比而無間然矣如彼而有後

夫焉天下其誰容之

水分則勢弱而地安水合則勢強而地當觀古今

黃河之分合可以知分封之道矣

比獨曰先王可見封建之制其來遠矣

唐虞萬國衆建而少其力則多助而易制周之國
千有八國漸無併也國併則土廣故勢均力敵交
相侵奪民不聊生是周之初封侯國已非萬國之
制矣又何怪春秋戰國併為七雄而終吞於強秦
耶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小畜天本陽氣之上浮而風亦氣也巽
取一陰在下虛而為風忽然而來飄颻大空卷浮
雲蕩陰霏皆其行于天上之象也若指蒼蒼之體
則天豈有上抑豈風之所能畜乎但風行天上以

陰畜陽所畜者小故為小畜然而謂之文德之美

者何也風以陰柔之氣披拂虛空倏而晴倏而陰

倏而光風之可玩倏而飄風之可驚雖不足以盡

天文之美而此亦一端之可見者是故君子觀小

畜之象以懿文德彼德之畜于中者未易窺文之

炳於外者不可掩凡布於威儀言詞而文筆為之

煥發著於詞命訓典而章美為之敷宣皆文也皆

德之可美者也惟文本於德不徒為擬英剽華之

末而德見於文亦足為章身華國之資如此則文

德之畜聚一大空之變態而郁乎美哉文風其日昌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天下澤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然以澤視天則在下之下卑之卑者夫固天地自然之限制也君子觀履之象于以辨上下定民志夫民志何以不定由上下未辨不知履之所以為履在人本至卑而至下也故上下無辨則紀綱不立凌逼不慎則僭亂易生于焉因天澤自然之分制為典禮三千三百各有隆殺不相踰越為之君臣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等級使天下尊役卑為之節制使天下上役下舉紛然不可齊之眾一歸于截然不可亂之禮上者如天之不可以為澤下者如澤之不可以干天民見其上下懸絕若此則心志一定凡服飾器用之間進退升降際降之際各守其分惴惴焉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曾不敢一蹈其足於彝倫綱紀之外蓋自有天澤以來未之改也記曰禮禁亂之所由生者此也噫是禮也君子所素履者也惟此志默順乎天則德愈盛禮愈恭而率履不越惟民之所視履者即此在矣可不慎歟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泰天奉上而其氣下降地本下而其氣上騰二氣交則陰陽和而萬物暢茂所以為泰也后法泰之象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不其君民之交泰乎蓋天地之形不可交交以氣也上下之分不可交交以道也財成輔相豈強作於其間哉天地生萬民各有彝倫之等也后則教之攸叙以正其德天地生百物各有種植之時也后則教之允殖以厚其生天地生五材各有器用之資也后則教之制度以利其用若此之類無非因天地自然之道順天地自然之宜予以財而成之使天秩地產成錯綜有道輔而相之使天時地秩各引導合宜以左右乎民耳陽為左陰為右左之右之使統乎中而無一之不遂也如此則盡人性盡物性以泰贊天地之化育而后之所以交乎民者有通矣天下不其通泰矣乎雖然天施之地生之非后不成三才並立之道也况天地固有自然之泰而進君子退小人財成輔相所以致斯民之常泰者非后而誰

泰獨曰后可見開時運之泰非有時位者不能也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不交否天氣不降地氣不騰則天地不交有否之象矣然天地閉塞賢人隱括囊無咎無譽此其時也君子觀否之象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夫人君既任小人以至否則天下無邦君子雖有休否之志已無所施矣縱使小人為能包承亦不過榮之以祿焉耳而君子其肯為爵祿以自否其道哉惟知德之彰者人之忌吾惟儉約其德即以遠乎禍患之臨祿之及者禍之招吾已早見其幾孰能動其榮華之念非避患而忘世也地氣不上交已德不容以不儉而其不敢違者惟其時也非辭祿而忘君也天氣不下降君祿莫可得而榮而其不可奪者常在我也是雖有挽回世道之心未嘗無明哲保身之智况超然于榮辱之外斯可以運其幹旋之樞處否之道固如此也君子柰且何哉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同人天運上火炎上火與天同故為同人之象夫族之不一物之不齊欲強而一之齊之此必無之理也且如鑰鑰均謂之金玦瑜均謂之玉不別其異何以為同哉君子於同人得類族辨物

之道焉天蕪覆而萬類自殊火蕪照而萬象各別天與火之大同則然也于為法天之量無所不覆法火之明無所不照如族有士農工商之殊從而類之並處不相悖也如物有鱗甲羽毛之別從而辨之並育不相悖也因其類焉以為類因其辨焉以為辨一皆在其大明之中族與族相安物與物相得莫不歸於有容之內如此則天下各得其所雖曰我無所與實有以通乎天下之志也此所以同志也此所以同人于野亦庶乎天之無私覆火之無私照而天下其大同矣否則于郊之同且不克於私也况于宗於門者哉

同一人也父族母族妻族九族各類六德六行六藝三物有辨而明物察倫同之為人非大明其孰能之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道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大有天上之火日也日君象也日上于天萬物畢照故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而無以治之則善惡蕪容淑慝混淆恐水有獮獮而池魚勞罔有好佞而良民消者不終無也君子于是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然惡必遏之而後天下知所懲

善必揚之而後天下知所勸非內剛外明不能也
故法雖兼照之明法乾獨斷之決見惡必遺與衆
棄之見善必揚與衆榮之且惡日去善日升則惡
亦反而進於善者此其幾也豈作好惡于其間哉
天討有罪吾過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以于所
以順天休命而我無與也要之有善無惡者天命
之性本人人所同有而過惡揚善不獨用人為然
也反諸身以為善去惡非至明以察其幾非至健
以致其決欲大有天下之善也難矣有志順天休
命者宜省之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謙地本下山本高以山之高而在地之
中高而能下謙之象也君子有見於高者降而下
卑者升而上一升一降卑高適得其平於是裒多
益寡稱物以平施焉何也常情視己常大高視人
常不足此所以不得其平也君子自一身以達之
天下見物有多者從而裒之猶艮下于坤而高固
有以就夫卑也物有寡者從而益之猶坤上夫艮
而卑固得以益夫高也或裒或益稱量以施之而
適得其均平矣可見君子之心雖曰無衆寡無小

大無敢慢而分有崇卑禮有隆殺不得不與時以
推移則是裒益在我所以稱乎物而平其施猶權
之隨物低昂而我無與也信乎謙非一于卑已尊
人過於詘屈之謂也要在人我得其平耳故以之
處己而卑以自牧則德性純而氣質變以之處人
而慮以下人則和順積而暴慢消豈傳所謂尊而
光卑而不可踰者其庶幾乎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

雷出地奮豫雷本純陽之氣也惟其伏之地中者

極其蘊蓄之久故出之地中者極其奮發之和豫
之象也內順而外動聲震而氣和所以天地訢合
萬物姬育而自然之樂在茲矣先王于豫之象得
樂之道焉知樂由陽來而作樂以崇其德于以動
盪血脉流通精神而中和之德胥此以養之也是
無聲之樂既蘊之為和順積中之盛故有聲之樂
正以洽其神人和暢之情故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而天神格人鬼享也何也氣和則聲和則上帝
祖考莫不悅豫幽明浹洽大和之氣盈滿兩間而
德于是乎崇矣可見雷本天地之元陽聲即天地

之元聲也雷一聲而群陰頓除萬類暢達故象其聲以為樂之所由作象其和以為德之所由崇此所以得聲氣之元而大和滿天地間矣後世精律呂者候氣于一陽未復之時其亦有所自云若區區於律管之較量而不知崇德為何事又何怪乎古樂之不作也

周郊上帝以后稷配大師樂奏圓鍾于圓丘圓鍾乃二月律也周以前郊祀皆同仲春故曰先王可見象皆實事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中有雷隨雷本動而澤至靜以雷而入于澤隨其地而靜也震太陽而兌則陰以震而下于兌陽氣隨其時而飲也况兌正秋也時之所至雷亦不待不深繫于澤隨之象也觀月令仲秋雷始收聲可見矣是故君子觀象澤雷以嚮晦入宴息夫晦明晝夜天之時也出入息人之所以隨其晦時也當其收聲雖雷亦入息于澤之中矣人豈能一於動作而不息哉息也者生生之機孟子謂日夜之所息每日大陽入息于亥子之間每月大陰入息于晦朔之際每歲冬至之候乃天地一大息也

故收歛不固則發生之不禁靜翕不深則動闢之不違君子有見于此震陽魂也兌陰魄也故凝神開竅淵默雷聲豈徒四肢之于安逸勞爾形毋搖爾精之謂哉必使神與氣交魂隨魄欲退藏宥密形神混合而寐亦覺也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存神雖一宴息有不能外者其在語默因革仕止久速又可知矣或曰周公夜以繼日孔子終夜不寢此乃聖人以人競辰然歟是又不知宴息者非一於沉昏晏寐之謂也入對出而言息對作而言也乾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係辭通于晝夜之道而知然則知也惕也果以宴息而有間乎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蠱振萬物者風也育萬物者山也以陰陽之氣宣暢而旁達也風而止于山之下是陽遇夫陰其氣鬱而不通則水多滯澁而蠱生哉此蠱之象也小雅云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觀此而蠱之義明矣邵子曰蟲者風之族故風字從虫是山風蠱亦是實象然豈終于蠱哉振其鬱而通之者風也育其枯而榮之者山也

在疎通山木而風氣之不鬱耳此則飭盡之道也
君子觀象山風以振民育德蓋世之亂未有不由
風俗之壞者君子以一身係高山之仰而民咸視
之以風動鳥所以盡之成也既由於樂而止而翻
然更新之責舍我其誰哉知溺于宴僻狃于偷安
民俗之盡也則勞其身以振之而鼓舞作興務有
以獎勸而警惰知習于澆漓趨于刻薄民德之盡
也則正其身以育之而薰陶涵養務欲其返朴而
還淳如此而盡不可治民德不更新者未之有也
要之法樂風以振民者起弊之急務法艮山以育
德者維新之直機而育己之德以振作其民尤君
子重巽敦艮之大本也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量

澤上有地臨地臨于澤上臨下之象也澤之漸入
於地者淵泉不涸故其巖澤為不竭地之周于澤
外者消流不洩故其容受為無方臨之義也君子
觀象于臨知臨之道莫有大於教思容保之道也
是故法澤之淫流者以教乎民則竭吾心思而浸
潤之必久漸漬之必深一如澤之潤地而無窮也
法地之厚載者以保乎民則大其容受而莫安之

不遺愛養之必周一如坤之容澤而無疆也如此
則其臨也非臨之以勢位法制也因民之德而正
之因民之生而厚之則民之永賴保釐而道其教
誨者不待言矣雖然不徒曰教思而且曰無窮不
徒曰容保而且曰無疆居民工者可以深長思矣
嗚足以有臨者在君子也非至無息而欲其無窮
無疆也哉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觀地之周徧萬方也本溥博而無疆風
之旋轉地上也亦徧觸而不匿觀之象也先王于

風地得省方觀民設教之道焉何也百里之地不

同風而移風易俗因民設教則存乎君也故欲以

觀民而四方之不省何以得其好尚習俗之異欲

以省教方而風教之不善何以起其大觀在上之

象于焉時其地狩柴望秩於山川諸侯朝于方岳

修五禮如五祀命市納價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或奢而示之儉或儉而示之禮無非因其俗設其

教使之歸于中焉而已矣稽之古人春省耕而補

足秋省斂而助不給省之各以其時南方風氣柔

弱北方風氣剛勁教之各以其法皆觀民之類也

如此則溥天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而省方觀
民故如風之無地而不行一道德同風俗而因民
設教且如風之隨地而動物先王觀風之道固如
此夫省方象坤地觀民設教象巽風而知風之自
則省方莫要于省躬故九五曰觀我生觀民也此
所以為觀之本歟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電噬嗑電覆于上雷振于下聲光振撼閃爍若
有吞噬之狀即象傳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噬嗑之象也先王象雷以用威而威無不決象電

以用明而明無不察雖利于用獄而何敢濫刑哉
惟此以明罰教法而已矣夫罰以懲過而有不明
焉則過聽深文者何有於原情法貴畫一而有不
數焉則巧詆緣飾者咸得以舞智是故明其罰而
辨別鞠審之必精用之一時者固不得其情也教
其法而比擬斷決之惟謹定之平時者莫敢撓其
議也如此則法電以用明而明不失之過察法雷
以申教而威不失之大苛矣考之虞書金作贖刑
與象以典刑而並用宥過無大與刑故無小而兼
行皆此通也否則過誤以從輕而狡偽且得以貴法矣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山下有火賁山在上火在下火雖至明為山所止
明而所有止焉自其明之所及雖庶物之小者無
照之無遺自其明有所止則雖欲剖決其大者而
有不能也是故觀山火之象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也何也事莫繁於庶政如謹權審量讀法平價條
貫簿書之冗雜出納禁令之詳密有志者皆可明
也至於獄情之重幽隱萬狀單詞先入而造難分
欲一成而不變一決而不留雖至明者亦止而未
易折也于焉法離之明以明庶政非詳于小也明
之所能及雖至繁不能清也法良之止而無敢折
獄非適乎大也明不及則疑生雖欲折之而有不
敢也即此不敢之心固由於明而實止於明也亦
有庶政可以文為獄情不敢文飾之意卦辭所謂
賁亨小利有攸往亦可互發明矣
賁本與噬嗑相反以離與震艮合體故義不同也
何也動而明則無所不照故能創法于上明而止
則不能及遠故惟守法于下觀象玩辭其義確然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於地剝山本上地本下山之所以不虧崩者

以下址之博厚也下而地焉則高山撰而下附於地矣此剝之象也為人上者懼其剝也則當厚下以安宅蓋載山者地也地削則山崩矣剝山亦地也君者民也民判則君危矣剝君亦民也君猶山也民猶地也山欲永固其崇高則當博厚其地勢可免傾陷之患君欲永保其崇貴則當敦厚乎民生可免危忘之憂况地勢廣厚而鞏固不可拔乃山之所以自奠其基民德歸厚而固結不忍離乃君之所以自安其宅觀於剝而君上可自省矣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主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皆厚下之道也至於卦言下剝上象言厚上厚下若不同也然卦論得病之原象發對病之藥在各象或從治或反治之不齊均之愈病者易道之也至於君子之受剝實由小人之為剝故謂之剝虛而君之剝喪乎元良之自剝其良心謂之居安宅也可乎哉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復雷本陽地本陰陽始萌於陰之下即

雷始反乎地之中復之象也雖一陽之氣復于九地之下者已為萬物之資始然涸陰凍水凝結地上惟其收斂之固是以歲之發生者于此乎始也天地之復且然可以人而不法天子是故先王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正以順天道也夫復見天地之心而閉關息民以養微陽夫固參贊化育變理陰陽之道即效法雷在地中之義也然人心之善端獨無復萌之時乎莊敬持養如月令齊戒掩身之教亦先王之遺意也但復乃一陽萌動之機邵子謂一陽初動處程子謂動見天地之心觀雷在地中動而不震固宜靜正以養其初動之陽耳人惟常有一陽為主於內所謂復以修身復以自知備是矣奈何世有以養靜歸寂為至日閉關之實學者終以迷復大敗而反君道焉是果復之謂哉大意與陽乾初九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同既曰先王又曰后者后指時王言也恐至日閉關之制雖制自先王而時王未必行矣時王所行者惟于至日不省方也故並舉之各象先王與后茲可惟矣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雷行于天之下動于物之上雷以時動動以天也是故時驚蟄雷一震焉則時至氣化萬物莫不起勢萌芽飛潛動植各正性命凡有血氣知覺者霹靂之下邪妄頓除真是物物與之以無妄也先王觀象法天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夫無妄即誠也中庸謂誠者天之道誠者物之終始是也惟至誠為盡性以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化育亦惟茂對其發育之時隨物物所自有者養而育之與之以厚生之道而勿失其時與之以育德之方而各當其可要以全其自然之性耳豈能一毫增損于其間哉即象傳所謂大亨以正天之命也雖然吾人欲妄復無妄者即此可反求矣何也試即雷震震為時陰之起：然震動休悞罔念頓消真心呈露此即物與無妄而天命之性于此可見是無妄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果能保此真心時：可以對越震雷而不雜以一念之邪焉則至誠動物而茂對時育萬物之道在我矣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大畜天者氣而已地之上虛空皆氣也

皆氣昏天也山特氣聚成形而為物之大者天在山中以形畜氣則天雖至大無外惟山之大有能畜之故山之中草木禽獸寶藏之所聚一皆氣所畜聚而成焉况山勢遠迤磅礴而天若畫于山之四周此大畜之象也君子觀象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山本天中之物惟形與氣合故成大畜彼前言往行孰非先得吾心所同然者乎吾心之德天德也德性所固有者雖不因外以為之增益而大虛之量實無所不包特拘學淺見自小之耳欲尚友千古以大其畜則古先聖賢之言行皆德也其德音德行皆可考而知也于焉本吾德性之良以廣其問學之益凡嘉言善行足為畜德之助者不徒識之而且多識焉非以誇多而開靡也

要以畜吾之德而蕪收並畜以盡其蘊然識心通以透其微也如此則由博而約識與見聞而俱長見聞與識而俱融道吾之問學正以尊吾之德性既剛健篤實輝光而日新又多識前言往行而大畜則其天德之蘊畜何可量哉若析存心致知而二之不失之徒博則失之徑約皆非多識畜德之道學以畜德為主臆則多識前言往行皆大畜之

真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否則多
閒擇善多見而識祇為知之次也會而通之聖學
不待辨矣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頤山艮止雷震動陰陽有所節宜故萬
物悉賴之頤養然山以形雷以氣氣動形止如人
之頤上止下動而氣從之故為頤之象雷潛山下
亦有靜養之義君子觀象于頤以慎言語節飲食
養頤養莫大乎養德養生言語從頤而出也不慎
則妄出而招尤匪以養德通以喪其德矣飲食從

頤而入也不節則妄入而致疾匪以養生通以傷

其生矣言語飲食象乎震之動而慎節則有象乎
艮之止况修詞立誠雖庸言之必謹也故守口如
瓶常持乎白圭之戒既能以德且終食之不違也
故心存知味何事乎膏粱之求庶乎慎則不至於
傷煩節則不至于耽慾由是多言不為躁寡言不
為默筆瓢不為困傳食不為恭表惡可以飲食言
語為日用之常而忽之哉

卦辭曰觀頤自求口實豈徒飲食為然哉仲尼之
語曰恐後世以台為口實可見言語亦口實之義

也古人指口為出納之官又謂口是何傷禍之門
也然則觀頤在觀其所養而所養莫要於自養慎
言語節飲食兩言真足以茲頤養之道矣

澤減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遊世無悶

澤減木大過澤水卑巽木高澤水奔以滋養乎木
今兌上巽下是水勢泛漲至于減沒其木此大過
之象也然水雖淹浸乎木其在澤也可謂大過矣
然木之根幹未嘗搖動則木雖減于澤正不仆于
澤非其根本培植之大過者能如是哉君子觀澤
減木之象乃有大過人者在焉何也獨立不懼我

爾者必多懼遊世而莫我知者必多問人之常情

也君子進則展其大過人之才而獨立不懼屹然
頽波之中大行不為加也退則彌其大過人之節
而遊世無悶怡然烟水之濱窮居不為損也斯人
也定見定守雖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而
皆莫之顧如木在乎水之中也慎獨者自中立之
不倚如水掩乎木之杪也肥遯者自頤應而無情
此非素有大汪養大設施者必不能也嗟夫陽剛
誠大過矣下巽上說初無一毫勉強之情此豈用
智運奇者之為哉

水洊至了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洊至

水洊至習坎坎六爻二陽陷于四陰之中四陰坎也二陽坎中一水也上下二卦皆坎下之坎水已至矣上之坎水冉至焉即其水之相仍洊至是為而坎重習之象目水之流行無間既見其有常自水之盈科而進又見其重習此坎中之所以常流而水不終陷於坎也君子觀象于坎諸本諸身而德行不常非洊至之上也淵源于德性洋溢于德行造次必于是顛沛是而險夷一致混混乎有常而不變微諸民而君子習非習坎之水也必浸潤于五教漸漬以成身目一于斯心志執和斯而一再而已盍時習之不窮夫水不已於流不特盈坎以放于平而其終必至於海也君子法坎以常習焉吾知以此修德則德必日新以此教民則民習不變所謂學不厭教不倦即此常習之義也卦辭謂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與此大象並觀而出坎之道寧有餘蘊乎

明而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而作離離明日也日一而已明而作者即上下兩卦相繼之謂且且明作相繼而明故為重離之

象與水洊至習坎之義同大人觀離之象以繼明照于四方夫南面而治大人居嚮離之位也一日二日萬幾大人有照臨之責也明明德于天下非大人之學乎終日乾乾學以緝熙于光明既以全其常明之天日新又新光被於四表于以普其文明之化是明而繼續之不已則己之明德為己明矣繼明以照于四方則明民亦無不新矣大明終始而大人止至善之學不盡于離之象乎嗟夫虛明之體本人人所同然然則照亦明德之本然自人之一生言之即孩提之知愛知敬者是也自大之一日言之即平旦無作好作惡者是也特意不能繼續之身繼之云者豈能于明照有所增益哉即平旦清明之候作而起焉以復吾孩提愛敬之良且且接續一昏覺本之以時習由之以日濟則炯然虛明之中自能蕪照萬類即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即所謂大人正己而物正也世之人不以大人待其身自斷其明自小其照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無足怪矣彼流而為然照返照者盍仰而觀之日乎

山上有澤成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成山本儻而上澤木潤而下以澤而容
 于山惟其山之虛也以山而受夫澤適以潤其燥
 也是澤能潤土而山受澤潤二氣相為感通惟其
 虛受故耳君子觀象山澤以虛受人蓋人心之虛
 苟不枯於有我之私則於人无所不受其至虛之
 量本如是也故君子謙以受益虛以下人即其自
 視欽然惟知好問好察固敢自用自尊休休乎有
 若無實若虛視天下之知皆其知視天下之能皆
 其能直欲以一心容納天下之善而其中之虛受
 者猶不自足也何也善無窮心之空受亦無窮耳
 否則高山自負以下澤視人人已不相貫通既不
 足以待天下之感惡足以未天下之善無窮之善
 哉可見山虛故能受澤自然二氣之相通心虛則
 能受人自然一理之相感象以感為無心之感象
 以虛為無心之感爰于四不言心而言貞其義一
 也否則成柶成腓成股成脢成輔皆滯於一而不
 虛耳噫易謂虛受世儒遂緣以証虛寂之學焉果
 易之旨歟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恒震雷動而在外巽風入而在內雜卦傳曰

震起也巽伏也象曰剛上而柔下陽震動而起則
 宜上陰巽入而伏則宜下二物各居其方而不易
 故為恒之象君子觀象雷風以立不易方彼陰陽
 剛柔各一其時專卑上下各一其等子臣弟友各
 一其倫視聽言動各一其用自此以推之惟其方
 以類聚是以辨方正位而立之不易乃其一定之
 理也豈執一而不通哉天下之人極自我植立則
 大中至正之矩雖欲易之有不可得者如上下固
 所以相成而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截然
 不敢以混淆言動固所以相須而言有餘則當謹
 行不足則當勉然不容以紊亂所以知有定見
 既辨夫似是之非守有定力又不奪於外物之誘
 即其所以特立于己者夫固統同之中有辨異者
 在變通之內有決定者存蓋亦隨其方之所在而
 立之此其所以有恒德也即象傳所謂久于其道
 是也
 天下有山遊君子以遠小人而嚴
 天下有山遊天氣雖下降也其體本高山勢雖上
 降也其體終下然高山之巔即天也及登山之巔
 以觀天又若遠而去之而遊乎其不可及是天上

進而山下止避之象也非天有心以遠山也山之峻極若有及天之勢而天之高明若有遠達之機即二陰浸長于下而四陽避去之義也但天雖遠乎山實未嘗絕乎山而莫之覆憐君子觀象天山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何也君子德尊禮恭言遜行正小人自不敢近也保養休否固不與之共事而早為之畜先見豫防亦不待其患至而後為避于以修吾本然之德彼固心服不敢媒孽以相加于以盡吾當然之禮彼亦敬承不至媚嫉以相陷待之未嘗不嚴絕之不至已甚如此則不惡既以遠其害惟嚴且以潔其身避之朝廷可以久則久也避之湖海可以遠則遠也待小人之道當如是也然則天下有山天之體本高愈避愈高而山自不能侵乎天耳君子之遠小人未嘗不然以峻絕之也其如小人自絕于君子何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大壯雷震之威本自震迅自一陽來復而伏之亦久矣時當仲春雷之發聲也既以其時雷在天上威之震擊也自極其烈此大壯之象者也君子觀象雷天以非禮弗履何也震而在乎天

上則隨其所履而陰邪蓋開根契悉啓一毫非禮之不存矣君子非禮弗履非陽剛極其壯盛也為能然乎是故元陽之在吾人也至大至剛塞天地伸萬物其大壯本如是也惟君子則純任乎禮義之正而不運乎血氣之剛凡視聽言動之間自決去乎非僻之累蓋由一日用力而力無不足亦惟法天以自強法雷以自奮而已矣所以真念一動百邪退聽殆如雷霆一震翹翹潛消要皆我之所有亦我之所自能者所謂克己復禮而動以天者在茲也非天下至勇其孰能之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上晉日為象陽之宗本無不明而明未出地則地猶得以掩之也或曰已至于中天明則矣日中則昃亦不足以形容其晉明之機惟日出地上其明固自明也而明之進進不已者于此乎始所以為晉之象象曰晉進也詩云如日之升是也全重在此字上出即晉字意君子觀象於晉以自昭明德夫明德在人其虛靈不昧之體本不慮而知而為人人所同有者特蔽于物欲不能超出萬物之表而有不明焉者人自昧之耳昧之自我則昭

之自我人不得而與其力也惟奮然物欲之一克則炯然德性之自明日出地上日自明也其貞明上進之不已者初無一息之停明德本于性中吾自昭也其明覺日進之無疆者亦無一刻之間況未昭之先孰為之哉而至虛至靈者未嘗息既昭之後孰為之明而常明常覺者實無窮此致知之學所以在人自悟而自得也大學所引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繼以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合而觀之斯可以盡吾明之意

在天曰明命在人曰明德是心體本明也學者豈能於本體之明加毫末哉觀晉象曰自昭大學曰自明工夫即本體也其如人之甘心昏不能自昭自明何哉所以行不著習不察日用而不知也故聖人即人心本明之德示以自昭自明之學惟學之始也果有昭明之功則學之至也即為通明之聖矣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明入地中明夷至明者日也至晦者地也日入于地雖其本明者未嘗損而昏明于地之上者則亦

晦于地之中此明夷之象也君子觀象明夷以蒞衆用晦而明夫明之與晦雖若相反而顯仁藏用其機實相須也何也天下如彼其衆也吾如用其明以察之則一人之智安足以防億兆之奸欺而其明反傷矣况察入淵魚為不祥豈蒞衆之道哉惟用晦而明焉則沈幾先物深藏若虛欲精明于渾厚之中崇真實於明作之外觀乎其用雖若一若所知而韜光內照炯然神明之淵含矣豈有心以晦其明而和光同塵哉洗心以退藏于密人莫不能窺其際也所以不逆不億抑亦先覺不識

不知帝則然順惟無知而無不知其體如固是也君子用晦而明特因明入地中之象而有所悟焉耳意惟其有虞淵之晦是以有勝谷之明邵子謂日入地中構精之象也用晦之學可易言哉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家人巽為風離為火火之炎氣上衝即風之飄揚鼓動是火者風之母熱極風生即其義也巽風在外離火在內君子知風之自而風之出自火焉則知天下之風化自家而出一家之風化自身出故言行者一身日用之不可離亦家人所

則效而薰陶漸染不容強飾者也庸言之謹而或失之有餘則不誠而無物矣故有餘不可盡而所言必真實有物之言也庸德之行而或失之不足則不恒為可羞也故不足不敢不勉而所行必恒久不已之行也如此而正言行以修其身則父子兄弟為足法矣夫固不令而行不言而喻風動其家者皆自明德中出真如火氣薰蒸一家從風而不變矣所以以上九亦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以此反而觀之果知一身之言行乃一家之風化所出而一言一行其可以家庭日用之常而乘之以

急忽之心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睽火本炎上而處於兌澤之上澤本潤下而處於離火之下二陰同体其性異趨此所以睽也君子觀象於睽以同而異何也食色與人同也而與縱欲者異好惡與人同也而與徇情者異語默與人同也而與飭人者異取予與人同也而與沽名者異如同一臺池也文王與梁惠異同一獵較也孔子與魯人異欽明啓明其明不既同乎而克與丹朱異矣温恭象恭其恭不既同乎而舜

與共工異矣所謂克舜與人同而克舜與人異也可見其同也非徇俗而尚同其異也非絕俗以立異君子和不而流群而不黨周而不比固如是也正猶兌離本同乎卦之陰而火澤自異乎卦之象耳若曰秉彞同性制行異宜非彖旨矣噫道同迹異不害其為同道異迹同不容以不異所以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信乎君子與人同此心也而存心異之耳其他形迹又何可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蹇水遇險則行之甚艱山遂上又止乎其險坎陷于上艮止於下是山之上有水矣上下險阻而窒蹇而不達艱險而不通所以為蹇之象也君子觀象於蹇以反身脩德夫水之流也阻于山而不出乎險必盈乎險而後可以出乎山君子之於蹇也反求諸身以增脩其德然後蹇可通焉如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殆隨其困窮拂鬱之遭顛沛流離之際莫非堅志熱仁之地此處蹇之道也况身一正則天下皆歸德一脩則命可永配天人皆順何蹇之有非無蹇也蹇之由於天人

者雖不可必而反身脩德之取決于我者實可自強如此則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皆養之力也且吾備吾德則此身隨遇皆安又見險而能止濟險之有道殆如水之行險而順無入不自得矣良其背無咎習坎惟心亨反身脩德其兼體而不累乎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作解坎在上為雲故為雲雷屯在下為雨故為雷雨解震動滂沛雷雨交作而天地鬱蒸之氣渙然其解散矣何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潤萬物者莫潤乎雨雷雨作於上則萬物之生意莫不發

舒暢達為之一新此解之象也君子觀象雷雨以赦過宥罪夫民有過從而赦之以其誤也民有罪止於宥心以其故也雷震乎上雨潤乎下故刑獄中之一赦一宥若有不齊孰非君子與民更新之意乎如此則回枯起稿天地大生之仁固以解而普及於萬物起死回生君子生生之仁亦以解而推廣於萬民要皆自其一念生機勃乎不容已者發之也噫哉培傾覆雷雨不過因物以付物赦過宥罪君子不過以人而治人雖雷雨不能生乎已朽之物君子其能盡赦有罪之民哉一體之中自

自有等殺莫非天也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山下有澤損山高澤深以山而逼近乎澤則澤冠山而山日削是山之損也山墮澤而澤日涸是澤之損也山下有澤損之象也君子觀象於損以懲忿窒慾夫怒氣屬陽一或激而發之其突然莫能遏者如山之高而暴戾固足以陵人慾情屬陰一或隘而涸之其淵然無底止者如澤之深而浸淫適足以溺已人所當損者莫大是也必於忿則懲之於前戒於後而厲氣為之盡消于慾則窒之防其流止其源而情實為之永塞蓋忘怒觀理寡欲養心君子之學當如是也雖然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何忿何欲也感於物而動斯忿與欲皆足以致吾性矣君子為能涵養乎未發之本原故發皆中節而一或發有不當則損之又損以至於無亦皆因其所未無者以致其克治之功而吾心可以復其固有之天矣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益陰陽之氣噫而為風震而為雷雷迅則風烈風暴則雷疾二者本相須也况風怒于上又得

雷以助之若愈張其鼓盪之勢雷怒于下入得風以助之若愈激其根迅之威此益之象也君子觀益象以遠善改過彼風之所盪而陽氣為之舒暢則知之為可遠矣雷之所震而陰氣為之盡除則知過之為當改矣君子見人有善其遠之如不及者如風之翼入於其棟雖益之自外而不至於萬善悉備不已也覺已有過則改之惟恐不速者如雷之震動於厥躬雖益之自內而不至於纖惡悉除不已也况風與雷交相益也敏於遠善則過益寡遠於改過則善益純所謂日進無疆其益無方者在茲矣欲求有益於得者可無雷厲風行之勇哉要之遠改雖若二之實則一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得一善拳服膺而勿失也何也克己復禮無二功也二其功者何有於風雷相助之益

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夫澤性潤下天體至高以澤而上於天其潤下也決矣雲與雨施澤決及物故為夫之象君子觀象於夫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夫祿也者所補養賢以及民而潤澤天下者也澤而上於天

則勢必決於下天之共也祿而有於己施必及於人君子之夫也雖祿以養賢未嘗不歸其功而天祿與共必不私其所有此固其所當決者若以之居德則忌矣何也德雖我之所自得而其進無窮不積則不充不凝則不固也苟得之於中即潰決於外有其善誇其善有其能矜其能雖得之必失之矣居德而夫也寧非其所忌哉可見夫一也以之施祿則宜不可洽於出納之吝以之居德則忌不可存乎驗驗泰之私益利祿當公溥于人德義當固守於己君子所以善用夫也

或曰祿之施也當與即以此自居其德則忌但下句於決字之義不甚親切當與否卦大象一例看天下有風始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下有風始天至高也物之處於下者莫不賴其覆憐之恩而欲與天遇也難矣然挽萬物者莫疾乎風風氣一揚萬籍從之則天雖不與物遇而其所以遇之者存乎風也故為始之象君后觀象於始以施命誥四方夫以后而視民尊居九重遠在萬里觀乎一天之高也何能以相遇哉惟大哉王言重巽申命或如和風以善其煦育之仁或如

寒風以鼓其肅殺之義命誥一布四方莫不鼓動而隨風以鼓拂矣是風乃天之號令也天以風而誥萬物凡被其吹噓者莫不鼓舞于先天之下命乃后之風聲也后施命以風萬民凡若於訓誥者莫不風動於文命之中君之遇民係於命誥有如此以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故也否則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故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有風教之責者其慎厥好哉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於地萃澤本屬下為衆水所歸水聚盈滿則

上之於地浩乎萬派畢容而為天下之巨浸此萃之象也夫天下至平者水也至易潰決者亦水也澤上於地則不事堤岸壅塞而自無泛濫潰決之虞此乃澤地自然之萃即中庸謂地之博厚振河海而不洩是也君子觀象澤地以除戎器戒不虞蓋民之不聚由禍亂之不平則戎器之用固不容己者若喪亂既平而民之爭心息矣則當欲戎器而藏之與民休息而綏之以文德矣然亦治不忘亂安不忘危用戒不虞而先事有未然之防焉亦非若秦人鑄金銷兵而遂忘不虞之戒也法

坤藏以為除法兌口以致戒古人常聚不爭專用此道也若云修而聚之之謂除固與字義不協書武候篇謂偃武修文放牛歸馬示天下弗用詩周頌時邁篇謂載戢於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何謂也况止戈為武戎器固不容以不除而寓兵於農則儆戒自可以無虞也易示萃民之道斯其至矣否則欲假堤防以聚水者固不以語天下之大澤欲假戎器以萃民者亦豈足以語民心之歸仁乎

地中有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有木升木之生也根植於地中由萌蘖而拱把由拱把而合抱高可干霄大可蔽日其上進殆不可遏此升之象也君子觀象於地木之升以順德積小高大夫坤地本有順德之象巽木本有積小高大之象觀木之高大者由於萌蘖之積而地之生者其機為至順也吾人之德其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也視被木之生機為本順者何異哉特不肯由小以積之耳果能下學上達自一念之小積而至於念念不忘自一事之小積而至於事事匪懈日積月累則吾心之達順者自然潛滋暗長有

生則惡可已之勢而高明廣大之極不過由漸積以馴致也但積雖以漸豈容矯強為之哉始而孩提之不學不慮終而聖人之不思不勉其順德之木體孩提無所減聖人無所增猶夫木之植根于地而高大以時升者不容以人力參也夫何異學頓悟頓修既不知積小之功未免推而助之長也俗學珠積寸累又不悟順德之體銅花鏤葉強以人力勝天工而生機息矣又奚怪聖學之不明哉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四十五

下下流則上不能積而涸矣故為澤無水困之象君子觀象於澤水之困以致命遂志夫困既之遇其所以莫之至而至者命也命之所在則見危授命凡殺身以成仁舍生以取義皆所不顧而必不肯僥倖以苟免然困而不失其所則中有所必為者志也志之所在從吾所好志仁必欲遂其不忍之真志義必欲遂其不為之念雖命之所在而此志則必不可奪也故體坎之險以致命休澤之說以遂志也豈二之哉命在天不可必也志在我可自盡也盡其在我以聽其在天則困雖委命於天

困而亨實遂其志於我矣况志而可遂則生不為倖生死不為苟死坦然無愧無怍無入不自得也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噫真有志者立命在已夫何困之有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井巽為木坎為水凡鑿井者既以及泉則以木橫其下而水上於木矣木下於水則其水不混水上於木則其水不竭此井之象也君子觀象於井得勞民勸相之道焉夫井本有水在人鑿之而已矣體坎險以勞之而不怨也井本至清在

四十六

人巽之以木而已矣體巽入以勸之得有相之道也君子知民之有性猶井之有水而始之以勞來之方知民性至善猶水之性至清而繼之以勸相之術雖勞之勸之我惟盡其當然之職而自勞自勸民各全其固有之真况水之用汲也木利養之不窮我之勞民也亦誘掖之不倦如是則困井可以悟性勞民且以盡人之性斯民也既賴井以養其生又象井以養其性井之有益于人也大矣信乎井為德之地也

澤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中有火羊為變更虎變豹變亦取變義兌為澤離為火火在澤中如蒸雲夢火澤巨浸忽有大光非變而何故不待滄海漸成桑田江河忽生洲渚方為火氣蒸灼而後見其變羊此所以為羊之象也所謂澤有陽焰所謂陰火潛燃皆澤中有火之義君子觀象澤中之火知天下之當羊者其義不一而莫大於治曆明時夫天本動體不可形狀即各經宿分十二次以為之體觀於日月五星之經次則知天度之漸差此所謂歲差也離屬夏兌屬秋即一歲之間夏羊而為秋離變而為兌暨度容移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夫固順時變羊之道也由此而知呼吸者一息之羊也晝夜者一日之羊也分至者一歲之羊也歷元者無窮之羊也故天運不齊而歷無定法惟候氣定朔則度數不差於以治歷而日月星辰各極其躔度之精於以明時而春夏秋冬各極其推步之密即澤火以觀四時即時序以候天度雖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要皆順天以變羊未嘗強天以從曆也後世曆家一定其差法而不知羊者視此當何如但四時以相生為羊而離兌不免於相尅雖曰維其尅之是以

生之而卦辭則曰羊已日乃孚蓋以離中納有已土所以離兌為一歲中之羊者由已土為之相生故也推治曆明時之義而已為戊己蓋信矣堯典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是日月星辰之躔次乃曆之所取以為象其變羊日月隨乎日月星辰未嘗執乎一定之算也觀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是冬至昏見之星昴在天中則日之躔固在虛也子之虛非子之半子可見堯時冬至日躔虛宿周冬至日躔牽牛漢大初曆猶在牽牛唐宋在斗元曆在箕至我朝則在箕三四度矣自子之半虛之十度至箕三四度已差六十五六度日躔遲速不可同自古迄今未有不變羊者治曆明時取諸羊也何疑哉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鼎木以火為用火以木為體木上有火斯可以成烹飪之功此鼎之象也夫木火併則鼎有定位而鼎則以木火為命也况鼎非虛器也其中必有實所以享上帝奉聖賢者在茲焉非端正凝重則木火亦無所用矣君子觀象於鼎以正位凝命何也君子之所居者天之位也所承者天之

命也。命不於常，斯位不易。保革命固，所以易位。正位乃所以凝命也。况鼎之器正，故木火之用為不虛。君子之位正，斯天命之凝為愈固。惟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夙夜基命宥密，斯凝之有道矣。且鼎亦非假設是象以明是卦也。鼎乃重器，本聖人之所寶者，受天命而位南面，所以為主天下之重器也。自禹鑄鼎象物，其後遠鼎於商，至武王克商，遷洛邑，及楚子問鼎於周，王孫滿對曰：周德未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在德不在鼎，即正位凝命之意可見。正位凝命之得象於鼎者，一皆實

事由此推之六十四卦其所取象惡可以為無確定之義哉

游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游雷震天威至疾而可畏者莫如雷。聲一震威已迅矣。况重擊而游至乎。上下兩震故為游雷。震之象君子觀象於震以恐懼修省。夫戒慎不覩，恐與不聞無時不修省者，君子之學也。豈待雷聲而後敢畏哉。常人之情聞雷鮮不知懼，而既震之後未必能修省也。君子之心其時畏雷之心乎。朝乾夕惕而終身兢兢之不忘，反已自修而時刻內

省之不疚，非以避禍也。存心事天之功，當如是耳。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此其小心翼、昭事對越者在平時亦凜然。游雷之震也，所以卦辭震雷虩，笑言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執非平時敬畏之功哉。可見恐懼修省即震之象。孔子迅雷風烈必變，亦此意也。噫，善學者果有悟於雷焉，則雷在地中，以不遠復，雷出地奮，以作樂崇德。雷在天上，以非禮弗履，天下雷行，以茂對時育物。何往而非恐懼修省之學耶。

蕪山良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蕪山良巍然鎮靜而不遠者莫如山也。上下皆山，則蕪山矣。上者止於上而不侵乎下，下者止于下而不踰乎上，彼此定位屹然不動，此良之象也。君子觀象於良以思不出其位。夫心之官則思，木疢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則思出其位矣。君子郭然大公物，乘順應事物之感，各殊吾心之思，則一思以盡其倫也。君臣父子與國人交，雖不齊而不越乎天然之則，思以順其遇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雖不一則各安其素位之常，是未嘗不思也。凝然洞然，應感無滯，則

思雖萬變而一貞夫理所謂知止而後有定是也
與山之鎮靜各安其所者何異哉夫謂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正此謂也可見思不出
位則雖有所思而我無所與凡所謂慎思近思思
無邪微若思皆是道也此所以思曰睿！作聖思
為聖功之本意人惟思不出位則無思無不通如
鑑照妍媸而鑑不動衡稱底昂而衡常平凡着於
有思而逐物往來者固非也彼釋氏禱反其心不
可思議鄙儒即同之以良背之學也其亦不思之
甚哉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漸夫以木而托處於山之上孰不仰其
高哉木非無自而高哉山本高矣木因高以植其
根及其長也固喬然不可攀而其生也實漸次而
不驟木既藉山以漸長山若因木而愈高是木以
山為居山以木而美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此漸之
象也君子觀象於漸以居賢德善俗夫德行乃斯
民之師表惟居得其位固可以端風教善民俗也
雖風俗未易以驟變然日與善人居則久而不覺
其漸化矣齊宣王謂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

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也果能
真知有賢德者屈己以尊崇之凡居其位重其道
者靡不至也庶乎我既隆之以師範而卓然風聲
之一樹則民皆有兩儀刑而煥然風俗之漸移况
薰陶漸染不責效旦夕之近也則轉移化導始而
變久而淳民俗日入於善而不知誰之為之者
矣久道成化必世後仁聖王且然書稱既歷三絕
世變風移其斯之謂歟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上有雷歸妹雷震於上則澤水皆隨而陽動陰
說女從乎男所以為歸妹之象也君子觀象歸妹
以永終知敝夫婚姻乃人道之始而偕老為夫婦
之終必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斯可永終無敝也歸
妹乃說以動者也况以少女從長男其動也說也
皆不正也既以不正合之於始則其終之必有敝
也即此可知矣書曰慎厥終惟其始所以言必慮
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蓋為此也然則欲為永終
之為必豫謹始之慮既知致敝之本必求起敝之
方如此而可繼可久之道在我矣雖然貞女之從
人士君子之出處其謹始一也夫何世之自媒自

雷者曳裾王門奏記相府喪名失節恬不知悔始之救也極矣又何待於終而知之哉噫惟其知救而見機是以令終之有傲君子不妄動不妄說一以道為之準耳

雷靈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靈皆至豐震雷離靈雷至威也雷至明也雷與皆靈至則威權極其盛大而萬類雖繁莫不在其震動照耀中此豐之象也君子觀象於豐以折獄致刑夫人命至重刑獄至大欲上不屈法下不寬民也難矣故必法雷之明以折乎獄法雷之威以

致乎刑非故為此以震耀斯民也蓋刑獄本天之所以討有罪也威至而明不至則獄之折也雖決其辭而無以得其情何以折衷其至當之律明至而威不至則刑之致也雖按諸法而無以當其罪何以曲致其比擬之詳惟威明皆至則惟明克允惟斷乃成恣惡無所遁其情折致莫不中乎理猶之雷電並至而普天萬類孰敢恣其惡哉噫特極之雷電則人心玩而法漸弛折獄致刑威照並用君子處豐之道當如是

噬嗑豐二卦皆以離震成體雷靈噬嗑明在上故

以明罰教法歸之先王自立法者言也雷靈皆至豐明在下故以折獄致刑歸之君子自用法者言也觀諸天象雷之擊必與靈俱靈之擊必與雷並明威兼用掌刑獄者其可偏哉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旅大有時而在乎山之上則山以火而明山實不能久留夫火則火以山而止此旅之象也何也火之於山縱野燒延緣亦不能以久留也旅之於途次非久寓之所罪人於刑獄豈久留之處哉君子觀象山火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蓋刑

獄本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者不得不致之於獄而久留淹滯則非刑期無刑哀矜勿喜之心也是故刑不明則枉於是象離之明以用其照而可以無適情過明則察於是象艮之止以致其慎而可以無濫刑過慎則滯於是象火之山而不留夫獄焉如是則山者則火之所旅而火不久留於山獄者罪人之所旅而罪人不久留於獄明慎之中仁恕存焉聖人之盡心於獄也至矣賁山下有大明在內止在外故明庶政而無敢折獄旅山上有火止在內明在外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折獄者獄未具而決之也留獄者獄已具而

留之不決也二卦皆離艮成體正可互觀然刑獄以離明為主而曰無敢曰不留其有取於艮止之意亦深矣

隨風巽君子以中命行事

隨風巽天下之巽順善入者莫過於風而風相繼隨風也既有風以先之又有風以隨之風相隨而不息何其巽而順也故為巽之象君子觀象於隨風以申命行事大凡政事未行之始必先有訓誥以諭之使民皆曉然知利可興害可除也於是重復申明其命如風之相襲而至既告戒之又丁寧

之然後見諸行事而行即行其所由命者焉即所謂巽以出之也然巽與之言能無說乎故以行乎

與利之事藹然如和風之冲融以行乎除害之事肅然如寒風之凜烈則四方風動莫不順從其命矣君子巽八民心之道當如此可見風者天之命也惟隨風以鼓舞乎萬物適以廣其吹嗟之仁命者君子之風教也惟申命以鼓動乎萬民而悉以見諸行事之實是無一物不從乎風亦無一民不從乎君子之命上下皆順巽之至也故曰君子之德風當申命行事謂之巽慢命致期謂之暴為人

上者其慎辨之

巽主命令如觀設教蓋振民始施命小畜懿文德大抵皆取風能善入順從之意

巽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巽澤兌物之相說莫如潤澤之相資巽澤者而澤相附巽也而澤相巽交相浸灌而悅澤之意即于此乎存此兌之象也君子觀象巽澤以朋友講習蓋義聚樂惟朋友則然所以同氣相求同志相聯自一鄉一國以友乎天下之善士豈徒情義相聯屬而已哉義理本足以說心也但一人之聰明有限天下之義理無窮不得不講習之焉既

參之衆論而明辨之不已又驗之身心而取益之無方切磋砥礪之間不有益於我必有益於彼况虛懷樂受相觀而摩彼此兩相益乎如此則二澤相巽固有互相浸潤之義而衆朋合聚自有互相沃洽之機人已交脩知行並進講習於一時一時之說也取友愈廣則潤澤之愈深而欲罷不能其中心喜悅殆不可以言語形容矣觀論語首揭時習之說朋來之樂聖人示人為學取友之意至矣哉

兌木無言之說也而朋友講習豈說以言哉蓋天下之說雖出於正而未免係乎情惟講習之說純乎理也則中利貞又不待言矣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亨於帝立廟

風行水上渙風之拂披靡定水之波瀾不常二物相觸皆散而不合此渙之象也先王觀象於渙以亨帝立廟何也渙則當聚也天下聚渙之道莫有大於上帝之當享祖廟之當立者以天本至大神氣無所不在祖廟至幽魂氣無所不之郊廟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歟吾之精誠以對越在天則一念

潛孚於冲漠而天神聚矣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歟吾之精誠以駿奔走在廟則一念默契於

幽冥而人鬼聚矣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享祀以格天立廟以格祖則仁孝誠敬之至無不貫通而六合聚於一人又何渙之足患哉噫幽明神人若不同而貫徹無間者以其精神本至一也暢一人之精神於天下則志難莫不解敬聚天下之精神於一人則幽明莫不會歸識此斯可以語渙之道故中庸曰明乎郊祀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

澤止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節川壅為澤乃氣流所匯坎之流於上者雖無窮澤之納於下者則有所止而不至泛溢此節之象也君子觀象於節以制數度議德行夫政事科條之無節者以數度之無制也而數度者又困難以為之度必使裁制之有法焉凡多寡劑量殊短長盈縮之別上下升降之異大小等殺之差固不制之極其密也由此禮達分定賤者不得以踰貴卑者不得以踰尊與服宮室咸有節制而不敢踰矣人才叙用之無節者以德行之不議也

而德行者又由德以見諸行必使擬議之各當焉凡賢哲才能之等忠良俊乂之傳冀為明聽之分憑翼孝德之叙固不議之極其詳也由此隨才器使德之大者位乎上德之小者位乎下爵祿名位咸有品節而不敢過矣如此則政事之因革人才之黜陟莫不中其節也是豈有意以立其節乎天然自有之中不可過不可不及者也君子特觀象水澤而得夫樽節之道耳且云如是則甘不如是則苦無非使人同歸於中也不然若節亦難矣豈故為是言以絕天下哉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上有風中孚風惟虛故能善入澤惟虛故能順
從澤上有風乃以虛感虛所以為中孚之象君子
觀象中孚以議獄緩死議取諸兌緩取諸巽也王
制刑者例也例考成也一成而不變故君子盡心
焉此心為非中孚其何以盡之哉正以獄訟之間
情偽微暖其爽千狀一或聽之不審則死者不可
復生利者不可復贖此心何能以自忍也故獄將
決而議之務求其入中之出既決則寬緩之且求
其死中之生所以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

去

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
即其至誠惻怛之衷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真如
風之動水而後有以盡其心耳如此則風動而隨
隨上巽而下說書曰刑期於無刑協於中又曰好
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其即此中孚
之謂歟雖然得情哀矜勿喜豈可以聲音笑貌為
哉卦象以豚魚象象以虛舟又象以鶴鳴子和必
如此而後謂之中孚利貞應乎天也是故議獄緩
死非有中孚之實德不能也君子雖反求諸身
卦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皆以離明為主故

震動則明敢折至良止則無敢不留惟中孚則有
取於兌巽先儒謂中孚全體似離亦是其實則終
之以至誠惻怛為刑獄之本也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小過大凡雷雨交作去地甚遠震驚百
里亦不甚遙故雷雖奮迅於高山絕嶺聲不甚烈
止於一過焉耳蓋空中上無窮下有限聲本乎氣
故上聞之小下聞則大也即飛鳥遺之音不宜上
宜下之意詩云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山上之雷震
於高處其聲殷：然而已此小過之象也君子之

去

小過果安在我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
也夫恭也哀也儉也皆美德也以中通律之過恭
恐無禮則勞過哀恐毀至滅性過儉恐鄙吝而至
於陋則亦不免小過矣然而君子有時過之者何
也時皆過乎薄君子寧過於厚故與其前也寧過
於恭與其易也寧過於哀與其奢也寧過於儉雅
不合乎中要皆過之小者耳過之小而有補於世
道雖過也夫何傷否則雷之過於山也豈真小哉
特以山之高而小其聲耳君子之道豈真有小者
哉以恭哀儉而時有可過焉耳故象傳曰小過利

貞與時行也苟非其時雖三者之善亦可以過之
小大論哉

陽明先生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詢之知山下
大雨詩云昨夜月明峯嶺宿隱隱雷聲在山麓曉
來却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茅屋觀此亦可以証
山雷小過之象

水在大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既濟火炎上也降而居水之下斯足以
烹夫水水潤下也升而居火之上斯足以受火之
烹水火交而烹飪之功成此既濟之象也君子觀

象既濟以思患而豫防之夫時當既濟人事既以
善矣天運既以昌矣民康物阜亦可以享昇平共
安樂矣然治者亂之潛安者危之伏物極必反理
數然也况百事純緒則玩愒易生而懷安者亦
人情之常於此不慎怨怠荒一滋則侈靡莫救火
固足以烹水而過燥即為真灼之虞水固賴火以
烹而稍溢即成淹滅之禍其必觀坎之陷而思其
患因離之明以豫其防凡所以儆戒無虞者無所
不至則患雖伏於後防已設於先庶乎既有未然
之防永彌將然之患而既濟可永保矣况象有終

亂之窮又有濡首之厲古之致治未亂保邦未危
如虞廷統業上下交相儆戒孰非是道哉易六十
四卦惟既濟一卦坎上離下六爻之陰陽與六位
之陰陽相協故雜卦傳曰既濟者定也大象正示
以常定之法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未濟水必賴火以濟能也水火不交則
不相為用斯為未濟之象未者有所待之辭非不
濟也慮未濟而必求其濟者謂非君子之心乎故
以慎辨物居方彼炎上火之性也而其炎實可以

濟矣水潤下水之性也而其寒必有資於火此物
之所當辨者居之有不慎則終於未濟而已矣辨
象火之明居象水之聚處水火之交不容不慎是
故本吾敬慎之心辨之必明而深溫之不濕居之
各當而烹飪之相宜即其性之炎者以下於水則
其能為不虛即其性之潤者以上於火則其寒為
可熱是兩不相能者而兩相濟焉於以突理陰陽
參贊化育皆於此乎在也可不慎哉要之水火不
相射者天之道也水火交相濟者人之事也君子
所當慎辨而居方者推類固萬有不齊而水火相

濟乃功用之最大者以人事濟天道此固其一端也噫以此反身而慎其獨焉洗心退藏發禁燥安以忍水制慾大推辨之早斯居之安也是故必如此而後為君子之善用易

六

易圖象義卷六

易圖象義引

仲尼繫易謂易有太極凡兩儀四象八卦吉凶大業俱由太極而生故曰生生之謂易苟不明太極烏覩天地大生廣生之緼與哉故列古太極圖外先天八卦內後天八卦圖周易反對圖而詳其反對之義無非求微生生之理以自洗其心而密藏之也其餘先後天方圓諸圖具載圖書編中茲不具錄云

六



古大極圖

繫辭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

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

生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刑

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

盪繫傳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而

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

凶吉凶生大業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

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即此三既具備此圖之中細玩當自得之

此圖所傳雖莫考所自然天地人萬事萬化皆從

此出蓋總圖即大極也黑白即陰陽兩儀也黑白

多寡即陰陽之消長太陽太陰少陽少陰是也乾

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震艮巽兌陰隨

陽之多寡分數列之四隅而八卦已畢具矣何必

別立圖以生之也至於天地卑高動靜則柔類聚

群分成象成形相摩相盪與夫八卦相錯往來順

逆莫不涵蓄於此圖之內潛神觀玩歷歷如指掌

也若云孔子以前無大圖極而先天圖畫於伏羲



後天圖定於文王不知其原從何考據今蓋闕之

可矣噫學易者欲求太極先天後天願從此圖共

究心焉而乾坤易簡在茲也其餘諸圖邵子定之

是矣或曰孔子述而不作十翼俱是贊易豈特天

尊地卑天地定位兩儀四象八卦之辭贊此大極

已哉以此推之一陰一陽一闔一闢靜專動直靜

翁動闢原始反終精氣游魂成男成女易知簡能

可久可大崇效卑法莫不備具於此圖中也聖人

不過係辭以贊之耳誠不易之論也但此皆自伏

羲先天圖言之及文王改易先天為後天圖則

帝出震齊巽見離後坤說兌戰乾勞成艮而文王

之易又豈伏羲之易哉曰先天後天之說本於乾

九五文言以此明圖亦無不可但謂先天圖畫於

伏羲後天圖改於文王不知於易之一書何所據

也蓋象以見意無微不信不必推究其始於何時

何人要當求明其理耳不明其理則不明易矣即

如先天圖乃對待之體後天圖乃流行之用有對

待即有流行有體即有用有先天即有後天也若

必拘泥舊說則伏羲未畫之始豈陰陽八卦本無

是體文王未改之前豈陰陽八卦皆滯於對待之

而無流待之用哉伏羲仰觀俯察通神明類物情
徒知先天而不知後天中間數千年未嘗無易何
為不知流待行變動直待文王而後改哉且伏羲
之時帝果不出乎震文王之時天地定位曾得而
改易之哉可見二圖本無有不同者何也天地陰
陽之體用原不可離也况係辭云一陰一陽即云陰
陽不測云一闔一闢即云往來不窮說卦云天地
定位即云帝出乎震而拘：於義文卦圖之辨者
果何謂也人能默識乎此則得意忘言而太極在
吾心而先後無二天矣何為不求明義文心畫而

徒事穿鑿以求二圖之易同哉

邵子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震兌橫而六
卦縱易之用也信哉斯言也何事於義文先後之
定改也况天地定位章曰八卦相錯至專言六子
皆後天卦位亦曰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
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則其所謂相錯所謂
變化者果可以先後定位拘之乎易道屢遷而滯
於意見者失彌遠矣
或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先儒謂自震至乾為順
自巽至坤為逆是順逆各屬一邊果以陽為往陰

為來乎謂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皆逆數則陽果非
知來陰果非數往乎曰陰陽八卦俱有往來則順
逆惡可偏屬既信先天圖象則宜據先天卦位以
求之要在先明順逆二字之義即如時當半夜自
今亥時數至昨日午時自昨日巳時數至昨夜子
時皆數往也順也所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
坐而致是也自今子時推至明日巳時自明日午
時推至明日亥時皆知來也逆也所謂成敗利鈍
非臣之明所能逆覩是也然則自乾之純陽歷兌
離以至震之一陽自坤之純陰歷艮坎以至巽之

一陰非數往之順乎自震之一陽歷離兌以至乾
之純陽而陰又將始自巽之一陰歷坎艮以至坤
之純陰而陽又將復非知來之逆乎可見易數皆
未來生：不窮者也由一奇以推極乎數之陽由
一耦以推極乎數之陰自震自至乾自巽自坤按
卦位皆逆也故曰生生之謂易况數其已往知其
將來理本一致而陰陽往來循環無端惡可哉然
分之為二哉

問古大極八卦何以見其一定不可易也曰所謂
兩儀者統以乾坤言也然乾陽坤陰乾南坤北乾

從左轉坤從右旋乾卦之於圖象固純乎陽也而陰實萌於茲焉故巽之一陰在下由此坎二陰分於上下艮二陰在下坤則純乎陰矣坤卦之於圖象固純乎陰也而陽實萌於茲焉故震之一陽在下由此離二陽分於上下兌二陽在下乾則純乎陽矣觀卦畫之陰陽與古太極圖陰陽老少之四象本自一定無增損也孰得而易之哉問八卦相錯如乾坤各以三陽三陰定位震巽各以一陰一陽在下坎離各以一陰一陽在中艮兌各以一陰一陽在上如此果足以盡相錯之義乎曰如是而謂其非相錯焉不可也但乾之一卦不特錯之於坤而震巽坎離艮兌莫不錯綜而八卦皆然而成六十四卦此變化之所以生生不窮也問子午矢地之中也不與乾坤之純陰純陽大相悖乎曰以後天卦位言之坎離為陰陽之中子午為天地之中固有然者但正北子也然陽已生于子中即乾之復也是乾復於子中極於午之中則從子中至卯中陽之陰也從卯中至午中陽之陽也統言之皆乾陽也正南午也然坤已生于午中即坤之始也是坤始於午中極於子之中則從午中至酉中

陰之陽也從酉中至子中陰之陰也統言之皆坤陰也况陽復於子則謂子為坎中之陽陰始於午則謂午為離中之陰不為於義相協揆之圖位卦象亦何至大相悖乎苟不明意義而局於先後天之畫象則反不若諸術家之圓通矣
 盈天地間莫非大極莫非易也易即大極也惡得而名象之哉聖人仰觀俯察近取遠求不得已而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而名之曰乾坤凡六十四卦皆乾坤之錯綜即大極之化生渾淪運旋其位則虛其成位則以時也故曰周流六虛又曰六位時成此所以無方而無體也但自其渾淪者言之雖卦本無卦爻本無爻其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皆天然所自有者聖人不過借奇耦以顯示其法象耳善於易者固不可恍惚以著空亦豈可膠滯而著象哉若執泥先天之說是又不知天無聲臭而先乎天則天且無之又何卦位畫象之可執也耶
 大極只是陰陽故圖以黑白象之其實變化不測有非象之所能拘者雖曰乾即陽坤即陰其實坤即順承乎乾者也試觀之一夫一婦配合斯能成

生育之功然子女之生皆出於婦而孰非夫之子
女哉可見自一家言之夫實有以統乎婦自一極
言之陽實有以統乎陰謂婦即夫陰即陽固不可
謂夫自夫婦自婦陽自陽陰自陰豈知大極者哉
乾貨物始坤貨物生物固無二矣故大哉乾元乃
統天至哉乾元乃順承天用九見群龍無首用六
利永貞不其一而二二而一乎然人之一身果以
何者而謂之乾坤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也人
人有此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在何其簡而易也
反之於自真信得知之於能即天之於地陰之於
陽夫之於婦至易至簡可久可大則動靜有常變
動不居而大極在吾身矣否則大極無今古天無
先後而圖象又何為者哉
易之為易大極而已矣大極乾坤而已矣乾坤乾
而已矣何也以卦象言之謂即☰之虛其中者也
以形氣言之地即氣之凝聚於天之中者也豈特
於乾曰資始坤即曰資生於乾曰乃統天坤即曰
乃順承天而利牝馬之貞惟北能順承乎牡方能
資生之不窮哉試觀聖人於震坎艮三陽卦止曰
來觀：曰艮其背曰維心亨以剛中也於巽離兌

三陰卦則曰柔皆順乎剛曰剛中而柔外曰畜牝
牛吉所以憐於柔順剛陰巖陽者豈無謂哉即
此八純卦之辭而引仲顛類凡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皆此意也此易之所以至易而至簡也

外先天八卦內後天八卦圖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東方也齊乎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繁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

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

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

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

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始也故

曰成言乎艮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

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

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

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

化既成萬物也

八卦只是陰陽奇耦先天卦位陽爻多者俱從乎

乾陰爻多者俱從乎坤後天卦位乾統三子於東

北坤統三女於西南然其中錯綜變化其義不可

推也如離居乾位陽中含陽陰坎居坤位陰中含

陽震居離陽之升於下者起於東也兌居坎陰之

見於上者盡於西也艮居乎震陽有始而有終巽

居乎兌陰雖終而復始乾居艮者陽極於上至此

為純陽也坤居巽者陰萌於下至此為純陰也陰

陽奇耦其變動不測也如此何必以先後天圖而

拘泥之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蓋自有一陰

一陽以來即陰陽不測道也神也一也是故有先

天之體即有後天之用而体用非二也自二圖言

之有指體而言者天地定位一章是也有指用而

言者帝出乎震二章是也况既云天地定位矣又

云八卦相錯既云帝出乎震撓萬物者莫疾乎風

矣又云神妙萬物變化既成萬物矣然則知八卦

相錯神妙萬物且不可以體用分天之先後况可

以先天專屬之伏羲後天專屬之文王而於易無

所據哉若曰乾坎艮離巽離坤兌為文王所更定

矣然周易六十四卦之次序必文王所次序也何

為始乾而即繼之以坤又繼以屯蒙需訟師比而

不依乎後天圖之序也故曰陰陽不測神妙萬物

不可為典要也

易卦反對象義叙

易自伏羲俯仰遠近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謂先天圖畫始伏羲是也然先天體也後天用也有先天以立其體即有後天以達其用若謂後天圖畫自文王考諸易皆無據不敢信以為然惟周易乾坤七蒙叙序謂其始自文王亦無疑焉以易之卦辭出自文王上下經二篇故也爻即六十四卦相反相對者玩之上下經各十八卦總為三十六卦邵堯夫指為三十六宮者此也然對卦自為一宮反則以兩卦合為一宮闔闢往來孰非天地自然之變化哉其學易久之嘗并反對卦文細繹其象象辭旨不獨次叙一出於天然雖義在列聖未嘗有意為之照應而其自然相照應者由聖人之筆即化工而氣脉自相通也乃忘其因陋合而卦反對辭旨貫通融結以發其義要皆因聖人已發之旨纂輯之耳曷敢以一毫己意錯雜傳會其間哉因題之曰易卦反對象義以請正稽通易理之君子云

| | |
|---------------------|--|
| 序卦反對圖 | 一卦六畫本自下而上故此圖六卦亦皆自下畫上 |
| 小畜 師 需 屯 坤 乾 | 上經首乾坤終離坎始終俱不交然中間乾坤散見最多宜以乾為主 |
| 臨 隨 謙 同人 泰 | 乾坤六爻而泰否即乾坤自泰否也 |
| 導 離 震 巽 艮 大過 頤 無妄 利 | 泰否六爻而利復離艮震相反實重坤陰否極為利而復則泰之機也方利乎一陽而一陽即復於下美 |
| 損 蹇 家人 晉 遯 咸 | 下經首咸終既未濟夫婦水火亦交然咸以艮兌集震成體中間兌艮震集散兌艮互即互以艮兌集 |
| 漸 震 革 困 萃 夬 | 震為主成性六爻而夬始離重乾陽實兌集相及成性而夬性極而始皆以 |
| 既濟 小過 中孚 渙 巽 豐 | 一陰成夬成始亦上經之有剝復也六始六爻而豐渙離為上下實震艮 |
| 既濟 小過 中孚 渙 巽 豐 | 相及亦若上經有泰否也但咸既未濟供重人事故豐渙為人之否 |
| 上經正卦六爻卦序四卦用十八卦成三十卦 | 泰否 |
| 下經正卦二爻卦序二十八卦成五十四卦 | |

天地者陰陽之統會水火者陰陽之流行雷風山澤者陰陽之節宣是以乾坤坎離為之經終始而艮兌震巽交於下經之首也上經乾坤定天地之位固有否泰之異下經咸恒成夫婦之交乃有豐旅之殊然剝而復者坤陰利乎陽而乾之一陽為始復也共而始者乾陽決乎陰而坤之一陰為始始也剝復以艮震而相反共始以兌巽而相反六爻之中陰陽消息之機卦位錯綜之妙真可樂而玩也

上經首乾坤陰陽之純也終坎離陰陽之中也乾先坤坎先離乃天地之定位專卑之等也下經雜首咸恒實首之以艮兌巽震雖終既未濟實終之以坎離蓋始於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固終於水火不相射也上經乾坤交而六子生下經則子六交於終始而乾坤不交矣上經陽為主而終之以離陽極則陰生下經主陰而終之以坎陰極則陽生一也然終以未濟何也陰陽之消息盈虛無終窮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非四正之卦乎故居上經震東北巽東南艮西北兌西南非四偏之卦乎故居下經觀乾坤坎離四純卦皆在上經震艮兌巽四純卦皆在下經亦自可見

乾坤體也故居六十四卦之首坎離用也故居六十四卦之終日月運於天地水火資於民生尤其所最切者故上下經皆終之以坎離况頤似離大過似坎中孚小過亦似坎離然則坎離以陰陽之中代乾坤之用而進居乾坤之位者其義可然會矣

乾坤未交之先坎已用事各與乾坤會矣既交之後離始入用雜會之於乾至下經始與坤會上經首乾坤而屯蒙需訟師比皆坎用事坎得陽之中乃陽中之陽也至泰否則乾坤既交而同人大有謙豫皆離用事然陰猶得中其陽中之陰乎下經兌

巽震艮則皆偏陰偏陽而乾坤坎離成在其包括之中尚為陰中之陽也至共始萃升之後不復見有乾坤非陰中之陰而何然咸體艮居內未濟坎居內震艮二純居巽兌之先其尊陽抑陰之意又自寓於中也

易序卦反對大旨

上經首乾坤陰陽各分故終之以坎離亦陰陽之分也下經首咸恒陰陽交合故終之以既濟未濟亦陰陽之交合也惟其各分而否泰亦分惟其相合而豐旅亦交而大略上經多陽故剝者剝於陽復者復乎陽下經多陰而共以陰而共始以陰而始上經二陽在外則為顯四陽在內則為大過下經二陰在內則為中孚四陰在外則為小過離曰八純卦乾坤坎離俱不變震巽兌則自相反焉然顯大過中孚小過亦四卦不變總之變者八卦不變者五十六卦六卦益變與不變有深意焉曰上經止三十卦下經則三十四者何蓋上經對者六卦乾與坤顯與大過坎與離俱相對其餘相反者則十有二下經對者二卦中孚與小過對其餘相反者則十有六以六合十二以二合十六各以十八卦而分上下經孰非陰陽一定之義哉至於坎離得乾坤之中陰陽之中故居上下經之終兌巽震得陰陽之偏而四卦交合於下經之首散見於剝復共始豐旅六變之間則亦不可以輕重言也况總上下經始終之義論之乾坤陰陽之正也坎離水火之正也造化之自然者立其一定之體

咸恒夫婦之交也既未濟水火之交也人事之當然者盡其變通之用此三才之道也上經乾坤六變而有泰否乃天地之泰否也泰否六變而有剝復復乃乾之一陽方利於上即復於下矣下經咸恒六變而有共始始即坤之一陰方決於上即始於下焉共始六變而豐旅則又人事之泰否也觀乾坤之於咸恒剝復之於共始泰否之於豐旅其消息盈虛皆造化人事之自然而然而者聖人特因而畫卦以示人也於此然識心通則六十四卦可以精義入神矣

乾用九坤用六用九用六易之道也上經十八卦本為二九之數分之則三六焉何也參天兩地而倚數者也數者象之原也數始於一而寓於方圓凡物之圓者其徑一其圍必三三三其一一也方者其徑一其圍必四四者而其二也故九而二六而三奇耦自相錯綜者也下經亦然總之六六而易備矣

自乾坤至小畜復六卦層疊亦如一卦統三十六卦言之上經由乾坤至小畜復初畫之義也由泰否至噬嗑賁二畫也由剝復至離三畫也內卦備矣由咸恒至損益四畫也由共始至漸歸妹五畫也由豐旅至既未濟六畫也而外卦成焉可見六六四九總只

如一卦也徒知八八六十四皆以六畫而成卦不知
六六三十六乃先聖無言之易也豈深於易者哉
易本因象以明理象即理也談理而遺象則得以意
見參之矣天地間何一非象何一非理理外無象象
外無理故易皆實象實理非寓言也卦爻象象字
皆有着落無一字可遺動者若象上不實見端的則
此卦與蒙卦何別初九與初六何分且云能會得未
畫以前意自是無思無為自可盡性致命豈知形色
天性也只此一奇一耦便是無聲無臭之天哉乎故
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者諸子之陋也

詳觀序卦之反對如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其
相對者若各一其義而坤利牝馬之貞離畜牝牛吉
其意未嘗不相關頤大過中孚小過即震艮巽兌之
合體也若蒙屯之與蒙成之與恒本同一體只在一反
覆焉耳玩其辭豈特需曰利涉大川訟則不利涉大
川泰曰小往大來否則大往小來萃曰利見大人升
則用見大人隨曰剛來而下柔蓋則剛上而柔下剝
曰柔變剛也復則剛反也損曰損下益上益則損上
益下夬曰剛決柔也始則剛遇柔也既濟曰剛柔正
而位當也未濟則雖不當位則柔應也其辭意相應

細玩味之各卦皆如是但反覆之間吉凶善惡之攸
分治亂安危之所係可不早見而豫圖之哉何也屯
反為蒙師反為比咸反為恒革反為鼎同人大有無
妄大畜如此之類其或善或不善皆如故也然其中
噬嗑反而賁剝反而復遯反而大壯蹇反而解損反
而益渙反而節善則善矣何其鮮也至於需反則訟
矣泰反則否矣隨反則蠱矣晉反則明夷家人反則
睽矣夬反則姤漸反則歸妹矣豐反則旅既濟反則
未濟矣反之不善者何其多乎噫人之所反起於一
念之微而善惡治亂懸絕者豈惟一卦六爻時位不

齊而幾於毫釐其利復泰否已立判矣可不慎哉是
故學易者慎不可忽於反對之卦象也
卦象反對其美一定不易豈特有証於卦辭象傳已
哉觀之六爻屯之六四即蒙之六三在六四求婚媾
往吉無不利六三勿用取女無利攸謹之上六即豫
之初六在上六鳴謙在初六鳴豫利之六三即復之
六四在六三利之無咎在六四中行獨復無妄之六
三即大畜之六四在六三或係之牛在六四童牛之
牯此其相反善不善猶曰其義同也至於損六五益
六二皆曰十朋之龜弗克違夬九四始九三皆曰臂

無庸其行次且既濟九三未濟九四皆曰伐鬼方而
其辭亦無以異矣始舉此數條最明顯者以旁通其
餘而其辭意相關豈無謂而云然哉人能神明乎反
對象義而易之變通無方者庶幾可以識其微矣

三

易序卦反對象義

天者萬物之原也於穆不已言天命也聲與俱無言
天載也知天固難矣然象傳乃曰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乃統天是天非乾也乾乃所以統天者也天且難
知况統天之乾哉聖人畫象示人☰即統天之象也
☷即所以順承乎天者也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又皆乾之蘊也知乾則知易矣元陽克塞乎兩間陽
明貫澈乎萬古係辭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九三文
言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知此則無象之乾可以默
識而伏羲畫之為☰文王謂之元亨利貞周公謂之

合

用九見群龍無首孔子謂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皆不言而喻也然人能象天即天之肖子也惟復
以自知而知崇效天則乾道在我可以先天後天時
乘六龍以御天矣不為合德之大人乎但易成於四
聖而四聖之德皆天德也伏羲猶仰俯觀察文王猶
望道未先周公猶夜以繼日孔子猶發憤忘食不敢
不勉何哉乾道無窮體之道健不容自己此所以善
體乾此所以善用易也噫是乾也周流變動上下無
常剛健中正乃見天則本無象也聖人畫之象焉觀
其象可以得其無象之意本無言也聖人係之辭焉

玩其辭可以得其無言之精難曰苟不固聰明聖知
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其實人人同此乾健不息也
同此元亨利貞也試肯反身一熟察焉凡日用間所
能大通者何也以其有知始者在也所以能利正者
何也以其知之明而有能變化者存也所謂百姓日
用不知者此也諫哉神明存乎其人顧其自強何如
耳

坤非自為坤而異乎乾也蓋天陽地陰乾健坤順
即乾坤之象即古乾坤字也一奇一耦象雖一
定而不移易之簡能德實相承而不悖故彖傳大哉

至哉資始資生皆對舉而言之坤為乾之對無疑也
然乾坤奇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誰知之何也耦
即奇之分順即順乎健乾大無外坤亦至乎其大乾
資物始坤即因其所始而生之所以乾元亨利貞坤
元亨同而利牝馬之貞者蓋以坤配乾猶牝馬柔
順足為剛健之配故文王於坤又設牝馬之象也何
使柔順而不從乾則不貞亦非柔順之所利也明矣
况玩彖傳之象文言之辭曰乃順承天曰德合無疆
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曰後
得主有常曰承天而時行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即

即一卦之辭會而通焉坤順乎乾健一言以蔽之矣
知此始可與論乾坤始可用六利永貞而二之直內
五之通理皆有自也知此則係辭所謂乾知大始坤
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崇效天禮卑法地辭
若並舉而相承之意可默識矣否則坤不順乾則先
迷失道蓋有不知而作者矣所謂行不著習不察終
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皆不識坤之貞焉故也履霜
不惕龍戰道窮可不慎哉是故學易者反諸身真悟
乾坤易簡而效法之則用九用六上下與天地同流
慎毋曰純坤亦可為賢人之學

乾坤立而屯蒙繼之即天地初開濛濛世之氣象也
即人之一生初離父母襁褓即人之一日寅卯初明
之時候也能需則安乎飲食宴樂之常反乎需則訟
而師矣
渾沌既開而天地位人物並育而屯蒙生所以曰屯
曰蒙萬象初開有屯塞蒙昧之象即屯蒙二卦相反
而震坎艮三陽皆用事矣故自觀之為雲雷屯在
天之象也自觀之為山下出泉蒙在地之象也析
之雖有屯蒙之分合之原無奇耦之別為一顛倒以
上下之而屯蒙異矣然即屯蒙之象以推其類仰天

俯地充塞而間何一而非象何一而非天之至教乎
聖人有見於斯乃象之以建侯而君道立象蒙以養
正而師道行君以亨屯則經綸以立政一皆正人之
之不正也故有取於初剛之動觀初曰利居貞志行
正始有行一不義祿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意以
此動乎險中尚何屯之有濟乎師以開蒙而果育
以立教一皆中以養不中也故有取於二剛之中觀二曰
包蒙吉納婦吉殆有往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
受之而已之意於以亨行時中尚何蒙之有不發乎
要之六十四卦各有成卦主久而君師之道則以剛
為主故屯主初蒙主二而以貴下賤可以得民志應
剛中可以作聖文周孔子之辭莫非發明義盡之實
象茲可見矣是以仰雲雷而知湯武之設施亂可治
也俯山泉而知孔孟之作養愚可明也况震為長男
而建侯坎為中男而克家艮為少男而童蒙吉三十
並列於乾坤後則君師之位正治教之道彰此所以
屯亨蒙開而萬世永賴矣
卦中爻義不一如屯二女子貞不字蒙二子克家而
有男女之分屯四求婚媾往吉蒙三勿用取女而有
利不利之別相關互發諸如此例不能備述惟在得

其大意云爾

屯蒙之後繼以需訟乾始與坎遇也屯蒙以二陽四
陰成體需訟以二陰四陽成體且屯險在上必有事
相需蒙險在下每相爭以成訟人情也觀雲上於天
需天與水遠行訟訟即需之反也訟訟如此則需訟如
此則訟其機在乎反覆間焉所以象傳亦以剛健不
陷而為需雖坎險不足以陷人險而又健則為訟雖
乾健適足以自賊又在用險健與險者善不善耳况
觀其象玩其辭二卦俱以坎之中實為主需之坎在
上則為孚為先訟之坎在下則為窒為惕需之乾在
坎下則利涉大川訟之乾在坎上則不利涉可見相
待則胡越同舟以共濟而往有功相持則骨肉離仇
以傾陷而入於淵故曰需不進也訟不親也然豈而
卦相悖必不能相用哉蓋需必有事訟必有言善需
時者必相忘於無言內自訟者必相安於無事所以
需二雖小有言訟初不永所事詞意亦互相發也君
子法其象於日用間惟需乎飲食宴樂之常而作事
謀始則敬慎不敗復命安貞有需之利而吉無訟之
不利而終凶矣况需之上六客來敬之終吉訟之上
六受服亦不足敬欲善需而無訟也可無敬慎之心哉



世道不需則訟從古已然而訟之不已必至與師可見兵刑聖人治世必不廢者惟賢君在上君民相比則刑措兵彌而文從生矣

需訟後繼以師比乾與坎相上下為需訟坤與坎相上下則為師比且訟則師興而需則君比亦理之必然地中有水師於此得井田之象焉居則為比閭族黨出則為伍而卒徒而容民蓄衆而兵農之有法地上有水比於此得封建之象焉分以山川土田應以巡狩建職故建國親侯而君臣之相維况觀之卦體皆以剛中為主此一陽在上為衆陰之主君之象也師以一陽在下為衆陰之統帥師之象也可見陽一也在上則為君在下則為帥在上則顯比而王用三驅在下則師中而王三錫命令而玩之可以得其設象命辭之意矣噫得比九五之賢君以聯上下之交則原筮元永貞而內比外比之皆吉得師九二之大人以合兵農之制則雖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自無左次與尸之凶三代長久之治率由是道也且師六五曰田有禽比九五曰失前禽行師之義顯比之仁又並行而不恃矣至若師之初六即比之上六也在師初則曰否城凶比上則曰比之無首凶同此一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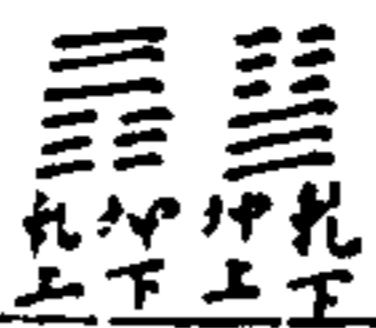


謹始慮終嚴矣哉

自乾坤後一連六卦與坎相交可見盈天地間坎陰之多也如此難以乾坤之德處於上下亦必有其道焉噫易以知險簡以知險易簡理得而成位乎中又只以乾知為之主也

乾坤比蒙需訟師比於此觀象玩詞而得其義意分明聖人描寫世界變態之必然者以示人而人不察耳

師比之後繼以小畜復巽兌始與乾合長少二女始用事也師比二卦俱以一陽統五陰小畜復皆以一陰應五陽一陰在上則風行天上故為小畜於此可以觀其文矣一陰在下則上天下澤故為復於此可以觀其禮焉以懿文德即陽剛之中而有運旋者存郁郁乎其美自不可掩陰含其美也辨上下以定民志即陽剛之內而有節制者需秩：乎其等自不可喻禮由陰制也可見陰一也在小畜則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在復則曰柔復剛說而應乎乾故畜以陰制陽而受畜者三復以陰復陽而被復者四况巽以畜乾兌以復乾皆曰亨剛柔之相濟也如此所以剛應柔而其文者柔復剛則其禮嚴非二義也要之陽



中有陰剛中有柔特因爻之三四異其名義其實文
禮同出一原而博文約禮非強合也至於陰在六四
而初九則復自道陰在六三而上九則視履考祥此
又爻位應不應之別也然小畜在一卦曰容雲不雨
矣在上九一爻乃曰既雨既處履在一卦曰履虎尾
不噬人亨矣在六三一爻乃曰履虎尾噬人凶卦爻
剛柔其象義何窮盡哉

小畜履後繼以泰否乾坤自相遇也夫師比畜履不
獨一陰一陽其交已逆自乾坤至此陰陽各三十畫
而泰否分焉皆一定之不亂者是故小往大來則地

天交而為泰大往小來則天地不交而為否其否泰
係乎交與不交其實本乎君子小人之消長也但乾
坤十變為泰何其難自泰一變即否何其易所以泰
雖由君子之道長而三即示以艱貞之戒否雖由小
人道長而二即示以小人包承大人否亨焉觀三陰
三陽雖各以類進而同一拔茅茹之象也泰曰征吉
否曰貞亨聖人寓意於一字之間亦微矣哉蓋以否
即泰之反而九四有命疇離祉即在九三平政往復
之時此聖人保泰傾否之深意也能傾則先否後喜
不保則域復於隍一治一亂其機如此然泰尚包荒



之度而大象乃有取於裁成輔相否革包桑之固而
大象乃教以儉德避難何也泰否雖由于造化之消
息而聖人於否卦獨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是以
致否獨歸之人道也可見使君子之辟難者小人也
任小人以致否者君也君能左右斯民以保泰則否
其永休而君子又何難之可辟哉雖然陰陽不交氣
運之否也上下不交世道之否也人本天地之心而
危微之幾否泰之原也予以去欲存理轉否為泰位
天地育萬物其責將誰諉哉

有則以一陰同有五陽欲傾否為泰非同入而大有
不可也且自泰以前坎之見於各卦者九六自否以
後而離始見也離中之陰虛而明也而一陰居二而
上下五陽皆欲同之故曰同人一陰居五而上下五陽
皆其所行有故曰大有二卦皆以離中一陰為主持因
二五異其象耳但離明在二窮而在下其道明也故
以類以辨而後可以為于野之亨離明在五達而在
上其道行也故以遇以揚而後可以順天時之應在
同人則曰柔得位得中而位乎乾在大有則曰柔得
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觀象傳之辭亦自有別所以



雜卦傳曰大有象也同人親也此皆卦位之象也以
 卦德而推廣之乾健也離明也健則自強不息明則
 虛靈不昧明健合體則文明以健得非自明而誠之
 謂乎剛健文明得非自誠而明之謂乎否則徒恃其
 一陰在中而同人於宗不免偏係私黨之文苟匪威
 如之吉不免易而無備之防矣觀象玩辭皆可意會
 同人大有後繼以謙豫蓋前以一陰成同人大有此
 以一陽而成謙豫於人既同所有既大則謙卑和豫
 乃其所以當然者故一陽靜止於坤陰之下則為謙一
 陽動出於坤陰之上則為豫可見陽一也一動一靜
 而謙豫殊也禮由陰制樂由陽佐觀之卦爻不待勞
 謙萬民服而天地人鬼莫不攸宜不特由豫大有得
 而天地聖人各有攸宜動靜無不善矣此曷故哉一
 陽處於坤順之中是以止則其禮卑禮主減也所以
 謙也動則其樂和樂主盈也所以豫也否則為上六
 之鳴謙而志未得為初六之鳴豫而志窮凶矣至於
 大象若各其旨然味而玩之禮減故衰樂盈故崇惟
 惟其衰多益寡稱物平施而物各得其理故作樂崇
 禮德殷存之上帝以配祖考而神人協其和周子曰
 萬物得其理而後和此之謂也且衰益平施政之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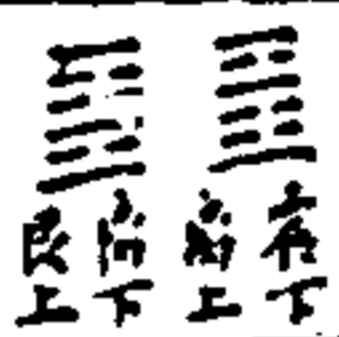
殷存配享德之盛也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
 而知其德要之禮先樂後謙豫本相須而不離者蓋
 惟謙而能豫則其謙也自然中禮而不涉之於矜持
 惟豫本於謙則其豫也怡然自得而不流之於急肆
 此皆具於卦象之中有實體非寓言也
 謙豫之後繼以隨蓋謙豫本艮震與坤合體隨則
 震下於兌蓋則艮上於巽但謙而豫則善隨而盡則
 有未善也何也常豫則動說過謙則巽止其相因則
 有然者觀之卦象長男少女動而說所以成隨之德
 采言乎惟大亨貞而得乎隨時之道則善矣長女少
 男巽而止所以成隨之德果善乎惟終則有始以
 求其飭蓋之道則善矣是故彖傳重乎隨時而大象
 嚮晦宴息亦以隨乎時也蓋彖重乎飭蓋而大象振
 民育德正以飭其蓋也至若動以時者宜正中以孚
 嘉往有事者貴承德而用譽爻則又以得中為尚也
 雖然得中難矣隨有獲貞凶幹母之蓋不可貞而貞
 尤難也所以易道變通有不可執泥言者動而說之
 時在所當隨：乎動也淵默雷聲未嘗不靜故時當
 嚮晦宴息則息之於其靜矣巽而止之事既以成蓋
 以靜也蓋以風化未嘗不動故有事於振民育德則



振之於其動矣况合而言之隨之初九非即盞之上九乎在初九則官有渝出門交有功在九上則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要之皆是也噫道不離乎時與事也

惟時：必有事焉則允善之善者
隨盞後繼以臨觀隨盞兌巽交以震艮而臨則兌下於坤觀則巽上於坤也隨盞莫大乎時與事而已矣隨時幹事寧有大於政者哉是故二陽在下則為臨臨之以德不以位而教思容保九君子之有一命者皆得而行之也二陽在上則為觀而省方觀民設教非先王大觀在上者可得而行之乎是同此二陽也

在上在下而臨觀分也象於臨則曰剛浸而長長則自下而上如澤上有地其居也一定而不易非在下職守之象乎象於觀則曰大觀在上如風行地上其行也周徧而無方非在上巡狩之象乎何也地容乎澤而德澤洋溢風行於地而風俗轉移皆於卦位得之也至於爻辭又有不可執泥焉者如臨曰知臨乃出以臨乎人觀曰觀我生乃入以觀乎己臨之剛在下三以柔柔之則有甘臨之憂觀之剛在上四以柔柔之則有觀光之利於此融會貫通則人已上下靡不善矣不然臨至八月有凶觀天之神道四時不忒



可見消長雖本之天而吉凶皆係人之自取也試考文八月有凶由臨至遯之謂也哉臨觀相反如此為臨十二月建丑是也如此為觀八月建酉是也

臨卦二陽在下陽剛浸長至八月則觀卦二陽在上陽又將消陰陽消長之機若循環然觀象玩辭何事於他求哉也然文王演易正當殷之末世而臨觀相反之卦乃云至於八月則三正不改月也又何疑哉臨觀之後繼以噬嗑蓋臨觀二陽四陰自相上下噬嗑貞則離合震艮雖各三陰三陽而一陽實間其中焉以義揆之即教養以先之刑罰以繼之明刑以弼教也夫噬嗑與貞俱以離為主離明在上而震以動之威明並用則明罰教法所以定輕重之典而立其章程者非在上不能也離明在下而艮以止之明不及遠則明德改無敢折獄乃在下位者之常分耳可見明雖同而動止異也卦辭噬嗑亨利用獄貞亨

小利有攸往亦有別焉何也玩其卦畫在噬嗑則下卦本坤分初柔以居五上卦本乾分中剛以居初故象傳曰剛柔分在貴下體本乾一陰自上來文為離上體本坤一陽分上文柔為艮故象傳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可見聖人係辭莫不因畫象剛柔

以發明之而所利各有在矣至若兩卦九四九三雖同以一陽居卦爻之中然在噬嗑上卦則利艱貞吉在賁之下卦則永貞吉者又何也三本剛位固宜永正四則位柔非艱則不吉矣且用獄貴乎柔五曰貞屬無咎文明則貴乎止上曰白賁無咎所以慎人嚴刑繁文之意又自可想矣

噬嗑賁後繼以利復艮止離上震動離下為噬嗑賁艮止坤上震動坤下則為利復離之一陰其坤之機乎夫陽一也天地生物之心也初九不遠復即上九之碩果不食者是也特因上下而有利復之異耳但

即其陰陽消長之理故彖於利復皆曰天行然於利則曰順而止之於復則曰動而以順行利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於陰陽消長之間未嘗不亮不以順也所以利之厚下固欲以安夫上之陽復之閉闢亦將以養天下之陽皆順道也但利不利往小人長也復利攸往剛長也此則在所當辨也故三利之無咎五無不利四獨復從道二體復下仁在近陽應陽者且然而脩身元吉不待言矣否則利固小人之道也利而不已適以自利其虛矣復固君子之道也頻復不已寧無速復之凶乎學易者以反求諸身觀利



之象可見夫人之真心雖利表而未嘗盡泯觀復之象可見真心雖以復萌而群陰未易以頓消也特陰氣不盡則陽氣不萌不利則不復而其機間不容髮然一毫陰氣未融不可以為此陽之體惡容已於自強不息之功哉故曰復德之本也

利復之後繼以無妄大畜利復艮震交以坤無妄大畜艮震交以乾且由利而復則無妄而大畜矣然震動於天之下動以天也剛中而應大亨以正行天也艮止於天之上畜以天也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存天德也彖傳一則曰天之命一則曰應乎天同一

天而震艮殊也惟其行天道也則無一時一物非其所茂育者雖由中以達外實有以彌綸天地而卦詞元亨利貞正謂此也惟其存天德也則無一言一行非其所多識者雖由外以養中亦可以進退古今而不家食吉非斯人而誰可見大畜即所以畜其無妄之德而物與無妄非畜之大者能之哉况無妄之初九即大畜之上九故在初則無妄往吉在上則何天之衢亨惟一循乎天所以其動其止莫不吉而亨矣不然何以無妄大畜猶有事於利貞必以能止健為大正而匪正有吝也如此則無妄之病無妄之災聽

三三
上

之而已矣而童牛之牯豕牙之積可以少懈乎
 無妄大畜後繼之以順不徒震動艮止於乾坤上下
 者至此始合蓋自噬賁剝復歷六卦而始歸於一也
 然由六德卦之德觀之震為初分之陽而艮其陽之
 終乎至順則震艮既合乃誤為兩我之辭謂初陽含
 兩觀我雖陽亦不足貴故以由順歸上久之陽正謂
 宜止不宜動也但上下二陽中含四陰一動一止有
 以得乎陰陽動靜之宜故天地以之養萬物聖人以
 之養賢及萬民夫人得之以自養養人養德養生莫
 非此道信乎順之時為大也故曰順養正則吉也觀
 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是觀其所養
 惟觀其自養則正而吉矣所以順養一也柔順立順
 皆所不宜拂頤頤此凶彼吉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
 小體為小人殆不容以不辨者大象慎言語節飲食
 執非自養之道乎即如序卦傳曰物畜然後可養苟
 言語不慎則大畜之多識徒為口耳之贅飲食不節
 則大畜之不家食適為饕餮之資矣果能於日用間
 節之慎之無為靈龜之含必如虎視之能則其養賢
 養民養萬物者皆斯人之能事也故中庸曰道不遠
 人孟子曰道在通而求諸遠

三三
上

頤之後繼以大過故惟有所養而後可動
 也然觀之卦象頤以艮震成體故上下皆陽中含四
 陰大過以兌巽成體故上下皆陰而中含四陽體固
 不同其實則相對也且夫大過之卦本謂陽剛大過
 柔傳乃謂陽過而中巽而說行必如是而後大過得
 宜也然而有謂大過者過於事不過於理也豈知理
 外無事：外無理當大過之時理宜如此事欲不如
 此也得乎有謂大過之事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
 伐始是以前之豈知當唐虞之際夏商之末事固有
 不得不然者自堯舜湯武視之亦皆中庸之道乎又
 有謂聖人有小過無大過者是又不知時當大過則
 大過時當小過則小過故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
 乎即如獨立不懼遊世無間自常情視之謂非大過
 人之行不可也然君子值斯時也剛過而中亦理之
 必然者夫豈希高慕外務為峻絕之行以駭俗乎但
 觀六爻以剛居剛則多凶以剛居柔則多吉所以三
 大剛則橈四居柔則隆可見剛德大過亦自有中道
 存矣噫寧為白茅之藉以過於慎無為滅項之凶以
 過於高處柔亦然非有大過人之識者惡足語此
 頤乃震艮合體陽包陰也大過巽兌合體陽過乎陰

也雖順卦初上二陽大過初上二陰卦體陰陽相為對待其實而卦象義皆重在陽剛所以皆居上經而坎離相對坎固陽離亦陰庶乎陽也

三

大過之後繼之以坎二陰中含四陽，剛已大過矣惟坎則陽剛得乎中也陽中則不過矣但坎本陽體乾交乎坤而陽陷陰中文王獨於坎卦指出心象以開示後人中實而外虛故卦辭曰習坎有孚中陽而外陰故彖傳曰乃以剛中無非發明離心亨之意然心何以亨也六十四卦惟坎陽得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所謂民受天下之中以有生者此也是陽雖陷於陰之中離心則起乎險之外至誠可以貫金石蹈水火尚何患難之足驚信足以行變通鬼神曾何顛沛之可惧水固行險不失其信心則遇險適得其平所謂行有尚往有功者本此心以行而往也所謂常德行習教事者本此心以常而習也可見心雖寓於形骸之內實非形骸所能固也善事其心者使一陽為主於內而先立乎其大則其小者不能奪矣否則剛如九二猶曰未出中則如九五猶曰中未大人欲此心常存無如初上陷溺以至於失道凶者胡不由坎象以反觀之哉

坎後繼之以離坎為陽之中離則陰之中也其實坎離非二也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即乾坤交而各得乎陰陽之中耳上經首之以乾坤終之以坎離正謂此也然習中孚固以其陽實而能施而離畜牝牛得非以其陰虛為能受乎可見離以牝牛配坎坤以牝馬配乾必如此而後謂之利貞亨坤離其一揆矣況陰

麗乎陽虛明畢照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此心靈體本如是也必學有緝熙於光明而後可以復其明之體必明明德於天下而後可以滿其明之量否則以察為明者遺其內回光反照者遺其外皆非離之

明矣觀之彖傳曰重明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大衆曰明而任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可見明無內外聖人示人之旨極其精詳而彖有取於柔麗中正又有取於黃離得中道者此也大學明德中庸明善孟子良知皆指此離言也苟見之不早反之不亟既以蹈乎履錯之咎又寧免乎日昃之凶

中虛則明從生焉離之象也體也有明則容光必照離之義也用也體用一原象義互見觀卦盡即了然矣

三三
卷上

上經首乾坤天地開萬物之原下經首咸恒夫婦肇
人道之始且咸乃天地之交也恒乃天地之乂也人
不交不久故咸恒人道之統實天地之情也是以咸
則柔上剛下而二少相交乃夫婦之感通也固所以
成婚姻之禮恒則剛上柔下而二長相承乃夫婦之
定位也實有以正居室之倫然咸一也象傳主乎感
故云聖人感人心大象主於受乃云君子以虛受人
果二乎哉惟其寂而感斯可以大受也惟其虛而受
斯可以感動也感以通乎人受以取諸己人已貫通
之無間此所以為感也恒一也象傳主於變通故云
恒久不已大象主於定立乃云立不易方果二乎哉
惟其終始變化而不已斯可以常定也惟其方所一
定而不易斯可以永終也不易可與立不已可與權
經權運用之不窮此所以為恒也且惟咸則恒本相
須也君子虛受不易亦並行不相悖者故咸取無心
惟貞吉悔凶而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恒貴久道雖婦
人貞吉而夫子制義從婦凶也無心之感久道之常
豈易言哉玩咸恒者於象辭象象會而通之斯可也
二卦皆重利貞皆云天地之情可見惟正則其情之
相感為可常也苟為不貞非咸拇則咸輔非浚恒則

三三
卷下

振恒矣可不慎歟觀咸恒象傳剛柔上下之辭正是
兩卦相反艮兌巽震自相上下何必謂咸自抗來性自
咸恒後繼之遊大壯咸恒艮震之陽與兌巽之陰相
交成卦遊與大壯則艮震之陽與乾陽相上下為艮
一陽本在上而又有三陽在上可謂盛矣然二陰浸
長於下夫固不容以不遊也震一陽本在下而亦有
三陽處其陽若與遊同矣四陽並進於下此所以為
大壯焉可見陽以下為進以上為退震則動之始艮
則止之機四陽雖同而上下之間一動一止進退異
矣然觀之象辭遊小利貞小者利於貞也勉二陰也
大壯利貞大者利於貞也指四陽也得無有不同乎
不知陰進以正則小人不至凌君子陽進以正則君
子自能勝小人皆所以扶陽也雖然係遊用壯又君
子所當辨者是故遊有取於九五之嘉遊上九之肥
遊而遊則去之為當遠壯有取於九二之貞吉九四
之貞吉而壯則剛宜濟之以柔也意以名義言之陽
本不宜遊也而遊肥在乎上陽本宜壯也而壯趾之
窮在乎初陽剛進退可不慎哉至於大象遊謂遠小
人不惡而嚴其處人也有以得遠惡之道大壯謂非
禮弗復其處已也有以端去惡之原如此則時乎遊

也時乎大壯也莫不盡善矣

遊大壯之後繼以晉明夷艮震與乾相為上下固有進退之義離明於坤時有出入斯有明晦之分而大壯則晉遊則明夷亦其挽之相因而則至者是故日之明一也出於地上則為晉大明在上畫之象也固宜獲乎晝接之榮入於地中則為明夷貞明在黑夜之象也必有利於艱貞之利况又辭於晉之六五猶曰失德勿恤初即晉如推如於明夷之六二猶曰用極馬壯而初即于飛垂翼其競業之意可以一時而或懈乎然同一晉也以之承明君則為晝接以之脩明德則為自昭同一明夷也以之蒙難則晦其明以之蒞衆則晦而明道可若此其殊也變動不居易之道也要之日有出入明無加損地中所以用其晦地上所以昭其明雖有晝夜之象而實有常明者在也然則明之在人也或用錫也或蒙難也不以常變而有改或蒞衆也或自昭也不以體用而少偏知來藏往之神智即在於洗心退容中也所以係辭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晉明夷後繼以家人睽離坤上下而晉與明夷異矣然離下於巽為家人離上下兌則為睽晉則相親夷

則相睽亦其義也但離一也下於巽而為家人者長

女中女成得位而利乎貞上於兌而為睽馬則中女少女雖同居而志不同行矣何也家人巽之陰在四女正也睽則兌陰在三離陰在五女不正矣女正則家正女不正則家睽矣然觀之爻辭家人有正家之道而處家高乎嚴雖嗚：未失也故其初即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睽有合睽之道而處睽貴乎遇故其初即曰見惡人以避咎二雖巷遇未失也然家固當正矣彖謂正家而天下定象謂言有物而行有恒豈二道哉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端本善則固如此也所以上九感如之吉反身之謂也睽固當合矣彖謂男女睽而其志通象謂君子以同而異豈二道哉志同不害其迹之異辨異斯能統乎物之同理一分殊固如此也所以上九遇而之吉群疑亡也否則不能巽順交愛以做有家而婦子嘻：失家節焉睽疑一起意見橫生或見與或見牛掣或見豕負塗載先一車又何有於小事之吉哉知此則知二卦利貞各有攸當也故關朗子曰明乎外者物自睽明乎內者家自齊

家人睽後繼以蹇解家人睽二卦成以離蹇解皆以



坎而成體也惟家人至於膠是以有蹇之當解矣然坎上於艮則止乎險中而為蹇坎下於震則動而出乎險中故為解雖在險出險不同其利西則一所以皆云往有功也何也坎以一陽居坤中坤屬西南坎艮震則皆屬於東北以後天相對言其卦位亦然故蹇以五為得中解以二為得中而蹇遇險則止解遇險則動各有其時也所以俯觀山水阻於地則險難在前仰觀雷雨作於天則百菓草木皆甲折天地且然況於人乎否則終於蹇而莫之解矣可見二卦皆以坎陽中爻為主然艮震二陽實握二卦之權焉是故既有五剛主於外而往得中矣九三來反內喜非艮之時止則止乎既有二剛主於內而來復得中矣九四解拇朋孚非震之時行則行乎蹇解皆吉者此也至若象謂見險知止象謂反身慎德蹇皆求諸己象謂往得眾象謂救過宥罪解皆及乎人豈君子故為是以處蹇解之時乎蹇解原同一體朋至朋來皆賴乎陽剛是解即解乎蹇而蹇即其所未解者也君子惟有解而當位中節何往不利

蹇解後繼以損益蹇解本一艮一震與坎成體損益則艮兌震巽相合而成而損益即成恒之反也然損

下益上謂之損由成既變盡而艮上兌下陽慶而為陰也損上益下謂之益由恒既變盡而巽上震下陰變而為陽也非有意以損益之也有餘則損所當損不足則益所當益故損卦不損二與初而損三益卦不益三與二而益初正所以損其盈而益其本也向使陰陽適宜則無所用其損益矣故象傳皆曰與時偕行況損下以益上在君子則自損而損疾有喜損上以益下在君子則為自益而益用凶事乃固有之然則二卦雖有損益之分其實損所當損即益所當益特以上下殊其名義耳觀之爻辭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益之六二非即損之六五耶惟以柔居剛則曰元吉以柔居柔則曰永貞吉損初即宜酌損至上則弗損益之益初必大吉無咎至上則莫益之或擊之即此便可以窺損益大旨也至於大象懲忿窒欲是損其不善以歸於善而益固寓於損之中然遷善改過則善之益也何嘗不損其過哉如是則以之脩己即為克己復禮以之治人即為節用愛人是道也不可須臾離也

損卦損剛益柔有時益卦九益之道與時偕行二卦皆以時為重何歟下兌上艮為損萬物說言乎兌成

言乎艮秋冬收藏之時也下震上巽為益萬物出乎震齊乎巽春夏生長之時也損益以時天地且然況人乎哉妙矣哉聖人之筆即化工也

損益後繼以共始損益皆所以損兌巽也此則兌上於乾而為共巽下於乾而為始共也者以五陽決一陰也始也者以一陰遇五陽也陰陽消息循環無端損則決益則遇一陰方決於上即寓於下焉然則始之初六即共之上六也明矣但陰陽消息固自然之理聖人見五陽決一陰若此其易然必曰揚於王庭乎辨有屬於上六則曰無弼終有凶見一陰上遇五

陽若是其微然必曰女壯勿用取女於初六即曰係於金柅所以申戒五陽母羸尼一陰之意何深哉觀共四與上同體當群陽上決之衝而五又比上故坐不安進不速矣始三與初同體當群陽下遇之衝而二已遇初亦坐不安進不速焉雖爻位顛倒義如一轍見陰之難處也但決之貴和而壯於頄則凶遇之貴豫而始其角則吝此則處陰柔之道也然亦不可謂陰宜盡無而執一論之也大象一陰上於乾則為澤上於天夫一陰下於乾則為天下有風始施祿者果如澤之決於上而天祿與共施命者果如風之遇



乎下而文命誕敷用之得宜陰亦何可廢也噫施祿施命所以能施者皆有賴於乾剛故於共則曰剛決柔曰剛長乃終於始則曰柔遇剛曰剛遇中正蓋惟陽剛足以統陰柔也但其實共遇名義則皆以陰為卦主何也夫之上有凶矣二應之亦曰有凶始之初見凶矣四應之亦曰以凶在象則曰不可與長聖人之重陽防陰也如是夫
共三月卦也寘生於三月故五爻取寘陸之象始五月卦也瓜生於五月故五爻取包瓜之象其可忽諸

共始後繼以萃升共始二卦兌巽與乾為體萃升則兌巽與坤合體聖人於五陰陽一陰且敬戒極其諄切而與坤合體則四陰矣聖人得無意哉觀卦辭一則曰利見大人一則曰用見大人象傳則皆曰利中而應是萃升皆以陽剛為尚也夫萃之利中本在乎上而為眾所萃升之剛中則在乎下而勢亦必升故萃五升二皆為大人之象夫人在上而五萃有位則象心樂聚雖九四亦必大吉無咎故曰利見升則本以柔而升也夫人在下而九二之孚有喜故用見勿恤而有慶焉要皆聖人重陽之微意也豈有意以重之

哉其萃也萃以德也幽以聚神則孝享明以聚人則利往故曰順天命其升也升以德也柔以時升故曰南征志行至大衆簡兵以萃衆積小以升德若不同矣然體用一致惟有順德者可以萃衆亦可以貞吉升借也否則九五之萃猶曰匪孚必元永貞則悔亡而初六允升即曰上合志矣噫萃以正而升以時正也時也豈易言哉

夫人之涉世萃升木吉道也升四吉矣而得無咎萃曰必大吉始得無咎可見無咎亦難矣哉處萃升者可自省矣

三三

與離合蓋既以困而入於井矣則不得不革而鼎新之也夫離下於兌為革澤火木相息而革當其時離上於巽為鼎木火相資而鼎有實用所以離卦傳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惟革而當乎己日之時則順天應人可也革其命矣惟鼎而烹夫雉膏之食則上帝聖賢皆賴之以養也所以革必大亨以正斯無悔鼎必柔中以應剛斯元亨革鼎之義亦何大哉况革也者變革之靡定鼎也者一定而不移未革之先固宜於孚信而虎變豹變之攸宜定鼎之後莫要於安凝而金鉉玉鉉之各正否則知變而不知守則鼎足折

三三

三三

鍊履莫若軍用黃牛之羊之為愈矣是故觀革之象則以治歷明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惟時斯可美也觀鼎之象則以正而凝命恭己正南面風夜其命宥密在德不在鼎也時與命實相頌也順天時以凝鼎命非天下之至德其孰能之

革鼎之後繼以艮震革有動義鼎有止義革鼎由離合巽兌皆陰而震艮則皆陽也一索而得震三索而得艮孰非乾之陽乎但同此陽也在下則動在上則止觀卦象三如此則動三如此則止特在一反一覆焉耳震得其初故動而為雷艮得其三故止而為山雷

革升之後繼以困井蓋革升二卦兌巽與坤相為上下困井則兌巽與相上下焉革而升於上者勢必反於下而困入乎井矣然坎木一也澤木無源而坎在其下適以涸其澤矣安得而不困巽木能入而坎在其上則愈入愈深非井而何此兌澤之無水而困者兌木以一陰在上成體不宜於上坎之陽也巽木之有水而井者巽木以一陰在下成體陰能處乎坎陽之下也是雖同一剛中也特剛揜則朱紱赤紱皆足為困苟不用汲則井甃無咎井冽寒泉食矣又視人之所處何如故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則有亨之道

而尚口則窮焉井養困不窮也苟汔至羸瓶井渫不
食為我心測矣處之可不慎耶噫觀象於困井者能
動悔有悔而无吉大成之學可造也何也澤無水而
困者命也井有水而無得喪者性也志士不忘在溝
壑苟遇患難則致命遂志舍生取義既以立命於己
仁者與物同體匹夫失所皆予辜也故勞民勸相凡
任興鼓舞輔翼振德無所不至且以盡人性焉所以
係辭曰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何往而非性命之教
也

三
三

困井後繼以羊鼎困井兌巽與坎合體羊鼎則兌巽

惟動也雖二陰在其上而其氣必達夫天山惟止也
雖二陰處其下而其形終峙於地此乃一陽自然上
下於天地間者是故君子於震來統、若與之俱動矣
然後笑言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何嘗一於動而
莫之動乎於艮止其所若與之俱止矣果能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何嘗一於止而莫之動
乎所以恐慎備者思不出位非二致也何也知所恐
慎則必思其所止而得夫脩省之道思不出位則時
時自脩自省而良其背焉自然無喪有事矣如是而
在震之初則恐致福而後有則在艮之上則教良以

三
三

厚終卦象殊而學則一也否則陽一也震艮亦一也
在四則震泥未光在二則艮限列黃學者欲慎動而
知止其可不早辨哉

陽之動本乎下也故震六爻以初為主而爻辭莫善
於初陽之止在乎上也故艮六爻以上為主而爻辭
莫善於上反對象義其可思諸

震艮之後繼以漸歸妹震艮二卦自相反而漸則艮
下於巽歸妹則震上於兌也艮下於巽三以陽居陽
四以陰居陰陰陽各得其正故卦辭漸女歸吉利貞
象傳亦謂進得位則得中也震上於兌三以陰居陽

四以陽居陰陰陽俱不得位故卦辭歸妹貞凶無攸
利象傳亦謂位不當柔乘剛也可見三四反覆之間
而二卦之吉凶係焉且卦以下為主雖漸曰女歸實
以艮難在下故歸以漸也歸妹主兌則所歸由乎妹
矣又以卦德觀之止而巽者進之以正說以動者合
之以說所以易有取於漸而深戒夫歸妹者無非定
陰之大義而動止各有道也否則一有不正不特歸
妹以漸反歸以姊即漸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不免
於凶矣至於大衆山上有木則居得其正正故君子
以居賢德善俗能正乎己者且以正乎人而風俗賴



之轉移澤上有雷則相感以情故君子以永終知敝
 不善其始者必不善其終而倫紀為之攸斁士君子
 立身必為漸女無以歸妹待其身焉可也嗟夫止而
 巽動而不窮也巽而止則益矣說以動所歸妹也動
 以說則隨矣反覆毫釐之際辨之不可不審
 漸歸妹後繼以豐旅漸歸妹由艮震與巽兌合而豐
 旅乃艮震與離合也至此則艮震與三陰交合為己
 偏矣然離一也震而上夫離則明以動故為豐豐有
 富盛之象矣所以云豐亨王假之尚大也艮而下夫
 離則止而明故為旅：乃窮困之象也所以云旅小
 亨瑣瑣窮矣而已矣豈豐之大而旅之小乎離明上
 下有動則大止則小之義過動則止亦有過豐必旅
 之義人之或豐或旅亦若上經之泰否也然遇有小
 大道無窮通豐不可以自恃旅亦不可以自困苟不
 宜日中之照則豐節豐節見斗見沫雖屋翔於天際
 而閑其無人良可憂也苟得夫柔中之道即次懷資
 則終以譽命而旅貞吉矣所以聖人於豐深致其戒
 於旅猶有取焉况處豐尚明處旅尚柔又各有所宜
 也至若大象於豐則有取乎在天之雷電而折獄致
 刑凍乎肅殺之義於旅則有取於在地之山火而明

慎不留藹乎寬恤之仁離明動止顧人用之何如耳
 豐旅後繼以巽兌蓋豐旅由離之中陰與震艮合艱
 巽則一陰在山兌則一陰在上自相反也然初與四
 為巽之主巽本以陰柔下入為能巽凡退讓卑下皆
 巽之象也然彖傳乃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
 乎剛三與上為兌之主兌本以陰柔外見為能說凡
 愉色婉容皆兌之象也然彖傳則謂剛中而柔外說
 以利貞可見巽者順也陰能順乎二陽之剛中故利
 往故利見大人而初柔則進退利武人之貞其不利
 於文人儒雅可知也否則有巽在牀下之凶矣兌者
 說也說夫二五之剛中故利貞雖九四剛不中正而
 商兌未寧介疾有喜猶有取焉否則為來兌之凶矣
 是以各卦主爻言之巽四田獲三品猶善於初兌上
 引兌猶善於三而統論兩卦則卦雖陰柔一以陽剛
 為尚也觀巽五兌二之吉亦自可見若徒知一陰在
 下為巽之體一陰在上為兌之休不知所巽所說之
 實則象恭滔天脅肩諂笑病於夏畦者皆足以媮世
 而取榮也豈聖人設象命辭之意哉至大象巽風則
 有取於申命行事兌澤則有取於朋友講習是行義
 則巽以順民而政事為日數隱居則說以取友而問



學為日廣此猶巽兌之最大者也善用陰柔者又當以時措之

巽兌後繼以渙節巽兌一陰自相反而渙節則巽兌與坎相上下蓋一於巽說則必至於渙而在所當節矣巽上於坎為渙兌下於坎為節雖卦辭曰渙亨曰節亨而渙則當聚節亦當通義有出於象之外者又不可不察也所以即二卦相反之象觀之在渙為六四爻辭乃曰渙其群元吉在節為六三爻辭乃曰不節若則嗟若當渙而渙當節而節此所以亨也然渙象則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謂非渙之當聚乎節

象則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故上六貞凶謂非節之不可過也要之經濟世變必相時與幾以酌其操縱緩急之宜斯可以合渙散而通節也制也何也天下之道中正而已矣所以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無咎象曰正位也節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居位中也可見觀象玩辭意可識也况渙有立則匪夷所思而當位以節則中正以通聖人教人之意至諄切矣至於大象享帝立廟則祀天人神鬼而精神為之收聚制數度議德行則於改事賢材而品節為之詳明此乃舉渙節之尤要者言之必如此而後永協



於中正也且渙而節節則渙其相須之義惡可以說詳盡之哉

渙節後繼以中孚渙節巽兌交以坎中孚則兌巽自相交夫下經自成恒首以巽兌總三十四卦而巽兌用事者二十一卦陰可謂盛矣故渙則節之不可得不得乎之中也然巽本以一陰在下成體兌本以一陰在上成體巽上兌下則二陰在中四陽在外故為中虛然以二體分之二五陽皆得中又為中實且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皆相孚之象也即如澤上有風脈魚澤物風性木舟順風涉水鳴鶴在陰子和其中孚

孚取象可謂極明顯矣然象傳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何也中孚者誠也誠者天之道也中孚純乎其天不容以一毫人力參也觀風之動水脈魚之信以為正也然則知應天斯可以知利貞矣知利貞斯可以言中孚矣所以初九虞吉即教人無改初念不可不反已虞度以純乎天也否則翰音登於天孚不由衷而虛譽徒隆不免征凶矣若大象所謂謀獄緩死則自不忍人之心由中以孚人而發之最親切者言之所謂作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而無

納交要譽即中孚應天之謂也發於孺子入井用於

議獄緩死其中孚一而已矣

中孚後繼以小過中孚之體以兌巽二陰在中而成

小過則震艮二陽在中而四陰過乎陽也且成恒由

艮震兌巽陰陽互交中孚小過則陰陽各以類從矣

自卦體觀之震一陽本在乎下艮一陽本在乎上茲

震上艮下則二陽在內四陰在外陽大陰小所以為

小過也觀六爻四陰皆過惟三曰弗過防之四曰弗

過過之正以二陽乃震艮主爻故弗過耳然既云小

過亨矣又云可小事不可大事何歟不可者時也

得中是以小事吉二五柔本小也剛失位而不中是

以不可大事三四剛本大也此所謂過以利貞與時

行也即如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皆時也貞也吉之

道也然而又有宜不宜何歟震動於上如五上以陰

乘陽故上逆不宜上艮止於下如初二以柔承剛故

下順而宜下宜不宜亦時之謂也即如三者之過亦

時乎宜過而過之耳苟時有不宜而必欲過焉豈君

子之正道哉諒哉小過之貞未易言也無分於道與

事也是故事雖小也道無往而不在道雖大也事無

微而可忽道本與時而偕行君子亦隨時以處事此

君子之學也時所宜然即道之本然君子之應事也

其庸以不然哉過與不過未可豫定利貞時行小過

大過莫非道矣

震艮巽兌皆偏陰偏陽也下經首成恒本以艮兌巽

震成體故兌震艮本卦皆在下經然巽兌陰也合體

於上經則曰大過震艮本陽也合體於下經則曰小

過上下經陰陽之分茲可識矣

小過後繼之以既濟未濟即上經大過繼以坎離蓋

既未濟以坎離成休皆以救其陰陽之過也况自小

過以前陰陽錯綜惟坎離得陰陽之中故上經首乾

坤終坎離而坎離至此始交故下經以既濟

曰坎離陰陽得中自相為對其實乾坤之後屯始以

坎此亦終之以坎卦名既濟未濟亦因坎取義蓋天

地間陰雜最多非到中未易以濟始有深意存也至

若以一卦言之三陽得位則既濟三陽失位則未濟

以二體言之水上火下則既濟火上水下則未濟然

既濟雖小亨初吉而中止則亂盛滿之不可恃也故

於三即示以衣初之戒未濟雖不當位猶剛柔應也

故特曰未濟非終不濟也而於四即示以利涉之幾

人固不可溺於治安也又不可思時勢有可乘哉此

其陰陽消息循環無端天道人事終則有始所以大
象於既濟則勉人思慮豫防未濟則勉人慎辨物居
方而居方之慎是即豫防之思寧必輪於其初無濡
首於其終皆此意也但反對意義猶有不可勝窮者
即如以卦言之未濟不如既濟之盛也以爻言之六
五不如九五之正也以辭言之既濟九五不如六五
為允善焉各卦爻如此類者不少又在得意言外也
嗚呼消息盈虛豈獨世道為然哉推之萬古治亂相
為倚伏反之合一合理欲相為勝負與治同道固不與
與亂同道固不亡惟狂克合作聖惟聖固合

濟未濟利於幾微之際夫畫人承天夏之道
而後行

請易雜記卷一

豫章後學章潢

易何止五經之原厄義乃易學之祖孔子
肇自厄義係辭謂包義氏俯仰遠近靡不觀取於是
始作八卦通神明類物情後世欲學易者即宜祖述
厄義氏可也夫何探蓋前之易者不能類萬物之情
滯於象數卦占之粗迹者不能通神明之德易學愈
久愈晦可獨委咎於九師乎

係辭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曰知崇禮卑崇效天
卑法地坤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虞書曰
惟精惟一商書曰義以制事禮以制心論語

以文約我以禮中庸曰小德川流大德彰
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此聖學之源流也於此會通而
默識焉果必欲析知行而二之乎果必欲合知行而
一之乎想無容辨

乾天德也故六爻各得其所初在極下故潛二雖離
潛正中下位故曰見三多凶故乾而惕四多惧故疑
而躍五位中正在上故曰飛上窮極故亢六位雖殊
只是上下出處兩端時乘六龍以御天潛見惕躍飛
亢惟其時而已矣即亢亦曰與時皆極

窮理盡性以致於命於此神明默成一時俱到但未

有不窮理而能盡性亦未有不窮理盡性而能致於命者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也學易者盡自首諸

孔子天縱至聖韋編三絕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吾輩潛心易學必如之何而後可意易本吾人自有之易且有四聖之教在也敢不自強哉

天以神用故曰行地以質用故曰勢九即天行故見無首六即地勢故利永貞

可與幾者幾乃動之微吉之先見者是也可與存義者義乃事之宜終焉允誠是也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易道也乾天德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所以達乎天也用六利永貞乃順承天也故曰吾儒之學本乎天

大象皆曰以者君子用易之道也觀天地雷雨之象一一反求諸己則充耳盈目無往非教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孰非我之易乎

乾不曰天而曰統天此乾元之所以大也坤元乃順承天故曰以大終學者以此反求諸身庶幾乾坤易簡之理可得矣

四聖一易也何也卦象畫於伏羲文王統一卦而贊

之周公分六爻而贊之孔子之十翼發揮伏羲之畫傳釋文周之辭也彼謂四聖各一易也又謂孔子發明文周朱子祖述伏羲不幾於侮聖乎哉

復見天地之心初爻之陽也仁人心也所以仁即人身之元陽象山謂常以一陽為主於內者指此

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上九爻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此家教所以尚乎嚴觀九三家人嗃嗃朱

失也父子嘻嘻失家節也蓋可知矣噫九五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惟其交愛所以一家莫不感格徒嚴云乎哉

蹇象見險而能止知矣哉有幾先之哲則終不遇險下文方是處險之道所以釋卦辭也與艮象相似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大有之極也何天之衢亨大畜之極也夫至上而極故二卦六爻惟上爻極善每卦

六爻即如乾初潛矣尚不免於上之亢坤初履霜堅冰至矣又寧免於上之戰而其血玄黃哉所謂初辭

擬之卒成之終者皆此類也每卦初爻尤宜細玩故又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其本末也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乃學易要訣即所謂占也者豈惟卜筮為然哉或占之念慮或占之事勢或占之

衆人或占之神明自是須臾不可離者

坤初益言順也正要見得坤順之意蓋復霜馴至堅冰時至氣肅天道如此地道亦然得非坤之順承乾乎積善之慶積不善之殃皆理之所必至者何其順也改順作慎於義更覺不安

復霜馴至堅冰其所由者漸俱是順的意義况順本坤之義也如何改得

王用亨於西山王有亨於岐山王文王也亨通也不必改作享祀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文王以此而隨以此而升此其所以亨也

恒彖利有攸往終則有始正是變通則可恒久此所以久於其道也豈常久不變之謂哉

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合家人卦爻大象而會通之無餘蘊矣

習坎有孚只是行險不失其信便是出險之道故曰維心亨否則行險僥倖同歸於初上失道之凶

六十四卦總只是乾坤二卦三百八十四爻總只是奇耦二爻坤順承乾言乾則有以統乎坤矣耦即奇

之虛其中言奇則耦在其中矣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乾之一畫畫之矣何也生生者始可

與論易

六畫皆奇純陽為天六畫皆陰純陰為地易不曰天而曰乾不曰地而曰坤天地形也乾坤用形者也故於乾曰乃統天而乾健坤順順所以順健也故於坤曰乃順承天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若與佛氏之虛寂同吉凶與民同志則與佛氏異

每卦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故乾於五爻取在天之象文言先天後天之意皆有所指

書曰曆象日月星辰經次不齊曆夫日月星辰躔次不齊曆所以象其運行躔次以授時也故命羲和義

仲隨四時以考中星惟日月星辰變革不齊則曆法不得不隨天象以定四時而成歲矣聖人於六十四

卦獨以治曆明時取諸革者此也後世曆家必欲為一定之法以筭天度其亦未知革之義乎

乾上久亢之為言也承飛龍在天說來知進退存亡而不失正則雖居上而不至於亢每卦六爻文義亦宜上下會通觀之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陰陽即乾坤也

神道宜難知哉闔戶之謂坤闔戶之謂乾一闔一闢

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吾人來往變通莫非乾坤之神道也人特不善不察耳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損益二卦損雖損下益上益雖損上益下其義如此然損者損其有餘也益者益其不足也自卦象言之艮一陽二陰則陽不足兌二陽一陰則陽有餘故損下益上其道上行震一陽二陰則下不足矣巽一陰二陽則上有餘矣故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可見卦之名義皆實象也

雷動風散而潤日暄艮止兌說乾君坤藏人一身中莫不備具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但天君不能作主則其所歲者何也又惡有於雷風雨日艮兌也反而求之將何以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哉

赤子之心無妄也未必利貞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為則無不正矣觀損益二卦上九爻辭在損則曰弗損益之在益則曰莫益之或擊之是損極則益益極則損其義昭然旅九三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上九以旅在上其義焚也旅而過於利者與下居上於義皆有所失而初六瑣：又過於柔也旅非柔中難矣哉

既濟陰陽得位未濟陰陽失位而既濟五爻陽居陽位反不若未濟陰居陽位貞吉輝光何也心虛則未濟亦吉實則既濟亦非所以君子不可自滿神道人道一也

觀盟而不薦有孚顛若下觀而化也幽而格神明而感人一誠而已矣故曰至誠如神曰惟天下至誠而能化

大觀在上下觀而化神道設教即此之謂也是故觀其生可以存神觀我生可以達化

震六爻俱震懼之象二喪而五無喪者二位陰而五陽且初與四其所震亦異

臨元亨利貞即謂至於八月有凶聖人安不忘危何憊：也詳觀六爻惟六三甘臨為不善即謂既憂之无咎此雖開其自新之路亦在智臨之君早見而預防之斯無八月之凶

天地萬物至於萃聚亦難矣萃之者由四五之陽也初筮三嗟上渙渙皆未盡善雖九四大吉無咎位不當也九五萃有位志未先也惟六二引吉利用禴近之處萃之難也如是

所以既曰大者壯也又曰大者正也久惟二四利貞以其剛居柔位而位得中為尤善也否則君子用固昧乎理義之中小人用壯不免形氣之累雖貞亦厲矣然惟艱則吉其庶幾乎

宇宙無際吾人日用間耳目視聽口體動作語默莫非乾坤卦爻之運用也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此皆見在不用增減特患不能神明之耳明此便謂之明易履以陰在三爻成象謙以陽在三爻成象九卦首之以履謙曰履德之木也謙德之柄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先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合二卦象觀之君子信不容己於謙！執禮之學

周公於乾九三爻曰君子終日乾：夕惕若厲觀其思兼三王夜以繼日此爻非其所身體者乎孔子於乾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觀其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此卦非其所身體者乎可見聖人所言皆是實言皆是實事

坤六五黃裳元吉象曰文在中也離六二黃離元吉象曰得中道也合而觀之以陰柔順巽陽剛皆大吉也故曰坤順也離麗也

乾元亨利貞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利貞是乾之利貞在變化也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坤之柔順利貞在牝馬之順承乾也又坤之用六利永貞以大終也可見貞非執一之謂也知此始可與言各卦爻貞字之義

堅冰非一日之寒絳逆非一日之漸人心悟亡亦非一日之積故易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然則反身脩德以入於聖可一蹴而致哉

坎九二求小得未出中九五坎不盈中未大觀水固可見二爻之象玩二爻辭即可以悟人心之中道矣

信乎聖人一畫一字皆是模寫造化法象

小畜巽風在天之上披拂成章故象文履兌澤在天之下高卑有等故象禮信乎文禮一原也

復初九不遠復即剝之上九碩果不食是也合二卦觀之其味無窮

離陰卦也有取於上九之陽爻者離麗也陰柔麗乎陽剛故也

履卦辭履虎尾不咥人合乾兌二卦言也爻辭履虎尾咥人以六三本爻言也柔履剛說應乾則不咥人

亨柔居剝位而又承剝則咥人凶所以卦爻同辭意

義自別

此卦辭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初九爻辭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以屯之成卦在震之初九故初爻即可當一卦而卦爻同辭者此也所以各卦俱有成卦之主謙卦辭曰謙亨君子有終九三爻卦辭曰勞謙君子有終以謙之成卦在艮之三也震來統統後笑言啞：吉以震之成卦在初九之陽爻也六十四卦各宜玩其成卦之主爻類此

夫決去一小人亦必揚於王庭乎豈有厲所以以上六無終終有凶亦自君子決去小人言豈可以一陰易決而忽之哉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無咎可貞利有攸往是求善成備於損矣然易之用二筮可用亨二筮應有時豈曰凡事皆可用二筮哉豈曰凡用皆可用哉雖損之至微用之必有時也故又曰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惟時然後損此所以備眾善也聖人教人之用損也微矣哉

每卦須看爻位中正何如中固足以該正却亦有中而不正者中易見正未易識也周子定之以中正木此也

信及豚魚乘木舟虛舟與豚魚皆澤中物也中孚之道必如豚魚之信風虛舟之順風一毫人力不與斯利貞而應天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

非禮勿履君子之大壯也顏子請事克己復禮之語非大壯如何

巽而耳目聰明離火中虛有耳目聰明之象

至日不省方於微陽則歛而凝之也施命誥四方於微陰則宣而散之也即此可以見聖人燮理陰陽之道也

君子處困而致命遂志何困之有處蹇而反身脩德何蹇之有惟行有不得皆反身脩己故無入不自得

二

蚌能望月以蘊珠頑而靈也蛇能凝斗以成龍惡而善也可以人而不靈不善哉易之一書無非誨人遷善去惡趨吉避凶之意

易曰游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或曰此勉然之功也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非聖人恐懼脩省如何

至樂無聲非聲容則不達至禮無文非儀文則禮不彰惟中和在我則動靜語默莫非禮樂

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地凝天中安靜不動真知此者可以戴天履地德合無疆

震為乾之長子故屯豫皆取建侯之象有主則廣資輔助在其中矣

觀履卦一陰五陽而陰在天之下上天下澤禮之象也

也觀豫卦一陽五陰而陽在地之上雷出地奮樂之象也

凡所謂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樂由天作禮由地制俱本諸此

易以下為體故畫卦必自下而上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故扶陽抑陰皆自下始日月晦朔之交構精之象也

此所以明生不窮光被無外而間有薄蝕者失其構精之常度也故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故君子真知陰陽之交斯可與日月合明

觀同人之五大師相遇言相克也謹之五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是克而後遇所以為同征而後服所以為謹即此可以默會謹已同入之道

學至無妄中孚德亦至矣以無妄而必曰利貞天之命也以中孚而必曰利貞應乎天也道之無窮有如此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大壯喪羊於易以五爻本陽而六來居之是長其陽

也旅喪牛於易以上爻本陰而九來居之是喪其陰也

大壯喪陽於無悔者俱大壯之過也旅喪牛於易者旅本尚柔而終於利則非矣是故陰陽貴乎得中

雷風一也昌為有恒益之分益巽長女也入而在內震長男也出而在外陰陽各有定位故為恒而大象取不易之義震本動也入而從風巽入也出而助雷陰陽相為孚應故為益而大象取遷改之義此易之所以變動不居也

雲上雷下乃陰陽始交而尚未成雨故為屯若雷上乎雲則已成雨而為解矣

坎中一陽或謂水中金也故蒙卦六三取金夫之象於義亦是

乾坤易簡良知良能天道之自然也崇效天卑法地尊德性道問學人道之同乎天也所以學究乎天地人合德之原

井巽乃斯人日用最切者木上有水則為井木上有火則為鼎水火切用皆資乎木也况巽長女也中饋井曰非長女之所必有事乎

木巽乎水人皆得水之利也而不知水非木不清木巽乎火人皆得火之利也而不知火非木不炎故曰

大壯喪羊於易以五爻本陽而六來居之是長其陽

巽稱而隱巽以行權

象傳艮卦先論時止時行必發止義後解艮其止蹇卦先論見險能止則不蹇義後解利西南與他傳文義不同細玩之自見

乾至三爻下之乾體全矣上爻則上之乾體全矣文言於三則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於上則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是以知屬乾不獨繫辭有乾以易知之說也言乾則該夫坤言知則該夫能學以致良知為宗其有見於此歟

澤止水也坎流水也雖止於上而流於下則澤無水而困矣苟流於上止於下則澤上有水而為節可見有節則不困也欲自免於困者尚可以無節乎

觀孔子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可以窺損益之義

澤中有雷隨雷隨時而入宴息也兌正秋也八月雷始收聲故曰天下隨時澤上有雷歸妹兌少女也故曰所歸妹也卦以下為主隨重雷而歸妹則由乎兌也
知至至之知止也知終終之能得也何必以知行分先後

山下出泉蒙泉尚清潔未汨泥沙惟流行不息則效於四海矣何其順也故取果行育德之士義山上有水蹇上險而下止何其逆也故取反身脩德之義可見坎一也在山下則為泉在山上則為水非一定之象乎蒙則果而育之蹇則反而修之觀象斯義在其中也矣惟至誠為經綸觀彖謂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周公思兼有不合者夜以繼日聖人之經綸於此也有此

正位凝命取諸鼎非徒以象言也禹鑄九鼎以象九州湯放桀鼎遷於亳武王克商遷鼎於洛及周衰楚子問鼎王孫滿曰在德不在鼎也其深達正位凝命之旨乎

大人繼明照於四方即大學在明明德在親民是也繼照即日新又新何必分父子繼體言之

孔子學不厭自強不息也教不倦厚德載物也乾坤本不寂也教學有二乎哉

思不出位取諸蕪山艮象凡兩雷兩雲兩火兩水皆有往來之義惟兩山並峙則止而不動也夫思者聖功之本而心之官則思隨其萬感萬應此心凝然不動心之體本如是也憧憧往來者滯於有沈空守寂

論於無皆非不出位之旨也觀魚山艮象可以悟不
位之思矣艮止也夫學在止於至善故學莫要於知
止

賡卦離上兌下離中女也既少女也二女同居其志
不同行志行不同所以成賡卦兌上離下則泰其
長幼之序矣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志不相得則不
得不變革也此所以凡卦各一其名則各一其義同
異不可不辨
井初六無禽九二射鮒：即井中之禽也何必取禽
鳥不得飲之象

震六二震來厲六五震往來厲言下震初九已往上
震九四又來故云往來况震初來則億喪往而後來
則無喪各有所指也即此可以類推各卦各爻往來
之義

家人六四象取富家大吉者何也既富方教理之常
巽為近利市三倍有富之義衣食足而知禮節亦是
正家之道

咸艮二卦六爻皆取象於身咸則四為貞吉艮則上
為敦艮俱不指其定處何也有所之咸非至善之感
有所之艮非至善之止爻象之旨深矣哉

陰陽剛柔相摩相盪絪縕變化生生不窮天地人一
也

靜專動直靜翕動闢乾不交則靜交則動是專翕直
闢天地之道也日月亦然朝敬而夕飲朝明而夕暗
惟觀象察色自不可掩謂日月之明夜只為地所蔽
豈知陰陽翕闢本天地間之活物哉

夫以衆陽決一陰上猶謹乎無歸之戒始以衆陽遇
一陰初即防乎柔道之牽所以夫則到長乃終而利
往始則不可與長而勿取卦爻總是一意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曾有匪人在位而能容君子
之正道哉是致否者匪人也惡可盡委之於氣數上

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未即坎離相上下為六十四卦
惟坎離得陰陽之中惟既濟陰陽各得其位若未濟
則陰陽各失其位矣陰陽雖得中而失位則為未濟
是得中而又得位也難矣哉

陰陽君民止以奇耦分不可以多寡論也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精氣即游魂之所凝聚游魂即
精之所運行自其可闢者論之物自其不可執者
謂之變魂之於物也直寄焉耳精氣游魂一而二
而一者也雖精氣全而游魂定則發揚昭著雷動風

散鬼神之變化莫非我也

陰陽大陰小故於泰曰小往大來於否曰大往小來可證也大有大畜大壯大過皆有陽爻成卦小過小畜皆以陰爻成卦信此則凡卦爻象象中小大字俱不必另求意義而七五之小貞吉大貞凶又何必以小事大事言之哉

吉凶趨避雖因形氣而後有其所以知其吉凶而趨避之者執主張之乎故曰知幾其神日行南陸則為冬至而時極寒日行北陸則為夏至而時極暑故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又曰日月相推而生明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日月之運行即寒暑之推遷而真知日月者斯為知易

知崇效天聰明聖德禮卑法地形氣消融此所以成性存道義之門性中自有道義也彼專以空寂為性者又安望其崇德而廣業哉

坎為月謂其陰根乎陽陰足以配陽也爻易言月幾望者三幾望則足以配陽而陰受陽光也盛矣小畜在上九陰畜至上則畜之已極固有幾望之象歸妹在六五以陰居陽中孚在六四於五位之陽最近皆與應爻陰陽適相當也况此三爻卦本皆以陰為主

雖象俱未辨而莫非與之之辭

先迷後得主坤以乾為主陽先陰後坤順乾健之常也陰先乎陽則迷後則得主而順故曰後順得常又曰後主而有常玩坤卦者惟得坤順承乾之大意則餘皆豁然貫通矣

有乾必有坤坤者乾之牝也有坎必有離者坎之牝也故坤利牝馬之貞離畜牝牛吉觀其象而繹其義何等顯明

上經首乾坤終離坎陰陽之分也下經首咸恒終既未陰陽之交也何也咸恒者震巽艮兌相上下既未

者坎離相上下然則下經首震巽艮兌亦終坎離乾坤闢而六子交錯乎其間要之莫非乾坤之變化也

既濟泰之盛也未濟否之機也既濟而思患預防庶足以保泰未濟而辨物居方庶足以傾否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何莫而非此意

既配曰婦未嫁曰女蒙九二納婦六三勿用取女義可辨

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一也然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庸行庸言學問寬仁在下而中正者足為天下師飛龍在天乃位天德先天後天聖作物覩在上而中正

足為天下君觀象玩辭自可以意會也

說卦傳曰戰乎乾坤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蓋陰陽之交必戰必在陽故坤上必曰龍戰乎乾也勞乎坎為月觀月之運行二十九日一周天日一歲一週天勞坎之義即此可見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是居業即進德之功也故係辭傳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曰天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者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可見德業一也若夫後儒未免裂德業而二之矣况專指事功為業聖門寧有無德之業乎

作樂崇德取諸象豈徒高其和而已哉雷出地奮九四一陽在五陽陰之中所謂樂德者此也所謂中氣者此也所謂中聲者此也先王法此以作樂崇德雷一動而時和物生樂一作而聲和人悅有本故也此所以聞樂而知德也苟無樂德奚取乎律呂之新聲係辭傳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復以自知復小而辨於物大學曰致知在格物合而觀之玩而味之不以一己意見雜之聖學本體功夫當自得之矣

同人只在同心同心則斷金與蘭語默出處若有不同不害其為同也

小過不及其君遇其臣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遇也易之書法嚴矣哉

蒙二剛柔接也泰三天地際也坎四剛柔際也鼎上剛柔節也其義相似可以類通如此引伸觸類亦是玩辭之法

師或與尸大無功也弟子與尸使未當也合而觀之與尸乃衆主之美與衆也古曰與論詩曰誰其尸之若云師徒挽敗何必言凶長子帥師弟子與尸敗紂

矣又云貞凶何哉

辭變象占皆精變神之所為也聖人因四者以發明精變神何必逐段分釋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孔子直以人之知能即是乾坤聖學何易簡如之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中信此便謂之信道

小過又象密雲不雨已上也小畜卦象密雲不雨尚往也總是陰不隨陽故不成雨如此之類正宜例觀學易在明象豈特乾天坤地坎水離火震雷巽風艮

山兌澤之類哉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自一念之思慮一身之云為以至千變萬化舉宇宙間見乃謂之象故曰象也者像此者也知此斯可以語象而易可學矣

損以遠害：莫大乎逞忿而徇慾惟慾忿窒慾害斯遠矣益以興利：莫大乎有善而無過惟遷善改過

損益所謂利害于德何所關係

知體本自靈明而專守靈明安足以盡知矣何也乾

知大始果靈明之謂哉孟子謂良知不慮而知此乾

之易知也故文王不識不知默順帝則孔子無知空

空扣謁而端彼特于意識者又指此為空寂何怪易

學之不明耶

寂然不動易言之矣虛以受人易言之矣無方無體

無思無為易言之矣洗心退藏齋戒神明易言之矣

二氏字義偶有同者深造當自得也慎毋以宮墻之

富盡委之二氏之虛無

觀聖人於壯夫萃豐多危詞人其可恃哉

咸二雞凶居吉順不害也信乎凶悔多生乎動靜居

則雖凶而吉矣君子趨吉避凶豈有巧術以彌縫之哉

聖人象以見天下之曠又以見天下之動此所以言

天下至曠而不可惡以其象也言天下至動而不可

惡以其又也即此象又擬議以成變化則不出吾言

動之間而天下之至曠至動無餘矣

先甲後甲文王以之發明益卦先庚後庚周公以之

發明巽爻無初有終周公所以明先庚後庚之義終

則有始孔子所以明先甲後甲之旨詞若相襲其義

一也叮嚀揆度何據哉蓋取甲巽取庚允宜潛玩

水生於天一成於地六火生於地二成於天七是水

自上生而其流則潤下火自下生而其焰上炎上觀

夏至陰生於天冬至陽生於地亦自可見然則水中

含火火中含水水火不相射皆自一元之氣言也山

澤通氣雷風相薄孰非氣乎故曰先天

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何荷也與何校同衢道也故

象曰道大行也大畜至上畜極而通故其象如此若

云何其通達之甚似未妥

明夷於飛垂其翼取日暮鳥各思歸不高飛遠舉之象

解三負且束致寇至六三本陰柔不中不正負者負

四也柔者乘三也既負且乘以小人乘君子之器其至矣也必矣信乎易中一字一義皆是實象

出門同人則人既同矣又誰咎之此同人初九所以無咎不節之嗟則知節於將來矣又誰咎之此節六三所以無咎也可見此二爻皆釋無咎之辭何云與諸爻異

無妄六三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夫六無定在行人也三不可移邑人也以六居三其不正者六也三因六以取災非無妄之災而何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聖人文法如此簡明不過因其字句而施別之耳

革卦己日作戊己之己不惟離下兌上中間坤納己土而於孚信之義亦覺親切若云己革之日乃孚則於六二己日乃革之使說不去且天地革而四時成君子以治曆明時合而觀之總是一意

隨卦又象象總重隨時之義雖上九至於拘係從維如文王處姜里不忘天王明聖之念正是隨時之極苦節貞凶悔亡當道窮之時苦節者多守至正于殺身何凶如之其志願則已遂焉此悔之所以凶也晉卦又皆重柔進上行而剛非所宜所以上九則剛

進之極也雖用伐邑自治其私尤必危厲斯吉无咎也但能自治其私者亦云正矣終不免於吝故象曰道未光也夫以晉明之極而道未光然則光明豈終於制私而已哉

損上得臣無家蓋九以三為家六以上為家始為陰陽得位今九在上而六在三所以成損則在上九得六三之應雖得其臣實無其家也是天下歸仁而不私乎已此上之所以備眾善轍

四民身則無妄動五民輔則無妄言皆止得其道漸以三四變而成卦是九三原自四來六四原自三往故夫指三婦止四夫征則凶禦寇則利願用利者何如耳

巽初四皆陰柔故初止利於武人四有功於田獵是巽而過柔者亦有所宜用也所以中正最難漢以三四變而成卦是二四各離其群到自四來居二而位中所以成其坎體而不窮柔自二往居四則得乎外所以成其巽體而上同漢之亨者以此

需四出穴上入穴者何上卦坎體以五為主五處四之上能需故云出五處上之下不需故云入望嗟剛柔分以卦畫言也下卦本坤分初柔以居五

上卦本乾分中剛以居初與貞卦分剛文柔之義同
 謂中半者非也
 泰二包荒得尚於中行五歸妹以祉元吉尚即尚主
 之謂歸乃歸乎二也合二爻象詞觀之不可以識陰
 陽交泰之義乎
 頤復頤巽俱第三爻初已復矣由初巽矣由初而二
 而三非頤而何
 渙其血遠害也逃遠也遠害即去逃之謂何必改
 述作揚
 既濟初九以剛陽之才而致慎於將濟之初既能
 其翰矣雖柔其尾亦無吝也故未濟初六濡尾則吝
 九二屯翰則吉屯翰濡尾義各不同只以不前不濟
 釋之可乎
 大壯初九壯于趾與初九壯于前趾四陽為壯五陽
 為其前趾自壯來無疑蒙一子克家剛柔接也蓋父
 在則子不特自專不特論親于道務在剛柔得宜而
 應接一家氏剛以柔接或柔以剛接無一不當庶乎
 家可克也爻二於初三四則包之于五則納之皆以
 剛而接柔也爻之九二剛居柔位自家剛柔得中故
 應接無不當焉

巽一陰在初亦為無初有終之象
 睽三與上皆起於見惟意見一生則積疑成象惟遇
 則見解而睽合矣意見之害事也如此哉
 節三陰虛水則滿而溢也雖當節不節而過後能嗟
 是嗟雖無補於已往尚知節於將來則能自悔者入
 誰咎之爻辭一且下為是
 既濟卦久大意總不出初吉終止四字
 觀日月寒暑之往來相推而明生歲成固造化之自
 然而然者然尺蠖屈以求伸龍蛇蟄以存身是伸由
 乎屈身存於蟄也吾人欲積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
 身以崇德豈徒任其屈伸往來而已耶
 豫卦四以一陽橫貫五陰乃豫所由成也觀其象真
 有如籍之括髮然者同道曰朋而款仗友朋之益替
 也入可疑于其間哉
 飛龍之大人值乎時之泰也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也虎變之大人值乎時之否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
 應乎人也
 水火不相射非以形言也坎水也木陰中之陽離火
 也木陽中之陰觀之卦象固有然者然二氣本同一
 原火氣燥而熱也燥極而潤生焉水氣濕而潤也濕

極而熱生焉人身中水火亦然知此義者於以燮理陰陽使水不至于流而涸火不至於炎而枯庶乎水火常既濟矣

觀頤自求口實宜一直者謂觀其所養則正而吉也何必分自養：人

需有孚先亨貞吉訟有孚窒惕中吉可見乾坎上下需訟之名義不同而有孚中正本無有不善者顧人用之何如耳

玩巽卦九五又詞然後知為人上者不可不巽而能巽於其民則貞吉悔亡無不利矣玩又詞而不顧卦之名義其可哉

三陽在下為泰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大象曰天地交泰是其所以謂之交泰者以氣言也二陽在下

為臨爻有取于成臨者得非陽氣之相感乎即此觀之氣亦象也

損下卦本乾則三為陽位乃損之為陰是三人行則損一人矣上卦本坤則上爻為陰也乃變而為陽以為六三之應非一人行則得其友乎觀昼自見而係辭發致一之理尤親切

象傳孔子所以釋經讀易者須要會其釋經文法如

乾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下句即所以釋上句也可見大人即龍飛造即飛二句本是一句後人必欲析之為二句何也再觀大有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象曰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明矣或於中止釋一句而數句俱已豁然苟文法不明何以得其意義

貞由二與上變而成卦六二貞其須象曰與上與也是與上與即相須之義况一卦之中文明者二也柔求者上也二上剛柔相須以成貞象與義俱顯明何必以須作鬪

乾文言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即此位字而旁通之斯可與論爻位矣

蒙二利用刑人用脫桎梏二句當一直說下謂蒙者先已桎梏之矣利用刑人者用以脫之耳此所以為發蒙也况以法正人曰刑故象曰以正法也法正則人知所畏刑期無刑正是此意若謂桎梏乃施教者所加豈用脫之旨哉

幹畜用譽正是善則歸親用譽承親之謂也所以象曰承以德也與初爻意承考之承同

小畜九三與脫輻：者輪也。大畜九二與脫輻：者車下縛也。輻與輹異而其義亦殊。玩易者宜詳之。隨二係小子失丈夫三係丈夫失小子陽大陰小何必指初為小子。

中孚六三鼓罷泣歌即風與水相激相散之象。剝難以陰利陽觀之久象初二四無比應於陽則凶。三應陽則無咎五承陽則無不利所以上之得與剝。虛又只以陽為主。

小畜三夫妻反目蓋三與四一陰一陽猶夫妻也以乾陽為巽陰所畜陽居下陰反居上有夫妻反目之象不能正室所以深責夫三也。

震艮相反震動也。彖有取於不喪七也。艮止也。彖有取於時止時行聖人處：提醒恐人執一廢百也。易有太極而八卦乃太極之所生乾有皇極而九時皆皇極之所統。

君子以萬物為一體而止諸躬也。豈止至善之道。二五不拘於君臣之相應者非謂不可以君臣象之也。慎其執泥而有所不通耳。何也。每卦六爻尊卑上下承乘比應位各不齊。凡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以至一身一家一事一物其養成備在為君為

臣為父為子者各隨其久位而通其象義以自適於用耳。如成艮取象一身家人取象一家乾漸取象龍與鴻之一物噬嗑取象用獄之一事。蓋取象父子歸妹取象夫婦即此類觀果可專以君臣之位而局之哉。

易知簡能有親有功可久可大俱自君子身上說說。覺切體繞是孔子教人學易之意。

天山遯何以見天之遯也。蓋山之高也。若有侵天之勢而天盡山頭行到山頭天又遠觀此則君子待小人之道昭然在目前矣。

易本無畫而伏羲畫之其無畫者終不可而見也。易本無言而文周孔子言之其無言者終不可得而聞也。學易者惟畫以求諸未畫之前由言以會其無言之蘊斯善於易也已。

聖人之教雷動風行日暄而潤物：自然生化賜也。滯於守一承其教即悟詩意之無窮商也。拘於見一承其教即悟執禮之有本回也。仰鑽涉于無誘之以博約而卓然有真知參也。首身泥于有啟之以一貫而唯然無方體信于易之為道也。屢遷不可為典要惟變而適也。

雷動風散八句不必各以兩句分作生長收藏言蓋時行物生時：物：皆然

孔子無知空：隨鄒夫之問而扣竭兩端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知幾其神顏子其始庶幾又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惟復以自知庶乎上交不諂下交不

瀆知柔知剛知微知彰矣聖人存神之學不亦至易而至簡乎

震雷觀：不喪匕鬯動而常定其象如此

天垂日星交錯成文地竅山川各有條理文章粲然

三二

一目可見故曰仰觀條理隱顯可各殊非身親適歷

未易周知故曰俯察

大過四陽在中小過四陰在外獨立不懼遊世無聞

非到中之標大過人者不能若考父之過于恭高柴

之過於哀晏嬰之過於儉雖不悖乎理特過人之小

節耳何也陽雖在中必竟陰勝乎陽也六位時成時

乘六龍位指初上六爻也龍指奇畫六陽也位以時

成龍以時乘君子惟其時而已矣我何與哉惟時則

用九無首

吉凶悔吝生乎動因其動有不一則吉凶悔吝生焉

不知吉一而已欲以一天下之動而先見於動之微

則有吉無凶惟其貞而已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正

則吉不正則凶此所以貞則勝非吉凶相勝也天地

日月之道不過乎貞此貞之所以勝也故又曰天下

之動貞夫一也然則欲一天下之動而常超乎吉非

貞而何

天地之大德曰生大生廣生之不息也聖人之大寶

曰位參贊化育所以廣天地生之德也何以守位

曰人天地之生人為貴得乎丘民為天子也何以聚

人曰財：者天地所生之物以養所生之民而理財

三三

正辭非禁之義乃聚人之道也何必改人為仁

乾六爻皆取諸龍漸六爻皆取諸鴻其象頗相似于

盤于田皆安地也龍潛于淵飛於天至上則亢以乾

木純陽不可以過亢也鴻由于水以漸至上九之六蓋

漸卦取其由卑至高三則艮之高也上則巽之高也

山與風俱有高義故皆取諸陸所謂鳥之道是也鴻

飛必以上為極何必改陸作遠

其決小人宜其決也然必決而和焉斯可也所以九

三壯於頄則凶獨行遇雨若濡則無咎若悻：見於

頄而豈處小人之道哉

困上六動悔有悔吉行也凡人困之極者必有悔心之萌可見困亦所自取也因具有悔而改行則吉斯無困矣聖人教人處困之道簡易如此

九六即乾坤也用九見群龍無首乾道變化不可測也用六利永貞坤順承乾代終之正道也雖曰周流六虛變動不居其實用九用六乾坤在哉

欲求何思何慮之學者盍觀諸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於此精而明之則神化在吾人者無餘蘊矣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即作成其知始者也乾以君之

坤以藏之即藏其所居者也三四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即

至乎其大也乾資物始坤資物生即生其所始也乾乃統天坤順承天即順承乎乾也然則乾健坤順若

或二之而順即所以順乎其健耳故曰其為物不貳則生物不測真明其不貳者乾坤卦爻之義了然明矣

分之則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合之闔之為坤闔之為乾是縱橫闔闢高下散殊莫非陰陽莫非吾性所固有者莫非道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信乎天下無二道也

七日來復由剝而復陽也故取日象七少陽之數至於八月由臨而觀陰也故取月象八少陰之數：起於一一一為二一二為三三三生萬物其數不可勝記是一者數之始也二者一之交也一與二交而三生焉精數學者其知三才之一乎

坤六三無成有終文言謂無成而代有終也觀車之代夫臣之代君皆不敢居成功而代有終焉又何疑於地道哉所以學易者一當遵乎彖傳象傳文言不必別一發義

河圖相生洛書相剋生剋乃天地不易之理圖書不

過畫象以示人耳何必牽扯鈞連以見其同哉至于在下一點即天一所生之水也原于未有天地之先見於既有天地之後生剋不同此一點如故圖書不求同而自無不同玩圖書者盍反而思之

八純卦乾坤坎離皆不相反而震與艮相反巽與艮相反巽與兌相反也其實震上艮下為小過艮上震下為頤巽上兌下為中孚兌上巽下為大過所以上下經相對者六相反者十二下經相對者二相反者十六難上下經卦有多寡不齊合之則各以十八卦分上下經也邵堯夫謂三十六宮都是春者此也

咸臨取感義為是初九咸臨貞吉以陽居陽故曰志
行正也九二咸臨吉無不利象謂未順命也蓋二既
以陰居陽：尚釋而陰尚強且於三之甘臨最近上
坤三爻俱陰亦有未順之象咸而臨之無一毫凌逼
之意則吉無不利苟非吉則未必無不利矣豈順命
之意若哉若曰偏臨則未免倚勢以臨之美
繻有衣初終日戒繻美繻也初啟絮也以美繻為衣
而致則為初寧無戒乎此六四既濟戒慎之象也蹇
身之訓未免畫蛇添足

易謂伏羲俯仰遠近而畫八卦後儒乃謂其則河圖

以畫卦不知何擬所以諸說雜亂只當尊聖崇經

乾天也三爻取象日夕何哉天一晝夜周旋三百六

十五度無一息之停人之法天者亦必曰乾夕惕無

一息懈庶幾人肖天也故曰終日乾一與時偕行

學易者果能精義入神以窺其象變辭占之蘊則利

用安身自不昧於吉凶悔吝之途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生一之謂易一

也道也神也一也何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必陰陽

會而生：不窮神道變易無方體也

人心感應萬變只是幾宜始焉能審乎幾先之哲則

終焉各協乎時措之宜聖人之能事畢矣故曰知至
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君子終日乾
乾與時偕行惟此而已

小畜兌下乾上歸妹兌下震上二下卦爻皆取眇視
致履凶人之象合觀其義自見

九卦益德之裕也益長裕而不設益以興利是益必
長裕不設斯為自然之利也益雷風為恒風雷為益

惟恒則可以長裕初利用大作二龜弗克違三益用
凶事四為依違國五勿問元吉益雖不同皆無所為

而自無不裕者也故上六立心勿恒凶矣長裕不設

教人求益興利之道微矣哉

周子太極圖說發明易中根陰根陽分陰分陽之理

最為親切定之以中正仁義仁義即吾人之陰陽剛

柔中正即爻位中正之意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何必以中正訓作禮智

係辭首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未云易簡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欲成位乾坤中

也惡可不明乎易知簡能之學

一陽返乎坤而為復一陰遇乎乾而為姤一復即天
地交會變化之生機也吾人之呼吸即陰陽之始復

而其生：不息之機其可不反身而求其所以然也耶
由初畫之震歷兌離而至於純陽之乾由初畫之巽
歷艮兌而至於純陰之坤逆以知來也何也知一陰
必至於純陰知一陽必至於純陽皆未來者也由坤
之純陰而反之坎艮原起於一陰之巽由乾之純陽
而反離兌原起於一陽之震順以數往也何也因終
以反歸於始由極盛以反歸於初生皆已往者也是
全圖一也由左觀之陰陽皆逆也由右觀之陰陽皆
順也以圖之半邊陽為順半邊陽為逆恐未然
卦畫從下而起其初無畫也未發之中先天也由一
畫以至六畫乃發皆中節之和後天也形上形下道
器渾融真能默識者後天之畫莫非先天之變化而
莫測者也以初畫為先天者豈知畫既有象即有奇
耦之不齊乎
後天之坎在北即先天之坤位也惟坤之虛有以受
天乾之陽而坎中之陽即乾也乾交坤中而為坎所
以坎為天地之中在天為眾星之樞在地為眾水之
源其在人也坤陰受乾陽為主於主萬化皆從此出
此其所以生：而不息乎
帝出乎震固為萬物之主宰神妙萬物即象帝之流

行帝也神也一也
孔門教主求仁仁者人也吾人生：不息一點元陽
是也故曰復見天地之心
人之德性本無不明晉大象謂自昭明德蓋大學欺
曰自欺慊曰自慊不欺則慊不明則昏故明德在人
之自昭也晉進也自昭則有進：不息之意明德不
由乎外樂自昭何待於人為
生：之謂易觀頤菓着土芽復生焉信乎一陽復於
坤也否則造化不能芽空中之核君子惡容已於反
身之功
玩先天圖純陰為坤而一陽之復即所以復乎乾也
何也乾知大始而一陽雖微實所以資萬物之始但
子胎母腹母實子之所由生陽胎坤陰坤實陽之所
由復是坤復之間其天地萬物之根基乎試觀一日
子而亥而亥子之間乃日之所由運也一月朔而晦
而晦朔之間乃月之所由蘇也日月且然况於人乎
欲極深研幾以握乎消息盈虛之運惟於坤復之間
而潛神焉其幾矣
爻象位正當也有四其義各有所指可以類觀
履五爻復貞厲履六二卦皆五陽一陰履五爻正與

共卦相當

否五大人之吉否亦乾卦在上否五正與乾五之大
人相當兌五字於利兌八月卦也過此則利矣與上
爻相孚位正與利相當中孚五有字乾如此小畜五
爻詞也亦巽卦在上位正與小畜有當相當不然何
其辭同而意亦相似也

乾初乾龍勿用時乎潛而勿用非終不用也文言龍
德而隱者也霖雨天下龍德也在人即天德也初之
潛、天德焉有天德者必以仁天下為心時乎在下
不易乎世不復以有道易無道而不成乎名遊世無

問人不見是亦無問實未忘天下也樂則行憂則違
確乎其不可拔者潛龍也若止曰不為世俗移易其
潛隱之操則果哉末之難矣豈龍德之隱哉豈乾陽
之潛哉學潛脩者宜法乎乾焉始得

利涉大川詞一義殊訟不利涉者坎在下故云入於
淵也需取往有功之象同人取乾行之象蓋取往有
事之象大畜取應天之象益取木道乃行之象渙取
求木有功之象中孚取乘木舟虛之象需同人大畜
困乎乾蓋益渙中孚困乎巽其餘各爻象利涉不利
其義亦當因爻以求之

天氣暖則萬物暢茂天氣寒則萬物凋凌坤道承天
時行如此又何疑于利牝馬之貞乎

各卦爻向外曰往向內曰來故泰曰小往大來否曰
大往小來凡內外上下往來即此可以例其餘矣

二陽在下為臨二陽在上為觀：即臨之反卦可見
臨至八月有凶即觀也必何取遊之二陰另生一義

臨二陽在下十二月卦也觀四陰在下八月卦也文
王之時觀為八月未嘗改月可知矣孔子說卦兌正

秋也未嘗改時可知矣復至日閉關以一陽之月為
冬至周末改時改月於易可明証矣然則三正迭見

謂改時改月者蓋據易以析之哉

陰陽相錯斯有文章坤三合章曰陰雖有美五黃中
曰美在其中曰文在其中矣其陰居陽位也總是利

牝馬之貞意

蓋五爻皆取幹父母之蓋弱上爻則曰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蓋君臣義合不合則去臣道然也子道則無

時可高尚者

坎木險至上而險極故凶離木明至上而明極故無
咎

改邑不改井井卦上三爻本坤：有邑象初爻之陽

上改五爻之陰而為坎是改其邑矣然五本陽位而九來居之陽乃井中之泉實未改乎井也故曰乃以剛中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人至垂老日暮途窮不鼓琴而歌則大耋是嗟總是凶道豈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歌與嗟何故於死所以學貴及時自勉

觀於否泰利復損益夬始豐旅既未濟人其可以強盛自恃以困窮自催沮乎消息盈虛無往不復修身以俟人之道也噫天道且不能違况于人乎

郊之外曰野同人于野無親疎無遠近一卦之同也

同人于野郊雖不泥於親未免偏於近此一爻之同也故曰志未得也未能通天下之志耳謂于郊無與同者美其可

河圖體圓象馬身之旋文也故曰圖洛書體方象龜身之甲折也故曰書今書體亦圓與圖何異有謂圖圓象天書方象地亦是

先天後天圖聖人不得已而并圖之以盡其造化之妙或分為體用亦可或謂其出于伏羲出於文王亦可但謂後天退乾坤而任六子則非

易以明變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

相易若必謂其卦自其卦變來其爻自其爻變去未免大拘滯矣程子謂乾坤變而為六子六十四卦皆乾坤之變庶乎近之

玩六十四卦橫圖始復居中可見聖狂之分其咸起於理欲之一念也虞廷危微之旨嚴矣哉

觀古之儉德明夷之用晦豈君子之守亦有時而變哉用行舍藏安身利用貞吉無咎易之道也

知以藏往：有迹也神以知來：無形也聞見之知藏往之智也德性之知知來之神也純用德性之知者其中常虛、則圓而通而見聞皆其所用純任見聞之知者其中常實：則方而滯而德性反為所昏

惟以此洗心退密庶幾神智無全邵子月窟天根之詩所以形容始復者最為明切聞往聞來豈以聞為尚哉造化消息之自然一毫着力不得也

論人身之坎離若有涉於玄門之說然離為火坎為水身中之火曰上炎水曰枯竭又可於易學而忽之哉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震動有憂懼之象離明有日中之象勿也宜也聖人處豐之道

聖人設象立卦係辭而易之形上形下者具在目前也惟人自神明而然成耳然不徒明而必曰神不徒成而必曰然不徒信而必曰不言易其可易言哉知乾坤之所以分知乾坤之所以合其于知行內外休用謂之一可也二可也若於聖學中謂此乾道也如何而立體如何而達用何為聖人之學何為賢人之學豈真知乾坤者哉

迷復非迷而不復也即如明心見性修心鍊性之教豈不是求復而失其道哉故曰反君道

育剛柔分即天文也日月星辰之躔次不齊天之文也即其纏次而時序可知即其薄食流字而天變可知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人文乃天叙五典五典五教天秩五禮五祀五庸儀文之明備品節之嚴肅即文明以止之義也以此典禮昭示天下燦然有文而不亂截然得止而有常則治化成矣故曰觀乎天文以化成天下其實人文成於下則天文應於上天人豈二乎哉

先天圖發明自邵子始儒者多疑其傳之異教中非聖學也常潛心玩之一陰一陽皆天地造化之自然而然者盈虛消息豈容一毫人為安排布置之哉且

說卦人皆信其傳自孔子無疑矣以天地定位一章合之先天圖圓以動之一章合之先天方圖帝出乎震一章合之後天圖俱毫髮不與果孔子發明圖之義乎抑邵子輩為此圖以詭合孔子之言乎噫造化法象本是如此義孔且不能增損之也况邵子乎

真豫真升皆取昏冥之義亦近似矣若連下文玩之真豫成有渝無咎真升利不息之貞果可以昏冥釋其義乎

噬嗑六二噬臍：中象柔初剛以噬柔故有失其中道之象

真能學易者雲雷山象之象莫非我之學也易學不明則壯趾民勝成股滅鼻濡首剝膚近而一身且不能知易可以不學哉

訟取九五之則噬嗑取六五之柔何訟者獄之未成者也非剛中不能大畏其志噬嗑訟之已斷而用獄者也非柔中不能矜恤其情但用獄貴當而無訟尤難觀訟五元吉噬五無咎可知矣

河圖洛書五行之位數雖不齊而一點居下無二致也非強合也真陽起於一者不可得而變也

類族辨物君子同人之道也所以履睽者以同而異

斯可以合睽處未濟者慎辨物居方斯可以濟也若曰合體而性不同異物各居其所則終於睽終於未濟已爾君子顧如是哉

晦朔一月陰陽之交也亥子一日陰陽之交也人身中晦朔亥子之間與天地同苟不能握其始復之樞安足為陰陽之會

困於株木株乃木之根也木根不平而坐於其上則臂受其困况初六最下臂也株也皆取初下之象若謂株樹無枝葉於象於義皆不當

乾九五之大人乃位乎天德者也所以聖作物覩聲

應氣求水火燥濕雲龍風虎不期然而然者其天同也何也乾德中正斯人亦天也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况於人乎

噫德必合天斯為天下之至德人必具此天德斯為天下之至人君子自強不息正思以達天德也故曰聖人之學本乎天

豐二往得疑疾者通以遇乎震也震動而不寧故往而疑五來車有虞者通以贊其明也離中文明故來而章上下往來可不慎哉

艮二雖中正而久位皆陰力不足以極三故心不快

三不中而久位皆陽力足以自肆故艮限列黃危薰心二不及也三大過也是可以觀止之道矣

巽一陰在下以小而通故有小亨之象惟宜卑順上往以巽入陽剛故有利攸往利見大人之象可見小指陰大指陽也所以象曰柔皆順乎陽剛是以小亨

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孰謂巽之一於柔哉既濟離下坎上未濟離上坎下三爻四爻俱云伐鬼

之者皆離伐坎也豈三四本爻之力所能勝哉三年克之總三爻全卦之力也小人勿用戒陰柔也有資

大國主陽剛也而兩卦同發斯義於三四爻者以其位相近也所以玩卦爻當會通其全卦大旨

坎四尊酒蓋載用缶納約自牖謂六四當此坎險之時用此以通于五剛之主可也故象曰剛柔際也剛柔苟得相際于險難則在誠不在物雖納約自牖亦

無傷尊酒蓋載用缶即損卦二蓋可用享之意納約自牖即賁二遇主於卷之意且四五相比而四陰位正致坎原不由四故終無咎

兌說也順天應人說之何其大也剛中柔外謂之何其正也惟其剛中而柔外此所以順天而應人可見

兌本以一陰在上成卦而聖人有取於剛中豈聖人故為是說以教人哉三五本剛而中也聖人不過發明兌之所以為兌有如此耳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若分之也其實坤索諸乾而長男為震中男為坎少男為艮乾索諸坤而長女為巽中女為離少女為兌自天地之大以至蟻塚之微陰陽剛柔大小有定人徒見男女之分耳不知乾坤之所以相摩相盪絪縕變化一木於二氣之合也况男女雖分陰中含陽：中含陰實有不可得而分之者乎

以卦言之未濟不如既濟之盛也以爻言之六五不如九五之正也以辭言之既濟之九五不如未濟之六五爻象皆善善者何哉既濟坎陽之中實克然盛滿以自恃不若未濟離陰之中虛欲然謙先以圖安也玩卦爻者可徒泥於剛柔之位乎

觀一卦二陽九五陽已得其位矣上之陽祇觀其生焉觀五之初生也特上亦同德之君子故無咎而身不為世用所志果如此而已哉故曰志未平信乎志大學者欲明：德於天下必大觀在上下觀而化此志庶乎其少慰耳象曰位不當者十五如履三否三

豫三臨三大壯五晉四睽三夬四萃四震三豐四兌三中孚三小過四未濟三或陰居陽位或陽居陰位故皆不善

履六爻獨取上九元吉何也以卦言之柔履剛以爻言之上履下也一卦惟上之陽剛與三之陰柔相應故自視所履以考其祥而周旋之間悉中禮度此所以元吉大有慶也君子常視其所履以自考故率履也所以天生神物聖人不過則之而已天地變化聖人不過效之而已天垂象見吉凶聖人不過象之而已

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不過則之而已凡畫象係辭而斷吉凶一皆發明天道以昭示斯人焉耳曾有一毫作為增損其間或是故知聖人之易一本乎天所以學其要於法天

觀古太極圖陰陽混沌總元一圖即所謂易有大極是也黑白兩分即所謂兩儀是也以黑白各分自有多寡即四象是也純白處即乾象純黑處即坤象坤畫而白漸生焉即震象乾而黑漸生焉即巽象黑中合白白中含黑即坎離象白上微黑即兌象黑上微白即艮象所謂八卦是也殆不必分裂補贊而太

| | | | | | | |
|--------------------------------|-------------------------------------|--|---|---|---|---|
| 極兩儀四象八卦生生化化無盡藏者具在一圖之中矣然而識之妙不可言 | 井二甕救漏坎在上耳故二由甕救漏不能汲水於井谷射甕無與也即卦辭羸其瓶之意 | 姤五乾陽中正不過初六之陰初陰最小五位最高本不相及惟以上而包下則謂以杞抱爪之象以下而承上則謂有隕自天之象由五位含章中正無所偏係故其如此 | 卦爻必欲執着以五為君位至如坤五黃裳元吉明夷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變通不去故曰惟變而通 | 蹇二王臣蹇：匪躬之故二以陰居陰應當坎險雖蹇而又蹇實匪其躬之故也何也蹇本非二所致故曰終無尤也 | 王臣當蹇難之世盡瘁捐軀奮不顧身其說正其義精但於本爻觀象玩辭俱無此意所以卦辭爻辭當依象傳象傳不可以好道理慢空遮過 | 大壯六爻取藩象者三藩即卦之分隔處也蓋陽氣止於六位三爻為下卦之藩上爻為上卦之藩所以三上俱象解藩四則藩決不羸矣通六爻而玩之象亦可以意會 |
|--------------------------------|-------------------------------------|--|---|---|---|---|

萃以二陽為眾陰所萃然九四必大吉而後可以無咎者蓋位本不正徒與下卦眾陰相比而萃故曰位不當也九五徒以有位而得無咎者蓋以陽剛之位而萃眾陰且為九四所間匪出於德之手信故曰志未光也信乎欲萃天下之心者非有元永貞之德則不可

讀易雜記卷二

乾坤毀無以見易蓋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

繫辭以盡言變化鼓舞以盡神皆所以明乾坤也何

也六十四卦陽爻皆乾陰爻皆坤乾坤非易之經乎

乾坤列而易立其中乾坤毀而易不可見所以聖人

不待不立象設卦係辭以盡其形上形下變通之道

耳然則乾坤不明欲以學易也難矣哉

乾坤以易簡而定位於上下聖人以易簡而成位乎

其中吾人欲參三才而兩之舍乾坤之易簡何以為

學也

孫作樂崇德是德也即人心之大和上帝祖考之所

同也是故曰樂以宣其和而薦之郊廟祀天子國丘

以祖配之專：也祀帝於明堂以親配之親：也禮

於此乎行樂於此乎奏禮樂豈二道哉

觀反對卦寒解後損益則兌巽與震艮合共始則兌

巽與乾合萃升則兌巽與坤合困井則兌巽與坎合

革鼎則兌巽與離合夫巽兌皆陰也一連十卦皆兌

巽用事下經多陰卦用事也不然信歟

元亨利貞四字分之分仁義禮知四德合之只是大

通而利於正也其實總是贊乾坤德實有是德者不

待分之二而森然條理之不清不待合之而渾然融微

之無間得意忘言何事區：於名義之疏釋也

訟五乾剛中正二應五四比五故皆云不克訟况二

四皆剛居柔位非克訟者

困剛揜也二五皆剛皆為陰所揜二用享祀五用祭

祀何也陽剛中正皆可通於神明雖困於陰而用是

可以祀祭之即所謂困而失其所亨是也

晉象明出夷象明入得其象而自昭用晦不待釋矣

升上六利不忠之貞皆善辭則真升亦當以潛修默

進其德者幾辭意上下相貫若云昏冥不已又何利

於不忠之貞哉

中孚九二言鶴鳴子和物且中孚矣我爾好爵吾與

爾反靡之而不相孚焉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反言以

詰之正見其同德相孚也所以象曰其子和之中心

願也釋此一句而下句文義不待解矣况二五中隔

二陰亦有靡之之象何必改靡作靡

中孚二爻至誠足以動物申中以遠外也上爻未免

虛譽徒隆實德則病矣觀之鳴鶴翰音之象亦自明

觀大畜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中庸尊德性道

問學不可以存心致知分屬也明矣

巽乾為小畜陰起於巽陰木小也艮乾為大畜陽終於艮陽木大也

洪之五上俱以坎水在下有汗血之象渙之者巽風也故五為汗渙上為渙血

師一陽在二自南而向北有征伐之象比一陽在五自北而面南有朝會之象以兩卦並觀其象昭然

咸曰貞吉貞即係辭一致同歸處也但上下三陽相比有朋從之象憧：往來則不貞矣

一陽生七日來復也日出於東故復卦于震取象于日四陰盛則八月有凶也日出於西故臨卦於兌取象于月

恒卦六爻惟九二以剛居柔固可久中六五雖以柔居剛而位則專矣豈夫子制義之道哉至於巽在初則愈浚而深震在上則愈振而動此恒之所以無定在也

水火為井坎陽在五井水欲其溢也以二視初陰中虛有漏象火木為鼎離陰在五鼎欲其虛也自四視初陰耦有折足之象

萃以兌坤成卦秋成則萬物畢聚故可以假有廟用

大牲

人心戒悞斯言笑皆中天則故象曰後有則也漸以巽艮成體巽東北艮東南或以三上二爻分南北二陰為鴻飛雲衢之象亦通

兌正秋也八月為兌五音律中夷則曰商故四爻四商兌九月為利故五爻曰孚利是兌卦又皆以時取

大過初上二爻俱陰柔四應初而棟隆者得白茅之藉也三應上而棟撓者由減頂之涉也所以卦詞棟

撓惟九三一爻當之習坎維心亨心本善也習於善則善習于不善則不善矣何坎卦一陽之陷由重習也大象亦曰常德行

習教事其慎習也如此故伊尹曰習與性成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玩卦爻象象俱諄：以習為言豈無意哉

離彖柔麗乎中正故亨所以六爻惟六二黃離元吉孰謂卦爻象象各一義哉

損卦損剛益柔有時益卦九益之道與時偕行二卦皆以時為重何歟下兌上艮為損萬物說言乎兌成言乎艮秋冬收藏之時也下震上巽為益萬物出乎

震齊乎巽春夏生長之時也損益以時天地且然况

人乎哉

吾人之能知即乾坤之易簡何以見其易知而簡能乎即孟子所謂孩提知愛知敬能愛能敬即中庸所謂愚夫愚婦與知與能是也率是知能之良而愛之敬之則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者咸倫於德性中矣何必感入及物而後見其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耶

火大之德業本備於易簡之知能乾坤非大也吾人非小也參三才而一之者此也何易簡如之

始陰始於巽復陽始於震始陰窮則復於下而為震

五六

夫樂之用音屬震故上文取始角之象

樂音角屬震徵屬離商屬兌羽屬坎故兌之四爻曰商兌兌為正秋此文正當商位始一陰在下震一陽在下兌始上文九陽窮則必變而一陽在下為震矣故上曰始角即此可見八卦八音本一致也作樂者孰能外此以為律哉

順乎天而應乎人兌象發明兌說之義革卦亦兌在上乃云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可見天人皆悅此革之所以當也

乾九二君德即乾以君之之義在國為邦君在家為

嚴君在身為天君惟九二乾德中正具此君德也蒙以二陽成卦二得中則能包上過剛則能擊况所包所擊之蒙雖指各爻之陰然蒙在二尚可包至上則蒙之極矣不容不擊亦當會通其義

蒙五曰大蒙上曰利見大人陽本大也在五則陽陷陰中在上則利五陽以濟蒙也

家人九三以剛居剛而過剛不中有家入嗃：之象家比三四而柔之間雖嚴於家人而狎於妻子入有婦人嗃：之象若玩其詞而不觀其象則嗃：嗃：特聖人設為是詞以為占者之應耳豈易之道哉

五六

旅五射雉一矢亡謂六自三而進居於五射雉也九自五而下居于三一矢亡也終以譽命謂旅本尚柔六五以柔而附巖於上九之陽必有譽命故象曰上遽也離卦亦取上文此可互觀

既濟初吉柔得中指六二也終止則亂其道窮指上六也始以柔而成治終以柔而生亂皆指卦象而言况既濟則人之急心易生而止之一字聖人儆戒之意至矣

筆用黃牛之革在初則尚不可革乃取革固堅革之義故象曰不可與有為也夫以變革之卦久而以堅

羊不變為言易其可以膠固論之哉

噬嗑四利銀貞吉象曰未光也五曰貞厲無咎象曰
得當也後儒乃云周公取四孔子取五何其謬哉即
又象觀之四噬乾肝得金矢五噬乾肉得黃金此四
之所以艱而未光五雖厲而得當也孰謂二聖有二
義哉

利象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復剝七曰未復天行
也剝復皆天也然順而止之動以順行得非人之所
以奉天道乎

五音二十八宿角屬東方震位晉上久取象晉其角

謂晉之極而西沈者必將升於東也始上文取象始
其角謂始之極而上窮者必將復於震也角象同而
義則各有所指

噬噴嗑貢豐旅中孚易五卦大象皆指刑獄言者何
蓋獄未明利用威獄既明利用止故震以威之艮以
止之而前四卦則皆取乎離之明也惟中孚議獄緩
死必如巽風允澤斯可以孚民心而活民命聖人教
人盡心於刑獄也至矣

恒六爻皆應道之常也然立不易方是以不易為恒
恒久不已又以不已為恒恒豈易言哉通於恒之義

而不已不易斯利有攸往久於其道矣

六十四卦皆象也利象獨言觀象者豈觀而體之之
謂哉蓋陰之變陽在觀卦已然四陰二陽為觀八月
之卦也五陰一陽為剝九月之卦也君子慎陰之變
陽其所以順而止者在觀象已得之矣若曰觀諸利
象而後順止既以利之矣又何順止為哉

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總以帝字冠之觀下文曰萬
物出乎震則不當以帝出為文也明矣但既曰帝而
又曰神妙萬物何哉帝以主宰言神以流行言一而
已矣

七卦皆以方言兌獨云正秋者舉秋而四時可知兌
不言方而為西方亦可知也况兌云正秋而首云帝
出乎震則時當首寅而周家未嘗改時改月又何疑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則凶或害之悔且吝近指兩爻
相比言也觀卦爻相近而情不相得者必有害則人
之立已待人可以自省矣

蹇二王臣蹇：由五爻坎陷王已大蹇而王臣蹇：
由此故也所以云匪躬之故

龍一也潛見躍飛各以其時鴻一也于磐陵陸必以
其漸爻必假象以畫義雖同一卦也同一取象之物

也六爻象義其可以或混耶

觀上下經所由分見六十四卦次序乃造化一定之序非聖人有意以安排之也雖曰卦序本之文王要亦據伏羲之圖以次序之若曰文王有意尚乾尚坤亦夏尚艮皆出於人為知易者不然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有象之象且未之明至於象外之象非知幾其神者安足以語此

畫起於一而一之所由起者其誰知之造化之妙昭然天地間人特弗之悟耳

雲龍風虎水濕火燥乃化機之自然而然者聖作物

觀其機如此九五之大人其即天乎

陽在陰之下故有聲而為雷陽在陰之外故有光而

為電所以噬嗑與豐皆取雷靈之象觀之震離卦象

與雷震字義皆然

水旺於冬觀冬至一陽未復而天一生水即此可見仲冬水泉動非陽動而何

河圖一六居下水潤下也二七居上火炎上也三八

左木旺於東四九右金旺於西五十位中土也造化

本是如是豈聖人以己意為之圖哉

周禮縣治象之法於象魏是古人於治教政刑俱有

象以示民也聖人設象於易而後學乃忽之何歟

乾為馬坤為牛乾為首坤為腹乾為天坤為地人知聖人立象以盡意此類是也孰知有形無形之皆象

乎何也乾健也三畫皆陽非健之象乎坤順也三畫皆陰虛中以從陽非順之象乎震一陽起於二陰之下故其象動巽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其象入坎一

陽陷於二陽之中故象陷離一陰附於二陽之中故象巽艮一陽安於二陰之上故象止兌一陰見於二

陽之上故象說惟信得健順動入陷巽止說皆是實象則聖人立象盡意之教其庶幾矣

坤四括囊蓋坤陰虛受有囊之象六四以陰居陰又

為重陰之始故為括囊之象括則囊之所受者慎之

而不出矣所以象曰慎不害也天地閉賢人隱即括

囊之意文言亦曰蓋言謹也易知微於重陰如此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畜卦辭與小過六爻五辭同

在小畜象曰密雲不雨尚往也在小過象曰密雲不

雨已上也可見陰小也以小而畜大以小而過乎大

皆為不雨之象故尚往已上皆自陰言惟其往而上

也陰不從陽安能得雨

坤五黃裳元吉蓋坤德本下六五柔居尊位而能下

人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也黃正色裳下
服也下而得正非君德而何

易不可以有無言也雖曰易本無象聖人即有象者
以明之惟以有象而會其無象之意斯善於易也

明夷六二渙初六皆取用極馬壯之象蓋陰柔固所
當極而明夷之九三渙之九二陽剛皆足以極故陰

柔况當明夷渙散之時而柔極於剛順之道也故六
二之吉順以則也初六之吉順也其象義亦同

始初羸豕孚蹢躅即坤初履霜堅冰至之謂也履霜
必至於堅冰羸豕必至於蹢躅初陰其可以不謹乎

水火一也而陰陽分焉山下出泉水之陰也天與水
違行非水之陽乎天與火同人陽火也澤中有火則

陰火矣以水火分陰陽而不知水火之各有陰陽可
乎

各卦爻亦有取於反對之義者如龍戰於野指對卦
之乾也如至於八月有凶指反卦之觀也如不遠復

即反卦剝之上爻是也如係於金柅即反卦夬之上
爻是也此類頗多不可不察

履以六三成卦眇視跛履：虎噬人武人為大君此
陰燥妄動之象也素履幽人皆處六三之下故獨行
顏不自亂皆素位不願外之意

乾體本實而離為之用坤體本虛而坎為之用所以
坎離得陰陽中也震動艮止即坎中一陽之上下巽

入兌說即離中一陰之上下可見天地間只是一陰
一陽乾坤位而其體立坎離縱而其用行

坎離之水火陽在陰中陰在陽中也既未之水火陰
在陽上陽在陰上也坎離者水火之所以立其體既

未者水火之所以致其用體用可以一定拘之哉
觀水火既濟見乾坤之體為不易觀水火未濟見乾

坤之用為不窮妙矣哉一陰一陽之道哉
卦畫於伏羲非伏羲故為之象也萬象本如是而伏

羲畫之耳文周故為之辭也卦爻本如是而文周贊
之耳孔子十翼非孔子故為之翼也卦爻象辭本如

是而孔子翼之耳真知天地之化育者始信四聖一
毫增減不得

大明終始絳知有畫之後易道屢遷還原始要終絳知
無畫之前原自有易

圖書易卦皆起於下之一一者何也造化之真精也

吾人之獨也萬事萬物皆從此出非慎獨焉君子其孰知之

天一生水氣初動也至地六成之則有質矣人之德念一萌氣已動矣至於成精則不可返也可不慎哉是故玩圖書者須反諸身

一者生數之始六者成數之始一六圖書之始有一即有二三四至五而生數全然有一與五即有六而為成數之始矣可見氣為生之原質乃成之象也觀於夏二至則知子午為天地之中觀於春秋二分則知卯酉為日月之中此易之所以貴中道歟

水生為天一而地二之火即水中之熱氣所由生也知此者始可語造化之生機

金生水木生火人祇見有生之後木為火之母水為金之子也抑熟知有生之初木金特水火之餘哉

咸六爻取象於身惟四主乎思苟朋從爾思且不足以感人况拇腓股肱輔頰舌也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故曰無思本也艮六爻俱取身象惟上九敦艮吉意與咸四同

乾坤統六十四卦而渾淪於太極之中者造化之全體也垢復各分三十二卦而闡闢於太極之中者造

化之生機也窺其全體握其生機斯造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經綸而不立本務外之學也經綸立本而不知化育執一之學也假年學易其庶幾乎

巽兌陰卦也巽成卦在初兌成卦在三而初三爻辭俱未善何哉巽以陰入陽兌以陰說陽且二爻俱陰居陽位故初不如四三不如上而其所取者反在二五之陽爻

洗心退藏於密非淪於無也吉凶與民同志非滯於有也聖學體用一原自不相離

乾為老陽其數九坤為老陰其數六乾用九坤用六用九用六變化無窮

一三五皆天生數一三五成九純陽也故為老陽二四皆地生數二四成六純陰也故為老陰用九用六易也然天地生數實本之河圖參天為九兩地為六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

洛書縱橫數皆十五九六參兩天地亦合為十五之數是為參五惟參伍以變則老陽變為少陰其數八老陰變為少陽其數七二少錯綜所變七八數合十五亦為參五故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河圖雖曰參兩然其中五也一合四為五三合二為伍非參伍歟五合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皆為十五非參五以變歟洛書雖曰參伍然其中五也合一三七九數皆為奇非參天歟二四六八數皆為偶非兩地歟所以河洛亦須合看始知其變合體用之妙

河出圖洛出書此乃天地兩篇真文章也特假靈物以洩其秘而聖人則之耳欲窺天地之道使不明圖書之旨一切皆強作耳又可以人為意見強合之哉

河圖順而右轉以相生洛書逆而左轉以相剋順則化機暢而萬物各遂其性逆則化機斂而萬物各歸其根此河洛之圖象雖二而生剋順逆乃其造化之必然者其理本至一也有河圖必有洛書得非一時並出者乎

著之德圓而神、以知來卦之德方以知知以藏往方圓往來豈二致哉非著則卦何所畫非卦則著何所為信乎易不可以有無言也

河圖體圓而用方洛書體方而用圓先天對待而未嘗不相錯後天流行而未嘗不反對包括之者古太極圖也合而觀之方圓動靜陰陽剛柔生剋順逆消息盈虛具在其中而聖人相傳心法精一執中博約

一貫經綸立本而知化窮理盡性以致命俱從此出也

夫道一而已矣非太極之外有先天先天之外有後天非太極先天後天之外別有河圖洛書也真知至一之妙者則知諸圖皆天地自然之化育非一圖所能盡者也彼必欲牽扯強合適以二之矣知此始可與語易

乾九二大人位乎下之中也而曰君德九五大人位乎上之中也而曰天德合而觀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其學知而利行乎先天弗違後天奉時其生知而安行乎君德至矣德而同天神矣哉

初雖潛也樂行憂違潛而不失其時也上雖亢也知進知退亢而不失其正也

陰陽剛柔分而後爻象著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因爻象而知吉凶也爻象未成何吉何凶

太極先天後天皆象也而卦則有以尽其象大衍河圖洛書皆數也而著則有以尽其數天地萬物孰能離象數哉玩味諸圖天地萬物備是矣

河圖之數五十有五洛書之數四十有五合之其數百而天地萬物生變化備是矣故聖人因著數百筮

而為之大衍正所以教人窮盡天地萬物變化之道也

聖人觀玩河洛而大衍先天後天自與之默合豈一教法而為之哉

節初九不出戶庭象曰知通塞也上係曰亂之初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是以君子貴慎密而不出也即此

觀之言行皆當節之於初也彼執一說者安足以與易哉

後天八卦方圖即圓圖而方畫之使見震兌坎離乾坤艮巽其久之陰陽奇耦一一相對且其中有天地

雷風水火山澤反對之象而否泰損益咸恒既濟未

濟之義亦於此可觀焉易之反對本諸此

古太極圖兩儀四象八卦昭然靜極復動坤生乎震動極復靜乾生乎巽六十四卦皆從此出也河圖洛

書先天後天亦皆其中變化之妙

坎陽之中也乾坤後屯蒙需訟師比六卦皆坎與震艮乾坤交雜曰勞乎坎而坎之中陽用事所以為上

吉純麗之世也至小畜頤則巽兌偏陰與乾交而文理生焉即此可以觀世道矣

上經首乾終坎否泰則乾在坤之上下剝復亦震艮

在坤之上下皆陽為之主也下經首咸恒則兌巽偏陰居其始矣其中夬姤亦巽兌在乾之上下豐旅則離在震艮之上下而既未濟終焉得非陰用事乎觀上下經陰陽之義亦自了然

八卦陰陽各半而陰陽之中止坎離二卦偏陰偏陽則震巽艮兌四卦矣何怪乎中行難得而世多偏蔽之氣乎

河圖順轉以達生機洛書逆轉以歸化元細玩二圖化生無窮活潑地一比擬之而化機反死矣

乾坤交而為泰天反在於地之下坎離交而為既濟火反在於水之下人孰不欲泰而欲濟乎好上人者即此可以自省

觀後天方位乾統三男於東北萬物由之以生也坤統三女於西南萬物由之以成也陰陽化機豈語言所能盡

日月往來一寒一暑一歲十二月一日十二時莫不然也

純陰純陽為乾坤陽在陰中陰在陽中為坎離此日月所以運行天地中而寒暑晝夜皆日月之往來為

之也陰陽生生孰得而測之乎

即古太極圖以觀先天八卦順則三陰三陽皆自外之內逆則三陰三陽皆自內之外聖人亦不能於此增減得一毫

乾坤果有終始乎乾知始坤代終皆自萬物言也乾健坤順至德也乾亢有悔坤先則迷悞以終始豈欺我札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中折解之時大矣哉可見天地之解必以時也否則雷雨作於秋冬閉塞之時可以謂之解乎惟以時而解此所以得衆得中往有功也

角強不息德可久也厚德載物業可大也用九用六何易簡知之

乾知大始坤以易知此知之所自來也彼以靈明明分別是非為知之者視乾之知始為何如雖然何如萬物資始而無一物混亂錯雜又未嘗分別不明也特守靈明覺照為知體者不足以及知始之乾耳孟子言良知而心曰不慮意蓋如此

漸初干二磐三陸在下之鴻也四木五陸上陸在上之鴻也六爻亦有漸進之象

甲折有始之義也庚革有變之義也已有信之義也

各因卦爻取象

神而明之乾知大始也然而成之坤作成物也彼明以察識成以強作豈易之教哉

節一也甘則吉苦則凶五中而上大過也

旅二得童僕柔而中也三失童僕剛而過也四得資旅到居柔也五終譽命柔居剛也初雖柔居剛而過於早上雖剛居柔而過於亢是可以觀旅之道矣

同人本以二爻成卦象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且二五剛柔俱中正是以大同指一卦言也二爻於宗條於初三之同體故各五爻號咷為四三所隔故必

大師克之而後遇皆指本爻言也或卦善而爻未必善或卦未善而在一爻則善皆類此

明夷六四與上同體故有入之象醫家切脉心居腹之左故象入左腹獲明夷之心惟知其心意知明夷之極也不得不出門而去之矣初之不食而行異姓之御伯夷太公是也四出門庭而去貴戚之卿微子是也五則為箕子之祥狂也故象亦曰內難

噬嗑爻中折云膚脂肉乾腓乾肉滅鼻遇毒皆順中有物之象

純而不厭易雜不厭難恒則一而固矣聖人思見有

恒豈徒在於質之美哉

大壯九三過於剛也君子或為乎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故用剛小人則不顧禮義而為之故用壯

陽一也在于五陰之下則為復在五陰之上則剝矣陰一也在于五陰之下則為姤在五陽之上則夫矣人孰不喜姤復懼夫剝也只此可以自反

大明終始四句乃承上起下之詞實始流行其始也變化谷正其終也必大明其終始而時成時乘斯可以御矣

乾元用九神妙萬物執一廢百惡足以語聖學

天本上地本下也乾下坤上則為泰坤下乾上則為否火本上水本下也離下坎上則既濟坎下離上則未濟焉真悟此者可以常濟而常泰矣

知易則曉蹇困否莫非頓境否則鳴豫豐屋既濟濡首其自取凶咎者不少

一陰一陽生、不測八字足以該易

精氣為物游神為變識此則乾坤在我成位乎中

振恒古何也卦至上爻有終而收之之義爻位俱陰

常守不變古之道也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玉振

終條理也註曰振收也小雅采芣篇曰振振闌、其

義同若謂振者動之速此爻無此象

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即一戶而乾坤闔闢交通象器法神具見之矣與子思子為飛魚躍察於上下同

一陰一陽乾坤是也根陰根陽始復是也陰陽互藏坎離是也故君子允執厥中

乾卦中統天御天先天後天惟善體乾者能自得之六十四卦皆乾坤之變也坤即乾之變也乾六爻即

初畫之變也故曰周流六虛惟變所適

盈天地間只是二而已活潑、地一處執着不得

易曰洗心退藏於密詩曰夙夜其命宥宥是密也其生、之原乎

有翼木而離火生焉有耳目而聰明出焉觀木火亦有耳目聰明之象

陽本上也而震雷在上陰本下也而巽風在下此而以為恒而大象取不易之義震雷陽也而動乎下巽

風陰也而入乎上此所以相益而大象取遷改之義否則恒益何別哉

聰明出地上晉明入地中明夷彼謂日月之行不由
地下者盡於易之大象求之手

損下益上損是由損三以益乎上也故三曰一人行

則得其灰上曰得臣無家損上益下曰益是由損四

以益乎初也故四曰利用為依遷固初曰利用為大

作觀象玩辭聖人豈有意為之象有意為之辭哉

否之匪人聖人以致否歸咎小人究亂本也

陽之動本之下也故震六爻以初為主而爻辭莫善

於初陽之止在乎上也故艮六爻以上為主而爻辭

莫善於善上反對象義其何忽諸

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故乾坤中自是生生不息

非乾坤則不能生生非生亦何以為乾坤其形上

形下在人觀其會通焉耳

坤非乾則無所本乾非坤則無所寄其象則二其本

則一觀男女合而子生則有象者可知矣吾身有無

象之乾坤焉一乎二乎宜默識之

坎水離火盈天地間無一物無之無一息無之中和

未育將誅之誰也

人生所需惟飲食宴樂為最切故需大象與五爻之

義同皆實象實事也君曰安日用之常以待時之自

至則又是推出一層去矣

離在天為大有離出地為晉其在入也可以氣習物

誘蔽之也

天地定位一章固皆自先天之體言然天地定上下

之位一陰一陽其體不可易矣山澤雷風水火其相

通相薄不相射則二氣交相感也不可以觀其用乎

凡物之初生氣也至於成則其形質一定不可易矣

水生於天一成於地六火生於地二成於天七惟知

水火之初生者斯可以知陰陽變化之妙

水本陰中之陽火本陽中之陰信非截然不相關矣

然既有形質之後水之始泛終涸孰涸之也火之始

燃終滅孰滅之也水火相須真有一息不容間者

頤卦二陽包四陰有口實之象養之義也大過二陰

四陽有棟橈之象居之義也聖人序卦故非有意取

象居與食也觀象玩辭自有通相字者

正位凝命象諸鼎蓋必木火相乘而後鼎鉉為有用

必文明化成而後天命為不虛象之意味遠矣哉

豫六五貞疾恒不死其所以疾者柔乘剛也其所以

疾而不死者五位中也然五柔乘四剛非貞乎五本

中位非常乎苟不貞不常則難乎其疾而不亡矣一

字一義其味無窮

蓋上九不事王侯蓋五位以下乃王侯也上則出於

事外矣且艮為山有高尚之象艮為止有不事之象

山下有風盞而此爻在山之上矣故不以盞象之

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名雖八其實則一也自一而八

而六十四以至盈天地亘古今何可勝窮哉

偶見風雷震動流溢於大室之中因思君子遷善改

過之勇惟其心之虛也虛則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

決河江其執樂之

天下何思何慮聖人非教人不思不慮也思慮百端

其致則一性柔屈伸其利則一於此了徹易斯過半

矣

易雖詳言天地之造化其實只是欲人神明以默成

其德行

需有孚光亨貞吉必誠信以相孚必光明而通達尤

必得正乃吉此相需之道也非到中其孰能之

却二直自上下言方自西四旁言大合直方言象曰

六二之動也玩味動字則直方大更覺親切

知至、之可與幾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故夫子庶其庶幾

幾者物之微義者行之著事有終始知則一也始焉

知幾其神終焉義之與比又何上下之不宜哉

益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是初自四變乾下交於坤而

為震也故其道大光而損上益下之象有如此

觀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則神明之麗乎人

者可知也已

乾為圓為金為玉坤為布為釜皆引伸以推廣易象

之類也若一一披此以明易則鑿矣

小畜一卦不雨在上爻既雨者何卦則一陰不足以

畜五陰陽爻至上乃畜之極也且以陰載陽亦有陰陽

和而雨澤降之意

中孚二陰在內象中孚而孚以心也小過二陽在內

象中實而過以行也觀畫自見

雲上於天需時可待也飲食寧樂亦只是安常待時

之意

小畜履相反之卦也小畜在一卦曰容雲不雨在上

爻曰既雨既處履在一卦曰履虎尾不咥人在六三

曰履虎尾咥人此可執一論之哉故曰易之為道也

屢遷

復見天地之心指一陽在下而言也正見極陰之時

而天地生物之心未嘗息者於此乎見之耳否則謂他卦皆非天地之心可乎

既曰書不盡言又曰係辭以盡其言既曰言不盡意又曰立象以盡其意君子不盡乎聖人示人之意深矣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陰陽剛柔相摩相盪而萬物為之變化是天地化機一息未嘗停也

吾人語默動靜執消息之執細玩易象造化之不可掩如此惟神明默成方能造化自家否則物而不化天地且無如之何也

或問大畜曰人有知處從而畜之而吾之明益通人有能處從而畜之而吾之行益壯隨其所聞所見無所不畜是為大畜

孔子自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又謂五十而知天命謂不怨不尤下學上達知其天合而觀之易也天命也天也一也可以學而不學易乎

神無方易無體而有方體非神易也明矣神明易學者盡反而求諸身

家人五上二爻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底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家人至於感格而交相孚愛非反身不能也

感愛莫至內外有孚正家人之道盡之矣

家人睽以巽離兌三女成卦家人利女貞而睽亦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信乎家人睽起於婦人

學聚問辨寬居仁行此所以為君德也所以天下利見也否則清任和只由不聚不辨且不免為聖之偏

矣君德固如是乎故聖人憺於博學之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以知險

簡以知阻可見險阻總歸之易簡矣知險知阻而知能總歸之知也易知易從而易簡總歸之易也玩其

辭聖人之旨可默識矣明夷卦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利艱貞晦其明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用晦而明然則善用明者豈徒在於始、赫、乎哉

鹿澤兌兩澤之相麗也君子以朋友講習討論惟其相麗故相潤澤而悅也否則兩澤不相麗離群索居

何相悅之有頤卦六爻獨以由頤歸之上則上爻為頤之主也明矣然則初爻含爾靈龜觀我朵頤可獨歸之四乎

頤貴止不貴動震初動於艮止之下所謂爾我觀含可以意會其始設為二陽爻相謂之詞與

陽大陰小陽貴陰賤頤上爻象曰大有慶也初爻象

曰亦不足貴也初雖大而亦不足貴二爻詞意亦相

關 頤四爻象曰上施光也五爻象曰順以從上也六爻

之由上也如此

咸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歸妹說以動

所歸妹也故征凶無攸利是均為人道之始終天地

之大義也而男女剛柔上下其可以或悖哉

去惡莫先自治故夫曰告自己邑不利即戒

大人否亨不亂群也不因小人之包承而變節以相

從也故雖否實亨無入而不自得

否六二以陰居陰在下卦之中有能包能承之象陰

小陽大上乾下坤亦有不亂群之象故曰小人吉大

人否亨

一歲十二月一日十二時從子至巳從午至亥陰陽

各六故易六畫而成卦

上律天時正是仲尼學易處今人全不知律安得不

犯大過

以象言之天包地外地在天中以氣言之陰陽之氣

卦未畫易不是先卦已畫易不是後却自是生、不
息也
聰明記憶屬之魄呼吸變化屬之魂神以知來魂也
智以藏往魄也此却是人身本有之易
觀否泰剝復夬姤豐旅一闕一闕無時不然
乾坤如此其大姤復如此其微旋乾轉坤自復姤之
幾始
誠齋易傳於每卦每爻必舉古人一事以實之是易
也可以不著不察偶然相合者當之乎可以竊弄機
智者混之乎况易雖無物不有而古人行事多似是
實非何也造化生機或於一卦一爻若有未善其實
變化不測者已寓其中非觀變陰陽和順道德安足
以語此
龍德正中不出乎庸當之信庸行之謹學易者惡可
別求神化而忽於日用之常哉
性道一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與百
姓日用不知者等耳况非仁知之見乎故曰神無方
而易無體
屯二四上皆取象馬班如之象皆是以乘輿則然二
中而四應猶之可也上則屯之極矣况五剝九不宜

一第 冊 賈參日華全書第 5 反反下

乘故泣血連如

九五飛龍在天真是感應氣求水濕火燥雲龍風虎聖作物觀親上親下各從其類曾有一毫勉強於其間哉是大人也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先夫弗違後天奉時天且不違况於人乎况于鬼神乎噫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無不混合况天下有不利見者哉總只是形容聖人天道自然而然之意故又曰乃位乎天德

艮之久而玩其意乎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天地之化育一語道盡

艮曰艮其身無咎上敦艮吉渙三渙其躬無悔四渙其群元吉合而觀之可以悟大學之道矣

漸乎乾一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夫乾陽也乾以陰陽相薄為言故坤上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坤上純陰而乾亦在乎龍萬物資始其在茲乎玄黃者天地之雜正是萬物資始之意

鼎耳革巽上離三四乃變革之地故取革之象一陽分而為二故曰失其義也

根卦辭也已日乃孚之意

損初損下益上非己之事而何惟其視損下益上為己事則其往也不容不速特在初爻宜酌損之耳若曰已止也止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上此爻果有止事之象乎

不家食吉養賢也養賢即大畜之象可見畜亦不專取止義

一卦六爻須觀其會通方得聖人設象命辭之意若拘定承龍比應則有泥而不通者

復上反君道者何初陽君道也上爻獨遠於初不比

不應而陰居陰位其迷於所復也明矣且復極則反而為陰不亦反君道乎

觀係辭以言行發鳴鶴子和之美只是誠中形外雖謂由內卦而孚之外卦亦可子和亦何必拘定九五

一爻

藉用白茅係辭只以一慎字發之故處大過之初亦可無咎

陰陽氣也道即理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氣與理一也下文繼成亦自氣言善性亦自理言大約如此理會則可心欲分之合之則非

吉古悔吝者生乎動者也人處天地間安能不動然天下之動貞夫一而惟貞則一吉之道也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深也幾也神也豈

犁然為三乎極深而研幾故知幾其神

易為聖人之道四非天下至精至變至神孰能與於斯也然精豈專於一手參伍錯綜本至變也亦豈有所思為者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本至神也是神也非極深研幾不能也何必以精變神分貼四者惟極深研幾為能神則其占也果專主卜筮神明為

言哉是可以默會矣

神無方易無體也知至可與幾庶乎知幾其神矣知終可與存義庶乎精義入神矣

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九四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二爻相應觀象玩辭何待註釋

益初九利用為大作震體陽位故也必元吉然後無咎下不厚事故也初之受益者如此何必論上之任

用與已之報効何如嘗觀聖人下註脚言簡意盡外此生意使成蛇足

讀易問卷便使人氣斂神清儼然神明對越景象帝

一歸妹之象二泰曰中以行頌也歸妹曰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以六居五皆曰中以柔中下應剛中皆曰行高而能下貴而不驕故皆曰吉易中婦德之盛無以踰此

豫則應而志行順以動豫則在四而五陰應之則其志行矣且震上坤下順以動也非有所強也是順動乃豫之所以為豫也故下文天地聖人只自順動言之入何必取他辭以釋豫義

泰四謙五皆取不富以其隣之象夫曰不富曰隣皆指坤也噫惟不富以其隣 以泰此所以謙乎則

凡富而不以隣者得非泰謙之反乎

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以其正也夫同人者通天下之志者也而一本之於正焉苟有一毫邪僻雜乎其中則與人之志不相通矣何有于大同哉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命言其原也天命之謂性純亦不已性言其體也性即天理敦化川流理言其脈絡也窮則析之精尽則守之一至則精一無以加而還其原矣理性命一也

天地設位易行其中又曰待其人而後行何也噫非人則易幾乎息矣

上係七爻下係十一爻正孔子教人觀玩爻象當引
伸觸類不可滯於一也何也象至賤而又至動擬議
變化豈拘牽之見所可通

刑法一正則人知守法畏刑不敢輕犯故發蒙利用
刑人蓋用之以脫人之桎梏非用刑以桎梏人也此
開發初蒙之道莫要于正法故曰刑以弭教

後人謂易至精至微易言乾坤至易至簡蓋至易簡
者至精微也不求之易簡而求之精微豈易之道哉
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初筮告再三瀆則不告是
筮即蒙之求我也告即我之應蒙也筮之蒙者果專

自占諸神道為言我違現者可以明卜筮之義矣
有疑而筮諸神明者初念極誠是以告之至再三則
不信初筮之告矣不信初筮之告是不信神明而衰
瀆之矣故瀆則不告矣告則瀆蒙我亦蒙也觀於是
不可以知師道乎

井以養民為大以上出為功初井泥不食三井渫不
食五井冽泉食其食與不食現爻象自見
夫二夫夫象曰終無咎也與上應也五夫夫象曰中
行無咎以中行也與上近也所謂終也中也皆實象
也

遯二畜臣妾吉妾指下初二兩爻言九三以陽居陽
亦有能畜之道但三而止于畜臣妾此所以有偏係
而疾憊也何能決于遯之大事哉

損象曰損剛益柔有時故初九即宜酌損可見陽剛
不可過於損也

謙以三爻為主三陽為下卦之終且有止義故取有
終之象君子即三爻之陽剛也故係辭曰語以其功
下人者也於象猶覺親切

頤二五相應經也二拂五而求養于初五拂二而求
養于上其拂經同而二征凶五居貞吉者下卦動體
上卦止體故也

大壯利貞象曰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即卦體而大
壯之體明矣又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觀之爻象二
四亦可謂之正乎且二四陽居陰位本皆不出正皆
曰貞吉初三位若正矣曰壯趾征凶曰用壯用罔而
於五之養羊者則曰無悔是又以剛柔相濟為正而
慎初三之過於剛矣正大之義豈象位之可拘哉
乾知始坤作成即乾坤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
於坤元萬物資生之謂也然乾豈一於始始坤豈一
於作成而已哉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

貞西南得朋乃與利用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必觀其會通斯可以忘言得意

巽與節皆美德也二上爻皆不免為貞吉貞之難也如是哉

乾君坤藏雖自萬物言然陰者陽之宅也陽者陰之主也陰陽之自藏自君亦然

乾利貞在變化為坤、利貞在柔順從乾否則乾不變化坤不柔順則陰陽健順判然不相合矣豈正道

札 河圖水木土皆陽內陰外火金皆陰內陽外觀五行之形氣亦可見

精氣為物坤之道也游魂為變乾之道也魂升魄降人死則然其生如之何

鳴謙二與上同而二居中故曰中心得以上以柔居柔外雖謙而不由乎中故曰中未得皆實象也

中孚二鳴鶴由中而乎上翰音不由中孚者也所以二曰中心願上曰何可長象之簡明皆類此

後天方圖坎與離對是以相合而八卦皆為乾美周易首乾豈徒乾為六十四卦之首而已哉

自太極圖以觀先天太極體也先天用也自先天圖

以觀後天先天體也後天用也體用亦惡可以定所拘之耶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觀象子和之義自乎學者言可見二五以中孚也謂初為子者非

先天橫圖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天地萬物之生生化化

管是矣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无妄六三無坤而稱牛明夷六二無乾而稱馬非得意忘言安足以與語象乎

豐本以明動光大成卦故云宜日中然以二體觀之震上離下故爻象皆惧其間

卦有大小故辭有險易現否泰二卦爻可見臨卦則在下而三以柔乘之故有甘臨之憂觀卦則

在上而四以柔承之故有觀光之利 易卦爻之變惟其時馬而人力無與也是故剝復否

泰君子與時偕行而已矣孰能違乎時哉 易者象也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學易者惡可因

象之小而忽大義哉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雖曰陽貴而陰賤也然各爻當

位失位又有不可執一論者不然乾上九貴而無位

矣需上六曰不當位何執

陰陽之義感通莫如二少恒久莫如二長故艮上兌上曰咸巽下震上曰恒可見名義皆自然也

恒初曰浚巽之入也上曰振震之動也二爻皆吉非可恒之道也

知幾其神無不善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故以庶幾許之噫顏子不遠復尚未足以語知幾之神存神知幾之學豈易言哉

陽之遊也肥遯之利在乎上陽之壯也壯趾之窮在乎初可以觀進退之義矣

文王蒙大難也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當內難也晦其明而正其志殆異姓貴戚之別歟

豫卦六爻惟初與四應反曰鳴豫凶二則承乘比應皆無所與反曰貞吉爻豈專取陰陽之相應乎

蹇六爻初往蹇來譽三往蹇來反四往蹇未連上往蹇來碩觀往來二字之義可見蹇多自取不往則不蹇也故曰見蹇而能止知矣哉

復亨剝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蓋惟其剝反故曰入惟其剝長故曰出惟剝反而漸長故曰朋來而動以順行此其所以亨歟

著必有數卦必有象易各象數而一之者也合象數固無易而泥於象數抑豈深于易者乎若析象數而偏言之則愈滯矣

中孚本以三四二陰爻名卦而所孚却在二五之別中易之不可為典要也類如此

水陽在陰中火陰在陽中雷之陽風之陰皆從下起山澤則皆陰陽在上而可見之者觀之卦畫象義雖然

漢焦贛京房皆精於易占法用六十卦直日一日主一爻六十卦分主三百六十五日每卦得六日七分

餘震兌坎離四卦主二至二分楊雄大玄雖用焦法然以三起數以卦配日全用六十四卦而三子之占

雖家爻多寡不齊所占皆驗蓋在焦京不過用卦爻以記占在楊雄不過用卦爻以記曆實與四聖之易

無異也後堪輿家守焦氏所分卦爻為羅盤分金定氣推演多端俗儒見之尊為理氣不易之說蓋亦不知其所分者由焦氏也穿鑿破碎何可勝言

一歲凡三百六十五日全用六十四卦則多十九爻提起四卦則多五日且坎離震兌何為專主分至乾坤大父母也何為各守一隅據此為天地之定氣定

向有是理歟
 易自秦漢以來止用以占卜云爾竈四聖之心學則
 自王弼觀其所註謂全用老莊亦不可故宋儒多述
 之
 以五行觀後天八卦坤陰土在夏秋之交金火之間
 故居東南艮陽土在冬春之交水木之間故居東北
 故莫非天地之自然哉
 納甲之說本平月初三日震象初八日兌象十五日
 乾象十八日巽象二十三日艮象三十日坤象所納
 庚丁甲壬辛丙乙癸亦無悖於理子午天地之中也
 坎離居子午之位戊己之土位乎中央故或以坎離為
 陰陽之根或以坎離得乾坤中爻中乃土之本位而戊
 為陽土納於坎己為陰土納於離以此足納甲之義
 亦似乎近之或又以離為日之正體坎為月之正體
 終與納甲之義不甚清切
 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本自脗合但一步分析配合比
 擬則盡為牽強之說
 震艮二爻相反大九初動終止故震取初爻艮取上
 爻各得其本然之道然震雖動而不喪已也艮雖止
 而時行則行又在善學者得心忘象

後儒說易莫精於邵堯夫至謂退乾坤進六子長子
 用事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震為偶又只是邵子之
 易非四聖本意
 易本廣大悉備變動周流各家但得其一節即有可
 觀若全會其生之易不以己意雜之則鮮其人也
 兌下乾上以柔履剛所履甚危但說而應乾故亨虎
 即剛之象也
 謙九三以一陽為眾陰所歸上承下接有勞謙之象
 所以象曰萬民服也其意味深長如是哉
 履以一陰在三成卦謙以一陽在三成卦三本危地
 故謙三吉而履三凶
 旅二以柔中而即次得童僕三以剛不中而焚次喪
 童僕可以得旅之道矣遇剛者宜自省也艮為小子
 下卦本艮故取童僕之象
 姤初一陰在下五以杞包瓜只是以高大遇卑下之
 象所云有隕自天是戒悞意苟君民不遇則命墮墜
 可見君志不合乎天命則志在得民可知也
 豐卦爻象象所謂日中而謂見丰見沫郭屋俱以離
 震二本取象
 初九出門同人無係吝故無咎六二同人於宗不

免有偏係之心矣故吞象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可以一毫已私與之哉

需四上二爻俱云穴者以陽之陷由二陰也然坎之所以陷乎陽者在上不在四故四曰出上曰入况需

四則必求出而需終則反入矣
曰道曰易曰神不離乎陰陽而陰陽屈伸變化孰能

頃刻離之哉
幾而已故曰吉之月先見者也若以善惡吉凶並言則

非先機之神
既濟五爻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祭之時也只照

出一時字爻象躍然矣時則何貴於物之豐哉
大衍之數五十只是即五數而大衍之其用四十有

九其一不用謂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
可也何必以大衍合之河圖而減其五數然則合之

洛書而加其五數亦不可見者况又謂卦各有六爻
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九有五十故初九潛龍勿

用何必如此牽強
每卦雖云五居尊位可為卦主其實宜看其成卦之

主如屯之初蒙之二是也不然屯蒙之九五六五皆
不足為卦主何哉

象末云大矣哉者十二卦或云時義或云時義或云
時用雖有不同其實皆數詞也咏嘆深長言不盡意
學易者尤宜玩味焉

易道不外一陰一陽如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固陰
陽之定位也或陰居陽居陽或陰居陽、居陰承

乘比應何方體之可拘哉
豹變者文之小也不如虎變之大革而者外之順也

不如由中之字皆上六之革象也合君子小人而皆
變革非革之終而何故得其象則義不待釋矣

一爻二義如恒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蓋五本
陽位而六陰居之以陰從陽故云從一而終若以陽

從陰則夫子制義而反從乎婦則凶矣此卦上震下
巽為恒其義亦然家人九三家人嗃、悔厲吉婦子

嘻嘻終吝本爻以陽居陽故有嗃、嚴厲之象然二
三承乘皆陰又恐嘻嘻、失家節也各卦爻象皆類

此即一爻而得失吉凶異焉易可執一論之哉
乾知始坤代終乾坤為物不或始終生物不測大明

終始人其天矣故周曰聖希天
天無窮也昭、亦天也乾知大始其無窮乎真志學

者稍於自身開一竅之明便自以為是何異以管而

履天子知非大始之乾知則行非至健之乾體無足怪也已

天地無不覆載而不自以為德日月無不照臨而不自以為功學聖人之學者欲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惟以此自反雖欲不為孔之發憤願之竭才曾之死而後已不可得也况敢自是而自足耶

坎下艮上蒙象曰蒙山下有險而正蒙身以耳行時中也艮下坎上蒙象曰蒙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可見坎在下則常行而不當止所以為身坎在上則當止而不當行所以為知觀象玩辭

前聖之教人意亦至矣

係辭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又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合而觀之學易者豈徒觀玩象義而已哉

觀初童觀陰在初也二闕觀陰中也三觀我生進退而卦上下之交也四觀國之光近乎陽也五觀我生以五位之陽而臨乎下也上觀其生觀五也因象以玩辭則辭所以發明象何疑哉

履與大有俱五陽一陰之卦而六爻俱以上爻為最

善故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曰元吉在上有大慶也象義可以並觀

剝上九一爻君子得與指本爻之陽而言小人剝虛指下五陰而言皆剝上之實象也豈聖人故為此辭以戒人哉

順初中孚二所謂爾我者乃設為上下二卦相謂之詞也

謙：君子者艮處坤之下且以柔居初下而又下故謂之謙：象曰卑以自牧乃謙之至也又何往不利

明夷初君子初於行三日不食象曰君子於行義不食也聖人釋經其簡明類若此

夬五中行无咎若可以為至矣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夫以中行而止得無咎謂之中有光輝不可矣然則以無咎為卦爻之至善也可乎哉

復亨剛反是陽剛乃其本位而一陽特反而復其位耳始遇也柔遇剛也而陰在初則謂之遇焉觀復始之名義凡乾健坤順乾居坤藏可並言之哉

復自一陽至乎乾始自一陰至乎坤坤而復乾而始天地人物之化機一以貫之

人之生也一陽一陰乾坤合體繼善成性形神

正所謂形色天性是也果能知至知終坤順承乾血

氣醇和與性合真庶乎踐形維肖用九無首而時見

乎天則于以參兩天地人之能事畢矣

乾坤無二元身心無二善物我無二體參兩無二功

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乾知始坤代終神明默成乾坤在我

天下之動貞夫一而貞無定在如乾二正中坤三可

貞五正位是可以陰陽定位律之哉吁此貞之所以

難也何怪乎二三其德而不能協乎一也

乾坤交則泰坎離交則既濟身心不交謂之學易可

乎

養正聖功也時中聖德也蒙以養正則童子已有作

聖之功然非九二具時中之德者孰能包而養之可

見養正之難莫難于時中之行也師無時中之教而

望童蒙有養正之功也難矣哉

觀屯初大得民可見其建侯之利觀蒙二剛柔接可

見其時中之亨

咸取艮兌二少之相與彖傳言感應固可見其交大

象言虛受亦可見其交恒取二長之相與彖傳言不

已固可見其久天地且然况于人乎

窮理盡性至命即孟子知天事天立命之謂也何後

儒以理數分命于至命則高之而玄虛于立命則卑

之而淺易不知命一也不可以理數分也分理分數

後儒之所謂命也况資之明敏負活者有似于知天

而於命則立脚不定資之篤實堅固者有似于立命

而于理性則了澈未能于天命乎何有故曰不知命

何以為君子也

陰陽即乾坤也中庸一言盡天地之道只為物不貳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或曰一

陰一陽而謂之不貳何哉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

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

得其友言致一也真知致一之處則知天地之道物

格而知至矣

復以自知復小而辨于物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而陽明即心體也

易之象辭各有着落非空談其理也乾純陽坤純陰

乾坤交而六子生陰陽升降健順相需震動巽入坎

見承當之卦

乾只是元亨利貞非元亨利貞亦何以見坤也真知此者象也名也義也一也

闔戶之謂坤闔戶之謂乾既分言之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而動靜翕闢專直何常哉是故坤本闢也一陽來復闢者闢矣乾本闢矣一陰來姤闢者闢焉此所以一闢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而大生廣生者此也

下兌上乾履曰柔履剛自三之柔爻言也下兌上坤臨乃剛臨柔自二之剛爻言也卦名象義各有攸當也彼專指踐履臨蒞為言者豈知畫卦必自下而上而名義則必以陰陽爻教少者為之主乎

先儒論一陰一陽之謂道以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聖人何不加所以二字而止以形下之氣使謂之道哉或曰繼善果屬陽成性果屬陰乎曰如此則性道愈晦矣蓋乾元坤元皆始資始之元乃兼善之長也繼則緝績不繼矣惟其資始資生品物流行形化光亨通不息乾道變化坤順安貞成男成女各正性命此其繼之者善即繼其資始之元繼其一陰一

陽之善道也成之者性即成其繼善之性成其乾坤陰陽妙合而疑之道也故曰成性存道義之門若求所以然于陰陽之上則道果玄虛之謂哉噫世之言道者畫將所以然三字瞞過不可不察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風無象也曰行于天上則有文之可觀矣文以畜而著也堯文思舜文明禹文命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德之美有如此

小畜大畜皆有取于德：貴畜也畜之斯得之矣人不畜安能有德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不思則不得孟子喚繫為人之言也故彖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之論學者必曰不思何其敢于叛聖經而不顧哉

神以精為體精以神為用故神入精而宥容精入神而幾微坎離雖衆人之同然互藏君子之獨得

乾二閑和坤二直內易之重陽也至矣

六十四卦始于復三百八十四爻始于潛所以大學之道莫先知正

易本陰陽而易無體神用陰陽而神無方然舍陰陽

剛無易無神矣而神通變則存乎其人
山澤有定形而成乃無心雷風無定象而恒乃不易
虛實有無須默識之

易之知來本乎逆神之機先本乎藏反身而誠斯其
至矣

大哉舜也莫大于舍己明四目達四聰舜其舍之至
矣賢哉回也莫賢于克己不遷怒不貳過顏亦庶乎
克之盡矣然非風雷之勇安足以用舍克之功

陰陽否泰存乎天進退損益存乎人天人合一存乎
學萬鍾易舍也而舍己難萬軍易克也而克己難自

舍自克惟在自強故易先乾健

日用之間莫非神易然而識之敢厭倦哉

虞明夷惟箕子景中正然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非
微子而誰請書之微子篇亦自可見

大過大壯皆四陽之卦也二四以剛居柔故皆有取
焉書曰惟幾惟康易曰吉之先見幾可不慎哉

至誠前知善不善必先知之所謂幾先是也彼專守
念頭自以為常惺者豈足以几幾先之哲

復陽來復也坤先則迷上六以坤終故曰迷復可見
迷自坤來

師在將、在中也故曰師中曰長子曰夫人言師之
權統于一也若弟子與尸則小人用矣開國承家者
尚其慎之

潛神易學久久自然易簡理得纔見得卦爻皆我之
卦爻而滿前皆易也

乾坤知能易簡經本分言孟子却就孩提上點出愈
覺警醒

履一也二曰幽人三曰武人劉柔中正與不中正之
辨若此嚴也

訟大象曰謀始卦詞曰終凶可見始不慎終則凶須
會通以盡一卦之意

豐本明以動宜日中宜照天下而豐蔀豐沛豐屋蔀
家反蔀其明矣惟二五孚發來章則吉遇夷主配主
猶近之

明兩作日曰新聖同天也

始取象女也承也魚也瓜也其養一也
顯諸仁藏諸用 即顯仁處

噬嗑豐震離上下皆取象雷電內三陰包一陽外二
陽包三陰陰陽相擊搏所以有聲有光

茅根如盤結拔則皆起泰否上下純乾純坤故于初

習坎有孚惟心亨以二之中而曰小得以五之中而曰未大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其旨深哉

明作兩大人繼明照于四方法離明也所以古之初發心為學者即欲明德于天下

剝五正體一陽在上五陰將止故爻詞貫魚以宮人寵陰順承乎陽也故曰終無尤終即上也

坤五黃裳文在中離二黃離得中道故皆曰元吉然曰黃曰中其美一也

大過澤滅木棟桡棟隆老楊生梯枯楊生華皆自兌澤巽木取象

離明艮止卦名曰賁所以賁取文明以止之象而上九曰賁得止象義尤初

姤遇也夫三遇兩姤已萌矣天水訟地水師其兵刑之肇端乎然亦振古如茲矣

坤離皆陰卦也坤初象履霜離初象履錯皆防微謹始之義

嘗玩損益二卦見卦爻有不可尽拘者損本損下以益上也象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使下卦原非乾體何以見下兌之損三上卦原非坤體何以見上艮之

益上乎益本益下而損上也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

無體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使下卦原非坤體何以見下震之益初上卦原非乾體何以見上巽之益四也伊川先生謂卦爻自乾坤來亦有見但謂各卦爻盡來自乾坤則不可

學易者觀玩解象爻占要在神明默成純是真學易者

損益本皆三陰三陽損雖損三以益上而云其道上行者艮陽之上行也益雖損四以益初而云自上下

下其道乃先者震陽之下、也可見道皆指陽而言且二象皆云與時偕行則損益之道孰非時中之道

哉

最難

羊本陰躁之物兌二陽一陰卦象陰包乎陽故取羊象大壯卦體四陽在下二陰在上與兌相類故亦取

羊象若云二三五互兌何為上爻亦象羊也互體便說不亦

元亨利貞乾德也隨卦亦備此四德而止德無咎何哉蓋隨則易于溺情拘俗盡善最難故象曰隨時之

義大矣哉必如孔子聖之時方能同魯人獵較往佛

份召皆可苟非四德全備則未必無咎此隨之所以難也或曰隨之德安得比乾聖人特設詞以勉人耳殊不知大王卦辭一字一義皆卦象所本有者而勉人之意自干言外見之矣若云卦中原無四德皆聖人設詞非知易者也章元亨利貞悔亡其義同乾坤知能易簡久大德業詞若對舉其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坤六爻獨言六二之動何也靜翁動闢而廣生者地之道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得方可見靜而方者坤之體動而剛者坤之氣地氣動則剛則直也故取直方之象且彖傳曰含弘光大文言曰含萬物而化光本爻象曰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則是動也方也大與光也乃神之全德而六二一爻足以當之矣但動則剛直存乎氣在人自思而自得之乾屬陽坤屬陰、主形陽主氣凡形必本之氣坤必本之乾也

繫辭曰剝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曰剝柔相推而生變化天地間只是陰陽推行摩盪自然變化無窮聖人形容造化之妙斯其至矣

或曰易莫要參兩參伍而日月為易其參兩何以見之曰一三五為九九為陽數之全皆天生之數也日為太陽其數九陽數進故用九日之所以一日一周天者此也二四為六、者陰數之全皆地生之數也月為太陰其數六陰主退故用六觀月之體有圓缺固見陰數之退一月一晝夜不反天十三度餘亦可見陰數之退所以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者此也可以觀日月之參天而兩地乎然則何以為參伍也曰九六合成一十有五日月之全數也觀日月交會于朔、乃日月之全體也自朔數之五日為一候三五十一十五日則為望、者日月之對衝也又自望數之三五為晦此所以三五以變為中氣三五以變為節氣錯綜其數而成日月交會之數也可見日月之于天地統之而三兩析之而三五于以成變化行四時生百物惟此而已矣其斯以為生、之易乎

乾知大始故易知有親大學明德親民正是法天之學

師心貞吉然後無咎所以兵凶戰危孔子慎之蒙一卦二陽以坎中一陽為主所謂童蒙求我爻獨于五言之二五相應我非二而何

坤順承乾坤道即是乾道故曰形色天性也

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易以比于同人若卦何以

比同最易溺于情而難于貞也比者坎一陽在五為

衆陰所比而坎陽中正故卦辭曰元永貞同人離一

陰在二為衆陽所同而離陰中正故卦辭曰利君子

貞惟其貞也此所以為顯比之吉而此即周所以為

于野之同而同即和也

平旦之氣本諸日夜之所息也驚悔入寧息孰非然

順天地生息之道乎

井鼎皆人日用之需為最切者井三井潔不食鼎三

雄膏不食君子能為可食安能使人之必食哉

易只是陰陽生一性善即繼此成此故性即生理

觀蹇六爻皆往則進而蹇來則止而不蹇即彖辭見

蹇無止知矣哉之義也故曰觀于彖辭斯過矣

辭變象占即精變神之所為何必分貼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明出地上晉君子

以自昭明德離火之明一也治人脩己隨其在在上

下孰非明德之學哉

隨初象曰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同人初象曰出門同

人又誰咎也二卦異義二爻皆有取于出門之象何

哉蓋人之于世或同或隨皆易徇乎私而隨同于門內

則尤私情最易溺者此所以有取于出門之隨同也

在二爻雖各因其本有之象而聖人之意至深切矣

利涉大川各卦爻取象不同需之象豈徒在于乾剛

涉坎險哉蓋涉川爭先必有覆溺之患而相待尤涉

川最切要者利涉正以發明需之義也

善學易者善用九與六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生

蒸民有物有則是天則乃人人所自有者人惟自失

其天則所以不善用九所以自失其乾元也善用九

者時合乎天然之則斯乾元在我所以元為萬善

之長而君子能仁以長人者此耳要之天則一剛柔

中正之謂也蓋即諸爻象觀之乎明夷六二柔位中

正故曰順則上六陰柔不中故曰失則震初則正故

曰有則謙三艮剛得正故曰不違則益上剛而能柔

故曰志可則同人四乾剛能柔故曰困而反則可見

順則有則不違則者離二震初艮三得中得正皆自

然而然者也蓋上可則者以乾剛居柔位亦勉而能

者也是故天則一也自然合九六之中正者善之善

矣然亦可以困而反之焉胡為乎不思反求諸已而

甘于失則之凶耶

節彖曰天地節而四時成豈徒以此失節之義哉蓋
天道流行周三百六十餘日而成一歲每歲二十四
氣有中氣有節氣惟其節而中焉此天地之所以中
節也易序卦六十而為節故其又三百六十適與一
歲之時日相當則其節名義象象孰非天地自然之
節乎此卦上坎下兌坎為流水澤為止水坎水流而
不窮而有澤以容而止之故為節之象然一則曰節
柔分而剛得中一則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上六柔
而不中則苦節凶矣所以蹇九五剛而得中曰以中
節鳴上九剛而能柔曰剛柔節家人九三剛不中曰
失家節未濟上九剛不中曰不知節合而觀之惟節
則中在天地即節氣中氣之謂也在人即喜怒哀樂
發皆中節之謂也噫天道之流行尚不能以無節而
人獨莫之節焉何哉
未濟上九象曰亦不知節也節豈他哉即乾元用九
乃見天則是也天道之運旋一日三百六十五度一
歲三百六十五日無一息停者天行健也然陰陽寒
暑分至啓閉必有節焉所以時行物生何一而非其
自然之則乎此天之用九雖行不已声臭俱無其中
實有節氣而天則之乃見也天道且然况于人乎

夫人自少至壯自壯至老朝乾夕惕無一息之敢怠
者人之法天行健也然日月間則柔變化喜怒哀樂
發皆中其節焉所以事、物、各有條理亦無一非
天則之發見矣此人之用九與時偕行觀聞不着其
中自有樽節不待安排布置而帝則之默順也蓋有
是未發之中自有發皆中節之和故曰君子之中庸
君子而時中也果時、此未發之中則無時無處非
中節之和此正乾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
學也世之學易者不知乾元為何物不知用九為何
事反之于身既無乾健不息之功乃曰心體見在自
爾天則之時見也有是理哉故易于未濟上九云不
知節所以做人者至深切矣
涉大川之象一而已觀彖傳于需曰往有功同人曰
乾行蠱曰往有事大畜曰應乎天益曰木道乃行渙
曰乘木有功中孚曰乘木舟楫見義以卦而殊也即
利涉大川之一象而義且以卦殊焉惡可執一象以
槩論諸卦爻耶又惡可執一象而舍本卦本爻求之
變卦互卦以就他卦他爻耶甚矣論象者之不可拘
也已
本天親上本地親下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謂也

何心專以動植分屬之哉

賁與噬嗑本同宮相反之卦也賁六二之柔自噬嗑六五而來文內卦上九之剛自噬嗑初九而分文外卦則其所謂來所謂分本自明白何必謂賁自泰來亦何必謂自損與既濟來也 六二柔來而文則二自上來上九分剛上而文柔上自二分

天地設位而易行成性存性存而道義出只此兩語兼牀三才

大畜無妄同宮相反之卦也大畜以艮上一陽為主剛本在外無妄以震下一陽為主剛則在內故云剛

自外來為主于內何必謂坤初六變為震亦何必謂其自訟來也

卦久皆天地自然之法象孔子每即人身以發明之故曰通天地人曰儒

蹇解相反之卦也解曰乃得中坎在下也蹇則曰往得中坎往居上矣解曰往有功四之陽動于上也蹇則曰其道窮三之陽止于下矣何必謂蹇自小過來也自解言之蹇九五往在上而解則在二故為來復蹇九三艮體不動而解則震動在四故為攸往亦何必謂其來自井乎即此數卦可見卦變亦有自反對

言者矣

離二黃離鼎五離上故曰黃耳離象牝牛革離離在下卦而初象黃牛何也初非中也故曰黃牛之革否泰二卦往來俱自本卦言隨則來而下柔震初則來自兌之上爻故也渙則來而不窮者則自四來居二而成坎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柔自二位乎外卦之四而成巽也孰非自本卦言乎可見卦變或自本卦或自反對卦或自乾坤二卦固有不可執一論者要皆以象傍為之主也

八卦頃刻不離其如人不看察何

柔麗乎中正故亨離之艱也然居上卦為尤善如大有柔得尊位大中噬嗑柔得中而上行晉睽鼎皆柔進而上行旅柔得中乎外所以得中上行柔卦之善莫如離

重離取繼明之象正是緝熙日新意

坎險險其害陽剛位中觀屯蒙需訟師比蹇解困井渙節皆以剛中獲吉信乎一陽為主于內雖遇險而不陷處蹇困而亦亨也故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艮兌皆少陽少陰之卦然艮陽止于上多吉故本爻曰敦艮之吉以後終也他如蒙上利用禦寇上下順

也。蓋上不事王侯，志可則也。有上白，貴無咎，上得志也。大畜上何天之衢，通大行也。順上由順，屬吉大有慶也。損上弗損，益之大得志也。雖剝上亦曰碩果不食，在本爻尚無大害。若兌陰說乎上，則多不吉。故兌本爻曰：引兌未光也。他如大過上過涉之凶不可咎也。咸上咸其頰，輔舌滕口說也。夫上無婦之凶，終不可長也。萃上齋咨涕洟，未安上也。困上困于葛藟，未當也。隨上拘係之上，窮也。獨革上稍善，亦有征凶之戒。茲類其詞而玩之，兌上本陰居陰位，詞若與象異矣。其實艮陽止體，宜乎上兌柔說，體不宜于上所

以柔說在上，多凶。知此則觀象玩詞，殊省力也。

明入地中，固離日之實象。用晦而明，乃始復之真。坎本為水也。雷雨解則坎為雨，雲雷也。也則坎為雲。小畜密雲不雨，又因巽取象。小過密雲不雨，又因震取象。是各隨卦爻之陰陽，別柔以意會之，而象亦活者可也。一一取諸互體，變體大紆曲矣。

伏羲畫卦本假象以洩造化之秘。文周取象又借物以開義。晷之微，夫何後儒學易，摠畧象義者，既茫蕩而無據，滯泥象形者，又穿鑿以求伸。此易之所以愈不明也。即如乾為馬，文王以牝馬象夫，坤而屯二乘

馬，睽初喪馬，又何與于乾坤。為牛，文王以牝牛象夫，離而無妄三係牛，大畜四牝牛，又何與于坤離。震為龍，周公乃以龍而取象于乾。爻孔子釋云：陽在下是陽在下，即潛龍之意義也。乾坤為冰，周公乃以冰而取象于坤。初孔子釋云：陰始疑，即冰始疑。是霜冰之意義也。舉能融類，旁通聖人象義本自明白簡易，而後儒忽畧滯泥，而失之矣。

乾二闕邪，乾四非為和，而爻皆陽居陰位，故終此爻吁乾，休且然可畏哉。

屯卦彖曰：動乎險中，險中者坎也。蒙彖曰：匪我求童蒙，童蒙者艮也。可見屯蒙之所以為屯蒙者，皆在上卦。夫坎本陽中，乃曰屯其膏，大貞凶在下卦，乃曰包蒙吉。子克家，易之不可為典要也。如此。

乾三四德業，各自本爻說居上不驕，在下不憂，便是九三進德脩業，不可以效言，非為邪非離群，欲及時也。便是九四進德脩業，處何必謂九三既已脩，在四則無工夫也。鈔及時三字，最宜玩味。

易象言巽以順者三，彼以互體變體言者于巽則近之矣。不知順者坤也。于坤順何取哉。蓋坤順巽入皆柔道也。蒙五家人二漸四皆得巽順之道，故與之何

必一一舉飛伏互變強以象而安排之耶况得其象不得其義非深于象者

坤至柔而動則蓋坤動則震矣于則義似有著落其竇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而小象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可見動靜剛柔皆坤道所本有者故曰德合無疆坤二獨曰地道光故坤爻以二為主况坤為地二亦地之本位也

旅三以剛而喪童僕象曰其義喪也上以剛而焚巢象曰其義焚也觀象者可以不明其義哉且剛不中正處旅尤非所宜如僕次資斧則又因旅取義

凡位在下事在初不可大有動作故益初九利用為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無咎下不厚事也正以位在下事在初必元吉然後無咎耳君子相時而動惡可善事而妄動哉

震動坎險動于險中則屯動于險外則解人之處險可不慎其動也

師三弟子與尸上小人勿用義實相關易以順性命之理易簡理得此也

始九五以杞包瓜以用也瓜生于陰一月即初爻陰象用杞包之即陽包陰君覆民上庇下也含章即

包瓜之義有損自天乃憂懼之詞故象曰志不舍命也天之視聽在民心民之治亂由天命今雖君民相遇然命不于常宰無墮墜之憂哉

肯上白賁明以止之極也豐上豐屋明以動之極也信乎用明者止則定動則亂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天下之動貞夫一無失得也故因二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復卦象自天時言于一陽初動見天地之心大象自王者言于至日閉關見保泰元之道爻象俱自學者言于修身下仁見君子體仁之功

睽二遇主三遇剛四遇元夫上遇雨一也遇則不睽矣是睽與遇本相反也

止而說為咸曰取女吉動以說為歸妹曰征凶可見說貴止不貴動也而取在男征在女不可不察

乾初曰潛坤初曰履即初爻在下之象何必巧說巽潛震履也

窮理尽性至命盡心知性知天天也命也一也知至至之難矣哉

初六鳴豫即曰凶上六冥豫成有渝乃曰無咎初坤上震十固不同而渝則能改矣夫何咎即此可見始

雖微不可不慎終雖成尚可改易
雷電一也在先王以明罰救法蓋離明在上而震動
自立法者言也豐君子以折獄致刑蓋震動于上而
離明于下自行法者言也故先王君子亦不同
賁初舍車而徒義弗乘也上白賁無咎上得志也即
始見終此可類推
大壯彖統一卦取其壯而又則各因才位恐過于壯
用壯者可以省矣
均之為壯也用壯者任血氣用罔者味義理此君子
小人所由分而君子果可以用罔哉故曰學而不思
則罔曰罔之生也幸而免
坎離震兌水火木金精神魂魄天地人一也故反身
神明然成而人與天地參
相見乎離、為日為火、日一出萬象畢照即相見
之象
夬三遇兩若濡一卦惟三與上應而上爻兌為澤亦
有濡遇雨之義也
土築為城土崩為隍否泰反覆手耳是城復于隍即
泰復于否之象
易以思不出位為艮之象艮止也思不出位則止矣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則得之得所止也大學慮而
后得知止故也所以思曰慮思者聖功之本何必直
以無思為本体不思為真功哉
玩味乾二四曰和坤三五曰美其旨深矣
震長子也長子建侯國百里出守宗廟社稷為祭主
執已嘗皆是實象聖人因象立詞何庸心也
萃五有位無咎渙五王居無咎是可以觀萃渙之道
矣
陰在內而陽散于外則為風陽在內而陰包乎外則
為雷陰陽唱和皆以內為主觀震巽卦象可見
豐屋天翔開戶自藏上六一爻說盡處富貴者休態
需險在則而云當需蹇險在前而云當止故需曰不
困蹇蹇曰知矣哉聖人教人處險之道何若此其諄
切也
易本易簡人自煩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避卦詞避亨指四陽小利貞指二陰蓋下艮體有止
義惟止則貞其如浸長何
九四好避體剛位柔其避以情故謂之好九五嘉避
陽剛中正其適以禮故謂之嘉若九三同體相比不
免有所係矣寧免于疾

艮身止躬或以腎乃生身所由始處知止于此則神氣俱凝蓋以爻位俱柔取象于理亦通

現日初出地有晉如催如之象何必依鄭氏改催為崔

家人上爻戚如吉夫戚而謂之如以上本巽体非純用剛者也

萃六三象曰往無咎上巽也或謂三四五有巽象如此而取互體間亦有相合者但各爻求之不得其義者尽以互体言之則未然

八純卦如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往來之義

獨于艮言不相與者兩山不相往來交攝止之象也

故曰止其所繼上下兩艮亦曰敵應不相與可見矣

彖傳不曰艮其背而曰艮其止正以見止其止則有所矣孰曰止至善乎

面在上也故革上爻取面象面在外也故取革面之象小人革面特外貌順從焉耳

大畜四五取牛與豕象牛陰物而其性順承陰物而其性躁即六四以陰居陰六五陰居陽位之象也然

謂之牯與豕者何哉艮本止体畜之義也六四六五雖是陰爻却居大畜卦中便取大畜之義故四在艮

初陰始萌而能即畜止所以象童牛之牯惟防閑之

早則為力甚易故元吉尔雅犢訓犢乃豚之小者犂

雅以牯係承謂之牙五陰係于艮陽之下故象犢承

之牙吉是童牛之牯即所以畜犢承之牙即所以畜

五畜止其陰則陰不至于害陽正所以成其為大畜也若云四畜初五畜二乃以陰畜陽以小畜大矣且

下卦乾体初九何以象童牛九二何以象豕大畜之主反歸之四五二爻何以為大畜哉

不家食吉養矣也賢指艮卦上九言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天指下卦乾体言如此則卦辭不家食吉利涉

大川于卦象各有着落

離象曰重明以麗乎正又曰柔麗乎中正諸儒紛或疑上卦重明下卦得正以上卦之重離麗下卦之

正也或疑陰居五位非陰陽之正乃事理之正也或疑因上重明麗正而誤加麗正之語于中之下也是

皆拘泥二柔五剛之定位焉耳試舉諸卦彖傳會通而現之如大畜曰能止健大正也大壯曰大壯利

貞大者正也猶謂正不專指九二言也然巽曰重巽以申命則巽乎中正而志行果謂中正專指五言

二雖中而不可以為正乎要皆不識乾道變化乃利

貞坤順承乾利永貞之義故于乾二正中之類一一
分折不明且于諸爻利貞每指為戒如艮六五象曰
中正乃謂正字羨文如未濟九二象曰中以行正乃
謂因中得正易中正字之義為愈悔矣故子常曰中
易識正唯知也噫孔子云君子貞而不諒其如世之
學易者諒而不貞何哉

觀四仲中星則知天行之變易無頃刻停也萬彙化
生于其間者何能停瞬息耶

乾坤合德劉柔兼濟不可偏也九卦首之以履謙之
以謙履象一陰明上下之分說而應乾履虎尾而不

咥履之所以亨也用六永貞以大終也不于履三一

爻見之手謙象一陽得順遜之宜內止外柔為君子
之有終謙之所以亨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不于謙

三一爻見之手夫用九用六九六十四卦無爻不然
特即此二爻以例推之耳此固文王處憂患之道而

善用九六非文王其孰能之

家人睽以三女成卦何長與中為家人而中與少使

相睽也蓋離陰在二巽陰在四陰居陰位故曰家人

女正位乎內所以利女貞也睽則兌陰在三離陰在

五陰居陽位女不正矣故曰二女同居其志不行此

其所以睽歟家人睽起于婦人于此益信

冥亦在上消不富也坤陰為冥亦至上則消陰居陰
位則不富象義不明但謂其昏冥不已則又何利于

不息之貞乎

貞者事之幹、母之蠱不可貞何歟蓋母子主恩若
必于正則未免以義而傷恩矣下卦本巽二又得中

巽而且中正在是也昔衛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其
子作詩自責曰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戒無

令人深得不可貞之義矣葉公以証父操牛為直孔
子曰吾黨之直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

中矣在父且然况于母哉合而觀之其義愈顯

乾健自強純乎天德之剛然潛見躍飛與時偕行而
剛健中正純粹精焉此所以謂之自強不息此所以

謂之天德不可為首只是終日乾、無方體也
善則歸親子道之常也况幹父之蠱敢顯親之不善

哉所以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以德承親自善親
譽日彰非六五剛柔得中其孰能之

震上巽下為恒震上兌下為歸妹只初三易位而恒

與歸妹所由分也歸妹初爻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

三爻亦曰反歸以娣三而反歸則六在初矣非恒而

何五爻亦曰不如其婦之袂良孔子總只一點恒字在學者須會通而觀之

歸妹九二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初曰以恒二

曰未變常、即恒義蓋初三易位固恒變為歸妹矣

九二中爻會何變乎不變常即是幽人之貞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君即六

五婦即初九是故初之以婦者以恒也謂五不如初

之以恒者歸妹以少女配長男不如恒卦震巽二長

相配為尤善也如此而吉者何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五位得中且貴吉可知矣

屯象建侯而不寧建侯者震也不寧者坎也比象不

寧方來上下應也上坎不違寧處而下之坤陰方來

也坎陽在陰中有不寧之象

解二田獲三狐得黃矢坎中陽畫象矢故云得狐五

射雉一矢亡離中虛故云亡坎為狐故既濟亦因坎

取狐象離為雉鼎三亦因上離象雉膏可見各卦爻

辭會通觀之其義自顯

復大象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商旅不行此實

事也類推各卦象詞何一非實象非實事乎可見至

日是先王時事不省方與商旅不行是后王時事

乾一也震動于上為大壯艮止于上為大畜皆四陽之卦故卦辭曰利貞象傳皆曰大正况大壯以四爻為主大畜以上爻為主故二爻皆善

大畜象傳云剛健者乾也篤實輝光者艮也乾艮二陽誠中而形外也由此畜之不已則日新其德其進

無疆而德之蘊畜愈盛美皆所以形容大畜之義則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皆指上爻之陽言

大畜四陽艮之一陽独在上爻有不家食之象六五尊尚上九亦有養矣之義所以在一卦謂之剛上而尚賢在一爻謂之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可見畜之所

以大者全在上九

鬼神之情不可窺鬼神之狀不可見何從而知之也

精氣為物、則有象有象則終壞而為鬼游魂為變

變則無方無方則不測而為神是鬼神之情狀不于精氣游魂而知之手

有物必有變人知死之為變也孰知生之之變哉

精氣游魂其而為人故曰人者陰陽之交鬼神會

用晦而明晦者明之藏明者晦之發晝夜之象也日雖晦于夜而必明于昼固用晦而明之義譬人在內之暗處而見外物甚精亦可以識用晦而明之一端

矣

黃中通理正是根心生色四體不言而喻的氣象

八卦本象巽不為木而為風兌不為金而為澤風澤

皆氣言金木則固于形矣然則艮為山而山與澤獨

非形乎蓋山澤通氣正所謂先天以氣為主也

天地秋分而閉藏人物嚮晦入冥息隨時之道何莫

不然

仰以觀于天文三垣而十八宿列其体日月五星叙

其用南北二極定其中而北辰居所不動北斗斡旋

有常雖造化祿祥未易窺而其文之燦然于天者一

仰觀之可觀也君夫地理則起伏低昂隨處異形未

易察矣何也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氣別則凝而土為

之體氣柔則流而水為之用高而嶽鎮岡陵卑而郊

壤原隰皆土也大而江河湖海小而沼沚溝澮皆水

也凡土之稍高即山稍低即水正氣之別柔所由分

焉是以雨水之中必有山而山之中必有水也但其

脉理夫分派別山過水而黃河不能斷岱華山過山

而滙下莫不狀沆濟固為難知山過山而土石殊骨

水過水而淄澠別味尤為難辨至于氣行土中土行

形氣行形止氣畜水隨而比豈特幾省郡邑之谷異村

鎮里社之各殊而丘涇行潦各有源委坦夷澗燥轉

步移山苟不能悉心審察則其脉理聚散冒從而辨

之哉噫山澤通氣之理猶有未易察者在矣

玩易之乾坤屯蒙需五卦序次夜半日之始也日出

于寅不得不需交朔月之始也月出于庚不得不需

孩提人之始也冠始成人不得不需知仁勇全德之

成也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耻近勇皆自困勉始孰

謂學可一蹴而至不俟積久而即可以貫通乎

地上高堆曰敦坤艮皆土也故取敦臨敦復敦艮之

象

八卦居而造化管是矣天地雷風水火山澤果足以

盡八卦之象乎徒順動入陷麗止說莫非象也真知

此者仰天俯地遠物近身何莫而非卦爻之法象乎

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殆非語言所能解說也

坎陽兌陰卦象也世之論者莫不以坎為雨而澤為

江湖池湖之類矣玩八卦豎圖兌在天而坎在地也

一陰在二陽之上正所謂地氣上騰天氣下降而兌

澤非雨之象乎一陽陷二陰之中正所謂冬至陽生

而水泉動乃井中泉出之象也此固即陰陽卦象言

之也若大象所取則又有不尽然者雲上于天需澤

上于天夫均之為雨也地中有泉師澤上于地萃均之為水也澤水困水澤節均之澤為注水坎為流水矣名以象定象以名變而會意于名象之外顧人之圓通何如

閔京房卦氣直日晷以歲凡三百六十五日而卦凡三百八十四爻以爻合日未先爻多日少故以坎離震兌三十四氣以乾坤六十卦主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而每卦主六日七分是乾卦諸卦分主每歲之日坎離震兌統主四時之節揆之以義既未安况卦爻與日附之一歲則有餘加之閏月則不足矣茲

就其卦爻直日之說而合計之每歲三百六十五日坎氣盈朔虛而閏生焉六十四卦內八純卦上下合體相疊實重二十四爻莫若以三百六十為正文爻與每歲之數合而三百八十四爻與閏歲之數合也此義曾發于麻衣正易心法較之京氏其義稍優雖然全易今卦爻本自周流于歲月日時而以數拘之非易之道矣

周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是畫卦以示其伏羲之精乎因卦以發其文王周孔本伏羲之精而發其蘊乎所以又曰卦不畫聖人之精

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見指卦象而聞非卦辭乎信乎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與乎周子亦可謂善發聖人之精蘊乎

謙五利用侵伐征不服上利用行師征邑國正所謂衷多益寡稱物平施也

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詳此意義貞何取于智乎仁義禮智固是四德貞非德乎坤二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必欲改正為敬以應敬義恐聖人不如如此拘泥

先巽陰卦也上兌下巽為大過而大過名義則謂陽過乎陰是用卦登四陽而取象矣震艮陽卦也上震下艮為小過而小過名義則謂陰過乎陽是用卦登四陰而取象矣此象也則觀象也曾謂學易而可息于象乎

知仁各見使非道之全体所以孟子惡執一之害道人之處世也豐則富于內困所同欲旅則窮于外亦所同惡不知此乃人之過焉不可心也豐屋蔀家焚巢表牛則皆凶有慶吝有吝命則皆吉願人之處遇何如耳

大明終始者元始亨通乾之始也然必變化乃利貞

此乾之所以終乎

坤為牛離畜牝牛一陰麗于二陽之中非畜之之象乎

明入地則晦君子用晦而明存乎學

知至可與幾而知幾其神斯至矣

講習討論故有麗澤之益即兌為口舌之象

易終未濟造化無終窮也

觀于乾而知所以統天者觀于坤而知所以承天者

觀于乾坤而知吾人之形神矣

漸者曰漸之進也非以進訓漸謂進以漸也之字何

必行

順中有物則間而不合故成獄必雷以燭之雷以威

之斯可以去其間而復合故噬嗑利用獄然其所以

利用獄則入在手五之柔故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

當位利用獄也

當雷電並作声光開闔見噬嗑之象

善現象者廓然而大公善現變者物來而順應

咸速恒久盖感通甚速而變通則久一誠而已矣

無心之感久道成化實相頤也故感出有心非可久

之道矣

讀易雜記卷四

天地萬物揔是這箇生機一息不生則造化息矣

生其間日用作止語默周流變化莫非此生機也特

人皆莫之著察焉耳君子惟其著察故終日乾、精

義入神利用安身以崇其德而衍向皆吉途眾人惟

不著察故吉凶莫辨每自驅于咎獲陷阱中而莫之

避矣噫人孰不欲生也而不知生生之易則雖生而

實死矣寧不哀哉

乾健也終日乾、便是終日健而又健自強不息也

若只以憂懼釋乾、意義殊未安文言進德脩業知

至知終正是乾、處

大畜重艮艮陽卦也故謂之大畜重在上爻小畜重

巽巽陰卦也故謂之小畜重在第四爻以一陰畜五

陽也知此則大過小過大有大壯俱不待言矣若大

畜反重四畜初五畜二何其不顧名義思一至此極

耶

上六往蹇來頤志在內也自應三言利見大人以從

貴也自比五言若謂來就九五不特二語重複而內

與貴亦無別矣

家人六二一陰麗二陽之中所謂無攸遂在中饋其

象昭然于卦爻之間而巽順之義亦可意會
共卦本以兌取乎號之象上六云無號者爻位俱陰
故不決也

損則益柔有時故初九即宜酌損益動而巽日進無
種其益無方故上九深成勿恒何也益下可常損下
不可常也欲求損益之義者須合兩卦象象詳玩味
焉

坤上震上復見天地之心乾下震上大壯見天地之
情是天地心情皆于動處見之

一陰陽五陰成比而內比外比之皆真故以元永貞
歸於一卦二陽四陰成萃而乃亂乃萃則不可故以

元永貞歸於五爻蓋一陽則人心有定向而二陽則
人心易清也

乾知大始人人所同復以自知君子所獨復而泰焉
則乾坤合德矣

爻辭九二貞吉者三惟未濟中以行正而解得中道
大壯以中果云困中以求正我則居柔位而且中焉
則正可知矣

履九二陽居陰位剛而得中則象幽人六三陰居陽
位偏駁不中則象武人只中不自亂便是幽志剛使

是武人執不欲履道坦坦而俱履虎尾然幽人武人
盡自視其所履何如

離本一陰麗乎二陽之中同人則一陰麗乎五陽本
無私比本無間隔故取于野之象

大過二陰在乎四陽之上下故棟桷然棟桷則當
脩故又云利有攸往乃亨可見經中文法只著一乃
字其義了然

震巽取象雷風而雷風不足以盡震巽
泰上六自邑告命雖坤有邑象而坤陰至上泰窮反
否為君者至於自邑告命則天下皆不用命非命之

亂如何故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何必又釋告命
所以治之也

知至知終固是乾至之終之即是坤也乾坤二乎哉
聖人與天之神道豈有他哉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

不測之謂神無時無處不然特百姓日用不知耳
卦名噬嗑爻曰膚腊內乾睇乾內皆口中噬物之象

咸四恒二皆陽居陰而皆云悔亡二以中也四亦貞
吉正不專於陰陽爻位明矣

節初九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初生則言語以為
之階也而即謹夫漏言之戒蓋先為口而言當節也

所以成其輔頰舌騰口說也夫四聞言不信因尚口
乃竊皆聖人因先說垂戒之意

敬以直內坤順乾健由中直達故曰直其正也豈作
而致其敬哉

悔心之萌復之機也故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惟復于
初斯無祇悔矣

蒙九二剛柔接坎六四剛柔際鼎上九剛柔節會而
通之斯可以識剛柔相濟之義

學者觀天地間九象皆吾之象也觀天地間九變皆
吾之變也一日之間何往非象何往非變何往非吾

之易學哉

周禮四井為邑改邑不改井亦是膏象

中孚取象不獨豚魚取最親切鳴鶴翰音亦然二居

兌澤故曰在陰上為巽風故曰在天孚中天也則鳴

鶴自有子和孚于外也則翰音徒登于天然則中孚

可以人力與之哉

謙初謙、云者山處地之下初則下而又下之謂也

震二億喪貝巽上喪資斧不當動而動不當遜而遜

故皆有表

乎中猶有祀鬼神之吉上徒遜於外不免喪資斧之
凶

兌上引兌未光故八兌在上之上又皆未盡善

艮二不極其隨其心不快旅四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可見人非剛柔得宜進退由己安得快於心歟

乾極則亢坤極則戰盈虛消息乾坤且然况其他乎
人豫則安不豫則有疾故六五乘剛有貞疾之象即

書金縢曰王有疾不豫

巽初爻陰而上二爻陽五謂無初有終現昼象亦然
庚更也即初陽變陰之義

泰四不富以其鄰由坤之三爻皆陰虛之象故不富
非以陰害陽轉泰為否之意也觀謙五亦曰不富以

其鄰不可類見乎且小畜九五曰富以其鄰亦可比
類而通之矣

坤用六而卦止六位每日每歲自子至巳自午至亥

陰陽各六而六位時成者則乾之九也用六永貞坤

亦乾也

剝復夫婦陰陽循環而無端呼吸升降血氣運行而
不息天地人物一乎二乎一反觀馬六十四卦之消

息盈虛在吾身矣人可不自握其剝復夫婦之樞機

耶

離上曰王用出征五象曰離王公可見王即上九陽
爻六五離王公者麗於上也拘一執五為君爻者茲
可觀矣

幾莫妙于感通之間故咸以虛受為感

乾知始也乾三爻文言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矣坤
三爻文言亦曰知光大也則是坤順承乾行本乎知
不益明矣乎

奇以艮離成卦然二卦本皆有光明之義

困三入於其宮不見其妻人知困之為害也聖上窺
其戶聞其無人抑知豐之害為尤甚乎

邵子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朱子謂老子
有老子之體用孟子有孟子之體用自愚觀之老子
用六而不貞孟子用六九而見首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簡理得成位乎中者人也故
曰人者天地之心

元一也乾象曰大曰始坤象曰至曰生其實至即至
乎大生即生其所始也特在乾坤之有別耳豈曰乾
坤一元哉

大有三本乾體故云公周亨於天子重剛不中故云

小人弗克

人孰不喜益而慎損喜吉而慎凶不知謙受益滿招
損息地吉從逆凶所以君子貴學易

性善本陰陽之成繼八卦即性中之生生苟不尽性
何有乎易

噬嗑二睽五皆取噬膚之象蓋二爻位本柔而膚亦
柔勿噬之易合合則不睽皆于本爻言之

自無而有曰變自有而無曰化變化生生不窮非神
易而何

喪馬或與噬膚載鬼皆睽之象也自復有終往何咎
往遇而隨是合睽之義

進六子退乾坤果曰文王能進退之哉可得而進退
者非天地自然之造化也

坤以乾以為主者道之常也所以坤先則迷後則得
主有常迷則失主而反常可知矣復卦上六迷復以

其圖君亡象曰反君道于此可以預現

文王序六十四卦本是順天地自然非有意安排之
也後儒說序卦者未免牽合傳會反失之鑿

悟得乾知大始四字徹則知至矣
六十四卦獨于坎曰維心亨八卦獨于坎曰為心病

信乎坎中一陽有象於心也有孚則心亨多憂則心
病人人同此心也安得常亨而無病哉
師本以二爻為主師初出以律正以九二在前出有
紀律所以戒也若如本爻柔弱無主否戒凶矣何也
樂之六律皆以陽言呂則所以助陽耳是故自古未
有師出無主而能循紀律者不然出字律字皆無着
落不免強解
蠱初上二爻而卦之主爻也初言意上言志巽艮到
柔亦于此見矣
蠱至上爻蠱之極也固事不可為矣所以不事王侯
侯高尚其事曰不事曰高志尚亦是艮止之義但臣
道猶有高尚之時而子道則無時而止也故上不取
幹蠱之象
豫本以四爻之剛為主象曰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正是外卦應內卦也剛柔相應所以順動成豫
或云乾初變姤故巽取潛象坤初變復故震取履象
皆不免牽扯傳會
復六三類復厲宜不免于咎也其所以無咎者得非
以義言之復之雖類尚知自復故象示義無咎也即
此簡類旁通其義無窮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又利貞者性
情也是性命性情一頁字盡之矣
離下乾上為同人離下兌上為睽睽五同人二皆取
宗象蓋以先天卦位言之乾兌離震有同宗之義也
若宗義不明于同人則曰以陰宗陽于睽則曰離兌
皆陰之宗而相背馳象義愈晦
艮上吉故八艮在上皆善詞陽宜上也
時乎同人而止用乎宗人故吝時乎睽而宗人噬膚
當往解之故往有慶
陰剝陽復固天地盈虛之道克己復禮是君子剝復
之功
卦起于一陰一陽一陰一陽即乾坤也乾坤立而萬
化在其中矣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陰陽交媾即
震巽坎離艮兌是也六子交媾而萬物不可勝窮矣
故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
艮二本柔而在三之下柔不能極剛下必隨乎上皆是
實象
人在天地間與萬物異者惟典禮焉耳即舉陶所謂
天叙天秩者是也聖人於易卦爻既示之以象而又
繫之辭者無非欲人現與通以行典禮趨吉而避凶

也雖云神易無方體豈出典禮之外乎故曰嘉會以合禮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所謂天則何心他求哉即一卦而元亨利貞資始變化之以時即六爻而初潛上亢見惕躍飛之各當九樂行憂違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何一而非天然之則所自有乎

只自強不息便是乾使統天御天而人不識耳聖人知幾顏子庶幾兩條相連意實相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九所行者皆善幾也顏子亦庶乎知幾其神矣

豫以一陽為五陰之主分明有建侯之象與師之卦象亦相似分明有行師之象

現十二辟卦即十二地支自復至乾自姤至坤即自子至巳自午至亥陰陽生生循環無端總一太極也即家人與旅之卦昼琬之家人內也旅外也所以離內巽外是入而麗乎內也故為家人艮內離外是止而麗乎外也故為旅可見卦象卦名卦義一也

艮象數應中孚三得數雖一以應言一以比言然當比應之位而以陰應陰以陰比陰實相致也謂中孚三與上為得數者非而謂艮之敵應為忘已忘人者

不知何所取也

象曰湯武革命曰有孚改命其義一也

上九觀其生而曰志未平大九一卦二陽二陰爻者只以一爻中正為主

參兩者一奇象天圓而圓三三本奇數三、為九故乾用九也而偶象地方而圓四而本偶數兩四為六故坤用六也

六有定體九為員神用九六者須明辨之

參五者兩與三為五天地之生數也再三兩則二五為十天地之成數也再參而兩之則參伍為十五復

見生數故三五以變也且九六合為十五老陽變少陰則九變為八老陰變少陽則六變為七、八亦成十五是三五之變即九六之變而一原于天三地兩之本數也

九圓六方象數原不相離
河圖天一地三天五為參天地二地四為兩地合一三五為九三四為六倚數即用九六是也圖本相生以生數為主此河圖所以為參兩也而三五錯綜皆

圖之變數耳
終日乾、不厭不倦便是至誠無息便是三兩天地

洛書雖無十數一九三七四六二八皆成十合中之
五數則縱橫斜直皆成十五要皆錯綜其數而成焉
此洛書所以為三五以變也然其所以錯參伍而成
其變者不過本一三五二四以參而之焉可見書亦
不能外九六以為之用也
圍之全數五十有五合六九成五十四此所以包九
六而為之用矣現圍象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本
皆相合陽生陰成陰生陽成而圍之數本相生故其
數為有餘書之數四十有五雖曰縱橫斜直皆成十
五其實三其十五而總成四十五也現其象陽居
四正陰居四隅皆以陽統陰而闕其地十之成數也
蓋書之數本相克故其數為不足惟不足則不容以
不生惟有餘則不容以不克焉書生克之相為用也
如此然則參而參五雖本在說著而即圍書亦可以
現會通矣
河圖之數十者天地生成之全數無盈虧也洛書
之數九者天地變通之活數無窮盡也
參兩參伍錯綜變通數即道也
自下訟上言自下而訟于上非訟乎上也自下而求
直于上非二之中道矣

乾以易知而知至至之何所至也知終一之何所終
也故曰致知在格物
一卦六爻多各發一義若彼此鈞連牽搭反晦本爻
之義而專取互變者為尤非
小畜初九復而曰自道有不為小畜之義二之彼而
曰牽以二本陰位不免有牽係之意然俱以乾體而
吉
既曰無妄元亨利貞又曰匪正有青俱本卦實象實
美非設為之詞也
在一卦曰匪正曰外至在九四曰可貞曰固有卦爻
互相發明類如此
細玩艮之卦畫上一陽有背象爻於四謂身三本屬
人而一陽已限隔矣故于庭中不見人也近儒便以
不見為性體又以此止知為聖學其亦未知艮之所以
為艮歟
震長子先以女歸妹取兄嫁妹義亦是而其禮想自
帝乙始
大圍極書即天地之造化也不明大極圍書者不足
與論天地造化不窺天地造化者不足與論大極圍
書要之一陰一陽之謂道盡之矣其如仁知各見日

用不知何

太極圖書盈滿而間不可洩史離也知此者便是知天地之化育

圖書編首之以古太極圖次河圖次洛書次易卦先後天圖總只是一箇理一分殊然理之一者無窮分之殊者無窮而散見于各卷者何窮哉

天地之數限于五一二三四五萬事萬化無餘蘊矣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生成奇耦變化不窮未有出乎五數之外者

巽二與上皆曰巽在昧下者而爻皆以陽居陰之象過于柔順非則巽中正之道也

觀歷代祭典有殷祭之名及考鄭康成釋禮曰神設祭也五年而再殷祭是殷者盛也祭之名也薦上帝配祖考殷祭之盛禮也故先王象豫以作樂崇德而用之設祭則樂亦以殷祭為極盛矣

雷出地奮亦可見殷盛之意

困三五困于酒食朱統赤統所以形容世間終生沈醉東縛於富貴中者至矣若困而不失其所享非君子超然富貴賤外者其孰能之

大畜內乾健外艮止彖傳云能止健獨與他彖異蓋

止即積、文王緝熙敬止之義非止其健而不進之謂也止健並重但玩味能字畢竟上九為大畜之主爻

旅之三內卦也故象焚旅次以過則近離而焚上外卦也故象焚旅以則處離上而焚過則取存獨於旅之時哉

內明外動則為豐內止外明則為旅用明者其慎之月幾望之象三小畜上以抗陽出歸妹五以應陽吉中孚四以從陽無咎美亦近之大畜只是陰盛之象小畜以陰畜陽歸妹以柔乘剛中孚以陰相孚陽其

義一也吉凶無咎各自一爻言之不可滯此一語說况四五上爻位亦自不同乎

道有變動故曰爻其實只是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自有變動乃謂之爻正爻以效其動之謂也一變動之謂陰陽有等故謂之物即陽物陰物之謂也陰陽相雜故謂之文陰陽位有當不當故吉凶生焉何心

紛、遠引而反悔之也

巽木在下坎水在上則為井巽木在下離火在上則為鼎皆是實象玩卦登之象亦然

乾統六十四卦之衆而不見其不足乾在六十四卦

之中而不見其有餘知此始可以論易
易尚中正惟乾父坤母交坎得陽中故坎中一陽在
六十四卦為最重即天一生水是也看來此說亦不
可執泥不然震一索而得男故為長男彼始震者豈
無微耶乾坤卦後即為屯亦始震之意故曰剛柔始
交而難生難則由乎坎矣先天八卦圓圖六十四卦
圓圖孰非震以始之哉始在震中在坎無輕重也
節者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所以初九不出戶庭無咎
時當節之不出也故無咎象曰知通塞是也六二不
出戶庭凶時不出而不出非節矣故凶象曰失時極
是也信乎發皆中節之難
時當通而通時當塞而塞節之道也故曰當位曰中
正
天地間只是一奇耦錯綜變化萬有不齊易之生生
何足藏也
比二四皆陰而內比外比皆吉以其承陽應陽故也
三亦陰柔不中不正即為匪人之比難以承乘應皆
陰而二四亦匪人矣然則匪人之傷得非三之所自
為乎夫二四本吉在三則為匪人可見各爻俱當自
本文言之不可牽連附會其說

同人三爻三歲不與安行也言安能行其故別之事
我
旅道尚柔故二即次而三焚二得童僕而三喪二柔
中三過別也
細玩八卦正位乾在五坤在二坎在五離在二震在
初巽在四艮在三兌在上大畧如此然亦不可執泥
七日来七乃少陽之數也一陽復于五陰之下非少
陽之象而何
豐二四皆有豐節見斗之象夫日中安有見斗之理
蓋離日在下而震雷動于上則幽暗不明不過斗光
而已故象曰幽不明也離本爻在二震本爻在四故
其象同然象傳獨發明於四爻何哉蓋其所以日中
見斗幽不明者由四不由二也
斗在天中夜所見也日為雲雷所蔽故所見與夜之
斗光無異此又因其震動不明以意取象况天文主
在北斗豐卦主在二四而二四皆陰故其見如此人
居豐大之時而為其障蔽則所見反幽暗使小世間
比皆然良可哀也
乾統天坤順承天故曰為物不二
五行之金十干為庚金曰從革庚革也兌為澤于時

為正秋非金而何

各卦固名以義起亦義由名生名義皆以內外為主
歸妹兌少女在內長子在外兄嫁妹故名歸妹三爻
兌主不正故象歸妹以須須賤女也四爻震主不正
故象歸妹愆期反歸遲歸義可象矣

坤三爻象字字是發明坤順乾知之意細玩味自見
蒙之九二六五本非陰陽之正而謂為時中何哉開
蒙貴乎中而非時不能曲尽其啓發誘掖之妙故下
坎陽居陰位象曰剛柔接上艮陰居陽位象曰順以
巽剛柔巽順合乎時也非時中而何

否二包承坤本順承乎乾也以陰包陽則過矣
玩行險不失其信之義可見有孚即坎之象需訟皆
云有孚天水相孚非聖人故設此象義以教人也噫
聖人於天地之造化隨時隨處一一指點實象精美
以教人人猶莫之省也惜哉

人于易觀其會通身心融液上下與造化同游
坤象曰含弘光大文言曰含萬物而化光六二象曰
地道光六三象曰知光大可見坤有坤之光也特其
光不如乾耳豈曰借乾之光乎如此則月借日光亦
類推

非利用禴困利亨祀祭祀是一誠所通鬼神弗能違
况於人乎

易有太極邵子謂心為太極果能尽心知性知天則
此心體量廓然無際信乎心即太極萬事萬化皆從
心出而人皆易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

夫不利即戎戎在我也恐其過于剛也暮夜有戎戎
在人也恐其牽于柔也本當字說惕說而無說則凶
正所以為處戎之道也

乾易知坤簡能若二之美乾三曰終日乾乾行事也
坤三曰無成有終知光大也乾坤知能果二乎哉

雷風以氣運旅陰陽在下故氣雖裁而實相薄其氣
無所不周山澤以質疑聚陰陽在上故質外現而其
氣雖通終限於質是一定不易者質也而氣運質之
外矣

坎居子中而陽自此始離居午中而陰自此始所以
始之者氣也故水火皆以氣用

小畜之初曰復曰自道則不為四所畜也明矣宜其
有咎乃云何其咎而吉者蓋以義拯之宜其陽則自
道不可受制於陰故吉也義字最當審究

先天圖畫以體言乾兌離震在下奇一陽皆不動

坤艮坎巽在下偶一陰皆不動後天圖則以氣言
乾統三男於東北坤統三女于西南而其變動者皆
氣用事也可見一索再索三索乾索坤坤索乾皆自
變處觀之耳不然先天圖乾統三女坤統三男何分
別哉

潛脩進德闇然日章故取象冥升利不息之真
剛來下柔為隨剛上柔下為蠱玩相反之卦亦可以
識卦變矣

艮上乾下為大畜艮下乾上為遯、九三亦取畜臣
妾之象臣妾指下二陰畜之者陽畜陰也于大畜六

四六五謂其以陰畜陽也蓋即此爻畜義而並現之
乎

知未知幾即占也故學易莫要于存神

咸木無心之感有虛受之象也惟虛方能受人惟無
心方能感人六爻皆有應故皆無全善之辭

復見天地之心於動而見其一陽之復也先王以至
日閉關必靜以養其微陽之復也

坤兌皆陰故萃卦假有廟用大牲三爻利用禴皆有
取於祀典者陰幽之美也何必謂其互艮互巽而伏
坎即九象義不原本卦皆妄也

太極無所不包五行一太極也五十為土位本中央
而不可易者圖書左右順逆生克雖不同五在中位
無異也必欲虛中為大極焉何哉

性命本各正于乾道之變化而尽性至命斯全歸乎
大始之乾元

天地間無獨必有對橫圖自乾至坤而復始在其中
不徒乾之六陽與坤之六陰對復之一陽五陰與始
之一陰五陽對由中間復始分之兩邊各三十二卦
陰陽之昼未有不相對也可見剛柔善惡盈虛進退
乃理之必然者雖各卦各爻自有變易然六十四卦

歷三十二位而陰陽大變易焉其機在復始之間其
初為甚微也所以乾純陽也其初起于復之一陽自

少而多極于乾則一變為始矣坤純陰也其初起于
始之一陰自少而多極于坤則一變為復矣坤而復

乾而始縱橫錯綜循環無端孰非天地之化育哉此
先天之圖象也於此識其幾而謹其微則有幾先之

哲無後事之悔故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乃先天之
學也是故君子貴學易

乾三曰終日離三曰日昃象各有攸當也
巽本以初四二陰成卦初爻利于武人四有功于田

可見遇柔非巽之所宜也九二上九皆別居柔位皆取巽在床下之象是巽本柔道雖外別內柔之人不免執禮過卑之失况一于柔者乎
 臨上復五艮上皆取教之象敦厚也臨復上卦皆坤坤艮皆土屬也故皆有敦厚之義
 夫四姤三皆以同體次且然四位柔又處上柔之下故不決而牽三位別又處初柔之上故不遇而未牽也
 避大壯相反之卦也大壯九三即避之九四爻辭于君子小人皆而及之大壯九二即避之九五而爻辭皆利貞大壯之上六即避之初六一則避曰尾厲勿用有攸往一則曰羝羊觸藩無攸利合而現之象義亦同
 黃鍾之管長九寸林鍾之管長六寸其亦用九用六之道乎
 各卦象以名而異名以象而殊確指一人一事非易也
 渙九二渙奔其杭九奔二機故剝中得頤蓋此卦九二原自四來六四原自二往所以象傍謂剝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而奔也機也得頤也即剝來

不窮之語而象愈明矣故卦與爻亦當互看
 巽上別居柔也表其資斧旅四亦別居柔也得其資斧何也旅彖曰柔得中乎外而旅本貴柔故別居柔者得之巽彖曰別巽乎中正而巽尚乎別故別居柔者表之故曰觀其象辭斯過乎矣
 一陰一陽之道不可道也即中庸為物不貳一言盡天地之道是也是道也乾陽坤陰交合變化惟資始資生而善之繼也為不窮故成男成女而性之成也為各足性即天命之性也率性之道即一陰一陽之道而人之道一天地之道也且是道也易之所以生生類仁藏用富有日新成象效法變通不測即中庸教化川流淵泉時出中和位育形著動變皆夫人日用之常也末復結之以不測之神與天載無聲真者一而已矣可見中庸首之以天命終之以天載易首之以一陰一陽終之以陰陽不測而中庸一善書易是篇已統括之矣奈何易道本自中庸易知簡能難愚不肖可與知而與能也而民鮮能之者果以易為天道而難之乎抑以中庸為人道而易之乎蓋緣仁知各一其見者失之過愚不肖日用不知者失之於不及此易之所以不可思為而中庸卒不可能也

噫道不能遠人神而明之一存乎其人而已矣
惟克己者為能同人此所以大師克相遇也無我之
難有如此
或曰形上形下畢竟有道器之分何歟曰君子之道
費而隱以費隱分道則不可為飛魚躍察于上下活
潑地從何處分別道器于此執為魚為道固非離
為魚言道亦非也真知此者方信得忠恕違道不遠
方其性之未知而反身以體究之也以我之知知我
之性我也知也性也利而三之矣三之者誰也信乎
合而間通萬古只此一物人自生分別耳
蓋二謙受益也益上滿招損也故損益皆云自外來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言天則之自見也不誠不知順
帝之則言帝則之自順也一有知識即非坤順承乾
非用六利永貞之道矣
萃有二陽卦辭曰利貞象傳曰聚以正五爻詞曰元
永貞總以五為貞也
震長子也震驚百里公侯地方百里故屯豫皆因震
取建侯之象震象傳曰出可以守宗廟以為社稷主
非侯而何
既濟坎中滿已有終止則亂之機未濟離中虛此所

以柔得中而亨也觀象玩辭活潑地豈獨二卦為
然哉
利貞者性情也孔子固即性情以明利貞之意然則
真知利貞者性情又豈有餘蘊哉
坤象先迷失道復上速復凶反君道者迷指坤君指
初爻之陽也
小畜既曰亨矣又曰家雲不雨自我西郊何也蓋以
卦德言之下健上巽健而巽則中而志行必如此而
後乃亨也以象言之巽雖以一陰上于乾而九五之
陽則不為四陰所畜所以家雲不雨陽尚往也自我
西郊陰之施未行也然則以一陰畜五陽謂之小畜
故言則亨而施則不亨可知矣
陰在天上雲之象也上卦六四之陰象家雲五上陽
皆上往象不雨然其所以家雲不雨者由其自我而
郊故也後天卦位乾居西北巽居東南今巽反居乾
上故為自我而郊之象惟其自我而郊所以家雲不
雨二語互換讀之其義了然陽尚往而陰之施未行
施與畜正相反也
始本以柔遇成卦而謂剛遇中正天下大行易之貴
陽也如此

困九二位本剛中而征則吉上六困極將通

吉蓋以既善則當安未善則當改也

困二既曰征吉又曰無咎何也九二本剛而中也恃

陽剛而急于求進則吉然則為柔揜所以取困則自

求去揜故亦無咎

學易者必欲窮理尽性以至于命故曰知至至之審

雲不雨雖小畜小過皆重在陰然小畜指一卦言而

象云尚往則五位之陽已往而上夫陰小過指一爻

言而象云已上則五位之陰已上而過乎陽揜只是

陰陽不交則雨澤不降却又不可尽以卦爻之象一

律齊之也

未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指下卦坎二爻言即坎卦

九二求小得未出中之義也二雖得中而尚未出中

故汔濟而尚未濟耳

巽乾為觀二陽在上即大觀之象四陰在二陽之下

有盥手之象在下之陰仰上之陽有顯若之象故卦

辭所以發揮現之名義也現之象義與乾五聖人作

而萬物觀之意同有乎顯若與華五未占有乎之意

同即一現占之間民已乎化故曰聖人神道設教而

萬民服卦辭不過即祭祀以形容之耳

久大德業不出知能而知能之良不待學慮何易簡

如之

師卦以二爻為主故卦辭惟九二當之象曰在師中

吉承天寵也即五爻長子帥師一承乎大君之命也

非後世自擅兵權亦可謂之在師中矣王三錫命懷

萬邦也可見王之錫命師中在懷萬邦正所謂仁義

之師象傳所謂能以衆正可以王也豈戰勝攻取專

恃征伐以威制天下者可例論哉吁是可以現將將

將兵之道是可以現王者之師

否而歸之匪人不可專委于氣教也蓋人之所以為

人者以其負陰而抱陽也現否卦象外陽內陰失

其所以為人矣故謂之匪人比卦本上坎下坤而失

本陰爻且承乘應皆陰亦取比之匪人之象爻雖不

言凶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可見匪人不惟自害且

以害人所以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

甘一也甘節吉其臨無攸利故以九五六三爻位不

同然節多苦則甘節為難惟臨之以莊則敬而甘臨

則不足以有臨矣義亦自別

大九人之內明外動者則明反以動而昏震上離下

為豐二三四爻皆以見取象况日中安有見乎之理

所以往得疑疾見之蔽也然則有定見者非有定守其孰能之
咸亨以艮兌震巽成體惟感通故常久而所以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也
困井兩卦本相反也困之坎在下井之坎在上所以井卦取改邑不改井之象且井以陽為泉卦爻雖改坎之陽中如故也
雲龍風虎即中孚豚魚之謂也聲應氣求一本之天然而一毫人力不與焉
洗心退藏於密信非聰明睿知不能也而云神武不殺何歎現禽之制在氣况于人之神乎德威惟畏真是畏德甚于畏威而大畏民志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故神武何事於殺也聰明睿知而不用神武而不殺其藏密為何如
仰視俯察目覩耳聞何往非易何往天地之教然非心同大虛者安足語此
道一心立天立地立人而分為三才無而兩之為卦之六爻豈天地自天地人自人哉同一性命之理也故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若又分性為人之理命為天地之理豈窮理盡性至命之學哉

真信得坤只效法乎乾則謂學之為言效也亦可五上為天五陽而上陰初二為地初則而二柔三四為人三義而四仁六爻大畧如此分屬亦可苟執泥其說分陰分陽以為近之選用柔剛又說不去此所以善學易者不特於陰陽剛柔仁義宜默會其一原之理而于天地人須深窺其合一之原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故初九已事適往尚合志止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之意六四損疾使適亦可喜蓋自損其疾正所以受下之益也適往在初使適則在乎四而損疾乃四之自損為是所以子路人告之以有遇則喜吾儕不可諱疾而忌賢
玩易者即乾坤兩卦象象文言會通細繹透徹無疑方知六十四卦八十四爻俱有著落
觀文言後得主而有常則先迷後得主句斷無疑象傳后順得常又何闕文之有但得主者坤順承乾以乾為主也或以震初為得主或以上爻為主均非知坤順之美者
乾健坤順、即順乎健非與健為對也故中庸曰其為物不貳
鼎初與四若陰陽正應四信初亦不為過也然竟致

覆公餗馬非所信而信矣故曰信何如也

初顛趾利出否而四折足覆公餗可見君子去惡復善當慎之于初苟擇善不審則信道不篤蹶于中途雖善亦凶

恒本剛柔相應在六爻又不以相應為恒

雲龍夙虎火燥水濕鶴鳴子和氣類本相通也故觸之即動感之即應盈天地間何莫不然惟深于易學者自不敢不換

盈天壞問不論人鬼事物有無做翻只是一陰一陽而已矣苟不知陰陽安知通又安知繼善成性

世之處富貴者人人犯着壘上六爻詞人自不容耳

初和兌不疑二孚兌信志陽剛故也來兌引兌則皆以陰柔為悅矣

龍神物也宜其不至於亢矣然而有亢馬時之所在龍亦不能違也知龍則知聖人矣或曰聖人時過乎

亢而終不至亢故聖人無悔曰湯武當夏商未造非亢之時乎桀紂雖惡君也以臣放伐其君非亢龍乎

謂后世無以台為口實非有悔乎周公管蔡亦然謂聖人禮義中正雖臣放君弟誅兄無悔心焉吾不信也噫惟其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此所以為聖

人也故曰震無咎者存乎悔

盥尚未灌亦將灌而薦之時也故有孚顛若精誠感通下觀而化孔子謂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與此正相反

五上在大觀在上而五觀我生上觀其生各爻位又自不同

隨四有孚在道以明無咎蓋孚而不以道者欲交也孚道而不以明者暗合也此隨之所以難也

黃牛離象也故革初象黃牛之革而遯二亦取此象下卦艮體三爻亦別故曰執曰革曰固皆有取于同

體之別也

觀納約自牖遇主於卷斯可以知聖人豫較之心

乾易坤簡人能神明然成則合易簡而一之矣知乾坤之廣大而不知乾坤之易簡安能合乾坤而一之

武非君子所尚也履三武人為于大君其武不可有也巽初利武人之貞執謂武可盡去哉若神武不殺非至聖不能

蒙初用刑上用兵可見刑不能禁心至用兵而後已先號咷而後笑此同人所以相克而相遇先笑而後

號咷此旅人所以禁禁而喪牛

服牛乘馬引重至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以震兌成體震動也兌說也亦隨其物性之動而說者服且乘之耳若強物性以不能而不堪安得謂之隨觀易之慎以終始其要無咎乃知文王小心翼以服事殷所以為周之玄德也歟咸艮內兌外取女吉取在男也且少二之相配歸妹兌下震上征吉征在女也且少女之非宜吉凶之分不待卦詞而決之矣幾者動之微研幾之學非極深何以通其微也否泰之初皆象枚筮茹以其象在陽則征吉不言貞而貞在其中矣在陰則貞吉蓋所貴在貞而征非所宜也要之陰在初尚貞亦非聖人假設貞義以為小人之勸泰二以言乎遠則不避道以言乎通雖三陽之朋且止焉所以致泰豈偶然哉復尚朋來陽氣微也泰尚朋亡陽氣盛也否則非獨學無朋則朋黨矣德至無妄可謂盛矣故元亨利貞然又云匪正何也陽剛本以在上為正也剛自外來為主於內謂為天命之正可乎所以慎其匪正則有肯又云不利有攸

往何也既來為主於內則不可往矣震動于下又欲他行將何之乎所以又戒其攸往則不利無妄乾上震下初爻乃成卦之主也一陽在初二五剛柔正應據卦体何不正之有彖傳乃曰剛自外來為主於內所謂匪正可以意會矣何也聖學渾以天命為主萬善本所性之具足者稍涉一毫外至即為行仁義矣可見匪正亦非聖人設此以功戒人也現其象玩其辭無非即其實象以示人欲人純任乎天耳志聖學者可以一毫人力參于其間哉四曰可貞曰固有則外來匪正為愈明

龜本自來于內者也初雖陽而卦本震動下頤由上頤以動故為自含靈龜而觀柔頤之象虎乃求養于外者也四以陰求陽以上頤止卦應下頤之震動故為虎視乾：其欲逐之象訟九五乾剋中正二應五四比五故皆云不克訟乾二龍德正中不過信言謹行閑邪存誠聖學切實有如此近之論學者多見其好異也貪玄寂之妙忽閑邪之功此學之所以無成歟井三求王明或謂求即行惻者代為之求也不知可用汲我之所以求王明者自有在矣即文王豈弟求

福不回孔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故曰巽乎人之求也豈世人自小以求售之謂哉

人自強不息便是乾此外更無別乾也但從問剛到今幾人真能自強不息哉

否二坤體得中故能包承然否之所以成卦者以大

往小來也惟其小來坤二得中所以小人吉惟其大

往而上承九五休否之大人所以大人雖否而亨則

其包承皆卦體自然之象何必以包承小人為句

其行次且一也夫四位不當始三行未章其義自別

巽象傳若於卦辭未之釋也細玩之事必待重巽以

申命而后行之非小亨而何別巽乎中正而志行非

利有攸往而何柔皆順乎剛非利見大人而何是故

以二字承得最緊惟會通全文以玩味其意義當自

得之

陽大陰小即巽本以初四之陰柔成卦故曰小亨二

五別巽乎中正而志行故利有攸往初四柔皆順乎

剛故利見大人亦有不可執泥陰柔為巽之意

恒象傳曰終則有始即咸恒二卦相反觀之終始自

見

歸妹位不當謂兌以柔位乎三震以剛位乎四也柔

乘剛謂三柔乘初二五上乘四之剛也易之象義果可執要典以論之哉

坎陰陷陽也上陰故凶離陰麗陽也上陽故無咎

凡卦又只當於本卦本爻求其象義苟於本卦求之

未得其肯便求之互卦變卦以迂就其說於本爻求

之未得其辭便指承乘比應并互變體以牽合大義

是豈學易之道哉噫說理者既不求諸本卦本爻之

象象而執互變以言象者又不免使本卦本爻皆脫

空矣何怪乎易學之愈晦也

易本變動不居謂無卦變不可也然昔之言卦變者

或言一陰一陽之卦自復始來二陰二陽之卦自臨

避來三陰三陽之卦自否泰來或又謂彖傳凡言剛

來柔來皆從乾坤來未免確指某卦從某卦來矣舍

本卦論他卦甚悖經旨又惡足與論變通之另

天下之動貞夫一惟貞則一豈徒陰陽各得正應位

承乘比應不相悖哉知乾一卦利貞在乾道變化坤

一卦利貞在坤順承乾斯可與語貞一矣

需六四出自穴上六入于穴者兩耦之卦象也出

入者誰歟蓋上三爻只當以坎中一陽陷於二陰為

主看則九五雖出於四之穴又入乎上之穴出入字

固有着落需字亦有意味四需于血而曰順以聽者陰需陽而聽其出故為順也上有不遠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蓋需以五為主上六雖不當主人之位而敬以需容亦未大失矣且以上視下曰客三人來雖乾之三陽亦為所需之客則坎五為需之主入何疑日出則人物之陽精與之而俱顯日入則人物之陽精與之而俱藏人與天地二乎哉豫以四剛為主彖詞利見侯行師彖傳順以動豫四爻辭由豫大有得象辭志不行也諸說拘執君弱臣強以病豫何哉履卦惟三與上應故自上視下有視履其旋之象惟其無我方無受人以能問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顏子其成乎水流坎陷之中盈科漸進有習之象麗澤氣君子以朋友講習與習教事之象相類論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兌說也惟講習而說在其中矣熟玩古太極圖河洛先后天方圓圖天地造化描寫殆尽恒以二長相配咸以二少相配歸妹以長少配不以

正故初三五皆曰以婦亦于相配不正之中有取于婦云耳詩于韓侯娶妻云諸婦從之婦妾勝也兌為妻歸妹內卦兌為主故也神也者故萬物而為言者也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刑可敬思火日內陰而外陽離之象也人得之為神水月內陽而外陰坎之象也人得之為精神交則日月合水火既濟而地天泰矣反是則未濟也可不慎矣圖書卦爻整日流行變動于前而不識更於何處學易二十八宿角為東方之始故晉上始上皆取角象何謂也易道窮則通終則始晉進也進而至上卦爻終窮無所晉進矣而進之不已又必始于東方之角始過也過而至上卦爻終窮無所過矣而過之不已亦必始于東方之角皆終則復始之義也况日之晉於地上也陰之過乎眾陽也俱自東始日地進而又進陰陽過而又過本無終窮而窮則反下孰非自然之造化哉地木曰升順而巽者易山木曰漸止而巽者難也咸本無心之感九四不言心所以為利貞之感惟一

於朋從之思慮，往來則有心矣。有心非貞也。離卦中虛，則明生。故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易無思也，豈不思哉？天下何思何慮，雖殊途而實同。歸雖百慮而實一致，雖有思慮而同歸一致，何思慮哉？現日月寒暑往來屈伸一皆自然而然而惟、朋從則非矣。要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會而通之，則存乎通微之思。夫困皆兌在上，困有言不信，人言不信，己之言也。夫四間言不信，己不信人之言也，皆以兌口在上故耳。避本陽避初二之陰，亦取避象壯本陽壯五上之陰，亦取壯象此又困卦名而取象也。卦之名義重矣哉。坤上六象本純陰，其竇陰極陽生，故曰陰疑於陽，夫有疑則爭，則戰矣。現六二不疑其所行可知也。所以避上并三皆曰無所疑，豈二則往得疑疾矣。今而現之其義自明，何必改疑在疑。過涉滅頂，凶無咎，若節貞凶悔亡，所以君子當其時勢之難，惟求其在己者，內可以無悔，外可以無咎，而凶非所計也。

坤五黃鐘通理黃即坤也，中通非乾陽之通達而何。坤四括囊，坤牀，耦屋中虛，容物故象囊而謂之括者，蓋坤本主翁，四九翁之翁也。且在下卦之上，故取括義，所以象與大言謂閉也。隱也，慎與謹也，皆可得意于言外矣。豫二位本中正，獨於四無承，柔比應之，無此所以明決而見幾之早也。三則遲而悔矣。益五陽剛中正，純乎益下之心也。故其惠益天下之心，不待問而信之矣。然豈特乎信我有是惠心已哉。凡及人之惠，皆我之德，人亦莫不信之矣。此所以大得志也。象傳曰：民悅無疆，中正有慶，其益無方，此又得之。萃王假有廟，象傳曰：致孝享也。家人五王假有家，象傳曰：交相愛也。可見假字當依象象作感格之義，為是何為獨以至字訓之也。漸上巽下艮，本以三四變易成漸，是六自三進居於四，觀象傳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以此釋利貞宜歸之四矣。然又曰：其位剛得中也。則進得位進以正，皆指九五言矣。但觀之卦象，未見進義，惟自漸與歸妹反體觀之，則九五進得位進以正，則

得中其象義昭然何必謂渙九進三旅九進五哉
 大壯六爻惟二四貞吉正謂得柔以濟其剛耳或又
 謂利貞為戒詞豈知貞者哉
 豫六二處坤土之中故為石初應四而鳴三比四而
 吁二獨介然于中其堅如石故為介于石之象雷電
 本相須故震離上下皆取雷電之象
 易有大極兩儀四象八卦皆從此生是易外更別無
 道若堅執變易從道之說則易與道二矣且有心變
 易又何道之可從
 謂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即家初開家之義
 臨五取知臨之象蓋二陽剛中浸長于下六五居君
 臨之位早知陽剛可任而虛中以應之又何所不宜
 故曰聰明廉知是以有臨也
 家人卦巽長女在上有姑之象離中女在下有婦之
 象二四陰柔得正有女貞之象內明外巽有善於處
 家之象且女正由於男正二五剛柔中正亦有女正
 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之象
 堯舜性之純乎乾也湯武反之由復而至乾也故曰
 復則反也
 訟坎卦在下一陽陷於二陰有歸逋之象其邑人三

百戶乃下大夫之制也
 井以及物為功現上本陰柔而以勿養為大成是又
 以卦登取義不全在陰陽剛柔之爻位也
 元亨乾之始也利貞乾之終也大明終始乾其庶幾
 矣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事雖萬變中心一而已矣
 喪羊於易無悔喪羊於易則凶壯五位本陽而喪陽
 蓋四陽大壯猶可喪也旅上位本陰而喪陰蓋旅道
 尚柔乃以剛終安得不凶然羊羸牛馴其象自別
 王臣蹇、匪躬之故現古今人臣之當難者皆非致
 難者也即張睢陽文信公可見
 介於石不終日豫之至矣向非介石安能見幾明決
 若此
 既濟九五只為坎中實不如離中虛所以終不受福
 凡治以小康而自盈學以小善而自足者可以首矣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虞廷允執厥中其即道心剛中
 之謂乎
 小畜以小畜大小過五以小過大故陽不為陰雨用
 皆密雲不雨
 窮理尽性以至命若利之而為三將以順性命之理

又合之而為一一之三之願神明默成者何如耳
理性命若未透徹則功何所施且本無窮又冒從
而至之也

旅取外義坎象傳以外卦為主謂得中乎外而下卦
三爻瑣：童僕皆以艮小子得象九三乃艮本爻而

曰表其童僕貞厲者正以陽爻居陽位雖若未喪而
以義據之則其喪也必矣

艮止在初止之早也故云未失正

箕子雖以奴而晦其明而貞明在中實不可息

夫以五陽決一陰若易、也在一卦則字號有厲象

傳謂所尚乃窮在六爻初壯趾不勝二暮夜有戎三

壯頰遇兩四無膚次且五莧陸未光上無號有吉可

見國之決去小人學之決去已私其難有如此

夫決也五陽一陰其名曰夬名義正相頌也

渙初本柔而象馬壯者坎為馬也初六柔柔則位而

即其用極於渙之初庶乎不至於渙故爻不言渙象

曰順也若以二為馬壯則在初無柔二之義

學易者固當現象玩詞現變玩占苟不能現其會通

亦何以盡其象辭變占之蘊

陰陽止六位所以卦止六爻現每歲每日自子至巳

為純陽自午至亥為純陰至七則變

解維故過宥罪然三曰由獲三狐上曰射隼高墉獲

之可見當解之時亦必去大惡故小過仁義並用斯

為解之善也

恒只久于其道最難

既濟可謂盛極之時也初濡尾二喪茀三伐鬼方四

終日戒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上濡首厲卦

解曰初吉終凶大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入之

虞既濟也可不慎哉

虞既濟之感必如堯舜禹之兢兢業業而後可否則未有

不初吉而終凶者

師五田有禽比五失前禽、乃飛走動物之通稱舊

井無禽此禽即井中物也何必拘定禽為鳥且二十八

宿皆曰禽星亦可觸類而通

比五邑人不誠下卦坤有邑象邑人指六二二本得

中二五以中道相比不得告誠故曰上使中也

師五田有禽利執言者討叛戡暴故為王者之義兵

比五王用三驅失前禽者舍逆取順故為王者之顯

比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臨者以至誠感人而無期心之心故曰未順也臨

者以私恩悅人不免柔媚之意故曰位不當陰陽之分其霸王之辨乎

咸感也雖以陽臨陰而必有取於咸臨夫決也雖以

剛履柔而必致傲於夫履知此則知用九之道矣

八卦六爻皆有定體至七則變而九則其周流不息

者也反身當自得之

旅下艮上離六五射雉一矢亡離明雉象陽昼矢象

六自三進居於五以成離射雉也九自五下居于三

矢亡也三五變易故成旅五雖不言旅而射雉即出

旅之義

知至至之知終、之使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解上高塘阜悖與公用射復之象皆自本爻言為是

陰居解上故為悖也解而上則解矣故為解悖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

乎況于鬼神乎總只是豐大不可恃之意即豐與旅

相反其義亦然

未濟上九既曰有孚飲酒又曰有孚失是何也有孚

信也卦終則變安常俟時理之可信者也言信其安

常俟時而至於宴安太甚則亦信乎其失是矣故曰

宴安配毒不可懷也

此初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義可觀

巽兌本各以一陰在上下成卦而皆有取于到中中

孚本各以巽兌二陰成卦亦謂柔在內而剛得中所

以三得敵四馬匹亡俱不與其中孚而鳴鶴子和有

孚孚則在二五可見各卦雖有成卦之主然二五最

重而尤重乎到中

幽人多為超世絕俗之行以自高履二履道坦、中

不自亂可見到中即其坦、之正道也只中不自亂

便見其幽閑故曰君子依乎中庸

兌本無言之說即理義之悅我心是也然講習理義

莫如朋友故朋友聚樂亦惟講習乎理義焉耳浸灌

滋潤其中心悅懌自有不容已者兩澤相麗即朋友

之象時習而悅朋友而樂即此可見

各卦爻一字一句皆是本卦本爻原有此象此義也

若曰聖人誤為之詞以為卦爻之勸戒是皆有意為

之安足以窺盈虛消息一出於造化之自然哉但象

傳每有發卦辭言外之意處要亦不相悖也或義出

象外尤宜詳玩

衰多益寡稱物平施豈君子有意以加損之哉大凡

常人之情每視己大高視人大卑人物不得其平只

自私自利之心為之也所以尊已卑人貴己賤人利已害人是已非人皆謙之反矣現彖傳止以一盈字對謙字言之意亦可見是故謙固在乎屈已下人虛已受人而平物我者謙之則也否則以象恭為謙者何以別之哉

既未二卦現其象重陰陽交與不交玩其辭則俱重在離上既濟彖曰小者亨也初吉柔得中也未濟亨柔得中也下經多陰卦用事于此益信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只終日乾一不待安排天則自見也

夬三月卦也而夬陸生馬故九五取夬陸之象或曰夬陸即昌陽也子夏傳夬陸皆木根草莖則下柔上醫家本草莖有六種皆屬陰其上六陰柔外見之象乎始五月卦也而瓜成馬故九五取瓜之象瓜亦陰物且云以杞包瓜即陽包陰而陰在內卦初爻之象也

三陽為泰鷺鷥必在仲春則陽出地上故豫可見泰豫義亦相固

艮下震上小過山上有雷故取象於震之聲也彖傳有飛鳥之象馬雖取象卦畫然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上逆而下順是亦以音而取象矣聲音其震

之義乎

上震下坤豫作樂崇德亦是以聲取象

宗廟之禮君視割牲取血主婦執筐俎歸妹六稱女則不成其為婦稱士則不成其為夫矣安得為歸妹之終哉且震陽兌陰震為筐而云女承筐無實兌為羊而云士割牲無血如此則不可以奉宗廟之祀故稱女稱女士又安足以成歸妹之道

現謙五之利用侵伐同人五之大師相克信乎一日克復天下歸仁

繫辭曰無咎者善補過者也然益初曰無吉無咎萃

五曰大吉無咎夫五曰中行無咎萃二曰征吉無咎此卦辭曰永元貞無咎隨卦辭曰元亨利貞無咎可見時位不祥事機靡定必備善全美始得免過無過之難也如此孔子假年學易可免大過宜欺我哉若夫厲無咎此固用心衝慮而後作者也至如困二征凶無咎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凶無咎所以誠身莫先於擇善

乾知始知壁則巧也坤代終聖壁則力也

小過陰過乎陽陰本小也六二以陰居陰而六爻惟一為善者何哉下卦艮陽在三其主卦也三陽在上

而六二陰在陽之下則不及其君乃是實象當小過之時而不及焉此二之所以為中正歟復止陽復於初也餘皆陰爻而休復獨復皆取陽復之義剝本陰剝陽也上乃陽爻而剝與剝虛亦取陰剝之義遊乃陽遊於上也初乃陰爻亦取遊尾之義損乃下益上也四為上卦亦取損疾之義卦各有名名即一卦六爻之大義也現卦現變可徒泥夫陰陽之爻位不顧名而思義哉咸本無心之感而六爻與全善之詞者係於應也大壯大者壯也大者正也初九九三陽居陽位皆未盡善而九二九四陽居陰位皆曰貞吉何也當大壯之時而過於壯者雖貞亦麗二四柔以濟剛此其所以為貞而得用壯之道也可見到而能柔為尤難卦以中正為尚矣諸卦得乾坤之中莫如坎中之一陽坎之得中莫如既濟而離亦得二之中也坎二求小得曰未出中五坎不盈曰中未大何也屯蒙諸卦之首也屯上坎九五屯膏大貞凶反不如蒙九二包蒙吉既未諸卦之終也既濟上坎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反不若未濟九二貞吉而未濟六五貞吉無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較之既濟六二婦喪其

第者為尤善焉是即坎一卦而他卦可例推矣現象玩辭亦可執剛柔定位論中正哉故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元者萬善之長亨者嘉美之會諸卦爻多亨而元亨無幾可見嘉美之會人多能之而亨以萬善之長也豈易能哉利貞雖並重在各卦爻多重貞字易之象造化之象也易之辭造化之辭也易之變造化之變也易之占造化之占也天地之造化周流闊闊何常之有易之象辭變占亦然故人非心同大虛與造化游者安足以學易神易無方體也人心廓然虛明畧無隔碍則天地即吾心之造化若稍有一毫沈滯難以善自負亦物而不化便為造化之靈矣神易云乎哉渙豕玉假有廟王乃在中也謂九二坎體本有剝中之德可以假廟豈徒曰王在廟中已哉諸卦象傳皆以二五中爻為主雖巽兌以初上陰柔成卦亦取剝中中孚亦曰柔在內而得中然剝中而應者九五如升臨師萃无妄是也若比五剝中而上下五陰應之比易之所以貴中也

否本由於大往小來所以二爻小人吉大人否亨時是蓋六爻如初二五皆別居柔位而皆善者以其別柔相濟也故上亦別居柔位而高尚其事志可則焉若九三以別居剛而有悔六四以柔居柔而見吝用九用六果可以別柔定注拘之哉

前輩論卦爻取象謂有變體似體互體伏體反體必如此而后象意可通焉變體如小畜上九稱既雨無坎而取雨象者以上九變則為坎也似體如頤似離而稱龜大壯似免而稱羊之類也互體如震九四稱遂泥以自四至五互坎也伏體如同人象辭大川以下體離伏坎也反體如鼎卦初六爻稱妾以下體巽正兌之反初陰爻妾也使必如其說即一象非變則互非互則似非伏則反必有一體相合矣如比於象若有可通不免舍本卦爻就他卦爻矣豈善現象者哉震與巽坎與離艮與兌細玩其象象奇耦相錯即乾坤之交也乾坤交而六子生六子交而卦爻倫總只是一陰一陽之謂道

噬嗑與豐本震離上下離皆取電象蓋陰晴不同時方雷震而有光者必電也離可專以火日象之哉雷電噬嗑百怪震懼潛藏其天之刑獄乎

坎本象水也在解則為雨在屯與需則為雲在蒙則為山下之泉矣蓋在天上為雲在山下為泉也則為雲雷解則為雷雨坎固隨在巽象亦隨象巽名聖人取象之活也如此

克天寒地皆神明不測之易也故神而明之存乎其離交于乾曰天與火同人火在天上大有離交于坤曰明出地上晉曰明入地中明夷巽木為風大過萃亦井鼎則又皆木象茲因玩大象而深有見于象之不可執也已

日光飲散人心寂感其機一也明體則萬古常新易首乾陽元包則首坤陰惟其首大陰也其于陰陽卦序亦皆先火而後長雖曰商之歸藏首坤然揆之天地法象與夫人倫物情所以等卑高別貴賤者終不否二包承三包蓋終不如泰二包策之善

大玄八十一首喫緊則在乎思也而蔽心於淵其玄之至乎

洞極真經以三起數生傳一資傳二育傳三三九二十七故皆洛書之數然生萌息華茂止安煥窮九數屬乎天資用遠與奈悖靜平序九數配以人育塞作煥幾抑冥通九數配以地是生于天育于地而實于

人中間叙本明變極數原名原德其所見頗遠但以
之準易謂熾火無光則不可何敢與太陽比光哉
密雲不雨自我而郊只是一陰不能蓄五陽而所蓄者小
司馬溫公作潛虛以準玄謂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
氣以成體、以受性、以辨名、以立行、以俟命
氣体姓名行命各有圖而圖皆以五行起數其命意
屬詞非不精確然其微義不過吉凶滅否平以定其
占王相休囚死以推其理于玄且未矣况于易耶
小過艮在下故下以三陽為君二即臣與妣初即祖
之義也

卦爻象非無戒意要皆本卦本爻原有此象而戒
自寓于中也若曰設為之詞非惟不識造化法象抑
豈聖人之本旨哉至于各卦爻利貞每、謂之垂戒
其失旨尤甚

乾陽通天徹地諸卦爻皆乾陽之變化耳

精至一也神無方也無方之神常寓于至一之精此
所以一則神也一神自然兩化

乾曰大坤曰至大學在乎止至善惟物格知至則至
乎其大矣

三百八十四爻起于乾初九潛龍勿用大玄有曰藏

心于淵美厥靈根有味哉斯言乎潛天而天潛地而
地而况靈根之本潛乎故一部易總只是教人洗心
君子朝乾夕惕只是進德脩業而知至知終必有事
焉故曰終日乾、行事也况終日行事而脩詞立誠
尤極緊要惟忠信之人常自知之故能至之終之也
一日克己復禮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及是則天地閉賢人隱
帝乙歸妹泰五歸妹五皆取象焉或歸妹之禮始自
帝乙未可知要之必矣君也書多士篇曰自成湯至
于帝乙固不明德恤祀茲可據矣傳易者每舍帝乙
而指為天乙祖乙者吾不知其故

殷世二十有九以乙名者五曰天曰祖曰小曰武曰
帝世次各殊易爻所稱帝乙微子父也現左傳晉鞅
救鄭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春秋去
古未遠且其言即泰五而終未有可証彼諸儒不以
許帝乙者或以紂之父而火之歟至馬遷史記遂謂
其高道益衰而諸史遂皆因之傳訛承終千古莫辨
世儒信馬遷不信周公其亦未之考歟
繫遯同昧也好遯正應也嘉遯肥遯則絕無係好情
周公于帝乙猶及親見易爻象書多士篇屢表章之
其賢也無疑

巽一陰在乾之上為小畜離一陰在乾之上為大有
 何也一陰雖同而離中巽偏者其位也况風之起也
 各一其方未必偏及乎天下惟日在天上則普天之
 下莫不在其明照之中矣觀其象而小大之象見乎
 湯武德建中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所以德日新也
 坤二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其惟子
 噬四解二旅五矢象皆取剛直之義旅五九居于二
 故曰矢亡
 心之離明一也欽明則明日欽而愈見其不足啟明
 則明日開而自覺其有餘日不足者至日有餘者狂
 堯朱父子其明同而異之者啓與欽也用明者可不欽
 復之初即剝之上也而剝三失上下亦與復四之從
 道同意
 蒙三至于不有躬自暴自棄蒙之極矣身且不顧更
 何別之有
 窮神知化豈化之外別有神哉惟神則化而化之莫
 測者神也
 易無思也無為也何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此易之所以無思為也
 天地間只是一陰一陽此外更別無道無神易無命性

理而闔闔變化以休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萬物之情一陰一陽之象
 坎四納約自牖睽四遇主于卷虞陰虞睽不得不然
 一陰一陽自然化生不測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
 其中是陽陰化生即易也
 聖人齊戒神明其德愚人齊戒可事上帝然齊戒必
 以此也其如不着不察何
 充塞而問只此一物真見此者禹化一原便先天而
 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澤中有雷隨而向之震驚者今皆收聲而淵墊矣君
 子以嚮晦日宴息豈徒曰日出而作故日入而息已
 哉昼馬神隨氣以發揚夜馬神隨氣以收欽特亡于
 且昼之所為幾希于日夜之所息此則象人皆然非
 君子法天之學也真火藏真水元海會元陽正所謂
 潛神于淵所謂淵默雷聲是也君子隨時之學非習
 人知地在天之內不知地之內亦天也人知心在身
 之中不知身之外亦心也知此始可與論乾坤合一之學
 无妄之疾只是震動在下且陰柔相應故耳然疾非
 我致藥何可試哉
 乾坤其人之形氣乎坎離其人之精神乎震巽其人

之言動乎民允其人之骨血乎八卦相錯活潑地
萬物皆備于我矣

係辭曰知始者乾也大學曰知本者人也人之知非
乾之知而何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聖學之逆中和
位育皆主乎來二氏之逆虛無寂靜皆主乎往孰謂
二氏之學可與聖學並論乎

乾知大始萬物資始良知不慮一致百慮知至至之
至此也知終之終此也所以致知在格物
小畜以巽陰畜乾陽而畜之者小故不兩大畜以艮

陽畜乾陽而畜之者大故不家食

否泰往復雖是天地陰陽消長之運其實係乎君子
小人之進退也若世如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
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則至誠悠久無疆皆是實事保

泰傾否不存乎其人哉

損本損三益上故取二益之象即指三爻言也

成性存存道之門渾渾渣自然渾化其為氣也配義
與道養氣非養性而何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道其源也性
其源也自天而言道固性之所自來也成性存存道

義之門性其源也道其流也自人而言性乃道之所
自出也言各有攸當惡可以性道定先後哉

周公于商末稱帝乙箕子以實爻象後儒信箕子而
疑帝乙何歎

精氣為物形之謂也游魂為變神之謂也形有生滅
神止性來耳于此了徹脩身以俟不以大書感其心
斯命自我立矣

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日北則昼長南極入地三十
六度故日南則昼短
晉迫也人之進也未免以失得係心故五之象曰失

得勿恤往有慶也忘情得失何往不利

三有順之象有泰之義故彖傳舉天地聖人之養以
廣其順養之道

復三屬無咎困二征凶無咎象曰皆義无咎也所以
學易貴乎精哉

神易無方體以其變化無常所無定時也真知陰陽
之所以變化則知神矣曾謂存神而可與之以人知
序卦傳雜卦傳亦是易義之一端若律以周易則有
未盡然者

蒙象以時中稱九二蓋也蒙相反坎中一陽原在屯

之五今居蒙之二且劉居柔位亦可以見時中之義
坎在屯五曰大貞吉在蒙二曰亨行時中曰蒙以養
正亦可以現貞正之道矣

離為日坎為月坎在北方虛宿月之本位也每月晦
朔之間月到坎位而日來會之則日月交會而為朔
日現月魄交相摩盪日神月精交相吐納此正天地
之交構也故相推明生萬古常新四時之溫涼寒暑
萬物之生長收藏成由此以翕闔之耳吾人神藏心
離日象也精藏腎坎月象也試自眾人現之每日念
慮經營莫非精神為之發洩及嚮晦入燕息而時方

熟寐則神入于腎而交手精魂亦隨時而攝於魄此
則人人皆然非養生家取坎填離之說也惟夜而寐
也神入于坎故精得神而而愈充昼而覺也精現于
離故神得精而愈旺此其故何也天一生水本陽也
成于地六則屬陰而在人為精故精雖成于地而位
在坎然其元則生于天一其性本陽是謂元精則其
上與神交于離者乃天生之元會也地二生火本陰
也成于天七則屬陽而在人為神故神雖成于天而
位在離然其元則生于地二其性本陰是謂元神則
其下與精交于坎者乃地生之元會也可見水火不

相射其體為坎離水上而火下其用為既濟精藏神
神藏精天人一也人試肯反身而著察之何為精耗
則神昏神勞則精竭又何為熟寐則神完少思則精
固也是故現之精神之交于腎則天地之交構為愈
明現諸日月之交于朔則人身之交會為愈顯雖天
地之造化未易悟而人身之寤寐果難察乎日月即
天地之精神坎離即日月之門戶精神即人身之日
月心腎即精神之坎離人非小天地而何
復到反也故孟子曰湯武反之也人惟一念自反即
陽到反于一念之中矣反己之功大矣哉

雷入澤為隨天地陰陽之息也嚮收入宴息君子之
隨時也
日離月坎天地之造化難窺心離腎坎人身之造化
難測井中陽氣生而水泉動木上膏液貫而火焰明
物理不可以類現乎
使天下之人齊明以承祭祀者鬼神也齊戒以神明
其德者聖人也故聖人與鬼神合吉凶
誠外無神，外無易欲求神易要在存誠
真知命者元亨利貞會其原吉玄晦吝真夫一又何
有于理氣之分

九六若剛柔之異用時行時止各有攸當乾坤實闡
剛之同原無休無方變動不居

易知有親何分物我乾知大始本如是也明德親民
何分休用知止至善本如是也

訟五剛健中正大畏民志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而得
情則哀矜勿喜民不敢訟且不忍訟此所以訟元吉
也若曰占者遇之訟有理必獲伸是教民訟矣

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乾下坤泰之象也關雎窈
窕淑女君子好逑男下女成之象也

需于酒食言人生日用之需惟酒食爾矣若不妄分

此外別有所需不至於交征不已也况玩其辭止曰

需于酒食上下各安其常便是太平景象又曰安常
以待時是需酒食以需時矣豈需五貞吉之旨哉故

以位分言王在、錫豈樂飲酒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群黎百姓徧為爾德詩人以此稱美其君而需于酒

食苟吉之意明矣以道義言筆食飲不改其樂飯
蔬食飲水樂在其中聖賢所需惟此耳不美之富貴

于我如浮雲此外更何需哉

說文曰潤沆井曰沆至未濟曰沆濟各因卦名取潤沆
大學終止至善而始于知止故成終成始存乎艮

同人之先言未同之先而號咷者以中直不
所以號咷也大師克而相遇斯後咲而同人矣

剝本陰剝陽也三無咎五無不利者承陽應陽位本
陽也

九五大人聖人在天子之位也乾龍飛車虎亦其克
晉湯武揖遜征誅之氣象乎在學問其性焉安焉之
謂聖彼焉執焉之謂賢乎

明夷至五與上六暗君最為親切惟箕子之明一出
于正政不息

君子自昭明德用晦而明尚何初坎天後入地之志

乾五飛龍在天德天德位天位然乎天也大人純

乎乾人亦天也所以聖作物觀天且弗違又何中正
之足云

兌為毀折故履與歸妹俱有跛眈之象但一一如此
物泥則不可

无心之感為成聖人非無心也物未順應不與之以
成心也若止于無心與悔何異

人身五臟必精神魂魄意俱全而後成即天一地六
地二天七地三地八地四天九地五地十所生而成

者孰云數為小技忽之哉

八純卦皆敵應不相與而獨于艮言之者正謂其止於止也

精氣為物游視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聖人只教人從自家身中認取

觀習坎行險亦可勞坎之義

大極而儀四象八卦吉凶大業更何理氣之列

澤中有雷隨若心欲求雷于澤中則鑿矣觀月令仲

秋雷始收声此又以時為象者也君子嚮晦入宴息

亦只是隨時之義苟必于卦象求之震東兌西東明

西晦兌屬西方故取嚮晦之象雷收声于仲秋而震

藏兌下故取入宴息之象至謂息乃造化之生機孟

子云日夜所息且引反息踵息之說以為証均屬大

巧不若隨時之義更奄渾融而諸說亦尽括于其中

矣是易理雖精深觀象玩辭不必過求又學易者不

可不知也故曰易簡理得

澤于上天夬夬也君子必知之何而用其決哉天

祿不可以獨享也必施祿及下如周有大畜善人是

富而決于利人濟物則可也天德不可以自滿也若

居德則忌如有其善喪其善有其能喪其能而決于

自高自足則不可也而語一五一反意實相承澤上

于地革聚也君子如之何而法其聚哉兵凶戰危所當戒也于是除戎器焉如裁戢于戈裁索于矢而偃武備文則民固可以群聚而不爭盛衰倚伏所當防也于是半戒不虞焉如安而不亡危治而不忘亂而先事豫防則民亦可以永聚而不渙上下二句亦一正一反而意實相承也若曰除者除舊生新而除與生自是兩義曰除修而聚之之謂是謂聚為除不甚遠相遠而何取于修也

或曰戎器之除不從簡修之義其如銷兵召亂靖亡秦何曰秦累世毒民于兵卒以此亡天下是以窮亂

本咎在窮兵非銷兵也然則秦不銷兵果不二世而亡歟觀武王克商即載戈索弓放牛歸馬周公東征

即制彼裳衣勿事行收何為有道之長獨在周耶可見除即棄戢勿事之意非若秦人之銷兵矣况既曰

除戎器又曰戒不虞雖休兵以養民實致治于未亂此所以為澤地之萃歟

漸象止而巽動不窮也止則無必進之意巽則無獵等之嫌如此而動漸次有序何窮之有

兌為澤卦象一陰在上故兌為正秋而白露秋分不可以觀天澤乎

火生土土中央黃色離納已土故象黃離

思不出位為艮止念：皆天理也

震內外二卦皆震故有遠通驚懼之象

乾知始坤代終故孟子曰始條理者知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中干陽始于甲陰始于庚知此則知先甲先庚之義

乾一而神故統天坤兩而化故順承天

始初九繫于金柅子夏易繫于金鑄是以道曰蒼頡篇柅作柅絡絲跌也即巽為繩之象謂絲繫于柅與柔道章義合

柔道章義合

乾太陽坤太陰震坎艮少陽巽離兌少陰然陰陽太

少又有天地之分焉不可不察

需訟同一乾之健也坎之陷也然坎在上則有畏心

而乾之在下者不敢自恃其健以迫乎險故相頌而

往有功坎在下則有忽心雖乾之在上者亦將自恃

其健以臨乎坎故相訟而入于淵

成性存道義之門其為氣也配義與道信乎二之

則不是

乾初確乎不可拔即乾體剛健堅固之義

自強則可久厚載則可大久大配天地者此也

無妄大畜二卦正相反震一陽動于二陰之下故有外來匪正之嫌艮一陽止于二陰之上故有剝上尚賢之美此所以无妄之初不若大畜之上也

賽利西南不利東北大意艮東北坎北方卦也山止水險故成蹇而西南則非蹇之地矣玩易者須得意忘言過求則鑿

山下有風蠱即子曰虫風族也虫從風化故風字從虫而山鬱風則成蠱也

玩坎離六爻離重二坎重五故由剝柔爻位各得其中正然離明在下則方明而未晷坎水在上則將滿而不陷矣

大畜以上爻為主上九一陽在上有不家食之象一陽出乎二陰之外有涉大川之象

大有九四匪其彭觀詩所云彭、皆言盛也此卦諸陽之盛本為六五所有故四為匪其彭之象

大明終始陽本天也陽明即乾也是大明者乾之體終始者乾之運也

旅三以剝居剝、而過也既以近離焚次見傷于上

又且履屬以與下馬則童僕之衰於之于義然也旅本尚柔過剛者可以戒矣

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則即天則也何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谷正性命是故物格而後知至知性則知天矣修詞立其誠此是進德真功業然必本之知至知終故誠身在明善也

臨為十二月卦二陽在下雖有浸長之勢而陰氣猶盛豈可以勢而逼之哉必俟積久充滿自然三陽開泰故于二爻取咸臨之象咸本無心之感也惟咸臨則吉无不利所以象曰未順本蓋四陰據在上之位尚于二陽之臨未順其命安得而不本之以無心之感乎蓋天道陽氣之進本属無心九二咸臨吉無不利亦是寄象而云未順命者所以推原咸臨之義又緣人事明天道也初正二中亦無進逼之意

咸臨未順命者上坤本順而下為兌體故云未順命一也分理氣者以訟四即命指理言否四有命指氣言是天有二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果真能順其命不得其正則理氣一矣有命自天而時麗祇者此也復即天命而渝安真者此也若曰如何而以義安其氣教之命如何而以道順其性理之命不惟當不下自二其見則進脩亦自二其功又何有

于至命之學哉

道器本無差殊理氣原無縫罅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或曰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教言者必欲一之何歟曰理以仁義禮智之條理者言教以窮通壽夭之限制言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凡言命莫精于此矣果知命本于天仁義禮智之原固穆然不可通窺窮通壽夭之原亦穆然不可測其在天也固於穆而不已其在人也亦惟順其自然而不違耳人惟順其自然凡仁義禮智其原頭乃我之所固有者我當全而还之窮通壽夭其原頭乃我之不可必者我皆順而受之此聖學立命至命之旨也彼以理言命者理也非命也以教言命者教也非命也知命者不以理教分也後儒惟以理氣分命則不得不以理氣分性有所謂天地之性有所謂氣質之性而氣質之性有剛柔不齊性之剛柔又有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不一有得木之性則偏于仁而塞于義者有得金之性則偏于義而短于仁智禮者如以子評五星講命教然不特性有三品已也善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而謂善惡皆天理矣惡有惡之理且置勿論如仁義禮智各

有條理有仁之仁仁之義仁之禮仁之智有智之仁
智之義智之禮身心萬善何可勝窮且一物有一物
之理如木有木之理得水則生得土則榮得火則燃
得金則尅之類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何可勝窮况在
物為理以吾之心窮物之理縱竭才殫思以研究之
于吾之性命何與哉何也含源以窮流其流萬派而
支流猶不可究竟者勢使然也夫窮理尽性以至命
固欲返本以究源而以理氣分命分性其源既以分
矣則支流不得不愈分愈多者亦勢使然也然則如
之何亦惟窮其源而已矣是故今之所謂命也性也
理也皆當究其原也言理而非性命一原之理謂之
非理可也言性而非天命繼善之性謂之非性可也
言命而非於穆不已之命謂之非命亦可也既欲窮
盡理性以至乎命雖歎歎多口勿恤矣
復則無妄無妄則大畜而得所養故次之以頤孰謂
卦序之無意哉
日月交會于朔、蘇也因月晦而復蘇以釋朔之義
也竊常疑之因記憶虞書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朔乃北方坎位禹貢亦云朔南是也蓋日月本交會
于壬而壬為亥子中間虛宿初度正值朔位則朔日

名義其有取于斯乎且易亦取義于日月之交故云
朔易
日陽精也金水二星陰精也金水附日而行其陰陽
交濟之義乎日君象也金水二星輔弼之象也亦可
以見君臣扶輔之道
真知坎離卦象則烏兔之說不待辨而明矣
上經乾坤象天地而陰陽之卦象分下經咸恒象夫
婦而陰陽之卦象合陰陽分合而生生不測義無窮
也大壯利貞乾震本皆陽卦則大也壯也皆其本體
而利貞皆實象也
漸象以女言爻以鴻言女之進必從夫鴻之進必隨
陽皆可漸也
風能動物巽為風故取申命行事之象觀設教始施
命盡振民其義同
震動艮止與離明相上下四卦皆取刑獄之象可見
刑獄民命所關以明為主
渙卦象假享自神道言爻詞大號王居自人道言合
而觀之斯可以盡聚渙之義
處蹇者以來而致吉處豐者以節而致凶、吉皆人
自取豐蹇云乎哉

既曰無妄元亨利貞又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蓋元亨利貞無妄之德即乾之德也然下震上乾震
動也動則必行而往有所之矣既已無妄而震動不
已故彖傳曰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此
所以有匪正之戒也

剝卦中宅也林也與也廬也即卦畫之象

豐二自生妄見往得疑疾故取白晝為昏夜之象

解象救過宥罪二爻曰獲三狐合觀可以識解之美

神妙萬物而不局于物、各有神而不知其神此其

所以為神也歟

困五困于赤綬而利用祭祀是心不孚于人而誠可

通于神在處困者自信焉耳故孔子曰人莫我知也

知我者其天乎

各爻非本位曰或非正應曰也

井三井渫不食而尚未及乎人上收勿翼而始可成

乎井是觀乎井成已成物之學倫是矣

山大則光夜見水澄則光內含雷動則電光隨之皆

陽光也震坎艮本皆陽卦

天下名山巨嶽夜必有光故云光嶽易艮象曰其道

光明大畜上艮下乾象曰剛健篤實輝光謙上坤下

艮象曰謙尊而光可見光明皆見山之實象

履六三巽初六皆陰居陽位皆取象武人信乎陰多

躁也

玩需之象本上陷下健象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

窮然則謂之不陷者需之義也玩一卦之象當求一

卦之義况義有出于象之外者即此引伸觸類其義

無窮

知至知終固乾知也至之終之即坤能也乾亦何嘗

離得坤耶

陰始于巽陽終于艮固小畜大畜之名義所由分然

以懿文德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孰謂博學于文

非養德之資乎

賁上九賁之極也陽象白賁何歟蓋陽在上而分則

文柔則柔受到賁上之志得矣况艮有止賁之美則

無文者乃文之所從生而白賁其賁之極歟

陽居上而陰下從之斯為順也臨卦陽下陰上有未

順命之象

陰本小也在小畜四爻之陰不可以過群陽所以皆

曰不雨小畜象辭曰尚往小過象辭曰已上其義一

也

陰始于履霜終于堅冰其來有漸故曰訓致其道又曰蓋言順也何必改順曰慎

玩節卦六爻本以下三爻之兌節上三爻之坎為兌所節也何也坎之險為流水兌之澤乃積水也所以初象不出戶庭水初積也二象不出門庭則過于節矣三象不節之嗟兌上缺也四安節五甘節惟上則節之極而終于坎陷之苦也

節象曰中正以通初曰知通塞五曰往有尚曰往曰通節豈一于固守之謂乎

萬物之出入皆本于雷故雷出于仲春而萬物皆出

雷入于仲秋而萬物皆入蓋震本乾坤長子故云帝

出乎震觀六十四卦乾坤之後即繼之以屯而屯亦

始乎震也又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

萬物學易者酒會通其意

或問聖人亦有乾上之亢乎曰伊尹之放周公之攝

非亢而何特聖人知進退存亡幹旋敏速不終于亢

耳

後天卦位乾坎艮震陽與陽為隣坎乃東之鄰也巽

離坤兌陰與陰為鄰離乃西之鄰也故曰東鄰殺牛

不如西鄰之禴祭既濟五不如二也

鶴鳴必振羽故曰翰音中孚上本風體而鳴以巽風故曰于天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民可使由之也

一陰一陽繼善成性百姓日用不知故孟子曰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甚矣知之難也

兌剝中則不失已柔外則不失人所以亨利貞

器顯道隱上下總謂之形、非氣而何故程子亦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噫

道外無器、外無道真知者自無道器上下隱顯精

粗之分聖人循、善誘惟恐人離物求道而自二之

耳

坎離先天得卯酉之中後天得子午之中以其一陰一陽得中位故也

時係乎天事本之人時未濟也有字安飲食之常以

俟天時未失是也故無咎然未濟至上極矣上九位

柔才剛不思盡人事以求濟而飲酒至于濡首不信

乎其失是哉失是即失其俟時之常道也

陰陽得位曰既濟陰陽失位曰未濟而既未之亨則

皆在乎柔得中

仰觀俯察而知幽明則天地盡是矣原始反終而知死生則人物盡是矣精氣游魂而知鬼神則化育盡是矣要皆下學之事自然上達志聖學者其可論于虛寂而于此皆莫之尽心乎哉其實幽明死生鬼神一也

噬嗑三與五俱才柔位剛而位不當五得當者中也所以貞厲無咎也四位柔才剛而貞艱貞吉乃云未當者不及五之中焉耳

坤先則迷百姓日用不知後則得主知及而仁守也

震雷坎水艮山皆地得天之陽也兌澤離火巽風皆

天得地之陰也觀于卦昼自見

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性體本至善也故君子體之為直內方外之學

萬事萬物日變化于吾前而莫測其端緒故曰神易無方體

六十四卦文王獨于坎上加習字又曰維心亨其旨深哉故曰性相近習相遠

陽奇陰耦陽有餘陰不足觀日未出而天已明人物已先動作雖日既入而天未暗人之動作者猶未息

可驗也

以乾坤分聖賢之學殆非真知乾坤者

卦必以八爻心以六體之方也而用則六與九斯圓而神矣

知幾見之何其明介石守之何其固惟其介石所以知幾然則知幾其神之顯介石其神之藏乎藏而後發神之道也

盈天地間只是一陰一陽陰陽合一存乎聖

乾純陽也巽乃陰之始故為小畜艮乃陽之終故為大畜知畜之所以大者由艮之上爻則不當以四為

畜初五為畜二也了然矣

乾易坤簡爻者效此象者像此玩爻象而不得夫易

簡之易安足以窺天地之造化識吾人之性命哉

坤順乾陽一中虛象囊四括囊雖不受陽亦不浸陽故无咎

成位乎中其中苟真謂陽位乎五陰位乎二五為上

中二為下中振卦爻言之亦有見要非本旨顯仁藏用本富有也顯而藏、而顯本日新也人人具此盛

德大業而日用不知何足以窺道義之門

乾二五大人皆自本爻說不然大人造也造位天德

聖作物觀先天後天皆說不去

鼎合離巽二卦而成象故一鼎分為二下鼎顛趾而

四析足上鼎黃耳而三耳革玩畫象自見

鼎取象于卦畫而巽木離火皆鼎之用也

陰陽一氣也聲属于天而有平上去入音属于地而

有開於收閉陽唱陰和乾闥坤闔聲音律呂之道備

是矣

損以遠害故愆忿而室慾益以興利故改過而遷善

巽卦所以成體由初六陰變于下是主在下矣二巽

牀下位中難比初而吉上巽牀下巽之極也極則反

下故凶

即日月晦朔之交會心腎氣液之貫通亦可見水火

不相射也

坎上兌下節是兌以節乎坎也故曰說以行陰然坎

在上雖節之而水滿必流故曰中正以通惟節以通

故不苦、節則不說矣

易不可為典要却只是陰陽到柔周流變動而不居

也然陰陽合德則柔有體而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

德者即于此乎在焉故因卦命名其稱雖雜要不越

乎陰陽剛柔已爾但稱名雜也又各稽其類不免分

析大甚豈上吉淳龐之意耶

乾四曰乾道乃華坤四曰天地變化每卦由兩卦疊

成至四則當變革之位

人離家在外則為旅故彖傳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

剛乃先以外卦名之在一卦取火在山上之象在上

久取鳥焚其巢之象形容旅人可謂極其親切而處

旅之道不既詳盡乎

易道統諸乾坤乾坤本自易簡易簡理得則成位乎

中其如人自繫難何

坤初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即文言坤其順乎之意

曰馴致曰由來者漸皆所以發明乎坤之順也

孔子學不厭知即乾之知始自強不息也教不倦仁

即坤之作成厚德載物也乾坤合德仁知一原教學

可偏廢哉

豐五來章有慶只是震動于上離明于下自有明動

成章之義何必專指四為來也

小過初二五上皆陰爻故皆過之惟九三九四曰弗

過何也以其皆陽爻也所以彖曰小者過也大者不

過益明矣凡易中小大皆指陽大陰小何疑哉

鈞深圖謂乾居亥位坎起于方亥子皆北皆屬乎水

始本無爭也一麗于形天而傾水東注天上端水下

潤于是訟起此雖稍涉深求于象義頗切

需卦由坎陽陷于陰陰故雖剛健以出險六爻只以

五為主所以曰位乎天位以中正也陰在前則健而

不陷也觀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衍在中皆指本

爻蓋九陽二陰故小有言二五剛健相需得中得正

故終吉觀九五需于飲食貞吉亦可見咸大象之虛

四之真總只是無我

履二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歸妹二利幽人之貞未

變常也是可以觀幽人之自處心中道以為常不因

外而變亂矣

陰陽消息盈虛充塞滿前惟深于易者知幾其神也

然則與者動之微果專指念頭動處言之哉

損下益上本損兌之三為艮之上也陽在三則剛居

剛位乃家也在上則剛居柔位故無家陽為君則陰

為臣以上臨下以陽臨陰則得臣矣故曰得臣無家

實象實義玩其卦辰常自得之

管寧華歆揮金同只一顧盼問寧之異于歆者遠矣

故曰君子同而異

三百八十四爻惟坤四大過五既曰無咎又曰無吝

可見他爻無咎者必有譽惟此兩爻無咎亦無吝耳

此無吝所以難也

觀孔子待陽貨孟子待王驩真是不惡而嚴于天山

遊象更親切

夫四其行次且象曰位不當也始三其行次且象曰

行未幸也象同意異不可不察

履三以一陰為五陽之主故曰五人為予大君大即

五陽君即卦主之義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戶即道由戶即

由道也所以係辭即上戶而乾坤間問往來變化見

象形器法制神明用備是矣道在通而求諸遠豈獨

由戶為然

日夜所息夜半即冬至也好惡與人相近幾希即是

復見天地之心的真消息也

夫三與五皆陽居陽位然三五上五承上故皆以夫

夫替之人之去私遠惡其可以不決哉

楊水畔物也大過巽木澤水故以楊為家而梯華則

以上下分之也

此蹇困皆由坎然屯之難在一世而蹇困之難在一

身故屯以震動而經綸濟世蹇止困說而修德遂志

亦不失已人其可以屯蹇困而自諉耶

小畜至上而兩大畜至上而行畜極而通理則然也
乾在一卦曰大明終始在三爻曰知至知終明其體
知其用也所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其要只在知止
欲明明德于天下推原功之所先只在致知格物
常人獨立不免有惧心避世不免有悶心無陽不充
故無定見無定守也君子渾身陽氣充滿何惧何悶
之有此所以大過乎人觀卦象可見
觀蒙初筮比原筮可見筮貴早也知初筮則不蒙知
原筮則相比矣

比吉原筮元永貞無咎故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謹始慮終有如此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寵錫何其盛也又曰晝日三接
一出于光明正大豈私昵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
存道善之門志性道者涵反身以會通其意

陰陽之道以性而成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莫不然也
故曰成者自誠也不誠無物

萃合全卦用大牲吉二以坤中利用禴用各有攸當
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誠中而形外也
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由博以歸約也
德本合內外博約而一之學可以偏廢哉

大卦棟橈亦于卦屋取象劉過而中統言四陽在二
陰之中此中字不必指二五言即爻象可知也爻于
三四取棟象亦然

否未終尚宜漸圖終則直曰傾否一字一義何莫非
象也

泰二包荒又曰用馮河蒙二包蒙納婦又曰子克家
觀象玩詞每卦每爻惡可據一端以及其義

明出地上入地中故每日歷十二辰次而一周天通
地上地中言也

震卦爻中稱一啞一蘇一索一懼一皆于人自取震
惧之象

離宮納已土已土生庚金此乃天地之造化每歲自
夏而秋更革之必然者所以革象下離上兌卦辭曰

已日乃孚象傳曰天地革而四時成也然豈至秋而
後信之哉二爻曰已日乃革之正以已土原在離中

庚金原在已中是革即在離之二爻矣所以五爻之
虎爻亦不待占而有孚也

庚也革也改也變也其義一也

雷以声用風以氣用盈天地間声氣皆雷風也

困至有言而人莫之信可謂困窮之甚矣然尚口乃

窮亦先所自取

止健大正也以艮陽畜乾陽此所以為大之正也可

見畜乾在上爻之陽二陰非所尚矣否則與小畜以

陰畜陽者何異

漸巽止以禮故吉歸妹動說以情故凶

頤中有物曰噬嗑凡膚與暗肉乾肺乾四皆取噬嗑

其物之象

卦至既濟極矣而終以未濟陰陽治亂循環無端天

地造化何終窮哉

卦彖所謂小皆指陰小言也如小畜柔得位而上下

應之曰小畜指六四也泰小往指上三爻也否小來

指下三爻也剝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指下五爻也

遯小利貞浸而長也指初六與六二也旅柔進而上

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指六五也旅小亨柔

得中乎外而應乎剛指六五也巽小亨柔皆順乎剛

是以小亨指初六與六四也小過亨小者過而亨指

初與五上也柔得乎中是以小事吉指二五也既

濟小者亨也指六二也歷觀各卦小畜陰爻無疑

矣未濟言柔得中也指六五也小旅沍濟未出中也

亦當指上離卦五爻言不特小字有據而觀沍濟之

辭亦不當指下之九二義則然矣至于賁亨小利有

攸往彖曰賁亨亨柔來而文別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

小利有攸往獨此小字指九言或疑不誤作小其果

然歟或又曰上卦本坤上九自二分去其質本柔皆

未安

聖人于易只立象繫辭足以括之所以乾坤成列而

易行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凡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皆乾坤之象辭也立象係辭即形下之器盡

言盡言即形上之道是象也聖人見天下之賾而擬

諸形容象其物宜者也是辭也聖人見天下之動而

觀會通行典禮以斷其吉凶者也變通鼓舞利盡

神化裁推行事業備具則存其人耳

即一物一事一言一動而形上形下已具備矣惟體

道者能自得之

無妄五爻本乾到中正六二應爻亦陰柔中正冒為

而川疾耶蓋本爻與應爻雖剛柔居俱中且正也然

乾一任上未免動震于下非無妄之疾而何或曰何

為不在四與上乎蓋四與初陽剛同德故曰可貞
而一爻過中則又不止疾而已此所以謂之無妄之
疾勿樂有喜而又惡其震動而必欲止之則乾坤亦
為震而動矣能免以樂而發疾乎
漸卦雖以女歸明漸進之義其實只重在九五剛中
而正也玩彖傳自見
鬼神視不見聽不聞何情狀之有然體物不遺所以
情狀終不可掩
利禦寇在蒙上曰上下順也在漸三曰順相保也蓋
二爻皆過剛而剛中之順又教以處過剛之道
與有實雉膏公餼無二義
復彖朋來泰二明亡合觀之可以見聖人之心
繫辭首章自簡能以上言易道之自然以下自學易
之工夫
小過上六之過如飛之離則過高而亢矣不亢而何
但初詞擬之卒成之終觀于初之飛鳥以翼而上可
知矣
神易一也惟易則神惟神則易所以神易其孰測之
惟于止至善則神易在我雖聖人亦不自知也
坎 在震之上則為雲在震之下則為雨故曰屯

曰 實象也
坎曰陷陰中故習坎惟心亨然心體本虛而坎中實
故為心病
坎卦彖傳大象與初爻俱用習字又曰習教事可以
窺三聖之意矣
萃二升二皆利用禴萃先無咎而後孚非先孚而後
無咎二五到柔異也
臨卦原取以陽而臨陰不必拘定以上而臨下咸感
也以陽感陰為咸故初二取咸臨之象彖傳到浸而
長非咸則以勢而逼之矣
漸六爻取鴻象而盤遶桶陵皆非鴻所宜者特取漸
進之義云耳此易象之活法也若以桶陵滯定于鴻
上求之則能通耶
咸者無心之感也四之朋思則不免為有心之感矣
况欲為上之類舌而以言說感人乎哉
隨上卦四皆曰王用亨于岐山西山蓋文王居岐而
亨通于岐山者亦文王實跡是王為文王無疑也况
隨之善升之善惟文王為能當之故周公以二爻歸
文一亦無疑也噫知稱王在周公則爻辭非文王作
也 况

巽 以木勞民之義也井成而坎水上于巽
 木以相之義也聖人裁成輔相何事不然
 井鼎二卦水火皆資木以為之用水生木木生火也
 葬之棺槨取諸大過喪過乎哀取諸小過惟送死可
 常大事或可過歟
 豫之義本順動而和也二不終日貞吉却又取早豫
 見之意五貞疾又取不豫之意
 坤順承乾而動直乾道也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得意忘言觸處皆然
 屯蒙本以震坎艮二陽卦而成也屯六二女子貞不
 室蒙六三勿用取女皆因本爻陰柔取象觀二爻陰
 柔得正故謂之貞三爻陰居陰位故勿用取亦可見
 矣何必謂二變為兌三變為震哉
 乾二之誠曰閑和坤二之敬曰不習爻位所係如此
 欲以誠敬分優劣可乎
 乾三終日乾乾坤三無成有終蓋三乃下卦之終也
 鳴豫在上何可長也謂不容不渝久則變也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所以傾否而為泰不終于否也
 大過六三避俱四陽二陰以乾艮成體艮上乾下而一
 陽 以為六畜艮下乾上而二陰浸長則為避可

見 陽五二陰俱從大畜之義若二陰浸
 長 則雖有四陽之盛亦不容以不避矣但避卦
 雖曰陽避而初二陰爻亦取避義然兩卦初爻象義
 亦最相似
 乾四之淵坤四之囊位同故象亦相似乾躍坤括陰
 陽之分也
 豐象傳曰豐大也豐之象也明以動故豐觀雷之震
 動而天下之大動者無踰乎此觀日之離明而天下
 之大明者無踰乎離豐大之義即卦象可識矣人之
 少非震雷之動作人之識非離日之照臨或才識不
 足以明動不相資皆不能致豐也可見明以動故
 豐乃以象亦實事也然惟 有天下之大任故惟
 恐不大而以大為尚也卦辭 王假之域中有四大
 王其一也爾雅曰假大也詩大雅文王篇曰假我天
 命頌雍詩曰假我皇考皆大之義也所以象傳曰王
 假之尚大也下文宜照天下亦尚大之意觀象玩辭
 莫非豐大意義何心拘定假為至哉
 上震有恐懼憂疑之象下離有日中照離之象勿憂
 非 也于此有通勿徒憂疑惟日中照臨天下之
 為 也中皆卦象所本有者勿憂宜日中

正 二六教以虞豐之道
坤 七章內有物也故能時發四括囊則無物矣故
雖謹慎亦無咎與

九正易圖

〔明〕李贄撰

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初毛氏
汲古閣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八五毫米寬二七〇毫米

九正易因序



李贄曰易因一書蓋予既老復遊
白門而作也時天寒夜永予每卧
聽讀易者說易既心中不解輒慘
然不樂曰此豈吾孔氏之書也哉
遂不

序

其妄誕可笑使後人聽之亦當如
予之聽前人也因而封置筭筭直
上濟北而易因梓矣反使予轉側
不安在濟上日惟周易是誦是讀
纔一年所改其甚不堪者幸已得
十之三今馬侍御又携予北抵復

讀易於其所學易之精舍侍御通
州人名經綸以易起家號通於易
予既幸得之乃晝夜參詳纔兩年
而易因之舊者存不能一二改者
且至七八矣嗟乎予生平不喜著
書雖性資懶散亦以既作則必成

序

無復有中輟之理也故嘗私計年
老以來絕無不成之書者獨此先
聖之易驚惶靡定自謂萬分一決
不能成何也聖心難窺一也予年
已老二也聰明不逮三也而卒底
於成豈非夫子在天之靈有默相

之邪不然何以或十日或五日或百十餘日其不可曉者終歸曉了何也迷時千里萬里曉時即在目前固知鬼神將通抑或憫念予之至誠也於是乃復乞名於侍御馬侍御曰此真孔氏之書矣他時後日可以就正吾夫子于杏壇之上矣夫樂必九奏而後備丹必九轉而後成易必九正而後定宜仍舊名易因而加九正二字即得矣予喜而受之遂令汪本鈞復讀一過而定其名曰九正易因也

序

夫易廣矣大矣凡古今人情世故名物事變統括在天地之中者胥統括在易之中伏羲因重八卦為六十四卦始乾終坤正所謂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嗣後夏商各有易取六十四卦而更置之然連山首艮歸藏首坤維亦一說然于義均無當焉迨至周文因姜里之囚復取而再更之仍以乾為首即次以坤非無說以處此蓋至大莫如天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與羲皇始乾終坤之旨竝行而不悖是以周易斷自文君而周孔相與繫而翼之若夏之連山殷之歸藏退而與三墳埒祇是周易定為一

尊此亦宜聖尊周之意也故於記曰說
經當以孔子爲宗夫孔子窮理至韋編
三絕而猶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
以無大過矣則易又誠寡過之書也若
讀易者觀象玩辭求所以寡過焉而後
可

戊子孟春濩澤王崇銘漫書於姑蘇膠

序十

關

讀易要語

真要語幸勿草草

陽城張慎言訂

文王彖辭爻辭其言約其旨深非夫子
讀而傳之後之人終不可得而讀也唯
夫子於易終身焉是故舉其象指其義
陳其辭以至聖之心合前聖之心而後
義畫文理燦然詳明厥功大矣雖謂夫

要語一

子以註解文王之易可也後之人又何
以贅爲夫唯不免有贅矣以故夫子之
傳明而復晦贅贅無已晦晦相仍易道
大喪乃後之用易者反師其所訓詁卽
以爲真聖人之神化自入于過而欲人
寡過也不亦甚與故世之讀易者只宜
取夫子之傳詳之必得其易象之自然

乃已不然寧不讀易不可誤述醫方以傷人也雖然夫子在當時亦已知文王之言至精至約至約至精非神聖莫能用矣是故于爻象傳之外復爲六十四卦大象以教後世之君子余嘗怪其與爻象不倫每每置而不讀後思而得之乃知文王之深于憂患也故于六十四

要語十一

卦三百八十四爻專一發揮神聖心事不至入險而後悔而夫子復舉大象有言之教俾鹵莽如余者得而讀之亦可以省愆而寡于怨尤分明是爲余中下之人說法實與爻象不倫也嗚呼聖無兩心人有上下雖夫子其奈我何故嘗私論之曰易有六十四卦是易之六十

四大乾坤世界也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是易之三百八十四小乾坤世界也一卦自爲一卦一爻自爲一爻一世界自爲一世界不可得而同也六十四卦之爻象專一發明六十四位神聖大人事故也六十四卦之大象專一發明六十四位君子學人事也總之有六十四人分

要語十二

之則神聖也君子也兩途各別不可得而混也然六十四位神聖未嘗不能爲此六十四位君子之事而六十四位君子求一神聖之影響不可得矣故余又願後之君子要以神聖爲法法神聖者法孔子者也法文王者也則其餘亦無足法矣

☰☰ 乾下

乾元亨利貞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

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

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

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初九潛龍勿用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見龍在田德施

九正易因

普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終日

乾乾反復道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飛龍在天大人

造也

上九亢龍有悔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

漢澤王岳經訂

乾元亨利貞澤澤

淪淪從何處分疏

善哉宏甫之言曰

非吾夫子之象詞

則文王之易終不

可得而讀也旨哉

○乾之卦詞不可

得而讀坤之詞則

有誤徑可尋矣此

坤與乾之別也乾

坤自是兩箇聖人

坤之聖人可學而

至乾之聖人不可

學而至也

夫子可以任可以

止無可無不可乾

元亨利貞也老子

論其尤同其塵知

雄守雌坤元亨利

此為之貞也千古

帝王聖賢各領一

也

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九正易因

乾

汲古閣

派如漢之文帝是
以老氏學衍漢
下也

乾為天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既資以始必資以終元非
 統天而何夫天者萬物之一物苟非統以乾元
 又安能行雲施雨使品物流通形著而若是亨
 乎故曰大哉乾元人唯不明乾道之終始是以
 不知乾元之為大苟能大明乎此則知卦之六
 位一時皆已成就特乘時而後動矣是故居初
 則乘潛龍居二則乘見龍居三乘惕龍居四乘
 九正易困 汲古閣

用九見羣龍无首
何以取象於无首
也宏甫亦不曾道
破于雖但云乾元
以无首為入則至
矣此何說也何玄
子以上九為一卦
之首至上則元用
必有見羣龍无首
則不至於亢矣余
謂不然此與羣龍
何涉乾坤者九六
之純與別卦異于
六爻之外再括用
九用六用九者誰
則時乘六龍御天
之聖人也則行此
四德之君子也一
又上乘一龍用九
則乘六龍六龍在
御何龍為首此所
謂无首也用六者

誰則乘順利貞依
行之君子也德合
无疆故曰大終惟
用九故不至于元
用六故不至于戰
○用九天德不可
為首也看六十四
卦圖則六十四
卦皆不可為首也
唯至矣

日不成寧也乃以乾為天以萬為物以聖人能
 寧萬國以萬國必咸寧于聖人不益傷乎故曰
 乾元亨利貞舉四德以歸乾而獨以大哉贊元
 其旨深矣嗚呼乾之羣龍可得而見也乾之羣
 龍无首不可得而見也故用九者能真見羣龍
 之无首則自然首出庶物而萬國皆咸寧矣自
 然時乘御天而宇宙在吾手矣自然大明乾道
 之終始一元統天而萬化生于身矣故曰用九
 九正易困 汲古閣

附錄

莊子曰易以道陰陽

楊子雲曰宓犧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

爻孔子錯其象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
物之基

羅彝正曰三居二乾之間有乾乾之象居下乾

之終有日終而夕之象三居下之上乃危地也
以其終日乾乾而夕猶惕故得无咎

石守道曰天極高不能下接于地豈能行四時
生百物君極尊不下接于人豈能懷萬國御百
官故自不至于亢也

李子曰乾坤不載文言者以文言宜自為傳不
宜獨摘乾坤兩卦而遺其他以破碎聖人之經
傳也待未死尚當窮究繫辭之奧不但發明文

九正易因

五乾

汲古閣

言而已然中間亦有說及文言者蓋儒先連篇
引類不復裁剪之矣

靈氣者即五行之
秀氣也天地無靈
氣何以行鬼神而
成變化人無靈氣
則耳目手足皆无
用矣

王畿曰乾天德也天地靈氣結而為心无欲者
心之本體所謂乾也天德之運晝夜周天終古
不息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不害不悖以其
健也聖德之運通乎晝夜終身不息同乎天也
賢人以下不能无欲所欲不必沉溺意有所向
便是欲寡之又寡以至于无人以天定君子之

乾坤皆聖人也乾
可以兼坤坤則决
不能兼乾矣

乾坤為易之門為
易之祖六十四卦
皆本乾坤故夫子
於文言於繫辭再
四申明乾坤之理
明則思過半矣

強以法天也常考天文天行有常度而无停機
天非有體也因星之附麗以為體天如倚蓋南
北二極相貫北高南下窺之以管極中一星旋
轉尤密不出管中者曰紐星所舍天之樞也天
體不動非不動也旋轉不離于垣猶樞之闔闢
不離于臼未嘗有所動也故曰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无有遠邇高深受命如
響此造化之樞紐千聖相傳之祕藏也儒者諱

九正易因

六乾

汲古閣

言虛寂夫子于咸發感應之理詳言之何也蓋
天下之感皆生于寂而其應也皆本于虛虛以
適變寂以神感何思何慮所以一天下之動堯
之中舜之微文之穆孔之默顏之愚周之靜皆
是物也世儒泥于典要思為昧夫所謂虛寂之
體聖學所以不明造化或幾乎息矣

張藐山曰元亨利貞雖分四德而元不可分也亨者元之亨利貞者元之利貞也故曰統天曰大明終始蓋終始只是一元氣爾故贊孔子者曰太稷元氣一切賢聖皆以元氣而有差別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元氣也曰一陰一陽則非分陰分陽矣故曰生生曰不測以元氣自生生自不測也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曰偏雜為其但有秋

九正易因 附一 乾 汲古閣

冬之氣 人无元氣則死國无元氣則亡養身養德治國一以元氣為主故曰大哉乾元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至矣盡矣六十四卦皆以元氣定其情偽吉凶貞勝之數 天地人三才原不可分故中庸文言繫詞只統體道將去畧不分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即此便是易簡大明終始便是首出之聖人人一刻與天地不相似便是禽獸 一陰一陽之

謂道何以即曰繼之者善也蓋一陰止謂之陰一陽止謂之陽唯一陰一陽則不可以陰陽名矣不可名不可說不得已謂之曰道所謂大哉乾元至哉坤元此即乾坤之靈氣也降衷受衷總此一物爾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之謂性安得不謂之善性善之說實本諸此但仁智既偏駁乖戾百姓日用不知又頑蠢不靈便不能生生則生生者誰乎惟與

九正易因 附二 乾 汲古閣

天地參之聖人為能成性存存以生生之易不測之神範圍曲成畢肖此一陰一陽之道爾為物不貳故生物不測噫微矣 天地人一也不知天地但近取諸身不知吾身但觀天地無有毫髮不相似者宋儒恰分析太甚曰理曰氣曰天曰性不知夫子只渾淪說將去蓋理原不可說故只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只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孟子曰人也者仁也

合而言之道也形色天性也盡其心則知性
知天矣此極善立言者 性善矣而世不皆
善人何也有可以善可以不善者有最善者
有最不善者中人上下千差萬別性善之說
遂成聚訟最清最靈者太和元氣也三光五
岳未分之氣也天地獨不有戾氣乎天皆景
星慶雲甘雨和風乎不亦有梟槍孽孛愆陽
伏陰妖氛不祥之氣乎而遽曰无乾元可乎

九正易因

乾
附三

淡古園

世界有李林甫盧杞蔡京秦檜遽曰性惡可
乎故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不可誣也余
以水明性而性善之說不辨自明矣天一生
水水之性至淡也並甘亦不可得而名沉澁
之氣上池之水有甘苦可名乎所謂無善無
不善是曰至善也所謂先天也太極也元氣
也然城市之水苦斥鹵之水城南方輕北方
重何也故謂水之性淡天一之水也天命之

性也苦城輕重城市斥鹵之水氣質之性也
且氣質之性惡而曰性不善亦因城市斥鹵
之水而曰水性非淡也可乎故修道之教一
以變化氣質為主然此乾元之剛健中正雖
最惡不善之人此些子元氣究竟不滅雖角
尾諸生亦究竟不滅何也以此乾元之氣至
堅至剛畢竟不可壞也故性善之論確然不
可更易 氣質之性亦難言之矣頑蠢因也

九正易因

乾
附四

淡古園

世有聰明絕世英雄豪傑而反為奸臣賊子
之尤者何也得乾坤之靈氣而不得乾坤之
善氣何也同此一方寸也靈蠢善惡之數倍
屢千萬豈無故哉且以富貴貧賤之數論富
者鐘鳴鼎食日費千金無下箸處貧者至於
餓死以天子之尊四海之富漢文寵一鄧通
卽銅山鑄錢鄧氏錢布满天下而通之死一
簪不得着身此可不究其故哉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

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

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

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

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

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九正易田

七坤

汲古閣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二之動直以

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含章

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 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龍戰于野其道

窮也

用六利永貞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大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九正易田

八坤

汲古閣

坤為地

乾坤定質則一健一順苟責健以順責順以健健順皆失其質矣乾坤兩卦即為反常非天尊地卑之正理也乾坤定位則一夫一婦苟責夫以婦責婦以夫夫婦皆反其分矣乾坤兩卦總為失位非君尊臣卑之正道也是故上天下地天下之乾坤也一夫一婦家家之乾坤也其位定故不可反以常其質定故不可易以能聖人

九正易因

九坤

汲古閣

大哉乾元至哉坤

元坤之元即乾之

元也各正性命是

萬物各其一乾元

也保合太和是萬物統體一乾元也

以稱坤焉則天不成天地不成地吾人將何所

蓋載也不知此固至健至順者之所自有而何

用補助于其間也若健而復濟以順必非真健

者順而仍加以健必非至順者嗚呼是惡足以

識乾坤之正性乎

乾坤一也故乾曰元亨坤亦曰元亨但乾曰利

貞而坤則曰利牝馬之貞且不但馬也而又曰

牝馬則其視龍之變化飛騰為何如而坤獨利

九正易因

十坤

汲古閣

此者則以此為坤之貞故也故君子有所往而

法坤則唯牝馬之貞是安故曰安貞吉有所用

以從事則唯牝馬之貞是利故曰利永貞以大

終也大指乾以大而終則无敢為主无敢當先

无敢朋黨乃貞矣先迷以下所謂利牝馬之貞

也先者為乾為主而吾後之則得主而利主者

或西或南而吾守之則東北以居蓋唯主是從

則志意專一而不二安居以聽則後順得常而

不迷坤之利貞如此是乃元亨也

人之生也直直疑不方矣今言直而又言方者以人但知直而不知直之无不方耳蓋地性博厚坤德无疆其不可孤蓋如此也直者為正者為義正者以行方者以止直者是敬敬非著意唯其內之直而已方者是義義非襲取唯其行之利而已此豈有待於學習而後利哉固不習而无不利者也夫何疑

九正易困

坤十一

汲古閣

附錄

坡公解曰至順而不貞則陷于邪故坤利牝馬之貞余謂至順未有不貞者至順者順乾也順乾矣有不貞乎若得朋若與類若西南行則以陰柔而復附于陰柔安能一心聽命于乾而為大順之至與坡公曰坤之為道可以為人用而不可以自用可以為和而不可以為倡故君子利有攸往先則迷而失道後則順而得主此所

以為利也西與南則兌也離也與也皆吾朋東與北則震也坎也艮也皆非吾朋兩陰不能相用故必離類絕朋而求主于東北余謂乾者坤之主也乾為主不須求求反失之便有得朋之想矣不能一心以聽命于乾矣坡公曰以六二二可謂柔矣夫直方大者何從而得之曰六二順之至也君子之順豈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余謂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夫子已解得

九正易困

坤十二

汲古閣

十分了不須再以順理无私解也夫人唯其至柔所以至剛唯其至靜所以至方故柔可能也至柔不可能也嗚呼至矣坡公曰處上下之交皆非安地也乾安于上以未至于上為危故九三有夕惕之憂坤安于下以始至于上為難故六四有括囊之慎陰之進而至于三猶可貞也至于四則殆矣故自括結以求无咎无譽咎與譽人之所不能免也出乎咎必入乎譽脫乎譽

離宮極亂之世天

地何曾閉而曰天

地閉者何也

夫有道則見無道

則隱固也天地閉

賢人隱果如此則

安用賢人為哉天

地閉賢者令其閉

而復開將閉而今

其不聞此世之所

以類有賢人也閉

而即隱隱而蓋閉

果哉末之難矣德

難言之矣

必懼乎咎咎所以致罪而譽所以致疑甚矣无

譽之難也又曰方其變化雖草木猶蕃及其閉

也雖賢人亦隱余謂讀此可以痛哭坡公又曰

黃中之色也通是理然後有是色也裳下之飾

也黃而非裳則上體也裳而非黃則雖下體而

非正位居體也今處重坤之正位又居下體之

中故稱裳以明下稱黃以明中夫文生于相錯

若陰陽之專一豈有文哉余謂坤不貴文貴文

九正易困 坤 十三 汲古閣

在中黃中之色也文在中也何待相錯而後有

文也

程子曰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

類

朱子曰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

于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之吉也春秋

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

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

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

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

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

三者有關筮雖當未也後蒯果敗

金汝白曰先迷是一句後得主利是一句陽陰

之主陽先陰後乃理之常陰先則反常而迷後

則得其主而利利猶順也故曰後順得常又曰

後得主而有常先儒以主利為句遂謂後得主

九正易困 坤 十四 汲古閣

而有常脫一利字然則後順得常豈復脫乎夫

陰當從陽者也昵其類可乎喪朋猶泰之朋亾

舍其朋而從陽故吉

劉濟伯曰六三以陰包陽其象為含章六四以

六居四其象為括囊陰虛中囊象重陰結閉括

象又曰奸雄之臣肆行篡奪主雖柔暗亦不相

下僵尸流血勢所必至履霜堅冰正慮是也

胡仲虎曰其血玄黃兩敗俱傷陰雖極盛豈能

括囊休者作无用

是大有用人誰不

求舉而彼獨求无

舉也此與乾之初

九不易乎世不成

不何異

獨傷陽哉

為其嫌于无陽也
故稱龍焉豈原无
龍聖人便可虛何
留之耶蓋玄黃之
中原有龍原消血
爾

楊敬仲曰陰至上六幾不復有陽矣然陽雖甚
微名分猶在不可滅也但當其時人唯知有上
六而已豈復知有陽哉聖人惡其无陽也故特
稱龍以見其猶有龍在人心終不忍忘不可侮
也血陰物又稱血以明上六猶未離臣類陰陽
俱傷不獨陽傷也聖人故以此折天下无君之
心

九正易困

坤十五

汲古閣

用六用九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
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是謂用六又曰六者
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合
六與三是謂用九六陰數九陽數故坤爻用其
六而乾爻用其九也

震下
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
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
不字十年乃字 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

九正易困

屯十六

汲古閣

乃字反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
往吝 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
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求而
往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屯其膏施未
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泣血漣如何可
長也

九正易因

屯
十七

汲古閣

水雷屯 得象難

屯者何乾以一陽來居坤下則是剛柔始交也
而坎水生其前則是剛柔始交而屯難生矣夫
屯者乾坤再造真主起于草昧之時也今乾之
一陽既震動于坎險之下豈有不大亨利貞之
理故不用更有所往人自來歸而利建侯耳試
觀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正利建侯而不違
寧處之時而乾之一陽適來居此下卦之下爲
九正易因 屯
十八 汲古閣
能以貴下賤而大得民心則其人又正是利建
侯而不獲寧處之人天有是時則人有是事故
初九乘時而動但聞其聲不見其形居貞如常
守正如故若磐若桓不移一步而人自往歸之
故曰雖磐桓志行正也言其志行之正自足以
震動一世自不能舍之而他往初又何用更有
所往爲哉六二以柔正乘初之剛正所以屯如
遭如乘馬班如若是其難者二本貞正自守未

易見字于初第无奈初為當世之所歸往我又與初相比日夜求我婚媾十年乃字反其常理以聖配聖以賢尚賢亦必有道與六三處逐鹿之世日夜冀望庶幾得之然上无應與是无虞也无虞胡為乎林中所以不如舍之為明耳六四則明矣夫當屯之時豈更有當求如初者乘馬班如審求此正應之婚媾往吉何不利邪然則初九真主也雖有貞吉如九五膏亦屯矣所

九正易困

屯十九

汲古閣

施亦未光矣小可吉大則凶雖貞何為宋之錢越王是已終亦自然歸命于藝祖也上六正所謂幾三之鹿而不知舍者極三之所往而窮者故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夫子傷之曰何可長如此也是不明之過也汪本鈞曰初與二為婚媾正所謂剛柔始交者大作之合不字又何待乎必與五相應不得矣

附錄

王輔嗣曰雷雨滿盈皆剛柔始交之所為也屯者天地造始之時造物之始始于冥昧故曰草昧夫息亂以靜守靜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謙屯難之世陰求于陽弱求于強民思其主之時也初處其首而又下焉爻備斯義宜其得民于令升曰百姓盈盈匪君子不寧天下既遭屯險之難後王宜蕩之以雷雨之政

羅彝正曰磐石也桓杙也皆難動之物

九正易困

屯二十

汲古閣

金汝白曰急于建侯便是不寧

胡仲虎曰卦辭有專主成卦之主而言者卦主震震主初磐桓即勿用有攸往利居貞即利貞卦言利建侯其事也爻言利建侯其人也蔡介夫曰女子許嫁笄而字男子冠而字

楊廷秀曰三无剛明之才而居震動之極妄意濟屯之功所謂即鹿妄動而无上應所謂无虞坡公曰屯无正主唯下之者為得民三无其德

而有求民之心譬猶无虞而以卽鹿鹿不可得而徒有人林之勞又曰三非其應五不足歸不知五之不足歸惑于近而不早自附于初九故窮而至于泣血

虞仲翔曰坎雨稱膏詩曰陰雨膏之是其義也王畿曰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氣始交未暢曰屯物勾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

九正易因

屯

二十一

汲古閣

其難此洪荒之世天地開闢之初君子開物成務之學雲在雷上陰陽始交而未成雨故爲屯雲在雷下則已成雨而爲解也經綸者治絲之事經者總其緒而分之象雷之自斂而分綸者理其緒而合之象雲之自散而合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也

楊敬仲六爻相應凡例

初與四爲應二與五爲應三與上爲應何爲乎

相應也重卦故也初八卦而已卦三畫而已及其重之則上卦之四卽下卦之初也上卦之五卽下卦之二也上卦之上卽下卦之上也唯類同故有應之象然一陰一陽則相應兩陰不相應兩陽不相應此六三與上六兩陰也故无相應之象而有卽鹿无虞之象

九正易因

屯

二十二

汲古閣

張藐山曰屯者天造草昧之時與明夷習坎

困蹇不同識時務者謂之俊傑茲其時矣初

九是成卦之主九五且屯其膏矣如无妄剛

自外來而為主於內九五之疾亦不可藥矣

六三何人斯而妄曰未知鹿死誰手乎況无

虞乎只有見幾舍而去爾故曰帝王自有真

當此時六二雖非正應然舍初九安之乎屯

如道如十年乃字時固當如是也況六四又

九正易困

屯

汲古閣

是二之正應乎求而往固也但只難為上六

耳九五大貞凶又遠于初九可奈何乘馬班

如勢也泣血漣如者何也以九五不可事而

又難于去又不能歸初顛到彷徨徒有泣血

爾當斯時也居上六之地聖人何道而處此

今北地諸君子其乘馬班如之時耶槩以

死法繩之是耶非耶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
求我如五順以與
於二故二曰初筮
告以剛中也若我
求童蒙童蒙求我
我則再三瀆瀆之
詳詳之說觀何

☶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

則不告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

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

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

以養正聖功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

九正易困

蒙

汲古閣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子克家剛柔

接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勿

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四困蒙吝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五童蒙吉 童蒙之吉順以與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利用禦寇上

下順也

大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九正易因

蒙
二十四

汲古閣

山水蒙

取象尤難問學至盡

山下有險險而止以此卦下險上止象也夫方其止也混混沌沌莫知所之童蒙如此聖人如此雖欲不止其可得乎然既以險而止則必以亨通而行及其亨通而行也聖人如此童蒙如此雖欲不行又可得乎故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言時止即止時行即行即此便是時中聖人與蒙无異矣然則蒙乃人之正性養蒙即所以

九正易因

蒙
二十五

汲古閣

養正而為作聖之實功是以利貞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言我與五之志相應故五自相求非求我告也童蒙在中本自无餘我特承順而包納之足矣彼何求而我又何告初筮告者初六方出門即筮得二之剛中而來求發其蒙然至于再至于三終不與告者非不告也恐瀆蒙也故曰瀆則不告今觀其繫初之辭曰爾勿筮我求告欲我開發爾之蒙昧為也是自加桎

桎也正宜利用刑人用正法以解脫其不如法
 之桎桎耳不然吾恐其以往而吝反加愛惜不
 可脫矣不見六四乎本老實人也反以為不美
 而獨遠之本蒙也反以為不美而謂天困之夫
 彼方以蒙為困矣其吝又可脫邪所謂以往吝
 者正指四之謂矣六五柔順居中若以為婦則
 為童蒙之婦若有子亦為童蒙克家之子故九
 二以包蒙之吉成六五童蒙之吉而後六五能
 九正易困 蒙 二十六 汲古閣
 以已之童蒙順以與入于九二之包蒙然則二
 與五之无不吉也固宜若六三則知識大開行
 已不順于蒙矣大抵世之蒙者聰明日廣往往
 見金而不見其身是故以聞一知十者為大賢
 而日貨殖焉反以空空者為鄙夫屢空者為貧
 乞瀆之則喜告之則喜加以桎桎則又喜所
 謂為寇也非禦寇也嗚呼乾坤之後既得震為
 長男以作之君復得坎為中男以作之師又得

艮為少男使作刑官以弼成其師之教之所不
 逮而後知艮止之功大矣不然其順于蒙者二
 能包之其不順者雖二亦且奈之何要使上下
 皆順非艮剛不能以是知有教則必有刑刑非
 无因而設也故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利用禦
 寇上下順也聖人惓惓欲人作聖而施養正之
 功于无可奈何之地也固如此

附錄

九正易困 蒙 二十七 汲古閣
 王輔嗣曰夫明莫若聖昧莫若蒙蒙以養正乃
 聖功也然則養正以明失其道矣
 王畿曰山下出泉本靜而清水之源也不決于
 東西不汨于泥沙順以導之自然可達於海君
 子法蒙之象果行以育其德水行而不息故曰
 果山止而不撓故曰育夫純一未發之謂蒙蒙
 者聖之基也自蒙之義不明世之學者以蒙為
 昏昧妄意開鑿助成機智汨以泥沙之欲決以

東西之趨反使純一之體漓清靜之源室非徒
无益而害之也夫聖功之要全在于蒙以天時
言晦者開朗之機以人事言昏者昭明之候但
世人未之察耳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
心赤子之心即所爲蒙

九正易困

蒙
二十八

汲古閣

張藐山曰蒙卦不易讀卓老解余亦未安謬
謂屯者是世界開荒之始蒙者是人生之始
卦獨九二上九爲剛是君師之任餘四爻皆
蒙也但蒙不同耳唯六五柔中而應二之剛
中順以巽于二是爲童蒙故二包之納之爲
初筮而告之如初而三而四皆不然當蒙之
初便當正法不可說桎梏以往說以往則吝
矣即書之五刑禮之棘與寄之嚴也三則蒙
已壞矣已失身矣四則困矣所謂困而不學
者是也何也以遠陽之實也上至此不能如
二之包之納之矣但有用刑人以擊之而已
以三之失身於金夫四困而不學故也政當
擊以禦蒙之寇爾所謂包者敷教在寬也擊
者移之郊移之遂終身不齒是也不屑之教
亦教也伊尹於太甲且然況其下乎若不
用刑人說桎梏以往將如三之見金夫而失

九正易困

蒙
附一

汲古閣

身矣可不謂吝乎桎梏雖似太嚴然免得
有躬則不出醜矣

九正易困

附二

汲古閣

☵☰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

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

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

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需于沙衍在中

九正易困

需二十九

汲古閣

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

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需于血順以聽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

失也

大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九正易因

需
三十

汲古閣

水天需

得象

剛健之才不難於濟難而難于不犯難初已出門而需于郊矣而能不遽進我知其不犯難行也但恐其或不耐久有失常心則雖犯難不顧耳故以利用恒无咎告之九二需而近險有需于沙之象夫沙非水也而為水之所必至則雖曰需于沙與水中行實類而二以剛明之才居中四顧聞小有言遂得終吉而能以吉終焉九

九正易因

需
三十一

汲古閣

三過剛不安于沙反需而及于泥夫泥之陷人也甚于沙三豈不慮及此但三知水之不能為災而不知災在外也既陷于泥則欲進不得欲退不能寇之來也非自我致之而誰也是慮之不熟也需之不審也過剛之所致也然以其剛也因是而曲加敬慎焉必不敗矣不敗固善然何如早不及泥之為愈然則險在前而不能需縱乾之剛健亦不能免于陷與困窮也而況六

四與上之柔哉今六四居坎之下其象為需而見傷若不能出矣而反得出于坎陷之穴中者以其能順以聽九五寧見傷而不遽進也此九五正中之力也上六處坎之上時將出坎乃不能需而反入于坎陷之穴不亦甚乎故告之曰雖入于穴矣猶幸而有不速之客來也蓋九三應上本是上客今三敬慎不敗已出險而來矣來則敬之亦可以保終吉也雖入穴何傷乎然

九正易困

需三十二

汲古閣

則上雖幸三之來亦實受五之戒也吾以是觀之陰柔患不能出而陽剛患不能需此需之卦聖人專為陽剛之人說法矣利用恒所以戒初也小有言所以戒二也致寇至所以戒三也誰戒之需而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利涉大川而往有功之九五也蓋五身在險中而忘其險唯知酒食是需亦猶困之九二身處困中而忘其困唯知困于酒食而已此處需處困之至德

要道也故曰貞吉而又曰以正中至矣嗚呼安居不動以待食飲尚不出郊況及泥邪三人即九三三雖不當九五之位然剛也健也敬之自未大失也此卦唯六四能順以聽九五餘皆有乾健陰亢不能待不能聽之象非五以天位臨之以正中示之以不一而足丁寧誠諭之弗需也此五之所以為光亨也

附錄

九正易困

需三十三

汲古閣

金汝白曰四與上坎中二陰故皆言穴猶坎卦初與三皆云坎窞也王畿曰乾之剛健上進遇險而不遽進故需有亨道苟以柔弱之質需緩而不進則是需者事之賊也說文曰須从頁首也从彡毛飾也本須鬢之須借為所須之須

張藐山曰亂極而治躁急不得些子只合需
治極而亂無可奈何亦只得需故雖九五剛
中正位乎天位亦只需于酒食而已何也需
之時固如是也若風帆既便舟楫已具又得
長年三老便乘長風破萬里浪肯坐而飲食
宴樂耶當此時需者事之賊也雖大川亦不
憚而利涉矣然則需而不肯遠涉者風帆未
便也舟楫未具也長年三老未得其人也安

九正易因

需一

汲古閣

得不需三陽皆剛也而剛過則需于泥四上
皆柔也已入于穴矣四只有順以聽于五上
只有敬不速之客可免于險爾剛有剛之害
而柔有柔之利但當此時不知有可以順而
聽之之人不知三人之可敬雖來而不敬是
可惜耳

三三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
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
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
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九正易因

訟 三十四

汲古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食

舊德從上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復即命渝

安貞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訟元吉以中正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以訟受服

亦不足敬也

大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九正易困

訟
三十五

汲古閣

天水訟

難取象

此卦上剛下險險而健險而不健則訟不成健而不險則訟不成唯險而健訟斯成矣然訟其可成乎訟其可終乎訟其可以長而或從王事必永所事乎幸有九五中正大人為訟者之所利見而九二又剛來而得中是以不克訟而訟自不成自不終自不永且長而卒入于淵也夫陽實陰虛剛來得中孚實明甚一陽在內陷于

九正易困

訟
三十六

汲古閣

陰險室惕甚明以室故訟以惕故不終訟況見九五哉故一見九五即愧悔不暇不克訟歸而逋宜矣夫二險之主也內體皆其素所左右之人也既訟于五大訟興矣株連不既眾乎今歸而逋則其邑人三百戶免災必也此九二之不終訟然也若四亦是不欲終訟者三之與上雖非欲訟但恐或有起釁而致上之從王事耳于是或者遂因而有繫帶之錫而上亦因而不克

訟焉則是五爻皆以利見九五而訟无由終矣
五之元吉而中正何如哉以今觀之初柔居下
以柔自安不永所事雖小有言辯明即止其以
不終訟獲吉宜也四五同體利見九五復而就
命變而安貞獨能不失九五惓惓不欲訟之意
其以不終訟獲吉尤宜也上雖過剛然三唯知
舊德是食貞厲自居縱有王事必不敢成吾知
上亦不能以自成矣嗚呼繫帶之錫也三禡之

九正易因

訟
三十七

汲古閣

愧也則謂上能不終訟亦可矣何也以其猶有
愧心也恐其无面目以見九五也上或指教峻
之人下或指和事之老

附錄

楊中立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于
違行而後謀之則无及矣

王畿曰天爲三才之始水爲五行之始君子法
之作事謀始凡事有始有中有終訟中吉終凶

能謀始以絕訟端中與終不必言矣又曰觀天
水違行之象天左旋五星右轉之說益有足徵
也

九正易因

訟
三十八

汲古閣

張藐山曰不險不健何訟之有險而健便爲訟所謂二習相陵也自古迄今君子小人廟堂市井訟之變態幾盡至于亡國喪家殞身而不恤何曾逃三大聖人反覆告誡之外噫可歎也 初與三柔也不永所事食舊德原是不能訟者九二九四剛而險何以不克訟能訟而不訟此二與四所以爲君子可敬也若上九居訟之終則終訟矣無論終凶即錫

九正易困

訟

汲古閣

之鞶帶其誰敬之況三統乎既謂之訟則不論是非曲直矣二與四豈以曲在已不克訟耶至于歸而逋逋而窺自上視之坐雍鞶帶且嗤之曰何至于逋而窺也亦可醜也二與四且以錫鞶帶爲醜而不之顧矣何也以九五中正之大人在上自當歸而復即命爾有此剛中正之大人不當終訟若不然即訟其誰聽之意有剛中正之大人必也使無訟乎

其又誰敢恃其險而健以至于聚訟乎易之繫大人者不一而足飛龍之大人固也蹇之大人有大人則不蹇矣萃則以大人故萃也升則以大人故升也噫大人者千古不再見安得有剛中正之大人而世之人皆利見之唯困亨貞大人吉是大人者人可學而至也果可學而至則亦不必夢寐千古之大人矣

九正易困

訟

汲古閣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

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吉又何咎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

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在師中吉

九正易困

師

三十九

汲古閣

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

尸貞凶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

使不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大君

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大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九正易困

師

四十

汲古閣

地水師

水附于地曰比比附也附之以求安非九五剛中不可地中有水曰師師衆也能以衆正非九二剛中不能是故卦以九二爲丈人焉得丈人而專任之則可以吉而无咎故曰貞正也田有禽利執言用之有辭所謂正也以此用衆則是用之以正邦用之以開國用之以綏懷雖毒民而民從之矣雖王天下可矣但苟不知專任之

九正易困

師 四十一

汲古閣

道則雖有九二之丈人而欲其有功也亦難所謂既使長子帥師而又使弟子與尸雖貞亦凶終必敗亂欲其吉且无咎不可得矣固知師之難難在于得丈人而能用丈人者尤難是故初六方出門即戒以失律曰師之律令一出長子他人不得專也初若敢專即爲失律夫失律即臧亦凶况不臧邪臧即貞今六五既能以二爲長子而錫命之者三二亦以師中之吉而坐承

六五天龍之錫乃初六不免失律之戒六三不免與尸之疑六五又不免弟子之使小人之用者坤體柔順恐其或不免有此也唯六四得正爲偏將軍以居左而能左次以待命故曰師或與尸大无功也大指二苟或與尸大即无功人君其尚可使弟子間之與故于上爻復繫之曰大君命將出師本爲開國承家之故用之以綏懷萬邦者也自不宜使小人參之參以小人定

九正易困

師 四十二

汲古閣

必亂邦蓋九二陽剛也長子也丈人也初也三也皆陰柔也柔爲弟子弟子只宜使之聽命于長子陰爲小人小人只宜使之聽命于丈人而可用小人之言聽弟子輩主其事邪吁千載而下有賢將而不得專主者其禍敗率以此矣唐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則雖李臨淮千古之英郭汾陽人物之大不免喪師失律彼代宗者非不與之親經患難竝時收復兩京也而卒信用

小人復出蒙塵于陝此无他柔而易搖真如此
師中之六五也固宜聖人之惓惓以示戒也

附錄

坡公解曰丈人詩所謂老成人也祭公謀父曰
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
玩玩則不震故地中有水師言兵當如水行于
地中而人不知也

熊過曰師以一陽統五陰蓋古者五人為伍五

九正易因

師 四十三

汲古閣

伍為兩五兩為卒五卒為旅皆自五起數也與
尸程先生謂眾主按古語曰輿論輿人之誦皆
眾也詩誰其尸之尸主也

張藐山曰輿尸者是眾為政也九節度之師
敗于相州其左驗矣

九正易因

師 附一

汲古閣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

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

凶其道窮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九正易困

比四十四

汲古閣

六三比之匪人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大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地比

取得象好

水依附于地曰比下順從于上曰比此卦唯九

五剛中而有元永貞之德自然可以比而无咎

故六二內心不肯自失再筮得之即往比之是

以貞吉而且无咎所謂得其所比則安者正二

五之謂哉六四與五同體外比于五親仁事賢

從上求安貞吉亦宜乃初六以六居初實无正

應而不寧必能有孚比之始得所比而无咎又

九正易困

比四十五

汲古閣

居坤地之下水必盈焉本有有孚盈缶之象孚

信既盈則終求六四之吉乃其所有豈直无咎

已耶是故苟不寧而能方來則終來斷有他吉

故曰不寧方來上下應也上應指四下應指初

蓋九五陽剛中正已顯然為眾所親比倘有未

比則用三驅之法以取之而前禽可失未嘗有

取必之心然此特王心然耳邑人何自知之乃

皆不用告誡聽其自失則上之中實使之然也

上六非前會之失乎三不比五而比六非匪人之傷乎以故初六六二六四同與三驅之選上六處比之上至是猶尚无首可比凶何如哉蓋言其居五之前則曰失前會言其无首可比而不知以五爲比則曰後夫凶

附錄

王輔嗣曰上下无陽以分其民五獨處尊莫不歸之上下應之既尊且安安則不安者託焉故

九正易困

比四十六

汲古閣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夫无者求有有者不求所與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火有其炎寒者附之故已苟安焉則不寧方來矣安尊和親而獨在後則誅是以凶也

坡公解曰比吉比未有不吉者也然而比非其人今雖吉後必有咎故曰原筮筮所從也原再也再筮慎之至也

班孟堅曰禽者鳥獸之總名爲人所禽制也

卜子夏曰无誠于附道窮而比戮斯及矣何終哉

九正易困

比四十七

汲古閣

張藹山曰比者皆比于九五也萃者皆萃于九五也何也比之九五有元永貞之德也萃之九五剛中正之大人也萃之諸爻不幸五則為乃亂乃萃且為嗟如為涕浹比之諸爻不比五則為比匪為前禽為後夫噫

九正易困

比附一

汲古閣

乾下與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與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正易困

小畜四十八

汲古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

所疑也

大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九正易因

小畜
四十九

汲古閣

風天小畜

尤難得象

卦名小畜而繫之亨者六四一陰為巽之主故也。以六居四則柔而得位居乾之上則健而又巽以故上之九五應之下之初九九二又應之上下皆願為其所畜故曰小畜然非剛中之五與之合志首能推誠而信任則六四之志安得遠行眾陽亦安肯遠為所畜故夫子曰剛中而志行乃亨志行者以六四之志因剛中之五而

九正易因

小畜
五十

汲古閣

得行故言小畜而繫之亨也不然是謂見畜于小何亨之有乃初原與四相應者復與四應是自道也非今日而始復也二又與初相比者初應于四二比于初是牽復也非自失以從他也密雲二句彖特寫其興雲作雨之狀如此正言畜也施未行但未行非不行也觀上九既雨既處即可見矣夫六四陰也而能有孚于五使五孚信之深若團圞固結而不可解則必有道矣

道者何血去惕出是已蓋血陰物也唯血去則雖純陰而絕无陰血之累惕乾惕也唯惕出則雖非乾而終日皆乾惕之心所謂與以行健者正四之謂耳五雖欲不孚信之深可得邪況從此以往遂獲藉鄰之力以享其安富尊榮之業不然五雖陽剛豈能以獨富也九三上比六四夫婦之象三唯過剛不中乃自脫其輻而反目不顧之則无以正室而成家矣罪九三也于四九正易因

小畜 五十一

汲古閣

附錄

楊簡曰伊尹之于太甲其始不可謂之亨及太甲翻然而悟誠然改過則伊尹之志于是方行故為亨天未大雷電以風成王未執書以泣則周公之志終不可謂之行終不可謂小畜之亨六四至柔又與體畜君而柔與故君臣相信而和无傷无惕无咎陰陽自有相得之象也夫人臣進言于君所以至于乖忤者往往由臣未能无私或好名好已勝不與上合志故乖忤也書九正易因

小畜 五十二

汲古閣

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臣畜君如此何乖忤之有象曰上合志也者旨哉言乎金汝白曰四五皆云有孚是此兩爻相孚也四曰上合志合于五也四藉五以畜乾五任四而相孚

張藐山曰噫予於小畜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大有是六五居人君之位而上下應之小畜是六四居人臣之位而上下應之五陽皆為陰所畜時勢之最難處者卦詞通不肯道破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何也夫子彖詞曰密雲不雨尚往也有竟不雨者乎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有究竟不行者乎此皆不可解之詞也謬謂讀易當如讀詩何也詩可以斷章取

九正易因

小畜
附一

汲古閣

下今古之變竊有慨焉武墨之世非柔得位而上下應耶武雖稱制廬陵在不得便為至尊也居然小畜之象矣狄宋諸君子身當其時真得用易之妙武被廟不祔姑雙陸无子兩言竟成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又是婦貞厲月幾望之象矣使當日梁公不甘為武墨所畜板板做去反目說輻大事去久矣甲子乙丑之際魏璫非柔得位而上下應

九正易因

小畜
附二

汲古閣

耶雖未得位然得時則亦可謂得位矣更與武墨不同矣以武尚是女主也當其時羣小無足論矣君子何以處此也使三大聖人真取此象何以繫詞焉而命之也今是非黑白皎然聖人復起再為觀象繫詞使後之君子小人讀之不至斯世而淪于禽獸也哀哉噫覆轍相踵後之人復哀後人也

履 兌下 乾上

履虎尾不啞人亨

履剛中正之主極是好而卦又其詞危小畜之象殊不佳而其詞反若不以為意者何也噫此聖人之微權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

不啞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人凶武人為

九正易因

履

五十三

汲古閣

于大君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

不足以與行也啞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

為于大君志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元吉在上大有

慶也

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天澤履

文王之卦

九五以乾剛之德當至尊之位履其後者又能

說以應乾何厲之有而又獨言其夬履貞厲則

必有所指矣故直以履虎尾三字名其卦焉而

夫子傳之則專言柔履剛說應乾又言其剛中

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如此益以見上乾下兌

絕无可虞不與文王繫繇同意矣文王之意曰

臣之事君時時有履虎之虞夫足之所履皆目

九正易因

履

五十四

汲古閣

之所視故曰視履其旋元吉則不復履其後矣

今六三眇而不能視致啞何疑不見初九乎處

一卦之下方爾出門即能素履以往獨行所願

其見早矣居下在初是其素也故曰素履九二

則見履道廣矣雖幽人亦貞吉何必上應于五

以履其尾終日愬愬然恐懼不寧以亂吾之中

邪是亦能視之于豫不犯難行古高士也四為

大臣位近九五勢不得不履虎尾者但能知其

爲虎愬愬恐懼故終吉而志得行不遭其噬耳
然亦危矣非初與二之所肯安也上九處履之
終視履考祥旋返其履元吉固宜若三者唯不
明是以不能行是故欲以暴虎武人爲手脚于
夫履大君之前其凶必也互卦取離爲文明故
曰視履取離爲戈兵故曰武人嗚呼文王當殷
之末造一嘗親遭其噬矣宜其親切而有餘思
焉不然胡爲乎上天下澤而卽以履虎尾名其

九正易因

履五十五

汲古閣

繇也又胡爲乎于爻則言噬人凶于彖則言不
噬人之亨也不噬之亨以此卦兌柔在內故致
噬之凶以此爻六三不當位故嗚呼當斯時也
欲爲初之素履不可也欲爲二之幽人不可也
欲爲上之其旋不可也痛定思痛雖文王亦自
悔其爲武人之嗟矣然則眇視跛履文王姜里
以前事也愬愬終吉文王姜里以後事也其旋
元吉又文王爲西伯賜斧鉞得專征伐以後事

也皆文王之卦也

附錄

程正叔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君子
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
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古之
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
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
而君求之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

九正易因

履五十六

汲古閣

有定志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至于尊榮農
工商賈日至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騫於利天下
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張藐山曰從來事庸主難事剛主更難雖以唐太宗之賢而英爽太甚羣下失措況其他乎故九四賢臣也懇懇終吉而不肖者畏此英主諧媚容悅欺罔蒙蔽而國祚隨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殆千古如見矣師之五則患其柔履之五又患其剛

九正易因

履

汲古閣

消者如堅冰至齊而自消也見晚而消並消者亦不知也

包荒者消之至德妙道也包則自消不能包則不能消矣豈特不消而已且將爭之爭之不得而後之禍根伏矣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九正易因

泰 五十七

汲古閣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凶得尚于中行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

孚于食有福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翩翩不

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以祉元吉中以

行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城

復于隍其命亂也

大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九正易因

泰 五十八

汲古閣

地天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者言致泰之道但小大交相往來則小者吉大者亨可常泰矣故初九身在三陽之下處大之初而即志在外之陰欲以來交于小連拔三陽以其彙進故致四等翩翩相信而小大交也夫三陰皆不富而失實宜若與陽不相孚應今反翩翩然往交于陽此豈有微發戒令哉中心之願不戒而自孚也初非以其

九正易因

泰 五十九

汲古閣

鄰之富也而況二五君臣之間與是故九二以包荒之德而尚主六五以祉元吉故而歸妹則又不不但有其願而願亦遂以行矣以此致泰豈非虛已之君能聽其臣包荒之臣能光大其君者乎然知致泰之道在于往來之交則知往來之間亦非久長之道而泰難常保又不可以不慮也故于內卦之三外卦之上獨申言之天地際言天地之交際也夫天地之交一交即散一

際即離斷不能久蓋平陂往復的然乎信疑非人之所能致力然知其如此而克艱守貞亦可以无否之咎无陂之咎无往之咎何也人定自能勝天也故復戒之曰爾勿憂恤其孚信如此而遂謂泰之必往也但能知其如此而艱貞以守之不以常泰視之即可常保其泰矣則非但无否之咎而且可以長享有泰之福故曰于食有福然則爾但艱貞泰決不往雖有常數其奈九正易因

泰 六十

汲古閣

爾何三居下之上正泰交之際故特致意焉至上則居泰極矣城復于隍何須用眾自邑出令眾共為政雖欲艱貞不得矣吁可不戒之于早也

附錄

馮奇之曰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

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

王輔嗣曰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相連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為類首舉則類從故曰以其彙征吉

程正叔曰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石守道曰過二則无平不陂過五則城復于隍

九正易因

泰 六十一

汲古閣

楊廷秀曰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九三陽盛極矣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何也天地交際陰陽往來在九三六四之間也

金汝白曰得尚于中行如列侯尚公主之尚九二之德能尚六五中行之主也

王輔嗣曰居泰上極各反所應泰道將滅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是故城復于隍勿用

師不煩攻也自邑告命貞吝否道已成命不行也

坡公解曰取土于隍而以爲城封而高之非城之利以利人也坤之在上而欲復于下猶土之爲城而欲復于隍也上失其衛則下思擅命故曰自邑告命邑非所以出命也

九正易因

泰 六十二

汲古閣

張藐山曰泰之時再無別事只是君子要將小人安置得法自己全不見君子之相亦不見有小人之相纔一露相便有聲色故曰包荒包者我大故能包小也保泰傾否一味皆用包法

九正易因

泰 附一

汲古閣

☶☰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

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

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征吉

志在君也

九正易因

否 六十三

汲古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大人否亨不

亂羣也

六三包羞 包羞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大

人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大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

注云不亂于小人
之羣非也蓋入焉
不亂行入獸不亂
羣和九同處何異
之有噫彼矣

以祿

九正易因

否 六十四

汲古閣

天地否

夫唯小往大來一交而成泰則知大往小來自不交而成否故致否之道全在于匪人也何謂匪人以其自謂君子之貞而大者不來小者不往不交故否也或曰貞正也貞則无不利而曰不利君子貞何也且初六拔茅連茹又以貞吉亨繫之矣夫陰柔連彙不貞孰甚而聖人反以為貞反以為吉反以為能亨否曰此陰往交陽

九正易困

否 六十五

汲古閣

但知小之當往全不知有君子之貞之不當往者也以故此往彼來此不見其為小人彼不見其為君子此不見其為小人是无小人也而小人道消彼不見其為君子則皆君子也而君子道長以是知泰之道不過小往大來而已今欲反否成泰而尚可謂吾獨有君子之貞哉以吾有貞即是匪人故曰否之匪人亨否者可思也是故有初六之拔茅茹而其志在君則自有九

泰曰包荒曰包承 至不難以君子而 承小人包羞又不 止包承而已也君 子當此時良工心 苦其誰知之无咎 无咎尚敢求其

九正易因 否

四之疇離祉而其志得行況九四居上卦之下

有泰來之幾乃命之將復者已居大臣之位處近君之地得行其志自然无咎而衆類皆麗其福祉矣又何怪其相引拔以進耶四者初之君故曰志在君有六二大人亨否之道則自能包承而使小人皆吉有九五大大人休否之術則大人自吉又不但能使小人吉已也然既曰休否則似若不以否為意者而豈知其中實艱難貞

九正易困

否 六十六

汲古閣

固未嘗不曰其亾其亾繫于苞桑若頃刻无以自活者邪先否後喜其不可長宜矣吾又以是觀之保泰之道莫過于乾亨否之道莫尚于坤乾天也天无不覆故九二獨以包納荒野之量而主泰坤地也地无不載故六二獨以包容承順之道而亨否然泰雖以包荒處世而實以艱貞自處故曰艱貞无咎所謂文王之自朝至於日中晷不遑暇食是已否雖以包承待人而實

六五五

以其亾休否故曰其亾其亾亾无日矣歸于何所矣所謂勾越之嘗膽卧薪是已雖然方其泰也人皆以為泰我獨以為否是故能不為泰所動而泰可常泰矣及其否也人皆以為否我即以爲泰是故能不為否所亂而否遂不終否矣此其倒行逆施使太阿之柄常在吾手是誠休否之大人也乃君子實不任是也何也以君子之有貞也有貞則以彼為不貞便不肯往唯拔

九正易困

否六十七

汲古閣

未見結果故不言
吉凶位不當言所
處之地位不當耳

絕朋亾而勇于馮河也不然是即優柔不斷之夫矣如西漢孝元望之被殺而不知東漢孝章實憲奪主田園而不問何取于包荒也如是則雖強必弱雖治必亂而又何光大之有何得尚中行之有爻備斯義故詳言之

附錄

呂伯恭曰否上下不交有天地之形而无乾坤之用也

九正易困

否六十八

汲古閣

鄧伯羔曰二居中得正佐大君休否者也故有包承小人之法三以陰柔居否時或包羞而聽小人之鴟張或包羞而入小人之黨與李生曰此正處否之法所謂唾面自乾褫裘縱博者也若夫李固之戮何補于漢徒張梁冀之虐焰而已非徒无益而反大為國家之害故爻于包羞不繫以吉凶悔吝而但言其位之不當也熊過曰人依木息曰休苞桑乃桑柔之方苞芽

者如詩相苞杞之苞

鄧伯羔曰苞桑非固結之喻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有云邦國之杌隍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縷矣然則苞叢生也叢生之桑細而弱其堪繫重乎

九正易因

否
六十九

汲古閣

張藐山曰泰曰連茹否亦曰連茹何也君子有君子之敗道小人有小人之敗道君子之是非太明必令小人無所容小人之恩怨太明亦必令君子不得其死世界多故詎獨小人之咎哉故皆繫曰連茹其旨微矣況泰曰連茹志在外之三陰以故翩翩不戒而孚耳不利君子貞猶蠱之爻曰不可貞爾當此時一毫正經死板道理行不去矣何也小人

九正易因

否
附一

汲古閣

而可包乎包且不可而況承奉之耶予故駁注之非而曰君子包承小人也五字當一句讀大人否亨此是胸中之否包承未已也又且包羞亦是君子包羞若小人何羞之有
余于否之卦爻而又得處小畜之妙義也既為小所畜矣當時賭裘縱博任二張之淫穢若無足恠者可不謂包羞乎 君子以儉德辟難此又一君子也此君子做不得包承包

羞之事 有命離社休否傾否即前日包承
包羞之君子也在泰則為包荒在否則為包
承包羞易地皆然不包承包羞安得疇離社
泰之初曰連茹否之初亦曰連茹泰所連
者何人否所連者又何人也泰曰征吉否則
曰貞吉其思之 因不往來故不交大人處
此不往來者仍舊往來此非大人不能 不
利君子貞者以不可貞也包承包羞皆似不

九正易困

否

汲古閣

貞而休否者反用此道蓋為君子易為大人
難

柔得位得中而應
乎乾指二五乾
行則兼五陽二五
既同心而乾有不
同行者乎其應成
之際乎
作易者之苦心于
謀之時豈之時肯
言豫與豐之會同
之時反言不同之
也
同人于郊世
間自有此一種沒
于涉之人其商者
亦無他主意只求
自家乾淨元悔而
已反是然勝之人
不知生多少是非
毀譽甚至以身名
隨之自古大聖賢
大家傑且然况其
次者乎然元悔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
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
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
天下之志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
也

九正易困

同人

汲古閣

六二同人于宗吝 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伏戎
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乘其墉義弗克也
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同
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大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不出於柵一節貞

靜以婦人耳故夫

子師之曰志未得

也與君子能通天

下之志者何如乎

然不善同者過伏

莽乘墉之奸反為

所圖回頭一看反

是于郊者占勝者

矣奈何

九正易因

同人
七十一

汲古閣

天火同人

取象大難亦文王之卦也

六二為成卦之主
反擊曰于宗本所
以為難讀也

伏莽乘墉非求同
也皆管同者也故
五以大師克之志
君臣朋友之間甚
至父子夫婦同異
之故今古之論益
多應矣

一陰居二上下五陽皆欲與同則為同人于野
以其居中得位自然為眾所宗耳一陰居五上
下五陽皆為所有則為大有元亨以居其柔處
導其勢自能有大耳但五易于有大而二難以
居宗則上下之別尊卑之勢也是以大有六五
獨為大有上吉而同人六二不免于宗致吝然
六二自視雖若有于宗之吝而五陽視二實則
九正易因 同人 七十二 汲古閣
有于野之同故彖辭斷以同人于野四字名其
卦焉以今觀之初以出門求同也三以伏莽求
同也四又以乘墉求同也五獨以號咷與大師
求同而上又獨出郊跋望庶幾一同焉則上下
五陽皆以二為宗而欲求與同明矣所同盡一
卦之人非于野之同而何四字名卦獨此與否
之匪人為然若履虎尾若艮其背則三字卦名
又是一例矣然此卦實以二五同心名為同人

然不利涉大川而
同則利涉否不利
君子貞而則利

貞變動不居周流
六虛

故彖傳獨先言同人而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
 乾曰同人也應乎乾蓋專言五夫既如是而同
 矣而此同人之卦乃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
 者何蓋言不但五應于二欲與二同凡乾之行
 皆欲應二求與二同也所以然者以六二文明
 以健中正而應有君子之正故也夫正則天下
 之志以 寧直五邪然則于野之同涉川之利
 同人之亨又何疑與特其間不免有三四之爭
 九五之克其迹似吝遂以吝為二病耳不知此
 六二者使其果有君子之貞則中正而應自无
 害其為于野之同使其果有斷金之利如蘭之
 言則二五相信又豈三四之所可力爭也哉雖
 以我為吝不恤矣此夫子于文言所以斷以二
 人之同如斷金同心之言如蘭臭也嗚呼堯舜
 之相授受也孔顏之相授受也流溼就燥隨雲
 從風唯聲之應而氣之求安能无吝乎是故文

同人
七十三

汲古閣

六二與五為正應
 無宗有小人伏莽
 乘機所以五與師
 以克之也其金勝
 之世耶然周公亦
 不死于吝矣同人
 于宗且吝况管蔡
 乎尚不能同于宗
 而况宗之外乎此
 聖人之事也

王于九五而夫子于六二復有感也

附錄

坡公解曰利涉大川乾行也苟不得其誠同與
 之居安則合與之涉川則潰矣禿翁曰六二非
 但應九五之乾凡所與同之人皆乾也與乾為
 行涉川豈足道哉一乾猶不可當况五乾邪君
 子於此可以喜而不寐矣坡公以誠同解乾行
 似未通誠同者二與五也乾行者五陽為行同
 九五易因
 同人
 七十四
 汲古閣
 人于野也又曰初九自內出同于人上九自外
 入同于下自內出故言門自外入故言郊禿翁
 曰出門同人言出門即與二同无所間隔故曰
 又誰咎言誰為之咎而使之不得同乎幸初之
 辭也五即不然中心同之何日忘之二五之謂
 也不容不同安有吝邪使其有吝九五決不與
 大兵犯眾難以求遇矣故坡公曰君子之道或
 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

言其臭如蘭由此而觀豈以用師而少五哉夫以三四之強而不能奪始于號咷而卒達于笑至于用師相克矣而不能散其同此以知二五之誠同也禿翁曰誠同二字到此方說得着又曰二陰也五陽也陰陽不同而爲同入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君子出處語默不同而爲同入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苟可必也則雖有堅強之物莫能間之矣故曰其利斷金禿翁曰李白九正易因

同人
七十五

汲古閣

以從永王璘故論死郭子儀請以官爵贖而脫之白又坐事繫潯陽獄宋若思以三千兵劫而取之嗚呼世无同心之朋大賢君子將安所託命哉此于郊之同所以聖人不取也

熊過曰同人大有皆五陽而一陰主之大有之陰在五故曰元亨同人之陰在二而羣陽宗之則曰亨曰利君子貞宗尊也詩云君之宗之志未得與通天下之志正反

姜廷善曰伏戎于莽以伺五之隙升其高陵以窺二之動三歲不興五終不可敵故也

九正易因

同人
七十六

汲古閣

張藐山曰同人于野是謂大同于郊則與于野異矣于宗者何蓋五陽而求同於二中間遠近相取愛惡相攻伏莽乘墉多少變態皆從二起二當化不同為同使伏莽乘墉之人咸化為斷金如蘭之雅何吝之有若止同于宗如初九九五方結金蘭之契則安得為于野乎

九正易因

同人附一

汲古閣

三三乾下 離上

大有元亨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初九无交害匪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大車以載積

九正易因

大有 七十七

汲古閣

中不敗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公用亨于

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匪其彭无咎明辨晷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厥孚交如信以發

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上吉自天

祐也

大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退惡揚善順天

休命

九正易因

大有
七十八

汲古閣

泰之時大有之時
何等好世界而曰
艱貞无咎曰艱則

无咎而况非泰非
大有者乎且不止
於不艱者乎

火天大有

東坡謂大者皆見有于五故曰大有大有之世
上下皆應于五以事厥孚交如威如之君五又
應天時行以享大有自天吉无不利之祐人生
際此所有既大交道益廣未可遽以為易易也
初九在下雖尚无交然交從此始矣无交故无
害則知有交必有害故告之以无咎之道焉无
咎唯在克艱能克艱則雖日與世接何害是故
九正易因 大有
七十九 汲古閣
九二有大車則不敗矣不敗是无害也九三用
亨于天子雖為公可矣為公而用亨則不害也
九四匪其彭則處盛滿而知懼知懼又不害矣
然則无害在人耳唯其以大有自肆而不知艱
以處之始相將而入于害今觀九三居下卦之
上公之位也以剛處正故足與有大之天子同
享大有之福蓋深知其艱而能慎之于始如此
齊之太公是矣若韓彭則有害而弗克艱矣九

大有六五漢之文帝可以借之文帝一味求長者或曰文帝是黃老此亦可以知黃老矣坤卦也謙卦也

四功近六五其盛極矣然以陽居陰獨能悉所有為君之有而秋毫不敢自有故曰匪其彭明辨哲也又明又辨又哲唯其真有過人之哲故深知其艱而能慎之于終如此陶朱公張子房輩是矣吾以是觀之大有之世君以柔中臣以克艱君有交如臣无交害始得共享大有之福不然凶咎至矣乃知君益柔而臣益艱又聖人之微旨也

九正易因

大有八十

汲古閣

附錄

程正叔曰公用亨於天子若小人處之則為害自古諸侯能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眾以為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民眾財豐則反擅其富強益為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為害又大有為小人之害也
張幼子曰詩行人彭彭出車彭彭駟驥彭彭四牡彭彭皆取人馬強盛之意

楊廷秀曰六五大有之主也離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之以柔專任誠信故能感發其下之志媿服其下之心下感發則君臣之孚不約而自堅下媿服則道義之威不猛而自洽信以發志以我之誠信發彼之誠信也易而无備以我之和易徹彼之周防也

王輔嗣曰居尊以柔處大以中无私于物上下應之信以發志故其孚交如夫无私于物物亦九正易因

大有八十一

汲古閣

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誠焉既公且信何難何備不言而教行何為而不威如為大有之主而不可以道吉其可得乎

坡公解曰六五處羣剛之間而獨用柔无備之甚者也以其无備而物信之故歸之者交如也此柔而能威者何也以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于不足不足之形見于外則威削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

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夫信也
 順也尚賢也六五之德也易而无備六五之順
 也厥孚交如六五之信也羣陽歸之六五之尚
 賢也上九特履之爾所履者能順且信又以尚
 賢則天人之助將安歸哉故曰聖人无功神人
 无名而大有上九不見致福之由也余謂六五
 一爻備言六五所以大有之德上九一爻備言
 六五所以大有之福福德兼備是為大有六五

九正易因

大有
八十二

汲古閣

上九合為一人然則上九其天矣

三三 艮下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

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

卑以自牧也

九正易因

謙
八十三

汲古閣

六二鳴謙貞吉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勞謙君子萬民服

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利用

侵伐在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鳴謙志未得

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大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九正易因

謙 八十四

汲古閣

地山謙

以艮山之高安止于地之下而不見所謂有功勞而能謙是也謙則必亨彖傳言之詳矣而曰君子之終則取艮為東北萬物之所成始而所成終者也今觀夫子之稱謙也寧有過于泰伯與文王乎方泰伯之三以天下讓季歷而自斷髮文身逃窳荆蠻可謂困而不亨極人情之所不堪矣而終焉光有吳國文王又以三分有二

九正易因

謙 八十五

汲古閣

之天下讓于商亦可謂損已與人如太王之事狄者矣而終造八百年之周則天道之虧盈而益謙鬼神之害盈而福謙居然見矣是故夫子斷以二聖為至德而此卦復明言謙之必亨焉意可知也故曰汝唯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唯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德厚者其流光厚施者必食其報君子有終吉獨何疑於九三與初六既處地下又處山下唯以自牧為事其卑至

矣所謂謙而又謙焉者孰知其用涉大川固一日而遂升聞于帝者乎謙之吉亨于初可知也

附錄

坡公解曰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唱和寄之於鳴謙之所以為謙者三也艮之制在三而三親以艮下坤其謙至矣故曰勞謙六二其隣也上六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謙而六二又以陰處內卦之中故又曰貞吉鳴以言其和于三貞

九正易因

謙 八十六

汲古閣

以見其出於性而非強

焦弱侯曰撝謙撝裂也從手為聲通作麾詩麾之以肱書右秉白旄以麾亦通作撝

楊簡曰六柔四柔坤體又柔又不中有過乎謙之象故聖人教之撝去其謙又恐其疑也又曰无不利撝謙曰不違則言雖撝去其謙不至于違則也

程正叔曰征其文德謙與所不能服者也文德

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謙之過

矣予謂人之所以過于謙者或恐其有害而不利耳今以坤順之卦六四之爻柔順至矣奉此柔順不敢違則已无不利而又謙焉不太過乎太過即取侮非謙也故上三爻皆告以撝去其謙利用征伐之事焉總之非以其隣之富而興師則雖侵伐何害其為謙若湯之征葛是已苟中心實有謙德則雖行師以征邑國若周公之

九正易因

謙 八十七

汲古閣

征東可矣何必鳴謙故曰鳴謙志未得也甚矣聖人之善言謙也內三爻以止故著其德外三爻以順故防其過

王畿曰以卑蘊高謙之象也君子取有餘以益不足以善同人則賢不肖平矣以位下人則貴賤平矣謙之六爻无凶德謙者內止而外順內不止而外順則為象恭為色莊君子弗貴也

病中續筆

上六處順之極居謙之終鳴謙甚矣然當時邑國豈无有傲然以我為謙而不彼校也敢于不順而使吾志未得者乎果未得則利用行師以征之總之不害其為謙矣文王爻辭之意如此然西漢孝文見邑國之不順也反以几杖賜之高皇側室子命之而邑國亦終歸順焉謙之感人一至于此蓋孝文原以捨一身安天下為自己大得志之事故耳上六之象曰可用行師征九正易困謙八十八汲古閣

邑國夫使其志果未得則行師可也使其志无不得者則不行師亦可可之一字是吾夫子千萬古之斷案矣

公知天下長者乎曰公長者也宜知之舍許祭果敢而求長者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施行也曰奈何象中辟

我獨無聞處乎太史為漢文寫生酷似有天下而能謙如此

三三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不終日貞吉以

九正易困

謙八十九

汲古閣

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由豫大有

得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

死中未亾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豫在上何可長

也

大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

九正易因

豫
九十

汲古閣

雷地豫

文王之卦也由豫而不知冥豫而不渝

此卦除九四豫以天下自為豫之大有得无可
言者彖傳言其志行爻象復言其志大行有以
哉衆人不知但知有豫所志已窮安得不凶故
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志窮與志行正相反況
志大行也固宜其盡没于豫而不能復渝也與
唯有六二中正自守不肯從人雖與為豫如不
終日是以大傳極言六二介石之操獨能先事

九正易因

豫
九十一

汲古閣

知幾而不没于豫三位不當大非二比故其仰
視而欲往也悔遲回而不往也悔悔往者畏六
二悔不往者羨九四也所謂不能无交戰于胸
中者非邪嗚呼天下之能介如石者幾何人哉
自非介然如石之堅決不可以同遊于九四大
有得之豫矣豫復皆值五陰故皆取朋象熊過
曰大有得者一剛得五柔朋各響者五柔合一
剛六五陰柔不正又乘九四之剛但知逸豫以

為樂而不知權柄之下移威福之盡去豈非君人者真正不起之疾若劉後主者乎死也久矣所以恒不死者名號僅存中未亾耳不如死矣中謂中位然人臣如忠武侯者有幾苟非有由豫之忠武侯則所謂乘剛者乘王莽之剛乘司馬懿等之剛欲其恒不死得邪若上六則沉冥于豫无改理矣何也豫已成不可復渝也使成而能有渝更又何咎但早不渝至成而後渝亦

九正易因

豫九十二

汲古閣

无及矣余觀彖辭彖傳極言致豫之盛美而豫之六爻與象反極言享豫之禍凶豈豫可致終不可得而享邪非然也蓋今之亾國敗家相尋而不絕者咸以豫也非盱豫鳴豫即死于豫苟能如六二介然若不終日又何以不能保終豫邪即此便是能享于豫便是順動便是致豫之由亦豈有他今不思致豫之由而但享逸豫之福固宜其盡喪于豫而福反為禍也今且勿論

不備豫乎泰于重
于大有皆然君子
戒慎恐懼須臾不
離原不論世界時
侯君子止不失其
常而已

發憤政是聖人樂
處非於憤以求樂
也忘食忘憂忘年
只是於憤真是人
生之樂無以喻此
若天下後世原不
知發憤為何事終
日只鳴豫其豫肝

豫世如醉如夢
應安得有介如石
者而與之言乎

怪今之學者守着聖人樂在其中一語便謂能樂能忘憂縱慾肆志唯務極樂聖人之樂端如是哉此與鳴豫而卒死于豫者何以別哉聖人之樂初不出於發憤之外舍發憤而言樂曾是知樂聖人忘憂原與忘食同致不肯忘食而但忘憂胡謂而不肯兩忘也食亦不知憂亦不知老亦不知唯終身發憤為樂是知則其視人世逸豫之樂真不能以終日矣故學道者必介如

九正易因

豫九十三

汲古閣

石非獨于豫然也是謂知幾之神徹上徹下之道

附錄

丘行可曰屯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无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豫合震坤成體故兼言之
蘇子瞻曰所以為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鳴已无以致樂而恃其配以為樂志不遠矣因人

之樂者人樂亦樂人憂亦憂志在因人而已所
因者窮不得不凶

王畿曰雷奮于地萬物暢嫗豫之象也昔先王
因天地之和宜八風之氣制樂以和神人本之
心而發之以聲動之以容協之以律正之以音
從之以器是故樂者德之華作樂所以崇德也
故樂成德尊荐之郊廟祀天于園丘而以祖配
之尊尊也祀帝於明堂而以考配之親親也上

九正易因

豫
九十四

汲古閣

帝歆焉祖考格焉萬物育焉天下太和也

䷐ 震下
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

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

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係

九正易因

隨
九十五

汲古閣

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隨

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拘

係之上窮也

大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雷隨 上文王之卦

以乾剛來居二陰之下則是剛來下柔也以剛下柔柔不隨乎隨卽貞不隨卽不貞孰不願從貞者又卦震動而兌說則是動而說也說卽隨不說卽不隨有定隨邪可強隨邪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无定時故无定隨此初九以一陽爲震之主作隨之官改四隨二不肯執定一隨所以爲貞吉也而況舍遠就近出門卽有功之交

九正易因 隨 九十六 汲古閣

則又何必舍此而遠越二越三以隨四乎則雖隨而變動其爲從正之吉初自得之矣二亦知三之爲小子不可係也初之爲丈夫不可失也雖兼與之尤妨然其如勢之不可兼何是以六二寧不失此而不肯係志于彼若三則又視九四爲丈夫矣是故寧係丈夫而失小子夫當隨之時志在有獲務求有得若非有元亨利貞之四德而隨之非但无得亦且有咎可隨邪五位

正中與四同體本自有嘉兌之孚四又以臣隨君隨便有獲不假言者雖曰爲人臣而以獲君爲言似謂非義然又孰知四之實與五相孚乎實與五同道乎況四又實明知隨五之可以有功乎則五蓋願其爲隨者雖有獲何凶之有觀時審已隨之而已矣獨有上六不道不能孚嘉天下使人說隨乃拘係之又從維之而逼使隨已其又安可得也夫王者以嘉禮親邦國動而

九正易因 隨 九十七 汲古閣

人說雖西山之神可使用享況其臣與何必拘係而維繫之也文王之感慨深矣此卦全爲此爻而設初九出門卽獲有功之朋不待失一而後與一故曰不失也若二若三係小子必失丈夫係丈夫定失小子豈能兼與而兩隨之唯其說而已矣唯其有元亨利貞之四德而已矣非元亨利貞而隨之卽有咎不隨也方時化曰隨取隨時之義時无不在故六爻總无定隨或係

亦可或舍亦可隨其時也

附錄

焦贛曰漢高帝與項籍其明徵也

周宴曰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動息不違乎時此隨時之義所以為大

九正易因

隨十八

汲古閣

九正易因 隨

張藐山曰隨全不論比應矣只論時只論元

亨利貞之四德爾初與四原是正應乃恰出

門而交六二之柔正二則係三而遂失初可

失乎三則係四而失三卦取剛來下柔二三

則取舍柔而就剛何也時固然也四又舍初

九而隨五五又舍二而孚四何可執也何也

孚于嘉也動而悅也悅則人自隨之矣何必

拘係而又維之也白駒之歌繫之維之以永

九正易因

隨

汲古閣

今朝蓋悅之也豈拘之耶志在隨人所執下

也然隨時之義恰又不可不隨只論可隨不

可隨耳五臣十亂七十子皆隨也 拘係已

又維之則所拘所維之人說耶不說耶果有

元亨利貞之四德否乎王用亨于西山當是

被拘被維之人可奈何只有亨于西山以誠

感之而已

六七三

䷆ 巽下
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與而止蠱蠱元亨而天

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

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

父之蠱意承考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幹母之蠱得中道

九正易因

蠱九十九

汲古閣

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幹父之蠱

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裕父之蠱往未得

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不事王侯志可

則也

大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九正易因

蠱一百

汲古閣

山風蠱

亦文王之卦自然之象也

蠱剛上柔下上下隔絕不通下與上止上下兩不事事吁此其所以終蠱與夫唯不通而成古則知其始之治必以大通故終則有始元亨不亦宜乎唯不事而成蠱則知其始之治必以有事故終則有始涉川不亦宜乎故曰蠱元亨利涉大川則治蠱之道可知矣先甲三日子戌申也後甲三日午辰寅也有先甲則必有後甲有九正易因

蠱百一

汲古閣

後甲則仍復先甲後而復先終而復始天行如此是以无敝而何治蠱者之不然也此卦上一爻正居王侯尊貴之位而不事王侯之事反以高尚為事者也在其卦上故曰尚以其止艮山之高故曰高尚夫王侯如是雖曰高尚而其如家事之蠱壞何故六爻專言幹蠱而以有子考无咎發之初爻要以能幹為賢不宜優游寬裕以成就其蠱而已故至幹父而危厲乃身亦

得終吉幹父而有悔乃心亦終无咎則能幹蠱者其為有子有後必矣六四純柔不能幹蠱反以裕蠱則益以蠱壞矣故六五反之曰與其裕父之蠱而不敢幹孰若譽父之德而吾代為之終也是故六五柔中反以高尚之德奉承其父可則之志稱譽其父因而默默幹理不見其形所謂元亨而利涉者非邪夫六五以用譽幹其父九二以不可貞幹其母則父母之蠱治矣二

九正易因

蠱百二

汲古閣

獨稱幹母者二陽五陰子母象也聖人曰九二以陽居陰本不貞也然惟其不貞也是以得幹母之中道也若貞即反失幹母之中道矣此義至深誰則知之蓋君父之際所貴情意相通上下歡說譽則通則說貞則不通不說吁其又誰知之

附錄

蘇子瞻曰器久不用而蠱生之謂之蠱人久宴

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无爲而弊生之謂之蠱易曰蠱者事也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爲无事而不事事則後將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爲事也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常欲事事蠱之災豈一日之故哉夫人之情无大患難則日入于媮天下既已治矣而猶以涉川爲事則畏其媮也

陸伯載曰日有六甲終而復始如環無端天之九正易因 蠱百三 汲古閣 行也造化之所以无敝也

邵國賢曰治蠱曰蠱猶治亂曰亂治荒曰荒卜子夏曰臨事專故厲成其志故无咎有事然也

鄭康成曰子改父道始雖厲而終則吉事若不順而意則順也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蔡介夫曰言无如蠱何 王畿曰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亢而不能下濟

下卑而不能上承止而與此所以成蠱也君子治蠱有道民心之蠱以玩愒頹廢未知所振作耳振者鼓舞興起之意故曰作新民不徒條教之設號令之申蓋治其本也譬之良醫治病振者驅其外邪育者養其元氣風言振山言育周宴曰振民者所以起其卑與之疾育德者所以化其苟止之病

九正易因 蠱百四 汲古閣

張藐山曰幹母之蠱最難要看得活有真正是婦人者如武墨是也當墨之世而遠誅二張戮三思固是貞然果可行否 人主而庸柔亦母象也武侯而誅一黃皓何難之有然而不可誅也故曰不可貞 婦人之性情最難解與世間執拗愚闇之人男子而婦人者也亦當以婦人女子處之若將正經道理死板做去不惟無益而反害之 否之世曰不

九正易因

蠱

汲古閣

利君子貞蠱之時曰不可貞意此所以爲易也


兌下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

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

命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甘臨位不

九正易因

臨
百五

汲古閣

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大君之宜行中之

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大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

无疆

地澤臨

卦以二陽來臨四陰為臨初九來臨謂臨四也
 初以說感四以順至故曰咸臨然而初雖說也
 而感以貞徒說不足以感人也故文王特繫之
 曰咸臨貞吉說唯未必正也而志行正故夫子
 復傳之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則初九之所以
 來臨者其道可知矣九二與五不但說而順又
 且剛中而應是故亦曰咸臨亦曰吉而更曰无
 九正易因 臨 百六 汲古閣

不利者應之者六五知臨之大君也又豈四之
 所得比也夫既无不利矣而象反言其未順命
 者何曰五居坤順之中唯知聽順于二也故于
 二則无不利二以陽德臨之唯未必一一順命
 于五也故于五得大君之宜然則五以順受二
 以中感若但知順命非二事也豈能大有光于
 五哉五亦知二之中不可暫舍專一聽順以智
 處尊此非虛已无為能令君子日長者不能也

所謂舜其大智者是矣夫舜用其中于民而其
 智遂以大六五行其中于二獨不為大君之宜
 乎乃上六居地之上能不與三相應見五知臨
 者二亦志在內之二見四至臨者初亦志在內
 之初則二陽所臨之地至此益敦矣故曰敦臨
 若三則不中不正當兌之口唯知一味甘說而
 已夫所為甘者將以為利也今求說乎上而上
 不我順求說乎二陽而二陽又不我臨則不但
 九正易因 臨 百七 汲古閣

无攸利而且有近憂矣轉說為憂回甘作苦二
 陽剛正又肯獨舍我乎故曰咎不長說與憂正
 相反說不足以致君子之來臨則憂生焉憂或
 足以致君子之我憐矣此理之必然也

附錄

楊簡曰至于八月有凶指二陰長之月也臨二
 陽長遯二陰長凡一卦之變歷數七故復曰七
 日來復今臨曰八月者自一陽之始而計之復

臨泰大壯夬乾姤遯是爲八也陰言月陽言日
熊過曰至臨者坤兌之交地澤相臨也敦爾雅
云如覆敦者江東呼地高堆爲敦上居艮坤二
土之終高地之象也敦有七義

王畿曰物之相臨无若地之臨水故澤上有地
爲臨也以土制水宜若易然者追之以險隘則
奔潰四出壞而後已若居之以寬則畜而爲澤
君子之于民亦然三代之民不忘先王之澤教

九正易因

臨
百八

汲古閣

之无窮者澤潤物之象容之无疆者地容物之
象

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
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
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
服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
小人道也

九正易因

觀
百九

汲古閣

六二闕觀利女貞 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觀國之光尚
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觀我生觀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觀其生志未平也

大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地觀 平天下學問也

此卦四陰在下臣民之象下觀者也二陽在上君子之象觀天下者也然上九一陽但可謂之大觀在上必有九五中正以觀天下然後自然下觀而化矣夫曰觀則聲臭俱无一如其天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觀者自以為神而何教之可設何化之可服无教可設故曰神道設教无化可服故曰神道而天下服今觀觀者方盥手

九正易因 觀 百十 汲古閣

于未見賓之前不待其體薦也而下觀者自化于有孚之顛若儼然如大賓之見矣然則九五真神道哉觀九五者真同觀于天哉但下之觀五者以天而五之所觀者即我下之觀五者如神而五之觀我者即民我生民生无二无別是謂天下之平此所以不言而喻而下觀自化與而觀者不一化者不一則各隨淺深自不能一也是故六四為與之主親比九五則進而得以

望而不薦蓋既屬則意散夫方望而未薦之際肥蓍可拘政泰假無言時靡有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即使民如承大祭之藝不

假無爭之際何處有聲色可測便民如承大祭便是驚

觀我生也我生民生原無分別觀我生即知民之生觀民生即我之生親民致所以明明德也盡己之性即盡民之性矣蓋性中原無我相民相纒

有我相便不能盡其性而我與民為二矣此天道也神道也看來亦何神之有

觀國之光而利為王者之上賓矣此其觀之而即化所謂下觀而化者非邪其次三亦能觀我生矣而猶未敢遽進以觀國之光則三之未失道也其下則但知觀五而已闕觀而但見其似不見其真童觀而但見其小不見其大又惡足以知君子之无咎哉然雖未足以語化而謂其不心服九五焉不可也故必合四陰之所觀然後知九五真神道也若上九則直大觀在上之

九正易因 觀 百十一 汲古閣

人而欲以其生為天下之觀者但吾志未平而欲人之我平已見未化而欲人之我化得乎故必九五而後能為觀之主必九五而後能為化之主

附錄

坡公解曰无器而民趨不言而喻者觀之道也聖人以神道設教則賞爵刑罰有設而不用者矣

熊過曰鄭玄曰諸侯貢士于天子大夫貢士于君以禮賓之唯主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設薦則弟子也今觀六爻皆无祭義只有觀國賓王之文顯說文云大頭六二陰柔在內雖與五應而隔于三四猶女在門內而闕觀門外也

吳幼清曰初居陽象男童二居陰象女子我者三自謂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六三居下卦之上而近于巽巽爲進退故六三自觀我生以審所九正易因 觀 百十二 汲古閣 學猶曰吾斯之未信也

楊簡曰子夏好論精微及孔子没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獨不可獨曾子可以免闕觀之醜耳又曰六三居下卦之極將升上卦進退之際也六三有進退之象則六四進而觀國之光矣

王畿曰風行地上遍觸萬類周觀之象先王思有以風天下于是制爲巡狩之典或一歲分巡

或五載蒞會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省察其俗有不同者設教以訓之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泆教以禮別奢如曹示之以儉儉如魏示之以禮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

九正易因

觀 百十三

汲古閣

張藐山曰六爻皆觀也下四爻皆觀九五者也觀國之光其光安在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即九五之光也六三何不進而觀君子之光而進退胡為乎蓋觀我生故進退也我之光尚未透露而安敢遠進乎非不進也量而後進不肯進而後量也童觀闕觀彼何人斯不肯觀光者何故蓋在我有一分之光剛見得大人君子一分之光故一鄉之善士一國之

九正易因

附一

汲古閣

善士決不能交天下之善士何也分量所在焉可誣也只如吾夫子之光照徹千古當時三千之中得觀夫子之光者止七十子而七十子之中夫子之光與已之光光相照者止一二人而已子貢尚隔一層況其他乎直至于今夫子之光如日中天容光必照可憐光自照人而人能闕夫子之光毫末否非不肯闕夫子之光也本分之光蔽錮已深如盲

者之不見日月耳又何惟天下萬世皆是婦人小兒乎婦人小兒尚可況奸人鄙夫既以自蠱又復殺天下之蒼生乎四爻皆觀九五而九五何觀乎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義觀天而作易夫子觀天而教二三子曰天何言哉曰吾無隱乎爾子即天也下學而上達達于天也今聖人至今在而觀之者誰乎噫善用觀者則有三觀之法在

九正易因

附二

汲古閣

三三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遇毒位不當

九正易因

噬嗑
百十四

汲古閣

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利艱貞吉

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貞厲无咎

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大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火雷噬嗑

得象

程子曰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也卦上下二爻皆剛而中獨柔頤口之象又一剛爻間于其內為頤中有物不得嗑必齧之乃得噬之象故為噬嗑楊中立曰噬嗑除間之卦也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治而得其情則天下服矣李子思曰天地生物有為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人治天下有為民之梗者必用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之梗雷電以去羣生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朱子曰噬乾肉難于膚而易于腊肉黃中色金斷物劉濬伯曰何負也校木械也滅耳者校加于項沒其耳也熊過曰周禮腊肉鄭註云小物全乾曰腊肉之言夕也朝暴于夕乃乾昏禮腊肉必用鮮是也方時化曰凡獄之由必有所以作梗致間者斷獄而不得其間獄未易剖也若登俎之魚必有所

九正易因

噬嗑
百十五

汲古閣

為族理筋骨之處噬者從其間而齧之則解矣
 下一畫象屨校而滅其趾上一畫象何校而滅
 其耳六二雖所乘者剛然初也故為膚噬膚深
 入至沒其鼻既沒鼻斷其骨矣是以得情而无
 咎六三位既不當如噬腊肉而遇毒不无小吝
 者然既親噬而得之故亦无咎也金矢匕筋屬
 九四中一奇畫有噬乾肺而得金矢之象六五
 噬乾肉而得黃金故曰得當言位雖不當以之
 九正易困 噬嗑 百十六 汲古閣

斷獄正得當者所謂利用獄是也何也柔中也
 如九四剛不中正雖有金矢之才亦必以利難
 貞戒之縱以艱貞獲吉夫子亦以為未光則知
 獄貴情恕用在柔中過剛者之不足以斷獄審
 矣不然四之乾肺難于腊肉况加以金矢之才
 助發其間胡謂而未光乎三曰腊肉近日象也
 四曰乾肺五曰乾肉則適當離日賁之象曰君
 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嗚呼熱剛明于不用聖

人好生之心何如哉學者宜細思之

九正易困

噬嗑 百十七

汲古閣

張藐山曰噬嗑曰利用獄而六爻之中皆以不利為利何也滅趾不行不利也滅鼻乘剛不利也遇毒而吝不利也艱貞貞厲不利也而末乃歸重于不明則明為要矣蓋明則自為艱而厲自能知獄執大法禮順人情如禮經所載詳哉其言之矣凡獄皆然而況天下之大獄乎況以恩怨行之乎噫剛則剛矣豈止滅其耳乎責之象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

九正易因

噬嗑 附一

汲古閣

折獄是以不敢為主矣此何事也而勇于敢乎

金章而徒此君子不肯受柔之責也金剛云以菩薩不受為德故若有受福處便有受罪之處矣故曰承貞之言終莫之陵也不受責則亦不受陵矣舍重而徒則不致寇至矣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蓋斯奪之君子而受柔之責則小人思李之矣

䷥ 離下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

乘也

九正易因

賁 百十八

汲古閣

六二賁其須 賁其須與上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承貞吉 承貞之吉終莫之

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六四

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之

吉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大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九正易因

賁百十九

汲古閣

山火賁

得象甚難

其初下乾上坤耳今以坤上一爻來居下乾之中則是剛變而為文明之離而柔來文剛矣但乾剛物也无時不亨者也一旦復賁以文明之離其亨也固宜故曰賁亨以乾中爻又分以居坤之上則是柔變而為艮山之剛而剛上文柔矣但坤柔物也待乾以往不能獨往者也一旦賁以艮山之剛則攸往无不利矣故曰小利有九正易因

賁百二十

汲古閣

攸往夫子曰陰陽交錯剛柔相雜此皆乾道自然之變化是之謂天文也不有天文其何以變通四時而為章于天平然內卦文明外卦艮止又自有文明以止止而不文之象焉是之謂人文也不有人文其何以化成天下而使天下咸歸于无色之賁乎故不觀天文則无以知變化之自然非人所能致力不觀人文則无以知聖人能贊天之所不及而艮止之功大矣是故初

剛也又居下二將以文明賁其趾初則舍車而徒終无乘理則二之所以與賁者獨三矣豈知九三亦剛也二將濡如而賁其須矣而實三艮之德也勢數推之天其德以爲人易有剛柔往來上下之說而其最著者賁之彖也故學者沿是爭推其所從變曰泰變爲賁此大惑也一卦之變爲六十三豈獨爲賁也哉學者徒知泰之爲賁又烏知賁之不爲泰乎凡易之所謂剛柔

九正易因

賁
百二十一

汲古閣

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于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于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故凡言此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也非是卦也則无是言也蠱之彖曰剛上而柔下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咸之彖曰柔

上而剛下恒之彖曰剛上而柔下損之彖曰損下益上益之彖曰損上益下此六者適遇而取之也凡三子三女相值之卦十有八而此獨取其六何也曰聖人之所取以爲卦亦多術矣或取其象或取其爻或取其變或取其剛柔之相易夫剛柔之相易其所取以爲卦之一端也之乾剛永貞終莫能加賁也何也白賁无賁其誰能賁之白賁则无色无色则无文无文则无咎

九正易因

賁
百二十二

汲古閣

故曰白賁无咎艮爲山象丘園上一畫象束帛夫五以柔中之主而能甘心受賁于丘園之人與其爻爻之束帛此所以終吉而有喜與而四猶不免疑者位當純陰也然亦皤如其白矣以乾爲馬而翰如其白矣不以上爲寇而以上爲婚媾利與白賁往矣終无尤也夫何疑吾是以知陽剛所賁柔實利焉若謂柔能賁剛无是理也是故舉世皆後進而夫子獨從野其孰能賁

之蓋至于今二千有餘歲矣終不可加以賁也而況當世乎噫

附錄

王畿曰山下有火明照萬物草木交輝賁之象也君子觀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而无敢于折獄也修政所以成文明之治折獄者貴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

坡公總解凡例

九正易因

賁 百二十三

汲古閣

乾之為離坤之為艮陰陽之勢數也文明以止離遇其取者則言不取者則不言也又可以盡怪之與

張藐山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何以化成之曰文明以止正化成之用也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殆如江河之流矣非以艮止之將何所底止乎故余讀周禮一書未嘗不廢卷而歎也噫周公聖人也作法於涼者固如是乎又何以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也曰春夏之文極矣不有秋冬以止之可乎其實秋冬亦非止也正所以生春夏之文也故文明以止

九正易因

賁 附二

汲古閣

所以察時變也 賁以文為主也而上乃白賁白則無色矣何文之有而不知此天下之至文也闇然而日章既闇矣其何章焉既的然矣所亡者何物乎日章者章此闇然中無窮之藏也的然者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可同日而語乎以故五賁於丘園雖吝何傷乎然東帛亦何吝焉四遂如馬翰如而從白賁矣三亦永貞于濡如之中矣初甘舍車而徒確

然不可拔肯輕受賁乎二不惟不能賁剛而反賁其須與上與矣是皆有白賁之德者是皆有文明以止之操者也故上九白賁難矣哉我抱此白賁誰能賁我乎 文質者治亂循環之端卦中惟節與賁是文質之數節則悅以行險中正以通是為甘節苦者甘之反也是矯不節之枉而過焉者也是聖人經世之法賢愚守之無弊神化宜民固如此賁

九正易因

賁

汲古閣

則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要使天下皆安焉而享甘節之通而止矣賁美物也乃君子又守無色之賁不幾于苦節乎不知正所以為甘也甘者以無味為味白者以無色為色甘受穠白受采無味而至味生焉無文而至文生焉此君子節天下賁天下之美物也舍車而徒此真白賁矣自聲色貨利之小人曰何自苦乃爾不顧也東帛爰爰

吝非羞吝之吝乃吝嗇之吝而君子非吝也道固如是也

九正易因

賁

汲古閣

坤下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剝牀以辨未有與

九正易因

剝
百二十四

汲古閣

也

六三剝之无咎 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以宮人寵終

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大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地剝

柔變剛謂自初至五昔之五陽今為五陰也然而一陽自在將為復生之果是以上九有碩果不食之象又為五陰所載有君子得輿之象其曰小人剝廬者言五陰至此若非上九一陽在上則是自剝其廬將何所庇唯小人既長自然不利有所往但當靜以俟之耳如夜則安靜以俟晝冬則安靜以俟春非以冬與夜為不可往

九正易因

剝
百二十五

汲古閣

而遂逃也逃將何適乎故自復而臨而泰以至夫晝也向明則攸往矣自姤而遯而否以至剝夜也向晦則宴息而不往矣此天行也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正所以觀消息盈虛之象而為天之行君子不與焉初六始變于下其象為剝牀以足然初方處下又能居卑雖柔亦貞何可言凶唯不甘卑下蔑貞以騁凶乃見矣六二亦然二變為六其象為剝牀以辨辨者上下之際

然居中守正上无應與雖柔亦貞何可言凶唯
不守中正茂貞從邪凶斯兆矣然則此二子者
但不茂貞即无凶禍雖當剝時居二在初聖人
不棄也不觀六三乎寧失上下四陰終不敢失
却上九正應其貞正如此則雖在剝之中而自
然无咎凶奚自至以此知羣陰待陽乃能安處
陽若不安陰亦危甚如其附陽雖剝何咎又不
觀六五乎六五率羣陰而承上九其象爲貫魚
九正易因

剝
百二十六

汲古閣

以宮人寵聖人且喜其无不利而信其終无尤
矣今不法三法五而法四可乎據近君之位爲
切近之災剝牀以膚自甘凶害愚之甚也

附錄

程子曰諸陽已盡上九獨存如碩大之果不見
食將爲復生之果上九若變則純坤矣然陽无
盡變之理變于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者也
蔡介夫曰君子得與小人剝廬二義不竝行二

占不竝用若君子得與則小人亦得其廬
汪本鈞曰上九在上五陰載之君子得與也上
九若變則爲純坤无天與覆五陰何庇小人剝
廬也

九正易因

剝
百二十七

汲古閣

張藐山曰聖人於陰盛之卦如否如小畜皆為含吐不盡若尚有異望而不忍遽決絕也者至剝則毫無可望直為決詞徑以不利有攸往繫之矣剝牀以足以辨以膚而即繫之以凶然曰牀者何也牀者人之所以安其身者也廬之中復有牀焉小人而剝君子是自剝其廬自剝其牀矣不知此輩何以為活乎然幸六三與上九為正應略有瓜葛乃不肯

九正易因

附一

汲古閣

隨羣陰而自失其羣是小人中最聰明者又幸六五柔中又能領袖羣小以故聖人三致意焉以予觀之是天之所以不絕斯世而尚留此碩果尚賴有柔中之五貫魚而共保此碩果也且不止為君子且為大人彼守正嫉邪之君子身能窺其深心妙用之百一二耶方板之君子但能現居士長者耳如六五者不拘拘持只尺之義經經自好直現魔王阿

修羅身入貪夫邪人之黨與之同事與濟俱沒與汨俱出掘泥揚波庶克有濟反若與正人君子為讎而正人君子實陰受其福却又無智名無勇功噫此何人斯其剝之六五耶又一毫不肯露相一露則死非大有來頭者不能 否之初曰拔茅茹泰之六四曰翩翩不富以其鄰畜之六四曰渙其血去惕出皆聖人之微詞也

九正易因

附二

汲古閣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

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

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

修身也

九正易因

復
百二十八

汲古閣

六二休復吉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

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復之凶反

君道也

大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

行后不省方

九正易因

復
百二十九

汲古閣

地雷復 道問學

剛反則復復則亨又此卦震動于下坤順于上則是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自然皆以我之修身為法下仁為則无咎自厲獨復自期敦復自考况敢疾初之復乎况肯甘于迷復之凶乎初九唯不遠復故无祇悔无祇悔者反而復歸其家而无東適西適之悔故元吉也復者元吉則迷者災凶又何疑邪且夫人所

九正易因

復 百三十

汲古閣

以未復者以此心未休也是故六二中正又比于初即能下仁以休復二遂復矣復則吉三唯不中乃頻復而厲然卒復矣復則无咎四居五陰之中而獨應初從道是為獨復也復則吉不待言也五居上卦之中處坤厚之地而能中以自考是為敦復敦復則休復不獨二獨復不獨四也初陽之復方如此二三四五陰皆復即如彼此天下歸仁之勢也而何有于五陰之朋來

哉如是而不復則終不復矣非陰極不反則迷重難惺是故上交兩言凶又言災皆言大敗蓋不復而迷則轉吉為凶不顧矣雖有初九之仁奈之何方時化曰陽道非外鑠反者所以復其道也自始而遷而否而觀而剝而坤而復七日也一陽既復五陽自長利有攸往也剝未盡陽即復故初九為不遠復

附錄

九正易因

復 百三十一

汲古閣

丘行可曰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丁而為復也剛長言復之一剛進而為臨為泰以至為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故利有攸往

金汝白曰觀復可以知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於穆不已者也彖傳言復見天地之心而六爻皆為仁之事初不遠復顏子當之乾道也九得乾之初爻也二休復以友輔仁閔冉之徒也三

頻復日月至四獨復孟子生後百年獨能私淑
夫子以從道也五敦復坤道也六五坤中爻也
其曾子當之與上迷復自暴自棄不仁者與
吳子儀曰復乃見天地之心非指復為天地之
心

楊廷秀曰頻復非危頻過為危厲无咎者聖人
危其頻過而開其頻復也

汪本鈞曰頻復即是頻失使不失安得有復故

九正易因

復
百三十二

汲古閣

聖人憂其頻復而又喜其頻復

王輔嗣曰四上下各有二陰而處厥中屢得其
位而應于初獨得所復故曰中行獨復

辟君采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後世不務修身
故亦不知親賢之為務

熊過曰虞翻謂坤為邦國故國君凶十年者李
鼎祚曰坤數主十乾无十坤无一故凡言十坤
終之象

張藐山曰復者反其故處也往者流逸奔放
今則反而復其故矣湯武大聖人尚是反之
之聖而況其次焉者乎顏子亦止為不遠之
復以不遷不貳故不遠也其餘則或日一至
焉或月一至焉不知未至之時何處安身立
命也復者復其故處果安在仁是也安土敦
乎仁固有之也故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初
九仁人也五反舍初九將安歸乎所以人為
九正易因

復
附一

汲古閣

最可患而顏子不遠之復以知夫子之人故
為不遠故為休復其餘亦號為知夫子者皆
不能如顏子之深知之故顏子又為獨復爾
嗟嗟復則無悔元吉无咎无疾利往而亨而
不復則有災昔為大敗為凶何至於是以其
迷也迷悟之介生死之關危矣哉

三三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

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

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

行矣哉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不耕獲

九正易困

无妄 百三十三

汲古閣

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

災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无妄之藥不可

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无妄之行窮之

災也

大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
萬物

九正易困

无妄 百三十四

汲古閣

天雷无妄

取象難

地雷復剛反力也天雷无妄則剛又自外來而為主于內矣其為力也更大況動而健又與動而以順行者不同夫子曰復則不妄矣无妄所以次復也是為大亨以正之天命自然利有攸往是故唯初九為往吉唯初九為得志他皆妄也不可輕往而可輕動邪動則為災動則為眚動則為疾其不利如此以其匪天命之正與无

九正易因

无妄
百三十五

汲古閣

妄之往故也夫正當无妄之往他人安所厠足乎且縱往又何之也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此時天命既不汝祐雖半步亦難行故又曰天命不祐行矣哉九四知之其所可者只以初九一人為天命之正故文王曰可貞无咎然四與初應則初亦實四固有之人故夫子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所惜者獨二耳二與初比位又正中乃不知天命无妄實在初九猶區區焉以九五

為正應而不忘其耕獲欲富之心故文王曰使

六二而能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矣无奈

陰虛不實竟以未富而不能往而況三乎三則

真无妄之災也而況上乎上則真无妄之行也

乃九五尚自謂天命在我不思剛反者之出入

无疾而下五陰皆順之矣猶日以疾賢為事而

豈知勿藥者之庶幾以有喜邪故夫子曰无妄

之藥不可試也此是試不得的藥若齊黃輩終

九正易因

无妄
百三十六

汲古閣

日勸九五以嘗之其敗也固宜

附錄

熊過曰田者一歲反草曰菑三歲悉耨曰畲子

謂二既不怠耕獲之心則或繫之牛者二也四

曰我固有亦遂得牛以行矣則所謂行人得牛

者初也三固宜不免坐受邑人之災與三上相

應三坐以致災而上行亦召眚災者六三之眚

眚者上窮之災是以君子貴知无妄之往也震

干稼也為反生故取耕獲象牛巨物也坤為牛為國邑故又曰邑人之災

九正易因

无妄
百二十七

汲古閣

張藹山曰无妄與復不同復道學問略無滯義而无妄取象最險直曰剛自外而主於內矣直曰天命之矣豈無故哉且以耕獲菑畲而求富何妨之有乃曰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何也至曰或繫之牛言不知為誰氏之牛也行人得牛亦不知誰得之也三乃李代桃僵可乎此真无妄之災矣三是災自外至猶之可也五則剛中而胡為乎有无妄之

九正易因

无妄
附一

汲古閣

疾人之有疾無論外感內傷未有無因而至者曰无妄之疾何也豈虛舟飄瓦耶無故而繫此必有故矣剛自外來者曰天命而无妄之往曰天命不祐觀象玩詞者何以處此若以无妄亦作道問學世有无妄以往而天命不祐者其何以訓天下後世也甚矣易之難讀也 不耕獲不菑畲是一味聽天命矣或繫之牛與在野之鹿何異人皆曰未知鹿

死誰手而不知鹿豕有屬矣何也天命之也
當此見可而歸依者止九四爾以四與初正
應也故曰可貞他皆不知命者以不可進之
藥姑嘗試之有災有眚何益之有何也命窮
之也噫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九正易因

无妄
附二

汲古閣

三三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

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

涉大川應乎天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輟 輿說輟中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九正易因

大畜
百二十八

汲古閣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 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大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

山天大畜 文王之卦

大畜大者畜也何謂大畜合乾之剛健與艮之篤實大者皆无不畜之則其輝光日新可勝言哉故特以形容大者之所畜如此且上當艮止其德剛上而尚賢又能止健既大且正故又曰大畜利貞也夫尚賢則賢者皆願為其所畜居上則得天位而其勢自足以畜之以剛則能止健必養成大賢然後畜之以待他日之用焉以

九正易因

大畜 百二十九

汲古閣

是大者之正故竝時諸賢咸與大亨无有一人家食者其相與荷天之衢應乎天而涉川又何疑哉今觀初九居下可以進而受畜于上九矣方且以進為危且止而不犯躁進之災是初之賢可尚也九二輿已駕矣又自脫其輹是二之賢可尚也非其中之有九也三本與上合志今而輿且駕矣良馬逐矣三陽彙進又何能止而猶日閑輿衛不忘艱貞之心是三之賢可尚也

固宜其利有攸往也若四若五下乘三陽上畜艮剛是曰童牛是曰豮豕而上一陽又象其牯又象牙之閑物所以豫止其健而畜以成之者如此元吉有喜吉而有慶又不待言也夫三合志者也四有喜而五又有慶則上九畜道至是其大行矣眾正之途闢羣陽之路開天衢亨通一至于此濟濟蒸蒸咸願嚮用又孰有過于大畜者邪然觀之三陽也先之以有厲申之以脫

九正易因

大畜 百四十

汲古閣

輹守之以艱貞觀之四五也制之以牯守之以牙才不使遽逞健不使遽試其不輕于畜又如

附錄

是誠哉大畜之時其當唐虞之際與
坡公解曰小畜之說輹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之說輹其心願之故中无尤

蔡介夫曰輹與輻不同輻車輪之輹凡三十條者輹車上伏兔所以承輻者小畜之說輹為陰

所止所脫者重久住之計也大畜之說輒自止而不進所脫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

熊過曰據鄭玄管輅日新絕句管氏云朝旦爲輝日中爲光牙坤雅云以杙繫豕謂之牙上剛畫在前猶杙牙

陸師農曰牙者所以畜豢豕之杙也今海岱之間以杙繫豕謂之牙

焦弱侯曰日閑輿衛日與曰篆文甚相似何天

九正易困

大畜 百四十一

汲古閣

之衢與何校之何同音賀負也魯靈光殿賦云荷天衢以元亨蓋古字通用周尚書解引莊子背負青天而莫天闕爲証尤明

向子期曰止莫若山大莫若天天在山中大畜之象

張藐山曰大畜與小畜相反小畜六四一陰

得位以小畜大以陰畜陽象陽不甘爲所畜

故初九九二保不自失足矣不得已也三則

不免反目矣上九則戒征凶矣大畜是諸君

子爲大者所畜也何也艮剛卦也不止上九

爲剛上同體之四五竝爲大矣且以尚賢而

爲止健非徒畜止之而已是養之爲後日大

用之才且非特上之人止健而三陽何嘗不

九正易困

大畜 附一

汲古閣

自止乎初之利已止也二之說輒止也三之

艱貞止也究且上下合志无災无尤何天之

衢當此時誰甘家食而不大行其道乎三陽

之止待時也上之止養賢也小畜之時聖人

多微詞而處其時者可謂合其志乎 獨是

四五取象殊不可解既謂四五止健矣健止

三陽也而三陽無童牛豢豕之象卽曰四變

爲離有牛之象則四爲牛而誰爲牯上九以

剛畫橫亘其上是上為犮為牙矣然是上九
事而繫之四五何居且五亦無彖象再四思
之不得其解

九正易因

大畜
附二

汲古閣

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

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

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太矣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

亦不足貴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六二征凶行

九正易因

頤
百四十二

汲古閣

失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十年勿

用道大悖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顛

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居貞之吉

順以從上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由頤厲吉大有

慶也

大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九正易因

頤
百四十三

汲古閣

山雷頤

文王之卦

於頤而繫之曰貞吉者何夫所謂頤者不過自求口實何貞吉之有噫頤所以養人也觀頤者觀其所養而非以其自養也若自求口實又何觀焉是故觀之天地則所養者萬物天地不自養也觀之聖人則所養者賢人以及萬民聖人不自養也此其所養之貞為何如者貞則吉矣故曰頤之時大矣哉上九養賢者也然六五君

九正易因

頤
百四十四

汲古閣

也君當養人而反為人養不亦反常而拂經乎但知其不能養而就上九以為養雖不可以涉川而居貞之吉亦必歸之順以從上故也上九艮剛也初九震剛也均是陽剛則均當養賢然震剛在下欲養賢而不能苟未免歆羨于四則雖曰陽剛豈足貴與彼其視四之養于上也觀感而動真所謂舍靈龜而觀朵頤醜矣朵頤四頤下垂象也二與五正應也二欲應五之山丘

與則五方待養于上不免失其同類而征凶欲
 應上之山顛與則又非其正應而拂常未卜所
 從无足怪也若六三本上正應正宜受上之養
 乃不知上之養賢以及萬民反有拂頤之思高
 尚之志此非不貞也然其如失時之凶何哉則
 雖十年勿用亦徒自枯槁而大悖于道何利之
 有邪唯六四居同艮體故爻直言顛頤之吉以
 幸之蓋上九施光夫誰不順若文王善養雖伯
 九三易因 頤 百四十五 汲古閣

夷太公皆來就之況同體邪況正應邪蓋養正
 如是則雖虎吞亦自快人更有何咎而乃以拂
 頤自爲尊貴也曾知上乃卦之所由以爲頤而
 天地聖人之養皆在乎夫養天下者憂天下者
 也安得不以爲厲然欲養天下者必先于養賢
 者也又安得不謂之由頤涉川之利大有之慶
 固聖人所欲觀矣而不當其時可如何由此觀
 之雖有靈龜而人不知貴亦不容不自貴矣吁

何日何時兢兢逐逐而使人直以雄虎視之

附錄

劉濬伯曰上艮下震外剛內柔爲龜象龜能咽
 息不食以氣自養

鄧伯羔曰說文朶樹木垂朶朶也頤動則下垂
 垂以見其動耳

坡公解曰上止下動有頤之象人之所共知而
 難能者慎言語節飲食也言語一出不可復入

九正易因

頤 百四十六

汲古閣

飲食一入不可復出

張藐山曰頤養也但觀所養者何如爾上九由頤是養天下者也天下皆待養于由頤之君子者也彼既能養天下矣以故雖以五之尊而且賴上九之養即拂經亦為貞矣六四與上同體雖顛頤亦無咎矣六三與上正應非如五之拂經也四之顛頤也而乃自甘枯槁自拂其頤何也雖貞亦凶以其不能同上九之正應以養天下也以養賢也是無用之

九正易因 附頤一 汲古閣

人也何利之有六二亦如五之拂經亦如四之顛頤乃五則貞吉四則无咎而二則征凶其故又何也則失類之故也蓋三是正應四五與上同體而二皆不然二當此時可奈何只合與初九自求口實如靈龜可矣一朶頤則醜不可言矣君子處世既不能養人又不能自養如靈龜不食不能也朶頤不能也夷齊不餓死于首陽乎未餓死之前不曾同太

九正易因 頤

公就養于武王之父乎昔則就養于其父而後乃恥食其子之薇何也可思也余讀頤養蓋太息而不能自己也六四虎視眈眈其欲逐逐彼何人哉可怪也 十年勿用寧甘餓死而不肯求養于上亦自高但上是正應之君子則悖道耳以是知聖賢厚自中庸故曰

九正易因 附頤二 汲古閣

時中

七〇五

三三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與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老

九正易因

大過 百四十七

汲古閣

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撓凶 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棟隆之吉不撓乎下

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過涉之凶不可咎

也

大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九正易因

大過 百四十八

汲古閣

澤風大過

象十分險怪

大過大者過也曷為過君過其臣也父過其子也夫過其妻也君過其臣則誰為股肱父過其子則誰為繼述陽過于陰則誰與代終乎須急有所往別求剛正乃可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言當大過之時不可尋常守轍必有大過之行如舍四岳而明揚側陋舍有位而唯肖傳巖古之聖人大抵皆若此矣此卦三四二五皆陽則九正易因

大過 百四十九 汲古閣

剛過而中履與舍兌則與而說行故能利有攸往而亨棟隆之吉自不恤夫有他之吝也他指初初以幼女來歸九二則是以女妻而配老夫非吝而何然二因以生稊而遂收棟隆之用焉不然亦如五之枯楊生華必致棟橈之凶矣上六一爻澤滅木象也滅沒也木没于水不見其頂也然澤能沒木不能使木没在木實有何咎夫苟能利有攸往以亨棟隆則雖初之白茅亦

可藉用而无咎苟不能利有攸往以致棟橈則雖滅頂之木亦必不能相輔以有成有大過之行者當必有以處此大過之時矣過時相與則與而說行之實枯楊生稊則攸往之亨有他吝而不顧則大過之事

附錄

熊過曰齊民要術白楊堪為屋材

王畿曰澤能滅木而不能使之仆獨立不懼也

九正易因

大過 百五十

汲古閣

能掩木而不能使之毀遯世无悶也此所謂大過人之行也

張藐山曰大過小過最難讀小過著易蓋小者過也其詞危可以意會至大過是正人君子而過其時聖人隱其詞不知此乾坤何等時也二五皆剛中之君子也乃曰剛過而中何也二老夫得其女妻何以至於白首始獲此伉儷也或糟糠不可得而今姑爲此以妄與生子耶如五又可異矣老婦得其士夫士夫之不得已耶老婦之無可奈何也然二則

九正易因 大過 附一 汲古閣

曰无不利五則曰无咎矣此則可醜而不可咎二則將老而妄想生子尚未知可得與否亦何利之有三代以來賢人君子如二五者果何人斯大過之時君子不得不如斯耶余蓋廢書傍皇求其人以實之而不可得也二五中正反不如初與四矣何居再思之 曰老夫者言過時也女妻亦不喜此老夫無奈歸妹愆期只得嫁他生一男半女足矣故曰

過以相與也 二陽爲臨四陽爲壯今四陽何以爲大過以本末弱也剛雖過而中又巽而說行故利有攸往而亨是矣九二在下之中何以爲老夫三過剛不中其凶宜矣九四不正何以反吉九五剛而正中何以爲老婦且士夫爲誰何所取象也或括二五是太過吃緊之人反不如九四尚可圖維三過剛不中其凶也固宜讀此見聖賢亦有無可奈何

九正易因 大過 附二 汲古閣

之時 老夫而求女妻豈是得已老婦而嫁士夫亦豈得已並醜亦顧不得矣哀哉箕子釋其囚而陳九疇豈得已哉微子抱祭器而歸周豈得已哉 大過皆君子而過時者也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此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之時也雖以二五中正且爲老婦老夫矣可如何惟有巽而說行以度餘年足矣故曰乃亨一毫本領用不着矣時乎時乎誰實爲

之 當筮之時有箕子比干微子皆大聖人也皆為宗子何以不得其位何以言聖人卒無救於亂亡也雖有百箕子比干何益求一女妻士夫何可得也 殷士膚敏裸將於京然亦醜矣枯楊生稊而殷之士賴以不絕所全者大也黃冠歸故鄉亦是此意哀哉讀大過而不得其解飲酒至夜偶得此義謬記之

九正易因

大過附三

汲古閣

險之時用者善用險之時也

誰入之也失道則入坎矣

初入於坎以失道故入也三豎實亦自入於坎然恰不是急於出坎又以人為出也勿用者以勿用為用也

☵☵ 與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

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

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

凶也

九正易因

坎百五十一

汲古閣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求小得未出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來

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樽

酒簋貳剛柔際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坎不盈中未大

也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

六失道凶三歲也

大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九正易因

坎
百五十二

汲古閣

坎為水

文王之卦

聖人設險以為固其初本以愛國也而其道自
通身自泰是故聖人常患其坎之不重而習坎
自亨賢人自險以為國其意亦非愛險也而卒
禍于國凶于家是故險遂滔天而不救而習坎
始危一恃險以為安一出險而不能則聖賢之
別學術之判可以觀矣彖言習坎而有孚維心
亨行有尚者聖人以天下之險而為自己衛也

九正易因

坎
百五十三

汲古閣

如此視險正患其坎之不重而又何險之不可
出何險之不可入乎今勿論矣所恨者一切大
賢平居不以學術為急臨事又把名教以自持
既入于險然後求出晚矣故示之曰君子不惡
險而惡其自入于險苟不入于險險其如我何
今唯无故而自入于險也則已身在險中可遽
出乎是以君子不喜其能出險而復喜其能與
入于險何以故蓋當此无可奈何之時必有可

以奈何之勢然後徐定以圖出若西伯之羸里是已是故既入于險即安于險勿用匆遽求出爲也方且以險爲枕而入于險坎之中斯爲處險之第一義耳是非不愛出也此時欲出終必无功苟求小得而不知重險之未能遽出則恐坎有險卒不可復出矣故唯六三獨得處坎之道而文王復舉以示戒焉若初正自入于坎者也既入于坎宮矣欲以誰尤邪陳東歐陽澈輩

九正易因

坎
百五十四

汲古閣

與傳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有孚象也二五中剛維心亨象也一坎復一坎兩坎相習尚往不窮行有尚往有功象也然則坎實有功德于人時用之大者也故彖與傳獨取坎險反以坎爲尚宜矣枕謂枕二

附錄

九正易因

坎
百五十五

汲古閣

爻皆剛中然二不如五五中正將出險也

熊南沙曰宮王肅云坎底也在習坎之下說文云坎中更有坎也習坎合內外之卦言入坎指內卦之內言至曰來往曰之來之坎坎下坎方脫上坎在前也酒者坎玄水也缶爾雅釋益孫炎云瓦器亦離鼓缶象可節歌故詩云坎其擊缶四偶畫虛而通明有牖象四五相締不由戶而由牖非正應也六子本卦重者爻不相應義

取近比而已坎四柔近比五剛故曰剛柔際祇
依鄭作坻按詩宛在水中坻說文云小渚也中
未大釋坎不盈三股曰徽兩股曰纏坎為叢棘
置叢棘者衆議于九棘之下也九家易曰害人
者加明刑任之以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舍三
歲不得則司圜所謂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矣
故凶

坡公解曰樽酒簋貳用缶薄禮也納約自牖簡
九正易困 坎 百五十六 汲古閣

陋之至也夫同利者不交而親同患者不約而
信四非五无以為主五非四无以為蔽餽之以
薄禮行之以簡陋而終不相咎者四與五之際
也

李子思曰上六下乘五剛將有繫寘之患猶人
陷在獄舉手掛徽纏投足蹈叢棘也

司馬光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
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

教事

病中續筆

處險有道初六唯失處險之道故入坎而即有
坎窞之凶故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上六唯失
處險之道故雖身在坎上猶不免繫徽纏置叢
棘三歲而不得出焉故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夫初上二爻皆以失道致凶如此則處險之必
有道明矣嗚呼苟為失道則初六坎窞之凶可
九正易困 坎 百五十七 汲古閣

虞也苟不失道則六三方且勸其入于坎窞而
勿用求出矣聖人處險之道固如是哉

張藐山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豐亨豫大且然況坎乎合屯蹇明夷困否之卦而讀之噫人不可以不聞道讀書交友也過時失道之悔可勝言哉未入險之時何以先知之而不入於險將入險何以挽回之而不至深入已入於險矣何以不至求苟且微幸抱愧內疚可以對聖賢質鬼神也如初六上六已入於坎窞寘於叢棘矣皆以失道而凶固也然此

九正易因

附一

汲古閣

時有尙道而可出坎窞叢棘也雖聖賢處此且奈何美里之囚非坎窞叢棘耶竟賴有一物以釋之此政武周之達孝天散之大忠然果可謂道否陳東歐陽澈陳蕃李固咎其自入於坎固亦無詞屈原子胥不亦自入於坎乎雖無濟于國凶于爾身然不可不謂志士仁人也千古之下馮而吊之猶聞狹骨之香世間詎無富貴鄙夫老死牖下者乎吁險亦

不同有劫運之險有一國一家之險有一身之險有不逃之險有自致之險聖人斷無教人終于險而不出之理有絲毫可出即圖所以出之矣若必不可出不能出聖人亦止有一法而已何法六四九五時尚可爲若九二小有得且不可求然不念于終无功乎且勿用且枕之且飲食之矣噫困而不失其所亨此時何亨之有但有所亨者自在爾但心亨

九正易因

附二

汲古閣

爾但不敗其樂耳自非百鍊之剛真正英雄豪傑何以語此今日得半個英靈男子北面事之何可得也只有讀易與金剛而已當日美里演易正文王不失其所亨也使不幸而同九侯鄂侯以死然文王至今在然九侯鄂侯亦千古豪傑惜不傳其作人之跡耳世無隨人觀場也

☲☱ 離上 離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重明以麗乎正乃成化天下柔麗乎中正

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

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正易因

離 百五十八

汲古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突如其

來如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之吉離王

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大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九正易因

離 百五十九

汲古閣

離為火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所以喻重明麗乎正也夫離何以利貞卦以文明之柔麗二五中正之位斯則幽隱畢達萬有各正咸相安于耕食鑿飲之常夫何為哉唯有畜牝牛吉矣內體三爻下卦之離也初者日之朝二者日之中三則昃而為耄耋之年送殯者將至矣夫人生一日之計在于朝開戶出門各謹所事九正易因 離六十 汲古閣

涕沱若矣六五仁者又安得不為之戚嗟若而汲汲然思以拯之乎是以上九之師出而有嘉之功成其殲厥巨魁而折首其生獲而獻俘皆以其匪我醜類也非得已也重明之君臣如此大明之所為如此畜牝牛吉真不虛矣

附錄

坡公解曰火之為物不能自見必麗于物而後有形故離之象取于火也又曰火得其所附則

九正易因

離六十

汲古閣

一可以傳千萬明得其所寄則一耳目可以盡天下天下之續吾明者衆矣

胡仲虎曰離六二以黃言者離之二自坤來也二與五皆自坤來而五不以黃言者坤五爻皆臣道故于五曰黃裳元吉離五君二臣故于二曰黃離元吉

程子曰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

張藐山曰觀象繫辭是觀此卦所得之象而繫以應繫之詞如離卦之詞必畜牝牛者以二五皆柔故也以至諸卦柔者成其為柔剛者成其為剛剛柔之分毫不可強也曰牛曰馬曰龍各不能相同 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此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不知安身立命之道哀樂不能自主之人也故凶非如他說曰不歌則嗟若詩云爾有鐘鼓弗鼓弗考宛

九正易因

離一

汲古閣

其死矣他人是保果爾則六五出涕戚何以反獲吉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安知大耋也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豈有哀樂無常之理 此卦漢文帝足以當之以柔道致治漢文帝明主也

䷞ 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九正易因

咸一

汲古閣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貞吉

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大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山咸

取象最難膠於習聞者讀亦未必知

天下之道感應而已初在內卦之下志在外卦之四有感則動其拇拇之上為腓腓之上為股拇動則腓股亦隨以動故初有感而動其拇二亦隨之而動其腓三亦隨之而動其股以二當腓之處而三當股之處也股之上為心四正當心之處而心不可見似若不動然者夫感應乃天下之常理而悔害亦常在感應之中所謂君

九正易因

咸

汲古閣

拇也腓也股也皆以初二三次第取象拇腓股之動皆心使之也蓋心非何思何慮之心乃

子者能以有感而慮悔未嘗因悔而廢感今初有感於四而四若未應其感者何也夫未感則未動未動則有貞固之吉未感則未有害未有害則无悔之可亡不亦善乎而爻逆探其爾思象復斷其未光大亦謂感而不應非人情耳心中必有往來之擾何其不光明正大之若是邪蓋竊笑之矣心之上為膈五正當膈之處有感則膈動而膈亦不可見第膈之上為輔上乃輔

九正易因 咸

之地故觀輔之動則知五之志在於上不然上胡謂而費口說之滕乎嗚呼感為真理何待于言感為真心安能不動天地如此萬物如此不然天下之動幾乎息矣故初之動膈者感也二之動腓者非感也隨也隨初而動故文王惡之夫子曰二雖有似於隨初而動也然安知其不因感而感乎隨初則凶故宜居吉若有感而動則順應不害矣唯三乃真隨初以動者故曰亦

九正易因

咸

汲古閣

不處言人動而已亦動非有所感而後動也夫感而動不動非也无是理也感而動則其動也无思隨而動則其動也僕妾之役耳故曰所執下言若下人之聽使令而隨動者非丈夫之槩也嗚呼隨而非感則天下之感廢矣動不由已豈感動之正性是以聖人貴感不貴隨以感從已出而隨由人興人已之辨學者可不察乎感而不應則天下之感虛矣神感神應蓋神速自

七一七

然之至理是以聖人言感不言應以感于此即應于彼彼此一機學者又可不察乎夫唯感應一機則隨感隨應而何用憧憧爾思以欺人也此卦上兌下艮柔上剛下也山澤通氣二氣感應以相與也止而說德之貞也男下女禮之正也感之道備矣上爻當兌口初下正當艮指心有感則趾遂動則雖當艮止之時欲其止焉不動不可得矣而強以為不動不太欺人乎又孰

九正易因

四咸

汲古閣

知萬物之所以化生天下之所以和平皆此感應者為之乎天地聖人且不能外而人乃欲飾情以欺人吾固深于咸有感也吁是問學之第一義也無自欺也誠其意也意誠而心自無不正身自無不修也而何國家天下之不齊不治且平也

一篇大議論學者宜細思

附錄

蘇長公曰男下女下之而後得必貞者也取而得貞取者之利也情者其誠然也雲從龍風從虎无故而相從者豈容有偽哉

陸伯載曰咸感也非感則獨其何以為咸感之道非唯男女為然天地之道作乎上動乎下而萬物發育以化以生也聖人之心誠乎此動乎彼而天下丕應既和且平也故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情者天地萬物之真機也非

九正易因

五咸

汲古閣

感其何以見之哉

象指決錄胡仲虎曰上經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恒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天地分為二卦氣欲其合故山澤合為一卦八純爻皆不應泰否天地相應咸損少男女相應恒益長男女相應咸以少男下少女又應之至者故首下篇又曰說文云脢即膂也心繫于膂以奠神明宰庶務故詩言膂力經營王弼以為心

上口下陸師農因謂喉中膈核馮椅曰喉之出納所

王畿曰山澤通氣以山之虛配以澤之潤唯虛故通實則不通矣故曰竅于山川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虛其中以受人虛者道之源也目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色耳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聲心唯虛故能受天下之善目存青黃則明眩而不能辯色耳存清濁則聰聵而不能別聲心存

九正易因

咸

汲古閣

典要則心窒而不能通變君子之學致虛所以立本也咸者无心之感所謂何思何慮也何思何慮非无思无慮也直心以動出于自然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故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世之學者執于途而不知其歸溺于慮而不知其致則爲憧憧之感而非自然之道矣

張藐山曰艮止也咸感也艮則惟背爲止其所而艮趾艮腓艮限皆非其所而艮身艮輔姑次之蓋以无所之所无止之止爲止其所咸則爲无心之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曰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一如天地感而萬物化生雷雨動而百果草木皆甲拆矣此天地萬物聖人天下之情固如是也豈待思慮哉而咸拇咸腓咸股咸脢咸輔皆非虛而神感神

九正易因

咸

汲古閣

應者獨九四當心之位而又憧憧往來往來者徒在殊塗百慮而所謂同歸一致憧憧者不知也何也以不知止其所也於止知其所止則定靜安慮時止時行又何思慮之有故艮與咸皆道問學之最真切者 腓與拇俱動則凶居則吉股隨拇以動則吝不處則吝然居於何所處於何地 咸其脢脢謂喉中膈核謂喉之出納所象曰志末也末者上之

輔也有懷不吐如喉有物徒以言詞感應可乎

九正易因

咸 附二

汲古閣

三三 震上 巽下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九正易因

恒 七

汲古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上六振恒凶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大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九正易因

八恒

汲古

雷風恒

學問事說得至透

恒者久也既謂之久則恒在我自然不必于求矣初當與入之始於今始求之者也无求而求求自不利恒者恒也既謂之恒則恒在中自然不見其深矣初當與入之下始求深入焉者也无深而深深自致凶其唯九二乎居中故无深剛而无求故悔亡九三重剛不中又與為進退為躁卦三居與極德之无恒可知也此而知羞

九正易因

九恒

汲古閣

猶可乃躁進之人揚揚自得自謂有道而使或者從下以承其羞則亦何所容于朋侶之間哉九四居上之下震動方始蓋妄意有獲而不知田之无禽无得之非得故夫子反之曰縱欲得禽亦自有道苟處常動之地而欲求至靜之原雖久何為乎震為大塗田象與為雞禽象六五以陰居陽恒其德貞矣而不免為夫子之凶者蓋知恒而不知恒之不可以恒也上六處震之

極猶然振恒以為功而不知其為无功之大焉
蓋知振而不知恒之不可以振也甚矣恒之難
言也恒不可不恒不可得不可不得不可振不
可浚不可然則將何如亦曰恒久而不已焉耳

附錄

楊簡曰上下之情不相與則不和不和亦不能
恒雷動風作率當相與與而動不忤六爻剛柔
皆相應如此則可恒矣觀其所恒所恒即所感

九正易因

十恒

汲古閣

知所恒即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昭然矣苟以
為所感自有所感之情所恒自有所恒之情則
不唯不知恒亦不知感今飄風不終朝驟雨不
終日此其不恒者皆形也其風之自其雨之自
不可知也不可不知者未始不恒也其音聲則不
恒其動作則不恒其聲音之自動作之自不可
知也不可不知者未始不恒也知其自未始不恒
則知其發其變化亦未始不恒无所不通无所

不恒曰恒曰咸皆其虛名曰易曰道亦其虛名
天地萬物之情如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之情如此

王輔嗣曰靜為躁君安為動主故安者上之所
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
此為恒无施而得

楊簡又曰振振動也至于其終而猶振動則大
无功聖人發憤忘食蓋懼其如此故自志學而

九正易因

十恒

汲古閣

立而不惑而知命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而後其功大成吁得則吉失則凶可不畏與又
曰雷風天下之至動疑不可以言恒而恒卦有
此象此人情之所甚疑而君子以為未始或動
也孔子曰哀樂相生即風雷之志也而繼之曰
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
可得而聞也夫哀樂不可見不可聞其謂之未
始或動其孰曰不可未始或動是不易方也此

原缺一頁，應脫之謂（劃綫處）以下六十一字，此據蘇州市圖書館藏陳邦泰刻本補。

絕透

楊簡又曰振振動也。至于其終而猶振動，則大无功。聖人發憤忘食，蓋懼其如此。故自志學而立而不惑而知命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而後其功大成。吁！得則吉，失則凶，可不畏與？又曰：雷風天下之至動，疑不可以言恒，而恒卦有此象。此人情之所甚疑，而君子以為未始或動也。孔子曰：哀樂相生，即風雷之至也。而繼之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不可見，不可聞，其謂之未始或動，其孰曰不可未

九正易因

恒

始或動，是不易方也。此之謂立，此之謂君子。此之謂雷風，此之謂不可以動靜論。

○王伯安曰：君子體夫雷風為恒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无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也。

張藐山曰：恒者天地古今之常理也。然理雖恒而中間情偽愛惡千變萬態，若但以恒理執之，未易與極深研幾者道矣。故不恒不可恐或承之羞也。恒亦不可恐如婦人女子也。

以為常理合當如此，定當如此，而深求之不可振動而求之亦不可甚，且不止无禽而已。

六爻之中止落得九二居中悔亡何也？日月

又照以得天也。四時能久者以其變化也。聖

九正易因

附恒

汲古閣

人能化成者以久於其道也。道者何法？四時

日月陰陽變化之道，故能化成也。故曰：觀其

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不恒者與田

无禽者，無論已。若徒知恒其德而沒恒焉，振

恒焉，皆不知變化之道。與天地萬物之情者

也。君子不竭人之忠，不盡人之歡，不浚恒也。

與而動不振恒也。

與而動不振恒也。

䷗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

往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執用黃

牛固志也

九正易因

遯十三

汲古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係遯之厲有

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君子好遯小人

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大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山遯

取象難亦文王之卦也

遯之為卦二陰浸長四陽退氣以其當退氣之

時故曰遯以其能與時行故曰遯亨此卦九五

當位而六二以浸長之陰應之初不見此之為

退氣彼之為浸長唯知照舊相應與時偕行而

已可不謂之遯而亨乎不遯也乃所以為善遯

也不然何以能亨何以為大何益于時義而遯

之是以君子終日遯世无一日不遯原不待小

九正易因

遯十四

汲古閣

人浸長而後遯也況正當浸長之時乎初六方

出門即與君子來往君子不知亦便與之往來

是不知遯之于始也到尾來見其心事不類始

惡而遯之不亦晚乎能免厲乎故曰不往何災

言起頭若遯而勿往又何災厲之有如寇準之

薦丁謂張浚之薦秦檜及二子據權得君始惡

而遯之而卒為其所陷是也張浚之對高宗曰

近與共事方知其暗遯尾之厲此最著矣卦以

上爲首以初爲尾故曰遯尾六二正當浸長之時如唐李林甫然林甫初見明皇信任李適之私謂適之曰華山最吉山陵所宜也於是適之告明皇明皇甚喜卽語林甫林甫驚曰臣非不知但華山陛下本命豈宜輕動故明皇以此黜適之而敬林甫而林甫得以固結明皇之志矣宋之秦檜亦用此術以去三大將之權結高宗之歡所謂親執之于朝直用黃牛之革以束縛

九正易因

遯十五

汲古閣

其手足而不得說而被執者猶然不知傷哉凡坤皆爲牛艮指故言執居中故稱黃三爲艮止之主與之同體既係而止則同體有疾厲必及三但二與初皆其素所臣妾者在家則三爲家主在國則三爲長官今三雖有所係然艮剛居上自能畜止其臣妾浸長之勢使之但可小事而不可大事則亦吉矣既吉有何厲乎九四與初本有相應之好方好而遯君子之吉不待言

以白承謁靈武姚以方外佐靖難毫無可議衷忠原非宋之臣子亦無所不可後之從政者非三子可比將奈何長樂老人可公筆耶有客有客曰其馬乎

者夫君子既吉則小人自否自不能爲君子之累若待尾而後遯安得不與之同其否也五與四比以四爲嘉故曰嘉遯此又見九五之志非六二之所能固所以爲貞吉也夫正志之陽既與之有嘉則固志之陰自无所售其浸長之術然則果有九五之君雖二陰日厠其側何妨但九五之君千載未易遇則千載之陽剛亦將困于陰柔之小人與曰狄梁公之事則天也焉長

九正易因

遯十六

汲古閣

樂之視五季也隱于市朝行乎危亂與濟俱沒與汨俱出又自有巷遯之道耳陶弘景不肯仕梁陳希夷不肯仕宋固矣然李泌以白衣謁靈武劉秉忠以緇衣謁上都我朝姚少師以方外佐靖難雖其故人女兒亦拒而不見而文皇及諸大臣固坦然而无所疑也是亦巷遯也嗚呼必如是而後人已俱濟无所不利與

附錄

蘇子瞻曰陰盛于否而至于剝君子未嘗不居其間遯以二陰而伏于四陽之下陰猶未足以勝陽而君子遂至于遯何也曰君子之遯非其丟棄而不復救也以爲有亨之道焉

代蘊之曰六十四卦皆以五爲君位其間或有居此位而非君義者有居他位而有君義者

焦弱侯曰肥字古作𦵏與蜚字相似後世因譌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遯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

九正易因

遯十七

汲古閣

子思玄賦云欲飛遯以保名曹子建七啓云飛遁離俗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遯皆可證

王畿曰小人无忌由君子激之也不惡而嚴无惡聲厲色以啓其怨忿言遯而行正貌和而中剛欲詆无隙欲玷无瑕凜然如天之不可犯焉卦初四二五相應四陽以剛臨之不惡而嚴象也

病中續筆

九三能畜止其浸長之勢故當遯而自不遯上九居遯之終故飛遯而人莫知

九正易因

遯十八

汲古閣

張藐山曰大壯利貞言君子之勢雖既壯又當大者正也然否之時則不利君子貞一貞也何以利何以不利也遯曰小利貞則不可解矣小人而肯曰我利貞乎傍人敢曰爾宜利貞耶當浸長之時中人皆變為小人矣諧臣媚子皆稱功頌德矣小人方居功曰天生德於予安知何者為正而居之也 係遯者下為二陰所比三遂係而不肯遯然此時二

九正易因

遯附一

汲古閣

陰尚是臣妾三之剛力能畜之亦以二陰纒方浸長非當權用事之日故三得而畜之耳好遯者言方與小人交好而即遯也此之謂知幾五則見四之好遯而嘉其好遯惠而好我偕手同行

九正易因 大壯

☰ 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

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也

九二貞吉 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

九正易因

大壯十九

汲古閣

其角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藩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

吉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

長也

大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初繫之以有孚者何故以初自信為君子又當大壯之時正雖冠連茹之日遯動何妨不知當壯于輹而壯于趾可乎 壯是君子而用壯便是小人

壯之五與大有之五皆是以柔而善用剛者

雷天大壯 取象難

此卦唯九四當剛動之爻故動而貞吉動而悔
亡藩決之途盛開輟壯之輿甚大尚往何疑也
是謂大者之壯故曰大壯是謂大者之正故曰
大壯利貞正而且大天地如此苟非正而動安
可動乎故九二直以居中不動乃得貞吉若初
九者居下在初去震體殊遠豈宜遽動是故其
趾似壯其征必凶縱有陽實之孚定致困窮不

九正易因

大壯
二十一

汲古閣

久乃九三雖曰與震為鄰然鄰人有藩尚在其
前可徒觸乎二唯過剛不中直用其壯故聖人
曰此小人之事焉有君子而可如此夫君子當
壯之時但知其為正也是故可以壯不可以用
壯若用壯則雖貞亦厲象觸藩而羸角尖角徒
羸而藩終不可決非罔而何豈其恃六五平易
而不見吾用壯之失邪但五雖平易而不見吾
之有失皆知五亦平易而不見吾之有得也漢

余謂四陽皆動無
不動者但九二居
中動而中節故吉
初則壯於趾如咸
其初咸其腓者皆
易動而無三則
直用其壯也善用
壯者以不用為用
若用壯則與用何
何異是初不當壯
于趾三不當用壯
矣乃以九居四反
貞吉藩決而吉何
也蓋九四當變體
之初時可以動而
五上皆偶而虛非

若三之有剛爻橫
且其前故三則為
觸藩四則為藩決
時固然爾
上六居卦之上前
無德何觸之有又
非抵象不能觸而
曰抵羊觸藩者何
也上與三為正應
使三之觸而為其
角者上之過也故
聖人責之也

文帝云惜哉子不逢世使當高皇時萬戶侯豈
足道哉其喪羊于易如此夫文帝柔中之君也
平易近民寬簡馭世羣陽雖壯自无所用其壯
蓋羊雖壯必不能壯于平易之地五雖喪羊亦
自不復知有喪羊之悔者故曰喪羊于易无悔
此御世之術止動之方抑壯之勢无藩以待其
觸其柔能勝剛之善道與然而大壯之時未可
以一槩也上六與三為應聖人曰抵羊觸藩在
九正易因

大壯
二十一

汲古閣

本文則不免有用壯之咎而在正應則當詳察
其羸角之艱會合之難決不宜使之不能退不
能遂徒往而无所利而終身長抱用壯之咎也
蓋歷四與五而後得遇其艱如此如伊尹之於
湯然在世人固以割烹疑之而咎其為要在湯
則實詳察其為咸有一德之臣始雖艱而終則
吉保不致長咎者信矣哉大壯之難遇也雖曰
戒其用壯斷以利貞豈知為人上者固宜廣開

衆正之門不可令其羸角哉蓋當大壯之時陽德方亨彈冠結綬亦大賢君子所必不免聖人垂象立訓諄切示戒不過欲以成就其正耳彼爲人上而不能吐哺握髮以收集之若漢文之君非不美矣卒使李廣不得封侯賈生抱恨以死何其太不惜才也是豈視人之技若已有好人之彥聖若自口出者邪故五爻獨言其位不當上爻復斷其不詳有以與

九正易因

大壯
二十二

汲古閣

附錄

蘇子瞻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以大者爲正天地之至情也

楊簡曰雖剛而不動亦无由見其壯故曰剛似動故壯九四奇畫橫截其前觸藩羸角象以九居三又乾體之極用壯象六五居前耦而虛藩決象

劉濬伯曰乾爲輪輿壯在輪輪壯在輿

楊廷秀曰六五當衆陽盛強于下之時乃能使衆陽帖然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調伏之也故无悔羊卽四陽本義曰卦體四兌有羊象焉

九正易因

大壯
二十三

汲古閣

三三 離上 坤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九正易因

晉 二十四

汲古閣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衆允悔亡 衆允之志上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失得勿

恤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維

用伐邑道未光也

大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火地晉

此亦文王之卦

明出地上其道大明晉明之時也今不曰晉明而曰晉進者以六五一柔進而上行居離之中當五之位以大明乎天下故謂之進又坤體三陰皆安國之侯亦順而彙進以麗乎大明之君是以亦謂之進焉以此而進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三接即三陰今觀六五以文明柔中之主廣大地之度順遍照之容當時諸

九正易因

晉 二十五

汲古閣

侯凡有失得皆一切勿恤而不與校矣此羣下所以畢見其忱而往吉无不利與以陰居陽宜有悔居離之中其德大明而下皆順從則其悔亡初六方晉如而即若摧如以九四也六二既晉如而反若愁如亦以九四也夫處柔順之地當晉明之世猶慮若摧而不敢進益以見其為卑與之至矣是初之貞且吉也初可以泰然于罔孚雖與四不相信何咎邪獨行其正焉可耳

六二居中當晉而進進雖可喜而中若不喜亦可見其外順而中虛是二之貞且吉也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不亦宜邪若三則順之所極同升咸孚而其志上行矣猶然不肯遽進必衆允之然後進亦以進爲悔機恐其未免于悔故也夫初也二也三也皆順也皆安國之侯也自五視之則皆得也皆所謂得而勿恤而往吉无不利者也唯四以九居四非位也以剛處進非順也

九正易因

晉
二十六

汲古閣

晝伏夜動非能晝進者也是鼯鼠也蓋居離明之下不敢當離明之照是自失其明也然自五視之正失而勿恤而往吉无不利者自不能晝進而何嘗不容于中天之下乎乃上九過剛處晉之極以四爲其同邑維用伐邑而不知其厲焉雖愛得惡失亦是其吉是其无咎是其貞正之道然悔吝卒不免矣蓋斯時也上有失得勿恤之君下有摧如愁如衆允之臣上下康安

晉接不遑自无用角勝爲也由此觀之三表五餌之術決不施于粟腐貫朽之世明矣但得天下无冤則一張廷尉而足而何愁于鼯鼠之竊位也是故几杖不朝何必繫單于之頸陸賈足使何必羈南越之頭縱有洛陽年少千金一諾亦終天死大梁老死河東而何取于利用伐邑之人哉故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乃知大明晝晉輝光照揭將順不暇此康侯所以用錫馬蕃

九正易因

晉
二十七

汲古閣

庶晝日三接與文王欲際斯時而不可得故特致歆羨焉夫明出地上爲晉明入地中則明夷矣傷哉或曰何以知晉三陰皆爲安國之侯曰文王也九侯鄂侯也謂之安國之侯天下萬世其誰曰不然固宜其晝接之不遑矣

附錄

楊簡曰介大也祖母曰王母王者之母亦曰王母鼯鼠陸明德云五技鼠也本州螻蛄一名鼯

鼠許慎說文云鼯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荀子曰鼯鼠五技而窮楊倞所註本說文吾鄉樓尚書亦註說文云異乎詩之鼯鼠

楊廷秀曰六二以柔順之德逢文明之君當亨進之位能居中守正以進為憂而不以進為喜若此可以得吉矣可以受庶馬三接之大福于

九正易因

晉 二十八

汲古閣

其君矣王母君之柔中也六五是也

程正叔曰志上行志欲上順麗于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此眾志之所同也

王畿曰日初出地進而上行為晉之象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无加損也蔽與不蔽之間耳君子視明出地上之象悟性體之本明故自昭其明德君子之學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復曰自復得曰自得明曰自明昭曰自昭知曰

自知皆非有待于外也

九正易因

晉 二十九

汲古閣

張藎山曰從來君子進退只視一人明與不明爾明出地上此千載一時也君子彈冠袞袞而進又何疑焉仍且摧如愁如仍待衆允之而後進君子之難進固如此麗乎大明尚且愁如况當不明不白之日乎但彈冠結綬之情君子小人一也余謂君子當晉之時宜先爲小人地此否泰初爻所以皆繫連茹也此晉之六五所以曰失得勿恤也以柔中文

九正易因

晉附一

汲古閣

明之主君子小人之辯無微不昭康侯虺虺並容于光天麗日之下小人皆化爲君子矣晉其角則不必矣只一味勿恤焉可矣

三三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九正易因

明夷三十

汲古閣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二之吉

順以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南

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入

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箕子之貞明不可

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 初登於

天照四國也後入於地失則也

大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九正易因

明夷
三十一

汲古閣

地火明夷

正文王之卦

象象兩言明入地中明夷原只取不見天日世
界昏黑之象而已上六一爻乃正言其不明而
晦者初登於天後入於地不明而晦象也如紂
亦剛決之主第无奈失則何耳失則不法也是
以晦也明夷事莫著乎文王自初至四非文王
其誰以之夫以內文明而外柔順猶不克於蒙
大難然則當明夷之時可不利艱貞以盡晦其

九正易因

明夷
三十二

汲古閣

明乎初九之明夷始於羸里也其象為飛則垂
其翼行則三日不食往則主人有言聖人當此
可奈何哉亦曰聽天而已焉六二之明夷困於
羸里也其象為夷及左股不可以不速拯矣既
拯不可以不用馬壯矣是為順人心合天則吉
哉九三諸賢之所為矣聖人於此曷敢知乎亦
曰順衆而已焉獵禮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詩曰
言私其獫獻豸于公是也九三獵狩於離之南

而得大首以獻於君不知者以爲疾其知者以爲貞此聖人大得志之時豈易與常人道乎故至六四而羨里出矣以此入君左腹獲君心意始得出此門庭而成生還之事所謂向者受傷至此始出也其象則下三爻爲落地之日有入象四一爻處落日之上有出象故自六四以下皆爲文王之明夷彖所謂利艱貞晦其明者具見之矣夫當其不明而反晦也則雖以聖人不

九正易因

明夷
三十三

汲古閣

免入地下而見傷及其艱貞而用晦也則雖至強暴可以獲心意而出地上孰謂利艱貞一語非文王出門庭之微旨與六五與君偕晦則箕子之明夷真是已佯狂以避至晦矣然人但見其晦而孰知箕子之明一何如其不息也所謂愈晦而愈明非獨一時不息殆千萬古而不息非不息也不可息也熊南沙曰大難天下之難內難一家之難又離有飛鳥之象坤爲腹離亦

爲腹呂仲木蔡介夫謂心在左腹見醫書予謂大難外難也唯外難可以計技求出亦可以晦明不入若內難則出不得入不得真難矣故箕子之明夷晦不息明亦不息夫子特深贊之不必申以艱貞之戒也夫天地有晦明之時聖人與時偕行亦不免嚮晦宴息若曰吾內文明而外柔順不宜遽蒙大難豈知內有文明則外必有輝光烏容掩邪唯至于明入地中盡晦其明

九正易因

明夷
三十四

汲古閣

无明可見如箕子然乃爲深體易象合乎明夷之時故文王斷以爲箕子之明夷而自視缺然若不知艱貞者至矣美矣非文王大聖人其孰能感創至此哉

附錄

王畿曰日出崦嵫沒於虞淵明夷之象君子觀明入地之象于蒞衆也而用晦以爲明蓋用明則察人情反睽疑而不安唯用晦而明始得蒞

衆之道此垂旒黷續之義察淵魚所以不祥也

九正易困

明夷 三十五

汲古閣

張藐山曰明出地上千載一時也日入地中亦千載一時也大難是天下之難舉世皆然內難則問當之者誰爾殷士膚斂裸將于京雖曰天命靡常獨無覩於面目乎箕子微子宗臣也而子曰三仁何也此千古不決之疑也祖宗養士之報尚責之冠裳食祿之家叩馬靖難之臣至今雌黃未定而況其他乎讀書者安可以不講也天地人三才並峙何以

九正易困

明夷 附一

汲古閣

質鬼神而對天地也

三三 離下 巽上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之吉順以

九正易因

家人三十六

汲古閣

與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家

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王假有家交相愛

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

也

大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九正易因

家人三十七

汲古閣

風火家人

亦文王之卦

從二女取有家之象故曰家人而又繫之曰利女貞也予讀關雎之詩感琴瑟鍾鼓之樂而知聖人親履其盛矣夫子喜而贊曰女正位乎內則男必正位乎外未有男不能正位乎外而能使女獨正位乎內者也文王歸德于后妃故獨曰利女貞夫子歸德于文王故復曰男正位乎外有旨哉夫今日之夫婦他日之父母也今日

九正易困

家人 三十八

汲古閣

之男女他日之嚴君也今日男女之位既正即他日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一家之位无不出于正之明驗也故又曰一正家而天下定矣吁天下之定觀乎家人家人之正始于男女然則男女豈細故哉家人豈細事哉釐降二女于瀉汭固堯之所以協和萬邦也觀厥刑于二女固舜之所以揖讓而天下治也事非細而人非小明矣凡厥有家其可不思利女之貞以

正位乎內刑厥二女以正位乎其外也與正位乎外即為嚴君嚴非嗃嗃嘻嘻之謂也无其威而如有威者厥孚之威出于不怒故吉也反身而正各安其位故威也不尚嚴而家人咸以為有嚴君焉此之謂能正位乎其外矣嗃呼正位乎外焉盡之矣正位乎外則女位自正主中饋而不敢遂事也一唯順以與于五焉而已能富其家即為大吉也一唯順以聽夫在位之一人

九正易困

家人 三十九

汲古閣

焉而已五之无憂不益宜與嘻說文曰太多之聲夫以富家為大吉又以富為能順在位富實有家之急務矣

附錄

薛仁貴曰明乎內者家自齊言內離明而外與齊也

王輔嗣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為家人之

始故必閑有家然後悔亡也

楊敬仲曰治家之道當防閑其初使邪僻之意

无由而興而後悔可亡不曰无悔曰悔亡者以

治家之難難乎无悔帝堯大聖也不能免丹朱

之朋淫周公大聖也不能免管蔡之與辭然則

難乎言无悔矣

魏玄成曰象傳順以與謂二居正順于五也百

凡從子從夫無所遂志

九正易因

家八
四十

汲古閣

熊南沙曰嗃嗃劉向作熇與詩熇熇同禮熇甚

周頌噫嘻皆歎辭噫嘻甚于熇熇蓋不堪而歎

不以訓笑說者自漢來皆曰嗃嗃之反宋王回

疑重剛卦無嘻笑理獨得卦情矣三頤尚其剛

使其婦子不能容而歎豈有不吝者亦異于上

九之威如矣

虞仲翔曰得位應初順五乘三比據三陽故富

家大吉

敬仲又曰六與四皆陰柔而又巽體柔順之至

也順則和和則富諺曰十人十心無財市鍼十

人一心有財市金信矣

金汝白曰二得中爻故曰順應五巽體故曰巽

謂能以順道與五相入也又曰六四陰虛與泰

六四同彼言不富而此言富何也蓋富在四所

以富在五也五中正居尊四能順之以保有其

家故曰順在位

九正易因

家八
四十一

汲古閣

楊廷秀曰九五以乾德之剛明君與位之中正

為天下國家之至尊而感格其家人以文王為

君以太姒為妃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武

王為子以邑姜為婦其不交相愛乎故詩人歌

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交相

愛也仲尼頌之曰无憂者其唯文王此勿恤吉

也

王畿曰巽為風離為火火熾則風生火者風之

母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化之本自
家而出家之本又自身而出矣身之所出唯言
與行言行相顧則其身修身修則齊治平之道
自此而出此知風之自也

九正易因

家人
四十二

汲古閣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
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
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
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
睽之時用大矣哉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

九正易因

睽
四十三

汲古閣

見惡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交孚无咎

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厥宗噬膚往

有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大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九正易因

睽
四十四

汲古閣

火澤睽

得象難

此卦本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名爲睽然唯其不同行也是以乃各有合雖睽而實不孤矣二五是也初九元一丈夫於四非偶也非若三上之匪寇婚媾也則四者乃初之寇直惡人耳寧直睽孤已耶然跡雖不合而乾剛之志則合情雖匪孚而交孚之心則孚乾爲馬初馬也四亦馬也以迹而言初雖喪馬而勿逐以志而言

九正易因

睽
四十五

汲古閣

四實不待逐而自復也以情而言四寇也非我婚媾也似爲惡人而不宜見然志同者不約而自親況有相應之勢乎縱或見之亦自无咎故四雖初以爲睽孤而終以爲獲遇元夫也自不勝慶慰之至矣蓋其跡似睽孤而以志同道合故不睽孤矣二與五正相應故二以五爲主而五以二爲宗焉離中虛有巷象上九六三本不睽孤也而特地生疑是故三若見二曳其輿四

掣其牛上又從天且剗其鼻其實豈有是哉上
 若見三所駕非牛乃負塗之豕所載非人乃一
 車之鬼于是乎先張之弧以為寇而欲射之後
 竟知其為我婚媾說弧而不之射見之為害可
 勝言耶夫相偶者反以為疑而二陽原非偶者
 乃不覺其偶合之若是睽之道又可得而盡言
 之與此卦六五以柔中而應九二之剛若宋太
 祖雪夜幸普家然普妻行酒熾炭燒肉所謂遇
 九正易因 睽 四十六 汲古閣

主于巷而厥宗噬膚者也坡公曰人苟唯同之
 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為若是必同
 予謂人苟唯同之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不
 得不睽若是必同故言其同則二女同居而志
 不同行終當各歸其所也安得而不睽言其睽
 則天地睽而其事同也同以生物為事男女睽
 而其志通也通以相應為志萬物睽而其事類
 也類以生養為事又安得而不同同而異睽而

合天地而下莫不皆然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
 其曰小事吉者陽大陰小因二女不同行而後
 乃各有合特繫之曰小事吉耳亦非謂睽只可
 以吉小事也

九正易因

睽 四十七

汲古閣

張藐山曰同卦則防害其同故大師克相遇
以去乘墉伏莽之戎睽則欲聯其睽故交孚
遇雨以合元夫婚媾之好然睽亦不同有惡
人間之而睽者故初見惡以辟咎乃得喪馬
自復與九四有交孚之喜有勢值其睽者如
二五君臣之際故九二苦心不得已遇主于
巷乃得有厥宗之慶有彼此交相疑而睽者
如三疑上上亦疑三故始也曳掣張弧而後

九正易因

睽 附一

汲古閣

乃疑除鬼去得有終遇雨之吉 睽之二女
同居其志不同行各有所懷也後各有合是
兄弟也革之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則妻妾
同居也自不相得勢必至于革不同行不妨
不相得則有害矣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蹇之時用大矣哉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王臣蹇蹇終无

九正易因

蹇 四十八

汲古閣

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 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 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往蹇來碩志

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大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水山蹇 與需大不

此卦外險內止故因難進 止稱為智名為蹇焉夫見險而止夫誰不知而獨稱為知者何以九五大蹇尚在蹇中如初六方出門即知大蹇之宜待獨能不往而來故以智譽其來謂其知急君而非獨為其身謀也況二與五自謂臣主同蹇匪直以躬之故邪誰得而尤之哉不可得而尤則亦不得不以智歸之矣於是初之與二

九正易因

蹇 四十九

汲古閣

咸見三之來反而遂不勝其喜也四者上連五下連三而知九五當位貞吉實為大蹇不可不來連也上者雖自已出險猶然來就九三之碩德以期九五之利見其朋來如此是以謂之利西南也西南得朋故曰利西南東北喪朋故曰不利東北其所以利見大人者以九五當位貞吉居中節制而萬邦所由以正者故往得九五之中地庶幾往即有功于五而得出乎大蹇之

中非智矣而何是故凡往皆蹇往則不可凡來皆吉來即得譽來即无尤來反即內喜來連即得實來碩即獲吉四之連連三以朋來也上之志志三以朋來也蓋在五爻皆以九五為大人在上六則又以九三為碩人志在碩人念念相應則其利見九五亦易易矣且上已出險猶能反顧其主猶人所難故特以吉繫之嗚呼天尊地卑君貴臣賤以賤從貴雖險不移是以爻言

九正易因

蹇 五十

汲古閣

吉利見大人而卦辭獨曰利見大人貞吉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附錄

坡公解曰當位而正五也五謂大人是以立于險中而能正邦夫險中者人之所避也而已獨安焉此必有以任天下之大難矣

諸子相曰不是險就是蹇見險而止乃為蹇也熊南沙曰沈存中云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也

碩卽大不言大別于大蹇也故曰志在內明其
下應三本義謂來就五則與見大人爲複語矣
王畿曰前有險陷後有峻阻蹇之象也君子觀
蹇之象而以反身修德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
諸已反身取良之背修德取坎之心
雲峰胡氏曰反身爲背良象故爻曰來反象亦
曰反身

九正易因

蹇
五十一

汲古閣

張藐山曰需險在前也而乾則剛健而不肯
陷蹇亦險在前也而艮則見險而能止困亦
險也而兌則說以處之故不失其所亨解亦
險也而震則動以免乎險噫學者觀此可以
知處險之道矣但需之險蹇之險困之險解
之險屯之險同險也而險各異其不同者何
時不同也有先後有深淺有緩急而遭際有
難易有在君臣者有在氣運者有在君子小

九正易因

蹇
附一

汲古閣

人者通乎此則三大聖人所以教天下萬世
者至矣盡矣 蹇之險方在前而六君子處
此真如兄弟如父子雖君臣亦爲朋友之交
矣又何患於險之在前乎不宜往而宜來非
不往也政以來爲往爾若不來譽不來反不
下連於諸君子不來就九三之碩德而浩然
長往何益之有惟六二同來譽來反來連來
碩之衆正以歸九五之大人又何不可往之

有又安肯終止而不動也以諸君子之朋未
來故止而不往諸君子之朋既來遂毅然動
而往往而風吉而成解矣此時尚可需耶肯
止耶噫大人之所係何如也非九五為大人
五君子皆無處措手矣

九正易因

附二

漢古關

☵下
☳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

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風吉

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

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九二貞吉得

九正易因

解五十二

漢古關

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負且乘亦可醜

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解而拇未當位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君子有

解小人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上六不論剛柔
以在上故取上公
之象舉則致寇之
六三也三狐亦指

大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九正易因

解五十三

汲古閣

雷水解

最難得象

方其險之未解也凡往皆蹇凡來皆吉但可以來不可以往及其既解也不但其來復吉乃復得九二之中地而安之雖往亦夙吉亦自可以得解險之象而有功矣故曰利西南往得衆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故蹇解兩言利西南焉然蹇之西南指九五在險之中地解之西南指二四上解險之衆地无所往言往即夙吉自无九正易因

解五十四

汲古閣

所往而不吉何以故二獲之上射之四已解而動三人爲衆故也卦唯六三居險之極獨无應與正致險者上六與三應而不應非射而獲必與同難觀初六无咎九四朋孚可見故曰獲之无不利故九四一動而出于險而初六應之遂得无咎四一動而解其拇而初六應之遂孚朋至信乎一夫作難則比者應者皆受其禍其險既解則比者之比應者之應罔不明孚固勢也

亦義也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然則此卦稱解者九二居中不動之力而所用得人實賴射隼之上公至四則為動之始矣夫在險不容以輕動一動即出險是以四遂解其拇而動不復止也朋至斯孚其類相信亦皆動也然則四亦是享其成而得其解者實非此卦解險之人故曰未當位六五柔中見解而動遂自喜曰君子維有解吉言已解即吉更不多事則即此一念九正易因

解 五十五 汲古閣

非但可以孚信朋友亦可以孚信小人故曰有孚于小人言君子有解則小人信之自然退服也已解已退更欲何為否則中心未孚雖解猶不解天下之難復起矣且已解而我猶不解又何以稱曰解之時大矣哉全无貴於解矣宋事不可鑒邪蓋小人之心中初亦願與君子為歡以保其富貴不願與君子為仇以失其富貴唯君子之怨小人不解故小人常患恐失之而

反噬之毒始深而不可解然則小人之禍卒于不可解者皆以君子之不解者先之此千古治亂之大機故聖人於此復致意焉以六五柔中居尊也能解結者也不復作險陷之業也漢文帝是也

附錄

李鼎祚曰九四體震為足拇

熊南沙曰九家坎為狐居二為中黃者中之色

九正易因

解 五十六

汲古閣

二以一陽橫互其中得黃矢象夫子曰得中道正訓得黃矢上六居卦上象高墉

張藐山曰他卦之險尚兼多義解卦之險單指小人爲險第一義也卦之小人爲誰止六三一箇小人爾試觀卦之五君子費多少力剛剛制得一箇小人談何容易初與四應賴是剛柔之際若非剛柔之際則九四險以動亦難矣蓋雖動乎險中未當位也以三在四之下爲拇故曰解而拇朋至斯孚九二得中一陽橫亘爲黃矢以矢射六三之狐所謂藏

九正易因

附一

汲古閣

器也又賴有上公射隼於高墉之上故如初如二如四始得効其一臂耳若非上交恐三君子亦難奏功矣然又非獨上之力也六五柔中君子維有解與九二剛中爲應僅僅落得一小人退爾若非六五有解四君子將奈之何六三以柔而剛初亦易與也何至君臣上下費如許氣力耶甚矣小人之禍烈也不特諸君子攻之小人亦且自致寇至矣使上

公不射而獲之寇亦必殺之矣此非寇也自三視之爲寇耳自今觀之如三者直不過一負且乘之小人耳遂至玄黃易位天地反覆何也當其時豈無如初如二如四識力及此者乎而無奈無上公其人何耳非無上公也上公倒其矢不射隼而反射三君子三君子有潔身浩然爾已五又不以解有孚於人乃以不解而孚於小人又且奈何無論三君子

九正易因

附二

汲古閣

雖百君子亦復何益未幾諸君子去而寇至矣聖人豈欺我哉余讀易至解未嘗不廢書而泣也天耶人耶

☱☱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

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

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

時偕行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

九正易因

損 五十七

汲古閣

尚合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利貞中以

爲志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一人行三則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損其疾亦可

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六五

元吉自上祐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

家 弗損之大得志也

大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九正易因

損 五十八

汲古閣

山澤損 象難取

柔上剛下為泰以三陽在下也今一旦損下卦九三之剛以益上卦之柔而為上九則是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矣陽道既大行于上豈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而為益之大與夫三陽損一可以益上矣而二陽在下何所用之故曰曷之用不知三陽損一固可益上二陽在下亦可用享益卦二爻三爻不曰王用享于帝吉九正易因 五十九 汲古閣

象曰尚合志明是上應六四

九正易因 損

初既已事過德六四不當其初九速損其疾使德往者有言乃可故初爻以此取象

下卦原三陽今已損而之上卦之上爻非三人行而損一人乎然於其

上九為正應又剛柔有合非得其友乎故此爻取象莊

益四本以失同心故而生瘵故今復以見同心故而疾損是故初无咎四亦无咎然則初之所當酌者適往而已不用損也若六五一且益以上九之陽如或益之以十朋之龜弗克違而莫知其所自來者其為元吉上祐又何待同志之二適往以益之二若適往便是征凶故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言九二居中志與五應唯以九居二未免失貞但告以利貞戒以征凶亦不九正易因 六十 汲古閣

七五一

六五或益之是益
以上九也

上九明是受益者
得臣指六三也
其道上行

子何以言初九是六四已事之人曰方泰交之
始坤之六四其翩翩然協比者雖九三之鄰而
中心之不戒以孚者實其正應之初九則初為
六四已事之人甚明今乾之九三忽損以益上
九而兌之一陰來居之六四既失其所協比與
其所翩翩矣无妄之疾非以事邪所可喜者初
九不忘合志之尚遄然而往以慰其心四也一
旦復見其所已事之人則其疾自損而使遄往

九正易因

損
六十一

汲古閣

者有喜又其宜矣故損之初九實為六四已事
之人而益之初九實非向者不敢厚事之下

附錄

熊南沙曰損之成卦在三上二爻二簋兌二陽
蔡清曰兩貝為朋古者以貝為貨朋直二百一
十六

王畿曰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塞竇

張藐山曰損益兩卦最難看六十四卦皆是
損益乾坤而成者何獨於兌下艮上震下巽
上之卦而名之為損益亦如賁卦獨取柔來
文剛剛上文柔也 損則以下卦為主下主
損上主益損下益上最是難事況又是以損
為益乎損下之剛以益上之柔其實是損上
之柔以成其剛也若上不受損可奈何故初
則曰酌損之二則曰在凶當以弗損為益可

九正易因

損
附一

汲古閣

也三則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反得其
友蓋三人則有朋黨之疑一人反有孤忠之
諒所以曰二簋可用享也上卦皆受下之益
者也六四則以損其疾為益六五得上之變
而為剛得此君子如益之十朋之龜寧可違
耶故曰自上祐也上原是陰爻一旦陽道上
行所以曰或益之上九之陽剛祐之故曰上
祐之上九則不曰損我之柔但覺其益我矣

故亦曰弗損益之得臣无家得臣下之益故也

九正易困

附二

汲古閣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彊自上下下其道

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水道

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彊天施地生其益

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

下不厚事也

九正易困

益六十二

汲古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

享于帝吉 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告公從

以益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有

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莫益之

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大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九正易因

益 六十三

汲古閣

三原不得為中行 然與二皆受五之 益者也二為中行 三與二同體三益 之明凶事一味行 乎於二之中行故 曰有孚中行 損之六五得上九 之益為十朋之龜 益之六二得初九 之益則亦為十朋 之龜矣

風雷益

取得象好

損九四之一陽以益下卦之初九是益下也凡益下皆人主之事唯九五之惠心實能孚之是故有永貞之吉則實受其寶而莫知益之所從來有享帝之吉則并受其福而與五同克享乎天心是二之受益然也然直二哉三亦孚信五之能益下也二居中三亦與焉得同稱中行矣二與享帝三亦與焉得以告公用圭矣夫九五

九正易因

益 六十四

汲古閣

一益下而下皆信之而實受其益如此有孚惠心不居然可知乎況此初九者正利用大作之人而雷動風行之日也陽德如此震撼如是今之下卦豈復昔者坤厚從事不敢自成之下邪其為元吉无咎何疑然下卦三陰忽得一陽來居二初自有或益之十朋之龜之象唯二以得陽為十朋故三以失陽為凶事蓋三四相比六三之得九四舊矣今雖益之以初九之吉而不

取象於遷國者何也蓋四原乾體今損四之陽以益坤之初是遷國四初

正應故又利用為

免失之以九四之凶非益之用凶事乎然三雖

于外卦有損而終是于內卦有益震與同體陽

來居初則陽九終是六三固有之物故曰益用

凶事固有之也以言其未曾損不為凶也乃六

四亦得稱中行者蓋五居中以益下四亦以益

下為志而與中為行於是公從其告而得來依

初九所遷之國以居故曰利用為依遷國然則

六四雖曰陰柔亦實以益志見從五之益下真

九正易因 益六十五 汲古閣

所謂有孚惠心矣夫初為益下之陽猶然元吉

況五獨能損上以益之其為元吉又何須問然

則實受其益者其有孚惠我德宜哉益下之志

至此真大德矣彼上九者无惠心之孚而欲望

惠德之應是以勿恒之心求有孚之感其辭不

亦偏乎故曰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不是惠德

便是我擊影響之報昭然莫逃君人者其尚思

惠心以益下為志哉損上益下民說无疆指六

二六三兩爻言也以二言或益之十朋之龜三

言益之用凶事故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則單指

初九一爻元吉无咎言矣利有攸往兩句又是

兼指初九六四兩爻蓋初利用為大作四利用

為依遷國是以九五益下之志至此乃大得故

曰中正有慶也利涉大川兩句則又是單指六

四一爻為成與之主象所謂告公從以益志是

也故曰水道乃行至言益動而與天施地生則

九正易因 益六十六 汲古閣

通指一卦明凡益之道无不與時偕行者坡公

曰天施乾為與也地生坤為震也汪本鉅曰下

之實受其益者初九大作之力而孰知上之所

賜不唯其物唯其人上之同能益下者六四遷

國之功而孰知上之惠心不唯其人唯其志唯

其志大是以人大唯其有大人是以大得志君

子可以知益之所在矣

張藐山曰損以下卦為主益以上卦為主蓋損上以益下也損上益下則益為易故曰民說无疆又曰其道大光上受其損而反名其卦曰益損下益上則損為難故曰其道上行上受其益而反名其卦曰損聖人之情可見矣下皆受益者也並四亦受益於九五者也九五中正一味有孚惑心故初九利用大作六二受大朋之益雖六三益之用凶事亦可

九正易因

附一

汲古閣

无咎以臣子而人主卑以國家難做之事豈非凶事然此凶事舍臣子其誰為之只要與二之中行同用享帝用圭之誠以答有孚之聖主耳六四不中而曰中行者蓋上同於九五之中而行益下之事亦如六三同六二之中故也上九无此孚心安得惠我德之親以故擊之者至矣損益皆以有孚為主 兩卦雖以損下益上損上益下取象然非損下之

財以益上損上之財以益下也果爾安得稱有孚元吉豈有剝民肥上乃可貞而利有攸往者蓋君臣朋友上下之間損益盈虛中間感應取予施受皆有損益之象如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是也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一身之損益也而君臣朋友人已往來之損益固不可以一端盡也

九正易因

附二

汲古閣

☰☰ 乾下
兌上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

九正易因

夫六十七

汲古閣

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五苒陸夫夫中行无咎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大象曰澤上于天夫君子以施祿反下居德則忌

九正易因

夫六十八

汲古閣

澤天夬 險哉象

一陰在上正當退氣之日五陽在下又正值壯長之時則凡陰柔所不能決者皆有五陽以決之矣夬決也故其卦為夬焉然何以見其能夬也此卦健而能說是以決而能和唯說則有感悟之志而後其健得行唯和則有兌澤之孚而後其決得入五陽之能夬決真不假言矣惜哉无有號令剛決之君以主之耳可奈何且夫以

九正易因

夬六十九

汲古閣

一柔而乘五剛五陽並進揚于王庭至盛矣一陰能獨乘五陽邪兌為口上當兌口有口而无號五陽又豈其所乘邪使其能號則必先號正應俾九三夬夬然獨行以相遇三豈患眾陽之我愠而坐視上六危厲以及身邪何也上能號三則三必能應上則其危乃所以為光也是君道也故曰孚號有厲其危乃光惜乎有口无號雖欲求厲而不可得也无號則終有凶寧直危

厲已哉終不可長寧直有咎已哉但五陽皆君子未必遽為篡奪之謀唯一聽其自終而已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惟是三也履乾含兌正當壯決之時眾陽雖不免以相應為我愠我獨與之遇雨而若濡則其陰陽和澤健說相隨雖決而又決无不可者此乃君子之夬惜乎上六不知求與之夬也則知陰弱難扶雖有伊尹周公之能決亦必有太甲成王之能孚號君子遭

九正易因

夬七十

汲古閣

其變吾固於夬夬焉有感矣九三重剛以故壯決之意見於頰面夫眾陽方為我愠而我乃如此是以聖人獨戒凶也不見初九乎初九最初居下意欲越眾陽以決上事我知其必不能勝夬決之任矣取咎也何疑夫初方壯趾且猶有咎而三乃上見於頰豈不凶哉獨九二處下卦之中自謂不當事任而不恤乎暮夜之戎夫暮夜之戎黃昏之盜也原有主者主之者非上而

誰故二兢兢然唯恐上之號已危厲及身而聖人遂贊其得中道焉是能決而不敢決者也以猶有五也若九四乃真不能決者矣以陽居陰无膚次且象也勢不能進隨羊其後庶幾可免牽羊之悔矣然本不中正故不聰明偶因次且不前而隨羊在後非是聞言而信而自能不路牽羊之悔者也雖彼九五逼近上六位高權重所謂揚于王庭之首一人也中行无咎以決上

九正易因

夬
七十一

汲古閣

事若諸葛蔣費等然諸葛亦難得今觀九五之中未光亦大非諸葛之比矣故上六直至剛長乃終若漢獻之遇曹丕是已其曰告自邑不利即戎者斯時也五陽得地坤之邑土无幾矣只可告令自邑誰與興戎若欲興戎非九五必不能故九二斷以暮夜之盜爲不必恤也嗚呼孤陰在上能幾何時所謂以柔脆之莧生踐踏之陸不夬夬焉亦可也此時而夬夬我知五亦未

爲光中之大矣甚矣九三之難也九三相應尚有與國共戚之心九五乘上便有待其終凶之意嗚呼人臣至是有不垂涎者鮮矣吾以謂伊尹周公諸葛公三大聖人可敬也

附錄

熊南沙曰坤爲邑五陰皆變僅存上六邑土小矣

范大性曰兵戎用衆也坤變至五幾于无衆故九正易因

夬
七十二

汲古閣

不利即戎
丁氏易東曰四陽爲壯五陽爲夬大壯之初曰壯趾故因大壯初趾而加前以別之

翟玄曰乾首之前爲頡獨行者諸爻皆无應三獨應上故曰獨上六爲成兌之主又上于天之澤故遇雨予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惕號者惕暮夜之戎而號也五陽爲日則上六一陰爲夜矣此卦九四欲決不能九二能決不欲初九

前決則不勝九三夫夫又有愠唯九五不惕號不恤不號不欲決亦不欲不決唯居中獨行而已故聖人以爲无咎而未光終不若號三者有厲而乃光也

九正易因

夫
七十三

汲古閣

張藐山曰卓吾如此說夫義亦不妨然反覆卦爻殆君子小人之際乎曰健而說決而和及卦詞諸爻非君臣之間也且不可爲訓且如初曰壯趾三日壯頰比擬於古何君何臣也余斷曰君子小人之際則卦爻之情恰合矣何也柔乘五剛是小人而據上位者城狐社鼠諸君子之勢雖盛不無投鼠忌器之嫌如呂祿呂產是也當此時除此易易爾然平

九正易因

夫
附一

汲古閣

勃交歡呂后既死而後可若時節未到機會尚蚤如初之壯趾不可也三之壯頰不可也必獨行遇雨若濡跡于小人陽與交好即見愠於諸君子不恤也柔乘五剛雖其黨甚孤而其權其勢其名號當其時必有大難措手不可有決癰潰瘡之形也姤之一陰聖人尚之曰包魚包瓜時尚在下夫之一陰則在上矣君子何可恃壯用罔也呂后死而諸呂

誅武聖終而虛陵還豈易易哉

九正易因

附二

汲古閣

九正易因 姤

☰☷ 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

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

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

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包有魚義不及

九正易因

姤 七十四

汲古閣

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其行次

且行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九五含章

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姤其角上窮吝也

大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風姤

此卦成象尤為奇險

姤遇也此本純陽之卦而一陰始生于下遂謂之遇夫一柔一剛遇則自然成匹上天下地遇則自然成章今以一陰而遇五陽女又且壯故聖人曰與長女也女已壯矣勿用以取此女為矣夫既勿用此女則此女決不可與長矣晉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汝然則此女也豈非實生龍蛇而能

九正易因

姤七十五

汲古閣

禍于而國凶于而家者邪其不可取明甚幸有九二之剛此女遇之如遇金柅然遇即繫之而止決不得更有所往也豕與魚與瓜皆陰物皆指初故在初爻則曰羸豕羸即觸藩羸角之羸言其蹢躅以羸欲有攸往不受繫也豈知有所往即見凶決不可使之有所往乎此金柅之繫所以為貞且吉也二復言包魚者二以此魚不利于賓故義不可以此魚及賓也是以寧包而

因之不欲以凶貽之而其奈四之自欲起凶何哉夫无魚是无凶也乃四反以已為初之賓而自欲起凶則雖二亦且如何況四又居近君之位持正應之說无魚起凶遠民爭鬪二雖金柅吾恐終不能繫之矣則所以使四之終不起凶者非全賴九五之中正與故于五爻則復言包瓜焉夫瓜易爛之物瓜而包之則尤易爛也今九五中正乃獨含自己之章美任九二之剛中

九正易因

姤七十六

汲古閣

而能即以九二之杞包初六之瓜瓜今既已有隕自天矣故四遂得以請命于天而免于起凶无惑也天者乾也五也二因之得全其剛義三因之得免于行牽上又因之得窮焉而无所遇遂保无咎則知九五之志真能不舍同體之命蓋如此矣嗚呼中正之君剛中之臣相遇而成一至于此然則天下寧復有不可行之事邪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晉

之上曰晉其角言其進不得了也今姤之上曰
姤其角言其姤著墻了也三居巽上進退不果
无膚次且象唯次且故行未牽于初而得无大
咎不然厲又安可免乎信哉柔道之能牽引人
也故曰柔道牽也汪本鈞曰不得九二之剛繫
以金柅起凶必矣然則聖人亦何貴於遇哉不
知遇實天地人之大義天地相遇則自然品物
咸章如此卦九二之剛而遇九五之中正則自
九正易因

姤
七十七

汲古閣

然天下大行遇豈不大但此已壯之女斷然不
宜與遇耳遇則必爲所牽而致禍凶也故曰勿
用取女又曰不可與長云

附錄

熊南沙曰蹢躅依李茂欽作彳亍住足于步止
也行有二字一步一住巽爲股爲進退股而進
退則蹢躅杞虞翻以爲高大堅實者于寶曰初
二體巽爲草木

張藐山曰姤止一陰耳又且在下而聖人尚
慮之如此但在下而又勢尚孤然其惡未形
殺之亦無名故只有繫之之法有包之之法
然不繫則爲所牽矣不包之則起凶矣又且
以金柅繫之以杞包之譚何容易 漢武殺
鉤弋夫人是千古快事然漢武可以殺鉤弋
而漢高不可以殺呂后也至曰安劉者必勃
也曰此後則非汝所知也則亦預植一金柅
九正易因

姤
附一

汲古閣

以繫之矣

坤下
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

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

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

天地萬之情可見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

九正易因

萃 七十八

汲古閣

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引吉无咎中

未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往无

咎上巽也

九四大吉无咎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萃有

位志未光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大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九正易因

萃 七十九

汲古閣

澤地萃

與此不同

王假有廟萃之亨也利見大人以下申言萃之所以亨也夫物常萃于所說此卦坤順在下兌說在上為順以說既說矣得不萃乎又萬物皆以相應而後萃此卦九五剛中六二應之既應矣又得不萃乎此卦之所以名萃也既萃則我為天下之王自然可以假有廟而致孝享亨何疑哉然必上順而下說乃得其正乃可為天下

九正易因

萃八十

汲古閣

之王乃可為天下之所利見乃可為萬物之所歸往今下順而上說之非正也蓋上焉者若先有說民之心則必有違道干譽之病是以復言大人之貞焉蓋言其所以利見大人者利見大人之貞而非以其能說也所以利于往萃者萃以大人之正而非以其有位也夫唯大人上順天命下順萬物之情未嘗有一毫說民之私是以利有攸往咸願其聚而戴之以為君王則豈

但宜假有廟以孝享其親雖用大牲而致享帝之吉无不可者萃之必亨蓋如此也故曰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夫天地豈可以私說而亨萬物豈可以私說而萃直以王者能順天之命與物之情故中心自願與之萃耳初六九四正所謂有孚也而改四萃五終乃亂萃有孚不終矣以初上比六二二既專心應五无變于中若號初前牽引

九正易因

萃八十一

汲古閣

以萃是故既一握為笑而戒其勿恤矣復引之前往而欲其同歸于无咎焉則二之孚五為何如孚五故无咎引初故獲吉五利孝享二利用禴不亦宜與六三本意萃上既萃如而又嗟如者蓋上六已齋咨涕洟苦欲萃五而不敢自安于五之上也我若上萃何利之有三苟知上之與五則知我往亦无咎故曰往无咎小吝言其以六居三不中不正未免小吝而不肯往苟不

吝而往則无咎矣然則當萃之時但能往萃則皆无咎故六爻通言无咎焉若六二則中正而應若九四則同德而萃吉與大吉且皆歸之寧直无咎已邪固知在九五則不免萃有位之鄙元永貞之示志未光之誚聖人之所以為五謀如此者亦以見為君者之不可以不正不可以不大也元即大貞即正如是而永永不替若比之九五原筮元永貞而自然為五陰之所親輔九正易因

萃 八十二 汲古閣

則亦可以亡其悔而使匪孚者皆孚萃有位者皆萃于有德矣此卦與比相似故聖人獨言必有比九五元永貞之德而後悔可亡不然終必亂萃安能亡悔若初若三若上但能往萃即皆无咎若二若四非但无咎又且大吉聖人所以為臣人謀者又何其恕也无他故也貞主難違也光大之志難得也通天地萬物之情者未易以旦夕遇也二與四知之是故但可相引以萃

未敢遽責之備也若必皆堯舜之君而後萃此為士行其志終无時矣又安得而不怨乎四與五皆陽但九五有位為眾所萃四不當九五之位反往萃五為不同耳嗚呼四萃于五且獲大吉矣五之當萃則又何待也此卦之所以為萃也

方時化曰凡萃皆萃于一人九五當之而親比之先萃者則其所同德之四陽故九四一爻獨九正易因

萃 八十三 汲古閣

稱大吉无咎以四有聚天下之實但不居其位九五正當其位故曰萃有位然稱位焉未光也以為非位則未足以萃之也

汪本鈎曰水附于地為比建萬國親諸侯所以親比也以親故比因比益親孰謂聖人比而不周澤聚于地為萃除戎器戒不虞所以安萃也以安故萃因萃思安孰謂聖人安敢忘危嗚呼至矣有天下者可以思比與萃之由矣

附錄

劉濟伯曰齋吝兌口象涕洟兌澤象

王畿曰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戢則亂除者修治以去弊惡也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去一不可誰能去兵窮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之除戎器用戒不虞而已斯安不忘危之意

九正易因

萃
八十四

汲古閣

張龍山曰萃者皆萃於九五之一人也若再有人可萃則不得名萃矣所萃者何人則以九五爲剛中之大人也雖九四亦剛且以不當九五之位而不必往萃矣四且萃五而大吉況其他乎以故初則合正應之九四從二之號以萃於五而不爲亂也二不惟自萃於五且引初以萃之矣三不必嗟如正應之上六彼且不安於上以萃於五而我可不異於

九正易因

萃
附一

汲古閣

上以萃之耶是合上下皆萃於九五之一人乃成萃義何以故順天命也何以順天命以九五之大人元永貞之故也能體天地萬物之情故上下皆順而聚之耳萃與隨皆不得以正應之常例論何也時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升虛邑无所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王用亨于岐

九正易因 升八十五 汲古閣

山順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冥升在上消不

富也

大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風升

木之升也其始質甚柔脆而能出地參天雖極

剛者不能以其冥也以其不知吾之爲升也若

知有升必不能升且雖升亦不久矣故曰柔以

時升是又何元亨如之卦象順而巽爻象剛中

而應此大亨之實也夫六五者卦之大人也二

以剛中之德而五應之則二用是而得升高以

見大人矣既見大人有何志之不得行而又何

九正易因 升八十六 汲古閣

恤于人之不被其慶乎木甚于夏南方之卦也

向南而行用見大人則志以行民以慶大亨不

亦宜與有慶即二之有喜志行即五之大得志

一爻升一爻以時而升无不利者故在他卦極

則必反升獨不然正以此耳初巽乎下與四合

志所以允升大吉與剛中而應得與孝享二所

以孚利用禴與木出地上无所疑礙三所以升

虛邑與順德在躬以時舉事升中于天四所以

享岐山而告卽位與六五大順居中正泰階平之時也故曰貞吉升階則卽帝位而爲天子矣上六冥升在上不見其升嗚呼至矣夫其升也干霄挾雲木豈知之蓋陰虛而不富每常以不富爲歉者也今日之升直至不息而自不知可謂消此不富之心矣然則善升者一能如木之柔出地上升而以時爲梁爲棟人賴其慶而已全不知貞固不息其志大行而人咸利見順而

九正易因

升
八十七

汲古閣

附錄

鄭康成曰坤地與木木生地中日長而上

進齋徐氏曰晉下三柔與五同志故六三言衆允而釋之以志上行升下一柔與四合志故初六言允升而釋之以上合志

王畿曰地中生木長而上升升之象也因其生

理之自然而无客私焉之謂順木之生自毫末以至于尋丈人莫見其升之迹以順積而致之耳此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順德坤地象積小高大與木象

九正易因

升
八十八

汲古閣

張藐山曰萃之聚也以九五之為大人故萃也升之南征也以六五之柔而升於五為大人以故上下皆用見此大人故升也初之合志二之有喜三之无所疑四之順事上之冥升皆見此貞吉升階之大人有慶而志行耳若非元永貞吉升階之大人斷斷乎不當萃不當升也

九正易因

附一

汲古閣

初可謂困矣然非三爻而不繫以凶何也尚未見究竟也六三則無一毫疑解矣

三三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

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

尚口乃窮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

九正易因

困八十九

汲古閣

咎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凶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

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來徐徐志

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

困於九五之象章
也時不得不徐徐
也

祭祀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大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九正易因

困
九十一

汲古閣

九二在困之中全
無迫於出險之意
若固有之若追欲
出險征則凶矣

澤水困

正文王之卦

坎剛為兌柔所掩則是以君子而掩蔽于諛說
之小人以陽剛而屈抑于邪佞之巧夫困可知
矣然五居說體徐亦有說而亮其中直則是下
險而上說雖困而不失其所亨也何也以其貞
也故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夫以九二之剛來
居坎險之中此大人也貞固之性原不因困而
失是故亦不以困而不得其亨而吉且无咎又

九正易因

困
九十一

汲古閣

何疑哉坎為酒兌為食人但見二困于囹圄之
中不知二之自視實困于酒食之內也飲食宴
樂一如平常不知所訴故五雖聽讒說而欲剗
之刑之以赤紱困之者屢矣徐而思之反說其
中直而不信彼言者之妄故于二之爻繫曰朱
紱方來利用亨祀五之爻繫曰利用祭祀反受
其福大人之亨至此益可見矣初六在下臀象
前有九二株木象處坎底入幽谷象隔三爻乃

九二當困而應九
五責任重高爵
厚祿皆是困人之
物故二曰朱紱方
來五曰困於朱紱
九四非小象曰
志在下也有與也
後人遂終不解矣
於困者也要看各
字見聖賢處此變

而不失其正雖吝
有不顧矣
初讀九五妄謂五
亦處困者也非困
人者也皆來正人
君子當危疑之際
功名富貴極盛之
時如在火宅求脫
而不可得豈非困
于亦紱者乎利用
祭祀一味至誠到

與四遇三歲不覲象夫初望四三歲猶一日而
四額徐徐然來者困于九五之金車也不得已
也其迹似吝耳然而卒有終者則以四之志在
下而初實為四有與之人故雖三歲不覲而終
必相覲故不繫以凶也此非初困羸里時乎金
車王者之車以兌為金故朱紱赤紱所以蔽車
者也夫剛而堅莫如石剛而刺莫如蒺藜今六
二乘剛其象如困于堅石之下據乎蒺藜之上
九正易困 困 九十二 汲古閣

底可保有終耶後
再四理會初難取
象蓋五之剛正與
二之剛中相應乃
二却在坎中為二
陰所揜故九五夫
奮乾斷於初則則
之三則剛之二則
委重而以赤紱困
之得徐有說耳故
曰以中直也指二
之中直也二利用
享祀五利用祭祀
在下只是一誠

轉邪為貞亦易易耳九二大人方與維新而又
肯與之較邪吁此其所以為大人也此其所以
處困而未嘗不亨未嘗不吉而且无咎也然則
果有大人之貞雖困何損原非幸也學者切宜
詳玩困于酒食一句
方時化曰困亦人所常有也豈知大人處此默
默聽受若无所困雖困而未嘗不亨乎苟戚戚
然曰何以使我至此極也又或囂囂然曰我豈
九正易困 困 九十三 汲古閣

畏是哉皆非大人吉无咎之道也

附錄

王昭素曰三歲不覲者自初至四歷三爻也
王畿曰水下漏則澤上枯困乏之象兌以陰在
上坎以陽在下君子為小人所掩蔽窮困之時
也致命猶委命于人不復為我所有遂志是遂
其為善之志不以禍患動心

張藐山曰余讀困卦未嘗不廢書而歎也三大聖人於此絕口不言天言命無一字怨天尤人又與詩所云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又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又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大不相同矣中間變化云為極深研幾悅心研慮讀至此而後知吾夫子繫易之妙也讀至此而後知周孔之心易也無一不歸自己只是大人君子可以辨此小人伎倆一毫

九正易因

附一

汲古閣

用不着矣余既自身處困又非徒畏路羶途坎坷偃蹇直是生死存亡之際自幸當時一味守拙坐以待斃不敢有些子行險徼幸枉尺直尋之意得偷息至今命也又親見二三小人處困而通通而復困千態萬狀貽羞千古而後再取易讀之又再取史讀之以易與史反覆證驗甚矣人不可不讀書不交交也不失其所亨所亨者必有所指貞大人吉以

剛中也到此方知大哉乾元金剛般若真得力矣初可謂極困矣然不繫以凶曰幽不明也蓋不能自明也小人至此只是戚戚而九二且如在酒食之中止靜以待之不肯征而有攸往仍如盟而不薦之時蓋所亨固如此大人君子固如此不然則當葛藟藟之時亦只有深悔向者不讀書不交有道不利見大人不能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不能極深研

九正易因

附二

汲古閣

幾耳敢有一毫怨尤哉噫緩急困人所特有也世上賴有大人君子救此大人君子世界不至大壞耳九四雖來徐徐困于金車而終當含羞忍恥志在下以救我相與之初也肯忍令三歲之外仍不覿耶九五必當徐有說以信剛中九二之君子不當令其終為二陰所揜也六三則無可奈何矣陰柔不中正畢竟是自取如雷介公終是有取禍之道不當

單怨阮公也

九正易因

附三

汲古閣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

繙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

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

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

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九正易因

井九十四

汲古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

其福 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寒泉之食中正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元吉在上大成

也

大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水風井

亦文王之卦

養道之自然而不可窮者井也是井有及物之功要在人汲之耳不汲井无喪也汲之井无得也來而汲此井常在往而不汲此井亦常在常在者井往來者人得喪者汲于井何與乎是故井可汲而不能求人以汲此井之德也不見改邑者乎邑可改而井寧可改邪九五身在坎中其剛而不可改實似之乃今者汲方至水猶未

九正易因

井九十五

汲古閣

及收緝井之綆而卽羸其瓶矣可如何則雖曰汲實未汲也凶且見矣安得有功初六在下象井之底夫新井方泥而不可食舊井土邑坵墟雞犬亦盡井雖不改有誰汲乎九二失應无與有井谷象夫井谷射鮒是謂漏井甕復敝漏是謂漏甕其不可食亦猶夫初此而不汲猶可委也乃九三則井已渫矣泉已潔矣而不食焉真爲我心惻也何也可用汲而自不肯汲王之不

明實可惻耳王若明則必汲而上下並受其福矣故夫子曰若使井潔不食非但使我心惻行道之人皆見之而測也是以爲受福故而求王明不然何以王明求爲哉六四修井者也猶未食也九五則井列而人食之矣信寒泉之可食免行路之心惻非王明在上何以致是故至上六而井養其不窮矣朝于斯夕于斯勿蓋勿幕收其甕及其瓶隨取隨足則以五之中正有孚

九正易因

井九十六

汲古閣

于下故致上之元吉大成于上也所謂王明並受其福者非邪而又何待于五之求之也吁一井耳不汲則爲時舍爲甕敝漏爲羸其瓶使人感歎哀傷而莫知所以一汲而受福若茲所謂不費之惠无求之澤王其思用汲以爲明哉

附錄

蘇子瞻曰汔燥也至井而未及水曰汔至得水而未出井曰未緝井井未嘗有得喪緝井之爲

功羸瓶之爲凶在汲者耳

劉濟伯曰收者收緝收瓶汲之終也勿幕者坎口不掩公其利也有孚者坎中實爲孚靜深而不窮也

熊過曰初六居下无應象井泥九二无應而下比象谷鮒九三巽入之功已畢故渫我三自謂

九正易因

井九十七

汲古閣

張藐山曰井者掘地及泉有本者如是養而不窮天下皆食井之德故曰井德之地也一井也何以往來皆井其井而井不任德何以汔至而羸其瓶不井其井而井不任怨皆汲者爲政而井何與焉然此井何以養而不窮而不改也則九五剛中爲有本耳爲井冽可食耳故汲井者在亟汲夫井之渫者冽者理其緝慎其瓶撤其幕使往來者得井其井而

九正易因

井附一

汲古閣

爲所汲者在修其井陶其泥甃其漏潔而渫冽而寒則人已兩得之矣

三三 離下
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

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

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

有爲也

九正易因

革
九十八

汲古閣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已日革之行

有嘉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革言三就

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大人虎變其文

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君

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而順以從君也
大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九正易因

革
九十九

汲古閣

澤火革

天下之事不可輕也而況變革之大事乎如商君非不變革而令秦疆然行之期年民之言不便者以千數至于刑其傅黥其師卒致車裂而民不哀則以民心未孚而遽變革以驚其民誰其信之故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言已日乃孚已革乃信也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唯順而孚是以可革及其已革自然乃孚孚之者孚聖人

九正易因

革一百一

汲古閣

之非喜革也孚其不得已而革之當也思之審籌之熟文明以說元亨而利貞焉革而當故其悔乃亡耳人但見聖人之革而人孚之而豈知其慮悔之心與革實相終始乎故六爻皆言革皆言孚初九一爻未孚而不敢革也六二以下已革而人乃孚也初九居下在初雖當革時不敢言革故為鞏用黃牛之革其革堅實若黃牛之鞏固不可有為若牛革之難動則雖當革之

時人誰見吾之能革而知吾之欲革也哉六二處離之中已日之象已日者已可革之日也已日乃革之其征吉无咎行有嘉固宜所謂如鷲鳥疾如迅雷不及掩耳是也二應五故言有嘉夫二已可革矣至三則革言三就矣有孚如此不革又何之乎雖曰過剛不免有征凶貞厲之戒亦慮其或悔于後欲其當之又當故也非不可以革也若四則正當改革之際人咸信志安

九正易因

革一百一

汲古閣

得不吉夫四曰有孚則五未占而有孚尤可知也非開創大定制作一新大人虎變天下文明之時而何蓋以其順天應人之舉行四時變革之事其時則為已日乃孚革而信之之時其革則為文明以說大亨以正之革故至上六而革道遂大成矣其君子禮樂以相先有豹文之蔚其小人回面而稽首有從君之順苟復征焉不亦凶乎居貞自吉无為而化成也卦象離火居

下兌澤居上夫火能勝水則水爲火所息未能
勝火則火亦爲水所息是爲水火相息天道之
所當革也又兌以少女居上離以中女居下少
長易位既同居而志不相得人事之所當革也
故唯聖人能上順天道下應人心獨能革之而
當焉故曰元亨利貞悔亡由此而言巳日而乃
孚已革而人信其又何疑也

附錄

九正易因

革
百二

汲古閣

鄭康成曰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故謂之
革

王輔嗣曰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
難與慮始故革之爲道卽日不孚已日乃孚也
蔡子木曰元亨利貞乾道也隨者隨物革者改
物物不可以妄隨故必元亨利貞乃得无咎亦
不可以妄改故必元亨利貞乃得悔亡

于令升曰鞏固也離爲牝牛在革之初未可以

動故曰鞏用黃牛之革

劉長民曰五爲革命之主是威武宣而文德著
也三革言三就命令巳申四改命信志物盡從
化至五則大亨以正不假占而有孚也

馬季長曰虎變威德折衝萬里望風而信以喻
舜舞干羽而有苗自服周公修文德越裳獻雉
故曰未占有孚矣

王德卿曰虎文疎而著曰炳豹文密而理曰蔚

九正易因

革
百三

汲古閣

蘇氏曰易稱風從虎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
不能神

楊子雲曰狸變則豹豹變則虎

三三 巽下
離上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與火亨任也聖人亨以享

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與而耳目聰明柔

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

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鼎有

九正易因

鼎
百四

汲古閣

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

吉 鼎耳革失其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公餗信

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鼎黃耳中以爲實

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玉鉉在上剛柔

節也

大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九正易因

鼎
百五

汲古閣

火風鼎

象中更得象

鼎卦象也初一爻象鼎足二三四皆陽象鼎腹
五一陰象鼎耳上又一陽象鼎鉉夫以木入火
舉鼎烹飪家家如此不知聖人一烹即以享上
帝其大烹乃以養聖賢乎何謂聖賢與而耳目
聰明也六五柔進上行得中而應上九之剛也
所謂大聖大賢者非邪以此烹鉉養聖賢者此
也享上帝者亦此也元吉何如哉亨通又何如
九正易因

鼎
百六

汲古閣

哉故獨此卦兼言元吉亨也聖人指上九玉鉉
聖賢指六五九二鼎有實是所以養聖賢之具
三雖鼎實然耳革而不可舉則真有鼎實而可
用以養聖賢者獨二矣可不慎與初六在下當
鼎之趾乃顛趾以出否夫顛趾悖道也而曰未
悖者利于出否以從貴耳出否得妾象言妾之
所出者否也從貴以子象言子之所從則貴也
故无咎九二剛中鼎腹有實與三同體真我仇

矣唯當改革之際與鼎耳革異而不得行故使
承離之雉膏不食而方以上九雲雨之虧欠而
不相應為悔然所失者鼎養之義而所不失者
可養之具也況玉鉉在上終必耳舉是以終吉
是以二雖曰我仇有疾而終无尤也雖曰不我
能即而吉自在也若四則鼎腹已滿遂折足而
覆餗至于形狀污穢而不堪矣可如何中以爲
實者九二居中而鼎有實也鼎黃耳金鉉者言
九正易因

鼎
百七

汲古閣

其能舉此實者實以六五黃中以爲耳而又用
黃金以爲鉉也黃中色金黃象舉耳必及鉉未
有舍鉉而耳舉者故五兼言黃耳金鉉焉然以
六居五未可謂貞故又曰利貞若上九則鼎實
已舉無所用鉉而適當鼎鉉之處故直以玉鉉
名其德言六五柔中者也必利貞以受節上九
之剛而後能享中實大烹之養上九剛上之聖
人也獨能鼎玉鉉以下節六五之柔而大烹以

享聖賢固宜其以大吉无不利歸之然則能養
聖賢者固賢于為聖人養者矣此養聖賢者之
所以終獲吉與利大吉元吉也无與不利元吉
亨也鼎元吉亨又豈不以此與夫頤口也何足
齒及而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鼎烹也本无
大事而在聖人則養聖賢以享上帝苟不能大
烹以養聖賢則雖欲以享上帝上帝必不享矣
故享帝曰烹養聖賢則曰大烹也然則聖賢之
九正易因 鼎百八 汲古閣

附錄

熊過曰子夏傳中虛為耳我仇即君子好仇漢
五行志及虞翻皆曰鼎以耳行耳革故行塞也
鼎量極于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為
溢地四則溢而覆矣

邵國賢曰五在鼎為耳耳納鉉以舉者上在鼎
為鉉鉉貫耳以舉鼎者

楊簡曰革物者莫若鼎湯武革命天實命之天
命君子正位則君子惡得不正位唯天命不可
恃順乎天則其命乃凝耳

九正易因

鼎百九

汲古閣

張藐山曰鼎以養人為主故六爻皆以鼎取象下五爻皆鼎中之有物者或出否或有實或有雉膏或有黃耳而上九則為玉鉉鉉則貫耳以舉鼎者若無鉉則鼎雖有耳亦不能舉矣不能舉則雖有實有膏有耳將焉用之故有上九玉鉉之聖人而下五爻皆得用矣養聖賢享上帝皆貫耳舉鼎之力也獨九四何遂折其足也以量極於四也無有餘地以

九正易因

附一

汲古閣

受溢故至於覆餗耳亦以其太滿之故也鼎有實一爻聖人為君子計至微凡有德有才有位皆實也誰不思歸附之皆我仇也然保我仇皆君子乎不慎所之我仇之疾皆我之疾矣敗德喪身可甚言哉余殆閱此於長安三十年間至熟矣

震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

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

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

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九正易因

震百十

汲古閣

震來厲乘剛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震蘇蘇位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 震遂泥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震往來厲危

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

鄰无咎婚媾有言 震索索中未得也雖

凶无咎畏鄰戒也

大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九正易因

震 百十一

汲古閣

震為雷

卦言主嗔爻言問學

震長男主嗔者也夫當震之來而兢兢然恐懼不寧如此者蓋恐吾之所以致福者或未當于帝心耳是以驚惕思咎不敢寧居從而自信自修繼以笑言啞啞然曰吾今而後奉天時行不敢毫髮有違于帝則矣夫當一震而遠者驚邇者懼若百里之侯真能恐懼修省則德威所至百里震驚亦如之其不喪七嗔宜矣然則是長九正易因

震 百十二

汲古閣

男也其可以為宗廟社稷主明甚而何不亨之有古者主出則冢嗣守社稷奉宗廟為祭之主故曰可以為祭主也初為成震之主故其辭與卦辭同其象辭亦與彖傳辭同六二乘剛正當震之來也其危厲不安實甚因而大喪失其平生之所寶惜若躋其身于九陵之上與虛空等矣更不復馳逐于聞見之場思慮之境故至七日其震始定遂乃自得之耳若三則下震將終

上震方始其象爲震蘇蘇然蘇復生也六三因是內生其心回思審處亦知內行之无肯保不敢有差跌焉九四處重震之日心中唯有震懼云爾夫震以退省爲主若遂死泥于震懼之中而不知退省以无恐其又何日能光大乎六五則震而又震非但震之來也夫二曰震來厲以乘剛而危厲也故曰震來厲乘剛也今五曰震往來厲則往來皆危而行乎危厲之中矣乃六

九正易因

震百十三

汲古閣

六處震之上與五爲鄰五且震亦无得震亦无喪震而不震矣乃上六于震遠矣震不于其躬矣反索索焉內索其心矍矍然外視其行无得于中而徒征逐于外何邪凶可知也所幸切近六五而能信吾大无喪有事之鄰因是而畏鄰之戒其與同功亦庶幾可以无咎而免凶與縱六三婚媾有言以謂我舍其索索忘其震行舍其矍矍忘其无肯更不與其事焉不恤也可知

九正易因

震百十四

汲古閣

學問之道下焉者不震不發上焉者不震不止故一震之餘无不各有所喪各有所發各有所得各有所止者原非他卦之可比也嗚呼雷迅霆擊萬方靡寧將逆天者誅不孝者戮而況于修道之君主豈之子有不致福乎

附錄

吳氏曰乾陽君也坤地國邑也分乾之一陽以主坤國邑百里之君侯也俞氏曰遠謂卦之外

體邇謂卦之內體內外皆震有遠邇驚懼之象
鄭康成曰人君子祭七牲體薦鬯而已升牢于
俎君七之臣載之鬯秬酒芬芳修鬯者也
熊過曰震為足足乘初九故稱九陵上蘇言下
震之聲將盡下蘇言上震之聲復生震往來厲
初始震為往四洊雷為來
吳澄曰蘇蘇死而復生

九正易因

震
百十五

汲古閣

張藐山曰人當無事之時各恃其胸中之所
有自謂無虞一當震恐前胸中所有一毫用
不着喪其所懷來失其所恃反若置其身於
九陵虛空之上者至七日而反有所得乃始
知前日我所有者舉不足恃不可寶至是有
所喪遂有所得矣此震之力也 六三原
一悠悠忽忽之人至是若震竦其緩散自失
之態遂震行而無告矣此又得震之力也

九正易因

震
附一

汲古閣

六二賴震之力遂以其身而陷於泥塗之
中者何也蓋四不中不正陷於二陰之間根
器異也 六五柔中平日原是必有事者雖
往來於震之中無喪吾所有事也 震索索
者索然而無所得也矍矍者驚惶不定之象
是居平原中無所主非必有事之人故當震
時如此然不見六五處震無喪所有事之鄰
耶五之往來危厲尚且无喪而上六震不于

其躬而反索索矍矍如斯乎甚矣其憊也當震之時婚媾之言雖是愛我然皆見女子之愛親昵之語無識無胆無學徒有言耳不足信也不恤也只要自己作得主乃可

九正易因

汲古閣

無我相無人相

☱☱ 艮上 艮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

其時其道光明艮其背止其所也上下敵

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

其人无咎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

正也

九正易因

艮 百十六

汲古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不拯其

隨未退聽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艮其限危薰

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艮其輔以中正

也

上九敦艮吉 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大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九正易因

艮
百十七

汲古閣

范

艮為山

問學大事

震艮二卦聖人道問學之事也凡為學者學問日博則聞見日廣聞見日廣則道理日積道理日積則寶惜日深日積日深日蔽日鋼雖有豪傑不能自解脫矣曾不知學貴知止止必有所故艮以背為所而止以不獲身不見人為背无所止而自止者此至善之止也此於止知其所止之止也有絲髮未盡非背止之止矣故自趾

九正易因

艮
百十八

汲古閣

以上分為五爻皆止也而非其背非真止矣艮趾者步亦步之學也艮腓者欲其止而恨其不能止之學也此其可望者也艮限者艮於動地而強欲其不動告子強制其心之學也終不可與有言者也艮其身飭躬者也艮其輔謹言者也皆艮也而非其所難以言艮矣不艮不足以言學故以敦艮終焉然則言天下之真學問者非止與止則定定則靜靜則安可以照鑒可以

扣擊可以平均可以經世而出世雖然苟非鼓之以雷霆至于喪身失命億喪貝億无喪有事未易以蕩滌而遽止也方時化曰初六當趾之處而遂能艮止其无咎可知蓋吉凶悔吝皆生于動趾而遂止不動何咎然所貴者利永貞耳夫又安能終不動也能永貞則雖動亦无咎矣余謂止亦人所難但能艮止自未失正或因止而遂能得所止亦未可知世固未有好動不止

九正易因

艮百十九

汲古閣

者而能止其所止也此爻象之所以互相發也六二當腓之處腓不自動象二之止腓不能不隨足以動象二之未得所止夫腓本不欲動者也及其隨足以動而又无由以拯之此六二所以時時不快于心而恨不能自降伏其心也與故曰未退聽馬經綸曰艮其背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爻象如此故以取之其實背在身後與前之四肢上下相背若敵而不相應與

故以為當止之所耳夫曰所似有方向似有邊際然而以敵應不相與為所則是所而无所也是即學庸慎獨之獨處廷惟微之微所謂當止之至善是也不屬動不屬靜不屬行不屬止然行者行此止者止此動者動此靜者靜此須臾離此不得人人不離而人人不能止是以動靜失時而道不光明夫唯能止其所者无往而非所也无所而非止也本无動靜故動不失時靜

九正易因

艮百二十

汲古閣

不失時本无人已故內不見已外不見人思不出其位者從出言故曰位從止言故曰所其實一也又曰至善之止也以知所以定靜安慮而為大學之道艮之止也以思所以其道光明而為厚終之學厚終與夕死可矣意同繫辭上傳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附錄

楊簡曰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者

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則行止皆當其時而自然光明矣人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故聖人教之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一如其背則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然无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矣是止得其所者无所也无止也非有所而欲无之也

九正易因 艮 百二十一 汲古閣

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无所无止无止之止真止矣

熊過曰按古文背字爲北或譌爲止鼂氏謂依卦辭作背是也

王畿曰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往來之義唯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故止也心之官則思不出位之思謂之正思如水鑒之應物而常止也如日月之貞明變化云爲萬物畢照而未嘗

動也思心之用著于无思卽爲沉空著于有思卽爲逐物无思而无不通千聖之絕學也先儒謂不出位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專以應迹言未明思之本旨也

九正易因

艮 百二十二

汲古閣

䷴ 艮下
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
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
巽動不窮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
之厲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飲食衎衎不
九正易因 漸 百二十三 汲古閣

素飽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
寇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

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或得其桷
順以巽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其羽可
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大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九正易因

漸 百二十四

汲古閣

風山漸 象取得好

咸與漸皆男女之卦然咸感也感應乃人生大
 事故因取女而極言之不專專以取女言也至
 漸則專言之矣夫何以謂之漸也言與以長女
 于歸即自止而不肯遽進是謂漸之進也此女
 歸之所以吉也初女之將歸者二與五女歸之
 經也三與四女歸之權也上又女歸之貞且節
 也艮為黔喙之屬故取鴻象六為陰故稱小居
 九正易因 漸 百二十五 汲古閣

下在初故稱小子女子始字將遠父母兄弟有
 啣啣不安之意故稱厲鴻有哀怨則鳴故取有
 言此蓋女子之常態于義何咎乎磐水中石漸
 于此而衍衍然飲食自若獨立无營者是女之
 孟光也此其志豈徒告飽已哉凡黔喙之屬俯
 而喙仰而四顧雖一飽不得自如六二中正自
 守故取飲食衍衍象五之漸于陵也非不安也
 不肯苟而安也三歲不孕非不育也不肯苟配

而育也然終而莫之勝者一擇對不嫁一簡斥
 數婦到晚始愜所願梁鴻是也此之謂女歸之
 經二五當之矣三本无應誰與為偶鴻漸于陸
 不安之象也離同體二陰而獨上夫征之不復
 也不得已而納四未敢公然舉子婦孕之不育
 也其凶无疑但獨女無依不為夫婦无以相保
 誰為禦寇者四亦心不自安若漸在木豈鴻所
 棲哉所為順以與者正以无應无依不得已耳
 九正易因 漸 百二十六 汲古閣

女子无依危厲實甚漸木而或得其桷亦可无
 咎此之謂三四相比而成夫婦女歸之權也吁
 鴻若失偶至死不配孤飛隨後憂然長鳴其不
 可亂如此非羽之可用為儀者乎與三同為无
 應不安故同象陸三四相比四下與而三上正
 有夫婦象九三重剛居艮止地有禦寇象四為
 與木鴻趾連不能握木故不木棲或得其桷亦
 可權處三歲隔三爻也程子曰諸卦雖言利貞

而所施各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爲之戒者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有言其所以利者以其貞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者利於如此貞正也子謂象辭言進以正可以正邦已專指六二之貞言矣夫女正而可以正邦有不利乎程傳得之

附錄

王輔嗣曰進而之陸與四相得不能復反者也

九正易因

漸
百二十七

汲古閣

夫征不復樂于邪配則婦亦不能執貞矣非夫而孕故不育也三本艮體而棄乎羣醜與四相得遂乃不反至使婦孕不育凶之道也異體合好順而相保物莫能間故利禦寇

熊過曰李鼎祚謂四爻陰位正象楠是也

俞氏曰五與二應乃夫婦之正配故吉三與四比乃夫婦之邪匹故凶

張藐山曰卓吾注漸極好然四與三爲女歸之權恐非所以爲訓也然曰利禦寇曰順相保也曰或得其楠則兩聖人亦權許之矣是聖人不得已之詞也若名教王法並不得世人再配則舉世淫奔益甚矣不更甚於再配之醜耶曰夫征不復婦孕不育讀之可笑夫既不復婦安得有孕以此爲禦寇之計借爲口實噫非得已也寇非他寇也卽權豪奸猾

九正易因

漸
附一

汲古閣

欲淫犯此婦者也故曰禦寇然九五獨非三歲不孕乎上九獨非終不可亂乎甚矣婦人之不幸也

三三兌下
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
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
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利幽人之貞未

九正易因

歸妹
百二十八

汲古閣

變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歸妹以須未當
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愆期之志有待
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月幾望吉 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
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
六无實承虚筐也

大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九正易因

歸妹
百二十九

汲古閣

雷澤歸妹 得象

皆女也而女歸獨吉歸妹反言征凶者以是女之歸也進而得二之位則有內助之益而其往為有功進而以六居二則是女德貞正而可使一邦之女德皆正且邦君之位剛而得中此卦之象內止外巽利貞如是女歸之所以吉與今歸妹諸爻從少女而歸于人妾媵事也安得同哉又說以動必人意說而後敢動若自有征其

九正易因

歸妹 百三十

汲古閣

凶必矣其言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言女家于歸而承筐是其實也而不為妹妾則是同為女承筐而无其實士家娶婦而刲羊以薦血也而不為娣妾則是雖見士刲羊而无其血乃上六以柔乘五之剛故无攸利位不當女君之位而出其上是謂征凶豈初九跛履者之得征吉哉故以此爻當之餘五爻除九四居上无應為女兄之待時而未歸五則在中之位尊貴之行

帝乙之妹而長男嫁之是矣如其娣之袂良

五陰而二陽也二五相望故戒以不可正視以九居二故又戒以利貞无敢當夕幽獨是守此與女在室何異乎故曰未變常初九在家恒從妹既歸則又從娣以為娣故曰以恒也步步相承說然後動如跛之履真能履矣六三因居二上年長于二而以六居三象女之賤者故稱須焉唯須故又反歸以娣而為二之媵月幾望者

九正易因

歸妹 百三十一

汲古閣

其位在中正與邦君內外相望者也故五雖朴素是尚袂不如娣而娣輩終不敢以正視相視正履相隨化女君之德也以是之故不妬不忌如天地交而萬物興遂成天地之大義而又何不終始之有苟女君有盛德而娣輩不能舉體以相承則征凶之咎決不能免是以歸妹直言征凶无攸利以見其但有凶而无吉但可承而不可征蓋如此屈意相承如跛如眇猶恐有凶

況敢征邪夫歸妹以娣既天地之大義而不可免既歸則又征凶而終不利此歸妹卦辭所以獨戒征也无吉辭也但得免凶即為幸事今非古矣歸妹以娣禮不行矣然妾媵固尚在也邦君大夫知而慎之庶得正家之宜威如之吉不然國破家亡凶又何如余觀妾媵之微聖人猶諄諄示戒者何古今多少賢聖到此遂開不得大口慎无以婢妾細故自忽其可

九正易因

歸妹
百三十二

汲古閣

附錄

楊簡曰初九位在下有娣象娣則不可專行跛能履者難行象如此而往則得娣之道故征吉熊過曰歸妹震長兄出而用事將嫁在內兌之少女也天官書云須女四星賤妾之稱也故子夏孟宗皆作娣媵之妾

張藐山曰所歸妹也妹則非伯姊矣此卦單指妾媵矣然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何居豈妾媵亦天地間大事以防覆宗絕祀之禍並后匹嫡煽處房帷之害真大義之不可不嚴者耶然漸曰女歸吉咸曰取女吉而歸妹則直曰征凶無攸利何也初則曰眇能視非眇也不敢正視也二則曰跛能履非跛也不敢直前也六五帝乙歸妹則又戒女君以逮

九正易因

歸妹
附一

汲古閣

下樛木之恩故小星三五抱衾與稠相承為吉夫子又以永終知敝誠之噫至矣

三三 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

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

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

鬼神乎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

无咎過旬災也

九正易因

豐
百二十三

汲古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

吉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豐

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豐其

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

主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

不覿凶 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

無人自藏也

大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九正易因

豐
百二十四

汲古閣

雷火豐

險哉象文王當之

豐大也唯明以動乃豐故曰豐亨假亦大也唯王者向明出治所尚者大乃假故曰王假之夫王者尚大而此卦離明在下雷動在上離既在下非但不是日中且將晦矣雷既在上非但日中不見日亦且有陰雲晦雨矣方憂其不明无由動作而況求于豐大乎不知日中則昃而日昃則又必中雷動則晦而已過則又必明但憂九正易因

豐 百三十五

汲古閣

雷初動也故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而且見傷非明夷乎雖曰明夷然開雲去翳便見日中仍復與夷主相遇矣雖幽不明又何不吉之有夫四之吉猶五之吉二之吉也既日中則豐大之慶咸與共之故曰吉行也初九九四雷火相配電雷皆至非遇其配主乎故告之曰借使旬日遇雨必有日中之慶過此以往皆尚大之日何咎之有象又斷之曰定无過旬九正易因

豐 百三十六

汲古閣

之理若過旬便是災可不必憂之也九三處雷動之下不但陰翳而雨且沛然矣滂沛在途方見水沫雖值日中豈出門動作時邪三又與上六相應上既自藏則三之右肱已折而終不可用矣然三實有何咎也故初九九三皆言无咎信乎非明不動非明以動則不豐故豐以天下王者所尚也彼豐其屋者即不然不思日中以照天下使蔀屋之下无一夫之不獲而乃損下

益上自豐其屋焉意若曰我高高在上誰能奈我何不知此又烏用誰哉蓋至于有家而无人有戶而闕不見人冰消瓦解影響无有凶何如也故象復嘲之曰方其豐屋也彼亦自謂翱翔天際若與天游者而不知正所以自蒞其家也蓋至于有屋而无家有戶而无人可藏是謂自豐自葬而又安用大屋爲也此无他自照而不思所以照天下也能照天下則豐以天下則雖

九正易因

豐
百三十七

汲古閣

極其豐大不爲好大而喜功有慶有譽自然歸之孰與豐屋而自蒞者之爲獨夫而卒自藏也與三歲不覿九三至上六隔三爻也

附錄

程傳曰蒞者用障蔽之物以蒞其明也雲峰

胡氏曰發若者蒞之反

徐鉉曰窺其戶闕其无人闕從門從具闕小視也具大張目也言始小視之雖大張目亦不見

人也來知德曰闕者寂靜无人之意

九正易因

豐
百三十八

汲古閣

張藐山曰豐大也何大也惟有明作有為之君若臣故大而亨也明以動而更以明為主則動不錯故能照天下而尚大也然極盛之時君臣上下之間蓋難言之矣初與四皆剛也一遇其配主一遇其夷主何不吉之有此非其明之之效與五能來六二日中之章又非其明之之效歟獨上六自豐其屋自蔀其家而九三在下且折其右肱矣何可大事也

九正易因

附一

汲古閣

以遇不明之主故不可動耳故曰明以動故豐何也以其能照天下也不然則日入地中為明夷矣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得童僕貞

九正易因

旅 百二十九

汲古閣

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旅焚其次

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旅于處

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終以譽命上

逮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

凶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

之聞也

大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九正易因

旅百四十

汲古閣

火山旅

文王之卦

旅何以亨而吉離柔在外得中而順乎在內艮止主人之剛是以內卦之止能麗外卦之明主人遂有功於旅而六五柔中遂得小者之亨六二柔正遂得旅貞之吉也內體三爻同為商賈士庶人之旅故其得喪亦僅僅旅次童僕之事外體三爻則君侯卿大夫之旅故以旅興或以旅喪旅之時義豈不大哉初六以陰居下有旅

九正易因

旅百四十一

汲古閣

瑣瑣象但知旅之宜瑣瑣而不知此正其所以取災者寬一分則童僕受一分之賜矣然陰柔則嫌其瑣屑陽剛則又嫌其亢厲九三以剛居剛燥而近離有焚次象初為二得有喪童僕象初六同體在下二以柔中近初得之三以過剛遠初喪之是以象曰旅焚其次亦已傷矣何至又有喪僕之事蓋當旅時以此與下若不喪僕亦无是理故曰其義喪也瑣瑣固難受亢厲亦

何堪唯亢厲則瑣瑣益甚矣六二居中有即次象柔正有懷資象得初有得童僕貞象此小人之旅之最得者也九四上承五有旅于處象夫上焉者宜居其位任其事若今日處此明日處彼而旅于所次之處縱得資斧亦為東西漂泊羈旅無聊之人耳何能快於心乎又其甚則為上九離火在上有焚象離目有出涕號咷象離畜牝牛上剛失之有喪牛象然下曰焚次上曰

九正易因

旅 百四十二

汲古閣

焚巢者以下之旅止于次而上人之旅勢必無歸而失其巢也夏太康隋楊廣非邪其初實笑樂自得至後雖號咷何及舉大物而盡喪之曾罔聞知其又何凶如之哉故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言居人上矣而復履于行若不焚其巢亦決无是理也以旅在上而能有成獨五然耳離雉也五之旅射雉者也其初本乾三陽象若三矢中忽變陰則是一矢亡矣然舍乾之剛健而

得柔之文明亦終以射雉之故獲文譽文命之上及故曰上逮也若夏少康齊小白晉重耳又非邪君子觀于旅則知下之人不容以不出而上之人又不容以輕出不出者非功名則貨利也待童僕如其子事主人如其兄錢財不急喜怒不輕永无事矣乃上之人如之何而旅于行邪不旅為上不得已而旅非譽命上逮決不可

九正易因

旅 百四十三

汲古閣

附錄

王畿曰火之在山明无不照明而止慎之象也火行而不處不留之象也旅皆逆境莫甚于囚之在獄獄者不得已設豈可留滯久淹也明照如火慎重如山凡客于外之為旅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乾州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之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歷

聘是也劉用相謂文王旅于憂患獨親切而有餘思故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又曰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傷哉旅乎非文王其誰當之夫子旅于東西南北故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以旅在上其義焚也上與下无一可者矣

九正易因

旅
百四十四

汲古閣

䷛

巽下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

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

武人之貞志治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紛若

之吉得中也

九正易因

巽
百四十五

汲古閣

九三頻巽吝 頻巽之吝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

後庚三日吉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巽在牀下

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大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為風

風為天之號令命乃君之風行大君有命三令五申欲巽以入之故重巽以申之卦唯九五陽剛中正獨居重巽之位故曰重巽以申命然非九二以剛居下巽之中能巽乎五之中正亦未必能使柔皆順乎剛咸以五為大人而興利見之思咸以五為中正而志攸往之利而俾小者之亨一至是也則所以使九五申命之志大行

九正易因 巽 百四十六 汲古閣

于世真若風行草偃然者九二下巽之力實多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俞氏曰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既亂而復治則又如其初故于蠱之甲曰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始焉不善既更而後善故于巽之庚曰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再三申命正謂慎有終耳是以終吉是以五獨貞吉悔亡无不利

而其志行初六處巽之初在他卦當應四在巽卦當巽五進退不果是志疑也不知四已決志巽五而亡進退之悔遂為小者之亨巽五之武矣且四一巽五而初亦遂巽五非田獲三品與四與初只隔三爻故曰三品四田而獲三品是武人也初所以利武人之貞而志治與然則卦唯兩柔皆順乎剛四其先倡之矣其為有功之臣何如哉巽木為牀二處下巽牀下象也用史

九正易因 巽 百四十七 汲古閣

巫紛若非所謂剛巽乎中正邪是以吉无咎稱焉九三處重巽之間欲巽五而志又在于上其吝可知夫其志不在于攸往之利而在于上九之窮又何以能亨而免于吝故上曰上窮三曰志窮其與巽乎中正而志行遠矣上九亦曰牀下者所巽者九三亦下巽象也欲不喪資斧不可得也夫四之獲三品也為得資初之利武人也為得斧今已喪其資斧而不知所巽矣雖在

牀下何益故曰貞凶言當巽時巽固為貞而不知所巽雖貞亦凶故又曰正乎凶也蓋言爾以為正乎吾但見其凶而不見其正耳作兩句讀

九正易因

巽
百四十八

汲古閣

張藐山曰巽與兌同亦無難取之象只看參詞便盡知矣卓吾注此卦精妙用世之君子要在善用兌善用巽用兌用巽政所以善用乾坤也九二巽在牀下者以其事九五剛中之主也且曰用史巫用紛若史者祝史巫者女巫巫紛若者不妨婉委欵恕也乃為得中耳若頻巽則不可上之喪其資斧則不可何以史巫則可而頻巽則不可何以二之巽在

九正易因

巽
附一

汲古閣

牀下則可而上則不可蓋九二得中有其資有其斧也無資無斧是失巽之正道矣何利之有西居九五之下能率下三爻皆巽於五故曰田獲三品諸爻一味當巽九五中正之大人也故進退非也頻巽亦非也喪其資斧亦非也六十四卦皆時也巽兌當合讀皆君子裊躬入世之善物也然於乾則贊不容口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而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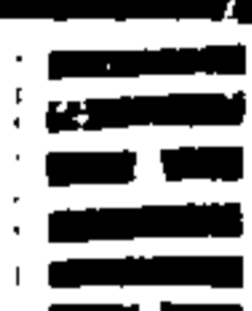
兌則戒之不一而足史巫之術只可借以事九五之主說民者且不當違道干譽而況巧言令色來兌引兌進退不果一味牀下全無斧斷頻巽而徒取羞吝乎故勉以武人之貞介疾之喜或曰剛柔原有定質責人以剛健純粹憂憂乎其難哉曰不然和兌乎兌獨不可勉乎頻巽引兌意欲何為此世間貪昧隱忍之小人也故剛中而柔外先庚後庚變頻

九正易因

附二

汲古閣

巽而操斧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其孰能及之剛健中正誠不可學而至而男子不要錢女子不邪淫獨不可勉乎不要錢則剛矣何難之有



兌上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

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

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孚兌之吉信志也

六三來兌凶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正易因

兌 百四十九

汲古閣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九四之喜有慶

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孚于剝位正當也

上六引兌 上六引兌未光也

大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兌爲澤

險哉象

兌說也說則亨以故先民而民忘勞犯難而民
 忘死其說之大有如此非亨而何然而民不可
 以徒說也此卦剛中柔外說以利貞是以能順
 天應民而得斯民之說也故曰兌亨利貞唯剛
 中故貞唯柔外故說若非剛中而徒柔說於外
 則不貞不貞則凶況于說之亨乎故六爻專言
 利貞之事焉初九以剛處下有和兌之象爾以
 九正易因 兌 百五十一 汲古閣

兌來我以和受我无爾虐爾无我疑則雖未有
 以致民之勸而和兌之吉初自當之矣九二以
 剛居中有孚兌之象爾以說我我以誠感直信
 民志其悔自亡則雖未有以大致民勸而孚兌
 之吉二自當之矣九四居三之上見三當兌口
 所商正者欲以兌說寧人而已人豈可以兌說
 寧乎若欲以說寧人反不如介然獨立疾惡不
 赦者猶能使人有喜而興說服之心者也而況

於九五與以九居五以剛處中所謂當位之大
 君也兌爲毀折故其處人也不但孚于兌已也
 雖其毀折而我剝者而吾孚信之唯恐有一之
 不獲焉其自處也不但口无甘說可喜之詞雖
 其身亦時有嚴厲難犯之色何嘗專以兌說爲
 事也其絕无說民之心如此然後民之欲爲我
 勞欲爲我死者相踵也乃六三直區區守其甘
 說以來之耳其不來者上六又仍欲以甘說引

九正易因

兌 百五十一

汲古閣

之終始務於說人是豈光明正大之爲一旦有
 急泮然以離將誰爲我死又誰爲我勞也其凶
 必矣嗚呼君子觀此可以知民勸之道矣

附錄

胡翼之曰不謂之說而謂兌者聖賢感天下之
 心不可以言語口舌故去其言而爲兌也
 熊過曰四與三上下異體猶疆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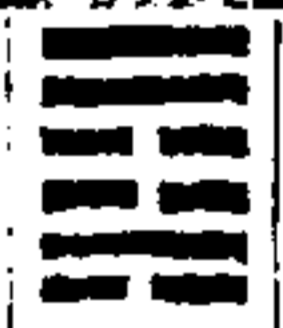
張藐山曰兌說也亦無難取之象只剛中而柔外便是說之正道甚至說以犯難可使忘死況其他乎經綸大經只要善用說爾初之和兌和而不同故吉二之孚兌誠而非偽故悔亡九四與初為正應而比於來兌之六三故商兌而介疾若來兌引兌此正今世之諸臣媚子也九五以剛而在人君之位與夫之位正當同而況三與上又來兌而引兌乎此

九正易因

附兌

汲古閣

剝我者也若喜其善柔而信之是孚於剝矣可乎 不競不綈不剛不柔不然者過猶不及故乾則惕亢則悔而九德之妙絕不見有剛柔之痕聖人於兌巽三致意焉太巽則喪其資斧來兌引兌真化為繞指矣無丈夫之氣矣噫剛中而柔外內文明而外柔順豈獨明夷之時為然哉



兌上巽下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功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渙奔其机得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渙其躬志在外也

九正易因

百五十二

汲古閣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羣元吉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王居无咎

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渙其血遠害也

大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水渙

此卦極難取象今亦九正得十分矣

內卦坤也而乾之一陽來居其中遂生水而成坎水生而不窮故曰剛來而不窮外卦乾也而坤之一陰得位乎外遂成風而生巽以上同于五之正位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乾坤交錯而風水生風水相生而大號作所以渙汗其大號者非君其誰而九五居中其風不動但見其翕聚精神以假有廟而已曷敢號也而況大號

九正易因

渙一百五十三

汲古閣

乎則所以渙汗其大號者四實為之矣夫君者出令者也風聲之所自樹也而使臣代之安得无咎然此臣一也乃大禹聲教訖于四海之臣也有臣如禹而又可以恭己南面無為而治為舜咎邪故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夫曰王乃在中則是若北辰之居其所矣而號令四出民皆順之則以涉大川而作舟楫者有四故也民猶水也風行水上順水行舟而何不利之有是

上卦乾也而坤之一爻來居之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則六四實成渙之主矣渙其羣渙有丘而九五直居之耳

故六四雖渙而王實居之王不待渙也故曰渙

王居无咎夫臣渙而王居則渙之者雖臣而實王也其又何咎也然則六四為成渙之主主渙者也而唯五能享之上曷敢當之故五曰无咎以其專任責成宜假廟致享也上必去逃出乃无咎以其无功受享恐患害及身也故曰渙其血去逃出夫曰渙其血則患害痛切又不止于近身而渙其躬矣四之下三爻為坎羣然受渙

九正易因

渙一百五十四

汲古閣

者四居坎上五又居四上則正當互卦之艮山而為水上之丘而四實渙之而其誰知之夫渙其羣夷輩知之不待思也至于渙有丘則夷輩且匪所思況所知邪蓋上風下水其渙易知也下風上丘其渙難知也唯水平不流渙而成文則直曰渙其羣元吉以光大矣初與二之用壯奔忙无惑也而又何不亨不貞之有坎之初六其于馬也為薄蹄原非壯馬之比初柔居下所

欲拯助六四者必馬壯乃吉故曰初六之吉順也順也者與也机為與木初既用馬壯二欲得所願又安得不奔其机而附于木不然悔无及矣三居水上象渙其躬以其志在應外卦之上同以逃出遠害而已故曰志在外也志在外則自然无悔而又何悔之可亡此卦象堯之得舜舜之得禹他不足以當之故曰利貞

附錄

九正易因

渙 百五十五

汲古閣

來知德曰机出蜀中似榆可燒以糞田山海經云大堯之山多松柏多机是也蓋指五也方時方時化曰坎于木為堅多心故取奔机象予謂與為木二之欲得所願者正以與耳故奔机不取坎矣此卦文王彖辭則以九五為假廟之王全然居中而不動而文王爻辭則又以九五為風行之主雖直繫之曰渙汗其大號學者合而觀之聖人錯綜之文見乎辭矣

張藐山曰此單取風行水上為渙之象渙與萃對萃者皆萃於五也恐其不聚又恐其亂聚故聖人示以萃之正道渙之時決無終渙之理故聖人示以渙成萃之道何以渙而成萃也以六四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五也初則用拯馬壯順以助四二則以五為机而奔之三則不有其躬以志在外之五在外謂五非謂上也蓋上下皆群于四者也四渙其羣

九正易因

渙 附一

汲古閣

以歸于五而三且安得不志在五乎五在上如丘山然皆同於五非渙有丘乎五當此時只有渙汗其大號渙王居而已是謂以渙而成萃假廟可也涉川可也何亨如之 渙其血何也血之在身也不可使之聚聚則為癰為疽故渙其血為遠害較渙其躬更痛切矣

苦節何不可之有
但不可常耳但自
苦則可而人人皆
如彼苦可乎非不
可也亦且不能

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

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

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正易因

節
百五十六

汲古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不節之嗟又誰

咎也

六四安節亨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大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水澤節

此亦難取象今九正亦十分矣

坎水下流兌說受之說則甘甘則不苦蓋能下

節其流不使至于缺漏而不收則有以潤澤斯

民而信乎其為甘節之亨矣此節之所以亨也

六三居兌之缺正不節之處九二當之自宜當

位以節若乃不出兌口之門庭則不節之嗟將

以誰咎其為失時之極不出之凶二不能以辭

其責矣是故甘節之吉實在九五故九五唯以

九正易因

節
百五十七

汲古閣

兌之甘節為吉也上居坎極水方盛滿而又節

焉可為貞乎可不謂之苦乎可得免于窮與凶

乎然則苟非中正以通之九五以甘為節任其

尚往則甘說之澤翻為苦海欲其免凶不可得

矣故曰節亨苦節不可貞夫本以欲亨通斯世

故而為之節今反以苦苦欲節故遂窮焉而不

通是豈知節之道乎故上卦之四承上道以自

安則曰安節之亨安也者安其中正以通之甘

節也下卦之初雖不出戶庭亦自可无咎以其知通塞之有人而自然无咎也通有五塞有二初與四但享其亨安其節不亦宜乎若三當節而不節上不當節而苦節不是傷財便是害民豈聖人節以制度之本意哉聖人曰節雖正理苦則雖正亦凶蓋既以苦為貞安能悔也故曰悔亡尤之也非與之也嗚呼彼方以樽節為盛德事儉苦為唯汝賢又肯以為苦而自悔邪天

九正易因 節一百五十八 汲古閣

下之能悔吾之苦節者蓋萬萬无有一也謂之悔亡亦宜此卦剛柔分而剛得中是分坤之一柔以居下卦之上而為兌分乾之一剛以居上卦之中而為坎坎之一陽九五居之所謂剛得中而為節之亨者故曰節亨亨者通也故又曰中正以通通則尚往而不窮而豈苦節者之窮焉而不通邪故夫子兩言其道窮

張藐山曰他卦說天地萬物之情原是拓開說將去至說天地節而四時成親切痛快節義大暢所謂亨所謂說所謂甘所謂制度所謂度數皆可在四時內理會乃知節者非有意去節而限之四時之氣合當如此且如寒之次於涼也熱之次於温也節之妙也人自能甘之自能安之自然喜而受之若大熱之日遽爾大寒則萬物之死也久矣故四時有

九正易因 節一 汲古閣

八節八節有二十四氣又有七十候而後成三百五十日周歲之功此聖人所以法天而節以制度也制度數而議德行也非中正以通之大聖人安能使天下之人皆悅而安之也而苦節可乎

兌下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

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

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

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

九正易因

中孚
百五十九

汲古閣

靡之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或鼓或罷

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馬匹亡絕類上

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翰音登于天何可

長也

大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九正易因

中孚
百六十

汲古閣

絕三之類而上孚
於五也

三四皆陰故多敵

不說不巽豈有孚
理世容有相說相
巽而不中孚者乎
舟虛單取二陰
在內之象

風澤中孚 險哉象

取象

張載曰中孚上巽施之下說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又曰子而孚化之唯中孚故能化其子亦惟中孚乃能應其母故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能應天即是貞蓋專指中孚能應者言也使其不應實而徒有虛名則是上九之翰音耳雖登天而天其能以孚化之哉故其繫二之辭曰鳴鶴

九正易因

中孚 百六十一

汲古閣

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上下相忘于爾我好爵不嫌其諛虐三復斯錄何異賡歌宛然三百篇之致聖人之情見夫辭矣此雖可以見五之有孚攣如要以二之實能應五故也則以二之與五同為剛而得中也中剛則實實則孚化矣內柔則虛虛則難以孚化矣而豈知其不然乎豈知此卦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而自能孚乃化邦者乎蓋使其不能中

孚以應五也則雖上九之剛不免于好音而无實何必柔使其能以中孚應五也則雖六四之柔亦且幾望而能圓寧獨剛故曰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此卦三四在內皆陰虛不實者豚魚是也舟虛是也今觀六四與三同類相好為匹為敵舊矣乃三說體不正悲喜失常四遂惡其不當絕其比類忘其匹敵直上承五遂得无咎焉則四之孚化于五為何如哉而謂中孚不能

九正易因

中孚 百六十二

汲古閣

以信豚魚可與又二陰在內有中虛象以其中虛乘我與木濟虛舟而涉大川其利于五又何如哉而謂中孚不能以吉豚魚又豈可與故語中孚之實則其孚化于二也謂鶴鳴子和語中孚之極則其孚化于四也謂幾望匹亡蓋必孚化邦而信豚魚乃可以驗中孚之无所不孚也而尚何有與剛柔虛實之分哉而況于初九之剛哉故初九在卦之初獨能歡燕以自虞以為

使其不得中孚之五而妄變志以從他反不如自虞之爲吉矣其感二而有興焚香而有待者乎而五至是其盡孚化之矣豚魚陰類始包魚剝六五貫魚始羸豕大畜六五積豕皆是也鶴與天皆指五其子獨指二與爲雞曰翰音汪本鈎曰在陰卽二陰馬逢場曰中孚覆卵象二陰雞足象曰鶴曰雞曰爵曰燕曰豚曰魚皆從中孚覆乳取象

九正易因

中孚
百六十三

汲古閣

附錄

涑水司馬氏曰中孚者發於中而孚於人也豚魚幽賤无知之物苟飼以時則應聲而集而況於人乎至誠以涉險如乘虛舟物莫之害故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誠齋楊氏曰鳥巢可窺況豚魚乎

來知德曰鶴八月霜降則鳴兌正秋故以鶴言禮記雞曰翰音與爲雞也雞信物天將明則鳴

有中孚意翰羽也雞鳴則振拍其羽翰音卽雞鳴二字

程傳曰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爲匹謂對也

雲峰胡氏曰六爻不言孚唯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二共爲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如此故其象爲繫如此九二則曰靡九五九正易因

中孚
百六十四

汲古閣

則曰繫皆固結不可解之象

王畿曰風感澤受中孚之象君子體天地好生之德而議獄緩死中孚意也獄之將成則議之其將決則緩之然後盡于人心獄而曰議求其入中之出死而曰緩求其死中之生舜之恤刑禹之泣罪湯之祝網文之掩骼使非出于本心之誠其誰感之至誠之道可以蹈水火烈金石格天地而況于人乎況於鬼神乎王聽之三公

聖之司寇聽之議獄也旬而讞聽二旬而讞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議獄兌象緩死巽象

乙巳易目

中孚

巽

張藪山曰讀易要取象取象最難如此卦以二陰在內故取舟虛之象以四陰而包二陰又取覆乳之象合一卦既取象矣六爻又各取象間有爻象與卦象不相合者最要讀者善看

九正易因

中孚
附一

汲古閣

艮下
巽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
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
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
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
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九正易因

小過
百六十六

汲古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從或戕之凶
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
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密雲不雨已上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弗
遇過之已亢也

大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
乎哀用過乎儉

九正易因

小過
百六十七

汲古閣

雷山小過

最惡是此卦之象

四陰得位是為小過小者既得時得位而過矣有不亨乎過以利貞與時偕行時已可行柔又得中是以小事吉而曰可小事然居位得中為君為相其事實大而非小也非陽剛君子決不能辦也今剛失位而不中矣夫居上而不中失位而无權雖陽剛其奈之何是以不可大事也故為小者若小事得為則順時以有為若大事

九正易因

小過 百六十八

汲古閣

不能為則禮遇君子而望其助我以有為信能安分知時如此則小者位雖過而實亨矣故曰小者過而亨也以其貞也然而陰柔小人不能安分知時也不肯與陽遇也今二陰居中得位身當君相之位而所協比以禮遇者乃其兩飛鳥之初上則雖有一二孤陽自然退避不暇矣故聖人因此卦有飛鳥之象遂即象以戒之曰飛鳥有遺音云不宜上宜下大吉夫鳥上飛則

逆下飛則順今自謂宜下而不宜上雖曰自諷實為二陽諷也安有陽剛君子必待陰柔小人諷之令去然後俛首以去哉吾恐飛鳥離之雖欲去而不得矣初六居下誠一飛鳥故聖人曰即此一飛鳥亦以凶成兆矣又何待兼連四陰扳援上六而後知其為凶物之不可如何也而九四應之反得无咎者以四自知其力之弗能過而卒善遇之耳然有來則必有往有往則必

九正易因

小過 百六十九

汲古閣

有厲可不戒與夫天下豈容有常厲常戒之事哉故曰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由此言之何如勿用之為愈勿用則自无厲无厲則常永貞固矣若九三者知其弗能過而力為之防又從而不自量力或欲以戕之如陳蕃竇武然吾不知凶又如何也蓋小過之時初上相比據權得地陽剛君子唯有勿用一著棋子可商量耳无別有良策也所謂宜下而不宜上者也六五陰雲

已上不與陽遇獨陰不成其象爲密雲不雨故曰密雲不雨已上也言六五之雲氣已上矣決不能降霖作雨以潤澤斯民也則雖已居民上其實與在下者等爲臣爲妣者等惡能有爲哉哀公曰告夫三子者豈非不能爲祖而反禮遇其妣不能爲君而反禮遇其臣之類與而六二陰柔僅保无咎亦實不能過其祖而反不及其君矣乃自以謂過其祖與其君不亦謬乎然爻

九正易因

小過
百七十

汲古閣

不言過其君而曰不及其君者聖人一言爲萬世之君重也故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是故夫子於象特發明此義以戒萬世也然則六二譬則在穴不能奮飛之小蟲乃公則又但知弋取其在穴之小者而不能乘龍御天以快觀其爲人之大者則又安能相與以有爲邪何也陰不遇陽何以能成雨也陰復求於陰何以能得傳巖之霖也上六小過已極與三又隔非但弗

肯遇而且遠過之矣三若不去則上之飛鳥將離之矣其爲凶物又不但如初已也亢而爲災亢而爲眚吾恐孤陽終難脫矣噫初上凶物二五木偶雖有夫子其如定哀何哉不任爲上策委吏乘田爲中策魯司寇爲下策三月告老救得一半

附錄

蘇子瞻曰小過有鳥之象四陰據用事之地其

九正易因

小過
百七十一

汲古閣

翼也二陽囚於內其腹背也翼欲往腹背不能上翼欲止腹背不能作也故飛鳥之制在翼也道曰時有舉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玷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弊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厲俗

張藐山曰小過之時君子處小人為難防之
難遇之亦難與其防之無如遇之也況戕之
耶大過之時君子自處為難萬不可為之世
雖老夫得其女妻老婦得其士夫醜亦顧不
得矣奈何 大過小過兩卦當合看最不易
看四陰得位是為小過本末皆弱是為大過
雖有四陽皆已過時矣時乎時乎雖聖賢且
奈之何 兩卦便見今古有此世界否泰剝

九正易因

小過 附一

汲古閣

復皆以此兩卦為轉關觀聖人繫兩卦之詞
徘徊宛轉千古如見大過四陽居中可謂得
位無奈本末已弱四陽可如何是君子將好
時節差過去了便如枯楊非復向者參天直
上之日矣生稊者妄有所翼生華者苟延待
盡而已小過正小人得位之時上下兩爻有
翼而能飛者也六五柔主也兩飛鳥初恰飛
鳥依人五故取彼在穴然肇允飛虫翻飛維

鳥矣六二亦柔也不遇已遇妣遇臣安能大
事耶詩云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隣婚
姻孔云非君子介于石不終日幾何不朶頤
一嘗其鼎也況飛鳥又離之耶噫殆身親見
之矣

九正易因

小過 附二

汲古閣

☵☲
坎上
離下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

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

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七日得以中

道也

九正易因

既濟
百七十二

汲古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三

年克之憊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終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

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

吉大來也

上六濡其首厲 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大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既濟

卦中每言小亨未有言亨小者今既濟而曰亨

小蓋言亨于既濟之後必小而非大大則終亂

反不如小之初吉耳初處離明之下當既濟之

始雖既濟而常若未濟常若坎險在前濡其馬

尾旋曳其輪而不敢遽濟其心如此而能有咎

有是理邪故曰義无咎也此處既濟之第一義

也二則文明在中无所遮蔽非但此身既濟而

九正易因

既濟
百七十三

汲古閣

此心亦隨以濟身心俱濟可謂既濟也矣純陰

婦象前无所蔽喪茀象於是七日來復而中道

遂在既无蔽于前而得其所以喪茀之故故不

復馳逐于得意之場紛華之景而既濟自可常

保矣故曰初吉柔得中也既濟亨小不以是邪

而寧似九三之好大而喜功者邪今觀高宗之

賢猶不免悞用小人興兵攻伐况其他與夫以

大國之盛強伐鬼方之小醜猶必三年然後克

之雖曰克之然其困憊亦以甚矣況非高宗之賢而又安能免于奢侈心生也奢侈心生逸豫心起既濟不可常保而終亂必矣故九五於時祀之外復用大牲以要福于神豈知以時用禴而薄祭者之為實受其福也蓋此身既濟故止心易生上六當坎止之上乃沉湎而濡其首正所謂終亂之人也其又何可久也或曰審如此則終日戒可矣曰君子之所為終日戒者恐生

九正易因

既濟 百七十四

汲古閣

民有一不蒙其衣被之澤也今所戒只于衣袽則亦衣袽之貧乞云爾夫以一衣袽而終日戒終日疑恐不保焉可笑也夫保之又保以保其所不必保其與不保所保以自喪其所保者一矣故曰終止則亂止也者取遇坎則止象也方時化曰離麗也第象離為甲冑戈兵故稱伐九三以明治暗故稱鬼方終日戒者乘離之終也離牝牛離東而坎隣之坎謂離故曰東隣坎西

而離隣之離謂坎故曰西隣六二離也以時用禴恭儉无求永克有濟矣故曰吉大來非初吉邪至上六則坎水既盈享其既濟唯知飲酒宴樂以自終夫君子處困則飲酒當需則飲酒所以示暇也未聞既濟而飲者也既濟而飲樂極則又悲矣而況濡首與

附錄

九正易因

既濟 百七十五

汲古閣

楊簡曰既盡也既濟无所不濟也其曰利貞者初三五皆奇剛純而无雜二四上皆耦柔純而无雜九五當位于上六二當位乎下餘剛柔咸當五正當如此非貞而何孺子夏作孺即孺字內則言孺子之禮衣不帛孺袴說文云孺短衣也茹衣破敗如茹也

張藐山曰既濟未濟當合讀六十四卦之變
夥矣而乃以未濟終何也盡六十四卦皆未
濟也天地古今無論濟與未濟但看其人何
如耳且如六十四箇世界三百八十四箇賢
人君子何者是既濟之人何者是未濟之人
堯舜之世不得爲既濟顏孔之世不當爲未
濟也若是終止之人不續終之人飲酒濡首
之人可論濟與未濟哉同一曳輪濡尾也而

九正易因

既濟
附一

汲古閣

既濟之初九未濟之九二皆吉而初六獨凶
何也蓋時未可濟而初六陰柔欲求遠濟政
小狐汔濟也同一伐鬼方也九三則憊而九
四則有賞蓋九三當既濟之時可以舞于文
德來之如唐太宗不必東征也九四則未濟
之時雖得隴望蜀不妨也如成祖六飛三駕
不恤也既濟之時雖九五剛中之主而殺牛
者反不如禴祭者之受福何也剝之時曰天

行也復亦曰天行也蠱亦曰天行也果皆天
行也先天而天弗違者彼何人斯紂之時箕
子比干微子皆宗臣也皆聖人也更殷士膚
斂不一而足使得一人而代受商之祚不少
延耶果如此則飲酒濡首者真以杯酒醉長
星真達者真通人矣但世人皆得作達獨有
世界之責者作達不得飲酒非也殺牛亦非
也讀易者思之

九正易因

既濟
附二

汲古閣

三三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

應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未濟征凶位不

九正易因

未濟 百七十六

汲古閣

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

國 貞吉悔亡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君子之

光其暉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大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水未濟

未濟者未得濟也未得濟而遽濟此小子不智

之極者之爲也所謂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不續終也夫既濡尾矣而猶可濟乎如苻堅百

萬之師次于淮淝真是已九二知之獨曳其輪

而不濟故爻獨言其貞吉象復言其行正不虛

也六三雖在坎上亦未離坎有征亦凶未可便

征然上承九四九四居離三蓋其所乘者今六

九正易因

未濟 百七十七

汲古閣

五有孚于九四四遂震用以伐不順四信五而

往征五得四而濟坎逢時遘會三雖不征而自

利涉大川矣何用怵爲蓋有其君必有其臣有

其臣必濟其事未濟者終當既濟而自然利涉

大川也此未濟之所以亨也言未濟之時自然

必有能濟之人能濟之人自然必用能濟之臣

能濟之臣自然必有既濟之日濟則亨矣故曰

未濟亨柔得中也柔而得中內又文明是以能

不論剛柔只要明
六五當未濟之時
以柔而獲吉者以
其居離之中而文
明之故也惟明故
能知人有孚於九
四察而明則明之
效如此雖曰其柔
其剛勝者剛而
不剛則且為積利
為九應剛何用

得濟險之人而孚之故曰貞吉无悔而又曰君
子之光有孚吉云言五之貞吉而无悔實以文
明在中而有君子之光也所以見此君子之光
者實以有孚于四而餘光及四也故曰君子之
光其暉吉也有其光則必有其暉无其暉則亦
不見其光矣是故未濟之時而有此光明之君
雖欲无暉不可得也雖欲不亨不可得也吾以
是觀之聖人之處世也无一日而非既濟之時
九正易因 未濟 百七十八 汲古閣

君以喪邦臣以亡家庶人亡身士喪其心往古
來今孰能追此噫方時化曰狐為坎坎尚未濟
至離乃濟故傳以未濟亨為柔得中夫一伐鬼
方也在既濟則宜勿用小人而防三年之憊在
未濟則宜震用君子而獲三年之賞有國家者
可以得所濟矣五離之主四尚貞吉悔亡五自
宜貞吉无悔上九賴六五之有孚享既濟之大
業飲酒燕樂未即有咎但至于濡首則與既濟
九正易因 未濟 百七十九 汲古閣

則无一日而非未濟之心无一時而非未濟之
日則无一日而非欲濟之念憂方來而喜或乘
之喜甫至而憂復生焉憂喜相仍此聖人所以
發憤而不知老之將至也是故既濟未濟合為
一卦而易道終矣乾之自彊不息終日乾乾而
夕猶惕若有以也夫彼飲酒濡首者以既濟而
遂懈而不知未濟之隨其後其又何人哉曰是
聖人所謂何可久之人也所謂不續終之人也

之上六等矣其勢必失是既濟之業有孚之光
也哀哉旋濟旋失唐明皇諸人非邪余謂天一
生水地二生火水火天地之大用也乾坤所以
終坎離也坎水居下離火居上則雖有天地之
用而實不相為用咸亨所以終離坎也水升火
降坎離相交心以是泰身是用康國家和平更
有何事不既濟乎此天地之終也安有初吉終
亂之理也易道終不亦宜與

附錄

吳幼清曰未濟諸爻位皆不當而象傳特于六三言之者陰柔居險極也

王輔嗣曰九二位雖不正中以行正也六二柔順文明居于尊位付與于能而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斯誠君子之光也付物以能而不疑也物則竭力功斯克矣故曰有孚吉

楊廷秀曰六五逢未濟之世而應之以陰柔之

九正易因

未濟 百八十

汲古閣

才乃以貞正而吉以孚誠而又吉以光暉而又吉何也蓋六五其體離離在天為日在地為火日之在夏暘之益熱火之在夜宿之彌熾六五文明之盛而能虛中以臨照百官堅誠以信任羣才安得不掃大難為無難之世一變未濟為既濟之時乎備三吉之盛福而无一毫之悔尤又何疑焉

張藐山曰世間大聖賢大豪傑是天篤生之為天下萬世也然窮奇禱机四凶而上桀紂而下獨非天生之耶但篤生聖賢豪傑世受其福不得不功歸天地曰維岳降神耳光岳之靈二氣五行之秀挺生聖哲固也元惡大憝豈亦天之有意破壞斯世耶人知二傑造漢豈知項羽為劉季之功臣而張士誠陳友諒為我朝之元勳乎一夫含冤上帝必直之

九正易因

未濟 附一

汲古閣

今盡斯世之蒼生死者可以壑量穢氣上蒸日月更玉石俱焚上帝略不動心何也總之不可思議也止有觀象玩辭耳何也人為三才之一與天地鼎之者也既與之鼎之而任彼顛倒可乎果爾是止有天地而無人矣此四大聖人所以作易也此夫子所以韋編三絕也此六十四卦所以終之以未濟也

